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

- 雲間人物志　（明）李紹文著
- 釋柯集　（清）蕭　詩著
- 侯岐曾日記　（清）侯岐曾著
- 淞南隨筆　（清）孫文川著
- 三略彙編　（清）毛祥麟著

ISBN 7-02-004952-4

9 787020 049523 >

ISBN 7-02-004952-4　　定價：59.00元

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

- 雲間人物志　（明）李紹文著
- 釋柯集　（清）蕭　詩著
- 侯岐曾日記　（清）侯岐曾著
- 淞南隨筆　（清）孫文川著
- 三略彙編　（清）毛祥麟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本書為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資助項目
由全國古籍整理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劉永翔等整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ISBN 7-02-004952-4

Ⅰ.明… Ⅱ.劉… Ⅲ.上海市-地方史-史料-明清時代 Ⅳ.K295.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02195 號

責任編輯:周絢隆
裝幀設計:柳 泉
責任印制:李 博

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
Ming Qing Shang Hai Xi Jian Wen Xian Wu Zhong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編:100705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字數 678 千字 開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張 31.5 插頁 1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ISBN:7-02-004952-4
定價:59.00 元

前言

陳大康

提起上海，人們常會認爲這是鴉片戰爭之後才開埠的城市，經濟雖是發達，但缺乏深厚的歷史積澱。這種認識其實包含着雙重誤解。首先，今日的上海固然由剛開埠時的那個縣城發展而來，但兩者之間已有明顯的質的差異。上海原是松江府的一個縣，現在府治所在地華亭則成了上海市的一個區，原先的上海縣，以及青浦縣、嘉定縣、寶山縣以及南匯、奉賢等縣也都成了一個個現在上海市的區。我們的觀念須相應地隨歷史的迅速發展而更新，即不應停留於原有的行政區域的劃分，而應從自然融合而成的大上海的概念出發去面對現實。古華亭的歷史其實就是今日大上海歷史的一部分，決不能再狹隘地將上海理解爲一個半世紀前的那個小縣城。其次，由此出發，我們就應該承認上海地區有着悠久的歷史。早在六千多年前，此處就已出現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與良渚文化，春秋時期就已有長水縣的建制，秦代又建有由拳縣，而華亭縣則建於一千二百五十餘年前的唐天寶十年（七五一），雖然『上海』作爲行政建制的命名只有七百餘年，但這個地區的歷史卻是十分悠久。

據史書記載，自三國吳以來，上海地區涌現了大量的杰出或重要的人物，如晉代的陸機、陸雲與張翰，南朝陳的顧野王，唐代的陸龜蒙，元代的楊維楨、陶宗儀等；明清兩代尤甚，赫赫有名的人士就有袁凱、徐階、陸樹聲、董其昌、陳繼儒、陳子龍、夏完淳、錢大昕與王昶等人。至於進士，恐怕誰也不會想到歷史上上海地區就出了近千名，而僅明清兩代松江地區則有四百五十七名（其中狀元四人、榜眼五人、探花四人），數量爲全國第三；若僅計明代，則躍居第一，這是中國歷史上不多見的人文景觀。無論是閣相、尚書、侍郎或各省布政使、巡撫，乃至知府、知縣，上海籍的進士足迹幾遍天下，許多重大政治事件中都有他們身影出沒，這也是中國政治史上不多見的現象。這些史實，可惜今天大部分上海人都不清楚，如山西人或河北人讀《三國演義》，見關羽或張飛即豪氣百丈，然而上海人對彝陵之戰卻鮮有興奮感，蓋不知這位使諸葛亮頭疼，並將劉備趕到白帝城托孤的陸遜，原來竟可算是自己的老鄉，西晉大文學家陸機、陸雲即是其孫。

無庸諱言，這些人中既有在官場上縱橫捭闔，扶搖直上，聚斂錢財又不擇手段的徐階，也有縱子作惡，以致豪華家宅被憤怒的民衆包圍、焚毀的董其昌，但不少人留下了值得稱道甚至應該歌頌的事跡。如在明代，陳詢、唐志大、唐昌世、包孝、吳玘與姚體信等人不願與權貴結黨營私，或動眞格克振風紀，甚至抨擊權勢熏天的宦官王振、劉瑾等人，因而被貶職、罷官或下獄論死；嘉靖帝迷溺於長生不老之術，身爲禮部尚書的孫承恩卻拒絕主持祭祀活動，兵科給事中袁世榮更當面批評嘉靖帝，在殿堂上被杖並罷官；過璘、吳黼與曹時中等人不願與污濁黑暗的官場沆瀣一氣，干脆拂袖而去；楊繼盛因彈劾嚴嵩遇害時，朝廷百官在恐怖氛圍里噤若寒蟬，但志氣凌厲的張烈卻敢赴刑場送行，並作《正氣歌》以

示抗議。明清鼎革之際，陳子龍、夏允彝、侯峒曾、張肯堂等人爲抗清而壯烈犧牲，張溥之、張若羲等人則服僧衣度過餘生，崇高民族氣節與強烈愛國主義精神更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文化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上海地區的文人們也可謂是群星燦爛，他們留下了極爲豐富的作品，陸機、陸雲、陸龜蒙諸人之於文學史，陳繼儒之於俗文學史，董其昌之於美術史，王圻之於史學史，錢大昕、王昶之於學術史，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又如提及小說史，就不可不提及宋懋澄，大家都熟悉馮夢龍描寫愛情、婚姻的作品《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可是這兩篇名作卻是根據宋懋澄的文言小說《珠衫》與《負情儂傳》改寫的。若要羅列歷史上上海地區的文人對傳統文化發展的貢獻，那就恐怕得開出長長的清單，人們一提起那些人物就會肅然起敬，只不過沒想到他們竟是上海人。

自東晉與南宋中國歷史上兩次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南遷以來，上海地區與江浙地區一樣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到明末時，松江府已與蘇州府並列爲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其時，現屬上海的松江地區是全國紡織業中心，故而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二稱『織造尚松江』，徐光啓的《農政全書》卷三七也言：『吉貝(棉花)則泛舟而鬻諸南，布則泛舟鬻諸北。』葉夢珠在《閱世編》卷七中談及明末各地商人來松江購買棉布的盛況時則說：『富商巨賈操重貲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兩，少亦以萬計。』經濟史學家研究明中後葉經濟發展時，常愛引用範濂《雲間據目鈔》卷二中的兩則例子：原先製鞋業數南京發達，可是自萬曆以降，這一地位爲松江所取代，大批宜興製鞋工人來到松江，『列肆郡中幾百餘家』；嘉靖時人們還習慣於穿鎮江生產的襪子，但到了萬曆時，松江『故郡治西郊廣開暑襪店百餘家，合郡男婦皆以做襪爲生，從店中給籌取值』。僅從織布、製鞋與做襪這三項產業來看，也不難想

見當年此地經濟的繁華了。

經濟迅速崛起帶動了教育的發展。上海地區在歷史上歷來有重教育的傳統，自西晉陸機、陸雲以來，松江地區人才輩出，若加上寓居者，松江著名文人的數目更是可觀，而且在總體上呈現出遞增的趨勢。這些人才本來就是雄厚的教育資源，自明以降，此地又廣開學校與書院，教育更顯示出一派興旺發達的景象。此外，考察上海地區科舉狀況時，還可以屢屢看到父子、兄弟甚至祖孫幾代接連出進士或舉人的現象，這實際上是家族教育繁盛的標志。教育發達導致了上海地區人才的大批涌現，相應地，他們的著述與記載使上海地區的歷史文獻也極爲豐富，它同樣是我們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由於『上海』一詞出現得較晚，人們對上海地區悠久的歷史與豐富的文化遺產缺乏充分的認識，直至今日，上海地區的文獻尚未得到系統發掘與整理，而由於缺乏統一的組織與規劃，要發掘與整理也實在是不易之事。這些文獻中有相當一部分只有孤本深藏於圖書館或博物館，有的甚至只是手稿。學者們難以得見，它們的價值的開發與利用談何容易。這類例子舉不勝舉，如上海的豫園舉世聞名，可是人們一般並不知道，當年建造豫園的潘允端還留下了一部《玉華堂日記》。四百餘年來此書一直只有手稿存於世間，這八冊手稿中含有大量有關明末（特別是上海地區）政治、文化、經濟等諸方面的珍貴資料，但它被當作鎮館之寶而珍藏，外人不得閱覽，遑論整理與出版。誰都知道，只有手稿存世是十分危險的事，萬一有點什么閃失，就會帶來永久的遺憾。

即使只以近代論上海，那么自開埠至民國初年的半個多世紀里，這個城市迅速成爲新的經濟、文化中心，這里聚集了大批有爲之士，既有傳統的，也有新型的，同時還有相當一批由傳統向新型過渡

的，他們以不同的體裁與筆法，從方方面面記錄了上海日新月異的變化，而隨着西方新聞觀念與先進印刷技術的傳入，如雨後春笋般出現的報刊雜志又爲這些人的著述提供了新形式的載體，而這類著述因戊戌變法、庚子國變等重大事件的刺激，更呈現出加速度增長的態勢；上海同時又成爲西學東漸的據點，歐美傳來的西方思想文化從此處向四處輻射。這一時期文獻的數量之多幾可以浩如煙海作比喻，由於上海在中國近代發展歷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它們的學術價值與現實價值也都是不言而喻的。現在『上海學』研究不是備受海內外關注嗎？如果沒有相關文獻的整理出版，這個『學』的基礎又在哪里？即使從最實際的功利意義而言，這方面文獻的系統整理，可使上海政治史、經濟史、風俗史、文化史與文學史等直接爲上海經濟建設與精神文明服務的專著或研究報告的編撰，解決原始資料匱缺的矛盾。然而，盡管這類文獻的問世距今只是百年左右，但由於得不到系統的整理與出版，人們對此了解甚少，甚至還不知道它們的存在。在這樣的基礎上寫出的近代史或近代的各種專門史，至少是粗疏的，有闕遺的，與歷史眞實有距離，甚至是與史實不符。目前的這種缺憾不僅是學術意義上的，因爲誰都知道，這一大批文獻的整理與開發，對於今日的現實，實可起到極其重要的借鑒作用。

其實，早就有人認識到整理上海文獻的重要性。上世紀三十年代，柳亞子先生主持上海通志館時曾打算系統整理上海文獻，並已經着手進行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後因抗日戰爭爆發，此事被迫中斷。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當時的上海市文管會副主任方行先生的主持下，也曾有過整理出版上海文獻的規劃，當時定下的書名爲《上海文獻叢書》，但由於出版經費籌措艱難，出版了五種文獻單行本後即告中止。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隨着上海的迅速發展與『上海學』研究的崛起，學者們又重新提出系統整

理出版上海地區文獻的要求。我任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時，方行先生曾幾次與我談起上海文獻的整理出版問題，希望華東師大古籍所能承擔起這項工作，他還交給我一張書單，上面開列的文獻有屬手稿未刊的明末清初時的《侯岐曾日記》，屬增訂未刊的明末清初時的《釋柯集》，屬手稿未刊的清同治時的《張文虎日記》、辛亥革命前後的《蔣維喬日記》等，這些都是十多年前曾經準備整理出版的文獻。方行先生負責上海文管工作期間，曾爲上海地區的文物、文獻搶救，古跡的保護花費了大量的心血，也爲中共『一大』會址的找尋作出過積極的貢獻，但他晚年整理出版《上海文獻叢書》的願望終未能實現，這是件十分遺憾的事。眼見有的省投入人力財力編出《嶺南叢書》、《長白叢書》、《安徽文獻叢書》等大型地方文獻叢書，經濟飛速發展的上海在這方面顯然是落後了。

接過方行先生的那張書單後，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就開始爭取各方支持，盡可能地整理出版一些上海地區的文獻。首先，須得復製那些底本，這就得向珍藏者繳納使用費，這筆開支相當可觀。方行先生曾苦笑地告訴我，當年那些文獻入館時，都是經他批准，甚至是他親自經手的，可是後來當他準備整理出版《上海文獻叢書》時，數目不小的底本使用費使他十分爲難。此事說來極具諷刺意味，卻又叫人奈何不得。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有的是功力深厚的學者，古籍整理是其專業與強項，但我們缺的是錢，繳不出底本復製使用費，就根本談不上古籍整理。幸好，我們的計劃得到安平秋、章培恆等先生熱情鼓勵，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批准立項，上海圖書館也以降低底本復製使用費的方式給予支持。不過，有時即使有錢，仍然無法辦事。如鑒於潘允端的《玉華堂日記》四百餘年來只有一部手稿傳世，整理出版已帶有搶救性，故而我們將它列爲首選目標。可是不管怎樣費口舌或托人說

情，上海博物館的某負責人就是堅持鎮館之寶不得入外人之眼，底本復製使用費付得再多也不行。對此，也只能徒喚奈何了。

文獻整理不是易事，但整理後能否出版則更令人犯愁，因爲出版社因經濟指標的壓力一般不願意出版文獻之類的書籍，而出版無有保證，自然又會影響文獻整理者的心緒。我們曾想爭取各區縣的支持，也確有過成功的例子，如戴揚本先生整理的《珠里小志》與《圓津禪院小志》，就是青浦區朱家角鎮資助出版的；對朱家角鎮來說，此爲開掘本地歷史文化內涵之舉，對發展當地旅游事業顯然是有益的。不過，並不是各區縣主政者都對本地文獻的整理出版表示熱心，收錄明初至明萬曆間四百六十八名雲間人物傳記的《雲間人物志》的遭遇頗能證明這一點。自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起，李紹文『采摭遺編，諏咨故老』，『剔蘚殘碑，拂塵敗簡』，六年來『夏不辭乎汗雨，寒不憚夫手龜』，終於完成了這部書稿。『雲間』是指當時松江、上海、青浦諸縣，其中含後來析出的奉賢、南匯、金山諸縣，即今日上海地區南半部。李紹文爲編撰此書曾采摭了百餘種當地的文獻，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後來已散佚，它們實賴此書而傳。李紹文作傳時，感慨於『拘於爵位而不得立傳』，於是有意爲一些非官宦、無功名的平民立傳。此書立傳尤重於嘉靖、萬曆間，這正是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化之際，而全國又以蘇州、松江兩府爲甚，於是此書可使人們從一個側面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雲間人物志》問世後即受時人推崇，清初李延昰著《南吳舊話錄》也曾從中采摭素材（『南吳』指上海地區）。然而，此書明刻本早已失傳，幸虧尚存一部清乾隆間抄本，今日才能知道此書內容及其重要性。筆者曾建議松江於二〇〇一年舉行慶典慶祝建縣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同時整理出版《雲間人物志》等文獻，以開掘本地歷史文化內涵，這實有益

於今日經濟的發展。慶典計劃被采納了，但文獻整理的設想卻遭冷遇，那部已成孤本的抄本等待刊印行世已達兩個半世紀，它也只能再默默地等待下去。

《張文虎日記》的命運曾也如此。張文虎因學問淹博，精於校勘而名噪一時，曾國藩曾以『大江南北惟此一人』爲贊，籌辦金陵書局時力邀他入局。張文虎後以『天目山樵』爲名評點《儒林外史》，更是風行一時，可稱得上是清末海上名人。他的日記不但記載了金陵書局校勘、出版書籍的活動以及各類考證和批評，而且還描繪了同治間重大政治事件和社會動態，如朝廷重大事變、官場人事變動、太平軍餘部、捻軍與清兵的交戰，以及清朝官員與外國人的交涉等。這部日記對南京被攻克後一片凋敝景象，後又如何逐漸趨於繁華有相當具體的描繪，對該地區風土人情與街頭巷語、社會逸聞也多有記述。這些內容涉及面廣，可信程度高，對於研究史學與文學的讀者都均有裨益。由於張文虎是南匯周浦鎮人，筆者對手稿作整理後，曾希望南匯主政者關心這位家鄉名人日記的出版，然而始終未有音信。後來，上海書店出版社的金良年、完顏紹元先生得知此事，他們深知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與《張文虎日記》手稿的價值，並在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出版了此書。

與上兩位先生相仿，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周絢隆先生同樣熱心於古籍的整理與研究。二〇〇二年末，我與他相聚於山東曲阜，同居一室。閒聊時，我談起《雲間人物志》等文獻的遭遇，不勝感慨。我意只是發泄一下胸中之憤懣，未料周君卻是聽者有意。周君回京後不久，即打電話告我，他上報出版一些上海地區稀見文獻的計劃已獲社里批准，又爭取到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出版資助，書名則定爲《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此書確爲『稀見文獻』的彙集，內收劉永翔先生整理的明李紹文所著

《雲間人物志》與清初蕭中素所著《釋柯集》、王貽樑先生整理的《侯岐曾日記》、黃珅先生整理的清孫文川所著《淞南隨筆》與嚴文儒先生整理的清毛祥麟所著《三略彙編》，後三本均爲從未刊行過的手稿本。侯岐曾是明末人，因抗清被殺，他的日記手稿能保留至今天實屬不易；《三略彙編》與《淞南隨筆》都是近代上海文人的筆記手稿，其中關於上海開埠以來的各種記載都是珍貴的史料；而且以上文獻原多爲稿本，僅從保存角度而言，這也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

這些文獻從規劃整理到今日出版，其間已相隔了好些年頭，但與已作整理卻一直被束之高閣的文獻相比，實在仍算很幸運的。與許多文獻整理研究者一樣，華東師大古籍所的先生們甘於寂寞，安於清貧，他們一直勤奮地工作着，因爲是知道自己弘揚優秀文化遺產的努力有益於國家與民族，他們所希望的，只是工作的成果能得以出版。在有些人看來，這一願望實在是很可憐的，因爲與當下許多工程的投資相比，出版所需只是很小很小的零頭。然而，就是這小小的零頭，難倒了不知多少學者。我們不是要繼承弘揚優秀的民族文化麼？不是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麼？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所謂『硬』，就包括領導的重視，而所謂重視，就包括應有適當的投入，因爲事實已經證明，僅靠精神，是無法建設精神文明的。

今天，上海迅速發展的經濟形勢十分喜人，可是迄今對上海地區極爲豐富的歷史文獻未作系統的整理出版，准確地說，尚無整理出版的規劃，是一種極不相稱的缺憾，而經濟的發展越是迅猛，這一缺憾將顯得越發突出。爲此，我們願借《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出版之際，就此問題再作一次呼吁，並對人民文學出版社表示感謝。

目録

前言……陳大康（一）
雲間人物志……〔明〕李紹文著　劉永翔校點（一）
釋柯集……〔清〕蕭詩著　劉永翔校點（二七一）
侯岐曾日記……〔清〕侯岐曾著　王貽樑　曹大民校點（四七五）
淞南隨筆……〔清〕孫文川著　黄珅　王順校點（六四五）
三略彙編……〔清〕毛祥麟著　嚴文儒校點（七七一）

雲間人物志

〔明〕李紹文　著
劉永翔　校點

雲間人物志目録

前言……劉永翔（三六）
王圻序……（四〇）
許樂善序……（四二）
自序……（四三）
雲間人物志凡例十條……（四五）
引用書目……（四七）

第一卷　洪武至天順間人物

何子潤潤……（五〇）
錢慶餘全衮……（五一）
石璞……（五一）
袁景文凱……（五一）

曹元博宗儒……（五二）
管時敏訥……（五二）
陸尚訥宗善……（五二）
吳子愚哲……（五二）
全希賢思誠……（五三）
李東蒙寬　存愛萱……（五三）
莫景行……（五三）
沈得四……（五四）
張榮一……（五四）
陳士廉……（五四）
夏長文……（五四）
朱滄洲芾……（五五）
任薇菴勉之……（五五）
俞山月永……（五五）
金文鼎鉉……（五六）
陳景祺禎……（五六）
陸德林文旺……（五七）

錢艾衲鼐……（五七）
王青林文富……（五七）
張景辰璧……（五八）
張一菴忠……（五八）
夏公立禮……（五八）
任季倫繼祖……（五九）
王掖……（五九）
王嘉會應隆……（五九）
陳文東璧……（五九）
謝士南……（六〇）
王益齋彥文……（六〇）
董良史紀……（六〇）
周彥才……（六〇）
顧謹中祿……（六〇）
陸夢菴潤玉……（六一）
范文鉉鼎……（六一）
孫子奕……（六一）

朱楚材木……（六一）
陶子昌振……（六二）
姚啓明暘……（六二）
相人傑子先……（六二）
夏宗顯……（六二）
李敬齋銅……（六三）
杜宗原隰……（六三）
衛明德青……（六三）
陳文俊……（六四）
沈自樂度　簡菴粲……（六四）
夏宗文……（六五）
張林岫昕……（六五）
張杏園年……（六五）
陳檜清泰……（六六）
夏樗菴衡……（六六）
顧孔文彧……（六六）
錢子良驥……（六七）

章公瑾瑾……（六七）
王公亮……（六七）
任暉……（六七）
張約菴政……（六八）
楊廷端珙……（六八）
黃汝申翰……（六八）
焦愼齋伯誠……（六九）
張孟著敽……（六九）
張丹崖源……（六九）
陸裕齋輔……（七〇）
朱信……（七〇）
陳用恒常……（七〇）
丘宗……（七〇）
徐足菴樞……（七一）
王僖敏鍾……（七一）
馬德麟麟……（七一）
李靜菴敬……（七二）

王遜菴端……（七二）
李昇……（七二）
何公遠廣……（七二）
葉宗行宗行……（七三）
陳汝同詢……（七三）
黄孟莊恭……（七四）
錢宗海浩……（七四）
李士徵源……（七四）
孫豫……（七五）
周克敬恂……（七五）
陳文彬質……（七五）
蔣用和性中……（七六）
陳敏……（七六）
顧子昇……（七六）
朱孔陽……（七七）
章晒如……（七七）
俞養拙宗大……（七七）

沈雪泉富二……（七七）
金尚素……（七八）
金魯菴鈍……（七八）
張桓……（七八）
李君美伯璵　希范澄　希憲清……（七八）
郭訥菴綸……（七九）
張端玉璠……（七九）
孫抑齋瓘……（八〇）
張允平衡……（八〇）
顧石泉應文……（八〇）
陸幼章褧……（八一）
吳千文……（八一）
陸節菴宣……（八一）
黃明夫鑑……（八一）
曹林桂琛……（八二）
朱鈍菴瑄……（八二）
王廷玉珪……（八二）

錢文通溥……（八三）
錢靜菴博……（八三）
吳廷采章……（八四）
侯進忠蓋……（八四）
李廷臣桓……（八五）
宋南野璟……（八五）
宋味梅琦……（八五）
孟文昱陽……（八六）
徐瀼西觀……（八六）
夏止軒寅……（八七）
周心齋輿……（八七）
張樂善祚……（八八）
戴湛菴昕……（八八）
張莊懿鎣……（八八）
張豫……（八九）
劉克正……（八九）
張友山璞……（八九）

盛以端綸……（九〇）
徐魯菴彪……（九〇）
俞允寧寰……（九〇）
錢復亨……（九一）
衛壯勇穎……（九一）
吳仲玉玘……（九二）
郁文博文博……（九二）
朱民吉佑……（九二）
董介軒綸……（九三）
張草亭畹……（九三）
張孟躍淵……（九四）
戴未菴春　西溪曦……（九四）
朱鶴坡奎……（九四）
袁舜舉愷……（九五）
董質軒昂……（九五）
唐拙菴瑜……（九五）
張南山駿……（九六）

高天錫祐……（九七）
曹時和泰……（九七）
蔡廷覲鼐……（九七）
方瑜……（九八）
葉可菴萱……（九八）
張廷肅縉……（九八）
丁原敬溥……（九九）
宋檜雪瑛……（九九）
李廷瑞祥……（九九）
葉潛耕琛……（一〇〇）
張汝欽誥……（一〇〇）
張莊簡悅……（一〇一）
王拙菴霽……（一〇一）
劉鍾美瑭……（一〇二）
陳惟敬肅……（一〇二）
計廷玉瓊……（一〇二）
陳西潭章……（一〇二）

何翠谷全……（一〇三）
莫汝敬諲……（一〇三）
何子齋……（一〇四）

第二卷　成化至正德間人物

唐足菴珣……（一〇五）
張東海弼……（一〇六）
過半松璘……（一〇六）
沈汝學祿……（一〇七）
錢用之中……（一〇七）
曹定菴時中……（一〇八）
奚時亨昊……（一〇八）
顧碧潭綸……（一〇九）
顧以正純……（一〇九）
沈雲巢淮……（一一〇）
顧用和衍……（一一〇）
陸用齋銓……（一一〇）

王本明鑒　倪德章繡……（一一一）
朱竦溪恩……（一一一）
林直齋濟……（一一一）
陶質夫永淳……（一一二）
張謙齋穀……（一一二）
唐廷璧琛……（一一二）
居宗晟……（一一三）
張後樂弘宜……（一一三）
張方舟舫……（一一三）
朱鳳山應祥……（一一四）
許一菴璘……（一一四）
岳艮堂山……（一一五）
陳約庵瀚……（一一五）
瞿南山霆……（一一六）
莫一軒昊……（一一六）
周迂直濟……（一一七）
高頤元博……（一一七）

姚平夫衡……（一一七）
王東溪泰……（一一八）
唐季和懽……（一一八）
周北野佩……（一一九）
唐西園禎……（一一九）
孫雪岑衍……（一二〇）
錢鶴灘福……（一二〇）
張養恬黼……（一二一）
曹芸閣豹……（一二一）
王愼菴輔……（一二二）
董中岡恬……（一二二）
任怡菴順……（一二三）
宋樗菴愷……（一二三）
顧文僖公淸……（一二三）
黃西坡明……（一二四）
張龍山弘至……（一二四）
張海西鏗……（一二五）

唐龍江錦……（一二五）
張世和鳴鸞……（一二五）
李秋崖希顏……（一二六）
曹十峰時信　玉山志……（一二六）
王景昭昶……（一二六）
張虹溪鷗……（一二七）
沈西津恩……（一二七）
張梧岡鳴鳳……（一二八）
曹錦谿閔……（一二八）
王鶴坡良佐……（一二八）
戚龍函韶……（一二九）
張一桂冕……（一二九）
吳雪牕爰……（一三〇）
顧味苓曦……（一三〇）
楊玉峰璋……（一三〇）
周古山時敕……（一三一）
姚以正蒙……（一三一）

張頤拙萱……（一三二）
諸篁山傑……（一三二）
陸文裕公深……（一三二）
錢槐亭恩……（一三三）
張汝吉拙……（一三三）
曹守愚麟……（一三四）
王西園一鵬……（一三四）
張性夫蘊德……（一三四）
楊東濱學禮……（一三五）
徐思復黼……（一三五）
董守菴懌……（一三五）
顧靜虛斌……（一三六）
吳苧城周……（一三六）
張東山元澄……（一三六）
張西洲時泰……（一三七）
王雪航桓……（一三七）
蘇一齋恩……（一三七）

姚南汀參……（一三八）
張約齋紘……（一三八）
張城南武……（一三九）
孫文簡公承恩……（一三九）
徐谷陽旒……（一四〇）
馮存朴海……（一四〇）
唐怡萱珉……（一四〇）
李宜散儒……（一四一）
吳石湖稷……（一四一）
沈東老霽……（一四一）
楊璞菴璨……（一四二）
楊麟山秉義……（一四二）
王鶴城洪……（一四三）
馬鶴沙祥……（一四三）
莫省軒愚……（一四三）
王恂山淮……（一四四）
胡浦南岳……（一四四）

沈子龍雲……（一四五）
郁水軒山……（一四五）
褚石臞嵩……（一四五）
顧左山中立……（一四六）
張汝益鳴謙……（一四六）
張汝禎鳴岐……（一四七）
朱青岡豹……（一四七）
朱水竹鼐……（一四八）
徐子仁霖……（一四八）
高西樓企……（一四八）
徐壽……（一四九）
周西隱楡……（一四九）
楊誠菴鶴……（一四九）
富春山好禮……（一五〇）
談東石田……（一五〇）
沈水南東……（一五一）
周一山禋……（一五一）

姚絅菴鵬……（一五二）
胡汝元震……（一五二）
張忍齋思……（一五二）
倪新溪淑　靄寰邦彥……（一五三）
吳一齋黼……（一五三）
顧草堂英……（一五四）
潘頤菴奎……（一五四）
高謇菴國華……（一五四）

第三卷　嘉靖間人物

趙梅谷綸……（一五六）
石子珍英中……（一五七）
徐文貞公階……（一五七）
潘恭定公恩……（一五八）
談元珍承儒……（一五八）
孫汝廉繼祿……（一五九）
蔣石厓惠……（一五九）

徐長谷獻忠……（一五九）
馮南江恩……（一六〇）
顧豫齋中孚……（一六〇）
金硯江廷桂……（一六一）
沈鳳峰愷……（一六一）
陸志梅鵠……（一六二）
徐南湖宗魯……（一六二）
朱靜齋深……（一六二）
陸鶴江應寅……（一六三）
沈水東耀先……（一六三）
楊細林樞……（一六三）
王鶴湖坤……（一六四）
鞠重樓蕙……（一六四）
陸寅谷孝思　錢雲厓岳……（一六五）
陸東皋銓……（一六五）
楊西厓周……（一六六）
錢午江師周……（一六六）

施八峰用……（一六六）
唐次梁堯賓……（一六七）
劉靜菴淵……（一六七）
朱餘山良諷……（一六八）
高松石國容……（一六八）
周竹窗雲鵠……（一六九）
蔡宜齋紳……（一六九）
蔡簡齋繡……（一六九）
包蒙泉節……（一七〇）
包吳石孝……（一七〇）
李雲亭人龍……（一七〇）
康南濱學詩……（一七一）
曹濮陽嗣榮……（一七一）
莊小山天恩……（一七二）
莫中江如忠……（一七二）
朱南谿暉　夷白承順　少玄承祊……（一七三）
姚蘆江籌……（一七三）

吳貞石梁……（一七四）
董朗洲子儀……（一七四）
姚歷齋臣……（一七五）
王毖齋鑄……（一七五）
吳春洲臣……（一七五）
陸文定公樹聲……（一七六）
何元朗良俊……（一七六）
何大壑良傅……（一七七）
范中方惟一……（一七七）
唐左溪志大……（一七八）
張須野鸑翼……（一七八）
陸寶峰從大……（一七九）
蔡湜陽懋昭……（一七九）
馮敕齋行可……（一八〇）
董漸川志學　伯長傳緒……（一八〇）
王鶴塘之路……（一八一）
董五泉充大　柏山傳性　望海傳教……（一八一）

秦望山棌……（一八一）
沈叔明希皋……（一八二）
許竹溪福……（一八二）
胡茂齋大松……（一八二）
張白灘承憲……（一八三）
宋定宇賢……（一八三）
王弘宇會……（一八四）
彭魯溪應麟……（一八四）
袁太沖福徵……（一八四）
楊抑齋允繩……（一八五）
顧東川定芳……（一八六）
馮雪竹淮　樵谷遷　萬峰邃……（一八六）
姚尚絅章　時望雲……（一八七）
董海觀體仁……（一八七）
李漸川得祥……（一八七）
沈虛明惠　王起雲一鵬……（一八八）
張敬庵懋……（一八八）

張雙鶴憲……（一八九）
張全山瑞……（一八九）
張賓山電……（一八九）
浦時濟澤……（一九〇）
徐覺菴陟……（一九〇）
李南湄昭祥……（一九一）
龔全山愷……（一九一）
周萊峰思兼……（一九一）
高南州士……（一九二）
楊朋石豫孫……（一九二）
朱文石大韶……（一九三）
孟華里羽正……（一九三）
董幼海傳策……（一九四）
張首峰其悰……（一九四）
顧子賢元啓……（一九五）
陳良玉理……（一九五）
張磊塘朝封……（一九五）

王怡朴熠……（一九六）
楊九南有爲……（一九六）
楊南谷道東……（一九六）
孫晉山友仁……（一九七）
陳明臺壽榮……（一九七）
潘華峰轂……（一九七）
杜虛江時登……（一九八）
顧濟宇文陞……（一九八）
宋方林堯俞……（一九九）
唐孟玠繼玠……（一九九）
屠兩江寬……（一九九）
唐韋室自化……（二〇〇）
龔方川情……（二〇〇）
顧遯齋鰲……（二〇一）
錢介石廉……（二〇一）
黄良玉標……（二〇一）
陸思豫楫……（二〇二）

金同蓮憲周……（二〇二）
許東川有良……（二〇二）
黃靜菴椿……（二〇三）
胡汝載芳……（二〇三）
孫霽觀可就……（二〇四）
高淞陽舉……（二〇四）
姚如晦昭……（二〇五）
張西鶴德讓……（二〇五）
陳起靜一鳴……（二〇五）
張鶴仙瑞……（二〇六）
張思雲隱……（二〇六）

第四卷　嘉靖至萬曆三十八年人物

張王屋之象……（二〇七）
張西谷世美……（二〇八）
董子元宜陽……（二〇八）
喬春山鏜……（二〇九）

徐方壺沛……（二〇九）
喬沂南洪……（二一〇）
曹用中……（二一〇）
孟羽治……（二一〇）
韓似松宏謨……（二一〇）
盛鈇……（二一一）
李文忠……（二一一）
顧省吾尚忠……（二一一）
謝一默簡……（二一一）
高旭崖承順……（二一二）
郁謙山良金……（二一二）
林南濱正薩……（二一三）
呂官城錦……（二一三）
包兩江汴……（二一四）
趙鳳宇廷炯……（二一四）
趙方齋灼……（二一五）
楊崑南銓……（二一五）

夏陽衢時……（二一五）
包瑞溪櫻芳……（二一六）
楊九華道亨……（二一六）
陳所恒珍……（二一七）
張貞白初……（二一七）
陸老圃時汝……（二一八）
張則仙鉞……（二一八）
王子奇……（二一九）
徐望雲億……（二一九）
曹隅石鑄……（二一九）
唐飭軒濱……（二二〇）
俞寅山明時……（二二〇）
張曉麓誼……（二二一）
陳時熙……（二二一）
盛坤……（二二一）
沈傲漁鸞……（二二二）
陸三浦郊……（二二二）

朱醉石察卿……（一一二）
杜獨懷時騰……（一一三）
余秀洲采……（一一三）
黄中山一語……（一一四）
張受所仲謙……（一一四）
顧龍海名世……（一一五）
金屏岡定……（一一五）
許海喬汝陞……（一一五）
王留菴溎……（一一六）
徐筠岡鏞……（一一六）
楊懋延……（一一六）
王節……（一一七）
蔡世杰燁……（一一七）
楊國用松……（一一八）
艾恒所可久……（一一八）
潘衡齋允哲……（一一八）
潘充菴允端……（一一九）

陸阜南樹德……（一二三〇）
張漸江明正……（一二三〇）
季雁山膺……（一二三一）
陸敬齋萬鍾……（一二三一）
奚一欽夢芝　玄超振族……（一二三二）
張宇懷仲頤……（一二三二）
高南泉年……（一二三二）
唐岱華咨若……（一二三三）
高達觀才……（一二三三）
朱貞晦克裕……（一二三四）
張五鹿仲山……（一二三四）
吳吳江之仲……（一二三四）
蔡龍陽汝賢……（一二三五）
喬玄洲木……（一二三五）
林弘齋景暘……（一二三六）
宋遜菴堯武……（一二三六）
曹景坡銑……（一二三七）

陸自齋從平……（二三七）
李約齋伯春……（二三八）
唐純宇本堯……（二三九）
侯復吾堯封……（二三九）
諸五泉純臣……（二四〇）
陸玉崑從高……（二四〇）
朱梅屋應麒……（二四一）
孫雪居克弘……（二四一）
顧硯山從義……（二四二）
陳後梅夢庚……（二四二）
張丸伯思敬（闕）……（二四二）
何俟菴一龍……（二四二）
奚聖功欽……（二四三）
方明齋應選……（二四三）
張友蓮昉……（二四四）
俞適軒顯卿……（二四四）
孫雁洲得原……（二四四）

路小槐宗周……（二四五）
夏北津世英……（二四五）
姚幼江體化……（二四六）
張亦山明哲……（二四六）
馮九華汝翼……（二四七）
顧亭林正誼……（二四七）
顧清宇正心……（二四七）
莫廷韓是龍……（二四八）
曹心湖慈……（二四八）
諸海門從禮……（二四九）
姚四山來鶴……（二四九）
錢傅岩良輔……（二四九）
范侃如廷言……（二五〇）
陸鳳岡繼皋……（二五〇）
孫涵宇餘禎……（二五一）
杜城南獻璋……（二五一）
丁震予奇逢……（二五二）

徐與偕益孫……（二五二）
彭九麓汝讓……（二五二）
徐五修元普……（二五三）
唐抑所文獻……（二五三）
章鹿苑憲文……（二五四）
殷十峰廷樞……（二五四）
包心韋世熙……（二五四）
張伯復齊顏……（二五五）
高鶴城承祚……（二五五）
沈石樓時來……（二五六）
顧仲韓斗英……（二五六）
張存簡重文……（二五七）
張旋峰嵩……（二五七）
蔡翹雲紹襄……（二五七）
朱思萱錦……（二五八）

附家志

李鶴峰霆……（二五九）

李春樓日宣……（二五九）
李海樓日章……（二六〇）
李吳川乾亨……（二六〇）
李中條豫亨……（二六一）
附録……（二六三）

前言

上海地區自古人傑地靈，三國時代的陸遜、陸抗父子，晉代的陸機、陸雲兄弟，梁朝的顧野王等都彪炳青史、名垂萬古。唐代曾一度沉寂。宋代名人則有衛膚敏與柳約。元代則似是養氣待發之期，到了明代，可就眞正人才輩出了。《明史》中華亭、上海、青浦三縣籍人士指不勝屈，就是一個明證。

史冊留名殊非易事。正史所收，一般皆是有全國影響的人物，而聲名限於一時一地的人士，就勢必從史臣的篩眼里漏去。而漏去的那些名賢，就是地方志或地方人物傳記編纂者有責任加以收採的了。

明代華亭李紹文的《雲間人物志》就是這樣一部上海地區的名人小傳。全書共四卷，附《家傳》一卷，從洪武初年至萬曆三十八年前逝世的松江府名人大多收入，其中頗有正史及方志未載者，因此彌足珍貴。這裏謹向讀者介紹一下李紹文其人其書。

李紹文，字節之，世爲華亭人。祖日章，號海樓，嘉靖二年進士。官至山東按察副使。父豫亨，號中條山人，諸生。選任鴻臚寺序班，亟自免歸。著書多種，共數百萬言。紹文爲其季子，亦終身爲秀才。曾在所作其父小傳中自歎：『沉浮鬢序，無一善狀，惟性耽著述，得先君一體，差足自慰耳。』的確，

紹文平生著述宏多，據文獻記載，先後著有《皇明世說新語》、《雲間人物志》、《雲間雜識》、《藝林累百》、《九峰志》、《雲間著述考》等。前四種至今尚存。《婁縣志》云：『紹文諸書，皆繫吾郡文獻。同時許樂善、王圻諸公捐貲付梓，而《明世說》有司爲之梓行，尤藝林佳話也。』可見紹文科第雖然不利，卻不曾『蓋棺有日，出版無期』，這也是他的幸運之處，後人至今能知其姓名，就是因爲他留有著述之故，可見『立言』一項列之於『三不朽』中之不虛。紹文生卒年無考，卒年當在天啓三年（一六二三年）《藝林累百》成書之後。

至於這部《雲間人物志》的撰寫，紹文足足花了六年的功夫，引書達一百餘種之多，甚至還搜及塚邊的碑刻，足見其用力之勤。所引之書今日絕大部分已經亡佚，惟賴此志存其吉光片羽。而且，作者意在發潛德之幽光，多爲布衣之士立傳，這些人的姓名事迹因之而不致湮沒。此雖係紹文自身功名不顯引起的同病之憐所致，但其書的值得珍視也正在這裏。

不但如此，從本書中我們還可以發現許多珍貴的史料。如卷二《陳約庵傳》載華亭陳瀚任荊州府倅時，『荊民不善耕藝，公募松人往，教之耕織』。如今盛產稻米、棉花的地區，其民在明代竟會一度不善耕藝，這眞是難以想像！由此可知上海地區的人民早在五百多年前就對內地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給予智力支援了。又如明代的倭寇之亂，上海地區受禍甚烈。正史雖有記載，但民衆遭難的具體情形語焉不詳，而在本書的許多小傳中卻可睹其慘狀。其他材料足以與正史互相印證的，也僂指難數。

但本書也不是沒有缺點的，一是較爲簡略，有些傳記，甚至不及《明史》詳細。如袁凱、陸深、徐階

之傳即是如此。二是隱惡揚善較多。如《明史·陸深傳》謂其『頗倨傲，人以此少之』，而本書卷二的《陸文裕公傳》卻一無貶詞。又如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一六載錢溥交結內臣，以至要路。何書原是本書的資料來源之一，而本書卷一的《錢文通傳》於此事卻一字不提。這是鄉邦文獻的通病，於紹文似也不必苛責。何況他在本書凡例中明言：『人非聖者，豈無疵類？論人者但當取其所長。……片善可以風世，一技足以擅名，收之不遺餘力。若曰連城棄於微瑕、合抱失之尺朽，則我豈敢？』從中可以看出他的秉筆原則。不過，對於傳主的缺點他並不是一概不提的。如卷一《黃汝甲傳》，就記黃『失官家居，頗自恣，常乘白騾入城市，見者皆斂避』。又如卷四《顧仲韓傳》，記仲韓揮金如土，日費萬錢，耗盡家資後，『諸所嘗貸君者，遠君若浼矣』。爲這樣的敗家子作傳，當是給邑人留一炯戒之意，然而此類『書法』極少。

不過，從本書隱惡揚善的記載中，我們倒可以看出紹文的道德評判標準來。一個人，必須爲臣忠，爲子孝，爲官廉，爲人謙，待人善。官員致仕後，必須杜絕請托，不以私干人。突出傳主的這些美德，紹文是有他的目的的。他在自序中說：『後之人倘因披閱而起思齊，因思齊而加淬勵，人皆自淑，戶或可封，則斯志也，庶幾哉移風易俗之一裨乎！』顯然，紹文是想通過一個個值得仿效的榜樣，用來對家鄉後輩作具體的指導。他的這種做法，在中外古今的歷史上是一脈相承的，實際上我們今天也在沿用，儘管樹立模範人物的標準有所不同。

至於此書的版本情況，遍查明清書目，似未見有刻本傳世。僅上海圖書館藏有清抄本一部，書末署『乾隆癸酉五月下旬五日抄畢』，則這是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的抄本，據《中國善本書總目》著錄，

已是天壤間的孤本了。今即取此本加以標點付梓，俾化身千百，公諸世之關心上海地方文獻者。在此并特別感謝周絢隆先生對本人的幫助，沒有他細心的審閱，本書整理上的許多謬誤是無法發現并加糾正的。

劉永翔　二〇〇三年六月三十日

雲間人物志王圻序

按成周春官之屬有少史，以掌方國之志，而又有外史，以採閭里爲志。志非他也，鄭康成以爲即《國語》、鄭書、晉《乘》、楚《檮杌》、魯《春秋》諸傳記，雖出於列國儒臣所撰述，無一不登之外史，上之王朝，俾得以信當時而傳萬世，則文獻之所係於邦國四方顧不重哉！吾松襟江帶海，彙以重湖，九峰列峙，靈異天啓，雖幅員延廣不及姑蘇之半，而人文挺秀，自二陸以來，賢良科甲之盛略亦相埒，紀載可一日缺與？乃自弘、正迄今百有餘歲，郡乘久置不講，則徒以人物臧否爲之崇也。幸我文學李君節之，憤典籍之殘缺，懼宋杞之無徵，毅然盡出其先世所貯羣書，而又稽之正、嘉、隆、萬四朝科第碑版，及博訪境內藏書家，蒐閱以備揚抶，且復參之耆儒故老所口授，共得人五百有奇。遂奮管摛辭。據事直書，一人之下，嘉言懿行，犁然在睫。凡幾易寒暑，彙而成帙，命之曰《雲間人物志》。余嘗三復讀之，因掩卷而嘆曰：近代著述家，務簡要者，苦囊括之未週；競詞華者，病聲實之鮮副。遂爲史乘一大魔障。今茲編也，寸長必錄，顯晦無遺，苟可以勵風教、存鏡戒者靡弗兼收並採，《周官》所稱四方之志，閭里之史，豈竟是哉！夫當文獻久湮之後，忽覩此紀言紀事之篇，譬猶五都之市，百珍具集，搜奇抉異，惟人自取。今郡縣賢使君方有志稽古禮文，將欲舉曠典於既湮，則秉筆君子或藉是以爲權輿，非千古一快事

哉！昔韓宣子聘魯，適太史氏，見《春秋》，而曰周禮盡在於是。是書詳而不濫，核而不浮，觸目感中，令人娓娓焉起見賢思齊之念，信一郡三邑之有《春秋》也。世豈無宣子其人者與余同鑒賞之？是爲序。

時萬曆歲次辛亥季春朔日邑人王圻譔。

雲間人物志許樂善序

文獻不足，杞宋無徵，尼父惜之。吾郡自機、雲而下，代不乏人。勝國以前勿論，明興，依憑日月之光，喆士奮起，□輓近而追古人，斌斌然盛矣。乃郡志自顧文僖纂修，迄今百年，不經重葺，廉夫貞士進退完毀之節，與夫抗潔澡行、修詞植學、砥礪岩穴之士湮滅無聞，烏可勝數，豈不爲司風教者一大闕典哉！余姻戚李君節之，重爲墜地計，博採記乘，徧搜篆刻，葺成《雲間人物志》若干卷，歷寒暑、徹晝夜，越六載而書成，其殫精神於鉛槧者不淺，其策勳先輩、加惠後學者亦不少。昔太史公疾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懼富貴而名磨滅，於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此其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遺來者。節之抱千古卓犖之才，探金簡玉書之秘，揚瀾藝苑，餼食膠庠餘二十年，與楊、高二太史結七子社，並馳中原。六子得傌，君獨點額。君以是志在千秋，指編摩爲歲月，用刪述作肝腸，其所著《皇明世語》而外，尚餘數種，藏之名山，傳之通邑大都，將與太史公同垂不朽，而區區一第，不足纓紼其心矣。君尊人中條先生，著書數百萬言，則司馬談其人乎？然史遷蠶室，自謂辱先已甚，而君斐然文行，克纘先人之緒，概於往哲，立言差似，立德過之。猗與李氏，厥惟茂哉！君質行較著，方以撰述顯，故不識，識其大者。邑人許樂善撰

雲間人物志自序

吾松郡志自顧文僖公纂修以來，百年於茲矣，口有修明舊章、媲美前哲者，彼第謂風俗淳漓，非關志乘之全缺也。不知郡中自田賦、徭役、水利、兵防、學校、城池而外，事各不同，跡皆可鏡，縱歷久遠，奚致湮沒？人物則不然，何也？世有登八座、列三專，勒勛鐘鼎、垂名竹帛者，固自不朽，其餘績茂循良、望高清白，凜冰霜於持節、嚴衮鉞於摛詞，久矣爲邦家之光，俄然耽泉石之勝，乃或拘於爵位，而不得立傳，厄於胤嗣，而無以揚休，故有生前作德，與曾史相頡頏，而死後無聞，將草木同腐朽，豈不可嘆！至若徵君逸士，墨客騷人，作賦登高，談道自樂，學富五都之市，身懸百結之鶉，甘與麋鹿爲群，究無志傳可表，湮滅不彰，比比而是，匪徒浩嘆，眞堪痛哭矣。夫賢哲之名不顯，則仰止之念不興，謂人物不重於志乘乎？謂志乘不關於風俗乎？文粲梲下材，章縫賤品，少趨先祖父之庭闈，長侍諸縉紳之几杖，其於前修懿範、名達鴻勛，山斗夙瞻，羹牆如見，思欲裒一郡之耆碩，垂千古之儀刑，非朝夕之故矣。自丙午下第以來，始採摭遺編，諏咨故老，猶念一目之羅，難以得鳥；千狐之腋，方克成裘。於是不靳三緘，冀窺萬卷。時有張長輿《峰泖先賢志》、周希允《雲間往哲錄》、張海樵《西樓雜著》、范叔子《雲間信史》，俱經採錄，僅得二三，幸王學憲洪洲先生右文書富，左袒意眞，欲假一編，不稽片刻，索隱探奇，

十得五六矣。猶未也，羨鼎盛於崔盧，則家乘必采；悼無徵於杞宋，則冢刻可尋。甚至剔蘚殘碑，拂塵敗簡，夏不辭乎汗雨，寒不憚夫手龜。日居月諸，手抄僮錄，然後熙朝二百餘年郡中人物犁然具列，即有遺漏，亦不過百中之一耳。後之人儻因披閱而起思齊，因思齊而加淬勵，人皆自淑，戶成可封，則斯志也，庶幾哉移風易俗之一裨乎！異日者郡邑大夫嘉惠海邦，重修郡志，而於人物一類蒐獵不煩、財擇有據，合之以田賦、徭役、水利、兵防、學校、城池諸有跡可鏡者，是鴻筆未施，成書在目矣，何必視爲登蜀，久置弗講哉！昔鄭書兼四子之長，裨諶草創；燕市收千金之駿，郭隗先登。余固今日之裨諶、郭隗也。行人、東里、樂毅、劇辛，尚有望於後之君子。萬曆辛亥夏日郡後學李紹文節之甫識。

雲間人物志凡例十條

一、顧文僖公所修郡志，其於人物分門別類，後張憲幕修《上海志》、王學憲作《青浦志》俱因之。果爾，則身通六藝、道兼三立者，疊見則繁，單列則偏矣。且以後生評騭前賢，雖確亦誕，況未必確乎？是編只序後先，弗分門類。

一、人非聖賢，豈無疵類？論人者但當取其所長。文學顯矣，弗更覈其政事；節義著矣，毋苛責以詞華。至於片善可以風世、一技足以擅名，收之不遺餘力。若曰連城棄於微瑕、合抱失之尺朽，則我豈敢？

一、郡邑志簡擇精嚴，毫無溢美，鄉賢祠參覈詳確，豈得濫觴？故郡中人物，有名垂志乘、身與蒸嘗者，亟用甄收，不輕去取。

一、人至蓋棺，其品始定，故余所收皆已故者，至於現在名賢，望隆朝野，才絕古今，比比而是，不敢一概輯錄。

一、立傳者貴詳實行，不尚浮詞，故懿美可陳，聯篇非瀆，面目既肖，贅語奚爲？是編雖有繁簡之詞，總致欽崇之意。

一、人物中顯者尚有志狀可尋，隱士並無名姓可考，是編闡發幽潛，用力居多。非敢謂聚寶通衢，庶幾無遺珠滄海。

一、志中有人品堪褒、事跡略具，且俱出名公之後，則不更立一傳，以孫附祖、子附父、弟附兄，既表名賢，抑徵世美。

一、志中稱名、稱字、稱號，全者居多，間有考據無從，三者止書其一，用以紀實，不敢傳疑。

一、是編三、四卷內人品已無遺漏，其一、二卷，縉紳如柳方伯、湯都憲，徵君如陳笑隱、金緩齋輩共十餘人，窮搜博訪，一無遺跡，只得聽之。設其子孫或好事者得其遺行，亟付補刻，用成全書。

一、郡中節婦烈女，志堅金石，操勵冰霜，本宜一體收錄，祇以月旦無從，風聞難信，姑缺之。

引用書目

《松江府志》
《青浦縣志》
《孤墅裒談》
《憲章錄》
《吾學編》
《震澤長語》
《寶善編》
《四友叢說》
《據目抄》
《樵史》
《淞故述》
《眉公秘笈》
《華亭縣志》
《皇明通紀》
《皇明泳化編》
《兩朝憲章錄》
《闇然堂類纂》
《推篷寤語》
《雲間往哲錄》
《自樂編》
《郡獻》
《西樓雜著》
《楓菴漫錄》
《續秘笈》
《上海縣志》
《國朝名臣言行錄》
《國朝名世類苑》
《永昭二陵編年史》
《皇明詞林人物考》
《峰泖先賢志》
《雲間信史》
《古今名賢彙語》
《雲間近時人物考》
《雲間盛事記》
《稗史彙編》
《宋潛溪集》

《懷麓堂稿》
《迂直漫稿》
《錢文通公集》
《邵二泉集》
《東江家藏稿》
《孫文簡公集》
《潘恭定公集》
《環溪草堂集》
《陸文定公集》
《袁履善集》
《周萊峰集》
《弇州外集》
《馮勅齋集》
《朱醉石集》
《方明齋集》
《竹素堂續集》
《漱六齋集》
《張東海集》
《孫雪岑集》
《夏止軒集》
《王守溪集》
《世經堂集》
《包侍御集》
《南湖類稿》
《何禮部集》
《貞石遺稿》
《弇州四部稿》
《來嘉堂集》
《狎鷗亭集》
《惕如集》
《玉恩堂集》
《睡庵文集》
《怡情集》
《張南山集》
《錢鶴灘集》
《曹定菴集》
《沈東老集》
《陸文裕公外集》
《世經堂續集》
《馮侍御葛菴集》
《徐文貞公年譜》
《崇蘭館集》
《振文堂集》
《弇州續集》
《李南湄集》
《尊生樓憶記》
《明農集》
《竹素堂集》
《莫廷韓集》
《徐御醫族譜》

《沈學士家譜》
《張氏世德錄》
《吳會戴氏家譜》
各郡邑志
《華亭朱氏世譜》
《唐宗伯家乘》
《上海喬氏族譜》
郡邑鄉賢文冊
《蕭塘宋氏家乘》
《唐大參家譜》
《許侍御族譜》
《皇明世說新語》

雲間人物志卷之一

洪武至天順間人物

何子潤

公名潤，字子潤，華亭人。吳元年，海氓錢鶴皋乘時未定，率鄉氓鼓譟入城，擅開府庫，竊器仗，盜金帛，殺良民，執華亭令馮榮，袁浦場官李肅、袁普等，將害之。公以身嬰其鋒，願舉家坐，卒脫榮等死。知府荀玉眞逃之野，復還，遇害。公亟奔其死所收遺骸哭奠，授其家還葬焉。府及屬司八印皆散失不知所在，公物色得之，出私財購而納諸官。方倉卒時，老稚有不能出城避難者，悉寘縣之後堂，供其宿食，得免者甚衆。及葛指揮率兵來誅兇悖，公復具羊豕酒醴迎犒，費皆己出。又率父老謁丞相徐公，拜其殲渠罔治之德。馮尹深德之，將聞其事於上，公固辭乃止。時稱『何義士』。楊維禎、錢惟善爲傳其

事而歌之。

錢慶餘

公名全袞，字慶餘，通涉書史，好禮尙文。張氏據吳，隱居盤龍岡，不爲其用。所著書有《韻府群玉綴遺》、《松江府志》。子澂，洪武初舉秀才，袞書『清心潔己，忠國愛民』八字授澂。後任綏德州判官，克遵厥訓，爲政有聲。

石璞

璞，華亭人，洪武己卯鄉舉，任陝西按察使。剖決如流，吏民畏服，得憲臣體。

袁景文

公名凱，字景文，號海叟，華亭人。長身古貌，言論英發，尤長於詩。嘗以《白燕》詩得名，世號爲『袁白燕』。洪武中爲御史。上一日錄囚畢，送東宮覆審，遞減之。上問凱：『朕與東宮孰是？』凱奏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惡其持兩端，凱遂佯狂放歸，後上思凱，即其家拜本郡儒學教授，凱對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還奏，得免。所著有《在野集》。

曹元博

曹宗儒，字元博，洪武初任華亭教諭。嘗爲府委至京師，上諭禮部曰：『教官所以作養生徒，爲國儲才，有司委以公務，使不得盡心教訓，甚非崇儒重道之意。』禁止之。所著有《春秋古傳叙事本末》三十卷。子衡，字士望，精敏好學，尤善眞行草書，仕至工科給事中。

管時敏

公名訥，字時敏，華亭人。工詩能文，有《蚓竅集》，評者謂清新幽柔，可與袁景文並駕。洪武中，以秀士仕至楚府長史。子孫皆仕於楚，今遂爲楚人。

陸尚訥

公名宗善，字尚訥，華亭人。洪武中，以碩學高行舉於鄉，再令劇邑，所至有惠政。善爲詩，流麗雄偉，而不忘規正。字畫亦清勁，三衢金實亟稱之。子顧言、顧行，並有詩名。

吴子愚

公名哲，字子愚，華亭人。博學善文辭，尤以詩名。嘗出佐戎幕，歸教授於鄉，至老不倦云。

全希賢

公名思誠，字希賢，上海人。問學該洽，能詩文。洪武初以老儒召爲文華殿大學士，兼左中允。賜敕致仕，其文曰：『卿懷材抱德，志肩右人，惜乎以衰老之年，志雖存而力不能任。朕不忍復勞，令卿還鄉里，以撫子孫，享其奉養。』

李東蒙　存愛

公名寬，字處仁，號東蒙，華亭人。年十六，中浙江省魁。洪武初，爲華亭訓導，太常顧祿贈詩，有『十五攻書十六成，才兼文武振家聲』之句。陞安遠令，監司署其考曰：『處嵐瘴之地，不易其心；撫刁詐之民，咸服其化。』卒於官。子萱，字存愛，永樂庚子鄉薦，縉紳以『世桂』名其堂。鄉人治春秋者，若尚書錢溥、觀察錢博皆出其門。新昌訓導寅、雲南副使希顏皆其後。

莫景行

景行，上海人，里中推爲耆宿。洪武間，以事入覲，對揚玉音，加賜寶鈔，景行之名遂重於郡邑間。惜當時所對之語不傳。大理評事證，其曾孫也。

沈得四

得四，華亭人，洪武十一年，祖母張遘疾，得四割股肉食之，即愈。久之，祖父病，得四又取肝作湯以進，隨飲而瘳。有司上其事，下詔旌之，仍徵授太常寺贊禮郎。其後有鋈者，少喪耦不娶，人稱『義夫』，有司旌之。

張榮一

榮一，華亭人。洪武十九年，母楊氏病劇，榮一禱天剖腹，取肝以進，母啖之即愈。里人以其事聞，詔旌其門，繪像城隍廟。成化中猶存。

陳士廉

士廉，華亭人。洪武初，舉孝廉，除浙江按察副使，懇辭，改惠民副使。有詩名。

夏長文

長文，華亭人。洪武時以人材拜監察御史，劾堂官左都御史袁泰違法，陞左僉都御史。

朱滄洲

公名芾，字孟辨，號滄洲，華亭人。才思飄逸，工詞章，兼善翰墨，眞草篆隸，清潤遒勁，風度不凡。亦善畫。

任薇菴

公名勉之，字近思，號薇菴，華亭人。登洪武甲戌進士，知鄱陽縣，以正民俗爲首務。或爲匿名書詆之，下令曰：『告我以過，是忠於我也。』寡婦憩夫兄弗育己，公曰：『汝他適乎？』乃判其衫背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婦感其言，卒不嫁。鄱故大邑，事劇，公立簿書，俾民自爲約，次第舉行，不勞而集。陞知瀘州，民詣闕借留，陞其府同知。薦爲福建參政，左遷右府經歷，出知徽州府，謫知滄州，尋起知蔚州，改睢州，致仕卒，年八十九。公豪邁英偉，長身玉立，音如洪鍾，雖造次語言皆可錄。爲文雄健贍蔚，書學宋南宮。既老，四方求文者無虛日。永樂、正統間，論文章政事，必以勉之稱首云。所著有《薇菴集》。孫順，仕涇府右長史。

俞山月

公初名允，字嘉言，號山月，洪武癸酉舉人，甲戌進士。高皇改名爲永，由魯山令徵修國史。官禮部祠祭主事。革除後，隱居鳳皇山，有《山月軒記》，載《青浦縣志》。治行載《河南通志》，祀魯山名宦。

公爲方正學門人，方氏抄沒時，有九歲幼子逃至海中，從華亭青村所登陸，投公，公庇之，令改俞姓，後納爲館甥，復改余姓。今方氏子孫繁衍，忠臣有後，皆公之力也。

金文鼎

公名鉉，字文鼎，七寶鎮人。瀟灑絕俗，不苟交際，性嗜吟咏，尤精書畫。洪武中，徵居京師，奉母行，侍養甚適，生事死哀，一如喪父。遇有義舉，赴之如不及。楊文敏聞其名，寄詩通問，竟不一答，以是益高之。居建業十年，作一小樓，扁曰『清風』，高人韻士過之，必延登觴咏，翛然山林泉石之適也。及歸，屏跡未嘗一涉塵事，亦不濡足公門。宣德中，以子純貴，封中書舍人。正統元年卒。楊文敏表其墓。所著有《鳳城稿》、《素齋集》。

陳景祺

公名禎，字景祺，華亭南橋人。喜怒不形於色。洪武中，以稅戶子弟舉爲禮部主事，有能聲。當大廷議，衆不能決，公徐進剖析，數言而定。上器之，俾攝部事，諭曰：『卿見事敏，四司之事宜悉知之。』公益謹飭不敢怠。坐事謫戍金齒，未幾召還，授五軍斷事官。丁家艱，起復，上疏乞終制。服闋，陞主客員外郎，出知襄陽府，蝗不入境。永樂初，召爲鴻臚少卿，治水東吳，陞河南參政。黄河決，勞來有方，民不失業。盜發汝寧，將窺汴，公以計困其首張子城等千人於均山，降之。兵不血刃而定。上賜敕獎勞。秩滿，乞祭掃，陛辭，謫知交趾丘溫縣。時方暑，南中瘴癘，或勸緩行，公曰：『死生，命也，何瘴

癘爲？』至縣一月卒，年五十。上聞而惜之。後八年，其友胡士文請於掌交趾藩臬事尚書黃公福，始獲以其喪歸。四子：謨、詢、誥、諫。

陸德林

公名文旺，字時興，號德林，上海人。生有異資，三歲能識心、斗二宿。長好讀書，斲於實用。學成，一時名檢之士咸望爲典刑。里有譁而質成者，輒以大義誨勉之，無不感悟去。撫幼叔，愛敬兩至，擇淳樸外家贅之，長則予橐中之半。及楊苗之亂，流寓苕溪，里人指其廬曰：『此德林居也。』戒相護持之，得不毀。初忿胡元腥穢，絕意仕進，至洪武三年，詔舉郡國賢良，有司以公應，拜武昌府倅。當僞漢兵燹之餘，民不聊生，公極力撫字，茹淡服勞。擢守饒州府，尋乞骸骨歸。歸則出俸羨，分賚宗黨，曰：『毫末皆國恩也，我與若共之矣。』壽八十九卒。四世孫鋒、七世孫繼皋，皆世其德。

錢艾衲

公名鼐，字德鉉，號艾衲生，吳興人，徙居華亭。從楊廉夫讀書。一室如破舟，啜菽飲水，力學不倦，以古文辭名。洪武中，舉明經，任國子學錄。

王青林

公名文富，號青林，華亭人。洪武間，官吉水主簿，歸老壽康。周文襄公巡撫，時造其廬，告郡邑僚

屬曰：『王主簿律己有爲，靡事不舉，吾吉水之民至今思之。』解學士縉嘗作《青林小隱》詩，親書以贈公。

張景辰

公名璧，字景辰，陳留人，徙家華亭。洪武三年鄉舉，仕終蜀府典寶。志稱其有文名。

張一菴

公名忠，字子中，號一菴，華亭人。幼孤，每痛不及事父，故事母極孝。母病，躬侍湯藥，衣不解帶，里稱『張孝子』。人有不平，不求直於官，多於公取正。平居胸次悠然，日課僮僕樹藝。客至必留飲，所交都一時名士。子政拜御史，數以書勉其勤愼。封如子官，享年八十卒。

夏公立

公名禮，字公立。洪武中貢入太學，拜監察御史，有直聲。上爲開其軍伍。嘗上疏劾勳貴忤旨，出爲知縣，奏減各處均輸商稅，從之。永樂初，以薦爲御史，陞河南憲副，謫戍武清。文皇北巡，再召爲御史，使至南京。值閘壩水溢，漂居民，亟令有司疏泄，上聞而是之。復以薦爲陝西憲副。積歲疑獄，一言而決。以內艱去，陝西數千人詣闕借留，奪情還任。卒於官。

任季倫

公名繼祖，字季倫。喜讀書，於理無所不究，篤於踐履，不尚浮華，且勇於爲義，遇患難輒傾囊濟之。洪武末，以子貴封鄱陽知縣，進封韶州府同知，而布素自如，暇日躬灌園植蔬以自適。郡大夫數造其廬，亦不往見。與人交，善別臧否。識蕭山魏文靖公於少年，期以公輔。及卒，公爲之銘。

王掖

掖，上海人，由明經任司令，著作行於時。

王嘉會

公名應隆，字嘉會，華亭人。深明《易》理，尤長於詩文。仕終國子監司業。

陳文東

公名璧，字文東，華亭人。少穎悟，以文學知名，尤善書篆隸眞草，流暢快健。洪武間，以秀才任解州判官，調湖廣、柳州卒。郡人學書者皆宗之。

謝士南

公名士南，華亭人。幼穎悟，日記萬言，淹貫經傳，尤精於《春秋》。舉任本邑訓導，陞仁和教諭卒。

王益齋

公名彥文，號益齋，華亭人。嘗爲府學訓導，陞教諭。嘉興縣舉修《永樂大典》，領《詩經》副總裁。所著有《詩傳旁通》行世。

董良史

公名紀，字良史，華亭人。國初舉任山西僉憲，尋引疾歸。有詩名，著《西郊笑端集》。

周彥才

公名彥才，華亭人。清愼有學，喜吟咏，有《灌畦稿》，藏於家。子冕號雪舫，亦以詩名。

顧謹中

公名祿，字謹中，華亭人。自少力學，才藻艷發，能詩善書，尤工於分隸。洪武中，爲太常典簿，以事當伏法。時高廟初行《洪武正韻》，世尚未遵，公自陳所作詩皆《正韻》。上取視之果然，得釋。集名

《經進》以此。

陸夢菴

公名潤玉，號夢菴，華亭人。博學好古，不妄言動，工於吟咏，與夏璿、張遜、王桓、陳繡、彭思禮、郭用常輩結爲詩社相倡和。有《夢菴集》行於世。

范文鉉

范鼎，字文鉉，華亭人，純正士也。善屬文，精書法，以薦預修實錄。書成，將授以官，固辭歸。授徒於家，年七十餘卒。別號桂樓先生。

孫子奕

子奕，博學能詩，尤善脈藥，嘗舉爲本府醫學正科。

朱楚材

公名木，字楚材，治《易》，工詞章。士多執經及門，所著有《靜翁集》、《靜軒行藁》。子元振，有《壽梅集》，文徵明爲之序。

陶子昌

公名振，字子昌，洪武初任訓導。進《紫金山》、《金水河》二賦，傳誦於時。所著有《釣鼇集》。

姚啓明

公名暘，字啓明，華亭人。少孤，事母孝。洪武中，以人材試行人。宣德間，除莆田令，有聲。未幾辭歸，號柳隱。孫蒙精於醫。

相人傑

公名子先，字人傑，居七寶鎮。滑稽多智，知詩善畫，尤精於弈。洪武中，召至京師。文皇在燕邸，亦與對弈，所賜有龍篆弈具。今子孫猶有存者。

夏宗顯

宗顯，上海人，洪武中邑踐更也。宋潛溪嘗爲宗顯作壙記，稱其畏謹好禮，田賦皆先時而集，不煩徵索，愛恤細民，銖兩無所取。以長厚稱。

李敬齋

公名銅，字至剛，以字行，號敬齋。穎悟不群，丰采偉著。常從楊維楨學，頗得其奧。洪武中，舉明經稱旨，特賜冠服，命侍東宮。不踰月，試祠祭郎，未幾實授。坐累謫戍桃川，中途召還，改虞衡郎。尋陞河南參議，調湖廣。文皇即位，召爲通政，不踰時，陞禮部尚書，兼春坊大學士，預冊立太子。復坐累左遷儀制郎，以事罷。仁宗登極，起家爲通政使。上念公年耄，擇近郡優之，命知興化，卒於任，壽七十。公通達古今，議論倜儻，不事小節，臨事毅然敢爲。修《洪武實錄》、《永樂大典》，皆爲總裁官。在興化幾二載，平易近民，咸服其化。

杜宗原

公名隰，字宗原，好學持正，非聖賢書不讀。洪武初，中詞科，爲太常贊禮郎。時麓川平緬未下，議遣使宣諭，而難其人。有薦隰者，召對授旨，賜襲衣、囊藥，力士、重譯爲价以行。至則詰其不庭，卒以其人入貢。上嘉獎，授禮科給事中。以疾辭歸，兩賜手書存問。所著有《雙清集》、《紀行詩》。弟桓，善論時事，能詩，有《九峰一叟稿》。

衛明德

公名青，字明德，華亭人。狀貌雄偉，倜儻有氣概，勇而善謀。洪武末，以總旗授薊州衛百戶，累陞

山東都指揮僉事，備倭海上。永樂中，妖婦唐賽兒作亂，攻安邱甚急，青聞，率千騎晝夜兼行，至城下，奮擊破之，殺二千餘人，生擒四千人。時城中已不支，衆謂青至稍緩，城必陷。已而安遠侯柳升至，怒其不待己，捽辱之，青不爲屈。事聞，上切責升，降敕褒美，曰：『衛青進不求名，退不避罪，雖古名將何以加焉？』陞都指揮使。正統初，進右軍都督僉事，仍備倭。六月，以旱蝗，出禱得疾。上聞，遣醫療之，未至二日，卒。青幼時嘗牧羊馬嵴寺前，有道士見而奇之，撫其頂曰：『兒他日腰金衣紫。』聞者皆笑之，至是果然。及卒，登萊人立廟海上，事之甚嚴。或見其紅袍白馬，出入廟中。後以子穎貴，贈宣城伯。

陳文俊

文俊，華亭人。永樂乙酉登科，官刑部郎中致仕。清介有聲。

沈自樂　簡菴

自樂，名度，字民則，華亭人。若節先生易之子。博學高才，善篆隸眞行書。永樂初，以薦授翰林典籍，累官至學士。弟粲，字民望，號簡菴，善眞草書，飄逸遒勁，尤長於詩。爲人端厚謙抑，累官侍讀庶子，至大理少卿。兄弟並在禁林，最承恩遇，凡大制作，登金石、藏簡冊、施遠裔者，必命二公書之。嘗賜二品金織衣，特置象笏，金鏤二公姓名以賜。至題太宗皇帝、仁孝皇后、仁宗皇帝三聖神主，則獨命粲。所賜金幣，每歸於兄，伯仲同居，友愛無間，縉紳以爲莫及。識與不識，皆以『大、小學士』稱而不

名。度子藻亦善書，蔭授中書舍人、禮部員外致仕。孝宗尤好度書，訪其後，得四世孫世隆，即授中書舍人，直內閣。正德初，預修國史。

夏宗文

宗文，華亭人。善眞草隸篆，名重於時，預修《永樂大典》。授廣平縣主簿。子正，有才氣，由鄉貢任岢嵐州學正。孫衡，以能書侍經筵，累官太常卿。

張林岫

公名昕，字賓暘，號林岫，華亭人。六歲誦『禍因惡積』二語，即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孫大雅，王叔明一見器之。永樂初，夏原吉治水松江，舉公自輔。建議疏范家浜，與葉宗行合，原吉從之，一境蒙利。薦授戶部主事。通政趙君任治水浙西，民苦煩苛，仁宗監國，命公副之。時已七月，猶役民晝夜車水不息。公言農事已不及，徒勞無益，即日散遣之，民皆感悅。歲餘召還，陞本部員外郎。自念家素豐，在官不受俸，雖奉使在外，不給公廩。致仕家居，一以救貧恤孤爲事，鄉人至今稱之，具廬陵楊文貞所爲誌中。

張杏園

公名年，字公壽，華亭人。慷慨高簡，重然諾、急行義，朋友有難，經理之不顧利害。工詩文。永樂

中再徵不起，隱於醫，治療若神。所著有《杏園稿》，世稱杏園先生。

陳檜清

公名泰，號檜清，華亭人。刲股肉愈母疾。錢文通公誌其墓，亦松之獨行也。

夏樗菴

公名衡，字以平，號樗菴，華亭人。永樂初，選爲弟子員。後以善書徵入翰林，修《永樂大典》。越三年，書成，擢中書舍人，扈從文廟北征。洪熙初，授敕命，階徵仕郎，賜宅一區，凡內閣制敕文字屬公書之。宣德改元，復扈從征武定州。公能周密文事，諸老先生咸倚重之。陞行在吏部考功員外郎、郎中，供職如故。兩朝實錄成，加俸一級，有白金文綺之賚，尋階奉政大夫。正統初，賜織金衣一襲。楊文貞稔知公清修文雅，薦侍經筵。丁內艱，上命兵部給舟送其櫬還鄉。聞公哀毀，又遣太監范安賫瓊玉膏賜之。服闋供職，陞順天府丞、太僕寺卿。天順改元，陞太常卿，復有白金文綺之賜。公以年逾七十無子，懇乞致仕。居官四十年，所得俸多濟貧乏。生平善吟咏，字學眞行隸篆無不精絕。尤善作山水竹石，四方來求者無虛日。所著有《樗菴集》。

顧孔文

公名彧，字孔文，由明經初任本學訓導，累至戶部侍郎。詩文皆豪整奇麗，有古作者風。

錢子良

公名驥，字子良，漢城里人。永樂初，由儒士任晉府紀善。工詩文，有《砥齋集》。

章公瑾

公名瑾，字公瑾，青龍人，徙李墟。能詩，草書法二王，尤長於畫。爲人有高致。日登山臨水，所至成趣。遇知己，觴咏竟日。畫或頃刻可就，或數日不著一筆。蓋張可觀以後一人而已。

王公亮

公名公亮，華亭人。世業儒。幼失怙恃，大父安之講授於鄉，公克承厥訓，以能書舉。任吏科給事中，陞應天府丞。永樂初，擢四川右布政使，調廣東。公儀度閒雅，居官簡靜，務大體，廉重愷悌，人皆悅服。卒於官。

任暉

暉詩雄健有法度，與楊廉夫遊。所著名《東白集》。

張約菴

公名政，字彥功，號約菴。永樂辛卯鄉舉，登戊戌乙榜。司教遂安，陞御史，出巡遼東。過一驛，將止宿，驛吏以妖告，公不聽。更深，果有萬馬馳驟聲，公疑庭下古木爲祟，悉令伐之，妖遂息。丁外艱，時方免喪，廷臣僉薦廉能御史十七人分巡天下，以飭武備，公預焉。驛召而往，世共榮之。直指楊公顏其堂曰『晝繡』。陞江西僉憲，政聲有加於昔。以母老陳情，不報，動輒流涕。疾作，至廣陵卒。臨終無他言，惟以忠孝勉子孫而已。

楊廷端

公名珙，字廷端，華亭人。丰姿凝重，自幼儼若老成人。經史過目成誦，世父司直郎孟均深器之，遣爲郡庠生。永樂丁酉，發解南畿，戊戌，舉進士，改翰吉，擢編修。一時縉紳無不重其學行。事祖父母、父母極恭謹。與人交，有不當意者亦處之以禮，人樂與之交。以疾乞歸卒，無嗣。蕭山魏公驥誌其墓。

黃汝申

公名翰，字汝申，華亭人，永樂壬辰進士。授江西僉事，陞參議，奉璽書與都御史賈諒巡撫江西，改廣東，陞山東按察使。罷歸。爲人豪俊多權略，始冠擢第，觀政都察院，有疑獄，一問即決，爰辭如老

吏，臺中皆驚。江西多以妖術惑衆，廣東畜蠱毒，採生殺生，皆捕誅之。仍刻石著蠱毒方及所以解之者，自是術不得行。然負其才氣，不能就矩矱，既失官家居，頗自恣，常乘白騾入城市，見者皆斂避。詩文豪健敏捷，如《壯遊集》所載，皆操筆立就。字畫亦遒勁，行草題署皆得名。

焦愼齋

公名伯誠，號愼齋，華亭人。潔身修行，事母孝。通五經，尤長於《書》。鄉會試聘典文衡，皆辭不赴。教授於鄉，門人多顯者。所著有《愼齋集》。孫善有齒德，著《尋樂集》。

張孟著

公名敝，字孟著，華亭人。書學陳文東，勁健有法。歷大理寺副，至禮部員外郎。

張丹崖

公名源，字復本，號丹崖，華亭人。少警敏，業嬰醫。永樂癸巳，徵入醫垣爲醫士。出入禁御，侍從巡北京，光祿給膳，恆受金繒之賜。洪熙初，賜第於皇華坊。宣德間，陞御醫，給敕命。正統間，陞院判，階承德郎。丁母憂，上命馳驛奔葬即還。景泰間，乞骸骨歸，置第城西南隅。樂園池花竹之勝，時出賜金以會賓友、贍貧乏，置書以教諸孫。享年八十有八卒。

陸裕齋

公名輔，字友仁，華亭人，宮庶沈粲弟子也。善楷書，始由粲薦擢中書舍人，滿九載，陞兵部車駕主事。預修兩朝實錄，成，荷文綺襲衣金幣之賜。未幾卒。公爲人寬和，崇孝友，居官儉約，衣止布褐，出恆徒步。居雖朴陋，處之裕如。人因號曰『裕齋』。或干以私，輒辭之。及歿，室如懸磬，棺斂之具多出於故舊。楊文敏公誌其墓。

朱信

信，華亭人，精於算術。永樂中，累官至工部郎中。子倫，舉進士，爲監察御史。

陳用恒

公名常，字用恆，世業儒。傳外氏邵艾菴醫，即有名。永樂丙申，遣使下西洋，常以醫士從。洪熙、宣德間，凡三往返。常以海中行以六千里爲一更，往返一千六百更，爲九萬餘里。所歷番國自占城至忽魯謨斯凡三十國。爲人恭勤愿慤，上官皆器重之。子經，世其醫。

丘宗

宗，華亭人。善楷書。修《永樂大典》，除中書舍人。修實錄，陞大理寺正。子晟，仕至太常寺丞、

順天府治中。

徐足菴

公名樞，字叔拱，號足菴，華亭人。其先遇異人，授《扁鵲神鏡經》，世以醫顯，至公益邃於醫。洪武乙亥，授秦府良醫正。永樂丁酉，改棗彊縣丞。未幾，召爲御醫，蒙顧問，頃刻弗離禁掖。甲辰，陞院判。洪熙改元，拜奉議大夫、太醫院使，屢著奇績，愈崇謹愼。宣德丙午，賜誥命褒顯存歿，請命焚黃，賜金帶、錦繡、衣服、狐裘、祭器。御製詩送之，中官護送，馳驛而還。明年乞致仕，又七載卒，得年八十有七。

王僖敏

公名鍾，字公簡，華亭人。爲人寡慾，雖富貴不異窮約時。平居端厚簡默，遇事剖決，沛然無滯，敷奏亦然。永樂初，侍東宮居守北京，甚見親重。累官至戶部侍郎卒。洪熙元年，上思舊勞，贈太子太保，謚僖敏。

馬德麟

公名麟，字德麟。永樂十八年，以人材特選授山西左布政使，秩滿借留，在任幾二十年。正統間致仕，卒於家。同時被選者周恂、孫豫、奚景周、江潤授布政，吳衡、陸勉授參政，共七人，俱華亭人。

李靜菴

公名敬，字成學，華亭人。舉永樂丁酉鄉試。父病，不果會試者再。宣德間，上疏乞就祿養，特授上海學訓。暇必放舟溯潮，夕發曉至，上堂拜壽畢，越旦則復泝任。菽水歡洽者十餘載。父卒，治棺斂，買山營葬皆躬親爲之。陞德化諭。丁繼母憂，改任崇德。嚴教條，立程範，在在稱得師。遽卒。公志甘澹泊，對客端坐，謹言笑，平居闔一靜室，故號靜菴。識與不識，俱稱靜菴先生。

王遜菴

公名端，字汝善，初號竹所，晚更遜菴。領永樂丁酉鄉薦，授淳安教諭。識商文毅公於諸生中。已，遷福建汀州府儒學教授，告老於家。公有學行，爲時所推重，郡邑志皆稱之。其卒也，文毅爲之志。

李昇

昇，上海人。登永樂乙未榜進士，任吏部考功司郎中，操守清介。卒於官。

何公遠

公名廣，字公遠，寬容多識，博學有才，以明經爲江西邑令。遷御史，至陝西按察副使。精於律學。時變亂成法者當大辟，法家因仍，凡一政令改易，輒以傳議。廣曰：『若是則大辟者踵接矣，此但爲改

定律令者言之，蓋禁於所不犯也。』解縉覽而是之。及卒，長沙倅俞永狀其行曰：『居鄉里則稱學者，任郡邑則爲循吏，在風憲有澄清志，位藩垣得大臣體。』時以爲實錄。所著有《律解辯疑》，行於世。

葉宗行

公名宗行，字宗行。讀書尚氣節。永樂中，東吳大水，淞江尤甚。公上書請棄故道，濬范家浜，引浦水以歸海，禁近海民無私壩以遏其流。上善之，命從夏尚書原吉治水，患果息。授錢塘令，公爲均徭役、簡詞訟，不逾年稱治。縣故多虎暴，爲文祭之，虎遂遁。嘗江行，舟重不能進，得屍於柁。又嘗於廳事見蛇蜿蜒若訴，跡之，得屍於餅肆中爐下。兩白其冤。仁宗在東宮，聞其治行，命所司厚遇焉。廉訪周新尤重公，一日，潛至廨中視之，惟笠澤銀魚乾一束，攜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遂呼爲『錢塘一葉清』云。會率兩浙工匠赴北京，道病卒。錢塘人至今稱之。

陳汝同

公名詢，字汝同，禎次子。事母孝。登永樂戊戌進士。爲侍讀學士。忤中官王振，出知安陸。景泰初，召復故官。累陞至國子祭酒，致仕卒，年六十六。公性峭直，寡言笑，平居儼然足憚，文章清勁有氣骨。主考兩畿，拔士如嚴泠、邱濬、楊繼宗、彭韶、施槃輩，皆爲名臣。

黃孟莊

公名恭，字孟莊，永樂庚子鄉科。任刑部主事，廉公不苛。擢知贛州府，胡儼誌其父墓，稱公守贛有惠政。陸儼山集亦備載公律己涖事、興學勸農諸大節。以父喪去，十邑民交章乞奪情，不許，如失怙恃。服闋，改守黎平。適苗獠叛，朝廷命將征討，公請往招撫。乃單騎之虜營，虜感泣羅拜，活數萬衆。以功食三品俸，九載，卒於官。子彥宏應儒士舉者十，博雅骯髒，有父風。

錢宗海

公名浩，字宗海，華亭人。中永樂癸卯鄉試第一，會試乙榜。分教崇德。沈大理粲知其材，薦尹山陰。有犯必繩以法。宦家子某漁利於民，公聞之，榜揭其姓氏無所忌。故人目爲『錢死結』。邑庠隘陋，公買地更新之。入覲，不納纖毫路賮，名聲藉甚。竟誣逮落職，人共冤之。退歸，杜門授徒，從者甚衆。陶情詩酒，不以窮達加損。山陰人多去後思。

李士徵

公名源，字士徵，至剛仲子。永樂甲辰進士。時仁廟念至剛宮寮舊臣，命守興化，以優餘年。公請隨侍，人咸榮之。父歿，授驗封主事，歷員外郎，陞浙江參議，分守金華。閩賊起處、婺閒，勢張甚，公率二子楷、槩及家人悉出行陣，擒斬甚衆，積戰功十有七。爲御史李俊中傷，被黜。後朝廷思公功，賜文

綺、寶楮，命禮部司務何懷賫至家。起陝西參議，陞參政，專理軍務，勞瘁遘疾，尙強起視事。病革，呼諸子曰：『我不起矣，汝兄弟宜相勉力，無忘先人德澤也。』言訖卒，時年六十三。

孫豫

公名豫，華亭人。永樂十八年，以人材特選山西右布政使。家住郡城東南五十里觀河庵之西。歷官省轄，毫髮不苟，家甚貧薄，子孫至不能自存。

周克敬

公名恂，字克敬，華亭人。永樂十八年，取到人材，上一一詢問何以居官，公對曰：『臣不過總其大綱而已。』上善其言，遂授福建左布政。

陳文彬

公名質，字文彬，上海人。永樂甲辰進士。拜監察御史，陞湖廣副使。風操凜然，論事斷獄，雖權貴莫敢屈。嘗從靖遠伯王驥統兵勦苗，參預軍謀。以山東參政致仕。在官四十年，清謹如一日。家居杜絕請託，雖親舊不敢干以私。卒年七十五。

蔣用和

公名性中，字用和，華亭人。宣德丁未進士。有司舉故事，立表於門。時罌窶湖病涉，公移所費爲石梁於湖上。除兵科給事中，清介自持。疏請節閹寺錦衣諸冗食，以養驍勇。奉使過家，嘗駕小艇入郡，攜村僕二人挽舟。公坐舟尾持橹，偶觸糞船，其人以篙擊公笠，更呵罵人。二僕曰：『此是蔣給事，何得無禮？』公叱曰：『奴輩欺人，此處那得蔣給事？』陞江西參議。論蠲賦當均一方，不當私一邑，時從之。以疾致仕歸，躬耕養母，杜門卻掃，不以私干人。巡撫周文襄甚重之，每謁公，必設蔬食，相款竟日，終不報謁。耿介類此。

陳敏

公名敏，華亭人。永樂中，以能書徵，除知四川茂州。州境民夷雜處，素難治。敏宣布德意，莫不感化。秩滿，州人借留。陞四川左參政，仍掌州事。卒，民立祠祀之。

顧子昇

子昇，華亭橫雲山人。明《九章算術》。永樂丙戌，召至京，試高等。充戶部令史，授泰寧二尹。以老乞休。

朱孔陽

孔陽，華亭人，能書善畫。永樂中，授中書舍人，累官至順天府丞。筆力遒勁，得書法之妙。凡北京宮殿扁榜多其所書。卒贈太僕寺卿。子奎亦善書。

章昞如

昞如能詩，善楷書。仕至中書舍人。

俞養拙

公名宗大，號養拙，上海人。善楷書，以薦授中書舍人。歷吏部郎中致仕，進階四品。年九十餘卒。子珙、孫順皆能書。珙正統中死於王事，順終南京鴻臚寺丞。

沈雪泉

公名富二，號雪泉，華亭人。與陳文東、二沈學士從楊鐵崖遊。所著有《忠節備遺》，以錄革除閒諸公。勤儉治家，義方教子，仁厚公平，爲鄉里長者。霽則其曾孫也。

金尚素

公名某，字尚素，華亭人。客京師，以布衣遊諸鉅公間，諸鉅公皆重之。書初學鍾繇，變化多自得。又善詩畫，稱三絕。片紙尺墨，遺落人間，爭以重利購之。拜中書舍人，風節高邁，追迹古人。既沒，楊文貞誌其墓。

金魯菴

公名鈍，字汝礪，號魯菴，尚素之子。少學父書。沈粲有寵於文廟，偶以公書進，上大稱善，授中書舍人，累陞南京禮部精膳郎中。出入禁闥，典司誥命，凡三十餘年。以年及七十致仕。公初授職，尚素作詩訓之，至到深切，當時吳公訥、金公問皆世偉人，相與賡歌。後公終始一節，可謂無忝家訓矣。

張桓

桓，華亭人，以人材授元氏主簿，孝謹聞於鄉。

李君美　希范　希憲

公名伯璵，字君美，上海人。宣德丙午鄉薦。由學官至淮府長史。從王入覲，左右請他求，公不可，曰：『君臣之間，有錫無求，求則瀆，瀆則不敬。』府使人入貢，與縣令爭道，詔令下獄，不問使者。公

請治，以戒生事。王有疾，左右請施僧，乃請貸丁役錢，以甦衛士。所著有《文翰類選》。二子澄、清，並登進士。澄字希范，恬靜有守，不競榮利，仕終福建參議。清字希憲，狷介有志操，始終清謹，仕終湖廣右布政。官南比部時，除母喪謁選，冢宰姚夔有舊恩，欲留之。清謝曰：『荷公盛意，知者謂公自薦，不知者謂清有所干。』姚嘆曰：『眞君子也。』

郭訥菴

公名綸，字用言，號訥菴，華亭人。少遊庠，學博行慤。魏文靖公分教時，雅愛之。宣德乙卯發解，明年，中乙榜，署壺關學政，以憂歸。服除，改應城。其學缺舉已十二科矣，公力教三年，兩科獲捷者六人。陞日照令。在任四載，不忍以吏治愚其民，一以厚本敦俗爲務。暇則進諸生講授，士習民安，竟卒於官。

張端玉

公名璡，字端玉，華亭人。自幼刻志問學。宣德癸丑，以進士乙榜署山東黃縣教事，躬踐履以率之，黃士成名者甚衆。陞淮府紀善，以子鑒貴，累封右副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璡事親孝，居喪盡禮，蔬食者六年。所居近墓，旦夕至墓所拜跪涕泣，聞者感動。家居二十年，非公事不入城府。鑒按察江西，拔安福令於冤獄，令以銀三百兩託鄉人爲璡壽，璡厚待而卻之，士論高之。

孫抑齋

公名瓚，字汝瓚，號抑齋，華亭人。宣德乙卯，舉於鄉，明年，中乙榜，授廣信訓導，嚴條約，勤訓誨。當鄉飲，有貢士坐不以序，公斥之使下，其人銜之。後爲考功郎，適公秩滿赴部，必欲修怨，而公以母憂免。服除不仕，閉門教子授徒者二十年。及子衍擢進士，守深州，公就養，大書其室曰：『勤以補拙，儉以養廉，愼以免過，惠以得民。』衍用其教，竟稱賢守。公爲人坦夷簡亮，不立城府，晚喜爲詩，有《可笑集》。以孫承恩貴，贈禮部尚書。

張允平

公名衡，字允平，上海人。宣德間授監察御史，上《澄清風紀》疏，謫戍遼東，竟卒戍所。嘗遺書於孫穀曰：『本以名義經心，不顧利害，日望汝成立，慰我冥冥。』其節操詳見吳文定寬、陸文裕深贊。

顧石泉

公名應文，號石泉，華亭人。善畫人物山水，尤精釋道像，無俗工習氣。宣德中，徵至京，時二沈以文翰寵眷，公恥之，謝病歸。戒子孫曰：『汝輩努力，毋效吾所爲也。』

陸幼章

公名褧，字幼章，華亭人。用明經薦授上海縣學訓導，以博學聞。

吳千文

千文，上海人，好學尚禮，由儒士任漢中府通判。

陸節菴

公名宣，字廷旬，號節菴，華亭南橋人。能詩善畫，尤長於傳神。山水不甚工，而清淡蕭散，無塵俗氣。一時名人多與游。子翰，字公藩，以太學生仕至縣令。

黃明夫

公名鑑，字明夫，華亭人。幼務明經，詩文皆精詣。既壯無聞，亦不屑屑求知，學益博，貧益甚，三十不娶。李進士萱慕其人，有女年二十七，竟適公。奩具粧飾侈甚，公悉遣還，夫人織紝佐薪水。晚年結茅於山，日與門人曹時中、王一鵬、錢福輩遊息其中，講道談玄，遇花晨雪夕，賦詩酌酒爲樂。年八旬，有司嘉公賢，以養老故事給粟帛。部使者某具金幣聘公與其尊人遊，公辭不受，自是扃戶靜坐，海內名士求一見而不得矣。年九十六卒，錢福爲之傳。所著有《山樵傳說》。

曹林桂

公名琛，字廷獻，號林桂，華亭人。母倪患末疾，公日夕扶護，寒暑不輟。父有庶孽，幼育他姓，失所。公物色三十年得之，分給父產。沈涇塘病涉，公言於有司，建橋。正統間，海颶大作害稼，公陳於周文襄，得蠲田租之半。文襄沒，倡議建祠，割腴田供祠祀。以子時中貴被封，就養武林。夏廷尉時正結湖山雅會，聞公至，邀入社，歡賞累月還。年八十卒。子泰、時中俱進士。

朱鈍菴

公名瑄，字廷珍，號鈍菴，華亭人，正統戊午鄉薦。當赴禮闈，適其父從盧龍戍所歸，公曰：『我常以不得侍親爲恨，奈何復遠遊乎？』竟不赴。戊辰登進士，授御史，巡按應天等六郡。太平令某，連姻中貴，怙勢爲虐，公按以法。陞山西僉憲。有中貴親幸者入其境，會大雪，欲射獵爲樂，公曰：『軍士凍餒，必有死者。況道滑不便馳逐，獨不自愛乎？』遂止。擢本省副使。致仕，優遊林泉者幾三十年，至八十三卒。子恩爲南大宗伯，科第至今不絕。

王廷玉

公名珪，字廷玉，少入衛庠，與羅義並有時名。景泰庚午，羅魁南畿，有司表其閭，公誓不第不過其門。癸酉，舉於鄉。甲戌，成進士。人稱其有志。性剛介，成化中，郡守有恣科罰者，公佯立券貸之，守

慚而止。邑令某酷暴，公使人持其杖歸，暴亦少減。官至少參卒。

錢文通

公名溥，字原溥，號九峰，華亭人。正統己未進士。試《薔薇露》詩稱旨，命教內書館，授檢討，擢贊善。修《寰宇通志》成，陞諭德。天順間，改尚寶少卿，陞侍讀學士，賜二品服，充東宮講讀官。奉使安南，賜一品服。坐內侍王倫事，出知順德。成化間，復故官，閒住。尋起掌南院事。秩滿赴京，擢南吏侍。入賀聖節，乞歸，命以本部尚書致仕，廕一子入監。後進階榮祿大夫，復廕一子。年八十一卒，謚文通。公少有文名，既擢第，聲譽勃起，與巡撫周文襄論便民條約，復移書李侍郎論積荒、召佃、煎鹽、水次倉四事，多見施行。在順德，釋繫囚，撫流民，尤多善政。英宗復位，公言宜以功歸太后，上尊號，上即舉行。使安南，與禮部論移文不當與內臣同行禮，又與內臣書，論詔敕開讀先後之序。至安南，與王論郊迎禮儀，王辭屈，悉從之。瀕行，贐以金，不受。至遣陪臣入奏，乃以上命受之，時稱得體。五典文衡，門生滿天下。文章贍蔚，四方求請者相屬。與人交，無貴賤皆得歡心，人尤傾慕之。

錢靜菴

公名博，字原博，號靜菴，溥之弟。正統辛酉，發解南畿，乙丑成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獄疫延染，勢莫止，公素知醫，日求善藥，手自治之，囚得無恙。以母高年，阻迎養，走人起居無虛月。時物不先致，不敢嘗。丁內艱，服除，分校禮闈，補原官，進員外郎、郎中，擢四川按察使。公至，懲前使之不

法，奮欲刮滌，一一新之，而習故常者多不悅，遂搆蜚語，執政者不察，竟被逮。衆心知其冤，而莫有爲之辯者。踰年，赦復原官。南還，道卒。公在刑曹前後十餘年，論讞喜平，多所全活。在四川，革去四道分司公宇之在成都者，民皆稱便。工古文詞，善楷書行草，遒媚可愛。旁及醫卜、陰陽、星曆、地理諸書，皆能究其指歸。與人交，多悃愊，遇疾喪患難，必爲之經紀，故人樂與交而緩急仗之。

吴廷采

公名章，字廷采，華亭人。誠篤勤敏。正統間，貢至京。試吏部，文成，忽風眩仆地，扶出卒。尚書覽其文，深惜之。

侯進忠

公名蓋，字進忠，華亭人。正統辛酉登科。試吏部，冢宰王文端奇其文，寘第一。授襄陽貳府，改處州。屬邑龍泉、慶元民盜鑛阻山爲亂，中官盧永議發兵勦之。公言民貧竊鑛爲亂，非本情。即躬詣其地，諭以禍福，民感激散去，全活者衆。陞河東鹽運同知。鹽池故無垣，亡賴子聚衆殺人剽劫，有司莫能制。公條陳禁革疏通十餘策，行之，盜賊遂息。天雨，鹽池溢，公致齋三日，遂霽，而池外十餘里雨如故。子方、直皆第進士。方字公矩，有文名，終湖廣僉事。直字公繩，終廣西參議。

李廷臣

公名桓，字廷臣，大參志雲之子。六歲作詩出奇語，稱神童。十歲讀經史，日記千言。正統甲子鄉薦，久之選南京前府經歷。成化間，改北。陞知處州府。發奸摘伏如神，銓司優其才，調汀州。時郡城久圮，虎入爲患。公爲文檄城隍神，數日後，虎死祠下。他有善政十奇，邦人刻石，兩臺奏請旌異。以疾乞歸家居，杜門訓子，足不入公府，爲鄉飲大賓。卒年七十一。

宋南野

公名璞，字克純，號南野，華亭蕭塘人。正統辛酉鄉薦。乙丑成進士。拜河南道御史，數言事，都御史王文每誚讓其多言。故事：御史有疏，皆請印於其長。公嘗以疏請印，文笑曰：『宋君復有所言耶？』取疏視之，乃劾己疏也，大怒，抗章自辯，且深詆公。公坐謫安福典史。景泰癸酉，聘爲浙江同考試官。後文誅，起知大庾縣，調新淦，謝病歸。多蒔佳菊，更號菊存，優游數年卒。公爲御史，外艱還家。家有牛，嘗蹊柳氏田，柳格殺牛，遣其子弟詬毀公，巳，躍入水中。公使人援出之，易以己衣，迎置上坐，肩輿送歸，且謝其父老，父老大慚。

宋味梅

公名琦，字克廉，號味梅。少時與諸弟同就學鄉塾，道有橋，風雨橋滑，公必負諸弟過之。父卒，悉

以第宅器物讓諸弟。出居西岡，起廬舍，植竹樹，建味梅軒爲讀書之所。載郡志中。少與錢原溥友善，錢鄉薦，貧不能會試，公措得數十金與錢，是年遂舉進士，官至冢宰。公卒，每歲寒食，錢具牲醴拜公墓而哭之。

孟文昱

公名陽，字文昱，華亭人。氣岸高峻，然好賢樂義，是非可以立辨。甫冠遊庠，領正統辛酉鄉薦，入胄監。祭酒安成李公甚見獎重。已，拜監察御史，時北虜寇山東，人情洶洶，公巡按其境，勞來煦諭，民乃底寧。擊貪暴，辯疑獄，風裁凜然。卒於京。錢文通公志其墓。

徐瀼西

公名觀，字尚賓，號瀼西，華亭人。自幼清俊，穎敏多巧思。長而高標逸韻，足以動人。詩文書畫以至篆隸各臻其妙。廬陵孫公教授於松，門下有十才子，首則公也。正統辛酉魁南畿，屢蹶南宮。遊國學，名聞天下。交南、朝鮮諸夷使者重價購其詩畫。授武選主事。選事纖悉委曲，公酬應如響。暇則高吟疾書，求者旁午，各飽所欲。同官盛以端稱公才如涌泉，形如老鶴。陞郎中，會病乞歸。蓄異書、名畫、法帖、彝器、美石、奇卉以娛其親。親沒哀毀，葬有期，値霪雨，公日焚香拜跪於庭。靈輀將發，果霽，人稱孝感。

夏止軒

公名寅，字正夫，號止軒，華亭人。正統戊辰，舉進士。景泰初，除南京吏部主事。日取經史百家言讀之，爲文自成機杼，聲稱蔚然。由稽勳郎中拜江西提學副使，其教以崇實學、黜浮華爲本。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閱卷亦畢。藻鑑人材，多在驪黃牝牡之外。陞浙江參政。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須夏參政來乃可。』檄至即解散。進山東右布政使，愛民節用，屬以興作，不應。平生誠心直道，無黨無援，歷官幾四十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君子以爲名言。享年六十六卒。鳳洲筆記云：『正夫既負穎達，刻意詞家，每卷中見劉欽謨姓名，不敢下筆，其雅慕相服如此。晚年有作，衆謂過之。』所著有《紀行集》、《備遺錄》、《政監》、《東游錄》、《史詠》諸書。

周心齋

公名輿，字廷參，號心齋，華亭人。少恬靜，刻志問學。及長，書無不通，而尤精於史，至終卷默誦不遺。盧陵孫鼎教松江時，門下有十才子，輿爲首稱。正統丁卯發解，登景泰辛未進士。改庶吉士，除編修。篤於孝友，居喪廬墓三年，足跡不入公府。一時論行誼超卓、問學該貫者，獨推輿。年四十六，卒於京。貧無以葬，郡守葉公捐俸治壙。子佩，舉進士，所著有《世鳴集》。

張樂善

公名祚，字永錫，號樂善，華亭人。正統丁卯鄉科，景泰甲戌進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有直聲。擢廣東按察副使。會猺獞作亂，詔韓襄毅往征之。公從幕畫便宜，共事征勦，大破賊巢，全活脅從數萬計，一方安堵。有金幣之賜。擬大柄用，寢疾不起，人共惜之。

戴湛菴

公名昕，字景昇，湛菴其號，上海人。正統丁卯鄉薦，授臨漳令，卓有異政。有《臨漳政績錄》。陞知陳州，政績尤著，州人爲立生祠。尋乞休，進階朝列大夫，致仕卒。

張莊懿

公名鎣，字廷器，號簡菴，華亭人。長髯偉幹，襟量坦夷，與人無矯飾，不以富貴加人。自正統戊辰進士拜監察御史，累官大司寇、太子少保、南大司馬。參贊機務更三朝，四十有六年。凡所設施，舉克自遂，有成績，而終以重厚持之，不弛不折，老而不變，時以爲難。性尤篤孝，爲都憲，居父喪，時年已高，旦夕饋奠，必親執奠已，跣而哭，至輟乃已，如是者終三年，無少變。爲尚書，喪母亦然。與弟鑾友愛深至，或有間，輒持之泣，故終身無異辭。卒贈太子太保，謚莊懿。曾孫仲謙、烈，嘉靖己未同舉進士，翰林檢討鼐則其玄孫也。

張豫

豫，上海人。由郡庠膺貢入太學。正統丁卯，領鄉薦，選授普安州知州，興學訓農，時稱賢守。

劉克正

克正，華亭人。溫恭簡重，儀度偉然。善書。都憲葉疏薦，仕至東昌倅。六載歸，卜築白龍潭上，構一軒，植菊數百本，日與賓朋燕息其間，自號菊軒。張南山爲記。

張友山

公名璞，字廷采，號友山，七寶鎮人。少嗜學，凡聞人碩士，必往資之。未冠，以詩名，尤邃於《易》。既而道檇李，歷苕霅，泛錢塘，踰馮公嶺，抵處、婺間，遇佳山勝水、名踪古跡，則徘徊觀覽，意得乃去。踰年歸，補庠生。正統戊辰，貢入胄監。時祭酒陳敬宗少許可，見即留置內廂。尋授陳州學正，士無曠學，學無曠事。陳久乏科目，是歲舉二人，翕然推公善教。公故貧，工丹青，或謂畫者多假古以邀重價，試一染紙，百緡可得也。公曰：『我以假畫生，何如以眞貧死乎？況我貧不至死也！』嘗自南京還，有同舟者病亟，衆欲中道置之，公曰：『如此，死矣！』僦舟以載，且探囊金資其行，亦不問名姓。在陳，撰《淮揚志》若干卷。

盛以端

公名綸，字以端，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積學有聞，凝然重負，謙厚縝密，內明外和。任武選郎，釐弊設條，績效獨著。轉營繕郎，甫三月，上下咸愜。陞江西參政，張東海作序送之。未幾歸。

徐魯菴

公名彪，字文蔚，號魯菴。樞之子。正統間，薦入太醫院。握院篆者嫉其能，適代王病風，卧床久矣，遂以公往治，不旬日愈。昌平侯楊洪病於邊，幾殆，復以公治之，亦愈。留侍御藥房，陞御醫。景泰間，擢院判，數受恩賚。每召入侍疾，必進敬身之諫。嘗問藥性，以人性善惡對。問攝生，以固元氣對。所著有《本草辨明》、《嗽痢傷寒纂例》書行世。生平善談論，至論病，洞見標本，雖病者亦起聽忘倦，故投劑輒效。年七十七卒。子塤，字繼和，號世美，亦善醫。好賓客，譚辯竟日忘倦。景泰間，預修天下誌。天順復辟，投筆迎駕。授錦衛千戶。

俞允寧

公名寰，字允寧，青村人。樸愿沉靜，喜讀書，工詞賦，醫藥、卜筮、斲琴、刻篆無所不通，然不求人知，甘貧守分。終歲不一入城，人亦少知之者。郡志載之。子孫莫考。

錢復亨

復亨，華亭人。由儒士授嶧縣教諭。能文善醫，有《講餘集》，魏文靖爲之序。

衛壯勇

公名穎，字源正。丰頤廣顙，語音如鍾，襲父爵爲指揮使，以勇幹聞。正統己巳之變，從山東入勤王，建議募勇敢士，收合散亡，調各都司兵實京城，修沿邊關隘爲戰守計，人倚以安。由署都指揮僉事陞同知，進都督僉事。也先入寇，公率兵邀擊於黃花鎮，連戰西直門諸處，又尾擊之於紫荊關。陞都督同知，充總兵官，出守宣府，還督京營兵。英宗復辟，陞左都督，封宣城伯，子孫世襲。尋充總兵官，挂平羌將軍印，守甘肅。時羌虜謀入寇，公勒兵而出，連十二戰，大破之，虜震駭遠遁。又敗西番於涼州。都督毛忠被圍，賊勢盛，公躬冒矢石，戰而前，賊披靡不敢近，卒全師歸。番族把沙作亂，公率兵深入，斬獲無算。憲宗即位，召公還，加祿米，挂征虜前將軍印，鎮遼東。女直毛鄰犯邊，公據險設伏，連敗之，獲馬牛畜產幷掠去子女甚衆。以疾乞歸，命守備鳳陽，改南京。連上疏請老，詔還北京，以伯歸第。公天性明達，有謀能斷，尤篤倫理。甫冠父喪，哭泣幾喪明。撫其孤弟姪及群從子弟皆有恩。以家在松江，父葬歷城，每遇二邦人，極其款曲。既謝事，角巾私第，故時部曲歲時候問，皆拜於床下，公以子弟撫之。忠勇之性，老而彌篤。一日邊報急，廷議出師，將臣有稱疾卧家者，公嗟嘆良久。客問：『即眞病奈何？』，曰：『病不至死，行而死於塗可也。』聞者壯之。卒年八十八，追封宣城侯，謚壯勇。

吳仲玉

公名圮，字仲玉，華亭人。景泰甲戌進士。拜御史，歷陝西憲副、雲南方伯，終順天府尹。性嚴毅，與人無款曲，持法太深，然廉直無私。尹天府日，權貴請託，悉拒之，坐是罷歸卒。二子鳳儀、鳳鳴。鳳鳴字應文，古貌長軀，磊落多大志。少隨父陝西，習知邊事，以功業自許。讀書不泥章句，文章有氣骨。成化庚子，鄉薦第二名。辛丑，擢進士。知棗彊縣，盜賊聞風斂迹。以才徙武彊，卒年二十九，世悼惜之。鳳儀善相人，圮在外臺有聲，中丞可立致，鳳儀曰：『吾父終不爲此官，弟若有年，位不止此。』自知不壽，每覽鏡，輒不怡，果三十六卒。其驗如此。

郁文博

公名文博，字文博，上海人。景泰庚午鄉魁，辛未進士。擢御史，有直聲，歷陞湖廣憲副，撫蠻寇，活三十萬衆。居官清介，一錢尺帛不妄取。妻子衣敝縕、飯脫粟，處之晏如。嘗有老蒼頭夜侍，忽泣言曰：『主公寧能常在官中乎？家計日落，奈何不爲子孫地也？』公艴然怒曰：『余如貞婦，苦守垂白矣，爾欲汙我，令我子孫不得爲清白吏子孫耶？』亟提矛擲之。其大節類此。

朱民吉

公名佑，字民吉。景泰庚午登科。任南昌府同知。孝友天至，工詞翰。見《上海縣志。》

董介軒

公名綸，字誠之，號介軒，上海人。雙瞳炯炯，音吐洪亮。剛介精敏，不隨俗浮沉。登天順甲申進士。爲上饒令有聲，擢河南道御史。憂居，遂以例罷。優游林泉，杜門課子。壽八十四卒。子六人，三登科第，子孫繩繩未艾。

張草亭

公名畹，字茂蘭，號草亭，華亭塘橋人。幼警敏，尚書李至剛一見稱奇童。長入鄉校，窮究經史，旁通醫藥星卜，尤長於醫。景泰庚午鄉薦，甲戌登進士。除南京刑部主事。時旱饑，獄卒多死者，公乃以囚飯加水作粥，通給囚卒，可以兩全。在部，有疑獄，必屬公詳讞。陞員外郎，擢四川僉憲。時蜀盜充斥，官軍少利，中丞陳泰繼、汪浩悉以委公，斬伐撫綏，間關戎馬間，卒之渠魁授首，四郊解嚴。仙泉、永通竈丁五千餘盜官鹽，衆議出兵掩之，公不可，乃單騎至盜所諭之，令渠首自詣理訴，悉杖遣之。衆感更生，焚香羅拜。後築潼川等七城，皆禁侵漁，便民力，上下才之。敕守建昌等六衛，險要關堡，次第修舉，夷醜刺馬賢、刺馬能輩最桀黠，聞公名，悉至案下。建昌父老以爲見所未見也。亡何，忤執政，致仕歸，數年卒。張東海表其墓。

張孟躍

公名淵，字孟躍，華亭人。以人材薦授泰寧縣令。與弟孟昭並有詩名。

戴未菴　西溪

未菴公名春，字景元；西溪公名曦，字景暉。上海人。同受業於周編修廷參之門。景泰庚午，俱應試，時縣令侯公忌之，戲曰：『兄弟俱讀書科舉，誰充役者？果捷，當建「聯桂坊」！』是科果同領鄉薦，令赧甚，爲建坊。天順甲申春，成進士。差往浙江纂修實錄，授南京考功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兩管大計，人服其公。陞順慶守，未任卒。曦學優才敏，外坦內嚴，屢躓禮闈，授中書舍人，陞南刑部員外郎，卒於官舍。

朱鶴坡

公名奎，字文徵，號鶴坡。幼侍父孔陽，默悟筆法。年十二，以奇童奉詔入內館讀書，弱冠遊國學。景泰紀元，拜中書舍人，轉尚寶丞，進秩正卿。中忌者，調廣東副提舉、保寧貳府，公殊不介懷，但竭心民事。憲廟思公舊勞，召還，仍直文華殿，恩寵有加。擢太僕卿、大理卿，給從二品祿。弘治初，謝事留京邸，十年，卒，賜祭葬。公器度軒昂，性倜儻，飄然出塵，賓朋過從，觴咏留連，或手談終日，而詞藻清俊，類其爲人。

袁舜舉

公名愷，字舜舉，華亭人。少事賈，年二十七，始厲志讀書，爲諸生。登景泰辛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推總三法司事，陞江西僉憲，改廣東。江西賊圍西貴縣長洲村，公率兵往捕，時賊勢方熾，或請少退，公叱使進，攻克之。又率偏師駐全州督軍餉，贊晝梧州總府，從韓襄毅征大藤峽，躬冒矢石。賊平，賜寶鈔、文綺，擢廣東憲使、雲南左方伯，未至，卒。公居官廉，卒之日橐中蕭然。居鄉任眞履素，出入乘扁舟，從一二蒼頭而已。子珮孫讚，皆以能書授中書舍人。

董質軒

公名昂，字仲頫，號質軒。重然諾，有心計。少同袁舜舉服賈，遇日者云：『袁官至二品，董富至十萬。』不五年，袁舉進士，官至方伯。公家益饒，有『董十萬』之名。歲饑作粥，多所全活。郡守葉大書『崇義』二字旌之，加以冠帶。成化丙午八月十二正午，天宇澄霽，空中駕一小舟墜公樓上，觀者塞道，乃茭草所結。時公已抱疴，曰：『此船來載我耶？』尋卒。張東海云：『公之感召不凡矣。』

唐拙菴

公名瑜，字廷美，號拙菴，上海人。九歲失恃，事繼母如所生。景泰辛未，舉進士，拜南京禮科給事中。京中饑，分地給食，活者甚衆。出知衢州府，尙教緩刑，民無敢欺。縣有孔氏祭田，奪於民，公以私

財贖其租，使供祀事。孔氏孫圖公像祀於家廟。歲旱，爲文禱於神，雨大作。後數禱輒雨，民勒石紀其事。李延者，爲媒匿聘金，鬻妻子以償。公聞，嘆曰：『民窮而犯法，畏法而棄妻子，典守者過也。』贖還之。龍游張福戕吳氏四人，而諉其事於金氏。既誣服矣，公廉得之，釋金而罪福，民驚傳以爲神。將去，有千人詣闕借留，不得，老稚攀送，至不能行。後復立生祠及去思碑。進湖廣參政，山西、雲南布政使，並有善政。大臣屢薦，未及用，或勸宜降志者，公正色曰：『我一介寒士，至此復何求？』已，陞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詔使諷織細羢以充貢，公執弗從，坐劾以去。弘治間，復故官，致仕卒。衢人相率而哭，奠數月不絕。

張南山

公名駿，字天駿，號南山，華亭人。十歲能詩，遊郡庠，與張東海齊名，時號『二張』。工書法，八分、行草入神。景泰癸酉登科。成化初，命吏部嚴選中書舍人，與選者七人，公與焉。直文華殿，滿九載，陞驗封副郎，供事如故。應制多稱旨，賞賚有加。尋帶銜山東參議。孝廟命寫《風入松》詞，賜羊酒，陞太常少卿，提督文華殿儒士習楷篆，陞光祿卿。修《詩海珠璣》成，詔進官一級，考最，錫誥命，廕一孫。後足疾作，請致仕，命乘傳歸，賜寶鈔。踰年，以原官起，特免朝參，仍於文華殿供事，陞禮書。時年已八十，懇乞骸骨，准致仕，仍命乘傳還。歲給輿米，賜尚書誥命，進階資政大夫，贈祖、父如其官。歲餘卒，賜祭葬。公天性孝友，叔璣、珩相繼歿。璣妻瞿、珩妻楊皆少年孀居，公奉慰曲至，竟全其節，膺旌典，暨母胡孺人稱『三節之門』。與人交，不設城府，犯亦不校。獎進後學，片善必稱，詩酒之樂無一日

廢。其於世紛，泊如也。所著有《北遊稿》、《歸榮稿》、《一蠖子集》、《南山文集》。曾孫翼軫，萬曆戊戌進士，見任水部，克繩祖武。

高天錫

公名祐，字天錫，上海人。景泰癸酉鄉薦。初授泉州府同知。民倚險爲梗，公訓以德義，首惡皆從化。嘗道漳州，宿山間，有負豪債而憤其逼者，聚千人，期旦日殺豪。豪亦號召爲敵。公知之，俾館人往諭禍福，片言而散。嘗令所部市茶，因密置銀以進，公峻卻之，屏其人弗復接。歷廣平、東昌二府，操履如一。晚居邑西，斗室蕭然。時士大夫有『三婦』之喻，衆獨目君爲『節婦』云。

曹時和

公名泰，字時和，號九峰，華亭富林鎮人。景泰甲戌進士。以詩名於時，鄉之學詩者多宗焉。所著有《九峰集》。

蔡廷觀

公名鼐，字廷觀，上海人。景泰丙子登科。任建昌教諭，純篤嫻雅，爲時所重。

方　瑜

瑜，華亭人。景泰癸酉登科。官至夷陵州知州。能詩，善草書。

葉可菴

公名萱，字廷茂，號可菴，華亭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兵部郎中、江西左布政使致仕。年踰七十卒。錢福稱公『弱冠登科，榮歷顯要，而人不以爲驟；盤旋藩垣，循階履級，而自不以爲淹；三持節使歸耀故里，而人不以爲誇；著功名邦，垂聲竹帛，而自不以爲滿；位極文品，富甲鄉黨，而人不以爲驕；遡望計功，跬步卿相，而脱然歸老，人方不滿，而公乃以爲足』。此足觀公之人矣。

張廷肅

公名縉，字廷肅，華亭人。少補諸生，謙抑遜愼，雖才高名重，處師友儕輩，泯焉不露形迹。成化辛丑，舉進士，授行人，奉使過家，不失儒生風態。擢御史，核餉於廣，核兵於閩，按治於江右，所至有聲，事罔不舉。以艱家居，動不踰矩。服闋還朝，錢鶴灘贈之以文，稱公衣繡時，有『心懾而不知其威，心感而不知其德者』。陞山東副使卒。

丁原敬

公名溥，字原敬，華亭人。景泰丙子，中應天第二名。成化己丑，捷禮闈，廷試第一甲第二名，授翰林編修。未幾歸省，卒於家。張東海稱其蹈道績學，出自高科，庶幾學顏志伊者。父悅作詒穀堂於秀野橋北，柯潛爲記，見郡志。

宋檜雪

公名瑛，字克輝，號檜雪，璟之弟。弱不好弄，稍長嗜學，時兄璟已貴，父欲令幹蠱，泣辭。讀書窮晝夜，日食惟饘粥水豆，處之裕如。景泰庚午，領鄉薦，益肆力於學。天順丁丑，成進士。授繕部主事。繕部典徒役，與中貴人雜處，公首絕干請，屏豪猾，抉剔弊端，人憚其嚴，而樂其簡易。然中貴滋不悅，思中傷之，陰使人詐爲傭以偵其過，歲餘無所得，更得其廉謹數事，加敬禮焉。引疾歸，年始四十五。乃作延齡會，合族子弟願學者爲館穀教誨之，遠方來受業者甚衆。事母孝，居喪哀毀。有燕乳白雛於堂，時以爲孝感。

李廷瑞

公名祥，字廷瑞，華亭人。天順丁丑進士。令崇仁，抵任即新學宮、清隱稅。民有善告訐、行寇劫者，俱正其辜。富豪凌貧弱，諷遣子弟一人入學，然後召其人至縣庭，禮貌之曰：『是家今讀書習禮義

者也。』由是富豪各懷慙不敢恣肆。修黃洲橋屋五十餘間，民大便之。置預備倉五所，貯穀數萬石。成化初洊饑，民得不困。旱則躬禱，雨刻應。勤苦清愼，九年若一日。滿考歸。德政碑記出夏止軒筆。

葉潛耕

公名璟，號潛耕，宗行之子。志操清潔，性復孝友，從父宦杭，母留松，歲數還省，往返人無知者。父喪，奉母三十年，孝養備至。鄉鄰厄患，必相振。與人交任眞，遇豪猾惡少，必切責之。自奉甚約，賓客恆滿座。以子藻貴封右府都事，遂絕跡城府，問候親故止乘小舟。性喜詩酒，微酣，高咏自適。時或神融意會，精鍛於一聯一字間，雖滿座譁談，不聞也。頃忽笑曰：『吾詩成矣！』朗誦之，滿引極懽而罷。年七十卒，夏寅爲志。

張汝欽

公名誥，字汝欽，居華亭鶴城書院西，時呼爲『鶴城張』云。領天順己卯鄉薦，登成化丙戌進士。改翰吉，拜御史。巡視長蘆鹽場，豪猾作姦罔利者悉裁以法。按湖廣，吏有望風自引退者。陞廣東憲副，巡督海道。鄉人附番商越境牟利，公嚴爲之禁。丁內外艱，服闋，改四川，陞憲使。蜀土連饑，公奏停四衛運糧及發廣濟庫銀易米，共得數十萬石，計口支給，又作糜粥以食老稚，全活無算。陞貴州左轄，帑藏羨銀數萬兩，有以利動公者，公著之籍，爲賑濟備。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竹子諸山箐夷羅構亂劫掠，公諭降之。木邦、孟密相讎殺，諭之弗聽，公檄諸道各練兵積粟爲必討計，二虜懼而自戢。有

綵幣銀牌之賜。方議大用，而公乞休矣。監軍總戎而下，各出白金爲贐，公盡卻之。家居十三年，治邱壠，葺廬舍，教子姪，拯貧乏。享年七十有九卒。廕一子爲太學生。

張莊簡

公名悅，字時敏，號定菴，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遷江西僉憲，改浙江提學，陞四川副使、湖廣按察使，召爲右僉都御史，歷工、禮、吏三部侍郎，南右都御史、吏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六上章請老，加太子少保致仕。公居官以不欺爲本，在刑部時，朝士有屬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訖事而問之，曰：『其人無大罪，已據法施之，何敢僞言市恩？』在浙江，始以餙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不行，士皆帖服。任湖廣時，中官尚銘在東廠，衆趨其門，公獨不往，銘銜之，伺察無所得。銘敗，公名益彰。在吏部，兩攝選，衆議稱允。任留都，鎮定簡靜，中官陳祖生設席，獨延公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平居無疾言厲色，臨事有定見，不以恩怨利害動心。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吏書缺，衆望屬公，或言宜爲之地者，公直視不答。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保，謚莊簡，祀鄉賢祠。

王拙菴

公名霽，字景明，號拙菴，上海人。天順庚辰進士，歷大理卿，以憂歸。卒知黃州府，有去思碑。巡

撫山東，有荒政。歷官三十五年，其間侍經筵、讀進士卷，不忝恩數。居鄉，人尤頌之。

劉鍾美

公名璵，字鍾美，上海人。天順己卯鄉薦。任鳳翔府同知，終建寧知府。志稱其平易近民，所至有惠政。祀名宦。

陳惟敬

公名肅，字惟敬，上海人。天順己卯鄉薦。歷任順天府通判，陞治中。志稱恬靜高尚，工古文。

計廷玉

公名瓊，字廷玉。天順壬午順天鄉薦。宰封邱，藩臬皆考其廉。以不能事權勢乞歸，當道不許。政績頗有可稱，張東海有《送計廷玉復任序》。

陳西潭

公名章，字一夔，別號西潭，華亭人。少貧力學。天順壬午，舉於鄉。會父喪，家居十年。御史天台陳選高其名，極爲崇禮。已，登成化戊戌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郎中。天津有冤獄，久不決，枉繫百人，公往察其主者，寘之法，餘皆獲釋。有御史按陝西，以忤中貴逮詔獄，公鞫之，曰：『御史非

有私，何以死？』中貴訴於上，詔廷審，衆觀望不決，公抗言曰：『朝廷清明，天顏咫尺，可否在一言，而連日齟齬，公耶私耶？』衆卒從公議。無何，出爲湖廣按察副使，未行，坐事謫瑞州丞。不以遷謫少挫，盡心於職，遷高州太守。時方征雲爐、大桂賊，公爲檄招撫，降者十餘種。當事者盡欲坑之，公力爭得止。或遂欲撤兵，公力言不可，乃更懸賞格，招捕流賊。有降者，勞而遣之，賊遂解散。會御史來勘事，強檄詣雷州，病瘴卒。公爲人言動有則，當事果敢，出不以罪，投荒而歿，時論惜之。

何翠谷

公名全，字廷用，號翠谷，華亭人。宋元來，世以醫名，有濟世堂，載郡志。公生而穎慧，遊郡庠有聲，然志趣曠逸，無意功名。正統丁卯，父母強之應試，即領鄉薦。不欲徙故業，益精岐黃術。每以匕劑起沉疴，貧者不責其酬，高風仁術，一世景仰。張東海作像贊盛稱之。東關俊士坊爲公而立也。曾孫十翼，號承雲，仕景、楚二府，良醫能世其業。今郡中稱傷寒科，必首何氏。

莫汝敬

公名誼，字汝敬，景行曾孫。遊郡庠，天順己卯鄉薦，成化丙戌進士。官大理評事致仕。優游林泉，不入城府。

何子齋

公名某，字子齋，華亭人。遊郡庠。執親喪，得羸疾，幾不起，遂棄去諸生。家居摹勒前輩書法、翎毛、山水及人物之倩麗奇譎者，種種有生氣。好事家往往購得之，傳觀四方者甚衆。性不嗜酒，日彈棋賦詩，作竹雪齋於明星橋，張南山爲記。軒車過者無虛日。

雲間人物志卷之二

成化至正德間人物

唐足菴

公名珣，字廷貴，號足菴，華亭人。天順丁丑進士。知合州，興學勸農，盜賊解散，民立生祠。遷刑部郎中，知福州府。時歲亢暘，公至，霖雨滂沛，人皆相賀。或言故事當先謁藩府，公曰：『未成婦而先見姑嫜，可乎？』竟先之任。中官汪直用事，聲勢震天下，有假其名號行事者，所至官吏望塵屈膝。公獨察其僞，執之。風聞四方，姦黨奪氣。豪僧殺人，有爲之地者，獄久不決，公一訊寘於法。設義塚，禁焚尸，開仁惠里洲田以廣民業，築五虎門塘以禦海患，閩人歌之。歷湖廣參政、布政，入爲順天府尹。先是，吳玘以彊直罷，衆謂宜少貶避禍。公至，守法如故。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薊州等處。以母喪歸，

服闋，會南蠻弗靖，即家拜右都御史巡撫兩廣地方。疾聞，賜勅奬勞，將大用，未幾卒。

張東海

公名弼，字汝弼，華亭人。少穎悟過人，成化丙戌羅倫榜進士。倫以言事忤大臣去國，公忼慨作詩送之。拜兵部主事，轉員外，出知南安府。府當兩廣要衝，亡命子聚山谷爲民害，公至，悉平之。有誣人劫財，陷一家數人於死者，立辯出之。大庾嶺商貨往來，民素仰其雇直之利，後奪於南雄，遂以貧瘠。公請於當道，中分之，又以其路險隘，取商稅僦工，闢使寬平，架橋甃石三十里以便行者。毀淫祠，爲社學，立張九齡、劉安世、濂溪、二程及李綱諸公祠，築鐵漢樓、風月臺示學者標準，俗爲一變。後謝病歸，民立生祠嶺下，又數請縣移文候安否。卒年六十三。公人品高，襟度夷曠，而敦尚行履，以風節自持。雖談論間雜諧謔，而往往必以理勝。爲詩清健有風致，尤以草聖得名，四方求者無虛日。有《鶴城》、《天趣》、《面牆》、《清和》、《慶雲》諸稿。晚號東海翁，又有《東海手稿》行世。子弘宜、弘至進士，孫其協，曾孫德瑜，元孫以詵、以誠俱領鄉薦，以誠萬曆辛丑廷試第一人，文章行誼冠冕一世，眞不愧乃祖云。

過半松

公名璘，字太璞，號一齋。其先平湖人，考贅華亭顧氏，遂爲吾松人。又號爲半松。少失怙恃，年十九，猶混迹廛市間。一旦棄去，從學名士，後由平湖貢入太學。成化乙酉，領鄉薦。丙戌，成進士。

授工部主事，分司呂梁洪，再管濟寧閘。改刑部，陞員外郎、郎中。奉詔賑饑山東，還，陞江西憲副，尋致仕歸。公闓朗剛直，志存當世，而才足濟之。在刑部時，許州民趙道龍爲憸人誣以妖言，利其死以覬賞，連及數十家。公銜命往鞫，即日理出之。在江右時，豐城李民泰陷平民兄弟三人爲劫盜，繫獄十年。公得其情，杖殺民泰而盡釋繫者，一方稱爲神明。家居二十餘年。晚年兩目俱病，然廣筵長坐，議論出入經史，竟日忘倦。卒之日竟無疾，享年七十有九。

沈汝學

公名祿，字汝學，上海人。永樂初，徙京師，占藉宛平。成化戊子，中順天鄉試，選通政司經歷。公夫人，仁壽皇太后姑也，仁壽正位中宮，超遷公本司參議，進通政、通政使，侍經筵，改禮侍，仍掌司事。公儀貌偉然，每大廷敷奏，音吐鴻暢，進退閒雅。爵位益高，謙巽益甚。檢束家奴，不得與民爭利。冊封晉藩，餽遺謝絕。卒贈本部尚書，予祭葬。子鉉，以公蔭刺寧海州。積穀萬石，歲饑發廩啖飢，所活甚衆，寧海民歌之。

錢用之

公名中，字用之，華亭人。爲諸生，三試不利，去客荆襄。已，聞陳選督學江南，歸就試。旋領成化戊子鄉薦，選授蘭州同知。蘭爲雲南絕徼，羅知州與麗江木守以世守結婚，肆爲貪虐。公繩之法，不堪，思欲中傷，公以詩投木，木反加敬禮。攝篆雲南縣及黑鹽井提舉，俱有善政。會子福狀元及第，致

政歸。結社縱飲，醉輒歌呼。爲人剛直少容，不屑下富貴人。至於孝友天植，貧時竭力葬父。雖值忿忿時，母召，急趨，色又怡然也。後封修撰。次子祚亦登鄉薦。

曹定菴

公名時中，字時中，別號定菴，已，更宜晚。泰之弟。少從夏方伯止軒公學，天順己卯，舉於鄉。母疾，稽顙北辰，願以身代。母亡，毁甚。葬後，廬墓蔬食三年，感白鳩紫芝之異。登成化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與林尚書見素契厚，聲望亦相埒。遷浙江僉憲，丁父憂，廬墓如母。服闋，補滇南，陞浙江海道副使。有勢家以巨艦捕魚海中，聯千百爲群，大撓法禁。公至，坐其人於法。勢家銜之，遂致仕歸。歸則申飭家範，嚴奉先之禮。早起，家人問安寢，參謁祖廟，日讀書吟詩。草書得懷素矩矱，出入常操小舟，身自持櫓。太守遺以一舟，署曰『采蘋』，公不納。有悍生修隙，爲尺一通公，若問候者，中極詆毁。公覺，燔其書，謂其使曰：『老年人不能答也。』顧東江入京，以子天彝爲托。後天彝挾妓遊樂，鼓吹過公門。公召入杖之，東江深感。晚年，有司每加候問。中秋誕辰，騷人墨客投詩祝壽，交慶滿堂，極一時之盛。年九十終。

奚時亨

公名昊，字時亨，華亭人。九歲就外傅，囊白金爲學資，有婦遺百錢，道哭，公即以所持金與之。父病，刺血籲天，願以身代。成化戊子、己丑連捷，拜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勘貴州獄，還奏稱旨，進郎中。

適瑞州獄作，公奉命往勘，奔走勞瘁，道卒。年止三十六。爲人和厚易直，重恩義，母析貲時，悉讓兄冕。在都下，同年董遇寇，公爲舘穀，仍厚贐之。經景州，故寮劉判官死五年，公葬之，且恤其家。尤嗜學，喜臨晉唐諸帖，所著有《干東稿》。

顧碧潭

公名綸，字惟誠，華亭人。成化甲午鄉薦，選大理司務，歷刑部郎中。周千戶尅軍糧，公論如律。周憩之，逆瑾令都察院覆審，卒如公議。田姓爲人關節，當戍邊，時欲罪幷三子，公不可而止。熊丙當棄市，臨刑呼曰：『顧郎中爲我求生至矣，死復何恨！』陞馬湖太守，夷俗殺人及盜止償牛馬，公必置之法，境內肅然。馬湖向不薦士，公日督課，遂有捷者。致政歸，卜居龍潭，栽花種竹，自號碧潭，與鄉人結安耆會，爲鄉飲賓。數年卒。

顧以正

公名純，字以正，華亭人。性介直，不隨俗俯仰，晚自以少容，別號頤弘子，蓋矯之也。成化壬辰，登進士，出知高安。縣中門內有神樹，云能爲禍福，吏民賽禱雜庭下，長吏莫敢禁。公至，曰：『吾在，安得爾命，伐之。』諫者旁午，不聽。已伐，果有變。曰：『其本在爾。』盡斲之，乃止。自是縣中畏服。政行教孚，獄訟屏息。入爲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時大官有以文章自命者，衆咸歸之。公持正，獨無所附麗。會考察京職，遂以老疾罷歸。時公年五十餘爾。閒居卻掃，日端坐一室，諸經子史，循環玩味。

晚年所造益深，爲文章深厚典則，出入今古，雖少壯不及。尤注意鄉里人材，聞後進有好學者，引接訓誘，無異子弟，而必以行檢爲本。議論侃侃，抑浮予實，有前輩風。

沈雲巢

公名淮，字東之，號雲巢，華亭人。成弘間，有聲郡庠者曰『三沈』，族不同，同出一時。東之以詩名，惟馨以書名，子公以《春秋》名。錢鶴灘、顧東江輩俱畏重之。後子公舉進士，惟馨不祿。東之厄於一第，貢入太學，選授雲南按察司經歷，才最高，學最深，名最久，得官獨後，且在萬里外。東江作序送行，深惜之。

顧用和

公名衍，字用和，華亭人。少從葉文莊公學，能詩善書，從遊者多取高第。成化間賓貢，仕終教諭。

陸用齋

公名鋐，字廷貢，號用齋，華亭人。成化辛卯鄉薦，司理處州。廉正公平，人懷其德。卒於官。公器宇魁梧，天性孝友，周急貧乏。曹時中志其墓。

王本明　倪德章

本明名鑒，德章名黼，俱上海人。成化末年，先後膺貢。鑒爲海寧縣丞，黼爲處州衛經歷。郡志稱鑒有廉名，黼有直名，無玷官箴，亦卑秩中表表者。

朱旅溪

公名恩，字汝承，號旅溪，瑄之子。成化甲午登科，甲辰舉進士。授行人，遷刑部員外郎、郎中。是時承平日久，士大夫鄙俗職業，公獨守吏事，不通門謁，京師遂稱公『關門朱郎中』。聞於孝皇，亦時時稱『關門朱郎中』云。擢河南憲副，尋進按察使，轉大方伯。時部下有鑛利，中官廖欲以奇羨自盈，啗當路請開之，公抗章得罷。擢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視江防。沿江要害，置立水寨。又立賞格，捕獲者多得金錢重賚，寇盜不敢入境。遷南京少宰，進大宗伯。尋歸，家居三十年，未嘗言及寵辱事。惟搜剔水石，樹藝果蔬，多蓄法書名畫。晚歲喜延方士，探討清淨，雅不治生產。易簀之日，惟存圖書數千卷而已。享年八十有五。

林直齋

公名濟，字敷澤，號直齋，華亭人。成化甲午鄉薦，選授沔陽州知州。內艱歸，改裕州。所至節用愛人，興學禮士，辨冤獄，寬逋稅。每自訟曰：『勤恤民隱，守不當如是乎？』考滿，卒於京，囊橐蕭然。

二地皆有去後思。性至孝，竭力供養，旦夕不少懈。宦邸中偶得甘毳，不憚千里遺餽。至申文兩臺，以俸入爲菽水供。與人交，分誼誠篤，咸樂相親附，久而益密。大用不展，時論惜之。景暘，其曾孫也。

陶質夫

公名永淳，字質夫，華亭人。成化丙戌進士。由魏縣調南和，有惠政。擢紹興同知，以失時宰意，直指刻責，偃蹇不達而歸。性孝友，以父母未蒙封典，屢爲陳乞，養兄永洪終其身。祀先必祀其師陸諭德、座主劉文和公。何大復志其墓。

張謙齋

公名穀，字濟民，號謙齋，衡之孫。成化乙未進士。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尋引疾歸。弘治初，起修《憲宗實錄》。三年，陞湖廣參議，提督太岳泰和山。不病而卒，或疑其神。公風度清遠，眉目秀朗如畫，與人言，從容簡當，雖怒無厲色遽詞。事母孝，養二姊終始以禮。其子抑，以貢三主教事，卻餽周貧，著有《卻帶說》、《卻銅雀硯文》。

唐廷璧

公名琛，字廷璧，少以孝友聞，不樂仕進。父疾，奔走湯藥，三年如一日。成化間，以恩例授金山衛指揮使，公力謝致仕。置身中節，不淹榮名，人謂知義。

居宗晟

公名宗晟，華亭人。成化中，母張氏患膈氣疾，醫禱勿效，宗晟剖胸取肝和酒，刲股肉爲湯以進，母食之尋愈。時母年八十，宗晟年五十一矣。知縣戴冕聞之，下里中覈實，將聞於朝，不果。鄉人至今稱之。

張後樂

公名弘宜，字時措，號後樂。東海公仲子，登成化丁酉鄉科，辛丑進士。爲海寧、餘姚令。召拜南道御史，謫蘄州倅。陞刺沔陽，歷雲南、湖廣憲僉、廣西憲副，卒於官。公才能敏銳，居官以愛民爲本，摧強植良，興學勸農，綽有東海遺風。在南道，以執法忤權要，左遷至蘄，則除宿盜之害民，省迎藩之橫費，賑饑於沔水，平反於滇獄，所活俱千人。其在廣西，會猺、獞剽劫，公率兵征勦，俘獲甚多。議大搜攘，至忘寢食，竟以勞勩致疾卒，比年六十有二，人多惜之。二子：其性，號一川，郡學生。父歿時，通判某藉金四百兩，勸性取之，性堅卻。後從湛甘泉講學。其協，號雲川，正德丁卯鄉舉。歷臨淄、建陽令，彬彬然有古風。

張方舟

公名舫，字方舟，華亭人。與夏止軒善，夏止軒爲公撰《一葦齋記》，稱公年少志壯，博觀文苑，祖孟

軻，宗漢遷，韓愈而下不多讓也。好爲奇文，不售。至成化庚子科得售，署新城教諭。大有詩名。

朱鳳山

公名應祥，字岐鳳，號鳳山。其先鳳皇山人，後居郡城。生有異質，秀眉廣口，雙瞳炯然。同邑徐主事觀家富藏書，先生嘗從借《文獻通考》，經日送還，曰：『已覽遍矣。』觀疑其妄，摘問之，答如響，乃大驚，盡出所有書借之。於是學日該博，大篇長什，肆筆立成。書兼數家，遒勁有法，尤長於題壁。同時四方有桑民懌、張天錫並以文名，一日遊西湖，即席賦二律，兩公爲之閣筆。先生性豪邁闊略，不循細謹，累舉不第。成化丁酉，始以歲貢薦南畿。上春官，復不利，遂放意文酒，着高士巾，衣鶴氅衣，與張友山諸名士相唱和。點易臺即其讀書處也。嘗謂錢文通公曰：『予在點易臺，每讀公詩，至不善處，恨不得長竿一擊公頭。』公於文通爲後輩，放言若此。未幾卒。諸子皆不學，所撰著多散失，惟《鳳山稿》數十篇僅存。

許一菴

公名璘，字文玉，號一菴，華亭人。成化戊戌進士。由行人歷御史、湖廣僉憲致仕。所任皆著聲績。歸惟杜門養靜，客至則遇以誠敬，始終無二，人皆愛而敬之。雖家事不足，安貧守分，處之晏如。里人有被誣者，以五十金託賽氏子丐公白之，公知其誣，直於官，而賽匿金，後里人強賽面質於公，公謝有之。上海鄭尹聞公清約，以二十金爲餽。謂與鄭無交，卻之。年八十終。

岳艮堂

公名山，字惟重，號艮堂，華亭人。性伉直，體貌凝重，樸質儉素。成化丁酉，舉於鄉，選光澤令。吏胥侵蠹官廩，積歲負欠。公至，疏根窒孔，化窳爲良。十年之逋，數月而辦。以才徙廣昌。歲大旱，公步禱立澍，民歌咏之。何尚書喬新贈詩有『只飲廣昌水』之句。丁內艱，絕意仕進，家居十餘年，不入城府。坐卧一小樓，雖親友罕接其面。鄉士夫言靜退者必首公云。

陳約庵

公名瀚，字深源，別號約庵，華亭人。生有異質。舉成化庚子鄉薦，授陝州學正。日與諸生講解經義、考訂課業，陝士賴以興起。滿九年，擢荆州府倅。荆民不善耕藝，公募松人往教之耕織。丁外艱歸，服闋，補濟南。民多逋稅，公搜索弊源，禁治之，不數月盡輸。監德州稅，竣事，餘千金，悉歸之庫，秋毫無私。滿九年，擢景州守。時中貴横行，就公索金甚急，公竟不與，謫晉州學正。久之，擢貴州麻哈州守，未上，以老疾辭去。公篤於孝友，居官自常祿外一介不取。嘗四典文衡。在雲南，藩司有與公厚善者，餽五十金，卒辭不受。家貧，突常不煙，然絕不謁公府。督學張公，公門人也，按臨松，就訪公，見垣壁不治，徐曰：『入學案尚未出。』蓋導之言也。公曰：『余所不敢與者有三：壞名節，一也；驕惰人之子弟，二也；起奔競之風，三也。』張起拜曰：『受教多矣。』

瞿南山

公名霆，字啓東，別號南山，上海人。幼有奇表，端愼敦厚，登成化庚子鄉科，四舉禮闈不偶。選授順天府通判，勾管上供薪炭，盡釐積弊。丁內艱，服闋，仍補順天督治糧草。奉命同工科給事李漢等清理武清等七廠葦地，繪圖進呈，勒石爲定規。及出冤獄李福名等三人，陞左府經歷。武廟登極，受白金、文綺之賜者三。調後府，尋陞廣南太守。廣南舊寓臨安，公居禪寺，有扶桑黃花之瑞。俄轉臨安，人甚宜之。元江知府那氏與族人讎殺，公往撫之，諭以田眞兄弟事，立解。再撫蒙自所李師革、普濟等，曲江驛石祥奉等，皆解，以功受銀牌之賞。後那氏陰行千金爲賂，公發其姦，獻議誅之。隨乞休東還，作七老之會，命畫史圖之，咸爲賦詩，傳至都下，以爲盛事。年過八旬，猶親近簡冊，精彩如少壯。好吟咏，有《南山集》，藏於家。享年八十有九卒。

莫一軒

公名昊，字宗大，號一軒，華亭人。以博學聞，貢入成均。成化癸卯，鄉薦第二。後授南昌郡倅，修馬政，以蘇民困，時稱廉敏。然性耿介，耻詭隨事長吏。致政歸，日從耆英之社。有司就訪政事得失，多所規益。孝事母鍾，夜禮星斗祈母壽，垂白不衰。課諸子動遵禮度，生平持正，辭厲望威，浮輩斂衽敬憚。暮年，從異人授書，閉戶探索，左右莫窺。既而嘆曰：『世稱神仙黃白秘幻，語不虛哉！』且卒，目左右亟焚毀異書，毋惑後人。子愚，領鄉薦，至今科第不絕。

周迂直

公名濟，字用楫，號迂直，華亭人。博學能文，詼諧玩世，門下多顯人。成化間膺貢，司訓高安。適門生爲督學，公不言，後偕僚友參謁，獨留款公，衆始知之。於是儒童希餽食遊庠者爭獻重貲於公，公俱封貯。俟揭示，乃悉召諸生至曰：『我實不言，公等自中選耳。』盡出所緘金還之，衆大嘆服。尋致仕歸，隱居城南，搆一小樓，吟咏其中，年九十二卒。所著有《迂直漫錄》。

高頤元

公名博，字德宏，頤元其號。博綜經史，文譽藉甚。成化癸卯鄉薦，名第六。入試禮闈，不利，勉就信陽學正。丁父憂，改武岡，取道拜母，江行遇風波，有溺者。公嘆曰：『我有垂白之親，忍犯險遠遊以重倚門之念耶？』即棄官歸。日與曹定菴、許一菴諸公賦詩飲酒，不治生產，遇貧乏者必周恤之。或被誣罹罪，極力營救以脫。郡大祲，公請之郡守，出諸庫羨銀散給飢民，全活者衆。郡解赭黃袍費極煩，公言之大京兆，得免解，至今人德之。費文憲公誌其墓。

姚平夫

公名衡，字平夫，華亭人。勤苦勵學，登成化癸卯鄉舉，選授江西按察司經歷。生平重廉耻，一參謁取予必審。爲貢士時，故人李御史丞華邑，憐其貧，謀爲之助，公不可。在任七年，妻子數口莫能給，

每貸粟於同官。有諷公稍通者，不應。憲長陸公欲以公言補吏，公謝不敢。後羅、周二公繼總憲，每論及公，未嘗不稱賢，惜乎年之不永也。邵二泉銘其墓。

王東溪

公名泰，字時陽，號東溪，大理卿霽之子。成化癸卯領鄉薦，弘治己未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理刑淮陽。時漕規日弛，軍士淹禁者百人。公至，釋決殆盡。去淮之日，籍公帑若干緡白當道者，築石堤數百丈以防湖漲，淮人賴之。改祠部，陞主客員外郎。時逆瑾專政，賞賜夷人多紊舊例，公啓宗伯白公鉞上疏復之。陞太常丞，屢蒙恩賚，陞江西少參。值饒、信姚源盜起，都憲俞公諫請公軍前督餉，未嘗匱乏。又捐俸市牛以犒軍士，俘獲男女，訪其鄉里親戚還之。事竣，賜白金、文綺。先是，柄兵者議撫東鄉賊渠，處以冠帶，公不可，失其心，以他事中公，遂謝事歸。公嫡長應獲大理，公蔭典不以屬子，而讓庶弟，尤人所難。壽七十三卒。

唐季和

公名懽，字季和，上海人。弘治辛酉登科，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以剛直守其官。忤逆瑾，謫穀城令。徐迪功、邊太常咸賦詩送之。卒於官。孫志大，嘉靖辛丑進士。

周北野

公名佩，字鳴玉，號北野，華亭人。父輿捐館都下，公時年十二，晝夜號泣不輟。隨母歸，貧無以居，郡守葉公捐俸營一廛北郭，又爲治壙。公勤苦佔俾，成化癸卯，登鄉薦。弘治庚戌，舉進士。授水部主事，陞繕部員外郎。都水職征商稅，營繕督工作，出納財賦，毫不染指。已，奉母歸養，貧不能治裝，貸於同官，始得歸。抵家杜門，親治滫瀡，頃刻不離。踰年，芝草生，甘露降，人以爲孝感。母卒，哀毀。服闋，轉刑部郎中。時劉瑾擅政，公獨不往，瑾不平，每問人曰：『雲間周秀才何所操而不置人睫中耶？』公遂乞身歸隱。日玩《周易》一卦，課詩一首，作字數幅，率以爲常。城市郡邑歲不一至。時曹憲副時中過顧宗伯清，邀和蘇學士《過清虛堂》詩，顧曰：『此際寧可無北野？』因共汎小艇詣公齋，各和數首。公設魚羹肉麪二味，酌至夜分別去。郡守熊公每造公，必以酒榼自隨，談論竟日。公不添設一味，亦未嘗報謁。病時，熊公袖白金二十兩遺之，比卒，斂具實藉焉。年八十有六。所著有《周氏世鳴集》。

唐西園

公名禎，字原善，號西園。自少淳謹，家故饒，一無紈綺習。領成化癸卯鄉薦，丁未，釋褐。憲廟升遐，宗伯選文學之士分遣天下，編纂實錄。公赴浙江，鎮巡官以賓禮逆公，公往答，鎮守者故閉中門，欲詘公從旁入。公下馬南面，立取刺授閽者入達，即上馬去。識者以爲得體。還朝，拜駕部主事，改儀

部，陞主客員外郎。時哈密貢方物粗惡，皆其使在途潛易者，公悉閱，折之。其人譁諸庭，公乃欲以尚書一咨關邊將，一咨關其主，衆遂愕然不敢動。尋陞膳部郎中，卒於京。

孫雪岑

公名衍，字世延，瓚之子，華亭人。幼承家學，弱冠登成化戊戌進士，知深、沔二州，並著聲績。歷南京職方員外、車駕郎中，出知延平府。歲旱，徒步行禱，冒雨卒。閩人哀之。公少貧，有志操，居官廉謹。卒之日，室無餘財。詩文清逸，有《雪岑稿》行世。子承恩貴，贈公禮部尚書。

錢鶴灘

公名福，字與謙，號鶴灘，華亭人。八歲能屬文，及長，隆準秀目，志意高遠，文章雄贍閎闊。成化丙午，舉鄉試。弘治庚戌，會試、廷對皆第一。松郡入國朝來未有魁天下者，有之，自福始。授翰林修撰，癸丑同考，會試所取汪俊、羅欽順輩，世稱得人。尋告歸，以疾卒，得年四十有四。公家居孝友，待故舊有恩。同學沈悅貧病，隨所需給之。門生守維揚，邀公歲餘，始一往。諸鹺賈知郡有重客，爭致玉帛，公曰：『余此來一探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即日歸，郡守追之不及。吾松有一傖父，館於郡東，妄指公爲門生。主人壽日，又贋作公詩贈之，懸之中堂。召客張宴，公適泊舟其門，主人欲幷延公。傖父大窘，乃過公舟先謝贋詩之罪，又云：『尚有不可言者，以公爲門下士也。』公笑曰：『一一如命。』登席侍坐，竟日而罷。所著有《鶴灘集》。

張養恬

公名繡，字仕欽，號養恬，上海人。家貧，躬耕養親。年近五十，登成化丁未進士。任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凡五考，陞應天府府丞致仕。公執法不撓，遇大獄，則與司寇力諍，至欲投劾去官，不少狥。時有兄弟相嫉，因弟醉後忤母，唆母訟不孝，入獄。公知之，呼母爲囚理髮，母遂悔悟，具息。有疑獄，必焚香祝天，至忘寢食，以求其情。每嘆曰：『讀書易，做官難。』其敬愼如此。致政歸，布素自如，未嘗廓寸地，非公事不入郡邑。性至孝，服闋赴選，塑父母像以從。又以父母祿養不及，垂老言之，猶哽咽流涕。平生慕趙閱道、司馬君實之爲人，因明月自題曰：『明月照我懷，我心如明月。我心無轉移，明月有圓缺。』年七十八卒。子鳴鳳，湖廣憲副；鳴鸞，金華節推。

曹芸閣

公名豹，字文蔚，芸閣其號。弱冠充邑踐更，爲有司所笞，乃發憤力學。入衛庠，試輒冠其儕輩。成化丙午，舉於鄉。弘治己未，登進士。衛庠之有科第，自公始。選授郊縣令，立社學，選教讀，勵師儒，毀淫寺。秩滿，行取報至，公遽卒，年五十有五。郊人德之，崇祀名宦祠。雅好吟咏，有《山居》、《雲程》二集行世。

王愼菴

公名輔，字廷相，號愼菴，華亭人。游邑庠，貢入太學，選授兗州通府。督理河道，首創耐勞坡大閘，修南旺湖減水閘，運道疏通，舟航無阻。丁內艱，服闋，改永平。軍民雜沓，征稅多負，公爲立法，不煩箠楚，易於輸納。據皇莊者不得侵民，包邊輸者不得射利，民仰若父母。竟致仕歸。爲鄉飲大賓，以純德雅望取重鄉邦者十有八年而卒，享年七十有五。子昶，解元、進士，終兵部郎中。

董中岡

公名恬，字世良，號中岡，綸之子。少即善書。成化丙午，與弟忱同鄉舉，卒業太學，歷事內庫。時敬皇於奏疏中見公書，曰：『沈度其復出乎？』欲官之，公辭乃已。弘治丙辰，復與弟同第。授都水主事，歷刑部郎中，擢大理丞、少卿。時逆瑾擅權，流毒縉紳，公持法詳愼，忤瑾。瑾怒，罰粟輸邊，復奪俸三月，然竟得稍寬縉紳之禍。公性至孝，在庠時，乞罷廩食，歸事其母。去官家居，日侍母側。母卒，公已老，猶蔬食終喪。年七十四卒。

任怡菴

公名順，字孝友，號怡菴，勉之孫。十五居喪，獨持門戶。夜讀書，天未旦，出廳事，指綜家務，小大畢舉。農月，手一編行田間，程諸傭勤惰，衆爲盡力。成化丙午鄉薦，中乙榜，授莒州學正。典試八閩，

陞國子助教，選爲涇府長史，輔導統率，一出於正，王而下皆敬之。滿三載致政，加四品服，進朝列大夫。歸治田園，飾池館。故人至，必留飲盡歡，然非其人，不一接也。性剛稜尙氣，人有不善，面斥之，中實無他，故人畏之，卒無怨者。

宋樗菴

公名愷，字舜臣，號樗菴，華亭人。初試即入泮，辭不赴，曰：『吾志在決科，弗累我升散。』人笑其迂。弘治己酉，果以儒士登科。庚戌中會榜，病歸。癸丑，成進士。選授屯部主事，轉副郎，虞衡正郎，調都水，擢廣信守。郡當孔道，送迎宴犒，一切罷革。有給事中某奉詔括民田，增稅數百石，公疏請蠲之。丁內艱，起補建昌。南昌民何東仔、余元一以反狀相奏訐，二十餘年不能決。兩臺屬公，一訊具獄以報，衆共驚服。陞福建參政。丁外艱，起補廣西。平府江獠夷，賜金幣。潯民黎仲明叛，復提兵討平之。時逆瑾擅權。公未嘗以一縑私往來，會賚捧入都，即致仕。家居二十餘年，簡交際，儉素自持，御綠布袍、烏紗帽，驟見之不知其爲顯者。所著有《樗菴集》，享年八十卒。

顧文僖公

公名清，字士廉，號東江，華亭人。弘治壬子發解，癸丑會試第二人，廷試二甲傳臚。由庶吉士歷編修、侍讀及學士，以至禮侍。分校南宮，主考南都會試及武科各一，修玉牒，充經筵日講官。致仕歸，復起爲南禮侍。進徽號表，卒於途，時已擢禮部尙書矣。賜祭葬，謚文僖。公平生孤介自持，不屑干

謁。廷試時，有告公一謁當路，可得全列，公不可。後爲學士亦然。教內學堂，不令子弟家人與內豎相識。鄉人有附逆瑾者，擯不與接，乃唆言官誣以他人事中傷公，又勸公行賄免禍，公不應。是時錢寧擅權，令邏者偵之無實，疏留中，公遂致仕。舉朝不平，公處之泰然。歸則以農耕自娛，嚴祭享，葺塚墓，教子孫，敦故舊，引後進，惓惓以鄉邦凋敝爲念。嘗刻《周文襄年譜》以諷當路，刻《三事忠告》以告有位。修郡志則田糧水利獨詳。有《家藏集》、《家譜》、《傍秋亭雜》、《東吳文獻》若干卷行世。公道病時，人有留公調理，欲別委賚捧，公斥曰：『一事不終，豈臣子事君之義？』遂行，卒年七十。

黃西坡

公名明，字天章，號西坡，華亭人。弘治壬子、癸丑鄉會聯捷。授南京刑部主事，有疑獄必屬公鞫訊。轉駕部正郎，會閹宦迎雍王，乘勢譁張，公阻之，不敢逞。陞守汀州，屬邑武平寇亂，衆議括民財充兵餉，公執不可。去郡日，父老勒碑去思。擢雲南憲副，植屯政各道，著爲令。尋致政歸。讀書課耕，不殖生產，不入城府。鄉人有熟公名不識公面者。逾七旬而終。郡守孔公輔同郡寮弔唁，見頹垣舊廬，嘆息而返。

張龍山

公名弘至，字時行，號龍山，東海翁季子。少有異質。弘治壬子，以禮經魁南畿。丙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分校會試，奉使交南，後以戶科都給事中致仕。家居十九年而卒。有經濟

才，不究於用，以詩文著名。書善行草，有父風。所著有《玉署拾遺》、《萬里志》、《東塾諫草》、《見意稿》、《使交錄》。

張海西

公名霆，字時震，號海西，上海人。弘治壬子中式，司理南安，著五善之譽。倅廣州，捐俸賑貧，帑有羨餘，檄補無徵虛賦。撫按道府咸謂公家瘠民肥，眞古廉吏云。

唐龍江

公名錦，字士絅，號龍江，瑜從子。弘治乙卯魁南畿，連舉進士。令東明，擢兵科給事中。以忤閹瑾謫判深州。瑾誅，遷南膳部主事，轉刑部郎中，超爲江西督學副使。值逆濠叛，公被械禁，兩僞千戶守之，守者稍懈，遂奪門出。集城中民，激以大義，捕獲內官杜茂、朱眞輩，奪其鎖鑰，一城宴然。時王文成按核江西功罪，稱爲首功。竟坐地方失守落職。後事得白，准致仕。年垂八十，神清氣朗。爲文莊重典雅。《上海縣志》，其所始輯云。

張世和

公名鳴鸞，字世和，黼從子。弘治乙卯登科。正德初，會試至京，時張文冕方黨逆瑾，官錦衣，氣焰赫然，宴鄉之與試者，必窮極奢侈，以示得志。公獨不赴，識者偉之。後謁選，得金華府節推，尋歸。

李秋崖

公名希顏，字原復，號秋崖。寅之子。弘治癸丑會魁，授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陞雲南參議、提學副使、按察使，卒於官。公有治才，居官蒞政，不問難易，剖決如流。所在賢聲藉甚，且性稟淳和，奉甘樸素，官至憲長，自祖居而外無一椽一瓦之益。當逆瑾時，會天下兩司入覲，衆約謁瑾免禍，公獨不往，人稱其始終全節。孫人龍，舉嘉靖乙未進士，知廉州府。人臣暨今耆卿、獻章、鵬程俱登科，足稱世家。

曹十峰　玉山

十峰名時信，字孚若，弘治壬子鄉舉。詩才與兄時中相敵，兄弟倡酬爲樂。顧文僖稱其有學有才，有爲有識。後爲都察院司務。子玉山，名志，性至孝。時信歸，家事不足，顧常款客，志竭力措辦，順適親意。其他候起居、承顏色、進脩瀡，無所不至，同時信舉鄉飲。從子憲，字愼夫，弘治戊午鄉舉，未仕卒。孫儁，字希哲，弘治辛酉鄉舉，刺麻哈州。

王景昭

公名昶，字景昭，輔之子。少有大志，識者以遠器期之。弘治乙卯，中南畿解元，經書五策皆錄梓以傳。壬戌，登進士，授禮部主事，轉副郎，尋擢駕部正郎。清約如寒士，與人交，不立城府。公餘輒讀

書，興至，發之吟咏。嘗督視皇城，風範凝然。年四十七，卒於官，無嗣。

張虹溪

公名鷗，字九苞，號虹溪，上海人。少與沈恩同學，未幾，恩連捷，公益奮，作長書數千言，若與恩分道而馳者。用工過苦，得奇疾，疾愈，爲弘治辛酉領鄉薦。乙丑，登進士。引疾歸。時公外母劉客死燕中，三十年不能返葬，公親扶而還。後入都，授刑部主事，職提獄，遂捐俸作放飯亭，以便食囚之雨雪者。霸州民有與中貴爭田者，公判民田還之。尋視囚淮揚等處。丁外艱，匍匐歸，哀慘憔悴，不數月卒。年纔三十九耳。

沈西津

公名恩，字仁甫，號西津，上海人。弘治乙卯登科，丙辰進士。任刑部主事，忤劉瑾，落職。瑾敗，復起。歷陞雲南按察使。前使莊事黔國，伏謁偶坐，陪其家祀惟謹。公一不爲屈，旋按其不法事，問遣黠奴二十餘人。黔國怒，陰令市肆告變以危恩。監司上其事，廷議竟右恩左黔國。尋擢四川布政，廉知蜀民苦邊糧料價，前後奏減二百餘萬兩。時新都以首相當途，蒼頭稍負勢驕橫，恩悉寘之法。新都遺公大紅絨二，且謝不謹，公召僚屬聚堂上，立焚於庭。新都子中鼎元，賀者爭致重賄，公僅捐俸三兩，佐以兩蜀帊，新都不爲禮。恩亟走人索歸，卒以此坐免。至今論考功法，多爲公訟冤，戒毋失當若此。謝事居鄉，未嘗干請，對郡縣有司，多規切語。官大方伯，徒走數十里送其師朱曜之喪。及卒，貧不能

殮。皆足垂範百世，今祀鄉賢祠。巡撫都御史夏廷謨又特爲之祠云。

張梧岡

公名鳴鳳，字世祥，號梧岡，黼之子。少穎敏，與弟鳴鸞同領弘治乙卯鄉薦。公登丙辰進士，令永康。時武義有殺人獄久弗決，當道檄公治之。夜夢緋衣人語之曰：『得王十一乃了。』厥明物色其人，獄遂成，人咸神之。召爲南臺御史，時逆瑾擅權，公切諫，被逮廷杖。後瑾誅，詔復原官。遷湖廣僉憲，陞副使。父喪，服闋，仍補湖廣。世廟起自興邸，有寶鈸綵幣之賜。會憲使闕二年，推公署掌。大中丞胡公世寧特疏公有撫綏御衆之才，方欲大用，竟卒。

曹錦谿

公名閔，字宗孝，號錦谿，上海人。登弘治丙辰進士。授沙縣令，治爲天下第一。召爲南京御史。適武宗即位，逆瑾竊權，十三道連名抗疏糾劾，瑾怒，矯詔下詔獄，廷杖公幾死，落職。後瑾誅，復起爲廣西僉事。尋引疾歸。爲人篤實無僞，恬靜有守。既歸，杜門養靜，鄉鄰無擾，郡縣亦不輕謁。未幾，以疾終。

王鶴坡

公名良佐，字良弼，號鶴坡，華亭泖涇人。年十三，能文。入學校，聲籍甚，與鶴灘錢公並稱，自號

爲二鶴。年逾五十，始薦於鄉，爲弘治乙卯。久之，署靖海學諭，遷廣濟令。有僧終日坐不食，遠近尊事之，公廉知其二侍童則女子也，收置之法，一邑皆驚。時逆寧構禍，軍興，征需百出，邑弗能供，上官督譴，公引疾歸。自是養高邱園者三十年。耆德雅望，爲鄉閭重。以撰述自娛，詩精鍊超拔，與龍淵戚公韶、一桂張公冕相唱和，稱爲洙涇詩人。孫文簡公合刻爲《三詩翁集》行世。藏於家者有《鶴坡稿》三十卷。壽至九十而終。

戚龍囷

公名韶，號龍囷。正德壬申，流賊寇山東諸郡，江南震恐。松城四周故有市廛，有司悉命撤之，復欲絕濠梁，民甚不便。戚有詩曰：『人情洶洶語浮囂，腹裏千愁未易銷。戰艦未收河朔賊，居民先斷灞西橋。天須向曙星初滅，樹必經秋葉始飄。不似十年前意況，青樓明月喚吹簫。』此特紀一時之事，而其命意亦不淺。

張一桂

公名冕，號一桂。少爲諸生，尋棄去。有詩名，善弈喜游，不營產，惟席門蕭然四壁也。以故不常家居，數行詣諸薦紳，薦紳家得其臨況，相與留連觴咏，惟恐其不來。與王鶴坡、戚龍淵稱『三詩翁』。

公名爰，字翼夫，號雪牕。以詩名於松，高企師事之甚謹。顧文僖稱其山林日長，無外物以撓其志，故其言蕭散閒靜，無世俗綺靡脂韋、揚袖倚市之態。可以知其人矣。著有《雪牕詩》。

顧味苓

公名曦，字東曙，號味苓，子昇曾孫。博學能詩，弔朱端常墓一律云：『玄堂千載寄崇阿，石馬無聲墓草多。故里尚傳前代事，浮萍應落逝川波。野人夜黑偷金盌，山鬼天寒泣翠羅。莫問人間興與廢，夕陽回首自興歌。』顧東江錄呈李西涯，李曰：『不意山林乃有此作！』公又通數學，嘗取晷度之數纂輯成篇，預知來歲節候宜忌之詳。偶示客，客曰：『得無犯禁乎？』懼而焚之。

楊玉峰

公名瑋，字伯玉，號玉峰，華亭人。公兄弟四人，伯爲公，仲璨、季璉。公爲諸生時，日夜訓仲、季攻苦食淡，誦習勤晝夜。弘治丙辰，舉進士。丁父艱，以身任喪，不煩諸弟。服闋，補繕部主事。貴戚數撓法，公疏聞，罪其家奴十餘人。奉使過里時，郡守喻公張筵款之，喻酒酣，賜優人一巵，與共飲。公厲聲曰：『此豈侯度耶？』喻失色。還朝，拜光祿寺丞。武宗好養畫眉鳥，每日於寺索子鵝腦作鳥食，日用鵝數十頭。公對中官言：『今天下民窮財盡，焉能狼藉用物若此？』上怒，遣使詰責，公囚服跽午門

外固爭。劉瑾又使使詈公：『窮措大，何不知事機若此？』公面斥之，瑾矯詔謫公隰州同知。瑾敗，陞知瀘州。時鄧茂七反，大司空林俊提兵征勦，命公招撫餘黨。公單騎入賊巢，諭以禍福，皆解甲降。陞南京員外，叙平賊功，超擢廣西參議，屢靖叛苗。晉四川副使，未上，乞致仕。居鄉絕不詣有司，人有失，必面規，終未嘗宣人長短。年六十一卒。璨亦舉進士，爲南考功郎，有風裁。璉舉鄉薦，以道韻勝時。世稱『三玉』。

周古山

公名時敕，字欽甫，號古山，華亭人。少聰敏，善楷書。會孝皇徵能書者，俾値文華供內制，公以儒士進。正德初，與修《通鑑節要》、《韻府羣玉》成，授鴻臚序班，內直如故。後修《文獻通考》成，遷光祿寺丞，賜五品服一襲。嘉靖改元，謝事歸，與賓朋吟咏爲樂。又七年北上，卒於京。徐文貞公稱其『錦函寶帙，藏在天府；長篇廣額，流布人間。』雖不克取科第，亦不可謂不遇矣。

姚以正

公名蒙，字以正，暘之孫。沉靜博學，善醫，尤精太素脈，定人休咎若符契。屢徵不起。都御史鄒來學巡撫江南，召公視疾，公診其脈曰：『大人根器上別有一竅出污水。』鄒大驚，曰：『此予隱疾，汝何由知？』公對得之左手關脈。鄒索藥，公曰：『不須藥，還南京便愈。』以手策之，曰：『今初七，至十二日可到。』鄒解其意，即治行，果十二日抵南京而卒。公臨終作謝世詞，警悟超脫，蓋有所見云。同時有

沈元吉者，切脈不逮蒙，而明斷善用藥，屢起危疾，與蒙並稱。

張頤拙

公名萱，字德輝，號頤拙，上海人。登弘治壬戌進士。令鄱陽，與郡守不合，譖於上官，送部別用。改政和，調嶓縣，復與貳守有隙。銓曹將降斥公，適王文成自龍場驛擢考功主事，語太宰曰：『某家居數聞嶓令賢，當超格用之，何至降斥？』陞知茶陵州，改潞州。武宗西巡，權幸勢張甚，僞言欲刷婦女，人皆洶洶，竄匿山谷。公請以身當之，民倚以安。尋擢湖廣僉事，晉本省少參。方僉臬時，與撫臺議論不合，遂署公老疾，致仕歸。公在鄱有《名宦志》，嶓有《嘉政記》，政和有《興學記》，茶陵有《循良傳》，潞人爲立生祠。湖臬至爲畫像，所在見思。子鳴謙，爲順天府判。

諸篁山

公名傑，字子興，號篁山，以儒士中弘治甲子鄉舉。登進士，官至尚寶少卿。日閉戶蒐獵墳典，尤嗜《左》、《國》，撰造必求其肖。詩耽佳句，令人寡和。一時鉅公誌狀，得其手筆爲重。諸名勝處亦多題咏。

陸文裕公

公名深，字子淵，號儼山，上海人。弘治辛酉，發解南畿。乙丑，成進士。改翰吉，授編修，歷司業、

祭酒，進講經筵。故事：講章先從閣臣竄易。公講畢，面奏：『講章非臣原撰，乞容臣等各陳愚見。』退復上疏，極言講官當使自盡其忠，庶無壅蔽之患。閣臣嗛而擠之，謫延平同知。旋陞山西提學副使，黜王府優人馬氏子入學。陽曲生員劉鏜父爲縣尹笞死，訴於趙御史，趙先入縣尹言，褫劉生衣冠，下之獄。公爭之不得，遂上疏劾御史挾私蔽屬，毀辱學校，御史亦劾公自解。事下科道官會勘，謫御史，公復職。歷歷藩臬，召爲光祿卿。內閣疏薦，預修玉牒。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扈駕幸承天，給行在印。陞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疏請致仕。家居二年，撫按交章薦起，病卒。賜葬祭，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郡邑皆祀鄉賢。所著有《陸文裕公集》一百卷，《外集》、《續集》五十卷。

錢槐亭

公名恩，字承之，號槐亭，華亭人。弱冠值父役累，公勉力幹蠱，出耕歸讀，與僮僕同甘苦者十年。遊邑庠，弘治辛酉舉於鄉，春官不售，益爲敦本崇孝之行。修家乘，建家祠，設家塾，置贍族之田，整葺上世諸墓。至於敝冠垢服，不以爲恥，灑掃織瑣之役亦躬爲之，與人和易坦率，廣座中不廢諧謔。田父氓叟有邀必赴，必爲盡懽。與弟惠白首相愛。及卒，陸文裕公誌其墓。

張汝吉

公名拙，字汝吉，上海人。能詩，善篆隸，隱居不仕。陸文裕引爲社友，嘗和《白槿》詩，陸擊節推爲擅場。

曹守愚

公名麟，字國祥，守愚其號，又號省事老人，華亭人。平生清心寡欲，不妄言笑，一絲一粟，非義不染。性不樂仕進，自壯至老，不識名利禍患四字。稀跡城府，以鹿門龐老自儗，眞大隱也。弘治壬子，捐金助賑，有司以散官榮之，辭不受。錢鶴灘爲之記。

王西園

公名一鵬，字九萬，號西園，華亭人。高曠蕭散，絶類晉人。詩宗唐人。字變化結構，自成一家，尤工署書，郡中扁額大半出其手。寄興繪事，天機警拔，氣韻生動。弘治間，以貢授泰順學訓，在任，人稱其三絶。致仕歸，卜居泖上。其供筆硯圖書者皆侍姬也。每入城，求書畫者舟次常滿。又曉音律，善鑒古器物。年近九十終。

張性夫

公名蘊德，字性夫。好學多藝能，尤善繪事，得盛子昭筆意，有自得之趣。遊郡庠，弘治間，以貢北上，道卒。與王西園齊名。

楊東濱

公名學禮，字伯立，號東濱，上海人。少與陸文裕齊名，嘗入試應天，初場已入彀，值父病，馳歸。中歲以病廢。與曹弘濟、滕奎結社，日相唱咏。有《春興》一絕及寄文裕《秋興》一律，詞林最爲稱賞。自作生誌，書銘旌。

徐思復

公名黼，字朝威，號思復。少業儒，兼究法家語。長爲郡功曹，謁選得宣平丞。愛民如子，善催科，箠楚弗施，而輸者如期。邑多礦盜，公出片紙諭以禍福，旋解散。有獄訟，皆不願之令而之公。九載考績，仍貳寧都。時桃源賊勢猖獗，公首繕城，至坎山谷以守，刁斗之聲不絕。賊過城下，知有備而去。佐邑十二年，一錢尺帛不染民間。以憂歸，祇空橐耳。生平不喜持籌握筭，米鹽細瑣多不記憶。翼弟谷陽公起家鄉薦，教子存齋公爲名相、達齋公爲名卿。後贈少傅、大學士，崇祀鄉賢。

董守菴

公名懌，守菴其號。素廉直持高節，薦經明行修，謁吏部，不屈罷歸。舉弘治辛酉鄉試，仕歷磁、綿二州守，所至持冰蘗，多惠政。嘗發分巡僉事某奸，因自劾致仕歸。後進階奉直大夫，爲族黨所敬憚。少宗伯傳策，其曾孫也。

顧靜虛

公名斌，字德章，號靜虛，華亭人。六歲，父攜家遠宦，公憫大父盲，獨留侍。俗尚鬼，家像事之。公讀至『非其鬼而祭』章，即舉像投之火。弘治甲子鄉薦，選湘鄉令。外艱，補興寧，以休息愛養爲本。邑當孔道，不以一馬假過客。邑編戶亡徙過半，公疏請，得併里。河南大旱，興寧頗登，上官欲征租之半，公力爭得全免。尋致政歸。子中立、中孚同舉進士，公遺書戒其失足倖門。卒年七十。

吴芋城

公名周，字子南，號芋城，華亭人。少孤，母老喪明，承侍弗懈。弘治甲子鄉薦，選羅源令。羅多廢田，公督民力耕。海舶至，卻過舶錢。勸勵諸士，始有發科者。在任一年，即請歸養。母卒哀毀，服闋，補固始。勸課農桑，濬河，灌田萬頃。王通判任子殺人，公即坐中縛之，論以法。尋歸。燕人劉姓雅相善，抵松得疾，公舁至家調治。逮卒，棺衾之。同官王學諭臨終，以幼子相託。公買屋居其孥，擇諸生有學行者教之。行誼種種可風。

張東山

公名元澄，字靜夫，號東山，華亭人。弘治甲子，中鄉試。以能書薦，預修《孝廟實錄》。時逆瑾遣小閹索楷書，不爲禮，尋補南昌倅。宸濠反，公不嵩呼，槌之幾斃，羈儀衛司。王文成平賊，以功奏，加

三級擢用。俄丁內艱，往閩中乞銘，卒於途。書眞草並佳，與東海並驅。高麗國購其書畫，有『南安太守南昌倅，東海東山配兩翁』之句。子德讓，亦能書。

張西洲

公名時泰，字吉甫，號西洲，青浦人。弘治間，以歲貢司訓秀水。言動一準古人，衣冠務遵制度，不欲隨俗。弟子必身先課率，斥毀佛老淫祠。居喪哀毀，捐產賑急，不以貧解。手著《綱目廣義》數十卷進呈，詔刊行世。

王雪航

公名桓，字公玉，號雪航，華亭人。博學好修，京師從張廷璧、夏仲昭、魏仲房學詩，注意措詞，不襲前人一字。仲房亟稱之，謂：『如雲遊碧落，水返滄溟；如月麗丹霄，花明紫禁。』欲薦用之，不果，卒。所著有《雪航集》。

蘇一齋

公名恩，字從仁，號一齋，華亭人。正德戊辰進士。令秀水，禁抑豪右，輒誣公不法若干條，比辯，無絲毫實，名益起。徵拜御史，侍宴殿中，劾奏錢寧、江彬驕，不時赴詔；不問，遂乞終養。後諸璫斥戮，復公原官。按四川，奪巨族侵田若干頃，還之民。同年友黷貨，摘發無少隱。復按廣東，籍寺田歸

之官，敕郵吏毋濫給食。英德令墨，聞公來，遁去。時相疾公所爲，創新法考察公，竟罷歸。足不及郡邑，忿悒不平之氣每發之詩歌。尋卒。

姚南汀

公名參，字應辰，號南汀，華亭人。正德庚午鄉薦，分教饒邑。學憲李崆峒器重之，論文咏詩，每至達旦。江右聘典文衡，遷宜春令，議省貢茶之費十九。逆濠以鹽笑騷擾郡縣，公排阻之，有犯弗假。迨變起，倡義爲王陽明應援，且面斥依違者。民歌曰：『宜春令，陽春政。不愛錢，民安靜。』以憂補桐廬，省冗費，簡將迎。陞工部主事，督稅荆南。冰蘗自持，羨餘一切屏去。尋歸，杜門教子，即故人重客罕覩其面矣。子篪、簧、笔俱登科。

張約齋

公名紘，字文儀，號約齋，上海人。少有至性，一月七喪，哀毀營葬。正德戊辰，成進士。知桐鄉，多惠政。擢守高唐州，時流賊入境，公增墉浚濠，料丁壯，親肄武事，賊遂竄伏。部民有白某地窖錢，發可數十萬，不爲動。知嚴、處二郡，治以不擾。自免歸耕，與傭保相雜作，未嘗乘車。一日，攜童子夜從田間還，邏卒以夜行訶止。公謹遜避。詰旦，其人知之，蒲伏陳謝，復慰諭遣去。嘉靖初，薦起知建昌府，卒，環堵蕭然。迄今有清白聲。

張城南

公名武，字德勇，號城南，上海人。飭躬力學，授徒自給，一時名碩如潘恭定多出其門。以貢謁選，霍少宰韜奇其文，署名第三。當得節推，公雅不樂刑名，請以師儒自效，遂授弋陽王府教授。上《保祚箴》、《鑒古錄》，深見嘉納。尋懇疏引歸，監司交檄挽留不得。諸宗室相率贈遺，一無所受。歸而翛然一室，惟以著述爲事。所著有《城南稿》、《讀史漫筆》。子大魯，友愛純篤，令永城，著聲稱。禦流賊師尙詔有功，語在王弇州所爲誌中。

孫文簡公

公名承恩，字貞甫，號毅齋，衍之子。年二十四，以儒士中弘治甲子鄉薦，登正德辛未進士。改翰吉，授編修。世廟登極，進《正始箴》、《鑒古韻語》，充安南正使。陞中允、經筵講官。辛卯，典試南畿。丁酉，典試北畿。陞南京侍讀學士。上顧近侍曰：『何久不見稀鬢中允？』蓋指公也。尋陞少詹事、少宗伯、經筵日講官。考績，賜羊酒、白金、文綺。京師大疫，公疏請施藥，全活無算。轉少宰，晉大宗伯，掌詹事府事、修玉牒會典副總裁。丁未會試，公爲考試官。逾年，掌部事。乞歸。二載，特詔原官起復，加太子少保。應制賦《瑞雪》詩，特賜和，書龍箋，鈐以御寶，題爲『賜和承恩《瑞雪吟》』，皆異數也。時公年踰七十，乞休，特賜馳驛歸。聖壽五十，公進頌，上甚嘉悅，賜白金、文綺，其始終眷注如此。享年八十一薨，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謚文簡。公古貌古心，寡言直項，與人交，不能款曲。至名位毀譽之

際，一以義命自安。世廟識公醇謹，遷轉召用，多出御筆，俱大臣所不敢望者。所著有《孫文簡公全集》。

徐谷陽

公名旒，字朝望，號谷陽，華亭人。少失怙，卓犖有大志。徐氏世隱於農，至公始以文學顯。精於《毛詩》。正德庚午領鄉薦，屢蹶春官，悉抱所爲文授其姪存齋公，存齋旋登科第。今徐氏子孫登甲者三，衣金紫、游庠校者數十人，皆公傳經之力也。迨卒，存齋哭之慟。

馮存朴

公名海，號存朴，華亭人。性至孝，母浦氏寢疾累月，每夜叩北斗求代，幸瘥，而身以勞斃。里人私謚爲苦孝先生。廷尉恩，其孫也。

唐怡萱

公名珉，字廷振，號怡萱，珣之弟也。珣歷任中外，太淑人家居，公侍左右，無頃刻離。志尚高潔，不入公府。悉屏聲樂技巧，茹水衣菲，泊如也。鄉里以孝廉聞於有司，撫按交薦，以母在，終不肯從。日留意簡冊，人有負不能償者，輒焚其券。享年七十五卒。

李宜散

公名儒，字宗文，華亭人。正德辛未會試，甲戌進士。志樂恬澹，行敦清介。筮仕，見時事不可，遂請告家居十年，視爵位榮顯若有不屑者，因自號曰宜散。世宗即位，詔起恬退之士，公名在列，始就選爲建寧府推官，攝守事，一切利害當罷當行者悉力爲之。擢南京祠祭主事，再轉南刑部郎中，請老而歸。卜居泗涇，遠去城府，高卧林邱。又八年卒，比年六十有五。

吳石湖

公名稷，字舜弼，號石湖，華亭人。正德甲戌進士。選惠州司理，執法不撓。海豐令墨，公摘其非。令與直指同邑，左右之，得調，然猶治事如故，益肆椎剝。公露檄馳使逐之，大忤直指，坐遷長史。歷荆、徽二府致仕。歸隱東郊，終日著述，跡不履廛，有司莫識其面。里舉踐更役，誤以公名報，令不知，懸之榜，公注其下曰：『不能爲官，豈堪爲役？』令聞大媿，詣公稱謝。公終不見，僅至門投一刺而已。

沈東老

公名霽，字子公，號東老，華亭人。方伯止軒夏公具人倫鑑，一見公，即以女字之。授《春秋》，在膠庠以經學獨步。時有沈淮以詩鳴，沈悅忻以書鳴吳下，稱爲『三沈』。年逾五十，始登正德辛未進士。由行人改南京御史，陞福建憲副，調貴州，致仕歸。爲人練達老成，縝密醇謹，與人和易寬平，然是非好

惡，纖毫不爽。在南臺，人多以老法家推之，適有冤，思投狀公爲申雪。所舉屬吏如喬白巖，後爲太宰；李梧山，後巡撫江南。世稱得人。秉憲八閩時，鎮守中官暴疾，以遺貲分餽守巡，公卻不受。直指簡公移文加稅商船，公不從；簡銜之，飛章中公，徙貴州。蕩平山寇，兩臺交薦，竟引疾乞休。授參政銜致仕。家居十七年，樸素恬淡，閉門讀書，汲引後進常若不及。爲文清俊，詩陡健，字得子昂筆意。兄霆，字子敬，有厚德，貢爲嘉善學訓。兄弟白首相友愛，年八十六而終。

楊璞菴

公名璨，字仲玉，號璞菴，華亭人。正德辛未進士，剛直與兄瑋等。授桐鄉令，節送迎之費。徙開化，沮饒、信之盜。二邑攀留罷市，立生祠。歷陞南京考功郎中，會當考察，悉心延訪，冢宰、中丞，咸駭稱神。有二三被黜者倡言面證，公指實以答，罔不慚服。後爲應天府府丞，以災異乞休歸，未幾卒，年六十有六。子秉義，吏科都給事中。孫允雋，中嘉靖甲子鄉舉。

楊麟山

公名秉義，字士宜，號麟山，璨之子。正德丁卯，領鄉薦。甲戌，舉進士。授行人，遷兵科給事中。引疾歸。起補吏科，轉右禮左，掌吏科篆。章凡數十上，皆人所難言。會制考察京朝官。公劾奏大學士張孚敬而下二十四人。而陳道瀛以黃冠爲太常少卿，公亦抗疏論之。尋病歸。創世墓，建家廟，置祭田，修族譜，設義醫、義塾，居閒十年，未嘗以事干有司。巡撫歐公薦之朝，春秋五十有七卒。

王鶴城

公名洪，字允大，號鶴城，端曾孫。正德癸酉鄉薦，選西安令。邑當孔道，公蠲征約濫，汰冗節勞，民藉以安。御史按衢，頗通關節，公竟不賄。後因索衣，令郡吏進金緋袍一襲，御史果德郡而仇縣。中貴過衢，多索夫價，公長揖抗言民貧而去。有一宦經浙，御史以同年苛索夫力以運輜重。公宣言盤詰，即兼程去。水溢發，民苦飢溺，公令瘞漂屍、發倉廩，復勸富民作粥以食。禁淫女，嚴再嫁，滅蝗禱雨，卓有善政。郡守入覲，公因歲饑，止餽蔬菜，大忤，調廣昌，卒於途。

馬鶴沙

公名祥，號鶴沙。髫齔能文，補上海庠，與陸儼山、朱青岡相頡頏。後改郡庠，卒不售。嘉靖辛卯，浮江，恍惚中若有人曰：『由陸安。』遂陸行。舟至皇天蕩，果覆。倭夷寇海上，公倉卒出走，數與賊近，不爲害，若有護持之者。蓋公多隱德，鄰人有鬻田而故者，公返其產。又有僞質其兄之居者，公朽其券，俱不索直。年八十一，忽曰：『後二日青華帝君召我，當行。』至日，無疾而逝。

莫省軒

公名愚，字汝明，號省軒，華亭人。正德癸酉鄉薦，孝友天至，事親咸有禮度。素以天下事自負，諳練世故，明習法律。自倡義厚宗祀享交際之儀，內外親疏之辯，下至樹藝孳畜、米鹽之細，咸有經緯。

又取古今家訓，條列以示來軌。其於天官星曆皇極經世律呂書，獨爲深解。八上春官不第，卒。子如忠，嘉靖戊戌進士。孫雲卿，拔貢；是元、是豹俱登科。其他官光祿、鴻臚，列庠校者數十人，莫氏益昌且繁矣。

王恂山

公名淮，字惟清，號恂山，華亭人。少孤，撫四幼弟成立。同吳長史稷讀書。家貧，身執爨，寒暑不輟。弱冠游庠，試輒居首。後由歲貢授瑞昌令。化服洞裔柯氏，民得安，生祠名宦。以不善事上官罷歸，日與吳門文衡山、唐伯虎逍遙山水詩酒間，足不入郡邑。累請鄉飲，不赴。以壽考終。孫孫勳，有聲膠庠。進士孫熙，其從孫也。

胡浦南

公名岳，字仲申，號浦南，華亭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四川僉憲、湖廣副憲、廣西大參、福建總憲、廣西江西左右轄，擢大中丞，巡撫江西，改大理卿，未上，卒。公在四川，會寇亂，公督兵深入，募死士塞賊去路，大合兵勦之。松〔潘〕（藩）攝事數月，廩有餘粟，甲仗營堡一新。在福建，則直死囚、按贓吏，不以直指意假貸。在江右，嘗以禮規一直指，直指怒，終不能加。既拜中丞，乃約束郡吏，汰冗費、更役法，吏習民安。徵拜廷尉，以病歸。逾月卒。公宦轍所至，未嘗市民一物。與人處，洞然不疑，過輒面折。及論薦人材，終不沒其善。交遊姻故必極拯援，然毫不可干以私。徐文貞

爲誌。

沈子龍

公名雲，字子龍，上海人。醇和簡靜，博洽經史，才思敏逸。正德癸酉鄉薦，就教養親，陞南國子學正。出爲處州別駕。丁外艱，朝夕哭奠如禮。三年不謁客、不赴宴，鄰里罕接其面。或適朋舊家，踽踽獨行。遇軒車，即趨避。其恬雅類此。

郁水軒

公名山，字子靜，號水軒，華亭人。正德甲戌進士。授金華司理，銳意閩洛之學，得楓山遺矩。改惠州，師事莊渠。臨行，士民伐石以碑去思。擢守溫州，時役煩民困，公加意拊循。張文忠公大起居第，民間室廬有不使者，強得之。監司而下，無不承望風旨，公獨抗議不屈。一旦疾卒，士民傷悼如喪所生，挽章盈帙。生平不妄言笑，座無燕昵客。待子弟嚴而有法，以是敬畏之。

褚石牖

公名嵩，字惟中，號石牖，華亭人。爲人縝密醇謹。正德丁卯鄉薦，署安仁教諭事。兩典文衡，擢撫州節推，執法不撓。攝篆樂安，衆建清風亭誦德。以憂歸。服闋，補岳州，拯溺賑饑，全活無算。田沒洞庭，冒險勘奏，豁除虛稅。陞貳撫州、刑部員外郎、郎中，法比詳明，諸司案牘，勘送廷尉。出守石

阡，興學校，重倫理，省冗費，革浮華。鄉民去府遼遠，訟者公不立期，民無枉步。有『褚青天』之謠。未幾，致仕歸林下。十有四年卒，年七十有七。

顧左山

公名中立，字伯強，號左山，靜虛之子。少受業顧文僖之門。年二十二，領正德丙子鄉薦。嘉靖丙戌，與其弟中孚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乞改南，遷儀制郎中，出僉山東憲事。嘗行縣，發粟賑饑，吏曰：『粟必白撫按，俟報乃得發。』公叱曰：『民且死，何報之俟？』所全活者多。縣嘗苦蝗，公檄令尉曰：『及蝗始生，易撲滅也。』蝗不爲災。屬吏有以賄聞而見徵者，公請於撫按，白其事於銓曹，銓曹械歸其人，群情甚快，而黨惡者大不悅。秩滿，遷廣西參議。丁內艱，尋爲怨者所中，致其仕。公篤於孝友，厚處宗姻，襟度夷曠，不以世故戚戚於中。題其堂曰『洪厓』。居官時曾以數金付商人市酒米，數月不至，值於道，同僚共勸捶之，竟不問，曰：『不忍以口腹累人也。』此足徵公雅量矣。

張汝益

汝益，名鳴謙，號文洲，頤拙之子。正德丙子鄉薦。選授溫州府司理，爲治寬和休養。訟者至，第令執詞往逮，聽其自赴，輸服則用薄譴，輒毀其詞，不具獄，民德之。擢判順天，廉正不阿。御史張欲令京判伏謁，公止長揖，即誣公不法，詔逮公刑曹，笞四十。夏文愍、陸武惠重公名，且知御史狀，相與左右，得不死，復前官。尋授承德郎，歲餘病歸。避跡故里，蔬食褐衣。性喜施賑，內外宗族無不沾恩。

有喪不舉者，公舉之；侵糧被逮者，公償之。弟欲析產，公取其瘠；里人負金，公折其券。至佃人某感公恩，甘死而不爲島夷鄉導。公之德入人深矣。生平不喜見長吏，雖雅重公，相見不識也。享年七十四卒。子即王屋先生，名之象。

張汝禎

汝禎，名鳴岐，汝益從弟。正德己卯鄉薦。選授博野令。首濬大河，水災，發廩賑貧。世廟南巡，所過長吏多亡，博野供億獨辦。上怪問姓名鄉貫，將徵用，而公病卒矣。性質直，餐粗衣敝，不御聲伎，晚自號古愚。

朱青岡

公名豹，字子文，號青岡，上海人。正德丁丑進士。令奉化，豪右不敢吐氣。振作庠校，捐俸建社學。調領餘姚，革里甲短解之弊。至，令遵其法，兩邑皆祠名宦。擢御史，數直言。如薦楊一清、伍文定，及召對大臣、密陳災異、裨聖政十事諸疏，言極愷切。奉勅清理江西軍務。時當宸濠變後，境內災盜數起，公至，發粟活數萬人，釋大辟囚三十餘人。又嘗請兩京五品以上官各舉郡守，舉不稱者坐之，語多忤時。遷守福州，聞父訃，即日徒跣行三十里。公性孝友，父存日，行里中未嘗乘車。與昆季處，履相易而敝。宗黨多待以舉火。所著有《朱福州集》。

朱水竹

公名鼐，字朝和，號水竹，華亭人。正德丁丑進士。歷推官、同知，至刑部員外，轉郎中，所至有聲。同年夏相國桂洲當國，甚契厚。人謂少待當得大官，公不肯留，致仕歸。闢圃龍潭之上，以泉石自娛，十餘年而卒。

徐子仁

公名霖，字子仁，號九峰。因美鬚髯，世稱爲『髯仙』。華亭人。國初以赤籍入南京。公生大面長耳闊口，目如曙星，自幼天資絕人，才亦英發。長爲諸生，書法逼晉唐，小篆尤入神，墨迹遍海內。詩痛快，不屑就古人規格。繪事有逸趣。尤長於元人樂府，自製傳奇數種行世。武皇南巡，詔授公供奉官，兩幸其第，賜其堂名宸幸。後隨駕入朝，每御前揮灑。嘗命咏筆，立爲長歌，不加點綴，辭意瑰麗，人以李謫仙遇元宗擬之。帝晏駕，還，壽八十終。

高西樓

公名企，字進之，別號西樓。世居唐行鎮，爲上海縣學生。志行純篤，博學強記。四十喪偶，遂不再娶。父事其兄，終不析箸。於書無所不窺，尤長水利田糧之策。顧文僖修郡乘，引以自助。又嘗聘修《上海志》，邑侯鄭洛書稱其經明行修，思齊古人。卒祀青浦鄉賢祠。

徐壽

壽，上海人。少負意氣，弱冠伏闕上書，白父冤。後益好善。正德中，倡議建石橋於蒲匯塘，又於塘北岸自造石梁十，以通泗涇，人不病涉。嘉靖甲辰，歲大儉，減直糶米五百石以活飢民。事聞於朝，錫以冠服。

周西隱

公名榆，字永新，號西隱，華亭周家草人。以長厚稱里中，人是非就公折衷，得一好語，懽然去。人有小過，恐公知，輒自悔。公知其過，亦隱之，有犯亦不校。嘗得遺鏹，發橐知僧所遺者，遍跡僧，得之他所，僧言與橐中數合，遂還之。僧願捐半以謝公，不許。一日，操小舟入城，途見一人倉皇覓舟，公詢之，曰：『婦產且殆，亟入城迎醫耳。』公即舍舟與之，不問姓氏居址，第曰：『吾家草裏周也，事完，幸返我舟。』徒步歸。嘉靖壬午臘月朔，禮佛，伏地不起，家人持之急，乃甦，曰：『吾往且樂，何歸也？今俟望日矣。』至期，沐浴更衣，再禮佛，遂卒，壽八十一。子禋，載後傳。

楊誠菴

公名鶴，字鳴皋，誠菴其號，華亭漕涇人。少補諸生，已，入南雍。公自奉極嗇，至人有緩急，出死力振之，揮數十金無難色。太學中有客死學舍，貧不能爲具者，公無論識不識，即走治其喪，復經紀其

妻子，給其道里之費，一時稱爲義烈。與西蜀楊公愼、毛公亨相友善。後選紹興府知事，精敏廉平，自常奉外，雖鹽醯皆取之家。數判疑獄。採木閩中，大省工費。尋歸養母。坐客常滿，日置酒高會。偶無客至，則使家僮候於水次。友人張一桂貧死，方沍寒，公悉載含襚之物，下至米鹽細小，從百里外往哭，既葬始歸。其急窮交類此。究心東南財賦，著《救時論》、《田賦議》等篇，楊愼持示其父文忠公，亟見稱賞。子子亨，號南溟，舉應天鄉試，從陽明先生游。好客多俠氣，有父風。官至繕部郎。

富春山

公名好禮，字子超，號春山，華亭人。正德辛巳進士，拜工部主事，榷木荆州。公條所不便於商及舊制所宜復者爲奏，罷行之。遷刑部郎中，時馮南江以論汪鋐下獄，公爭以爲無死法，鋐銜之，出守重慶。盡取民所出賦役，裒以爲籍，而事爲之限，使民自輸於官。奸人環視，不能有所乾沒。遷本省憲副，飭兵建昌，盤山堙塹，起海塘堡，爲陸道數百里以避瀘水之瘴。屬吏有貪酷者，公發之，其僚爲請，弗聽，因讒公於御史。公即棄官歸，不治生產，數遊湖山。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觴咏。與人交以誠，人或負之，雖至再三，終不校。

談東石

公名田，上海人，侍郎倫之子。屋東有奇石可愛，自號東石。少攻舉子業，志進取，不遇，乃棄去。好吟咏，不甚求工。作大第於海上，園亭泉石之勝甲於一郡。春帖云：『東海上清風門第，大江南喬木

人家。』四方之客過其地者，公必留連觴咏。行，復餽遺。有古俠士風。嘗得內府法製牋，盛行海內，號曰『談牋』。

沈水南

公名東，號水南，華亭人。少補邑庠生，試輒居首。聶貞襄知邑事，敬禮之，送迎延款，即鄉縉紳亦不及。授徒里中，貧者卻脩脯，至或舘穀之。徐文貞公，其高足也。嘉靖己亥膺貢，授永嘉學訓。丁內艱，補貴溪，遷弋陽教諭、南京國子學正，判嘉興，貳湖州。嘉、湖接壤華亭，於是盡削去邊幅，與民相親，懽然若家人父子。尋致仕歸。田廬無所增益，日惟閉門讀書賦詩。郡大夫請爲鄉飲大賓，僅一赴。年八十六卒。

周一山

公名禋，字維敬，一山其號，華亭人。由郡功曹歷樂平、興國二縣簿，有惠政。歸與顧文僖、曹定菴諸公觴咏，徜徉終老。年六十六卒。公持身嚴正，初作掾時，太守劉公璟忤直指，欲誣以贓，悉拷掠諸掾，咸自誣服，公獨無變辭。他日復召公，以私訊之，詞愈堅。直指悟，獨釋公而罪他誣者。劉益重公，公不爲德，此足知其人矣。

姚絅菴

公名鵬，字程夫，號絅菴，華亭人。少游邑庠有聲，爲人忠信誠慤，顧文僖公愛敬之。後以貢爲南陽學訓，規範嚴肅，以名節自礪，自郡守而下皆待以殊禮。南安不薦士久矣，公至，士奮於學。劉君寅與弟宰同登，皆歸德於公。致仕歸，敬兄教子，操履彌篤，爲鄉飲大賓。十七年，七十有七而終。文僖志其墓，今祀鄉賢祠。

胡汝元

公名震，字汝元。游邑庠。文學行誼，風表一世。履繩蹈矩，朝夕不釋書卷。貢上春官，高年，遙授司訓，以壽終。大爲徐文貞公所敬，仰知府何繼之、邑令朱執中立祠祀之。學者私謚爲孝康先生。

張忍齋

公名思，字永思，號忍齋。性孝友，母任早寡，公竭力奉養，母膺旌寵，年九十餘而終。公年亦七袠矣，哭之致毀。值倭寇，勉襄大事，抱恨而卒。少游邑庠，顧文僖公嘗延爲諸孫師，學問益進，與之談古今，亹亹忘倦，蓋博洽之士也。督學每旌其德行，善楷書，無俗氣。

倪新溪　靄寰

新溪公名淑，上海之新場人。幼有異質，郡先輩錢鶴灘、陸儼山咸器許之，贈以詩。會父以事繫獄，公立棄儒生業，以幹蠱自任。母陶喪明，公夜必焚香告天，祈以己目代。有一踵門者鍼目兩眦，頓愈，人以爲公孝感。撫孤姪如子，待庶弟有恩，捐田四百餘畝贍三族之貧者。貸不能償，則焚券；貧不能葬，則給櫬。分築邑城，則不受直。里人張姓坐誣爲盜，公脫之。張請以子婦爲傭報公，公不許。張因刻公像祀於家。以子邦彥貴，封光祿署正，有司請鄉飲，僅一赴。年八十四卒。邦彥號靄寰，由光祿擢判桂林，以廉愼稱，尋致政。闢園北郭，結社賦詩，課子之外，戶外事不問也。年七十餘卒。孫甫英，隆慶丁卯鄉薦。令象山，有惠政。曾孫家胤，萬曆甲午鄉薦。家泰，己酉鄉薦，稱世家。

吳一齋

公名黼，字廷章，號一齋。少力貧，苦讀書，無間寒暑。後以謝姓中天順壬午鄉試。成化丙戌，成進士。授任縣令，徙滕縣，陞漳州郡丞，徙撫州。公賦性剛直，始卒不變，雖處上官亦無阿順意，以是弗及顯大，拂袖歸。居鄉面折人過。有司有悖政，輒貽書責之，人多不堪。分委諸子以田業，日與故人飲酒賦詩爲樂。識孫文簡於童時，以女字之。所著有《一齋詩集》。子煥，號似齋，以貢爲吳興司訓，亦盛德士。

顧草堂

公名英，字孟育，號草堂，上海人。天順己卯鄉舉。選授廣西府同知。有兄弟爭產，以百金入賂，公佯許之。比至公庭，弟訴兄多匿財五十金，公諭曰：『若爭五十金，乃以百金求勝乎？』顧吏人，出其賂，剖兄金半償之，兩人愧服。改延安。值歲饑，先開倉賑濟，後詣撫院謝擅發粟罪，撫院嘉獎。遷知廣南府，屬車里讎殺宣慰板雅氏者死，嫡庶爭立，撫按檄公往，冒險行千餘里，卒定其事。致政歸田，賦詩自適。卒祀鄉賢祠。

潘頤菴

公名奎，字用章，號頤菴，上海人。爲人凝靜冲泊，凡世俗嗜好誇詡之事，一不入其心。與人不能委曲，往往竟日不出一語。少爲從事，久之授項城尉。正德間，巨盜流劫，公佐其令招亡撫存，又蒐其墉，項得無恙。攝令商水，條上興除若干事。王師夜出南頓，民疑爲盜，拒之。御史捕繫二十人，將殺以狥。公力爭，得不死。公位雖卑，然數持法與大吏抗，民以是頌公。尋歸。以子恩貴封僉事。享年八十三卒。後贈尚書。

高謇菴

公名國華，號謇菴，頤元長子。篤學強記，以儒士應試，補諸生，與吳石湖、孫毅齋齊名。遊太學，

海內名士咸願識公。七試弗售，遂不復應舉。葺偕老堂，日侍親側。時產中落，屆選期，以親年高不赴。父歿哀毀，乞費文憲誌墓。久客鉛山，念母夜泣。忽夢頤元告以無恙，憂少解。友兄弟，教子姪，賑貧族，養婺妹。保外祖墓傍之土，存先達相枕之居，皆盛德事。子節，號南坡，和易坦直，孝友天至。晚年種竹植蓮，好施戒殺，克世其德。

雲間人物志卷之三

嘉靖間人物

趙梅谷

公名綸，字廷言，號梅谷，上海人。正德庚辰，舉禮部。嘉靖癸未，成進士。授內江令。首禁漁獵，節浮費，罷工役，賑貧窮，問疾苦，凡二十條，民賴以安。尤加意學校，趙文肅公輩時爲諸生，師之。又禁火葬，置義塚，化信鬼佞佛之俗。蜀素罕雪，是歲雪盈寸。又蝗不入境，粟一莖五穗。士民刻石頌德，陞南刑部主事。戚里怙勢虐人，公竟置之法。周大司寇稱公爲益友云。卒於任。

石子珍

公名英中，字子珍，上海人。少有異才，邑侯鄭洛書一見稱曰：『盧駱再生也，匣而藏之，當爲偉器。惜已處囊中，穎且立見矣。』弱冠登嘉靖癸未進士，拜刑部主事。意氣豪舉，千萬言立就，前無古人。其古樂府《紀夢》、《七宣》等作含譏隱刺，絕似鄒枚，而綺麗風雅，逼司馬長卿。嘗自許其文如坡公所謂『赤手捕龍蛇』者，胸次可概見矣。所著有《石比部集》。惜其嫉惡憤發，及於難。

徐文貞公

公名階，字子升，號少湖，晚更存齋，華亭人。嘉靖壬午，公年二十，舉於鄉。癸未及第，授編修。予告歸娶。丁外艱，制滿復除。預修會典，以議禮失永嘉意，謫延平司理，黃州貳守、江浙督學。會青宮出閣，愼簡群僚，公以洗馬徵。晉國子祭酒。久之，擢禮部侍郎，改貳銓部，中間一誨吉士，再副總裁。尋擢大宗伯，兼學士，晉宮保。庚戌，虜逼都城，公昌言戰守之策，以功加少保。未幾，拜東閣大學士，進直武英殿，加少傅，改冢卿。癸丑，主考會試，加少師，進直建極殿。是時，分宜被逐，公位首揆。首揭三言：『以威福還朝廷，以政事還諸司，以是非毀譽還公論。』仕路貪昧之習爲之一清。尋加特進。世宗晏駕，莊皇登極，兩詔俱出公手。時公一品考滿十八載，乞骸骨，章凡十上，得賜馳傳，遣官護行，歲給夫廩。今上十年，公八袠，特降褒諭，專使及門，優賚充篚。又一年薨。上聞震悼，輟朝加祭，遣官營葬，贈太師，謚文貞，建特祠。公喜誦白香山詩、蘇長公文。所著有《世經堂集》、《續集》及《學則》、

《蒙訓》、《家譜》諸書。

潘恭定公

公名恩，字子仁，號笠江。嘉靖壬午鄉科，癸未進士。歷刑、工二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忠誠樸厚。笠仕祁州，調禹州，禹人生祠之。擢刑部員外郎，典河南鄉試，所得士多名鉅。遷廣西提學僉事，尚風教，敦本寔。時靖江王驕忮，一切裁之以法，王嗛甚，以他事奏訐，上使使訊無驗，奪王祿。後爲浙江方伯，有惠政，浙人祀之湖上。巡撫河南，問父老疾苦，墨吏望風解印綬去。徽、伊二府矯虔爲患，公捕治其左右，摘發奸狀，竟俱論廢。任刑曹時，詔按大獄，抗論守法，人稱不冤。繼總都臺，上疏請肅臺綱、剔吏弊、甦民瘼，前後二十餘條，悉見嘉納。兩捷考察，黜陟允當，仕路肅清。隆慶初，謝事歸田，杜門養重。教家贍族，咸可爲式。築四老堂，與諸弟歲時讌聚，友愛之篤，近世未有也。萬曆初，進階榮祿大夫。六年，詔有司存問。年八十七卒，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恭定。說者稱始終一節，身名兩得，爲國朝純懿一德之臣，信哉！

談元珍

公名承儒，字元珍。性簡靜，下帷精誦，未嘗釋卷。嘉靖壬午，由國子生登順天鄉試。每上春官，必鬻產以充行李。或勸之干謁者，輒赧面卻走。晚爲衢州府司理，未幾，卒於官。囊中如洗，竟乏嗣，人共惜之。所著有《且適園稿》。

孫汝廉

公名繼祿，字汝廉，上海人。嘉靖壬午鄉科，選授州守。邑志稱其慈祥醇謹，治有惠政。

蔣石厓

公名惠，字君與，號石厓，華亭人。少遊庠，受業顧文僖之門，亟見許重。文僖修郡志，公考索撰述居多。久困場屋，中年，舉嘉靖壬午順天鄉薦，選授南大理司務，改工部。爲人敦實，練達世務，居官勤恪。事母孝，其官南都，欲奉母就養，母戀鄉土，不樂去，自是問遺之使月一至。後承檄有事大梁，膺疾，致政歸。數年卒。

徐長谷

公名獻忠，字伯臣，號長谷，華亭人。公博學高才，日讀書盈寸，爲文深厚，詩沉鬱，尤長於賦。如《布賦》一篇，憫念松人愁苦，讀之令人酸鼻。生平無他嗜好，惟著書自娛。有《金石文》、《樂府原》、《吳興掌故集》、《唐詩品》、《水品》、《四明半政錄》、《洪範或問》、《春秋紀傳錄》、《大易心印》、《四書本義》及《分節參同契》、《大地圖衍義》、《山房九笈》、《三江水利考》、《長谷集》，藏於家。眞草書法蘇趙，爲世所珍。由嘉靖乙酉鄉舉，授奉化令。以節氣自持，不能折腰俗吏。時同鄉某爲寧波守，公入謁南坐，不少遜，某意不懌。會大計，[有]誣公者，銓司質之某，不答，坐免官歸。厭松俗侈靡，卜居霅川。郡侯袁重

公學行，每嘆泖峰佳麗，不能容徐公高隱爲恨云。

馮南江

公名恩，字子仁，號南江。嘉靖丙戌進士。授行人，選南御史。時議分祀南北郊，又議皇后親蠶於郊，公上疏勸上速停二議，開言路。壬辰，彗見，公疏論汪鋐爲『腹心彗』，二相爲『門庭彗』，乞斬三姦以謝天變，復品列諸大臣得失，上怒，逮詔獄，榜掠無完膚。當事者媚鋐，擬極典。適鋐遷太宰，會審闕下，公獨北向跪。鋐令校卒持公轉膝面之，公厲聲曰：『我此膝跪朝廷耳！』鋐怒甚，署情眞。公曰：『汪鋐無君擅權，我生不能手刃報上，死當爲厲鬼殺之！』囊三木挺身出長安門。觀者嘖嘖嘆曰：『是御史口膝膽骨皆鐵也。』稱『四鐵御史』。母吳擊登聞鼓。長子京兆行可年十四，刺臂血作疏，詣闕請代，得末減，戍雷陽。粵人生祀，以配寇准、蘇軾諸公。宥歸，爲德於鄉。歲饑，設粥施藥。寇亂，餉兵掩骼。自三族以逮故舊，畀田授室，賑粟解衣，無不蒙恩者。隆慶初，起大理丞，致仕，年八十一卒。崇祀鄉賢，復建父子忠孝祠，有《芻蕘錄》行世。子長即京兆，爲廉吏。季觀察時可，京兆子孝廉大受並有文名，人謂天道之報云。

顧豫齋

公名中孚，字伯從，號豫齋。少患羸疾幾殞，夢一老人自稱孫思邈，語公曰：「能向北方焚楮錢十萬則愈矣，第日後愼弗作都憲，可免冤報。』公如其言，果瘥。嘉靖乙酉，舉於鄉，丙戌，同兄中立舉進

士。令萬載，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由副憲擢浙江大參。薦剡疊上，公思夢中言，致仕歸。講究元理，足不入城府。少與徐文貞同學，文貞拜相歸，公相見止稱子升。子升，文貞字也。年八十三卒。孫令德、曾孫之璿俱領鄉薦。

金硯江

公名廷桂，字汝馨，號硯江，華亭人。操筆爲文，頃刻千言，試輒居首。嘉靖丙戌歲貢，廷試第一。冢宰廖公以其鄉無賢範，授東光訓導。丁亥，疏請學官由貢者乞倣會試例，從所在鄉試，許之，遂著爲令。有御史至學，聞其名，令無跪，對曰：『願天下之爲學官者皆無跪。』時論偉之。遷舘陶諭，尋歸。平居坦率，與人交，悉吐肺肝。又善謔，當其抵掌劇談，窮態極狀，至笑傾滿坐。享年七十餘卒。

沈鳳峰

公名愷，字舜臣，號鳳峰，華亭人。嘉靖乙丑進士。由郎署出守寧波，遷楚藩參知。高標遠度，政餘喜攻詩文。忤朝貴，遂托親老乞身歸。居家杜門著書，與物無競，恂恂一儒生也。初乏嗣，後竟得子，人以爲厚德之報。監司薦剡疊上，穆宗登極，時年七十矣，即其家拜太僕寺卿致仕。所著有《環溪集》、《藝林贅言》、《守株子論》，逢腋生多誦法之。

陸志梅

公名鵠，字九霄，號志梅，青浦人。少負偉志，父母以俗諱，嘗出後林氏，事林盡孝，又能委曲得所生者歡心。有腴產，悉推與林氏二姊，及其貧落，復贍之終身。二兄死，貧無以葬，公爲歸其骨於土。所遺藐諸孤，又撫之備至。爲人恬淡，至老布素自安，雖以子宗伯公貴，屢被恩典，然足不詣公府。居常以忠孝大節勉後人，一不問田宅事。累贈禮部尚書。

徐南湖

公名宗魯，字希曾，號南湖。嘉靖戊子、己丑，連捷鄉、會。令峽江，敦崇文教，首新學宮。豪家虛詭稅糧萬有三千石，公履畝丈量，爲魚鱗、歸戶二冊。又以倉困闕，輸稅者易爲奸弊，建倉若干楹。召爲御史，巡視居庸等關，按眞定等郡。後按閩，持憲飭紀，屬吏不法者望風解綬去。延平、永安二巨寇，公密授方略，一無漏網。還朝首論柄臣，銜之，遂以他事左遷，不赴歸，時抱目眚。年七十五卒。所著有《南湖按稿》、《南湖類稿》。

朱靜齋

公名深，靜齋其號，華亭莘莊人。正德丙子鄉薦，嘉靖己丑登進士。由邑令陞錦衣經歷，卒於京。公爲縣時，有監司蜀人郝某待公不善，未幾下詔獄，疑公報復，竟護持之，人以爲難。爲人清正有守，惜

無胤嗣。

陸鶴江

公名應寅，字虎臣，號鶴江。十七，執父喪哀毀，奉母備孝謹。踰冠，廩子庠，顧文僖公奇其文。嘉靖戊子，舉於鄉。辛丑，子從大成進士。公遂謁選，得應天司理。有善人陷大辟，累歲不決，公立白其冤，名震都下。後公解官，其人橐百金爲報，公正色拒之。遷廣東鹽課提舉。中途乞歸，杜門掃軌，以詩文自娛，偕二三知己觴弈爲歡。舉鄉飲，不赴。以季子從平貴贈轉運使。仲子從高，領應天鄉薦。孫萬鍾，舉進士；萬言，領順天鄉薦。餘皆彬彬文學之士，郡中稱爲世家。

沈水東

公名耀先，字徵德，號水東，華亭人。少爲諸生，好古文詞，凡子史百家、名賢文集、稗官小說，無不博綜。日購月求，手抄僮錄，靡間寒暑。家計涼薄，大半爲收書之費。性簡伉寡諧，獨與張世美、徐獻忠、何良俊、良傅交懽。嘗築室郡城，結小亭，四植花竹。唐六如題曰『雨興』，日與數子偃仰其中，討論經史，陳說古今，遇所知有不平，輒擊節忼慨，奮臂當之。好弈能詩，書法亦佳。

楊細林

公名樞，字運之，號細林，嘉靖戊子，舉於鄉。甲辰，選授延平司理。時河南饑民八十餘人流入閩，

監司盡縶之，將坐以盜，公力爭得釋。嘗直漳倅之誣，倅德公，飲間以美帶潛易公帶，立追還之。擢辰州貳守，會有讒公者，調漢陽節推。均賦役，置學田，奪湖利之侵於豪右者還民。遷臨江貳守，攝郡篆，禱雨輒應。鎸傳羨金供郡費者盡斥去。嘗以除夕草清理驛傳檄，比成，漏下四十刻矣，即出，具服望闕稱賀。以過勞得疾，卒於任，春秋五十五。臨江民哭之哀。爲諸生時，即請於父，作祠堂以倡族人。與兄弟六人處，無間言，所著有《史愼餘》、《淞故述》、《火餘雜著》、《雅歌譜》、《傳山數學》、《蒙養正譌》等書。

王鶴湖

公名坤，字子寧，號鶴湖，雪航之孫。少補弟子員，尋棄去，入都補醫士。日取先世所遺岐黃書沉潛研玩，遂得肯綮。禮部知其能，薦入聖濟殿供事。嘉靖庚寅，授御醫，考三載績，賜勅命，陞修職郎。居官勤敏清愼，同輩咸讓之。監督藥庫，雖隆冬盛暑不懈。或值缺乏，每出己貲，市以應之。竟卒於官。與人交和易忠實，然不能隨時俯仰，暇則閉戶讀書。重刻《雪航集》，作宗譜。惓惓以繼述爲念，蓋篤行君子也。

鞠重樓

公名蕙，字秀之，號重樓，南匯所人。由歲貢授平涼府通判，調平樂，撫治有功，加僉事服俸，提督富賀軍務，總理平樂兵餉。勦戮八源，安撫三洞，蠻夷感化。以憂歸，值倭亂。周石厓爲巡撫，調廣西

苗兵五千名『夜不收』者，公舊部也，石厓即聘公統領鎮守，公以年高辭。隱居南郭，絕迹公庭。享年九十卒。所著有《叢談》、《娛老集》。

陸寅谷　錢雲厓

唐行鎮今屬青浦，往時山林隱逸，稱陸寅谷、錢雲厓。陸名孝思，字維則；錢名岳，字丘山，俱長於詩，倡和相得。寅谷涉獵經史，星宿輿地、方言玄談，最稱該洽，然有使酒罵坐之風，尊俎間論文，岸然自高，不肯相下。四座懽笑，未幾釋然。雲厓穎敏，典籍過目成誦。遊庠不偶，爲鄉塾師。暮年醫道大行，才似少遜於陸，詩則陸遠不逮也。同時唐行鎮則有緩齋金藻、雲林金處和、守復張元凱。郡城則有一槎陳漢、墨潭黃嘉言、東野陳粲。張堰鎮則有笑隱陳奎、樸菴邵雲。此數公者，硯田筆畊，日事吟咏，皆安貧自得之士也。陸文定公每談詩，必亟稱焉。

陸東皋

公名銓，字民用，別號東皋，居海上。爲人勤敏多計筭，兼農耕貨殖，貲甲一邑，而循謹自飭，樂行義事。歲祲，破券蠲除宿逋，出粟活饑民。邑有永興、保佑二橋頹敝，官司議興作，以重費阻，公獨力成之。東鄉地高，艱於蓄水，公募役濬若干里，引潮汐灌田幾萬頃，人得其利。撫幼弟鈇、鉞俱底成立。鄉人爭訟，公以理解，即帖服散去。布袍蔬食，不喜炫耀，有司嘉其義，給冠帶，辭不受。壽八十四卒。

楊西厓

公名周，字啓東，號西厓，華亭曹涇人。好文禮賢，學士大夫有過之者，館餼贐送，備極豐腆。故仕宦之過華亭者，以不見公爲歉。公又走金幣至京師，遍遺諸公卿、通書札，一時西厓公之名震動吳下。孫道東、道南俱中鄉榜。曾孫繼禮，萬曆壬辰進士，官翰林。玄孫汝成，領順天己酉鄉書。

錢午江

公名師周，號午江，華亭人。嘉靖辛卯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就選，歷陞思恩府太守，致仕歸。卜居橫雲山之麓，足不入城市。日賦詩自娛。字宗蘇長公。生產既微，又耽干謁，饔飧不給，宴如也。年踰八旬，貧益甚，同年高吏部南州迎養之，迨卒，仍經紀其喪。官至二千石，而貧不能養，沒不能殮，當於古人中求之。獨著作散失殆盡，殊爲可惜。

施八峰

公名用，字子中，號八峰，華亭人。少補諸生，與徐文貞公並稱，因相友善。屢試高等弗售，嘉靖癸巳，由選貢游太學，卒弗第。庚戌，選授瑞州府通判。約己自持，緣飾儒術。捐貲給士，作室庇囚。訪先達之後，表賢士之塋。視篆建昌，督稅高安，並以廉愼聞。竟坐蜚語，銓司考公殿，當別署，遂投紱歸。有司請鄉飲，一再往而已。平生好古博雅，性孝友，與人恭，食貧不薄於親，既裕作法於儉，皆讀書

學問之助也。享年六十有四卒。

唐次梁

公名堯賓，字舜友，號次梁。少贅朱氏，會朱毆死一無賴，逮獄，盡以重貲屬公，公視死者猶未絕，調護累日，得甦。脫朱於難，悉還其貲。補諸生。嘉靖辛卯，膺貢，司訓平陽。丁憂，補莆陽，擢諭南海，教授泉州，所至重行誼、倡道學、恤貧士，檄視邑篆，則辭。陞上猶令。一意拊循，民安盜戢。檄諭亂民，即時解散。他如津渡溺人，則建雲龍橋，入楚道僻，則築公館。采木則損額，禱雨則雨降。以疾乞歸。性剛介，閩廣門生宦吳中者，未嘗有所干請。人有過，輒面斥之。有緩急必赴。門人司馬郭應聘稱公處爲眞儒，出爲循吏。眞知言哉！壽七十六卒。所著有《紀遇錄》。孫有家，舉萬曆壬午鄉科，世其學。

劉靜菴

公名淵，字以靜，號靜菴。性嚴毅直方，不喜與俗人接。左琴右書，日以自娛。環堵之室，或經月不踰戶限，布衣蔬食，泊如也。兄溥，以琴受知山陰王，聞公名，走書幣來聘，辭弗往。王高其風操，親繪《師襄圖》，大書『靜菴琴幄』字遺之。其卒也，顧文僖公表其墓。

朱餘山

公名良諷，字臣巽，號餘山，鈍菴公孫。生而穎敏絕人，書過目成誦。弱冠補諸生，尋入南雍，張文定、費文通時爲司成，奇其文。公出常乘銀褐駒，衆相與稱『白馬生』云。嘉靖丁未，子文石成進士，改翰吉，授檢討，封公如其官。郡邑大夫以公爲世之遺才，敬禮之有加。然公不自矜衒，數步行田野間，與故知談說耕稼、占候晴雨，蕭然如韋布。性孝友，遇兩親忌日，哀慕如初喪。兄都事公老而貧，奉之甚虔，一味必共。女兄早寡，依公以居，衣食之終身。友人沈鋹公口許爲婚姻，會暴卒，竟贅其子於家，分與田宅。文石遷南司業，中忌罷官，公聞賦詩，初不介意。孫文簡公見之，嘆曰：『餘山可謂不汩沒於世味矣。』享年六十七卒。子二，長即文石；次文泉，名大英，博學能詩，爲陸文定公所知。孫本淳，名噪諸生間；本洽，萬曆丁酉鄉薦。詩書之澤未艾。

高松石

公名國容，字廷實，松石其號。頤元次子。少游庠，即補廩生。試有司輒利，入場屋輒不利。貢入太學，又不利，遂絕意仕進。以子士貴封司封主事。先是頤元棄官歸，公以力養自任，不足則聚徒以給，頤元得享山中之樂二十年。歲薦及公，顧讓長且貧者。生平不問生產，不蓄媵妾，博洽好古，未嘗一日廢書不觀。至門外事，絕不到耳，或以緩急告，隨手輒應。囊無一錢，客至必留飲。然性耿介，雖遇達尊，一不當意，即勃勃義形於色。有司敦請鄉飲，不赴。春秋八十有八卒。

周竹窗

公名雲鵠，字正甫，竹窗其號，華亭人。年十六，即教童子，以繩檢自律。父宦游，家事悉付公。時大父高年多病，有繼大母及繼母在堂，公調停其間，無不得其懽心。晚以子思兼貴封水部郎。恂恂如處女，生平無他腸、無口過，有犯者不校。至老以禮自閑，家居揖遜步趨，若畫綫而蹈，未嘗見箕踞跛倚之容。盛暑不去巾襪，眞古君子也。

蔡宜齋

公名紳，字朝卿，別號宜齋，上海人。孝友直諒，淹貫墳典，尤精性理之學。以貢司訓新建，遷黃陂學諭。端己立範，士讀書學舍者，宵必齎茗餌以勞苦之。建士某，仇家陷大辟，公力辯出之，後其人至顯官。編次《綱目集要》、《性理纂要》二書，一時傳誦。會桑梓大老怪其簡牘不備，竟陞魯山王教授，王與宗室竦然見憚。尋致政歸。平生不妄取，與人交，推置腹心，無一隱蔽。見人非義者，面斥之。沒祀鄉賢。子懋孝，工詩文，多逸興。

蔡簡齋

公名繡，字文卿，號簡齋。少時與兄紳自相師友，每同至庠校，衆望之輒云：『兩書廚來矣。』淳謹樸實，言訥訥不出口，多長者行。以貢爲臨淄訓導，不逾年告歸。晚以子懋昭貴封奉訓大夫。閉門課

孫，安貧樂道，嘗一赴鄉飲外，絕足不入公府。年七十五卒。

包蒙泉

公名節，字元達，號蒙泉，嘉興人，占籍華亭。與弟孝俱俊朗秀發，同登嘉靖乙未進士。由東昌節推陞御史，使閩使滇，激濁揚清，夙著風裁。徙巡按全楚。顯陵中官廖姓怙寵驕橫，莫敢誰何，莊戶倚勢，占人田土，奪人子女財帛。公按部，聲冤者若干人，乃按其實置之法，瘐死獄中。中官大銜公，激怒世廟，逮入詔獄，謫戍湟中十二年。卒祀鄉賢祠。所著有《包侍御集》。

包吳石

公名孝，字元愛，號吳石，與兄節才敏並馳。聶貞襄爲縣令，奇其文，曰：『今之二陸也。』嘉靖辛卯，領鄉薦。乙未，同兄登進士。公授中舍，轉南道御史，督稅下關。豪滑蠹食其間，公視事摘發若神，衆稱爲『重生包老』。巡視下江，風紀肅然。癸卯考察大吏，王大中丞以耳目寄公，可否一協輿論。已，念太孺人春秋高，謝病歸。朝夕具甘脆，先意迎顏。母嬰末疾，藥必跪進，無間寒暑。居喪秉禮，不問門外事。享年四十六歿，祀鄉賢祠。

李雲亭

公名人龍，字子乾，號雲亭。嘉靖乙未進士。司理持平，歷南北兩臺，封章九上，彈劾不避權貴。

左遷藩幕，陞袁州守。袁爲分宜梓里，公至，禁擴城，止遷學，濬李將順渠，復黃子澄宇。有齮齕里中者，捕治勿貸。大忤分宜意，復謫佐閩鹺。商人德之，建生祠，署曰：『百折不回，一塵不染。』量移廉州守，謝病歸。家居孝友，作大野園，奉封翁夷猶其間二十年。晚舉鄉飲，不赴。年七十九卒。所著有《方田略》、《九蘭》、《道統》諸集，《寶勅樓稿》。

康南濱

公名學詩，字伯正，號南濱。嘉靖丁酉，舉於鄉。選授饒州司理，以明恕稱。郡豪與弋陽豪讎，鬬死者各數十人。臺檄公讞之，公以鬬死者相敵末減，豪咸懽呼散去。調重慶，按逆虜吳思義黨，悉置之理。西冠散毛侵我土司，公上便宜十數事，皆報許。薦剡疊上，失一分巡意，罷歸。築圃舍傍，偕薦紳觴咏其間。好讀書，於天文、醫筮、修煉諸家言俱有著解。年七十四卒。

曹濮陽

公名嗣榮，字繩之，濮陽其號，華亭人。少穎敏，善屬文。弱冠時作《宜晚堂賦》幾三千言壽定菴曹公，公亟稱才子。郡侯吳公鉞見之，亦稱才子。正德己卯登科，嘉靖乙未成進士。授南京虞部主事，歷員外郎、營繕郎中，轉武選，所至有聲。中忌者，調貳澧州，以疾不赴。尋卒。公性至孝，嚴事父筠坪翁，自童子至垂老，未嘗敢踰教，作一事必顧慮翁。舊廬薄田，伏臘無餘儲，賓婚從儉素。臨卒無他言，惟囑諸子善事翁而已。所著書有《輿地一覽》、《萃玉稿》、《家居稿》、《燕京》《留都》二稿，書有古法，世

共竇之。

莊小山

公名天恩，號小山。中嘉靖甲午，鄉榜。善屬古文詞，然不以文自居。張明涯，蜀人，以巡撫至松，慕公名，乞文爲親壽。文成，無一詞譽明涯者，友人曰：『盍少揄揚，以從時好乎？』公曰：『張，尊官也，安俟吾譽？即譽之，何足重公？但書寔，斯爲直筆耳。』人服其言。久困公車，就學博，陞刑部司務卒。

莫中江

公名如忠，字子良，號中江，愚之子。以選貢入北雍。嘉靖甲午，鄉薦第二人，戊戌，成進士。授南工部主事，改禮部，進員外郎、郎中，陞貴州督學副使致仕。穆廟初，廷臣交薦，起家江西憲使。遷浙江右布政使致仕。公爲郎之日，貴谿中讒，死西市，門下客多引去。公獨經紀其喪，操文哭之，又保護其孤。包侍御節與中貴交奏，上怒，下詔獄廷杖，公營救醫藥，包得不死。張明涯、胡梅林開府江南，最重公。有以重貲要公居間者，公卻之。二公檄有司建坊，公復謝卻。戊戌科無坊以此。家居杜門，足迹不入公府，日事著述，文章出入《左》《國》秦漢。獨於詩最爲苦心，鏤肝雕腸，歲鍛月鍊，稿成入梓，猶三四竄易。所著有《崇蘭館集》、《程朱繹旨》、《尚書大旨》、《質疑錄》、《格致臆見》。書法宗右軍，懷素，尤長署書。公素精舉子業，雖耆耄，不惜爲後生講解，執經者亦滿戶外，得其緒論，遂以名家。遇佳風日，

偕二季乘小籃輿遊賞，隨一童子，不知其爲貴人也。

朱南谿　夷白　少玄

南谿公名暉，字文采，華亭泗涇人。賦性雅淡，無所嗜慕，事親孝，甘毳隨須而辦，與人不設城府，好交海內名賢，館待無倦。哀先世誥勅，建寶勅樓，近樓闢圃，蒔蔬種樹，水竹翛然，極盤桓之趣。享年七十三卒。長子承順，號夷白，性孝友，尚氣節。少業賈，中年始學詩。經史《騷》《選》，字繹心維，詩名大噪，與孫太白、王仲房諸公唱和，有《夷白漫稿》。季子承祊，號少玄，登嘉靖丁酉鄉薦，出後竹坡僉憲公。既而南谿攜歸，著『繼祀不繼產』之說。會巡撫陳公據禮曰『治命以愛』，竟立祊。南谿乃戒祊曰：『繼產毋多取，余志也。』祊謹受命，世兩賢之。

姚蘆江

公名籌，字運之，號蘆江。少穎敏，旋游庠，禮賢擇友，刻意問學。子史百家，無不研究。後入太學，司成呂經野稱公博雅不凡之士。父病，公獨任家務，敕僮奴弗得關白以貽父憂。父沒，養母宋，不復仕進。好賓客，喜飲酒，家事中落，處之夷然，日以教子爲事。子體信，舉嘉靖丙辰進士，官大參，公被恩綸，咸謂厚德之報。

吳貞石

公名梁，號貞石，華亭張堰人。少授徒普照寺中，與門人張給諫白灘共卧起，直有斷薤畫粥之意。用選貢入北雍，登丁酉順天鄉榜。屢上春官不第，選授邵武理官。初抵任，按臺委鞫一死囚，且云：『此情眞矣，汝第一訊之，明早申繳。』公訊時亦與前招合，業具移文矣，夜思之，此囚無死法，乃即喚集多人覆審，立出囚罪。旦日面稟按臺始末，按臺大賢之，曰：『吾姑試汝耳。』凡有移文，公必手書，吏書不敢夤緣爲奸。三載，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執法不少貸，出知廣西太平府，封其親，即致政歸。公爲人強項，與人交，不能委曲，有過必面折。然其誠心實意，久而彌篤。生平不信堪輿星卜諸術，終歲入城不過一二，行年八十七而綽約如嬰兒，無疾而終。海內名德如王公一鶚、吳公國倫、李公攀龍、莫公如忠輩俱有贈言成帙。公歿，其子瀛、孫之麟刻之《貞石遺稿》之後。

董朗洲

公名子儀，字羽吉，號朗洲，上海人。嘉靖戊戌進士。由刑部主事改儀部，選入內閣典制誥，遷尚寶丞，兼翰林五經博士，與史館校錄世廟崇事元典。凡祈報章詞，內閣所進，多出公手。書法得二王三昧。同事者妒之，居常吐論，又侃侃不少附和，於是謗刺叢興，出爲河東運司判官。鹽司權利之所，公毫不染指，日與諸生講究經義，薦牒中有『持正甘淡泊』之許。竟卒於官，貧無以殮，益可得其爲人矣。

姚歷齋

公名臣，字子鄰，號歷齋，華亭人。爲諸生時，郡守熊公右文愛士，公以才見奇，一時名士多樂與交。嘉靖丁酉赴試，酣酒臨江，慨然有驤首青雲之志。是歲果捷，卒業南雍，益交海內賢豪。屢上春官弗第，遂絕意進取，色養其母。晚用形家言改葬其親，涉險阻、被霜露，遂遘疾終。公生平任誠蹈軌，孝友性成，與人重然諾，拯溺賑窮，常若不及，終身不好嬉戲，蓋篤行君子云。

王悊齋

公名鑄，號悊齋，華亭人。游郡庠有聲，貢入南太學。湛甘泉見而器重之。嘉靖戊子領鄉薦，久之，選龍溪令。素號難治，公至，剸割有餘裕。學校廢弛，五科不舉，公闢地建坊，連舉數人，薦剡疊上。秩滿當遷，會考功郎有隙，嫌其考語過美，發原任勘報。公嘆曰：『是造物者厄我，于考功也何尤？』遂拂衣歸，杜門教子。所著有《綱目易覽》、《綱目節評》、《考見錄》、《詠史詩》、《荆芝稿》。其卒也，吳長史稷誌其墓。

吳春洲

公名臣，字國用，號春洲，華亭人。狀貌豐偉，賦性亢直。弱冠廩於庠。嘉靖戊戌歲薦，授蘄川司訓，遷諭巴陵。所得俸輒助貧生婚葬，每值空乏，貸之同官。致政歸，行李蕭然。以詩酒自娛，不問生

計，年七十八卒。與孫文簡公同庚同里且同門，最相友善，公卒，哀詞像贊俱出文簡手筆。冢孫中英，號如菴，遊郡庠，七視棘圍不售。天性孝友，工詩文，精小楷，門下多名士。

陸文定公

公名樹聲，字與吉，別號平泉。家世業農，弱冠始從里師。嘉靖庚子，魁留畿。明年，舉會試第一。選翰吉，授編修，分校禮闈，拜南司業，起宮諭，掌留院篆。旋召回坊，不赴。已，進太常卿，管南祭酒事。是秋，進吏侍。隆慶初，起原官，俱引疾不就。再起原官，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中途告返。今上登極，即其家拜禮部尚書，兼學士。入都，與權相忤，尋告歸，臺省薦剡無虛歲。年八十，詔兩臺存問。已，加太子少保，歲給夫廩。九十，遣官存問。皇太子立，復遣官存問。公跨馬郊迎，觀者夾道，目爲天人。遣孫詣闕疏謝，優詔褒答，錄孫入成均。年九十有七薨，贈祭葬，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恩榮始終極矣。公入仕六十五年，守官不及一紀，而優遊林泉者五十餘年，旨稱『養高林下，齒德俱尊』，知臣者莫若君矣。所著有《陸學士雜著》、《善俗毗議》、《陸氏家訓》、《汲古叢語》、《清暑筆談》及詩文若干卷。公耆年始舉子彥章，見其成進士。敦尚風節，歸侍十有七年，子有孫，孫又有子，德全福備，年躋大齊，眞宇內人瑞也。

何元朗

公名良俊，字元朗，號柘湖，華亭人。公綺歲即厭棄制舉義，耽嗜古文，博綜九流，研味四始。拔貢

太學，宰相憐其才，拜南翰林孔目。與顧東橋、趙大周、馬西玄諸公交，俱折節下之。尋謝官歸，縱浪煙霞水石間，覃志著作。晏息處名四友齋，『四友』者，維摩詰、莊生、白傅與公爲四友也，公自爲記。晚嗜聲伎絲竹，寢興必先奏樂。所著有《何翰林集》、《何氏語林》、《四友齋叢說》行世。

何大壑

公名良傅，字叔皮，號大壑，與兄良俊齊名，世稱『兩何公』。十歲能文，十一作史論，十四補諸生。素善病，省試輒不終場，後以拔貢入南雍。嘉靖庚子，一終試即得薦，連舉進士。授行人，轉刑部主事，請改南，得儀部。陞祠祭郎中。所司者各寺觀及教坊樂籍，會有撓其法紀者，公欲堅持，而受制堂翁，遂致仕。歸而結精廬，討論墳典，詩一出，人皆嗟賞。其尤足重者，楊抑齋下獄，聖怒叵測，獨移書司寇，欲薄其罪。同年唐左溪客死而貧，公以愛女妻其孤，所著有《何禮部集》。

范中方

公名惟一，字于中，號中方，華亭泗涇人。布衣時，朱尚書延爲舘師，甚見尊禮，公亦傲然上坐。嘉靖庚子，舉於鄉。辛丑，成進士。授鈞州守。徽王慧黠，公守法持正，待之以誠。陞濟南同知，洗貧民六人疑獄，白青州二子弒父之冤。轉繕部員外，管理鐵冶。尋陞廣東僉憲。丁外艱，服闋，補湖廣。江水大發，沔陽、潛江廬舍漂溺，公便宜發粟三千餘石賑之，全活數萬人。陞山東參議，浙江提學副使、河南大參、浙江憲使、江西右轄，轉左。一切需索解官解戶財物者，公盡革之，衙門爲之一清。轉南太僕

卿，未上，撫臺劾奏，公遂致仕歸。日以詩文自娛，築嘯園，逍遙其間，所著有《范太僕集》。

唐左溪

公名志大，字子迪，號左溪，懽之孫。爲人敦樸沉毅，志量弘遠，遇事敢爲。領庚子鄉薦，辛丑，登進士，奏名在三甲第五，例當華要之階，願求南曹冷局以便養母。竟授南京行人司左司副。便道歸，將迎母以行，而母方病，公即上疏乞終養，得旨家居。敦行色養，母鍾愛女弟，不欲頃刻去左右，公擇名家子贅焉。又割己產之半資之，躬親稼穡藝豆畜魚，以給甘旨。或值缺乏，則從質貸。至以非道餽之，弗受也。亡何，寇起海上，公奉母避兵吳興，群從弟妹、子婿及族人無依者悉徙而居之，上下千指，公以一人籌畫生計，勞瘁成疾卒。公與人交，推誠任眞，能急人之難。丙午郡大饑，公出粟作粥以食貧民。同年某餽公十金，公正空乏，憐鄉人褚某逋稅，即持與之。所親金某苦役逃去，公代之役，役畢金歸，縣官不知也。及卒，貧無以爲殮，家無以爲食，人品可知已。所著有《僑居賦》及詩歌若干卷，輯《高廟聖政記》，藏於家。

張須野

公名鶚翼，字習之，號須野，上海人。舉嘉靖辛丑進士。授兵部主事，出守山海關，創新令數條。在吏部，酌選法，疏淹滯，鄉里無所假貸。遷太常少卿、南通政，歷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區畫撫夷四事上之，皆見嘉納。以星變免歸。會海邑島夷之難，首建築城、飭備、團兵三議。賊薄城下，民無固志，

公出粟廩登陴者，城賴以全。病亟，猶口占答郡守論民瘼書，引己疾爲喻，爲文超拔典雅。多所著述，藏於家。

陸寶峰

公名從大，號寶峰，應寅之子。弱冠，舉嘉靖丁酉鄉試。辛丑，成進士。令福清，有惠政。六載，遷大理評事，文名噪都下。夏文愍公器重之，陞禮部祠祭主事，管誥勅代言封駁，身登清要。亡何，病卒。何良傅稱公明睿之姿、寬裕之器、忠信之行、博雅之藝，年不稱德，位不稱才，世共惜之。子萬言，萬曆丙子魁順天，嫺文詞；萬里，工書法。並以博雅名。

蔡溟陽

公名懋昭，字允德，別號溟陽。弱冠，舉嘉靖庚子鄉薦，屢上禮闈不第，乃署嘉善邑博。諸生詘吏議者五十七人，公至，亟白其冤。與修《浙江通志》，擢新河令。流賊入界，公設方略擒其酋，餘黨解散。遷趙州守，四年，拂衣歸。趙人創立生祠。會粵西御史顏思賢過趙，趙父老攀轅號訴公賢，頃刻聚數千人，顏公感動，露章特薦。值莊皇詔舉逸材，楊襄毅覆用九人，公與焉。補桂陽守，中途改貳懷慶。丁外艱，已而補肇慶，駐陽江，擒倭奴，平猺賊。擢思州太守，土酋世官，朘削小民，公痛爲約束。其尤狡者，抑不聽襲官，稍還民侵地。入覲事竣，隨致仕。思州民亦肖像尸祝。公歷官三十年，冰蘗自操，常俸外不受片香寸葛，晚年貧益甚，至饘飧不給。沈繼山、鄒南皋皆具人倫鑑，稱公爲『海內人望』云。享

年九十卒。

馮敕齋

公名行可，字見卿，號敕齋，廷尉恩長子。十二補諸生，會廷尉以星變上疏，逮下詔獄，汪鋐傅之重辟，公扶祖母吳太淑人、母金淑人擊登聞鼓，不報。公徒跣號泣冰雪中，上疏請代，又不報。乃刲臂血書疏，自縛詣闕請代，廷尉得末減。時公年方十四耳。嘉靖庚子，年二十二，領薦。廷尉歸，益爲德於鄉，公佐之，益修行誼，監司以孝聞於朝，奉旨旌褒。補判應天，斷獄稱明恕，尤務德化，多惠政，廉聲大噪。有忌公者，遷瑞州貳守，不就，以原官致仕。甘御史特疏薦公，得旨晉奉政大夫，勅有司優禮，蓋異數云。年八十五卒。蓋棺之日，無一錢半縷，人尤以爲難。所著書有《敕齋先生集》三十卷，學者稱爲孝貞先生，祀鄉賢。又特建父子忠孝祠。子大受，弱冠登科，敦行苦節，以世其家。詩文與叔時可齊名，事業未可量云。

董漸川　伯長

公名志學，字遜甫，號漸川。少穎異不羣，侍御徐南湖方貴盛，欲覓佳婿，遍擇里中兒，得公，因贅焉。嘉靖庚子，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而家業日饒，謁選，得歸德節推。陞大理評事，予告歸。結社賦詩，杜門課子。其子傳緒，字伯長，十歲能文。年十五，以儒士觀場，試輒首列。能詩，工古文詞，尤精於書法，一時稱爲才子。年二十二卒，世共惜之。後漸川悉以家事付次子，日探養生家言，鶴髮童

顏，類有道者。年八十二卒。

王鶴塘

公名之路，字正卿，號鶴塘。嘉靖庚子，舉於鄉，選授衢州別駕，視篆常山。司計吏以常例進，公叱而麾之。邑土瘠，歲逋不堪徵，公以贖鍰代逋之半。陞雲南巨津刺史，會莽酋弗靖，公飭戰守，遴死士迎敵，斬若干人，獲二象。監司將上功，而公病歸矣。公爲人恂恂無城府，事親孝。春試偶值母病，竟不行。撫幼弟不啻己子，歿復撫其孤。生平好揚善隱惡，不喜營殖，自鄉薦及出仕四十年，蕭然以貧老，其識趣有可念者。

董五泉　柏山　望海

五泉，名充大，字汝化，上海人。嘉靖庚子鄉薦，公名第六。屢蹶春闈，力學不異少壯。又好觀當世之務，凡刑獄、錢穀、兵防、禮樂，無不講究。居家雅重廉隅，不苟一介，悉屏聲色紈綺之習。朝夕課子。長傳性，號柏山，學行卓犖，以貢爲光州倅。次傳教，號望海，嘉靖壬子登科，亦狷介自守之士。初，廷尉公於諸從孫中最愛五泉，云：『今之賢子弟，他日賢父兄也。』人謂確論云。

秦望山

公名宋，號望山，華亭人。爲諸生，善引掖，郡中士大夫大半出公門下。張磊塘館公於家兩載，教

其子受所。公極力啓發，終無寸效，辭歸。是日，公復出一題試之，內有一二警語，公喜曰：『余不行矣，再往君家一年，立觀此子之成也。』磊塘不以爲然。已而受所文日進，後三年，嘉靖癸卯，公舉於鄉。丙午，受所得雋，如公言。

沈叔明

公名希皋，字叔明，上海人。嘉靖癸卯鄉科，學務博綜，時稱通儒。所著有《海天風軌》、《玉蘭堂詩》。

許竹溪

公名福，字惟德，號竹溪，華亭人。少贅黃氏，居郡西。已，念諸子漸長，懼染市井紛華習氣，徙居草場浜，構堂其中，曰：『使吾子孫長相聚也。』家庭間慈孝雍穆，以耕讀課子孫。與人謙和，遇微賤亦無惰容。終身不御紈綺，晚年端居靜養，所好惟醫學而已。朱水竹贈公詩有『一善衍爲家世寶，寸心留作子孫田』之句。郡博程南樓造訪公，贈《竹溪》詩，徐文貞公作《竹溪記》。舉鄉飲，固辭。年七十四卒。吳石湖銘其墓。永春令兼善、納言樂善，其孫也。

胡茂齋

公名大松，字子贍，號茂齋，華亭人。祖鵬，字九萬，即徵聘不出、與周文襄作布衣交者。公生好學

敦行，性至孝，父沒，廬墓號泣，終歲恍然見父面，若命之歸者。已而慈烏百餘集其家，累日不散，人稱孝感。舉德行於鄉，遊邑庠有聲，門下多顯者。嘉靖壬寅，以貢授山東鄒山衛學正。聞子廩生文光歿，致政歸。年七十一卒。

張白灘

公名承憲，字監先，白灘其號。舉嘉靖甲辰進士。授行人，嘗賜一品服使朝鮮。又兩使親藩，皆卻其贈遺。遷南京吏科給事中，尋轉右。公在朝，以敢諫稱。居家孝友，事叔父南溪翁如父。持兄承宗喪甚戚，教養諸姪，恩義兼至。講學授徒，門生取高第若干人。所著有《端諒堂集》，行草小楷，遒勁有法度，片紙尺牘，人爭寶之。享年六十七卒。

宋定宇

公名賢，號定宇，嘉靖甲辰進士。令新昌，民有稅浮於田，或有田無稅者，公身履畝，手握筭，宿弊盡祛。又爲汰侈費、去冗役，塞東溪以御潦，濬西溪以備旱，歲連大稔，士民相與祠諸學宮。徵拜御史，按甘肅，前後上疏十七，隨事爲防。虜嘗窺莊浪，不克入而去。兼督學政，得張問仁、胡執禮於諸生中，後皆爲大官。繼按四川，蜀世子請名，以金饋，卻之。丁父憂歸，哭過哀，喪明。家居嘗濬錢家壩以便民，買田三百畝贍族。胡公撫吳，首謁公，公陳民隱數事，語不及私。年七十五卒。

王弘宇

公名會，字子嘉，號弘宇。嘉靖丁酉登科，甲辰進士。爲工部郎，榷稅臨清、武林，餘羡毫不染指。守漢陽、桂林，多惠政，咸尸祝焉。陞廣東憲副，備兵海南。會有修隙者，遂歸。公宏中方大，孝友純篤，居鄉恂恂務長厚，暴横者咸化之。嘗言文學行誼莫盛於嘉隆，而衰亦因之，慨然以斯文爲己任，力挽頹靡之習。讀書談道，至老不輟，一切世味澹如也。時稱博雅，尤長於詩，所著《觀燈》、《舟簾》、《木蘭舟》各百咏及《九霞遺集》，藏於家。

彭魯溪

公名應麟，字允禎，號魯溪，華亭人。嘉靖庚子登科，甲辰成進士。令樂清，貴家勢族有犯，不少貸。徵拜南刑部主事，轉郎中，擢守邵武，鋤強植弱，約己裕民，外禦倭寇，内制山賊，綱條畢舉。薦剡疊上，以病乞休。公嘗自外歸，觸友人蒼頭所持蓋而仆，折二齒。友人方駭責蒼頭，公忍痛曰：『非彼不愼，乃吾自不愼也。』無幾微見顔色。赴試南都，館人有少婦挑公，公罵卻之。明日遷去。此足觀公隱德矣。

袁太沖

公名福徵，字履善，號太沖。年二十三，舉嘉靖癸卯鄉薦。明年，捷禮闈。授刑部主事，晉員外郎、

郎中。公少負雋才，舌如懸河，爲當路側目。出知沔陽，遷貳黃州，與郡貴人有隙，再補鞏昌。會江陵當國，遷公唐府長史，公抵任，而唐世子之事起，公持正與閹軋，大璫豹庇閹，削先生籍。又以乘傳事逮下獄，幾不測，賴二三大僚救免。歸而角巾野服，徒步市中，見者莫知其爲縉紳也。時駕一葦五湖間，與方外雲水游，經年忘返。布衣田畯，治具相邀，公未嘗不赴。彈碁賦詩，窮日繼夜，詩成，都不改竄一字，坐客爲之閣筆。詩自成一家，後學稱爲『袁履善體』，王弇州時亦效爲之，見《四部集》中。生平不治生產，晚年益貧落。城居災，卜築佘峰，晏如也。所著有《佘丘日牘》、《袁履善集》。子之熊，長於古文詞，名重南雍。孫思明，舉萬曆丁未進士。

楊抑齋

公名允繩，字翼少，號抑齋，華亭人。嘉靖甲辰進士。性剛直，爲兵科給事中，坐科視事。徐文貞當國，弟司寇公初舉進士，直入科中請間，公叱曰：『若不聞祖宗制，無故至科者刖趾，豈得以相公弟壞法，速去，即當參論。』文貞親率往謝始解。又抗疏言閣部大臣受餽遺，請禁之，文貞曰：『公謂閣臣受幣，科臣獨不受幣乎？』公對曰：『彼人面獸心者則然，某寧有此？』文貞色變。巡視光祿，劾奏寺丞胡膏虛冒物價、貪鄙不法，膏亦誣公譏訕元修。上怒甚，詔公比罵父律，竟死西市。先是，公居里有郡佐峻行敲扑，公貸其榎檛，遂斂戢還朝。時郡侯方廉送別，言己素無宦情，公曰：『侯蓋深於宦情者，不然子子干旌，胡不趨高人韻士，而趨姚醫生門耶？』姚醫生，徐司寇姻家也，方大媿。自公在里，郡邑畏公，莫敢墨者。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諭祭，廕其孫忠裕爲國學生，祀鄉賢。郡中特建父子忠孝祠。忠

裕後舉鄉薦，守薊州，以博雅廉能稱。

顧東川

公諱定芳，字世安，號東川，游邑庠，入太學。自六籍子史以及稗官小說、法書名畫、金石鼎彝，皆能討論鑒定，而尤深於醫，《素問內經》皆熟誦精了。故相夏文愍走書延至京師，會世廟重醫學，建聖濟殿祀醫之先聖先師，掌醫院工書許紳遂以公薦，召拜御醫，領諸醫直其中。尋奉命授內侍醫經，預校睿皇所集方，監製御藥，時時賜金綺。進修職郎，後致仕。公爲人孝友，侍父母疾，醫禱必虔，至以口續食，以體藉卧。宗黨仰公衣食婚葬。置學田百畝，役田若干頃。方文愍死西市，賓客莫敢過門，公獨周旋其間，又爲治殮，令其子從禮扶櫬登舟，尤人所難。歸而徜徉西湖山水間，思以終身。會島夷入冠，避居吳興，病卒，得年六十有六。以子貴贈奉政大夫、光祿寺少卿。崇祀鄉賢。

馮雪竹　樵谷　萬峰

雪竹馮君，名淮，字會東，以詩名海上。有《江皋集》。伯子名遷、字子喬，號樵谷，仲子名邃，字子潛，號萬峰。俱能詩。樵谷有《長鋏齋集》，萬峰有《馮子潛詩草》、《南游稿》，吳下詞家不能定其優劣。周叔夜云：『雪竹如老泉，樵谷如東坡，萬峰如穎濱。』擬議甚當。萬峰不善治生產，晚年家日落，興益豪，嘗以邑踐更匍伏青浦公庭。屠長卿爲令，一聞其名，即去其囚服，命坐啜茗，萬峰亦傲然上坐。時爲美談。

姚尚絅　時望

尚絅，名章，上海人。少厭薄舉業，學詩有陶謝風，書法宗黃魯直。嘗游荆溪，愛其山水清僻，遂移家焉。後又至采石之紅木山，市地數畝，結屋棲遲。壽八十四而終，葬於山麓。嘉靖間，觀風使者陳九德以逸民旌之。所著有《玉崖集》。從子雲，字時望，家貧績學，口無擇言。縣令鄭洛書興社學，禮聘爲師。郡中修《武宗實錄》，雲以山林淹博與焉。所著《竹齋集》。

董海觀

公名體仁，字公近，號海觀。爲諸生有聲。食餼久不售，當序貢，公再讓窮交兩生。至嘉靖丁未始膺貢。己酉，卒業南雍。子幼海，連舉進士，自是絕意進取矣。比幼海仕刑部郎，因論時宰拷掠謫戍。公曰：『兒得不死，報國有日也。』隆慶初，召還諸直臣，幼海躋九列，公封工部侍郎。次子傳史復領鄉薦。稱貴盛矣，然而質行恂恂，獨崇儉素，居無華屋，食不重味，坐無雜賓，家無黠僕，族黨故舊窮悴者，待公而賑。享年六十八卒。

李漸川

公名得祥，字元益，號漸川。補諸生。以病捐鉛槧，習靜數年。病愈試，復不第，乃悉抱藏書授其子伯春，自爲逍遙游。隆慶辛未，伯春登第，郡守援恩例授公儒官，時已六袠。執親喪哀毀，總理襄事，

織委必親。病劇卒。公雅負意氣，好善嫉惡，家貧不苟一介。荒歲，唐大行餽粟，拒之。外家欲厚爲奩資，麾不受。偶見藏鏹，加覆而去。宗黨緩急必赴，世稱長者。後伯春守濟南，贈公如其官。季子叔春復舉進士，見任歸德守，世其清白。

沈虛明　王起雲

虛明名惠，起雲名一鵬，皆幼科神醫也。一鵬之父與惠同業醫，相友善，技不逮惠遠甚，生二子：長一鳳，次一鵬。時一鳳已行其術，父愛之，而一鵬放恣，不得於父。惠一見二子，曰：『傳吾道者其次郎乎？』於是盡以生平所得岐黄秘訣密授一鵬，而一鵬之名遂與惠等。其療病特出己見，多方書所不載者。至於尅日生死，不爽時刻，群醫驚詫，莫曉其故。然性嗜酒，接貴人頗倨。客燕中，逮詔獄，幾不免虎口，不若惠之謙恭也。

張敬庵

敬庵名懋，字勉之。由太學選新建丞，精符咒。祈禱晴雨，祛除魔祟，咸獲奇應。公謁選時，陶眞人有寵，世廟偶出秘字問陶，陶不解，聞公名，躬詣之。公爲悉解，上大悦。陶欲薦公共事，公辭之。後上遣御史遍訪異書，公遺書盡入内府。後有俞若冰號心月者師事公，盡得公術，資復穎敏，凡金章科儀、符咒訣語極艱澀者，一覽成誦。四六清新，道流醮壇奏疏咸丐之。性喜長夜飲，醉則叫號狂噪，竟病酒卒。

張雙鶴

公名憲，號雙鶴，少游庠，入國學，選授按察司都事，尋致政歸。歸而鑿池疊石，園亭獨勝。聞有牡丹異品，不惜重價購之。植菊數百本，非奇種不列。花時賓朋盈坐，觴咏淋漓，四方之客至者，款留無不盡懽。家藏法書名畫、三代鼎彝，日展玩忘倦。郡邑長吏造訪，都謝不接，鄉飲亦不赴。炎歧勢竇，遠之若浼。親友以緩急告者。各飽所欲而去。年幾耋而終。子大綸，廩於庠。孫啓，工古文詞。曾孫元復，萬曆癸卯鄉薦，克世其家。

張全山

公名瑞，號全山。以貢爲廬陵學訓，遷諭淳安。時海忠肅公爲令，淳人爲立賢政教祠，肖忠肅及公貌祀焉。遷磁州學正，致仕歸。後忠肅開府江南，諸縉紳俱不延接，獨謁公廬，竟先深引。暮年始舉一子兆達。陳泰岩談其爲人：『官雖小，若以爲貴，家雖貧，若以爲富；年老生一子且幼，若以爲衆且壯也。』忻然無憂戚之色，甚可師法。年八十六卒。忠肅公志其墓。

張賓山

公名電，字文光，號賓山，上海人。書宗李北海，而規模二沈。以布衣從陸文裕公於京師，夏文愍公賞其書，以儒士薦入，受知世廟，供奉館局，授序班。歷中舍、符丞、太僕少卿、太常卿兼司經局正字，

改通政司使、禮部侍郎，予三代誥命，廕一子一孫。上愛公書，凡大制作，必出公手，其被恩數有元老名卿不得望者。以積勞卒於官，賜祭葬。公爲人醇謹善藏，上賜『勤愼忠誠』四字，非惟眷公，抑知公矣。

浦時濟

公名澤，字時濟，上海人。與尚書張電同學書於陸文裕公，各擅其妙。然官司強召之則堅持不往。平生嗜酒好睡，終身不娶。貴人爭欲召致之，未嘗有所干請。家無餘金，得金錢即散去，人爭呼爲『小痴』，又呼爲『晏眠人』。

徐覺菴

公名陟，字子明，號達齋，晚更覺菴，少師文貞公弟也。由郡庠生入太學。嘉靖癸卯，領順天鄉薦。丁未，成進士。授兵部武庫主事、員外郎，駕部郎中，改尚寶丞，陞少卿，歷光祿、太僕、太常少卿，轉南太僕卿，改光祿、大理，南工、刑二部侍郎，廕一子入監。以病乞歸卒，時年五十八。又十五年，賜祭葬，崇祀鄉賢。公爲人直諒。臨事剛決，不避嫌牾。宦轍所至，釐弊興利，卓有成績。居家儉約，澣衣糲食。然能周人之急，置義田兩學以贍生徒，其他繕橋梁、創義塾、建葉方伯坊，爲德不一而足。所著有《來嘉堂集》。諸子以孝義世其家。次子琳官楚雄太守，好義樂施，恩逮三族，世濟其美，人尤重之。

李南湄

公名昭祥，字元韜，號南湄，華亭人。舉嘉靖丁未進士。授蘭溪令，俗故不舉女，公嚴爲之禁，令民間育三女者復其身。邑無棄女。又能平徭簡訟，賑饑興學，禮邑士大夫，諏民間利病，民爲立生祠。遷南京工部主事，晉郎中。有同官喪母不能殮，公爲具木視襄事。友人唐志大卒，家貧，公迎養其母。宋堯咨客死留都，殮而歸其喪。又倡義田五百畝助里役，好仁樂施如此。

龔全山

公名愷，字次元，號全山，華亭人。舉嘉靖丁未進士。授慈谿令，以廉愼入爲御史。會咸寧侯仇鸞倡馬市，公抗疏爭之，杖闕下，得不死。時西北備邊，東南倭患，公條上六事，曰：明紀律、別功罪、撫遠人、實軍伍、選將、募兵，議皆採行。出爲山東參議，屬大蝗，下令民捕蝗者易粟倍，蝗不爲災，晉湖廣副使。疾作，乞歸。公性剛方，喜面折人過，爲時所憚。陸文定公稱爲『古之遺直』。

周萊峰

公名思兼，字叔夜，號萊峰，華亭周家灣人。少爲諸生，才氣橫溢，下筆千言，常爲古詩歌。陸文裕公見而大奇之，延爲子師。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平度州知州，多惠政。旁郡饑民掠食，幕府議欲勦，公曰：『此第饑耳，奈何激之變？』亟作小木牌數千，爲招輯語，散置四郊，俾皆就撫爲良民。銓曹考公治

行最，擢工部員外，督清源廠，州人遮道哭送，立生祠祀之。在清源，冰操愈勵。會河決，勢張甚，公力爲捍救，民得無虞。擢湖廣僉事，除宗庶五將軍豪横，殲巨盜劉姓於江黄間，聲稱尤振。先後丁內外艱，俱哀毁骨立。服除不仕，杜門家居七年，日從事身心之學。屬歲饑，闔門食貧，終不爲人關説一事，惟時操小艇，訪道於五湖間，然不令人知其所之。廟堂方大用公，超拜廣西督學副使，竟遘脾疾不起，朝野惋嘆。諸生請祀學宫，因私謚爲貞靖先生。所著甚富，子紹元、紹節讀書尚氣節，稱世德。

高南州

公名士，字淳甫，號南州，博之孫。嘉靖辛卯，舉於鄉，丁未，成進士。司理寧波，嚴明平恕，不以隼擊毛舉見能。擢祠部主事，會銓曹員缺，輿論屬公，當路欲致公門下，公深自引避。同里楊給諫言事忤執政，下詔獄，諸故人莫與通，公起居慰勞。比死，哭以文，語侵執政。尋請南，改南京驗封主事。念父春秋高，請告歸。闢園圃，蒔花木，日邀父執娱親。遇諸弟有恩，白首怡怡。同年錢太守老而貧，養之終其身。從弟選亦好行其德。

楊朋石

公名豫孫，字幼殷，號朋石，樞之子。年十七，舉嘉靖丁酉鄉科。丁未，成進士。授南考功主事，改祠部，遷郎中。值楊忠愍就論，公爲經紀後事。丁憂，服闋，補儀部。陞湖廣學憲、河南參政、太僕、太常少卿。時徐文貞當國，雅重公，每事就問。擢中丞，巡撫湖廣，督理採木，楚蜀之間不擾。晉大理卿，

未受命卒，年僅四十七。公豐頤廣顙，兩目炯炯，學富才宏，識沉志廣，臨事剖斷敏練，竟蚤世乏嗣。著述湮沒，僅存《西堂日記》一卷，惜哉！

朱文石

公名大韶，字象玄，別號文石。爲諸生時，督學裁菴楊公發策安南始末，公條對無遺，楊公異之，首拔公。嘉靖癸卯，鄉薦第二人。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時徐文貞、陸武惠勢焰灼天，俱爲公葭莩密戚，公匹馬長安，門清於水。謁見相國、金吾，亦不數數，都人大賢之。冊封襄藩，還朝，聞倭夷寇海上，念兩親不置。欲請告。會陞南國子司業，即日迎養署中。嘗主雍祀，待諸生嚴而有恩，竟以不附相國、金吾罷歸。歸則益務著述。坐客常滿，性不飲，然待客徹夜，終無倦色。建燕超堂三楹，中陳秦漢彝鼎、法書名畫、玉盃象箸，冠絕一時。又於所居之後闢文園，泉石臺榭，奇花珍木，公日逍遙其間，十餘年卒，春秋六十有一。

孟華里

公名羽正，號華里，華亭人。嘉靖癸卯登科，庚戌進士。選刑部主事，改南儀部。時公貧，迎養其父，服食必豐。耻干謁，或以利餌公。則不答，心銜之，曰：『是薄待我。』死之日猶用是耿耿。尋陞本司郎中，卒年四十三。

董幼海

公名傳策，字原漢，號幼海，體仁子也。年二十一，登嘉靖庚戌進士。任刑部主事。時分宜貴幸，子世蕃結群小竊國權，公遂疏分宜六罪。會吳時來、張狨相繼論奏，俱下詔獄。世蕃疑徐文貞公陰主之，嗾典獄者置三人死律，脅使詞引文貞。三人被訊慘毒，終不變。謫戍南寧，授徒非其人不接，宣慰某齎寶劍玉幣謁公，立戶外累日，竟辭不見。穆宗登極，復公官，改吏部，進郎中，遷太僕少卿。條上馬政利弊，已，又陳三要，而歸重於用人。遷本寺卿，改南光祿，遷大理卿。新鄭柄政，欲引公爲黨，公遂請改南以遠之。遷南京工部侍郎。踰年，新鄭敗，改南禮侍。會鄉人有以私嘗公，公杖而繫諸獄。臺臣誤以聞，詔解公官候勘，後事白，議召起。而公性剛，繩下恆過急，頗聞群奴白晝毆人而奪之財，欲置之法，奴懼不免死，夜僞爲盜戕公，年止五十，傷哉！所著書有《採薇集》、《幽貞集》、《蘧廬稿》、《邕歈稿》、《奇游漫紀》、《霸繩中述》、《述史景獻》、《應客緒言》、《讀書雜著》、《談道隨筆》。暨戍歸，詩文共百餘卷。

張首峰

公名其悰，號首峰，東海孫也。補諸生，入胄監。官光祿署丞，考滿，得贈其父。居恆課子。嘉靖乙卯，子德瑜魁南棘，不五年卒。三孫方在懷抱，公撫育教誨，迄於成立。以詵、以誠領鄉薦，以訥廩學宮。公素性恬愉，無幾微憂戚，逆境屢遭，怡然自得也。人稱爲『張歡喜』云。

顧子賢

公名元啓，字子賢，上海人。少游庠，清謹自持。讀書外舍，有鄰女目挑公，公倉皇閉戶。薄暮，女復私就其寢處，公怒起，亟呼侍者燃燭，始去。里中告者，倒囊貸之；不能償者，焚其券。即前負者復以急告，貸之如初。

陳良玉

公名理，字良玉，上海人。少受詩於潘恭定，有聲黌舍。性坦夷，爲人紿，不校。家素封，私藏悉歸兩異母弟。弟時挾母齮齕，公亦無怨。邑侯敎選請爲鄉飲賓，邑人余采語侯曰：『邇來鄉飲如酒肆，安得盡若人也！』公終不赴。二守鄭復亨旌爲耆德。子所蘊，萬曆己丑進士，歷銓部、文宗，總憲，誥贈兩世。學者仰爲山斗云。

張磊塘

公名朝封，號磊塘，莊懿公曾孫，朱大宗伯外孫。兩家貴盛，公獨檢飭，被服言動與寒素等。弱冠補諸生。父宦大名，代綜家政。首戒僕從毋侮士類、毋虐惸獨，節衣菲食，以贍宗姻。養庶弟，敎孤甥，提攜三族俱無失所。困廩無贏時，質田以給。徐文貞一品夫人，公親妹也。徐居首揆，公持身馭家，一不改其舊。後子仲謙舉進士，官至憲使，公沐恩封、衣金紫，益遜愼，行坐必以齒，世稱爲善人。年八十

一卒。

王怡朴

公名熠，號怡朴，上海人。幼警敏，凡軒岐、龜策、甘石家言，靡不窺見，郡縣辟爲醫學正科。歲大疫，捐金調劑以施，全活甚衆。又割地爲義塚。鄉土苦漕役，公帥父老訴之兩臺，立罷之。倭夷所過焚掠，公列衣服絹布牲酒於中堂，題其上曰：『幸舍室廬。』寇至，果不燬一椽。性孝友，姻黨有貧者，必賙之。杜門課子，日加程督。子圻果連舉進士，歷柱史、文宗，公被封僉事。不履城邑，不御文繡，退耕吳淞江上，澹如也。年八十卒。

楊九南

公名有爲，字選卿，號九南。嘉靖己酉，薦於鄉。杜門讀書，不涉外事，卒以貧死。郡太守莆田李公多見聞而悲之，操文以祭曰：『惟君秉資清淑，淹貫經籍。早擢賢科，上春官不偶而歸。窮居陋巷，耻干謁，無資財，竟餓而死。時爲癸巳正月三日，予方守松而不聞也。既去郡，乃知之。則予爲郡，民隱不聞，怨災不恤，又何恨也！孔子許志士曰「不忘溝壑」，君庶幾之矣。如予之愧何？』

楊南谷

公名道東，字玄卿，號南谷，周之孫。嘉靖壬子，舉於鄉。避倭居嘉興，籌畫夷情，作《寇議》，開府

趙尚書見而奇之，幣聘公，辭不行，乃身謁固請，竟不屈。客兵俘老弱作賊冒功，里中數人在焉。公馳謁嘉興守脫之。海塘嚙去幾半，公請兩臺加築，明年海溢，得無恙，陰活數萬人命云。性至孝，居父喪，鬚髮一夜半白。生平不妄言，及論大事，颺迅霆發，常傾一坐。善教子，子繼禮萬曆壬辰進士，官宮坊。孫汝成，己酉登科。俱有文名。

孫晉山

公名友仁，號晉山，華亭人。中嘉靖己酉鄉榜。素性恬澹，不問生產，不與外事。方文簡公盛時，公爲從孫，且得雋，鮮衣怒馬，俊僕華居，人情乎？而公清約如寒士。身後子孫，頗不能自給。

陳明臺

公名壽榮，初號象岳，更明臺，華亭人。嘉靖壬子，舉於鄉。不善治生，又耻干謁，晚年頗不給。選授寧波府通判，歲餘，以病歸，四壁蕭然，未幾卒。

潘華峰

公名轂，字子載，號華峰，華亭人。少讀書墓所，如聞泣聲，心動，歸而父病，尋卒矣。家益貧薄，徹夜讀書。嘉靖壬子，舉於鄉。杜門自守，不營阿堵。性孝友，貧時厚葬其親，撫兩弟，婚養喪歛，雖稱貸弗辭。又厚嫁兩姪女，推恩三族，急於友難。有司欲舉孝廉，辭之。後選永寧令，未任卒。子孫至不能

自存。

杜虛江

公名時登，字庸之，號虛江，上海人。弱齡讀《左》、《國》，即作驚人語。游鄉校，入太學。嘉靖壬子，薦應天。久之，授瑞安令。吏有裹金嘗公者，立卻之。已，條上興革十事，監司著爲令。敦本寔，厚風教，新死節卓侍郎祠。奔喪還，士民攀留萬計，立碑志去思。尋中蜚語，服闋，左遷江右憲幕。憲長知公賢，訟獄文詞悉屬之。攝篆靖安，以賓賀行，上官不敢以鏹污公橐。滿六載，遷浪穹令，即投劾歸。掩關謝客，絕迹公府，湛思著述。有《百一草》行世。陳大參子有稱公『口三緘，身三讓，而於文直欲一決一飛。廩廩德讓，彬彬文質，公兼之矣』。春秋八十有三卒。子獻璋，光祿署丞；獻璠，萬曆乙酉鄉薦，官郡丞。並以廉能著稱。孫開美，中書舍人，工詩文，孤高有王大父風。

顧濟宇

公名文陞，字履階，號濟宇，青浦人。嘉靖壬子，舉於鄉。後謁選，得醴陵令。常俸之外，毫不染指。丁外艱歸，行李蕭然，士民追送二百里外，父老多垂涕者。然以不善事上官，改寧國學博。踰年致政歸。歸而杜門，足不履郡邑。家益貧，耻干謁，即當郡邑考校儒童，竟靳片語爲其子地。然賙貧恤寡，又其所樂爲者。邑令鄧公鑣廉知公賢，舉鄉飲大賓。年逾八旬，忽辟穀二十餘日，命其衣冠，盥漱端坐而逝。

宋方林

公名堯俞，字叔然，方林其號。自幼穎敏，讀書數行下，有聲諸生中。嘉靖壬子鄉薦，已，遊南雍。江陵相公時爲祭酒，首拔公。逮秉政，累召公，不應。丁丑偕計，遂延爲諸子師。業以中秘薦，會江陵遭父喪，不服憂，公上書切責，反覆數千言，遂致落落。公嘿嘿不得志而沒。

唐孟玠

公名繼祿，字子廉，號孟玠，上海人。嘉靖癸丑進士。知遂安，有惠政。郡檄徵輸浮常額，奏記罷之。時天下承平，公獨募兵儲粟。未幾，島夷猝起，所至殘破，獨遂安獲全。有囚殺人，以無傷稱冤，公訊曰：『汝乃飲之鹽滷乎？』囚叩首服。召爲御史。歲旱，疏修省十事，又奏行里甲法。按湖廣，大著風裁。擢大理丞，晉少卿。轉操江僉都御史，總理山西屯鹽副都御史。疾作歸。遭父喪，疾增劇，猶竭力治葬，修葺三世祖塋。今祠鄉賢祠。

屠兩江

公名寬，字德宏，號兩江，上海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南駕部主事，陞祠部正郎，僉浙憲。有洪姓妄稱忠宣裔，謀作奉祠，總督胡爲之地，公堅執不從。憂□□□廣。忤直指，被劾，有『大節不虧，一廉可取』二語。調滇南。督撫鄒欲誣黔國大逆，委公推鞫，公止罪其奴。鄒復誣奏鐵索箐居民嘯聚，得旨

勦捕，公紀功釋放平民數萬，滇人尸祝。鄒益憤恚，公遂歸。後鄒削籍，公召用，且賚金，竟不出。家居貧甚，八十一卒。子孫多飢寒者。

唐韋室

公名自化，字伯咸，號韋室，華亭人。嘉靖癸卯鄉薦，癸丑成進士。令將樂，茹冰嚙蘗，俸外不染一錢。庭訟紛然，片語折服，治行爲八閩最。召拜四川道御史，奉命往北直隸、山東西查補積逋料直，三月事竣，惟順天徵解不前。公疏稱輦轂下宜賜寬免，民大悅。以中忌改行人司司正，轉車駕正郎。本兵楊襄毅每曰：『唐郎中眞用世才也。』值景恭王之國，公守職掌，冒霜雪供役，勞煩致疾卒。祀名宦、鄉賢祠。子本堯，舉進士。

龔方川

公名情，字善甫，號方川，華亭人。嘉靖庚子鄉薦，癸丑，成進士。授行人，奉使藩邸，峻郤餽遺。擢刑科給事中。時諸道赤白囊旁午警報，歲數失稔，公首疏飭邊防，預儲蓄，蠲南北額外之徵，均兵餉以蘇偏累。復疏上詔取太倉銀兩。省中推公敢言。會勘伊庶人不法狀，忤當事者，謫丞德清，司理南昌，陞南虞部郎，報罷。公少日聘韓氏，其女遘廢疾，或諷公改圖，公不聽，女亡始議婚。其行誼類此。工古文詞，所著有《撮殘稿》。

顧遜齋

公名鰲，字克載。鎮靜端方，有古人風。應貢入京師，廷試第一，授黃陂教諭。訓諸生必先德行，以身範物，化行一邑。黃陂人祀之名宦。詳見《黃州府志》。歸家時策紫竹杖，訪故友，談道理，未嘗乘軒。嘗舟行墮水，猶讓同溺者先登。其不苟類如此。學者稱爲遜齋先生。

錢介石

公名廉，字貞夫，號介石。吳越王之裔。少篤學，通五經，廩於庠，聲籍甚。師事張給諫白灘，摹倣其文，若出一手。白灘亦識公經義二首，用捷禮闈。郡中大半出公門下。以貢入都。徐文貞當國，延爲館師，足迹不履戶外。陸武惠欲招致公，不屑一往。選授豐城學訓，遷諭會稽，歸。母沈年九十餘，公奉事之，作嬰兒態。享年六十有二卒。疾革，猶正襟危坐，爲次子良軫講『登東山』章，細剖其義，言畢而逝。子良輔鄉薦，諸孫俱以文學世其業云。

黃良玉

公名標，字良玉，上海人。藏書甚富，日繙閱不休，叩之，如指掌。陸文裕臨文有疑義，必屬公考核。與人談經濟，鑿鑿可行。輯《古今說海》，選《陸文裕集》。所著《書學異同》、縣志稿俱燬於倭，惟《戊己》、《庚子》二稿尚在。

陸思豫

公名楫，字思豫，深之子。少穎敏，書過目成誦，屬文援筆立就，多驚人語。年十九，廩於邑庠。用父廕入胄監，試復冠六館諸生。初治《詩》，復治《禮》，後更治《易》，俱闡析奥旨。叩以國朝典故、前輩風猷，如懸河倒峽，終日忘倦。年未四十而卒，人共惜之。所著有《蒹葭堂稿》。

金同蓮

公名憲周，字子修，號同蓮，華亭人。庭桂子也。少補弟子員。才捷甚，每試臨文，下筆滾滾，藻思溢發，須臾可數紙。竟弗第。遂絶意進取，寄興於酒，以圖史山水自娛。私淑朱子，刻小像於書室。性不喜隨俗俯仰，與顯者交，不以貧賤少屈。父沒，一言一動靡不纂記，片辭隻字，藏之篋笥，尤人不可及者。

許東川

公名有良，號東川。公少讀書，會其父耄老，乃棄儒生業，力田爲養。身所服食，不厭布蔬。至奉兩尊人，裘帛醴殽，華美甘腴。兄有和，輸賦京師，力詘不能得司徒券以報郡吏，法當戍，公即日斥私產代輸，有和獲免。兄有時卒，無子，公畢力治喪，又母事其嫂李，終不有其遺一錢。女兄夫婦相繼卒，生女纔十齡，公攜歸育之，長爲擇婿以嫁。嘉靖間，歲大祲，諸貸於公不能償者，悉折券捐之，郡稱長者。

子男二，先後延邑名士爲師友，而自課其業。長兼善，舉鄉薦，官永春令。次樂善，成進士，官南京通政使。仁心質行，海內仰爲鳳麟。公以通政公貴封侍御，贈太僕卿，世咸謂仁人食報，不爽如此。

黃靜菴

公名椿，字廷茂，號靜菴，上海人。性孝友，出數里外，必預備父母湔澣。病侍左右，越兩月，衣不解帶。父母疾革時，詒之金飾，曰：『佐汝喪葬費。』椿獨力營喪，葬畢，悉出所詒分諸昆季。兄早歿，收育其遺孤而爲之娶，共爨五十餘年。弟老無子，攜數百金寄椿所，逾年來索，忻然付歸。嘗貸金貿布，鬻之天津。朝散去，暮而河決，遂垂橐歸。家僮請以河決故告貸金家，椿曰：『吾能忍人負我，不能忍我負人！』竟棄產以償，人稱長者。

胡汝載

公名芳，字汝載，上海人。事後母至孝，母病久，卧床褥，公調藥餌，不解帶者逾月。中裙厠牖，穢惡不潔，皆親爲洗滌。家無擔石，而好給宗人之貧者。嘗行市中，其族弟耻衣敝縕，亟走避。公呼而語曰：『人患行不完，豈耻衣破耶？』遂解衣衣之。以貢爲武昌丞。監司重其清操，擢昌化令，過金牛驛，題曰：『金牛豈是無金地，只有夷齊不動心。』尋引歸。與樵人牧豎放浪壠畝間。長於詩歌，聲調逼古，論議多依名節。所著有《昌化集》。

孫霽觀

公名可就，字道卿，霽觀其號。本姓錢，曾祖贅孫，遂沿孫姓。公少有至性，父游南雍，暴亡，公甫十三齡，哀慟幾絕。後補博士弟子，時家計頗煩，公旦勤綜理，宵竭伊吾，徹曙窮經，未嘗假寐。尤工韻語，好臨池，騷人墨客，至者輒與浮白爲歡。生平容峻而量寬，守方而衷坦。少失怙恃，奉養大父母二十年，歿則擗踊成禮。弟涇穀貧，時時賑之，有難則解分。撫幼妹成立，擇配得張公蓴湖，厚爲裝遣之。張貴盛，公絕口不道舊恩。內外姻黨無不沾其惠者。晚歲郡博馬公高公行誼，欲移文學院，特加旌異，公力辭之。子大復，中萬曆己卯亞魁，令蓬萊，有惠政。旋致仕歸，創日新書院講學，生徒日衆。置田三百畝贍族，姻家董宗伯捐田三百畝佐公薪水。後宗伯捐館，二子貧，公償其直，復教其二子。行誼種種可風。孫龍錫，丁未進士，改翰吉，大有文名。語云：『不發於身，必發於子若孫。』霽觀公之謂矣。

高淞陽

公名舉，字伯鵬，號淞陽，上海人。少游邑庠，督學楊裁庵、胡象岡皆置公第一。以貢授順天司訓。京兆文廟向無祭，公獨倡言宜與外郡一體，有祭自公始。擢諭太湖，署望江邑篆，均水利，罷冗征，禁桀黠，愼決讞。半載，邑大治。晉天津教授，引年歸。卧起一蒲團，俗情世味若掃。少有至性，弱冠時遭大父喪，不欲隨俗襲吉就燕婉。養親委曲承順，務厭其意而止。季弟弱，不任治生，公割腴產佐之。年七十七卒。子洪謨，萬曆壬午發解順天，令穀城。孫廷棟，甲午應天鄉薦，蚤卒。

姚如晦

公名昭，字如晦，上海人。世業儒而貧，讀父遺書，輒嗚咽流涕。事母孝，開門受徒，師道嚴重。生平自脩脯外，不苟一介。撫臺某行縣，詢諸生以『民窮財盡宜如何處』，公進曰：『民窮財盡，誠如明公言。聞明公進羨餘二千金以助大工，安所得羨餘也？』撫臺愕然，徐曰：『戇哉此生！』偃蹇場屋，賦《老將》詩以見志。躬課五子，同爲諸生。及卒，門人私謚爲孝廉先生。所著有《留耕堂稿》。

張西鶴

公名德讓，號西鶴，華亭人。少負逸才，弱冠游庠，文聲籍甚。喜吟眺，工草書，酷似松雪。更善寫人物。乞書者屨滿戶外，竹素叠案。性好飲，微酡始含毫，令二童子手張大幅，不着几案，一揮而盡，自具風骨。竟以蹶傷足，遂廢舉業，嘗乘竹兜至朋舊家，觴咏竟日。作《病鶴賦》以自況。大中丞草亭彭公見而賞之，待以國士。

陳起靜

公名一鳴，本朱姓，字起靜，上海人。爲人剛介，有以張某口語嫁公於邑侯，所禍且不測，或勸其援張自解，公卒不白，曰：『直身當耳，無禍人！』少從父宦游，以詩受知於分宜，唱和甚歡。後應貢入京，御醫顧定芳與公善，乘分宜間言公，分宜曰：『非曩時相唱和人耶？我猶記其驚人語，當令若來見。』御

醫告公，公曰：『余顛毛種種矣，詎能跼蹐作奴顏博好官？』竟不往。

張鶴仙

公名瑞，號鶴仙，華亭人。少業醫，未知名也。郁溫州水軒患陽症傷寒，稟氣又薄，群醫束手，不敢下，曰：『脈絕矣，下之則死。』張診其足脈，大言曰：『可治。』遂投大承氣湯，一劑而愈，名遂振。後御史楊裁庵按松，症如前，郁薦之，復愈。由是吳之稱神醫者首鶴仙矣。取效無慮數百，率以大黃之功，俗遂稱爲『張大黃』云。張亦常進大黃丸子，曰：『此瀉南方，補北方，人弗知也。』年九十卒。

張思雲

思雲，名隱。九歲失怙，事母至孝。爲鄉序教讀，贅王氏，王無嗣，遺業頗厚，公得分房產，悉謝不受。歸祖居，家政斬斬。輯古方書，修藥餌自給，不苟取與。直指按部，例有旌善之條，里中首推公，至今稱爲『張善人』。享年八十有六卒。子羽翀，世其醫業，貧者不受直。事親日具腆洗，待子弟方嚴，不妄言笑。閭里欲以孝聞有司，公固辭之。吾鄉第宅如傳舍，多者數十年，少者十餘年，必易主。自郡城以西，從國初迄今，一姓住居無少變更者獨思雲一家，非世德何以有此？

雲間人物志卷之四

嘉靖至萬曆三十八年人物

張王屋

公名之象，字玄超，別號王屋山人，上海龍華里人。爲人體貌傴僂，如不勝衣，而剛腸勁氣，獨立物表。由諸生卒業國子，屢試不第，乃下帷發憤，攻古文詞。詩爾雅沖淡，興寄寥遠。文出入東西京，不作晚近語。晚從祿仕，贊浙藩。性偃蹇，不能脂韋，投劾歸。閉門卻掃，務著述，縱群籍几案間，分目研討，至不能布席。上海令顏公洪範聘修邑乘。繡衣邢子愿按松，意公物化已久，已，知尚在，數存之，爲置買山錢。年八十餘卒。所著有《剪綵》、《翔鴻》、《聽鶯》、《避暑》、《題橋》、《倚蘭》、《擊轅》、《佩劍》、《林棲》等集，所纂輯有《太史史例》、《史記發微》、《唐詩類苑》、《詩紀類林》、《新舊注鹽鐵論》、《唐雅》、

《回文類聚》等編。他如《叩頭蟲賦》，譏諂嫉邪，尤關世教。子雲門，隆慶庚午鄉薦，孫齊顏，萬曆己卯鄉薦。郡中並稱賢者。

張西谷

公名世美，別號西谷，華亭人。少有異質，爲諸生時，以博洽聞。淹抑弗偶，貢入太學，待次選人。得浙江按察司經歷。尋告歸。公雅攻古文，希尚西京，爲詩質任自然，沖淡典雅，深得唐人風旨。性亢潔，持身如玉，吳下稱爲貞士。所著有《西谷詩稿》，沈鳳峰爲之引。

董子元

公名宜陽，字子元，號紫岡，復自號七休居士。公於書無所不窺，獨究心當代典故、郡文獻。游太學，名動都下。屢試弗第，遂棄去舉業。工古文詞，詩律高古，楷書、行草並佳。生平嗜好惟書史、古石刻、名帖，日坐一室，手丹鉛校勘，至丙夜不休。尤敦尚行誼。與弟宜旭分產，先爲文泣告先祠，推故產悉讓弟，而身任一切門外事。父執某開府江南，公往謁，迎迓甚恭。幕下客有請居間以金錢爲壽者，公面叱之。故家世膴仕，落落如寒素云。所著有《名臣琬琰錄》、《雲間詩文選略》、《先哲金石錄》、《近代人物志》、《雲間百詠》、《松誌補遺》、《上海紀變》、《中園記》、《金石林》諸書，藏於家。

喬春山

公名鏜，字子聲，春山其號。少讀書，善屬文，燁燁有雋氣。游太學，以才器見奇於司成馬公。嘗捐腴田二頃以助里役，又建義塾、樹義塚。當倭亂時，翁大參、方郡守牒下公募土人團練，公大出私橐，得驍勇千人，掎角破賊。大司馬論奏，給冠帶，賜金旌功者再。後守黎檄公鑿渠、築護塘百里，城川沙捻寇衝。諸任版築失職者，公不少借，謗讟日騰。御史不察，置公獄。公忿恨，病卒。迄今五十餘年，海水屢溢，不爲塘西害。傍渠斥鹵，咸成膏腴。而川沙生聚日繁，無宵吠之警。土人思其功，爲祀里社。後伯子木成進士，贈公奉政大夫。孫拱宸，直文華殿；拱宿，官光祿；拱璧，舉進士。他爲京兆藩臬幕僚者復數人。袍笏滿床，子孫繁衍，海上稱世家，人以爲造物還公未食之報云。

徐方壺

公名沛，字澤卿，號方壺，華亭人。少從周萊峰、龔全山諸公遊，以文章行誼相切劘。故修檢端慤，老而不改。初就校有司不偶，遂絕意舉業，讀古書，工五七言詩，亦涉獵《內經》，用以診疾。輒起危篤。以子三重貴受封，布袍角巾，闔門吟咏。邑侯屢延賓席，俱不赴，亦不一造見。或謂：『尹不疑傲乎？』公笑曰：『野老當如是耳。』生平不爲皦皦奇節，而清襟曠度，嶷然不可干以私，眞篤行君子也。所著有《方壺山人稿》及《醫學決疑》等書。

喬沂南

喬洪，字伯舒，號沂南，上海人。力學攻文，閩孫渭令邑，校士，讀公卷，賞不容口，時時召公，促席談藝。或進金錢，請公關說，公面發赤，謝去。渭聞而嘆曰：『喬生非徒文章士哉！』益禮重之。養二親，力具甘旨。妹蚤寡，收恤於家，竟成其節。受徒至二百餘人，貧者卻其脩脯。

曹用中

用中，上海人，業醫。有親黨持積鏹千金寄用中家，俄而被盜，親黨倉皇奔問，用中曰：『君物無恙。』悉歸之。

孟羽治

羽治，上海人。性至孝，母迮氏年七十，嘉靖甲寅被倭所擄，羽治乞以身代，不從。捐金請贖，得與俱還。母驚悸成疾，幾殆，羽治刲股以療。歿久，鄉人稱之不置。

韓似松

公名宏謨，華亭沈巷人。爲縣庠生。嘉靖甲寅四月，倭賊入境，獲宏謨母，欲刃之，宏謨號泣請代，乃皆就殺。宏謨子亦哭救其母，並遇害。至今人稱『韓似松一門爭死』。似松，宏謨號也。

盛鈇

鈇，上海洋涇里人。有友人妻寡而貧，來依鈇，收卹甚至。久而婦有狎意，鈇正色拒之，以禮遣去。後鈇被倭逐，墮黃浦，浮經日，遇漁舟救免，人以爲不淫之報。

李文忠

文忠，上海人。居貧力穡，一介不妄取。入城得遺金三兩於廁上，遂留宿以待。頃一人號而至，稱父繫獄，賣子以償，今失之，無路矣。文忠舉還，不告姓氏。

顧省吾

公名尙忠，號省吾，華亭人。少負才華，目空一世。就試有司，每厭聲律排比之作，多以古調行今文。主司賞其文而惜之，誨以稍就格，不聽。屢殿，不爲意。後棄舉子業，肆力騷雅，工眞草書，曾遊西林寺，題壁，中一聯云：『暮山橫紫雲歸洞，秋水浮丹楓落江。』調頗追唐人。與張西鶴相頡頏。後避寇青村，城陷，公整衣冠端坐於室，賊入叱之，遂遇害。一時嘲爲腐儒，寔古君子也。

謝一默

公名簡，字一默，華亭人。性狷介。馮南江延爲館師，倦不欹側，暑不裸袒，自束脩外不受一錢。

某督學與南江善，有謀入庠者，以五十金爲公壽，丐主人言。公曰：『主人以子師我，我當以道義爲範，奈何營營阿堵耶？』與南江約，供具不得過一簋，曰：『余以養腹，且教若子弟儉也。』素善飲，至是僅進三酌，曰：『無使若子弟他日彝酒。』聞客語人過失，起立曰：『得毋近於虐乎？』客憚公，無敢趾及館者。人呼爲『謝古執。』

高旭崖

公名承順，字于理，叔贈君多公孝行，改字孝卿，旭崖其號。華亭人。公少穎異，長謝舉子業，勠力耕紝爲滫瀡資。父南坡公運漕燕都，公侍行。父遘危疾，公日夜泣禱，忽夢大士授刀圭，病瘥。途遇大風，舟幾覆，公擁父籲天哀泣，風忽定。倭夷亂，公奉父奔郡城，猝遇寇，寇露刃向父，公延頸請代，寇亦義之。値水漲，公極力肩父，幾不能濟。寇引手援之登岸。兩親沒，哀毀骨立，不御酒肉者各三年。盡遜產於伯氏，養孀姊終身。戚屬有緩急，公周之，都倚爲外府。萬曆間，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子振聲，事公亦甚孝。公卒，絕粒七日，蔬食三載。每祭，涕泣如初喪。扁其室曰『見崖』。郡中名其里曰『世孝』。

郁謙山

公名良金，號謙山，華亭人。補諸生，遊太學。歲荒，作粥飼飢。建趙坟橋便民。選閩縣簿，大著能聲。清勘浮糧四千石。里有厲鬼。晝夜擾民，公至寂然。尋致仕。撫臺耿惜之遣官賫送白金，亦異

數也。年八十一卒。

林南濱

公名正薩，字世悅，號南濱。濟之孫。公爲人仁慈誠慤，無世俗脂韋態。喜樹義布德，以周窮困。施藥餌濟人，靡間寒暑。歲饑，有鬻妻者，公賑給之，得免離仳。島夷犯海上，內外姻戚走入城，公悉爲館穀，疫則診療，全活甚衆。弟貸豪家錢無算，公鬻所居代償。避寓溪南數椽，終無慍意。弟有不給，復賙之。延師教子，親自檢課。後以子景暘貴封太僕卿。閉門謝客，不問戶外事。有司舉鄉飲，僅一往而已。年七十有五卒。

呂官城

公名錦，號官城，華亭人。書史外，一無他好。初試失意，下帷發憤，足迹不履戶外。嘉靖乙卯，舉於鄉。典試見公丰神端雅，自喜得人。居家三十年，不治生產，不入郡邑，不問米鹽細瑣，以故瓶無儲粟。勉就金華別駕，禁屠牛，禁淹女。轉漕者再，攝篆者三，不受常例，不輕科罰，遇事必諄諄誨諭，當時有『一團和氣，滿口珍珠』之謠，蓋象『呂』字也。致政歸，家貧如故。卒年六十有九。子克孝，萬曆丁酉發解，貧更甚。時稱『眞孝廉』云。

包兩江

公諱汴，字元京，號兩江，華亭人，家於檇李。公爲諸生，有盛名。屢詘場屋，晚以貢起，領嘉靖乙卯順天鄉薦。己未，成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遷湖廣僉事、四川參議，致仕。公在刑部時，吏率尚嚴刻，至相勸勉，以是遠嫌謗。君獨持平，曰：『吾不能戕人以自利也。』在湖廣，職專蘄黃之江防。群盜出沒之地，又多宗人，挾貴勢難治。公政務廉靜，且撫且教，宗人悅服，盜亦感德，誠毋犯公境。荆世子勇悍淫虐，公密剪其羽翼，而具以事白撫按，使疏以聞。詔革世子爵，檻車徵詣高牆，一方以寧。在川南，都經、羅門等六鄉負險數出劫殺，撫按議討。公採群議，察夷情，條上撫剿十策。尋致仕歸。後都蠻平，竟不出公策。公性矜莊好禮，平居未嘗有謔語戲動，而待人寬厚慎恪，世莫不畏且愛之。享年六十有九卒。

趙鳳宇

公名廷炯，字堯章，號鳳宇。昆弟三人，仲即公。季灼先登，公以嘉靖乙卯舉於鄉，季捐館，公始就選，得眞陽令。催科有方，萑苻無儆。眞陽百年來令無滿三年者，有之，自公始。晉錦衣經歷，保全建言被杖諸臣。擢水部郎，榷蕪湖，秋毫無染。陞知潯州府。午山曾有異志，公遣說士喻之，不煩一旅，咸聽約束。岑氏世守武靖州，絕嗣，有他宗行賄，欲篡位，公不可而止。致仕歸卒。

趙方齋

公名灼，字時章，號方齋，上海人。嘉靖丙辰進士。授行人，時分宜用事，士蟻集其門，公獨不私往。拜刑科給事中，轉右戶科，疏陳三吳水災，乞蠲賦役，言甚詳懇。遷吏科都給事中，管理大計，推轂寒士，援引素交，擊去小人之附分宜者。江南歲輸廩於諸曹，人衆地分，奸蠹百出，公請歸之祿米倉，以司徒屬一人主之，歲省民財千萬計。遷太僕、太常少卿，晉通政。卒年僅四十五。公於財廉，父產悉讓伯兄。入官二十年，聲伎之奉不接於耳，非義之餽不入其閫。其介如此。

楊崑、南

公名銓，字朝明，號崑南，青浦人。少授徒自給，門下取科第者趾相接也。年四十六，稱淹矣，又以貢讓友生。甫應貢，舉鄉薦。嘉靖丙辰，成進士。授行人，使周府，饋遺毫無染指。選南吏科，綰兵篆。值營卒起難，京師大訌，疏擒首惡。亡何，池河營復毆裨將，書奏明正其罪。守南科六載，兩遇大計，去留俱出公手。晉江西憲副，轉廣西大參，入棘校士，復稱得人。嘗被論列者嗾所親爲報復，公欣然就道。歸橐蕭條，清修之操，至老不衰。

夏陽衢

公名時，字人正，號陽衢，華亭人。髫齡時，父置之膝，忽問曰：『天地有心乎？』父奇之。年十六，

試有司，督學臨川章公擇士之雋者使受《春秋》，公與陸大宗伯與選。後陸以經魁應天，舉南宮第一。而公亦以己酉魁其經。丙辰，成進士。授中舍，擢戶科給事中。丁內艱歸，人稱至孝。與龍谿諸公講明性學，於世味泊然。及服除，遂不樂仕進，日閉戶著書。會今上登極，兩召公補吏科，俱辭弗就。竟終老於家，享年六十八。

包瑞溪

公名樫芳，瑞溪其號，汴之子也。嘉靖乙卯，父子同舉於鄉。丙辰，公成進士。授儀制司主事。時新鄭高公爲禮曹，其邑有歲貢缺，語公檄河南，使以所厚某充貢。公曰：『科貢者，朝廷所以求士，義當持至公。禮曹雖尊，不得以意有所予奪，侵有司，壞法紀。』新鄭面發赤，聲手俱顫，反覆言之，卒不聽。尋陞貴州提學副使，甄錄都名士。後新鄭當國，怒猶未解，追詆公不任儀制，調判運司，旋復以運判罷。公抵運司僅六日，未有纖毫過可指，竟罷去，世共冤之。歸而詩酒夷猶，杖履半在湖山間。日引緇流共談禪理，性好施，遇人窘迫者輒賑卹之。修創寺觀，不惜重貲。晚年不茹葷，布衣蔬食，往來吳越間，不知其爲貴人也。子世杰，萬曆壬午登科。孫鴻達，己酉省元，庚戌進士。文獻之盛，諸名族無與比者。

楊九華

公名道亨，字豫甫，號九華，青浦楊扇鎮人。嘉靖壬子，用秀水籍鄉舉。丙辰，成進士。授行人，遷刑部主事。時王中丞思質繫獄，公數加慰存，時具飲食，王深德之。歷員外郎、郎中，精勤於職，爲楊襄

毅公所知，擢守眞定。郡當東西孔道，吏牘如山，公手批口答，綽有餘力。兩造紛爭，得公片語，俱叩頭服。虜騎入紫荊，畿輔大震，公視郡三面皆土城，議甃以磚。乃籍郡羨金及曠吏脫騎俸給，白之御史，匝月功成。又築滹沱廢堤，久之霖雨，水大至，堤且潰，公督僚吏益置水牛竹楗之類以捍，而身露立城上，爲文以禱水。有若青牛者，一目獨角，叩首而逝，水亦隨滅。遷雲南憲副。時撫臺宋公有微隙，會公出腐粟四百石佐修城費，即疏奏公有所乾沒。事下御史，吏民千餘向御史辯白，御史乃上疏，詔復公憲副，而公已蓋棺矣。公居鄉好施予，篤於故舊，待諸弟有恩。年不稱德，人共惜之。今祀鄉賢祠。

陳所恒

公名珍，字伯徵，號所恆，華亭人。爲諸生有聲，弗售，晚授儒官，以子貴累封刑部主事、員外郎。公少貧，授徒自給，然事親孝養備至，撫弟瓚與族之寡稚咸有恩。友人朱克裕客死，解橐中裝殮送之。性峻急，面規人過，及人有一善，輒津津譽之。見賓友以磬折爲恭者，正色曰：『吾儕當稍存古意，毋徒習時俗取媚悅也。』事有不平，必繩引根排，至面發赤。暇則與客較弈論文，嘯歌浮白，間以諧謔，又若於人無所不容者。享年七十有九。子二：長夢庚，萬曆甲戌進士，官至憲副；次嗣元，戊戌進士，見任江西少參，勳名未艾云。

張貞白

公名允孝，更名初，字大初，自號貞白道人，華亭人。幼習舉子業，爲諸生，竟以病廢。父歿，家遂

落，徙居墓所，顏其廬曰楓菴，取風木以志感也。生平好涉書史，讀一書未竟，至忘寢食。間或寄情吟咏，游戲書繪。家無長物，一室蕭然，日惟閉門燕坐，課僮灌園。有犯者不較，設以勢利臨之，屹不爲動。所著有《楓菴漫錄》。

陸老圃

公名時汝，字汝莘，上海人。少業儒而病，業農而貧，去而業圃。凡葵、匏、蒲、韭、薤、蹲鴟、菴蕳、苜蓿、梨、栗、棗、橘、筍諸屬皆藝植隙地。晨起即衝霧披露，或荷鉏芟蔓，或理綆汲水，暴赤日中，不言勞趾。倦即手一編，倚大樹朗吟長歌，忻如也。藝植肥穎，足供饔飧祭祀，餘悉付酒家。以故里中人俱稱爲『老圃』云。爲人簡率疎直，與人語合，即以語妻子者語之。不喜見貴人，過縣官門，紆步以避。晚節益貧，不干人一錢，以圃自給而已。

張則仙

公名鉞，字君鎮，華亭人。以繪事游吳小仙之門，自號則仙子。所寫人物得小仙筆法，晚年更出入戴文進、鍾欽禮諸家。長廊絕壁，一揮而就。又善寫田舍漁莊樂事，曲盡其妙。長身修髯，冠服整潔。每微酡，即擊節而歌，曠然樂也。然小心過愼，尤懼官府，或紿之以郡邑勾攝，則吐舌股栗矣。年八十卒。

王子奇

公名子奇，金山衛人。以揮使起家。事父母至孝，母有痰疾，子奇吞其痰，母即愈。母卒，三年苫塊，冬不絮，夏不扇。忌日祭祀，號泣如始喪。總戎福建，所產荔枝等美物不嘗口，曰：『吾親所未食也。』初未有子，夫人劉氏以婢妾侍之，不納。後爲置一妾，詢其父爲金千戶，還之，不責聘資。與士卒同甘苦，一介不取。居鄉掩骼飼餓，汲汲如不及。行海遇大風，嘆曰：『我心無風波，神明終不以風波戕我也。』果無事。以壽終。

徐望雲

公名億，號望雲，華亭三保人。性至孝。時家業頗饒，父獨遣其耕牧，與傭人雜處，忻然往。父稍怒，則負杖受責。父母先後歿，不入卧室，不食酸鹹，夏不幛蚊、冬不衣絮者三年，然後葬。廬墓復三年，枕石卧薪，居處飲食如前。輟廬之日，有赤蛇死枕石下。入夜，遠近望見墓門有光如火，共以爲異。隆慶間，有司上其事於朝，詔旌其門。

曹隅石

公名鑄，字子成，別號隅石，華亭人。年十四，入衛庠。年三十七，膺歲薦。五十八，始謁選。授都昌令。在任五載，眞有懸魚之操。上官強以非理，即曰：『有憲典在。』索以常例，即曰：『此地民窮。』

故事：里胥當直者日費不貲。公至，悉罷之。自奉極菲，一菜不取民間。歲大旱，徒步禱雨，雨大降。又便宜發粟，全活無算。邑中父老，有率子弟千餘人入縣羅拜以祝公厚福者，有禱於大磯山爲公祈嗣者。無何，連舉二子。丁內艱歸，遂絕意仕進，杜門訓子。有司延請鄉飲，謝卻之。生平孝友，爲親疾，不遠千餘里求神劑。父遺貲悉讓諸兄弟。優遊林下二十四年卒，年八十有六。

唐飭軒

公名濱，字清之，初號適軒，已更飭軒。孫文簡、徐文貞諸公爲之記。遊郡庠廿年，以貢入太學。選授江西布政司都事。公爲御史大夫足菴猶子，端潔簡靜，淡泊自如，不自矜其鐘鼎之家。徐文貞稱其『敦素以樹名，恭儉以基德，讀書藝文以世其業』，眞實錄也。孫文獻舉進士第一，官少宗伯，識者知爲盛德之報云。

俞寅山

公名明時，字際之，號寅山。弱冠遊庠食餼，七試不偶。隆慶辛未，子汝爲舉進士，公即日棄諸生。直指李公表其廬曰『高士』。有司延爲鄉飲大賓。累封南駕部郎中，布袍藿食，不異疇昔。惟誨幼子，澆花飼鶴而已。雅好養生家言，延接方士，相與印證，期修齡之術。七十三猶舉子。素髮丹顏，望之若神仙。年八十二，正襟危坐而逝。公少時鄰女夜奔，公正色拒之，女慚而去。莊有盜者六家，捕覺得之，願自鬻以償，公焚其券，舍之。隱德類此。子進士君官僉憲，所至以廉幹稱。

張曉麓

公名誼，字履道，號曉麓，華亭人。爲諸生，應舉者七，以德行旌者五，試占首選者十有一。好談《易》，善望炁占候之法。蜀閫張守道提兵來海上，以橐鎰贋爲海錯求寄，幷五歲兒屬焉。張歿於陣，公募善泅者出其尸，旋以所寄歸其子，祖櫬而還。嘉靖壬戌，子從律成進士。公棲衡茹荄，勿改儒素。尋以貢入都，廷試復首選，病歸。晚營壽藏，見有荒蘚翳墓石，讀其銘，乃微士陸子安墓，胡學士儼手題。公捐壙具修葺，且戒村氓勿樵牧其上。手輯《皇明事林廣記》及《字膾》、《黃鍾論》、《樂器圖》，皆可傳。

陳時熙

時熙，上海人。性至孝，父遇倭，將刃之，乃哀請身代，獲釋。後父病，刲右股調羹以進，父遂愈。

盛坤

坤，上海人。母顧氏，心痛，藥不能療，坤刲左臂肉調羹以進，母痛立止。後母復病，復刲右臂，愈如前。母卒，廬墓三年。

沈傲漁

公名鸞，字子和，華亭小西湖里人。少孤貧，性介特，授徒自給，暇則垂綸湖上，因號傲漁。嘗暮雨

歸，有比鄰女因屋圮假宿，公許諾，而身之道院，寢神座下。夢帝賚聲絲二縷，若賞其行者。里中遂呼爲『老實先生』。徐文貞公幼同里塾，素莊事先生。既居政府，即延至館穀，其子弟僮奴俱嚴憚之。相國愈敬信惟謹。監司而下，有因而請見者，有牒邑令餽金者，俱謝卻之。郡丞某以法繩相國之僕，幾以賄論，公力爲昭雪，竟擢去。上舍某密以千金寄公，後暴卒，亟呼其子悉還之。生平不事封殖，日惟課子。長文系，尹新寧，五載考成，民尸祝之。季文紹，有聲場屋。孫匡濟，萬曆己酉登科，人以爲二絲之兆云。

陸三浦

公名郊，字子野，別號三浦，華亭人。神清高朗，好古力學。第性體沖虛，少負羸疾，中更寇變，備嘗荼苦。然玄襟至性，恆以婣阿趨順爲末流。朋儔契合，詩篇往返，蓴蕘不靳。遇稍不協，悄焉沉鄉。亦不樹形迹，詩雖流布人間，而人得之恆寡，大約王孟之流也。臨池以顏歐爲宗，所著有《子野集》、《東門稿》。年四十四而終。比屬纊，呼其子應陽歌摩詰詩，若有冥契者，語無他及。今應陽亦以文名海內，交游滿天下，綽有父風焉。

朱醉石

公名察卿，字邦憲，太守豹子也。幼孤，以文雋有聲諸生間。例入太學，不售。好爲古文詞，旁及百氏。詩法開元以前，海內才子若王元美、徐子與、吳明卿輩咸推轂之。公白晳飄鬚，性倜儻，塵談娓

娓，更復婉麗。性好飲，以劉、阮自許，號醉石居士，有《醉石集》。子家法，號半石，舉萬曆壬辰進士，官繕部員外郎。

杜孺懷

公名時騰，字沖之，別號孺懷，上海人。幼而岐嶷，善屬對，弱冠籍諸生，尋食餼，文名大噪。嘉靖戊子，舉於鄉。累上公車不第，署石埭教事。再上，再不第，陞黃縣令。值大旱，步禱雨，立沛。出冤獄二人。黃人至今頌之。然性狷介，不能迎合上官，尋歸。士民擁送數百里，歸則杜門掃軌，手一編不輟，與諸孫商品時藝，自五經子史諸書皆摘錄一過，日作蠅頭書約五千言。生平篤於孝友。家日落，故舊有以緩急告者，曲應之。子宗翹，封給諫；宗彝，任刺史。孫士全，拜給事中；士基，鄉進士。其他入成均、列黌校者，又不下二十人。天之報厚德，不爽如此。先是，公諭石埭時，子宗彝、從子獻璠、長孫士全三世同入禮闈，海內傳爲盛事云。

余秀洲

公名采，字元亮，號秀洲，方正學之後。革除間，冒余姓，避難華亭，遷上海。公剛毅有志操，遇人過，面赤不能容，亦不妄取人一錢。在庠序，後生望之若嚴師。有一大吏，邑侯、學博皆相引重，公獨執平交禮，不爲屈。嘗與婺士同舟，其人道卒，公出資裝棺殮還，喪終不責報。晚需貢，歷教江右、閩粵，屢著直聲，豎立多名士。

黃中山

公名一岳，字子鍾，號中山，上海人。有聲膠庠，以貢選祁陽訓，諸生貧者餉之，冤者直之。視邑篆，不私一錢。丁憂，起補丹陽。生有被毆於豪者，居間數輩，公不聽，必正法乃已。升諭上杭。俗獷士驕，公爲教益莊，士習一變。旋歸，從二三故人結社賦詩，足不入公府，鄉飲僅一赴。性孝友，爲諸生時，尊人負杜氏子錢無算，計無所出，公請爲館師若干年以償。養從兄終其身。戚屬告急，傾囊不靳。與人交，推赤披衷，不苟一介。年七十四卒。門人私謚爲貞定先生。子體仁，萬曆甲辰進士。今爲登州守，文學政事俱優。

張受所

公名仲謙，號受所，華亭人。嘉靖丙午登科，己未，與兄烈同登第。授兵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歷藩臬，至東省憲使，致政歸。爲人恂恂，言不出口。至遇大事，持議堅不能奪。居鄉孝友，親黨慶弔，必約兄弟四人同行。角巾野服，不事炫飾。其尤足重者，公爲徐文貞內姪，文貞當國，勢焰灼天，公獨無所依附，不求驟遷，不樂要地，朝野皆重之。晚年頗不給，喜較弈觀劇，爲鄉飲大賓數年。享年八十有四卒。子重文，爲憲贊。孫方陞，舉於鄉。俱醇謹，有萬石家風。

顧龍海

公名名世，字應夫，上海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至尚寶丞。長於古文，一時金石之文俱出公手。見後輩文詞佳者，輒口不置。蓋縉紳中之有逸興者。

金屏岡

公名定，字汝濟，號屏岡。高祖謫戍營州，占籍三世。公貴，復居華亭。登嘉靖己未進士，司理泉州。會島寇薄城，軍有脫巾而譁者，衆錯愕，公諭以利害，悉受約束。軍士掠平民當首功，公訊縱，全活無算。攝郡篆，值旱，跣禱立沛，衆稱『金公雨』。拜南御史，豪右有犯，不少貸。出僉閩臬。公性寡諧，又罹目眚，旋歸。雅好神仙沖舉，時延緇衣丹士，參究玄秘，調心練氣。年止六十，惜哉！

許海喬

公名汝陞，字南征，號海喬，華亭人。儀容修偉，持己醇潔。嘉靖辛酉鄉薦。不屑干請郡邑，久之，刺陳州。刷弊省徭，每事利民。兩臺交獎，因避叔馬院惺所，公改鄭州，百姓泣送四十餘里。蒞鄭，尤以廉能稱。報績，榮封兩親，擢潯州郡丞，嚴城隍，練丁壯，足兵餉，清江道，聽訟不事鍰罰，暇則進諸生談藝。委厥桂林、梧州諸郡，剔蠹祛奸，夜卻某縣令餽金，至達宸聽。薦剡疊上，以憂歸。不入城市，歲餘卒。子身，萬曆甲午登科。孫譽卿，己酉登科。餘列青衿者。衆稱清白子孫。

王留菴

公名淶，字北源，號留菴。少孤，屹然有巨人之志。攻苦茹辛，執經秦望山之門。業大就，游邑庠。嘉靖辛酉，舉於鄉。累上公車不售。謁選得中牟令。省會要衝，送迎不息，又值祲歲，公悉心設方略禦災患，全活無算。未幾，致政歸。公誠心篤行，儉素自守。郡邑自歲時旅謁外，趾不再錯。爲孝廉五十年，敝廬不過數廛，負郭不踰三頃，布衣蔬食，處之晏如。日課諸子，暇則逍遙吟咏、觴豆洽情而已。爲鄉飲大賓十六載。壽八十八卒。

徐筠岡

公名鏞，字子鳴，號筠岡，上海人。少習《詩》，督學張公選諸庠高能者通《春秋》，公與焉，二經並明，學益通博，試輒高等，從遊者日衆。五十不中，志益壯且堅，聞鷄即手一編精誦，與子汝翼自相師友。嘉靖辛酉，年五十四，竟舉鄉薦。上春官不第。有勸其謁選者，公不應。乙丑，汝翼舉進士，公即南歸。疾作，遂不起。公事繼母陳以孝聞，與人交，和而有禮。善爲嘲謔，時出一語，滿座皆囅然笑也。後贈大方伯。

楊懋延

公名應祈，字懋延，給諫抑齋公子也。性沉毅寡言，讀書晝夜不輟。抑齋公以論權奸忤執政，繫詔

獄，擬大辟，公蓬首垢面，楚衣短帽，匐匍長安市中，攀貴人輿求救父難，竟莫可誰何。乃草疏願以身代，母黃孺人奪其草焚之。方抑齋在獄五年，公久不入內，母怒而責曰：『而不惜身以贖父命，奈何獨惜身以斬父嗣耶？』公不得已，始入內，舉一子。旬餘，從獄中與父訣，遂不食死，嘉靖庚申六月也，年止二十七。至冬，抑齋公就論。誄者『父死於忠，子死於孝』，一時以爲名言。萬曆戊子，子忠裕舉賢書，疏父母孝節，狀上，允之，旌其廬。復崇忠孝祠，肖公父子像祀焉。

王節

節，上海人。素業農，嘉靖辛酉，父病危甚，節不告於家人，以刀割左股肉，作羹進之，病旋愈。楊公豫扁其廬曰『白華遺響』。

蔡世杰

公名燁，字世杰，華亭小蒸鎮人。恬靜好修，不妄交際，平居訓子弟多讀書，少置產，又書『禮義廉耻』四字爲座右銘。每旦書所爲，至夜輒焚香告所供大士。營葬地於三保，術者盛稱此當富貴，第頗礙里人。君曰：『損人利己，非長者事。』工垂成，竟棄去，別卜地葬焉。嘉靖辛酉，歲大饑，鄉人以舊負羞稱貸，君自計家食外尚有餘粟，何忍坐視，悉分給之。子充讀書超果寺，夢一人稱晉人毛班乞葬，起步寺廊，果有旅櫬，標毛班者，君即買寺地瘞之。家童來福拾遺金，奔白君，君如數出金償福，留遺金以待失者還之。年逾七十，日對大士誦《華嚴經》。甘貧自守，不喜聞外事。易簀之際，怡然自嘆曰：『生，

寄耳。』不及其他。

楊國用

國用名松，上海人。家貧，竭力奉親。父病痔，爲之吮。母病不能食，刲臂肉脩藥以療。後父遘危疾，復刲股作羹以進，尋瘥。家益落，爲人傭以贍養兩親，有司上其事，復其家。

艾恒所

公名可久，字德徵，號恆所，上海人。嘉靖戊午，舉於鄉。壬戌，登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南道御史。巡視上江，陳江防數事，多見採納。劾勳貴驕縱者二人、附新鄭大臣二人。丁外艱，服闋，補原官。陞知衡州府。屬縣有議增商稅者，公不可而止。緩催科，興學校，廣威信，斗粟束薪不取民間。擢山東副憲，備兵臨清。寬夜禁，約束漕卒。晉江西大參。丁內艱，服闋，補陝西。革田稅飛灑之弊。出羨銀賑饑，多全活者。轉本省憲使。以疆事著績，荷白金之賚。遷右轄，轉山西左。卻虜檄力克，滅礦賊張守清等。擢南京太常寺卿。數月，再擢南通政使。疾作，請告，不候旨歸。部覆准致仕，而公已不起。在南臺，民肖公像祀惠德祠。衡州、臨清俱有生祠。沒予祭葬，可謂榮哀始終矣。

潘衡齋

公名允哲，字伯明，號衡齋，上海人。父恭定公守祁州時，曹夫人夢神語曰：『大夫有功德於祁，帝

錫賢胤。』已而產公。少凝重，不輕言笑。嘉靖甲子，魁北闈。乙丑，成進士。選新蔡令。時淮汝驟溢，漂沒民居，公請穀賑之，流徙盡復。以才改義烏。適有礦警，聞公風采，遂戢。徵拜南臺，按上江，無少假。出知黃州，黃稱難治，公以簡靜持之，居恆不設衛從，單赤之情，俄頃必達。擢山東憲副。丁內艱，服闋，補陝西督學，以勞瘁成疾，棄官歸。兩執親喪，哀毀骨立。承藉世資，不事生產。敝衣菲食，眞如寒素人。有屬公居間以阿堵請者，必嚴卻之。至有冤狀，必陰爲緩頰，不令其人知。戊子歲祲，米價騰涌，公絕炊。或言有某蒼頭者蓄千金，徵責之可以濟乏，公曰：『彼雖有金，非我所授，無故而奪之，不可。』卒之日，知與不知，皆流涕。丹旐所過，父老爭插竹挂紙綫其上，自公家達墓凡二十餘里。祀鄉賢祠。

潘充菴

公名允端，充菴其號，恭定公次子，學憲允哲弟也。公負異才，遊北雍。嘉靖乙卯，掄魁。壬戌，舉進士。由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擢山東憲副，奏茂績。民間有麥秀五歧之瑞。憫漕運之艱，倡爲海運，鑿鑿可行，當事者竟寢其議。遷參政，督漕淮上。開瓜州閘，往來者便之。又爲桑梓計，調停兌運，過旗軍之橫，至今海上民受其利。擢觀察使、四川右布政使。江陵當國，海內以經濟稱者十人，公居其一。將大用公，有以蜑語中者，公遂罷歸。時恭定春秋高，公搆樂壽堂居之。園中泉石之勝甲於江南，時稱公爲孝養。恭定薨，執喪哀毀。朝鮮之亂，公有據鞍躍馬之意，薦剡疊上，而病作不起矣。馮文所嘗云：『恭定兩子，伯以介，仲以豪，里中不無左右袒，而圭璧矛戟，各有所宜，不得以此抑彼也。』

陸阜南

公名樹德，字與成，阜南其號，大宗伯平泉先生季弟。少沉毅，寡言笑，嗜學不倦。嘉靖丙午，領鄉薦。舉乙丑進士。司理嚴郡，操三尺，摘發如神。徵拜刑部主事，改禮科給事中、兵科左右，進都諫。前後上封事皆切時務。辛未分校禮闈，擢符卿，佐南京兆，貳南太常、兩京太僕卿。覃恩得封三代，廕一子入胄監。擢大中丞，出撫東省，首問民疾苦，疏裁苛斂，及甦里甲諸不便。署中自奉甚薄，蔬水外不濫通一簋。諸藩臬大吏莫不嚴事公，誡諸屬毋得溷陸公風裁者。積勞遘疾，請告歸。歸而杜門謝客，郡邑罕覩其面。父事宗伯公，時乘兜子過僧舍，兄弟談論竟日。里人望見，以爲機雲復生，世傳『前後二陸』。享年六十有六卒。子顏楨，舉萬曆乙未進士，有均役議，頗便於民，亦尋卒。父子俱祀鄉賢祠。

張漸江

公名明正，號漸江，華亭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南儀部主事，改文選，署篆考功，銓量殿最，人服其公。陞副滇臬，參粵藩。時亡命轉徙爲奸，公捕其盜魁。又濱海二蛋世盜珠爲業，嘯呼叵測，公計縛其帥，有金綺之資。遷蜀總憲右轄，請多儲粟。後松潘馬湖告變，食有贏糧。蜀山採木，公命商民分路入山，民無偏累。轉閩左，郡邑解到錢穀，公毫無染指。升南清卿，尋歸卒。弟駕部明化，性狷介，詩酒爲樂，不治生產，兄弟最相友愛。

季雁山

公名膺，號雁山，華亭人。十歲，道拾遺簪，立歸其人。及長遊庠，六經子史，靡所不窺。北游成均。嘉靖甲子、乙丑聯捷，授水部主事，分署夏鎮、昭陽、魯橋諸處。歲苦衝決，公築豐沛長堤八十餘里。轉郎中，督採石。遷汀州守，左右進例金若干，公叱去。會武平饑，公出四載節廩、九驛羨金當邑賦，晉江西憲副。被謫。後擢知達昌。時益王少子選婚，得王應姑，業受某聘，公聞亟請於王，王謝焉。晉雲南憲副，以老報罷。年六十九卒。

陸敬齋

公名萬鍾，字元量，號敬齋。年十四游庠。嘉靖甲子，同其叔自齋舉於鄉。乙丑，成進士，時年二十有四。選授杭州司理，斷獄如老吏，撫按藩臬咸器重之，事無大小取裁焉。兩浙有『青天』之譽。膺內召，授刑部主事，擢浙江道御史，巡按廣西。萬曆丙子監臨，慥飭簾內外，稱得士。晉湖廣少參、廣東副使。東粵珍寶貨泉輻輳，公自常俸外一不染指。陞江西大參，署中遭回祿之變，公居官清白，雅無餘貲，獨圖畫書史，出必自隨，至是盡付烈焰，而三十年所著詩文稿草悉成烏有，此尤可惜之甚者。尋以病歸，歸歲餘卒，時年五十一。公性孝友，與人交，不設城府。賓朋宴集，每至達曙不亂。姻黨有不平事，輒白之當路，報謝必卻。密戚某置產，不償其直，適公東粵還，失產者訴之，公大驚咤，立追還其半，餘者公自任清還，尤人所難。

奚一欽　玄超

一欽，名夢芝，華亭人。母病，公蚤夜籲天，復捐貲收瘞遺骸，爲母祈福。母尋夢神人鍼兩頤及膝，病瘥。叔貧乏嗣，公養之，迨卒，稱貸治喪。適倭寇臨城，間關扶柩厝之。姊密以筐篚寄公，暴卒，公藉而歸其子。萬曆初，以貢司訓金壇，遷諭曹縣，兩庠獎識多名士。未幾致政。子玄超，名振族。年十四遊庠，試輒高等。省試十上，不第。萬曆乙酉膺貢，以喪父過哀，不及仕卒。生平篤於行誼，不營阿堵，不談人過，爲郡邑大夫所器重。絕不履公庭，有丐公居間者，輒拒之。性惡巫覡，喜誦《南華》、杜律。足覘公雅志矣。同族有名應芝號貞元、名自廣號瑤臺者，俱以貢起家，一門四貢，郡中絕少。

張宇懷

公名仲頤，字士正，號宇懷，莊懿公曾孫。爲人醞藉有雅致，家有廣庭修竹，其書室中窗欞軒敞，書史堆案。每文士至，即延納談晤。遇一酒徒，即與傾倒，頗不擇類。若以俗事來告者，置不聽。酒茗皆精美，飲酒數升後，益溫然可愛。入其室，不覺鄙吝都盡。

高南泉

公名年，字志遠，號南泉，松石季子。性孝友，侍兩尊人，暱就膝下，雖患難無頃刻離。歿後祭必涕淚，事諸兄如父。平生不妄取與，不苟言笑，不負然諾，不履狹邪，不摘人過，不視人私書，不營什一。

時周貧乏、施藥餌，閉門課子，灌花釀秫，悠然自得也。婦翁負官逋，削產出諸獄。從兄歿，托遺孤，撫之成立。子承祚貴，訓諭諄諄，聞有所增益及優伶歡燕，輒呵責禁止，以故二十年門庭肅然。自爲介弟及封公，每出，攜一奚童徒步，有勸之用輿者，必曰：『吾分自爾。』年七十卒，贈檢討。

唐岱華

公名咨若，字予采，號岱華，晚號二懷，華亭人。少負俊才，補諸生，蜚聲黌序，試輒高等。竟弗售。遂謝經生業，以課子爲事。性孝友，父苦煩役，公營脫之。又白其詿誤，代其守城，父念公勞，授產居半，公不受而三分之，且均肥瘠。生平不治生產，周危濟急，則不靳傾囊，以故家事中落，蕭然四壁，未嘗攢眉。至宗黨子弟有行一善及獲雋者，又喜不自禁也。年八十卒。

高達觀

達觀，名才，字子達。少與兄吏部公士、中表莫方伯如忠自相師友，先後遊庠。已而吏部、方伯相繼舉進士，而君亦毀然諸生中。督學楊公裁菴精品鑑，拔公居首。久之膺貢，司訓豐城。至則與諸生揚搉經義，人人以爲得師。丁內艱，服闋，堅意不出，卜居城南。庭蕪不剪，凝塵滿案，挾冊行吟，充然意適。春秋七十二卒。陸文定稱公『食區釜而榮逾五鼎，服儒褐而華若圭組，身居環堵而懷廣廈茆寒士之志』，論者以爲知言。

朱貞晦

公名克裕，字仁仲，號貞晦，華亭人。苦志讀書，博聞強識，所居無長物，惟蓄二古硯自娛，終身布素，不假寸絲。性狷介，與人交多率直。至爲人師，則以嚴見憚，門下士多顯者。季弟死，無後，遺產頗饒，公盡歸於叔弟。年三十始遊庠，督學莆田黃公善古文詞，校士，拔公首選，人咸服之。

張五鹿

公名仲山，字仁卿，號五鹿，青浦人。公雋資邃學，爲諸生有聲，旋食餼。性至孝，所得脩廩，即具滫瀡奉親。伯仲皆食貧，公推父產之腴者贍之，而以瘠自居。已，伯仲中廢，幷取瘠者，公亦不爲意。伯常以逋被繫，公傾囊出之。待宗族姻黨務敦厚道，教授子弟皆爲名士。有司旌其門曰『賢者之廬』，相繼延爲鄉飲大賓。郡中士大夫播之詩歌，以彰懿美，名《紳裾誦義錄》。年九十卒，巡撫臨川周公移檄書『高行可風』四字，表公之墓。

吳吳江

公名之仲，號吳江，華亭泗涇里人。少習舉子業，有雋才，與范太僕中方齊名。一試有司不合，即棄去呫嗶。工古文詞，徐伯臣稱其流暢清逸。爲人曠達，有高世之意。一生踪迹，大半落詩酒間。與諸縉紳交，無少脂韋。事親孝，每得一名酒，或得肴蔬，即欣然持入室，起舞壽其尊公，人以此多之。後

公之子祖憑貧甚，養公亦日進滌髓，尤人所難。

蔡龍陽

公名汝賢，字用卿，別號龍陽，華亭人。嘉靖乙卯，舉於鄉。隆慶戊辰，登進士。授大名府司理，平心讞鞫。辛未，授禮科給事中。歷陞兵科都給事，持重練達，封駁得體。陞四川參政、福建按察使、浙江右布政，轉四川左。竟爲舊被劾者所中，復改福建右。尋陞廣東左，歷藩臬數年，始陞大中丞，巡撫廣西。入仕二十餘年，纔一歸省。食淡衣素，無異寒士。惟弔死問孤，賑窮恤匱，則赴之若不及。至廣西，適藩王造釁，辱及憲使，公奏請正首事者罪，地方藉以安堵。晉南京兵部右侍郎，考滿，恩贈三世，廕一子入監。未幾，致政歸。公平生以清白自誓，耻事干謁，至其壯年失偶，義不再娶，所至攜二童以行，蕭然如僧舍。《諫垣疏草》、《披雲彙集》、《東夷圖說》、《蠡斯集》等書，則其所著述者。

喬玄洲

公名木，字伯梁，別號玄洲。十歲能文，十三歲，補博士弟子。嘉靖辛酉，舉於鄉。隆慶戊辰，登進士。出刺安吉州，州當貢栗，公奏罷。州故多稅，公盡革之。水齧城損稼，開廩賑恤，又築水砦於四門，城得無浸。遷貳潞安，潞多宗人，公時給其祿，而繩其不逞者，宗人歡且憚之。潞貢綢，多破產者，公爲酌處，民賴以蘇。陞河南僉憲。丁內艱，補井陘兵備，兩有白金、文綺之賜。籍馮璫時，公所治株連數十家，賴以獨完。轉少參，分守建南，弭節而盜遁，四境樂業。時已轉雲南憲副，會不能阿直指，乞身

歸。歸而杜門輯舊稿爲娛。時買舟與故人遊三吳。家無長物，獨喜布德，分田贍族，爲其鄉濬渠三十里。享年六十七卒。祀名宦、鄉賢，兩地俎豆，足報公生平矣。

林弘齋

公名景暘，字紹熙，弘齋其號。年十六，補博士弟子，食餼黌宮。嘉靖辛酉，舉於鄉。戊辰，成進士。選庶吉士。時徐文貞位首揆，欲資公桂玉，公謝卻之。銳意聖賢之學，內艱，起授禮科給事中，轉戶科右、兵科左、禮科都給事中。前後疏凡數十上，多見允行。分校禮闈，所舉皆海內偉人，後都至大僚。時江陵柄國，專事刻核，公論事務存大體，頗枘鑿，且念親老不能就養，力請改南，乃以太常少卿轉南通政。未幾，遷南冏卿，修舉馬政，覃恩得封三代，廕一子入監。未幾，丁外艱歸，遂爲終老計。家居無臺榭聲伎之樂，讀書課子。良辰嘉夕，與二三知己把酒賦詩，不問門以外事。巡撫胡公執禮令官民均出役銀，公固請減十之七。議者欲改金山衛爲州，公力言不可而止。晚歲捐田百畝贍庠之貧士，復捐三百畝贍族之貧者。親族故舊求濟者，公一一給之，若取諸寄。修建橋梁若干處，鄉人至今思之。所著有《玉恩堂集》。年七十五卒，祀鄉賢祠。子有麟，工舉業，好吟咏，親賢樂施，克肖其父云。

宋遜菴

公名堯武，字季鷹，遜菴其號，華亭蕭塘人。隆慶丁卯，舉於鄉。戊辰，成進士。刺信陽州。值歲旱步禱，與神爲誓，不及誓期而雨。已而雨霪，復祈止之。移南雄貳守，徙置黃塘驛以均勞逸。大庾嶺

有橋名太平者，歲課八萬，當事者屬公，堅勿往。擢守惠州，加築水東城，遷歸善縣，民賴以安。丁內艱，補福州倉。有代收侵漁者，公置之法。衛軍月餼稍遲，噪而起，公立期給之，軍無譁者。擢江西副使，轉雲南參政，歲饑，輒請發粟聽民就糴。總帥蕭建寅與守帥治兵相攻，公書片紙紿建寅入城，逮之獄。姚關戍兵四千人，公策其必叛，言之御史，後果然，遂勒兵截斬之。未幾拂衣歸，買城北地，藝花種魚，不問戶外事，御子姓及臧獲肅如也。春秋六十有五卒。

曹景坡

公名銑，字子良，號景坡。少補嘉善庠生，以貲游太學。舉嘉靖戊午鄉科，屢上春官不第。讀書僧房，雖病不輟。戊辰登第。授行人，三奉使，餽遺毫不入橐。陞駕部主事，轉武選員外郎、郎中。憐武弁候選之苦，爲疏淹滯，選法稱平。出守漳州，摘發如神，吏胥不敢貪緣爲奸。市舶輸羨於官，公悉裁之，以塞利穴。無何，卒於官，年甫周甲，漳之縉紳父老多泣送者。公少負氣，既貴，乃折節爲恭。遇海內賢豪，傾身下之。居家孝友，待諸猶子有恩。雅不務殖，歿時多逋負。生平未嘗以匱語人，幾於達矣。子蕃，登萬曆丁酉鄉魁，所著有《丙丁雜佩》，皆人所難言。

陸自齋

公名從平，字履素，自齋其號，鶴江之子。弱冠爲諸生，突恆不黔，誦讀不輟，屢試高等。嘉靖甲子，舉於鄉。戊辰，成進士。令清豐，民苦保甲之役，公調停，使得息肩，父老生祠公。擢留都繕部，出

司蕪湖榷，公毫不染指。有巨賈置金酒罌中爲饋，正色卻之。晉水部郎，守漳州。亡何，出刺澧州，首鋤強梗。又增埤浚塹，爲禦虜計。移貳臨江，謹葺江防，千里無烽警。拜思南守，禱雨雨應，賑民民甦。是時播酋方蓄異謀，公奏記葉中丞，纚纚數千言，度其變必起，已而往勘，嚴爲之備，思民賴以無恐。遷兩浙轉運使，至則祛煩剔垢，更新約束，商民兩便。得誥封三代。戊戌大計，時公年尚壯，主計者強以齒邁署。公歸而鍵關謝客，日以課子爲事，以故四子皆賢，並世其學。暇則結社賦詩，留心著述，門外事置不問也。所著有《轂音集》、《燕思齋稿》、《熬波集》、《明農集》行世。享年七十五卒。

李約齋

公名伯春，字友卿，約齋其號，上海竹岡里人。少有貴徵，廩於學宮。隆慶戊辰選貢，庚午、辛未連捷。分校順天。授刑部主事，丁外艱，服闋，補原官。部中事關貂畹豪右，幷疑曖難決者，悉屬公訊。轉員外郎、郎中，擢守濟南。案牘如山，公手批目覽，耳受口答，人不敢欺。至於蠲宿逋減重額、均役賑饑、愛民課士，東人至今德之。陞副浙臬，督郵傳，搜剔積弊，舟車鱗集，客無留行。兼攝各篆事，俱治辦。轉楚藩大參。江漢二水暴漲，公躬詣州邑，諮問疾苦，條上救荒諸策。大中丞允行薦剡疊上，竟奉母東歸，板輿綵服，婆娑燕喜。與弟太學仲春、今歸德守叔春極相友愛，田產不分爾我。郡守喻邦相表其閭曰『一門孝友』。以哭母過哀，病益進，卒年止五十有四。

唐純宇

公名本堯，字世承，號純宇，自化之子。嘉靖壬子鄉薦。七上公車，志不少衰。隆慶辛未，竟成進士。令金谿，廉明仁恕，暇則進諸生談藝，所羅士皆當世名流，民至今尸祝之。罔卿吳公仁度立傳載邑志中。徵拜湖廣道御史，巡視十庫，光祿、中貴蠶食其間，公奏逐數十人。數條上時事，大略以厚元氣、清仕路、重名教爲主。會江陵不服憂，公移書責之，至詆爲莽、操，遂出僉浙臬。時應募之卒五千人脫巾譟呼，白刃相視，衆方錯愕，公單車往諭，片語帖如。島夷偵伺，以計擒馘之。轉江西憲副，抑藩邸之驕橫，銷民俗之頑梗，有『一道清風』之謠。陞貴州參政，挂冠歸。好行其德，割腴以葬叔，捐貲以贍弟。振急扶顛，波及外黨。平居服御無華侈，垣牆不恢擴。延請鄉飲至再，郡邑長吏皆重之。春秋八十，無疾而終。橐中蕭然，稱清白吏云。所著有《族譜》、《惕如集》、《三宜堂稿》。

侯復吾

公名堯封，號復吾，上海人。廩於庠，嘉靖乙卯鄉薦，隆慶辛未登進士。癸酉，順天分校，今大司馬長垣李公，其首拔者。由刑曹郎改監察御史，清理戎務江西，諸司餽送，悉貯府藏，以築九江湖堤。按治宗室不法者。已，入閩，郡守某受賕鬻獄，冢宰私人也，公特疏劾之。出僉楚臬，駐蘄黃，時大同山民梗化，衆議勦之，公不可，遣吏曉諭，且令其子受學，遂爲良民。祀名宦。有司復建特祠，凡水旱疾疫，祈禱輒應。遷少參，分守衡永，作濂溪祠。闢東山書院，聚博士弟子教之。改襄陽備兵，至則增築城

池。江漲，城得無圮，襄人祀之。丁內艱，補大名。歲祲發粟，陞參知閩政。署藩篆，守藏吏白藏金可支用者數萬，公正色拒之。尋致政歸。蕭然約素，杜門課子。生平不談人過，事親孝，待宗屬有恩。所著有《手授易意》、《西臺奏疏》、《鳧藻堂雅言》、《龍江草堂遺稿》。享年八十卒。

諸五泉

公名純臣，字民極，五泉其號，華亭河山莊人。性孝友，父沒，兄弟四人同居，終身無析箸，顏其堂曰『恆睦』。日理家政，暇則修舉子業，游郡庠，入南雍，領隆慶庚午鄉薦。母患瘰癧，公手調湯藥以進，兩載靡間。瘰潰，則親爲舐拭。事兄介臣如父，撫二季成立。猶子俱授室，乃推先業腴者授之，而身取其瘠。登科三十年，未嘗一事居間郡邑，好行其德於鄉。戊戌，選授河南府節推，輸家粟自給，行縣不入一楮一縑，所得月俸輒賑貧生，完逋鍰。他如條鹽筴便宜四事，艱臺著爲令。請濬河工逋金，漕院減其半，及清河、汝兩郡解京羨金萬餘兩，向來乾沒於猾胥者。至條議嵩、廬諸山開礦包補勾分利害，大甦民困，賢聲籍甚。亡何，致仕歸。囊橐蕭然，僅攜雙鶴作伴，父老竊嘆曰：『來時粟百斛，去日鶴一雙。』世爲美談。享年七十，子孫彬彬，多文學之士。

陸玉崑

公名從高，字履安，號玉崑，鶴江之子。生而鵠立霞舉，顧盼偉如，讀書一目數行下，又輒數歲不忘。六經諸子外，如史家、稗官、天文諸書，叩之如懸河，一時稱爲博洽。隆慶戊辰，督學周公奇公論

策，拔置第一。膺恩貢，卒業南雍。儕輩無不以牛耳讓公。庚午舉鄉薦時，已病肺委頓，報捷未幾卒。爲人顰笑自珍，步趨必式。島夷入寇，鶴江公避亂，浮居舟次，數瀕殆，公跬步不離。父卒，獨任窀穸之事。寇縱火，已迫殯所，公泅水沒而復濟，山廬無恙，人稱孝感。門人唐文獻誌其墓。

朱梅屋

公名應麒，字叔郊，號梅屋，上海北橋人。遊郡庠，衷簡肅公爲守，拔置第一。萬曆癸酉，舉於鄉。公於書無所不窺，下筆滾滾，一時儕輩無不畏服。邑志稱其綜覽能文，惜乎年之不永也。

孫雪居

公名克弘，字允執，號雪居，文簡公子也。以廕入成均，選授後府都事，陞經歷、應天府治中、漢陽府知府，罷歸。歸而卜居東郊，栽花種竹，壘石鑿池，名爲老圃。座客常滿，家僮演劇，絲竹之聲不輟。善繪花卉，望之如生，兼寫雲山，得高房山筆意。尤工篆隸，郡中署書多出其手，四方之客緘楮幣求繪者履滿戶外。先是，文簡家業微薄，公善費，日用不資，藉潤筆餬口。兩臺及郡邑長吏咸加敬禮，助薪水。晚年，當湖令蕭公尤重之。善鑒古，多蓄法書名畫，宮室器用多出人意表，好事者尤而效之。刻《敦復堂帖》，所著有《雪堂日抄》二十卷，俱手錄。享年七十有九卒。

顧硯山

公名從義，字汝和，號硯山，上海人。由上舍選授中書舍人，以能書給事世廟。久之，進大理評事，尋歸。公好文愛士，吳越間詞客聞風而至者靡不倒屣下榻、觴咏留連，一時推爲風雅藪澤。嘗刻《淳化閣帖》、《十七帖》、《蘭馨帖》、《柳公權》、《蘭亭帖》及《淳化帖釋文》行世。

陳後梅

公名夢庚，後梅其號。嘉靖辛酉，時年二十二，舉於鄉。萬曆甲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知湖州府。陞轉運使，謫柳州守，晉四川憲副，再謫陝西少參。會大計，復有苛論公者，部覆公遇事小心，有旨留用，而公已簡世局矣。爲人平易清約，恂恂不出口。事兩親及繼母至孝，居官一意拊循，俸外毫不染指。歷歷宦途三十年，所居不益一椽，饔飧時或不繼。享年七十卒。貧無以爲殮，弟少參嗣元任其事。

張丸柏（闕）

何俟菴

公名一龍，字乾卿，號俟菴。幼有大志，博極群書，有聲諸生中。不售，游辟雍，復不得志。乃棄去

舉子業，益讀古人書，日杜門課子。諸子相繼入膠庠。萬曆壬午，伯子三畏魁順天，闢芝園奉公居其中。客至則具酒鐺茗盌，清言娓娓，眞有蕭然物外之致。生平篤於孝友，父析產時，公得最下者，置不問。叔某密寄五百金於公，及卒，公以金歸其婦，婦驚謝不知。顧氏嘗奪公田，尋搆他禍，或勸公乘危修隙，公不可。他如保持庶弟、迎養祖姑，遺少子爲故人後，皆行之表表者。

奚聖功

公名欽，字聖功，上海人。有鄉人歲負不能償者，往責之。其家留之宿，故飾其女使周旋公側。至晚，父母向公曰：『力不能償君負，願以此女侍衾枕。』公拂衣排闥出，走宿友人家。至夜分大吐，曉起視之，蟲如髮數百。公素病瘵，是後遂愈。又嘗還道拾遺金，多隱德。

方明齋

公名應選，字衆甫，號明齋，華亭人。衷簡肅公爲郡守，集庠士會之，首拔之。督學鍾公得公卷，指爲江南第一，延入書院，日課之。萬曆癸酉，薦鄉闈第二。頻困公車，迨癸未登第。授冀州守。丁內艱，補汝州。作《汝志》，峻整有法。擢職方副郎。甲午典閩試，陞武選郎、按察副使，視兵盧龍，頗有聲。督八閩學政，士皆傾心。以勞得疾，乞歸。先一月，訛傳公死，父封公駭愕暴殂。未幾，公訃亦至。傷哉！今祀鄉賢祠。

張友蓮

公名昉，字元昃，號友蓮，住華亭南城濠祖遺小室。力貧嗜學，日手一卷，性不脂韋。董幼海宗伯慕其人，幣聘之，固辭。訪之，終不報謁。青浦令屠隆聞公名，造焉。公避去，屠餽三金索詩，公不與，金亦不受。子長，市所居娶婦，婦嫌夫貧，日啐罵。已，攜囊橐背夫去。公甚困，資一僮力作，僮負擔，日得粟四升，以其半供公。後僮死，公蕭然不能晨夕，陸伯達爲假道院一椽，時周其乏。未幾卒。著詩甚富，伯達謀梓之，未果。

俞適軒

公名顯，字子如，號適軒，上海人。嘉靖辛酉登科，萬曆癸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劾奏儀部屠長卿故嘗爲青浦令者，臺省稱其直言，而疑其修怨，兩罷之。家居杜門清修，敦尚孝友。執親喪，蔬食三年，又鬻園以葬，士論高之。未幾卒。

孫雁洲

公名得原，字本卿，號雁洲。少有俊才，以痼疾棄舉子業。居華亭東郊，隙地半畝，雜蒔花竹，吟咏其間四十餘年。出乘一蹇驢，有少年呼曰：『木驢囚何往？』公佯不聞。後日詈之，公乃詣少年深揖者再，曰：『某自甘徒步，以足病策蹇，不意公日督過之，恐有遺德。敢請其罪。』少年羞，自匿。人稱公長

者。事母孝，晚歲猶依依膝前。工篆隸，請書者無虛日，度其人可與則與，終不受贄謝。

路小槐

公名宗周，字成卿，號小槐，華亭人。少補諸生，九上南棘，貢入北闈，俱不售。公教鎮江，漕院命作《祭項羽文》，贊不容口。撫、按交薦，陞夏津令。民有妄稱母鴆子、姑鴆媳者，四相執命，公曲諭感化，一家全活。編審尤極精確，撫臺命諸路倣其法行之，名聲藉甚。會監司修舊隙，拂衣歸。閉門誦讀，避迹塵囂，居然一寒士。兄歿，教育其孤。孤又歿，則撫其孫，爲延師聘婦，里稱長者，爲鄉飲大賓。年八十卒。

夏北津

公名世英，號北津，華亭人。爲郡諸生。生平樂善，人有美行必稱，失處亦面規。一聞蓼菲言，則默然不應。狷潔自持，取嚴一介，食不兼味。至宗黨以緩急告，即傾囊無靳。兩妹寡而貧，公幷其孤收養，歿復厚葬。佃戶某欲分賣子媳圖厚值，公倍償之，得免仳離。嚴於課子，子嘉遇鄉薦時，諭以存陰德、戒居間。所居僻陋，有勸公改卜者，公曰：『子孫得世守故廬，亦不失清白遺風。』年七十有七卒。嘉遇以庚戌成進士，恩綸有日。

姚幼江

公名體化，字汝大，號幼江，華亭五保人。十七，補諸生，後入太學。孝友天植，父龍江公賦性嚴毅，強項不阿，公旦夕順承，靡不當意。或因而賈禍，公力排之，得免於難。又苦多子，庶出者輒不欲舉，公亟收養之。母董，八旬多病，公年已望六，爬搔扶掖，嬉若嬰兒，湯藥必手調以進。兄弟六人，不分彼己。父歿，身任內外諸務，不煩諸弟。家財出納，纖毫不以自潤。撫二庶弟如同胞，延名師訓誨，後二君相繼入泮。公舉手曰：『此可慰先君於泉下矣。』姪二十餘人，視同己子，兄弟子姪，同堂共爨三十年無間言，世祿之家所未有也。他如仗義好施，賑貧賉寡，不喜談人過，不苛責小慝，種種高誼，詳載唐宗伯元徵所爲誌中。子士豸，萬曆乙酉鄉薦，惇倫睦族，克肖其父。

張亦山

公名明哲，字之保，號亦山，南山公從子。少失怙恃，先世遺產，盡爲悍不逞者所得，公置不問。獨甘苦茹淡，履冰執玉，期無隕家聲。而虛襟朗度，每偕同志觴咏於山水間，或獨坐小齋，微吟小酌，曠然樂也。然性嚴毅，莊事女兄之夫葉鶴亭，事必稟命。亦以舅道臨其甥和鶴君，曾一抗顏，甥即白髮長跽。年四十八，始舉子翼軫，時以忠孝廉節勗之。布袍芒履，非敝盡不易。女蚤寡，教其孤如己子。每歲春秋，必豐酒肴，大會族人，曰：『此皆一體而分者。』萬曆己卯冬，有火大於斗，墜庭際，同居數十家盡怖，罄所橐外寄。公曰：『是廬乃高南石公義施於親朋者，高氏好義，安得災？災及吾輩，遷何從

免？』卒不外寄，竟亦無災。享年六十餘卒。後以子貴，贈工部主事，嘗著《銘心訓》，字字皆格言。

馮九華

公名汝翼，號九華，華亭邑文學。父病，割股肉進，病隨愈。學使旌爲孝子。

顧亭林

公名正誼，字仲方，亭林其號，左山公長子。由國子生授武英殿中書舍人。爲人坦夷，不設城府，能詩，工繪事，得四大家神髓。闢濯錦園，大有山林之致，公日栖遲其間，客至，款留竟日。晚年不給，未嘗不曠然樂也。所著有《詩史》及《江南春》等書。壻即余兄紹箕，繪事傳公衣鉢，人稱爲冰玉云。

顧清宇

公名正心，字仲修，號清宇，左山公季子。游泮未幾，即入太學。有心計，持籌握筭，人不敢欺以分毫。左山公遺產厚，公益恢而大之，甲第之侈、田疇之廣、食指之繁冠於吾郡。至於東北二園，泉石之勝，江南所無。然好行其德，郡有長收之役，往往破家，有因而陷大辟者。公具呈兩臺，改作收銀總催，省費多矣。又憫邑踐更之苦，置買義田贍役，十年爲期，得田八萬畝，里中役無不沾其惠者，眞堪百世尸祝。兩臺上其事於朝，欽授光祿署丞。晚舉鄉飲，不赴。年七十卒。

莫廷韓

公初名是龍，更雲卿，字廷韓，號後朋，方伯中江長子。少育於外祖常熟楊五川家，賦性岐穎，日記數千言，稍長即攻詩及古文詞，藻思溢發，頃刻千言，俱出人意表。尤長於書法，楷宗二王，行草出入米趙，畫具體黃公望。凡得其長牋短幅者，寶之不啻拱璧。性豪舉，賓朋恆滿坐。嗜弈，兩不相下，繼之以夜。相知雅客，邀公談叙，焚香煮茗，輒亹亹忘歸。且書且畫，筆不自休。間或騷人列坐，分韻賦詩，公輒先成，群公閣筆。少入庠，隆慶改元，督學耿恭簡拔公第三，食餼。萬曆癸酉，首列。是冬，青浦初建，撫臺張公崐崖、督學謝公虹峰器重公，遂由青浦拔貢入北雍。長安貴人無不爭先交公，求詩文書畫者履滿戶外，公一一應之。生平矜恤貧士，傲睨富貴人。陰植親友，亦絕不令人知。方以學行立幟吳下，年止半百，溘焉朝露。惜哉！著述甚富，捐館後一刻，上海一刻，郡城遺失過半，且多魚豕，此尤可惜之甚者。

曹心湖

公名慈，號心湖，青浦人。少爲諸生，屢躓場屋，後棄去。爲人篤於孝友，尊人義方之教極嚴，公年六十餘，每遭呵斥，即長跪，俟其霽威始起。課子耕讀之外，一不與外事。爲鄉飲大賓數年。春秋八十餘卒。

諸海門

公名從禮，號海門，青浦人。游上海庠。已，入胄監。天性孝友，家業頗厚，然能周人之急。陸文定公雅重其人，每造謁談叙，必移時而退。里中欲建一石梁，非千金不可，公一力成之，邑令沈濟川名爲海門橋。晚年爲鄉飲大賓。享年七十餘卒。

姚四山

公名來鶴，號四山，華亭人。五齡喪父，母張氏撫育成立，極盡孝養。母癆疾幾潰，公每夜禱諸北辰，旋得奇藥而愈。母卒，哀毀茹素三年。家貧，訓書自給，未嘗有所干謁。遇薦紳，不少屈，唐鼎元抑所，公門人也，榮歸拜謁，公立受其禮，人兩賢之。與弟來鵠白首怡怡。年逾八十卒。

錢傅岩

公名良輔，字德卿，號傅岩，華亭人。廉長子。資性雋發，於書無所不窺，有聲華庠。督學謝公首拔公，目爲批首之首。時青浦初建，謝欲借公爲諸生式，移文轉廩於青。萬曆壬午，舉鄉薦。數上公車，不利。工古文詞，詩亦清麗。與弟良軫相友愛，未嘗一日離也。尤能急人之難。友人范叔子以蜚語中奇禍，人多咋舌，公獨忼慨白其冤於當道，後卒以解。士類多之。

范侃如

公名廷言，字伯龍，號侃如。少游庠，每試輒意得甚。嘉靖甲子，耿恭簡公來視學，首拔公。是時公視一第直掇之耳。七試不售，至萬曆己卯始得雋。五上公車，又不售。乃就選，得守萬州。渡海，值颶發，幾犯魚口，遂成悸疾。歲餘，卒於官。公與人交，敦然諾、披肝膽，酒酣氣震，雜以詼諧，以故人人樂交。公初至萬州，侵歲祲，發粟蠲逋，榎楚桁楊不輕用。至有犯者，豪右不少貸。黎峒出沒，公躬往誨諭，至今守約束，州人德之。弟濂，有聲諸生間。已，棄去，著書自娛。吳下稱爲『二范』。

陸鳳岡

公名繼皋，字舜臣，號鳳岡，上海人。少補諸生，五上棘闈不售。遊太學，瞿文懿爲司成，器之，卒不售。選楚藩參軍。入覲，官運之役悉屬公，公爲汰其苛，藉其餘，官民兩利。遷遼東都司斷事。時遼陽猛酋闌入塞，事無巨細，咸受成公。朝鮮使者上書，欲遣人入遼陽習華言，部行守道會議，公陳其不可者三，不便者五，事得寢。歲饑，公移文請賑，民多頌之。以病乞歸。爲人仁孝正直，周人之困。兄蚤世，公獨任公府之役，不以煩嫂姪。環里而居者，疾而藥，死而葬，逋負而破券，桁楊而解脫，無不繇公也。年六十五卒。

孫涵宇

公名餘禎，號涵宇，晉山子也。少游庠，入成均。父沒，兄坐役傾家，公代爲區畫。弟幼，不克自樹，則讓之產。食貧二十餘載，始任連江三尹。居官清介，歷四載，尙不能償逋。所轄魚課倉糈，悉捐常例，衙役肅然。虛心聽訟，貧民負贖鍰者，捐俸代之。病歸，僅攜空囊，連民戀戀，如失慈母。抵家未幾卒。

杜城南

公名獻璋，字稚珪，號城南，時登之子。八歲隨母寧於外家，值嚴寒，母假女衣衣之，公曰：『男女有辨，寧寒弗衣也。』衆奇之。弱冠，補弟子員。六經子史，無不擷咀，所爲文奇邁。邑令黃公文煒、督學耿公定向亟稱之，置高等，食餼。不利南棘，遊北雍，大爲林司成燫所器重。已而改南，林公時爲南宗伯，相見勞苦，期公必雋。會病瘍居憂，兩不與試。有以夤緣徼倖之說進者，復不應，終艱一第矣。於是棄去舉子業，日以竹素自娛，吟咏成帙。官光祿署丞，非其志也。公事親孝，與弟孝廉君怡怡相與。宗黨中有貧不能婚嫁喪葬者，一一賑之。或忘德操戈，公亦不較。遇富貴人，無一語寒暄。至窮交相過，則焚膏酌醴，未嘗不傾肝膽也。年五十二卒。子開美能文，仕中書舍人。

丁震予

公名奇逢，字道亨，號震予，華亭洙涇人。萬曆丙子，中鄉試第六。好行其德於鄉，丁內外艱，獨任喪葬，不問季弟。弟死，又爲喪葬。久之謁選，得賓州守，夢萬牛伏庭下請命，公蒞任輒減牛稅，牛全活者多。賓有稱爲鬼童者，能以厭勝法咒墓中人家，且立禍。公重懲之，妖術屏息。中貴以稅事恐喝諸長吏，公先期令民罷市，中貴至，無可奈何，賓稅視他郡獨減，薦牘疊上。病卒於官，賓民無老稚皆哭於庭，有追送四五百里者。

徐與偕

公名益孫，字孟孺，號與偕，華亭人。十歲喪父，奉母陸孺人教，日下帷讀書。年十七，補弟子員。與方衆甫齊名。不售，遊太學，名傾都下。事母至孝，教授弟子，脩金悉供甘毳。母死，遂絕意進取，捐太學符繻焚之，示不復出，結廬墓側。郡邑請上其事以旌異，公辭甚力。年未半百而卒，衆共惜之。

彭九麓

九麓，名汝讓，字欽之，魯溪公子。聶公崇野令華邑，拔公置第二，名聿起，與馮具區、唐抑所、方明齋諸公同社，推公牛耳。屢試不第，遊南雍。工古文詞，善弈，大爲屠長卿所器重。萬曆癸巳，郡守李公思弦多惠政，三月，頌聲載道。會京察被謫，士民攀留不得，公以儒生之見議塞西城，阻其歸轍，縉紳

某譖之當路，以倡亂罪公幷蔡君汝中，逮治拷掠，狼藉血肉，中賴陸文定公父子力救得生。後三年，事白，仍爲舍生，借居龍潭，家徒四壁，尋卒。

徐五修

五修，名元普，字澤夫，文貞公孫、太常公子也。篤學能文，輕財豪飲，入胄監，都與諸名公遊。萬曆壬午，文貞八秩，膺存問，命君謝思，聖旨特授中書舍人。君尙欲應試，奏授其子。性至孝，每見父加餐，色喜；設減箸，輒鬱鬱。父病，願減己庚益父算，具疏禱神，人無知者。君故後，於敗簡中得親筆疏稿，世大賢之。

唐抑所

公名文獻，字元徵，號抑所，華亭人。少孤力學，補諸生，聲藉甚。督學黃州李公首拔之，屢躓南棘。上舍范君捐資助入北雍。萬曆乙酉、丙戌，遂聯捷。廷對，大魁天下。公雅負人望，以遠大自期，言不妄發，動必遵禮。兩請告家居，與郡邑大夫交，進止俱有常度。丁酉，當典試順天，中忽他委，公恬然不以介意，即日解組南歸。還朝，晉宮庶、少詹，尋擢右宗伯，署院篆。甲辰，主考南宮京察，屆期，館中有一二法當吏議者，公竟註下考不假。稍涉蜚語，矻然不動。乙巳，抱羸疾卒於京，年止五十七。吾松自錢公及第，踰百年，一旦聞公捷，驚動閭巷，乃至趨之如市。而公處之若固有者，且能檢飭家奴，不踰尺寸，識者服其量。乃錢公厄於年位，而公至少宗伯，壽不及耆，惜哉！

章鹿苑

公名憲文，字公覲，號鹿苑。性至孝，自爲諸生，以至膺仕，事親無不日具甘旨。萬曆乙酉、丙戌聯捷。戊子，同典順天秋試，授虞部主事，督山西廠。又督潞王行殿於通州，公從中調度，省司空金二萬。又督漕艘於淮上，腐板敗檣，沉沙埋土者出之，省採木金五六萬。丁外艱，哀慟幾絕。會有忌公者，左遷澤州貳守。尋丁內艱歸，遂絕意仕進，寄興詩文。營菟裘於東佘，日與高人韻士銜盃捉麈。雅慕彭澤、香山高致，世遂稱爲陶白先生。所著有《陶白齋集》、《淮南稿》、《白石山房閏稿》。書法宗東坡。年六十一卒。諸子彬彬，並有才名。姪元衡，戊戌進士。

殷十峰

公名廷樞，字執夫，號十峰，華亭人。弱冠游庠，督學褚公愛所拔置第一。屢試不售，入北雍。萬曆戊子、己丑聯捷，歷兩京司馬、尚書郎，擢河南少參，丁憂。補福建，尋卒。公爲人樸茂眞率，事親孝，待諸弟有恩，用情故舊，約束僮奴，亦縉紳中之表表者。

包心韋

公名世熙，心韋其號，學憲瑞谿之子。父病篤，公露禱哀號，衣不解帶。夢同表兄諸澄甫叩拜郡神，各以父年爲請，神謂澄甫父鉅壽六十三，瑞谿公僅六十耳。萬曆辛卯，鉅卒，果符夢中之數。公憂

苦無計，乃具疏哀禱於神，願減己十齡益父算。亡何，公暴亡。瑞谿六十竟無恙，又三年始捐館。縉紳諸公俱有詩紀其事。

張伯復

公名齊顏，字伯復，號岱淵，王屋公孫。少喜讀先秦兩漢書，每屬文，機至神流，數千言立就。茅鹿門先生見其文，亟稱之。以萬曆己卯鄉薦。不治生產，不妄干謁，敝衣糲食，無異諸生時。益發憤下帷，聯諸名公作七子偕遊社，社中咸以牛耳讓公。孝事兩親，歿則哀毀，喪葬之費不煩諸弟。旦夕侍大父王屋公，暇則問奇榷古。取范歆傳硯於孫喬事，名其齋曰『傳硯』。數上春官不利，乃日引酒人觴咏，或放浪山水間，拈韻賦詩，佐以談謔，才情無所不宜。書法繪事兼擅，誅茅秀林山，爲娛老計。年止五十六，惜哉！

高鶴城

公名承祚，字元錫，號鶴城，華亭人。丰頤廣顙，軀幹奇偉。弱冠補諸生，下筆滔滔千言，見者辟易。己卯，舉於鄉。壬辰，會試畢，念兩尊人不置，馳騎而南，抵家捷至。乙未，成進士。改庶吉士第一。丁外艱，服闋，授檢討，分校禮闈。冊封藩藩，便道歸，壽太孺人於堂下，時已疾作，竟不起。公居喪哀毀，莊事伯兄。姻黨以緩急告者必應。自登科至官翰苑，田不加畝，屋不改椽，臧獲粗足使令，堂無俗客，門無囂聲，花辰月夕，期二三知己，泛船峰泖間，嘯咏夷猶，不知其爲貴人也。所著有《知古堂

稿》、《石室餘論》。年僅四十七，傷哉！

沈石樓

公名時來，字君大，號石樓。爲諸生，試輒居首。萬曆戊子，舉於鄉。壬辰，登進士。授行人，典試雲南，慰安慶府，陞御史。董役長陵，裁濫費鉅萬。巡視三關，風裁凜然。復按江西，未抵任，病卒。公生平止食一肉，迨尊公受封，奉命始兼味，養色養志，極盡子職，足迹不及郡縣，門巷蕭然。惜乎年不及耆而歿。崇祀鄉賢祠。

顧仲韓

仲韓，名斗英，號振海。符丞龍海公子也，爲伯明府龍泉後，更號雙龍。少有雋才，日記千言。弱冠游庠，制義獨擅一時。督學德清房公，歲試拔君第一，名噪吳下。已，入北雍。善弈，詩詞書畫，無不精絕。郡守常山詹公雅聞君名，折節下交，治具相款，人共羨之。君承龍海、龍泉二公家業，不下數萬金，君視之若塵土。園亭臺榭、珍卉奇石，甲於海上。喜賓客，遠方至者，作十日留。山肴海錯，日費萬錢。交遊中有不給，輒贈數十金，無難色。間有稱貸而子母絕響者，亦不較。每一至郡城，百貨鱗集舟次，諸賈與食客蒼頭內外交通，諛不容口，俱償上值。徵妓侑觴，日易三四，各飽所欲而去。不二十年，室如懸磬，兼得末疾，至不能餬口，徙居墓所。每作楷書小景，人爭購之，而諸所嘗貸君者，遠君若浼矣。年三十有七卒。生平著作甚富，逝後散失，觀君始終，良足悲者。

張存簡

公名重文，號存簡，受所之子。爲人削去町畦，務爲恭儉。父官滇南，不以家從，公侍母左右惟謹，比歿，哀毀。養外大母孫益虔。後父宦歸，旦夕怡愉膝下。女弟適李而夭，公撫其孤竟成立。待子孫慈不廢嚴，至其倜儻好施，急於爲義，眞古君子也。少遊太學，晚官浙江憲幕。子方陞領賢書，餘列庠校。

張旋峰

公名嵩，號旋峰，華亭人。幼孤，姑夫蘇九皋撫成。蘇產饒，無嗣，公宜分有，謝不受，仍祀蘇終身。避役梁溪，失廩粟，居停主徧察有老夫婦之子色變，擬捕之，公曰：『我不忍以不肖子累兩白頭。』置之。子少遊庠，開宴，夜被盜，所居週水，僅三四漁舟竊宿。家僮執之，公叱曰：『兒方得青衿，奈何即以法繩盜？』戊子歲浸，開廩賑給，有售產者，迫貧別售，亦不責償。途遇且先避去，曰：『恐若見我慙也。』生平不喜談人過失，有誇善訟者，公哂曰：『此法老子無用處。』奉佛好施，年八十餘卒。子爾嘉，萬曆癸卯登科，行將以黃紙賁公松楸矣。

蔡翹雲

公名紹襄，字仲謨，號翹雲，上海人。游郡庠。萬曆癸酉，督學豫章謝公錄遺才，奇公文，令食餼。

此後試輒居首，竟不售，以貢司訓貴溪。庚子，與江西省試，得薦，遷瑞昌令。病歸，尋卒，未週甲也。公以遺才廩食，以廣文獲雋，皆吾郡所未有者，足稱傑士。至爲人坦夷，急窮交、養外父母終其身，文行並優矣。

朱思萱

思萱，名錦，字尚絅，上海鶴沙里人。家不甚饒，好行其德。萬曆壬午秋，海溢，浮屍相望，君收瘞二百三十人。辛卯，海庠傾圮，楊侯捐賦羨二百金重修，而難其委，有贊君好義者，延授之。君謝不受，曰：『某有田數頃，足了此。』乃身任之，七閱月工竣，費共千三百金，而君之產亦罄。令聞強授前銀。又補價置田百畝助學，以佐貧士膏火。陸宗伯作《修學記》詳載其事云。他如還王松之婦、返姚宥之媳，全范相之塚，俱不索直，尤人所難。兩臺高其義，給匾額，予衣冠，通邑稱爲善人。君故而子曰窘矣。

附家志

李鶴峰

先曾祖名霆，字民畏，別號鶴峰，世爲華亭人。弱冠，以批首入庠，張東海贈之旗聯云：『今日雲間人第一，他年天下士無雙。』七視棘闈弗售。正德己卯貢，授義烏司訓。五年，以先祖海樓公成進士，投詩郡守，飄然歸。封刑部主事，累封長沙知府，衣緋乘軒。垂二十年，與孫文簡、宋樗菴、蘇一齋結社賦詩。顧文僖作《鶴峰歌》頌之。性孝友，與人處，寧爲所負，不敢以薄自居。尤有襟度，租俸入門，爲酒食，召賓客歡讌累日。或持所餘以去，亦不問。間值空乏，意恆怡然。春秋七十有七卒。詳載徐文貞公所爲誌中。

李春樓

伯祖名日宣，字尚德，號春樓，鶴峰公長子。弱冠能文，以第一人入泮，屢試高等。躓於場屋，循例以增廣生入太學，竟不得第。賦性嚴毅，動遵古人，衣冠必整，堂宇什器必潔，危坐終日，不妄言笑。與人交，肫肫愛敬。以禮待人，亦冀人以禮相待。或以非禮加，輒恨不置，以故人多敬憚之。晚年好吟咏，壽八十五卒。子男四，季爲益亨，封諸城令。清修雅望，日杜門課子，不問戶外事，郡中稱爲長者。

孫凌雲，筮仕邑令，以廉能稱。徵拜山東道御史。凌霄、凌霍食餼鬻宮，可謂濟美。

李海樓

先祖名曰章，字尚絅，別號海樓。年十七，同伯祖春樓公遊庠。正德己卯下第，謁曾祖於義烏學舍。時掌教者閩省經元，讀祖制義，亟加稱賞，曰：『此吾師也。』嘉靖壬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丁內艱，服闋，授刑部主事，漕運理刑。時唐文襄公督漕，作《清議篇》頌之。陞員外郎、郎中。有中貴欲逮人於百里外者，公執不可。徐文貞公以議祀禮忤執政，禍且不測，公獨周旋其間。尋錄囚浙省，事竣，陞知襄陽府。首繕樊城，築老龍堤。以才徙長沙。公至，適值亢旱，虔禱三日，雨立降。大潟寇起，公主勦議，躬冒矢石，斬首千餘。捷聞，蒙白金、文綺之賜。楚人共立昭勳碑。陞山東按察副使。會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顯陵，道出東省，諸凡供億，無不具飭。所過無一草一木之驚，民實賴之。丁外艱歸。會有忌者尼公，公亦絕意仕進，日與高人結社賦詩較弈。事有不便於民者，苦口爲當路言之。倭夷內訌，撫臺周石厓欲待之幕賓，以咨戎政，公堅謝不往。後共事者多被口語，公獨免。郡守臧堯山造請鄉飲大賓。所著有《狎鷗亭稿》。子二，長即先父豫亨，仕鴻臚，世所稱中條先生，著書數十萬言者。

李吳川

先伯名乾亨，吳川其號，春樓公長子。爲人溫厚坦夷，彡度脩美。終日無疾言遽色，遇事煩劇，公徐解之有餘裕。性喜種植，尤嗜藝菊，聞有異種，不惜重價購之。每秋深，黃花滿徑，賓朋宴集，超然有

物外之趣。以例入太學。晚年謁選入都，作客日久，迨點選時，囊止二金耳。雪中見窶夫挾玄帝像求售，心憐其貧，割六錢買之。共笑其迂。已，視像乃黃金也，選後得免稱貸，人以爲好善之報。初選衢州府經歷，解絹者再，陞潮陽二尹。抵任不數月，會大計，罷歸。足不入城市，亦不問生產，日事較弈，精神充然。八十有五，猶生一子。迨八十八卒。

李中條

先父名豫亨，字元薦，別號中條山人。六歲，先曾祖被封郡守，熊軫峰來賀，先君在旁，公即試對曰：『壽祉堂前春酒綠。』即應曰：『絲綸閣下午風清。』熊未之信也，呼至膝前，復試曰：『祖父孫誥封三代。』即應曰：『堯舜禹授受一中。』熊大奇之。後從先祖宦遊楚中。歸補邑諸生，體癯瘠，因遊太學，司成松石程公、古冲李公咸加器重。屢試弗售，選授鴻臚寺序班，亟自免歸。講學西湖之上，與王龍谿相辯論，王深服之，序其書。抵武夷，生徒益衆。吳吏部中立入山學道久矣，一見先君，即下拜稱弟子。生平博極群書，其於天人性命、兵農禮樂、邊防諸務無不究心旁及，象緯堪輿、醫卜星相、二氏之學悉得要領。所著書有《推篷寤語》、《自樂編》、《梅花百咏》、《三事遡眞》、《格致明辯》、《國計三議》、《自樂窩詩草》，所輯書有《廣記攬玄》、《珊瑚枝》、《寒谷回春》、《藥欄〔原稿作『籃』〕春意》，共數百萬言。篤於孝友，祖病半載捐館，一切醫禱喪葬諸費不下千金，先君獨任，不以絲毫煩叔。後叔負官租二千餘金，又罄鬻己產償之，無靳惜。晚年貧甚，終無怨言。范叔子以著書得罪董宗伯，幾罹不測，先君力言其無他，事得寢，范不知也。爲人負氣寡諧，獨與周憲副萊峰稱莫逆。其他或係年家，或同酒社，甘心下石，

幾至傾家，先君置不較，日事吟弈而已。年六十一卒。子男三：長紹箕，能詩，工書畫，仕藩幕。仲世延，邑庠生。季即不肖紹文，沉浮黌序，無一善狀，惟性耽著述，得先君一體，差足自慰耳。

昔太史公作《史記》，備述家世源流，而於父談尤極褒美，載《自叙》中。乃知稱述祖德，亦孝子順孫所不容已者。余家自鶴峰公以來，詩書衍慶，科貢傳芳，官居內外臺，人稱清白吏。猗與盛矣！第其豐功偉績、懿行嘉言，詳列碑銘誌狀者不能殫述，敢摭其體要，附於終篇，命曰《家志》。竪儒安敢望遷史萬一哉！表揚先德，則有同心。曾孫紹文百拜謹識。

附録

嘉慶松江府志卷五三古今人物傳五

李日章，字尚絅，華亭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有巨璫欲有所逮捕，求見請託。日章曰：『越百里而逮人，非法也。』不聽。遷員外郎、(郎)中。知襄陽，徙長沙。先是，大潙寇數千人屢招輒叛，日章督兵進勦，縛其酋長，斬獲甚衆，餘寇悉降。事聞，賜金綺。晉副使。尋有忌者，遂歸。所著有《狎鷗亭稿》。孫紹文，著《雲間人物志》。

光緒重修華亭縣志卷一四人物

李日宣，字尚德，號春樓，霆子。日宣與弟日章少齊名。霆每撫二子，喜曰：『天以此償我也。』後日章第進士，日宣嘆曰：『有親在堂，弟足祿養，吾何能與命爭衡。』遂隱居自樂。性端雅，動法古人。晚好吟詠。年八十四卒(《志略》作八十七)。子益亨，能稟庭訓。

日章字尚絅，號海樓，嘉靖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陞郎中。有巨璫欲有所逮捕，干之日章，曰：『越百里而逮人，非法也。』不聽。出守襄陽，徙長沙。先是，大潙寇數千人屢招輒叛，日章督兵往討，縛其酋，斬獲甚衆，餘寇悉降。事聞，賜金綺。晉山東副使。尋有忌者，遂歸。子豫亨，字元薦，篤於孝

友，博極群書，官鴻臚序班。孫紹箕，字懋承，官江西都昌主簿。能詩，工書畫，品行端介，見重於時。紹文，字節之，以著書名。

明史

李紹文《明世說新語》八卷卷九九《藝文志》三《子部·小說家類》

四庫全書總目

《藝林累百》八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李紹文撰。紹文字節之，華亭人。是編成於天啓癸亥。因《小學紺珠》而變其體例，摭拾故實，不分門類，不詳出處，但以數目爲標題，自一至百，故名曰『累百』。大抵餖飣疏舛，不足以資考證也。卷一三八《子部·類書類存目》二

《明世說新語》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李紹文撰。紹文有《藝林累百》，已著錄。是書全仿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其三十六門亦仍其舊。所載明一代佚事瑣語，迄於嘉隆，蓋萬曆中作也。前有《釋名》一則，詳列書中諸人名字、謚號、爵里。陸從平序謂紹文近以文學受知於熊劍化，劍化復爲釐其謬誤。然今書《方正》門以文徵明論先人世誼語屬之對上相楊公，《品藻》門以王畿貪嗔痴救戒定慧語屬之對陸樹聲，皆與他說部不合，是傳聞異詞，未能盡確。又以楊士奇爲『東楊』、楊榮爲『西楊』，其釋名亦頗多舛互云。卷一四三《子部·小說家類存

嘉慶松江府志

《雲間雜志》、《九峰志》：明李紹文節之著。卷七二《藝文志·史部·地理類》

《雲間人物志》：明李紹文節之著。同上《史部·傳記類》

《明世說新語》八卷：明李紹文節之著。《四庫全書》存目。同上《子部·小說家類》

《藝林累百》八卷：明李紹文節之著。《四庫全書》存目。同上《子部·類書類》

光緒重修華亭縣志

《雲間人物志》、《雲間雜識》：李紹文著。卷二〇《藝文·史部·傳記類》

《雲間著述考》：李紹文著。同上《史部·目錄類》

《藝林累百》八卷：李紹文著。《四庫全書》存目。案《婁志》云：輯錄古人成語之有數者，自一至百，分類編之。《子部·類書類》

《明世說新語》八卷：李紹文著。《四庫全書》存目。《婁志》云：紹文諸書，皆繫吾郡文獻。同時許樂善、王圻諸公捐貲付梓，而《明世說》有司爲之梓行，尤藝林佳話也。同上《子部·小說家類》

鄭堂讀書記

周中孚

《雲間雜識》八卷寫本：明李紹文撰。紹文，字節之，松江人。《四庫全書·存目》作《雲間雜記》三卷，舊本題明人撰，不著名氏，蓋據《奇晉齋叢書》本，此乃足本，而有撰人名氏者也。《明史藝文志》有紹文《明世說新語》八卷，疑即此書。此書專記松江一郡百年來瑣事異聞之有關世道者，隨得隨書，即事之前後亦所不論，以視同時唐君公《五茸志餘》之作猶魯衛也。不過採摭之富倍於君公耳。然汰去其猥雜，正復相等。前有凡例及萬曆乙卯宋自源懋澄、王洪洲圻二序，又有借洲等助梓公啓、助梓姓氏。卷六五《子部》十二之三《小說家類》三

《明世說新語》八卷寫本：明李紹文撰。履貫見《類書類》。《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亦載之。是書仿劉氏體例而作，其門目亦如之。所載自明初迄於嘉隆。雖偶有乖舛，而逸事名言亦頗藉以見。前有萬曆庚戌陸從平序，稱其積勤十餘年而成書。又附《釋名》一篇，其稱謂亦有所誤云。《補逸》卷二八《子部·小說家類》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傅增湘

〔補〕《雲間雜識》八卷：明李紹文撰。舊寫本。有王圻、宋懋澄二序。

〔補〕《雲間雜識》二卷：明李紹文撰。清寫本。鈐有『陸子辛之』、『式誦堂』印。陸烜用朱、黃二色筆校。跋云：『乾隆丁亥十月十九日夜篝燈校閱一次。烜記。』卷五下《史部》十一《地理類》

〔補〕《皇明世說新語》八卷：明李紹文撰。明萬曆刊本。八行二十字。有萬曆三十四年序。《四庫》存目。卷十一上子部十二《小說家類·雜事》

販書偶記

孫殿起

《皇明世說新語》八卷：明雲間李紹文撰。萬曆庚戌刊。《續編》卷一二《小說家類·雜事之屬》

嘉業堂藏書志

繆荃孫等

《雲間雜志》二卷舊鈔本：不知撰人名氏。陸子章刻入《奇晉齋叢書》。此其初稿，彼此尙有同異。有『陸烜子章』朱文方印。卷二《史部·地理類》

中國善本書提要

王重民

《皇明世說新語》八卷：四冊（《四庫總目》卷一百四十三）（北圖），明萬曆間刻本〔八行二十字（二一·八×一三·七）〕。原題『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卷內有『徐州李氏所藏』長方印。沈懋孝序、王圻序、陸從平序〔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陳繼儒序。《子部·小說類》

《藝林累百》八卷：四冊（《四庫總目》卷一百三十八）（國會），明天啓間刻本〔九行二十字（二〇·八×一三·七）〕。原題『雲間李紹文節之甫輯，男是楫重較』。按《提要》謂是書因《小學紺珠》而變其體例，然自序則謂仿自圓瀞禪師《教乘法數》也。卷內有『古潭州袁卧雪廬收藏』印記。自序〔天啓三年

（一六二三）」。

明清江蘇文人年表

張慧劍

一六一三　癸丑　萬曆四十一年　華亭李紹文節之在里，筆述所見宋克舊書陶詩長卷。紹文，豫亨子。

一六一五　乙卯　萬曆四十三年　華亭李紹文著《雲間雜識》八卷　《鄭堂讀書記》六五

一六二三　癸亥　天啓三年　後金天命八年　華亭李紹文輯《藝林累百》八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三八　紹文所著還有《皇明世說新語》總九卷、《雲間人物志》總五卷、《雲間著述考》。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雲間人物志》四卷、附《家志》一卷：明李紹文撰。清乾隆十八年抄本。上海圖書館藏　卷八《史部·傳記類》一

南吳舊話録

〔清〕李延昰

李節之十歲時，隨其祖海樓公立於門，有二道者來，一跪而誦經，一坐而揮麈。海樓公問二者孰優，節之曰：『跪者有意，不若坐者自然。』海樓公稱之曰：『此兒生晉宋間，何得輒以麈尾爲險事？』卷一五《夙惠·李節之》

一貲郎考選吏目，未任而卒。其家極富，置公服殮之，猩紅袍尤爲越分。有告之節之者，節之曰：『兄輩眼孔小，若至甘涼，如此服飾，直使舉袂成雲。』（修甘州城，初破土，見一小棺，已而愈斷愈多。棺皆長二三尺，啓視之，鬚鬢儼然，老人也。大都多紗帽紅袍。涼州亦同時有之。或云是妖狐所化。《三酉委譚》）卷一八《諧謔·李節之》

林太僕景暘，爲人敦慤，雅負人倫鑒。延文士與子有麟爲同學。每舉社，必晨起滌几席、設楮墨。既就坐，供客具必親閱之，命題期以酉刻畢。既畢，則引大觥酌客，款坐密語，皆稱引古道往事相慰勉，深夜無倦容。與其社者張宗伯鼐、鄭憲副棟、杜方伯喬林、杜駕部士基、姜中翰雲龍，錢比部大忠，不得第者，惟李紹文一人。卷二三《名社·林太僕》

李節之負才矯激。松俗好食胡荽，節之爲甚。一日，視圃中所植枯萎，將責其僕。林仁甫適至，笑曰：『足下滿口名理，何緣此蔬得茂？』節之拍仁甫肩曰：『即借兄口撒種可也。』其母聞之曰：『吾見汝父與朋友往來，一舉動咸具觀摩。林猶不失爲善謔，爾奈何遽作餔糟啜醨？』因跪而數焉，節之數日不敢出戶。（園荽，即胡荽，世傳有布種口誦褻詞，則滋茂，故士大夫以穢言爲『撒園荽』。《華夷花木考》）卷二四《閨彥·李節之母》

雲間語小録輯二雲間人物志

施蟄存

明清鄉賢撰述，有關郡邑人物掌故者，《府志》正續編所録，十九亡佚。近於上海圖書館見明李紹文《雲間人物志》四卷，審是姚春木舊藏抄本，亦可珍已。書第一卷，洪武至天順間人物小傳一百六十

篇。第二卷，成化至正德人物小傳一百二十二篇。第三卷，嘉靖朝人物小傳一百二十篇。第四卷，嘉靖至萬曆三十八年人物小傳一百二十一篇，後附《家志》五篇。諸傳均甚簡略，大率已採入《府志·古今人傳》。其引用書目有《孤墅裒談》、《推篷寤語》、《峰泖先賢志》、《雲間往哲錄》、《雲間信史》、《郡獻》、《雲間近時人物考》、《樵史》、《西樓雜著》、《雲間盛事記》，皆吾郡野史也。按《推篷寤語》九卷，餘錄一卷，李豫亨撰。《峰泖先賢志》，張所敬撰。《雲間往哲錄》，周紹節撰。《雲間信史》，范濂撰。《樵史》，陸應陽撰。《西樓離著》，張海樵撰。此六種見《府志》《正續藝文志》，外四種失錄，遂不知撰人。然有著錄者，其書亦不聞有傳本也。

釋柯集

〔清〕蕭詩 著
劉永翔 校點

釋柯集目録

前言……劉永翔（二九九）

釋柯集

王序……王九齡（三〇四）

吳序……吳騏（三〇五）

詩

秋杪酬王子匪莪……（三〇六）

述懷寄佘峰董得仲先生……（三〇七）

初冬答錢武子先生……（三〇七）

春暮輓王井廬先生……（三〇八）

答沈雪峰先生……（三〇八）

次韻答泗水胡匪石……（三〇八）
秋日寄張子晉……（三〇九）
秋杪寄張洮侯先生……（三〇九）
答沈友聖見贈……（三一〇）
蘭皐詩贈蔣子素公……（三一〇）
老女嘆……（三一一）
時命……（三一一）
得子問山陽訊……（三一二）
讀王子武先生詩賦此却寄……（三一二）
七夕次子問韻……（三一三）
寄清溪陳平夫……（三一三）
答具區葉梅友見招……（三一三）
過墾堰庵訪若未上人……（三一四）
早春訪桐月校書……（三一四）
訪子晉不值……（三一四）
秋日送笠澤孤松上人雲水還山……（三一五）
早春對雪有懷邵僊期先生……（三一五）

細林山晚香亭遺址……（三一五）
東胡玉如……（三一六）
秋日自題南村小築……（三一六）
早春雜感和陸春山……（三一六）
懷范武功……（三一七）
甲寅冬暮喜泗水袁藥蘭至燒燈夜話……（三一八）
乙卯元旦……（三一八）
秋夜讀新安汪周士詩……（三一八）
酬禾中周青士……（三一九）
宮鶯……（三一九）
宮燕……（三一九）
荷鉏……（三二〇）
南梁三女崗和梅聖俞韻……（三二〇）
歲暮書懷……（三二〇）
冬日南村偶成……（三二一）
過澄懷草堂憶王子井廬……（三二一）
次韻答郁鉅南……（三二一）

秋暮冰持周文學同武功范子見訪貽居容堂六集……（三二二）
秋日輓桐月校書……（三二二）
佘山十咏……（三二三）
徵君故廬……（三二三）
道人遺址……（三二三）
講寺竹林……（三二三）
香谿石徑……（三二四）
塔院午鐘……（三二四）
層霞高閣……（三二四）
白雲曲沼……（三二四）
梅花書屋……（三二五）
東山草堂……（三二五）
沐堂曉日……（三二五）
月下聽鶴和梁少保韻……（三二五）
秋日有懷寄顧冰菴……（三二六）
咏佛手柑和王匪公……（三二六）
新緑和磬陳韻……（三二六）

七夕立秋和虞傳韻……（三二七）
秦山……（三二七）
飛來石……（三二七）
次韻答顧子西園……（三二八）
荷鉏……（三二八）
把釣……（三二八）
薙髮……（三二九）
聾聵……（三二九）
瓶中青梅……（三二九）
十憶詩并序……（三三〇）
王井廬先生……（三三〇）
單狷菴先生……（三三〇）
李大年先生……（三三〇）
王玠右先生……（三三一）
錢葆芬先生……（三三一）
張子晉先生……（三三一）
章少章先生……（三三一）

沈雪峰先生……（三三二）
張持後先生……（三三二）
王藿菴先生……（三三二）
癸丑冬同陶子欠亭屠子玉立錢子耕吳訪衡溪周子丹壑不值途中聯句……（三三二）
烟雨樓詩和繡州元亮陳子韻……（三三三）
前題和醉里達江陳主政……（三三四）
咏月十首之八和葆芬先生……（三三五）
關月……（三三五）
野月……（三三五）
宮月……（三三五）
閨月……（三三六）
庭月……（三三六）
禪月……（三三六）
樓月……（三三六）
山月……（三三七）
乙卯春暮懷玠右王先生次趙雙白韻……（三三七）
十友詩并序……（三三七）

石……（三三八）
劍……（三三八）
竹……（三三八）
硯……（三三八）
香……（三三九）
笻……（三三九）
梅……（三三九）
琴……（三三九）
茶……（三四〇）
鶴……（三四〇）
初夏書懷示錢子翼為……（三四〇）
夏日偶成……（三四〇）
咏梅……（三四一）
百幻詩之十首和林子鶴招……（三四二）
荷珠……（三四二）
草人……（三四三）
竹夫人……（三四三）

海市……（三四三）
泥美人……（三四三）
心猿……（三四四）
魚樂……（三四四）
湯婆子……（三四四）
桃核船……（三四四）
蘆筆……（三四五）
甲子初冬同胡玉如訪日千吳先生於陸瑁湖……（三四五）
辛酉初夏陶子欠亭以宮詞見投賦此謝之……（三四五）
孤雁和禾中磬山和尚……（三四六）
凍蠅歎示錢子耕吳……（三四六）
贈欠亭耕吳讀書處即用雪窗韻……（三四七）
和晦山和尚登黃鶴樓韻……（三四七）
遥和醉里陳山貢九日集鄴芸軒……（三四七）
贈青溪浮菴序三昆季兩開士兼訊乾一先生……（三四八）
上巳偶成示晴岩邵子……（三四八）
乙卯除夕……（三四八）

端陽後五日聞璜溪周芷畦涉溺賦此輓之……（三四九）
次韻答張子洮侯見懷……（三四九）
陶穎儒錢耕吳約花朝訪周丹壑不果漫賦……（三四九）
辛酉午日同耕吳作……（三五〇）
答天都汪周士見贈……（三五〇）
重陽後一日同素書上人重登書臺因懷陸滑裳顧西園……（三五〇）
送西園客鵝湖……（三五一）
仲夏送西園北上……（三五一）
七十自嘲十首之四……（三五一）
病起偶拈倣白玉蟾先生體十首之五……（三五二）
聞雁和磬陳黃子韻……（三五三）
洞庭秋月……（三五三）
瀟湘夜雨……（三五三）
烟寺晚鐘……（三五四）
魚村夕照……（三五四）
平沙落雁……（三五四）
僧鞋菊和曰菴和尚……（三五五）

輓玠右王先生用社中韻……（三五五）
輓柘湖馬孺人未婚全節曹門……（三五六）
代柬寄周丹壑……（三五六）
次韻酬田髯淵先生……（三五六）
輓張子晉……（三五七）
庚申秋暮也迂倪子招往上洋賦此志謝兼呈張弘軒劉正凝夏修年童惟
　吉盧予亮曹奕昭稽修五諸社長先生……（三五七）
相如賦……（三五七）
屈子離騷……（三五八）
馬遷史……（三五八）
薛濤箋……（三五八）
輓徐閣公先生櫬歸兼寄武靖先生……（三五八）
秋懷和陳大樽先生韻寄陸滑裳……（三六九）
秋興和漢度先生……（三六〇）
離垢園雜咏贈沈賁園……（三六一）
　蕭閒堂……（三六一）
　鸞嘯臺……（三六一）

桐蔭……（三六一）
紺雪樓……（三六一）
君子亭……（三六二）
坐花岩……（三六二）
春日村居次吳苧菴韻……（三六二）
夏日葆芬先生見招即席賦……（三六三）
贈吳江徐臞菴先生寓超果寺中……（三六三）
冬日狷菴先生見招留晤梅村吳先生辭歸賦此却寄……（三六三）
輓水持上人……（三六四）
次韻答耕吳……（三六四）
白燕……（三六四）
辛亥清和月輓狷菴先生……（三六五）
霞外吟和吳門紺池和尚兼呈蔡九霞先生……（三六五）
武林歸郡即返南村彦達手札并詩索余題咏賦此道意……（三六六）
乙丑暮春得晤蒼水董先生賦此却寄……（三六六）
洮侯張先生以序見贈賦謝……（三六六）
暮春漢度張先生過訪郡寓不値賦此志感……（三六七）

初夏同陸漁山陶欠亭屠玉立路雪窗陸滑裳集錢翼為齋中次耕吳韻……（三六七）
冬日莊子祉如潘子我思范子泯洲過訪論詩有感而作……（三六七）
贈晴岩邵子即和來韻兼呈僊期先生……（三六八）
庭中松和孫思陶韻……（三六八）
玄鶴……（三六八）
黃雀行寄愚庵馬先生……（三六九）
九日病起同毛子南陔童子蒼淵登高……（三六九）
丙寅除夕同徐子百朋作……（三六九）
早行訪戴玉宸……（三七〇）
八十述懷十首之二……（三七〇）

釋柯餘集

曹序……（三七四）
月夜渡申浦……（三七六）
人日臘盡逢春……（三七六）
秋日寄王玠右先生并序……（三七六）

秋杪答杜次蓀陳啓文兼訊陸孝則……（三七七）
題澹園何子村居……（三七七）
秋日小傳成謝顧大子問秀才……（三七七）
戊辰冬日贈聖時楊子……（三七八）
和鹽城朱遠之秋夜泊舟申浦韻……（三七八）
贈洙水莞民上人……（三七八）
立冬日病起偶成……（三七九）
登臨……（三七九）
野泛……（三七九）
小飲……（三八〇）
雁影……（三八〇）
細林八咏之三……（三八〇）
崇眞曉鐘……（三八〇）
素雲仙塚……（三八一）
義士古碑……（三八一）
頌素書上人法號……（三八一）
南郊寒曉……（三八二）

春暮同人集陸漁山齋花間小飲……（三八二）
早春同南陔西園壽民過化城寺訪片月上人……（三八二）
五悲詩之四和王子敏公……（三八三）
學宮……（三八三）
廢址……（三八三）
巨族……（三八三）
人材……（三八四）
秋日寄具區孤松上人乞杖……（三八四）
賦得雨中春樹萬人家……（三八四）
滿城風雨近重陽……（三八五）
觀瀑……（三八五）
春夜同滑裳右匡西園集南陔齋中座有沈陸二詞史……（三八五）
消夏雜咏為向舒甥村居……（三八六）
以竹杖為黃子經士尊慈貞壽……（三八六）
頑石……（三八六）
甲寅夏日喜西園歸自燕中……（三八七）
登一覽樓用度兒韻……（三八七）

蛩吟……（三八七）
冬暮送王井廬葬……（三八八）
贈桐月校書和朱黃門韻……（三八八）
閏七夕……（三八八）
冬日喜瞿欽吾見訪……（三八九）
雨中東西園歸自燕京……（三八九）
夢井廬……（三八九）
閒居雜咏陸蔚章傳題……（三九〇）
苔錢……（三九〇）
鶯簧……（三九〇）
螢燈……（三九〇）
蛛網……（三九〇）
雁字……（三九一）
柳絮……（三九一）
冬日為張溪馬愚葊六十壽……（三九一）
寒夜同人邀魯元曹子集蒼淵齋頭……（三九二）
咏佛手柑十首之五……（三九二）

上元話雨雯聲齋因觀桐月校書遺像……（三九三）
寒食……（三九三）
甲子除夕……（三九三）
聞警……（三九四）
和曹次典秋閘下第十絶之五……（三九四）
人日……（三九五）
元旦……（三九五）
贈胡玉如……（三九五）
己酉除夕……（三九六）
白燕……（三九六）
六月二日値予生辰喜衡岳氏葬過訪譚詩……（三九七）
丙寅四月壽靈隱碩揆和尚六十……（三九七）
歌行一首書扇頭遥贈……（三九八）
上洋張弘軒先生以點雲閣詩屬和……（三九八）
輓陳萬年先生……（四〇〇）
風雨歎……（四〇〇）
題孝貞氏傳後并序……（四〇一）

壽橋李王邁人方伯八十……（四〇一）
壽儼齋王總憲繼尊慈八十……（四〇二）
獨樹老夫家次吳六益險韻九首沈弘濟孫登也傳題……（四〇二）
夏日閒居和西園見投……（四〇四）
乙丑初夏周泉臣侄孫倩拉往武林賦此記勝……（四〇四）
雲隱寺……（四〇五）
新烟和玉峰吳元朗韻……（四〇五）
丙寅元旦……（四〇六）
野雉篇……（四〇六）
丙寅春王丹壑耕吳過訪是日迎春……（四〇七）
九日雨中用度兒韻……（四〇七）
淫雨漫成次耕吳韻……（四〇七）
壽天都陳子京六十……（四〇八）
壬戌中秋病中作……（四〇八）
慰徐百朋悼內……（四〇八）
與四明孫星瞻……（四〇九）
為曼翁張銓衡兩尊人雙壽……（四〇九）

己巳仲春為日千先生七十壽……（四〇九）
細草微風……（四一〇）
枕上鳥聲……（四一〇）
輓玠右王先生次社中韻……（四一〇）
野服……（四一一）
薙髮……（四一一）
冬日壽魯太尊……（四一一）
百幻詩之三十一首……（四一二）
木魚……（四一二）
榆錢……（四一二）
蜂衙……（四一二）
麥柴風車……（四一三）
花魂……（四一三）
蟹仙人……（四一三）
鐵馬……（四一三）
愁城……（四一四）
燕壘……（四一四）

燈花……（四一四）
松濤……（四一四）
荇帶……（四一五）
紙鳶……（四一五）
蛛網……（四一五）
苔髮……（四一五）
柳眼……（四一六）
蒲劍……（四一六）
荷衣……（四一六）
意馬……（四一六）
花鬚……（四一七）
瀑布……（四一七）
梅妻……（四一七）
養鶴……（四一七）
魚梭……（四一八）
肌粟……（四一八）
水鏡……（四一八）

竹醉……（四一八）
月鈎……（四一九）
雲扉……（四一九）
石丈……（四一九）
紙錢……（四一九）
茹菜……（四二〇）
秋色和素書上人……（四二〇）
同素公送西園遊浙……（四二〇）
中秋集嘯傅山房……（四二一）
仲春酬上方曉源和尚四律……（四二一）
新秋……（四二二）
冬日輓王薹菴……（四二二）
壽日千吳先生……（四二二）
秋暮慰穎儒病起……（四二三）
廬山次錢耕吳韻……（四二三）
冬日送相子日偕……（四二三）
冬日題宸臣侄孫倩暎雪軒和當湖徐毓文……（四二四）

八十述懷……（四二四）
苦雨同胡玉如楊聖時作……（四二五）
洞庭月……（四二五）
瀟湘雨……（四二六）
巫峽雲……（四二六）
和苧城同人秋暮採菱蘭若菴韻……（四二六）
張遐音……（四二六）
姚欽六……（四二七）
陳含美……（四二七）
柳渭公……（四二七）
贈聞涯開士習靜於朱莘農之祇樹林……（四二七）
次韻答瞿核園見贈……（四二八）
七夕有懷……（四二八）
和白玉蟾結茅武夷山韻……（四二八）
庚申除夕……（四二九）
寄陶穎儒北上二首……（四二九）
黃河……（四二九）

濟陰……（四三〇）
雪中懷日偕相子客中……（四三〇）
雪中喜玉如過訪……（四三〇）
偶集蔣致和齋坐同蘭皐用九三昆季……（四三〇）
己酉春日答沈子友聖有啓……（四三一）
寶雲八景……（四三一）
苧城牧堂和尚訪道天童歸詣浦南叙闊古法雲堂……（四三二）
牧堂梓群公送行詩見投因續一律道意……（四三二）
吳門王勤中畫扇日千堯民原湜各有題咏索和賦此……（四三二）
孤雁……（四三三）
冬暮送陸滑裳還歸茸城……（四三三）
烟雨樓詩和檇李陳元亮四十首之八……（四三四）
喜同柏子雪賴叙闊……（四三五）
咏柳三首同蔚章玉如聖時百朋蒼岐諸同社分賦……（四三五）
病起倣玉蟾仙子體十首之四……（四三六）
秋夜……（四三六）
雪美人次上洋張南村韻……（四三七）

辛亥聞警自題牡丹……（四三七）
丙辰中秋次戴玉宸韻……（四三七）
九日同陸蔚章作……（四三八）
答竹西李先生……（四三八）
七十誕辰次韻答單公符……（四三八）
己巳仲春聖駕南巡賦此誌喜……（四三九）
憶昔吟上印翁王大司農……（四三九）
戲拈幷小序……（四三九）
丁卯暮春劉貞佩過訪責予爽約予以老邁為辭貞佩云復得一詩示信因復戲云……（四四〇）
寄贈黃茁其……（四四〇）

詞

唐多令……（四四〇）
鶴冲天二首……（四四一）
滿江紅……（四四一）
前調……（四四二）
滿庭芳……（四四二）

補遺一

臨高古意二首……（四四四）
冬日送李樗翁……（四四四）
懷右匡……（四四五）
懷子問……（四四五）
秋日集井廬園亭……（四四五）
同文申朱子過顧希馮墓……（四四六）
苦雨次顧于草韻……（四四六）
秋山……（四四六）
秋江……（四四七）
秋原……（四四七）
秋柳……（四四七）
秋雉……（四四八）
秋雁……（四四八）
早春同井廬筠修野步……（四四八）
早行……（四四九）
拙窩……（四四九）
楓巷……（四四九）

幽軒……（四五〇）
休休亭……（四五〇）
冬日村居……（四五〇）
輓友人……（四五一）
貧女……（四五二）
同南陔毛子書臺懷古……（四五二）
石鐙詩和王井廬……（四五二）
度關……（四五三）
建業懷古……（四五三）
題桃花春水圖并序……（四五三）
得子問山陽訊……（四五四）
朔風吟贈王藿菴……（四五四）
申浦曉發……（四五四）
迎秋……（四五五）
秋海棠……（四五五）
秋日答錢武子見訪……（四五五）
農山先生九日同令嗣顓士子武季友登查山以詩先寄遥和……（四五六）

秋日郊行謝子提月過訪不值賦寄……（四五六）
書酬谷水王令詒讀書東山草堂……（四五六）
影……（四五七）
送別總司許公定侯……（四五七）
贈楊子壽朋……（四五七）
懶柳樹旅次和張晚洲太守韻……（四五八）
雪中過長嶺……（四五八）

補遺二

薦菊井……（四六一）
秋居雜興……（四六一）
題徐湘波儼然室……（四六二）
扇頭墨菊自題……（四六二）
贈別諸遠之……（四六二）
陳跋……（四六三）
附録……（四六四）

前言

明末清初，在如今上海的松江，出了一位奇人，那就是木工中的詩人蕭詩（一六〇七—一六八九後）。詩壇盟主王士禛在聽到他的情況後深感興趣，曾在著作中多次提及，并稱賞其佳句『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及『山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兩聯（材料出處見本書附錄，茲不具引，下同）。

不過，王士禛當時並沒有讀過蕭詩的詩集，他祇是從同時人鈕琇的筆記《觚賸》中發現蕭詩的零章斷句而已。蕭氏的《釋柯集》有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刻本，王氏有松江門人，且曾向他道及蕭詩，如果認眞尋訪的話，王士禛是有可能讀到蕭詩之集的，可惜這祇是可能而非現實。

也許是因爲《釋柯集》的印數太少，到手不易的緣故吧？沈德潛作《國朝詩別裁》，僅錄《答董子紹舒》五古一首，并說：『惜其詩未能多見。』由此亦可見沈氏亦未見蕭集，採錄祇是根據二三手材料，這從詩題與本集不同亦可推知。

值得慶幸的是，蕭詩的詩集至今並未湮沒，尚存於天壤之間，上海圖書館藏有《釋柯集》、《餘集》的康熙刻本及《補遺》的抄本，細讀一過，使我們對蕭詩其人其詩有了較前賢深入的了解。

關於蕭詩的生平，陳乃乾先生在本書跋文中已作勾稽，讀者可以參看，這裏也不作轉述以充篇幅

了。祇是有幾個疑問想提出來辨析一下。

一、《江蘇詩徵》引《留溪外傳》謂蕭詩本諸生，國變後居雲間爲棺匠。此說恐是傳聞之誤。《釋柯集》王九齡序明說蕭氏『於書無所不讀，獨不肯事舉子業。少時或勸之應郡邑試，每笑而不答』。王九齡爲其同鄉，幷與蕭氏『恆以箋什相往來』，其言當可依據。故李濬之《清畫家詩史》言蕭氏爲『松江諸生』、袁行雲《清人詩集叙錄》謂蕭氏『入清，棄舉業』皆以訛傳訛之談。《釋柯餘集》曹偉謨序說蕭詩『世傳冬官之業』，此言亦當是實錄，因爲曹序是應蕭氏所屬而作，必不至妄言。蕭氏實是世代木匠，其本人亦本無功名。

二、蕭詩之傳爲《遺民錄》所收，其詩爲《遺民詩》所採，可實際上他並不能算作遺民。鼎革後他自然有些不滿，見諸吟咏，但這是在異族統治下的人之常情，不足爲據。而且他後來對康熙帝頗有好感，有《己巳仲春聖駕南巡賦此誌喜》詩，中有『萬方同口稱堯舜，盡望宸遊覽德輝』之句，可見他已是大清的『順民』了。在他的姓名上冠以『清』字是合適的。

三、《釋柯集》及《釋柯餘集》皆編次無法，殊不可解。既不分體（古近體詩混編），亦不依時序。辛酉年（康熙二十年）詩編在甲子年（康熙二十三年）詩之後。辛酉年（康熙二十年）詩又編在乙卯年（康熙十四年）詩之前。如此種種，不一而足。且《釋柯餘集》所收之詩亦非作於《釋柯集》所收詩之後者，如二者皆有甲寅年、甲子年、庚申年、辛亥年詩，可見《餘集》所收多爲編正集時刪餘改剩之詩，搜集起來另作一集罷了，很少有後來的新作。

四、胡思敬說蕭氏詩學陶，這未免犯了矮人觀場之病。他大概是誤讀了沈德潛《國朝詩別裁》而發

此論的。沈氏謂《答董子紹舒》詩，『所志在不苟，食力甘苦辛』兩句『得陶公語意』。這話本不錯，而胡氏則拿來以偏蓋全了。實際上，蕭氏並不學陶，還是王九齡序說得對：『不宗一家，大約不事雕斲，亦不沾沾於古人之繩墨。意之所至，觸口而吟，對景生情，托物見志。牢騷蘊憤之詞寡，溫厚和平之意多，蓋得於天者全也。』我覺得蕭氏之詩得於同里陳子龍的雲間派爲多，《秋懷和陳大樽先生韻寄陸淸》七律五首，置之陳氏集中幾可亂楮葉。雲間人受雲間派影響是毫不足怪的。至於其詩流露出來的閒適之態，乃是環境使然，不得不變耳。總之，若謂其詩不受公安、竟陵影響，亦不染宋習，而近於唐風，則不中不遠。

這次整理，底本取上海歷史與建設博物館舊藏《釋柯集》、《釋柯餘集》及《補遺》的抄本，校以上海圖書館所藏民國抄本《釋柯集補》。《釋柯集補》不知所補爲何本《釋柯集》，因爲所補有正集、《餘集》本有的，也有本無的。本有的則據以校勘，本無的則據以補入。凡正集、《餘集》、《補遺》有其題而無其詩的，則補入各集；凡各集無其題亦無其詩的，則補入《補遺》二（原《補遺》改作《補遺》一）。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上海圖書館藏《釋柯集》一卷、《餘集》一卷、《補遺》一卷，取以對勘，知底本即上圖藏本的過錄本。上圖藏本半頁九行，行十九字，單魚尾，左右雙欄。底本行、字全同，惟無界欄、魚尾。兩者皆有陳乃乾跋，上圖藏本爲陳氏手書，而底本則爲抄件，字跡與全書同。又《淸人詩集敘錄》尚著錄蕭氏《近草》一卷，然言有康熙二十八年曹偉（謨）序，考曹序乃爲《餘集》所作，不知何故亦冠於《近草》之前？未知該集藏於何處，未經目驗，不敢妄斷。又《淸人別集總目》著錄之本有康熙刻本《近草》一卷、《藥房近草》一卷、附《南山集》一卷，謂藏於國家圖書館，不知何故《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竟失於著

錄，此大不可解。以此二信息得之過遲，未及取勘，讀者諒之。

相信此書付梓後，能夠引起學術界的興趣。畢竟，工人中的詩人在中國古代極爲罕見，其人其詩都是值得我們去仔細研究的。

劉永翔　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王序

余世居赤松溪畔，由溪而東約二十里許，有市曰亭林，即顧亭林先生託跡處。書堆硯池諸遺址一一具存，蓋地以人而名者也。流風餘韻，代產異人。余自總角時即聞此中有處士芷厓蕭君者，家貧食力，世傳公輸子業，習而安焉。姿性聰穎，被服儒雅，里之人無智愚咸敬而愛之。生平篤好經史，一過目輒成誦，於書無所不讀，獨不肯事舉子業。少時或勸之應郡邑試，每笑而不答。閒居無聊，出其才華，發爲吟咏，清新雄麗，直造三唐閫奥。往往一篇方成，即膾炙人口，爲名流才士所矜式。余兄弟竊慕之，恆以箋什相往來，然其人落落自喜，譬若水中之鷗、雲間之鶴，可望而不可狎也。厥後余兄弟宦遊京邸，效職東觀，雲山綿邈，音問不通者多至十四五年，而芷厓名益高、交益廣、詩益豪，珠輝玉映，且充棟矣。今丙寅仲夏，爲攬揆辰，年已大耋，而矍鑠如少壯。海內諸同人爲之泛流霞、鏗金玉，既壽其人矣，又欲幷壽其詩，取夙昔著述悉付梨棗。老友愚菴馬君請余一言爲序，余因茲有感也。夫世之盛也，猷畝山林，類多磊落奇偉之士，故冤罝而備干城，牛口而具卿相，山川日月之靈氣，每乘運會爲發舒，野有賢才，抑亦休明之一徵也。今天子神聖，擅天縱之姿，覃精《丘》《索》，制科之外，復舉博學宏詞，間與侍從諸臣商確古今，從容翰墨，其加意文學至深且切也。芷厓以曠世逸才彪炳宇內，一旦子雲

之賦得獻長楊，會見《高山流水》奏諸廊廟，於以揚厲國華、發皇盛治，不亦可乎？愚菴則曰：『此非芷厓志也。彼堯舜之世，下有巢由；炎劉聿興，終隱四皓。肥遁者流，習疎慵而耽詩酒，今幸世際文明，仰沾聖化，俾花月良辰，偕我二三石友，咏歌太平，陶唐懷葛，擊壤康衢，一吟一咏，垂諸奕祀，又得君生花之管，一發泉石之光，千載下讀其詩，想見其人，知雍熙之代有此風韻之逸民，芷厓行且不朽矣。』余反覆斯言，首肯再三，遂濡毫而爲之序。康熙丙寅冬月同里棘人王九齡薛澱氏拜譔

吳序

『士』字有二義：其一論爵，《周禮》所稱上士、中士、下士是也。其一論品，孔子所云『志於道』、曾子所云『士貴弘毅』是也。爵聽於人，品立於我，聽於人者爲名，立於我者爲實，時有離合，而衆論遂有異同，顧求其實，不必求其同，然則我友蕭芷厓眞可稱士而不愧者歟！芷厓執藝食力，詩名將四十年，士大夫非眞能下賢者未嘗往來。任給諫令上海時，見其詩，遣人招之，竟謝不往。薦紳有好事者，俾友人載與俱，友人語之曰：『斯行可爲卒歲資。』芷厓曰：『天下自有此一種遊客，我非其人也。』遂堅辭之。嗟乎！吾松困窮極矣，士人無以自贍，往往走長安求知己。韓退之云：『吾何爲乎？吾將既行而復思。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夫崛強如退之，猶未免與世詰曲，而芷厓能定力如此。《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士行也。芷厓不愧矣。我於芷厓之詩不無去取，而其人深爲可重。因其詩稿索序，遂書數語歸之。吳江吳騏日千氏譔

釋柯集

雲間　蕭中素　芷厓　譔

同學　邵式誥晴岩
　　陶爾穟穎儒
　　錢興諧耕吳　仝訂
　　黃廷寵慶臣

詩

秋杪酬王子匪莪

籬落風日清，採菊動盈把。俯仰觀物理，悠然空林下。有客來西疇，手神自瀟洒。被服完太初，鬚

眉澹如寫。倚杖入茅檐，殷勤叙交雅。白首擅詞名，陽春和彌寡。相對起長歎，時方尚戎馬。薄暮駕言歸，行行出蘭若。爲別一何難，毋乃同心者。惆悵立斜曛，孤鴻唳中野。

述懷寄佘峰董得仲先生〔一〕

南村有遺叟，寂寞居河濱。一褐常見肘，數椽聊寄身。所志在不苟，食力甘苦辛。閒來把直鈎〔二〕，終日無纖鱗。晴霞暎眉宇，野水光粼粼〔三〕。坐久發清嘯，怡然全我眞。古樹落高蔭，遠山懷故人〔四〕。於此頗有得〔五〕，毋謂於陵貧〔六〕。

初冬答錢武子先生

木落霜氣清，長天淨如拭。空江渺鴻雁，平郊曠胸臆。吾廬南村南，懷人北山北。相去四十里，邈若關山隔。意氣薄雲霄，孤高豈虛植。君來河水清，君去河水碧。一見不少留，恍然記顏色。日莫登層樓，朗吟伸悃愊。明月入懷抱，翫之不可即。悠悠傷人心，寒蛩夜啾唧。

春暮輓王井廬先生

春事何草草，春愁何綿綿。尋幽成獨往，植杖不可前。故人入泉臺，音響隔重淵。古道日以喪，高風邈難攀。揮塵憶夷甫，蹈海懷仲連。哲人鮮壽考，毋乃造物偏。逝波去不回，衆有成棄捐。白首相知希，顧影空蕭然。索居易興感，薄俗誰相憐？西林澹落日，草木含棲烟。中夜不成寐，月明聽啼鵑。

答沈雪峰先生

亭亭百尺松，乃在西溪濱。歲寒見高節，枝葉何芳辛。偉材托瘠土，孤根自輪囷。霜露不逾色，寧計秋與春。上有雙棲鶴，下有獨行人。結廬處澹泊，浮雲觀俗塵。眞壽托毫素，千古何嶙峋。逃禪避網羅，清淨得天眞。仰之積十年，未能爲問津。一往酬夙願，再往怡心神。茲來訪靈秘，更撫蒼龍鱗。

次韻答泗水胡匪石

嗟彼汀中蘭，幽芳被烟浦。麋鹿棄不啣，庶草亦相伍。托根同鄙人，蕭疎自今古。讀書愧無文，學劍耻非武。小閣坐怡神，頹然等聾瞽。有客寄新詩，妙若千花吐。清芬接眉宇，快讀還起舞。會多素

心人，屈指從君數。烈日燔太虛，微陰在叢楚。何當一把袂，永日傾肺腑。懶散口閉關，有若山川阻。靜夜遙相望，月明轉河鼓。搔首誦瑤篇，相思不堪譜。

秋日寄張子晉

清秋多良辰，風日炫紅樹。俯仰適性情，輒復成新句。因思張季鷹，晨興即長路。一徑渡浦雲，飄搖若孤鶩。及門問主人，主人方出戶。憶別動經年，十往九不遇。兀坐心茫然，無由罄積素。古人重老友，嘉會恐有數。朝見遠山雲，暮見遠山霧。朝暮見遠山，故人隔良晤。言念君子操，寒蟬飲秋露。豈羨青門鉏，寧守商山餓。寂寞南村樵，中懷每傾慕。漠漠橫塘流，冥冥征鴻度。踟躕歸去來，遵途屢回顧。爾我本同心，載咏鵾鷄賦。

秋杪寄張洮侯先生

西風入長林，濤聲滿茅屋。獨枕心悽然，懷人在空谷。高潔湛冰壺，清眞久亭毒。曠懷無四鄰，白眼觀薄俗。時復發浩歌，下筆生珠玉。大壽有文章，宅心猶槁木。飲啄類於陵，行藏寄濠濮。寂寂遠山青，悠悠秋水綠。每念南村樵，間關通尺幅。知名已十年，無因睹眉目。我將問奇往，踟躕頓遊躅。日暮登高丘，悵望西江曲。遠樹接晴雲，寒霞帶孤鶩。策杖歸茅檐，含情對叢菊。臨酒想伊人，更轉離騷讀。

答沈友聖見贈

仲夏出東皐，草木暢新晴。攜杖訪高隱，飄然獨行行。吾友知吾素，結交但空名。茲來非偶然，紆道及檐楹。斜日照板扉，綠蔭滿中庭。主人聞吾來，長嘯出趨迎。古道見眉宇，高懷薄蒼冥。叙言積十年，企慕兩相傾。之子遊京洛，招致皆公卿。汗漫天地間，嘯傲惟狂生。君子本澹泊，不以榮累清。偕隱有德耀，倡酬多賢聲。悠哉復優哉，所樂在茆衡。以我處丘壑，頭白甘飄零。食力念不苟，吟咏適性情。譬彼池中魚，沉潛即滄溟。雄譚罄積素，永締金石盟。臨別盡杯酒，深柳啼倉鶊。

蘭皐詩贈蔣子素公

溪上有平原，其土高而潔。庶草不叢生，乃見蘭芽茁。碧葉紛葳蕤，紫苞出霜雪。猗與九畹姿，幽芳散林樾。主人舊衡宇，門巷臨流設。虛堂闃無塵，寤寐抵岩穴。幽居鮮四鄰，孤標邈難揭。被服出世氛，中懷貞以潔。小隱日如愚，大巧藏若拙。我來君子廬，握手叙契闊。覓火烹寒泉，濡毫寫輕箑。日暮風凄凄，相看未能別。歸撫無絃琴，且師陶靖節。

老女嘆

嗟彼綠窗女，盈盈三十餘。修短已合度，容華非昔如。衣被出織手，晨昏事勤劬。織縑日三丈，心神自安舒。當曉理青鬢，旭日照窗虛。綠雲長委地，顧影成欷歔。因思三五時，嬌好冠里閭。娥眉橫淺黛，翡翠映香裾。練裙掩鳳舄，光彩耀芙蕖。不貴顏色好，乃重識詩書。擇配鮮伯鸞，蹉跎等棄餘。自衒非素志，無媒問貧居。何如紅樓人，二八即登車。春光忽已去，秋風吹弊廬。花鈿半零落，蘭佩日凋疏。未嫁本不惡，猶堪愼名譽。每懷漆室嘯，豈爲惜居諸。

時命

吾生不先後，丁此離亂時。有家亦已破，斯文久凌遲。一身如飄蓬，泛泛靡所之。誰謂膏粱子，不若游俠兒。無能事鞍馬，榮貴安可期？入門徒四壁，瓶空斷晨炊。搔首問蒼穹，生我將何爲？古道世所棄，奚必東西馳。俯首歸田園，不識鉏與犁。日夕愁饑寒，秋風鬢成絲。

得子問山陽訊

淮陰城上雲不流，淮陰城下水悠悠。淮陰城中少年子，當時豈識淮陰侯。王孫未遇同草芥，長日持竿釣城下。小敵微名不足爭，低頭且出無徒跨。一朝際會隆準公，絳灌之流不足亞。憶君懷古欽雄風，匣中騰踔雙青龍。男兒慷慨向京洛，會有賢豪一笑逢。

讀王子武先生詩賦此却寄

君不見赤松溪水清且深，分流委曲通仙岑。又不見瑯琊才子名鼎立，含葩吐藻眞聯璧。賦就能令四座驚，詩成似轉雙飛翼。我聞朱門貴介多燕游，畫船寶馬醉紅樓。揮金不識耕稼苦，任俠還輕劇孟儔。君家兄弟聲名好，國學明經騰步早。長枕時懷手足親，高堂具慶山河老。南村食力老遺民，嘯傲烟霞白髮新。有句每逢名士識，投桃報我玉璘珣。瑤篇夜展燒燈讀，擊節長吟快心目。古侔漢魏近宗唐，更有淳風生沕穆。吁嗟乎，天之生才必有用，君當一出爲時重。

七夕次子問韻

昔曾與子探河洛，中庭月澹梧桐落。自君作客向長安，南村歲歲耽離索。今日歸來舊浦濱，愛余籬落又更新。卻從茅舍看河鼓，元語霏霏飄玉塵。人間天上風光別。龍笛鸞笙音妙絕。清虛殿裏篆烟浮，流蘇盡挽同心結。深深情海不堪填，且聽爐中蟹眼煎。蟋蟀低吟過子夜，與君相對轉相憐。

寄清溪陳平夫 瞭城人，寓清溪

吁嗟乎！造化育我寒且微，頻年濩落悲無依。白頭不苟尚食力，浩歌清嘯眞忘機。瞭城才子由拳客，文望詩名滿南極。長篇爲我滌煩襟，第恨相知不相識。曾從惠遠問行藏，此日元方與季方。太丘碩望重山斗，石田辛苦耕文章。我聞祥麟威鳳不輕見，虎豹當途乘黃賤。神龍蠖屈俟風雲，螭頭虎榜開生面。疎頑南浦老遺民，花月烟波秋復春。自分生涯等蕉鹿，題詩一寄素心人。

答具區葉梅友見招

夙有高峰約，蹉跎秋復春。烟霞遲杖履，湖海隔風塵。白髮閒催我，青山冷笑人。終當泉石畔，相

與話松筠。

過墐堰庵訪若未上人

招提塵鞅外，徑轉識禪扉。宮殿浮蒼靄，藤蘿繞翠微。水清魚入定，林靜鳥忘機。坐對高僧語，空庭花自飛。

早春訪桐月校書

尋春人境外，因訪若耶溪。地僻花初放，門幽鳥自啼。雙成歌郢雪，阿母出交梨。積素燈前盡，冰心證絮泥。

訪子晉不值〔七〕

豈爲饑驅去，重過不再逢。空餘黃鳥韻，無定白雲蹤。敢曰門題鳳，應知杖化龍〔八〕。渴心芳草路，岑寂向南峰〔九〕。

秋日送笠澤孤松上人雲水還山〔一〇〕

遠公八月渡江歸，竹杖擔詩入翠微。波浪不驚千里夢，烟霞常滿六銖衣〔一一〕。洞庭木落山逾靜，震澤秋高水正肥。我輩十年猶溷跡〔一二〕，風塵回首獨禪扉。

早春對雪有懷邵僊期先生

五更窗白早啼鴉，草閣遙看雪萬家。雲護短檐垂玉箸，風回高樹落銀花。西林縱目烟初動，東野懷人路正賒。訪戴未能嗟懶癖，獨携茗椀對瑤華。

細林山晚香亭遺址

窈窕中盤路，亭曾署晚香。苔痕侵石磴，松影落雲牀。代隔烟霞渺，基存草木荒。老翁談往昔，搔首憶滄桑。

柬胡玉如

十年招隱士，杖策走荒蕪。我癖將無偶〔一三〕，君來始不孤。於陵還織屨，南郭耻吹竽。莫爲浮名誤，低眉向畏途。

秋日自題南村小築

夙有南村念，秋來築已成。曲籬圍屋矮，止水隔簾明。薤草開胸臆，觀魚適性情。素心時策杖，相對計陰晴。

早春雜感和陸春山

寒消澤國轉青陽，細雨柔風滿大荒。弱柳欲回邊塞色，古梅猶發故園香。烟横北郭新笳鼓，人靜南村舊草堂。波浪自高湖海闊，武陵溪路日蒼茫。

野鳥初啼怯曉寒，短檐春思隔簾看。愁中又見蘭芽長，鏡裏空憐鬢髮殘。草木共沾新雨露，烟雲猶鎖舊峰巒。薰風何日虞絃奏，好向溪頭把釣竿。

平皐一望曉烟開，黍谷春生斗柄廻。山色漸青陽鳥去，溪光浮綠野鷗來。章臺風雨催枯柳，驛路星霜寄早梅。卻憶五陵全盛日，天街羅綺躍龍媒。

搔首清吟草閣中，小園梅放又東風。波濤江渚鷗難夢，瘴癘雲山燕未通。撫景不禁懷舊雨，踏春何處覓新豐。傷心底事頭看白，莫向流光歎轉蓬。

翠染南山對掩扉，餘寒猶自怯鶉衣。池塘水溢將吟草，岩谷嵐深倦采薇。白墮有情消歲月，黃鸝無語待芳菲。十年烽火驚猿鶴，誰識滄江古釣磯？

胡床香夢返羅浮，攬褐臨高送遠眸。風薦曉寒侵野服，雪添春水漾溪流。山窗長笛成三弄，客舍新詩抵四愁。陌上不禁芳草色，王孫歸路轉悠悠。

曲村岑寂板橋低，策杖行吟聽鳥啼。絕海雲山連薊北，空閨花草夢遼西。旌旗時雨將軍幕，隊仗春風宰相堤。獨有倦遊人索莫，鹿門深處隔輪蹄。

搖落風塵一草廬，無邊春色到來初。新鶯不識江南樹，歸雁難傳塞北書。陰嶺雪霜寒未已，星橋燈火夜何如？野翁擁褐耽詩酒，應有陽和慰索居。

懷范武功

別我巨卿久〔一四〕，依稀六七年。詩才今俊逸，繪事古神僊。北郭情逾重，南村地自偏。何時雞黍約，觴咏菊花前？

甲寅冬暮喜泗水袁藥蘭至燒燈夜話

故友來冬暮，挑燈話夜深。易酬千日想，難盡百年心。兵革無安夢，風塵尚苦吟。卻憐雙短鬢，且與惜分陰。

乙卯元旦

野叟逢元日，晨興肅道裝。草堂輝椑燭，磁鼎散芸香。歲事貧應簡，微軀老更強。卻憐鋒刃處，無復問椒槳。

秋夜讀新安汪周士詩

剔我窗前燭，吟君客裏詩。冰輪初滿夜，金粟正花時。清味生蘭柬，香風入酒巵。讀殘還擊節，不覺漏遲遲。

酬禾中周青士次原韻

寂寂丘壑姿，渺渺閒雲蹤。才劣不偶世，頭白安所從？癡頑且食力，幸爲薄俗容。杜門罕聞見，葉公畏眞龍。晨興啓草堂，浙水來文宗。笑顏等蔟草，古貌如蒼松。叙言積十年，結想越春冬。蒹葭百里外，道遠不易逢。分手自茲去，重期隔雲峰。

宮鶯

漢宮桃李色交加，時有黃鸝喚曉霞。長信踏殘離別樹，平陽飛上合歡花。一聲宛轉啼春暮，幾處含顰感歲華。紅毯錦衣人醉後，卻將巧囀對琵琶。

宮燕

身離海國等飄蓬，雙翮無端入禁中。飛舞御烟新柳綠，呢喃香霧落花紅。春芳已到昭陽殿，秋雨先辭鷓鴣宮。大內豈容狂羽客，任他來去掠輕風。

荷鉏

半畝荒雲獨荷鉏，草根如織荁苗疎。經旬風雨蹉跎後，此日榛荆剪伐初。病骨未能調藥物，衰年久矣廢詩書。蓬蒿三徑蒼烟滿，自有清幽伴索居。

南梁三女崗和梅聖俞韻

西子傾吳日，猶傳三女名。寧遺珠碎慘，肯受瓦全生？國破身逾重，崗存塚漸平。南梁今古月，常此照連城。

歲暮書懷

自笑疎狂癖，年來歎道窮。寸心千里外，短褐數椽中。寄傲舒長嘯，尋幽策短笻。逢人慰離索，搔首向遙空。

冬日南村偶成

烟樹蒼茫接遠空，荒原寥落下征鴻。幾家橘柚垂清露，萬里河山徧朔風。杜曲久虛樽酒約，於陵惟有尺書通。路廻野渡溪流急，笑咏歸歟夕照中。

過澄懷草堂憶王子井廬

虛堂修竹影參差，攬褐重登有所思。千里志沉三尺土，一生功到五言詩。庭前孤直看槐樹，池上丰神望柳枝。遙憶廣陵音斷日，暮春風雨落花時。

次韻答郁鉅南

林泉蹤跡老迂疏，衰鬢行看雪滿梳。譚笑酒盃成白社，往來詩句近黃初。晴窗曉卧三竿日，小雨春肥半畝蔬。辛苦十年嗟病骨，種花猶自獨攜鉏。

秋暮冰持周文學同武功范子見訪貽居容堂六集

木落南村靜，翩翩二妙來。紅箋通姓字，青眼顧蒿萊。何幸斗筲器，欣逢柱石才。詩詞貽累尺，一似寶山開。

杜甫耳聾日，江淹才盡時。襟懷貧轉傲，丘壑老尤癡。不謂巴人句，旋爲國士知。相逢驚坦率，長嘯入茅茨。

秋日輓桐月校書

井梧搖落月紛紛，惆悵羅襦化彩雲。僊種已爲天上有，清歌無復世間聞。空階蕙草遺香佩，小院榴花憶舞裙。腸斷數聲猨鶴夜，烟光波影弔湘君。

余山十咏 乾一諸先生分韻〔一五〕

徵君故廬 談字

余峰東麓小溪南，古樹頹垣處士菴。澤畔隱名通異域，天涯豪客重清談。風高山水乾坤老，氣盡文詞草木酣。香火即今存祀典，松濤花雨好同參〔一六〕。

道人遺址 屏字

兩峰夾道入蒼冥，紺宇深沈繞石屏。荒塚古今餘寂寞，靈泉晨夕散清泠。虬松不斷高低翠，虎樹曾埋大小青。憶共老僧吟咏夜，南軒遙指少微星〔一七〕。

講寺竹林 安字

策杖尋幽望翠巒，磬聲時出碧琅玕。林中僻徑迂迴曲，巖畔清泉滴瀝寒。石獸點頭聞祕密，擘龍舒體報平安。一從佛口宣微妙，千古金容指上彈〔一八〕。

香谿石徑高字〔一九〕

採薰山下獨心勞，時有幽芳襲布袍。林鳥亂啼三月暮，石隄環抱兩峰高。香添茶竈焚松子，味入春盤洗澗毛〔二〇〕。畫舫遊人醉歌舞，不知眞隱自蓬蒿〔二一〕。

塔院午鐘農字

山谿深處午時鐘，曾警村墟勸懶農。斷續不聞青嶂出，荒涼惟有白雲封。萋萋舊址生芳草，謖謖風濤吼老松。烽火十年愁玉粒，可憐千石廢春容〔二二〕。

層霞高閣顏字〔二三〕

傑閣臨霞不易攀，俯聞啼鳥竹松間。夜通朗月侵虛幔，曉挹晴霞照古顏。倚檻自高千里目，捲簾常友四圍山。年來每負觀梅約，羞澀詩囊鬢已斑。

白雲曲沼書字

清池環繞舊禪居，曾有風雲擁化魚。草長一簾探寂默，蓮開五色見眞如。雲霞彩煥天孫錦，蝌蚪文成竺國書。精舍儼然山倒影，不隨塵劫歎邱墟〔二四〕。

梅花書屋 徐文在別業。舟字〔二五〕

長廊窈窕接林丘，古木陰森別墅幽。詞賦酒樽今俊逸，璽書蘭簡舊風流。花明白雪孤山樹，座擁青緗百尺樓。欲向南州通姓字，不禁清思滿扁舟。

東山草堂 董德仲園居。蹊字〔二六〕

曲澗閒閒隔小溪，松扉深閉鳥爭啼。下帷十載成青史，遺誥三朝署紫泥。花雨亂飛晴檻外，石屏環峙草堂西。相攜擬著登山屐，叢桂秋風一杖藜。

沐堂曉日 沙字〔二七〕

西山山半禮僧伽，古殿臨高一徑斜。門向海天涵旭日，樹摹雲漢絡藤花。神龍雨洗峰頭翠，野馬風驅石面沙。自笑扳緣忘老大，卻來初地證三車。

月下聽鶴和梁少保韻

九皐清唳不堪聞，露冷風凄叫夜分。三島夢魂驚皓月，一聲嘹亮憶青雲。緱山乘去應憐我，華表歸來或是君。欹枕獨聽音漸杳，故鄉烟水惜離群。

秋日有懷寄顧冰菴

風塵何事滯天涯？草閣懷人感歲華。絕塞曉霜來白雁，空山秋雨病黃花。於陵仲子貧何似，東郭先生傲自誇。欲展素箋裁尺一，不禁重叠寫烟霞。

咏佛手柑和王匪公

滿掬秋光出寶林，七閩僊掌供黃金。芬芳水陸三千界，虛妄乾坤一寸心。諸色相中憑指點，衆香國裏共招尋。屈伸自得眞如旨，時有寒姿伴苦吟。

碩果南州結慧因，香傳沙界合稱珍。膻風力挽甘憔悴，清操堅持特苦辛。纖指撥開天下目，老拳槌破法中身。木奴笑向當人語，握裏乾坤定假眞？

新緑和磬陳韻

春殘柔緑望中舒，長日霏微伴索居。嫩色自含三月雨，清陰初照一床書。黃鸝啼處嬌無影，碧檻移來蔭尚疏。午夢醒時茶正熟，坐看空翠滿階除。

七夕立秋和虞傳韻

梧桐一葉墮針樓，南國初回萬里秋。白帝下車星乍合，青鸞東馭火西流。候風幡外銀河澹，承露盤中玉瀣浮。此夜含情聞短笛，商聲凄切對牽牛。

秦山

隆然高起處，云是祖龍登。萬世惟碑碣，千秋歷廢興。蹉跨衰草沒，風雨斷崖崩。僊島空南望，雄心冷佛燈。

飛來石

片石撐空立，傳聞鷲嶺來。昂藏凌雨露，軒舉動風雷。塡海偏遺此，臨崖亦壯哉。聳然東壁上，猶欲向蓬萊。

次韻答顧子西園

寂寂南村居，種植方栗里。晨夕來草堂，同心二三子。嗟予但守拙，一隅遠塵市。力食更苦吟，行藏惟爾爾。町畦日以荒，風味日以美。默坐養天和，冥然還太始。斜暉暎林薄，天末微風起。相對話桑麻，蕉影上窗紙。臨風感歲華，題詩和朋比。癡癡七十年，強半隱棐几。優悠澹無營，中懷靜於水。有時向林塘，行行掇芳芷。君才擅河陽，詞賦履前軌。俯仰懷古今，天空暮山紫。搔首望停雲，閒情有如此。譚笑各欣然，云何計年齒？

荷鉏

短籬圍半畝，種植每攜鉏。倦坐花間石，閒翻膝上書。養生惟澹泊，涉世久迂疎。獨有漁樵侶，時時問索居。

把釣

短褐何爲者？晴溪理釣絲。百尋高樹下，三月暮春時。白髮遮青笠，桃花間柳枝。空歸成獨笑，

誰識老夫癡？

薙髮

白髮一何短，時時見剪痕。鬚髟嘗覆額，愛護且留根。米芾揖猶拜，淳于名亦髡。尙能遵國法，不敢出柴門。

聾聵

聾聵南村叟，行年望八時。聽聞惟恍惚，應對每參差。音律今方謝，詼諧總不知。相逢休問訊，一笑兩無疑。

瓶中青梅和莊子祉如韻

嘉實初成抵彈丸，折來簪入膽瓶看。須知鼎鼐調和味，曾作人間措大酸。

十憶詩 并序

十憶詩，憶故人也。故人者何？已故之人也。十者，舉大數也。憶故人之情狀，不忘舊也。不忘舊，則現前之交可知矣。於是乎賦。

王井廬先生

東里憶王子，其度高且深。未滿采薇願，每懷蹈海心。賫志竟黃土，遺澤空素琴。予獨受知早，言念一沾襟。

單涓菴先生

武宣處東郭，丘壑聊栖遲。榮達不可恃，去婦恆見疑。咏蟬明素志，賦鵬動深思。惜哉青門瓜，荒草今離離。

李大年先生

浦水波浪白，浦雲日夕黃。地有李長吉，目無田孟嘗。博雅啓武庫，慷慨歌滄浪。今也鮮其人，雲水空茫茫。

王玠右先生

東海老縫掖，卓犖天下士。常咏屈平詞，每懷魯連志。仰之如斗山，終焉勞夢寐。神交亦成虛，臨風一揮涕。

錢葆芬先生

南州憶才彥，北闕早上書。十年掌秘閣，一念歸蓴漁。彩雲易銷歇，詞壇竟坵墟。茂陵有遺稿，展卷輒欷歔。

張子晉先生

子晉誠吾友，論交在樂貧。先朝存弊屋，此日老閒身。詞賦重千古，笑譚無四鄰。緱山乘鶴後，俯仰一傷神。

章少章先生

放達憑詩酒，頻年心事違。雄才不偶命，長嘯遠危機，大鳥戚鐘鼓，野鵠翔靈暉。再訪問奇處，煙霞空釣磯。

沈雪峰先生

白雪既浩皛，青山亦岩嶢。咄嗟沈吳興，魂化不可招。富貴參泡幻，筆墨遺瓊瑤。念此千古人，何爲生今朝？

張持後先生

千古思張仲，猶傳孝友稱。詞壇誇健將，火宅出高僧。塵濁等閒棄，文章不可憑。憶君譚妄幻，窮達總寒冰。

王藿庵先生

藿菴居陋巷，白首負詩名。一褐恆露肘，十年常病酲。家世等閒棄，牢騷不可憑。雪中東郭履，無復到柴荆。

癸丑冬同陶子欠亭屠子玉立錢子耕吳訪衡溪周子丹壑不值途中聯句

山雲飄飄路茫茫，板橋日午留微霜。芷厓老樹槎牙啼鵂鶹，欠亭饑鳥凍雀悲空場。耕吳炊烟縹緲生田莊，美人家在天一方。芷厓細草回綠如春陽，玉立版田高下何蒼蒼。欠亭千村場圃熟稻粱，玉立迎神打

鼓樂歲穰。茅檐歡呼羅酒漿，兒童扶醉走踉蹌。耕吳誰家少婦紅粉妝，停梭不語遙相望。笑客白頭猶猖狂，從者意氣何飛揚。欠亭到來排闥升其堂，燕泥頹落空雕梁。應對惟有田舍郎，束薪理稻身茫茫。芷厓爲言主人輸秋糧，兼攜茶竈與筆床。耕吳紅輪十度升扶桑，歸期汗漫未可量。芷厓聞言惝恍更相徉，罏頭幾欲典鸕鷀。欠亭便穿畸岸緣陂塘，閒向鄰叟問周郎。玉立白日何短夜何長，斜曛欲下歸牛羊。芷厓不得故人共一觴，惟聞衡溪水湯湯。玉立車輪百轉盤迴腸，欠亭興盡尚欲歌滄浪。耕吳歸來摒擋入詩囊。欠亭

烟雨樓詩和繡州元亮陳子韻二十首之十

烟消雨霽惜春遲，漸見紅稀綠暗時。垂柳依依遮破網，落花裊裊罥遊絲。看山寫作陰晴畫，對景塡成雅麗詞。隔斷僊凡環碧水，幾人曾此倒金巵？

此地傳觴互主賓，共推司馬力更新。詩篇欲頌經三變，杯斝將飛預十巡。鴛水波濤無盡日，鶯花烟雨奈何春。多君作賦同王勃，搖筆曾驚四座人。

蘇公曾此結茅亭，引蔓牽花繞作屏。茶竈緩烹蒙頂綠，酒杯嘗舉越窰青。謾驚鰲背乘樓閣，多恐鴛湖化醁醽。一度春風人盡醉，高山流水倩誰聽？

欲餞殘春獨黯然，春光今向阿誰邊？桃花歷亂紅飛雨，楊柳迷離綠鎖烟。好景計旬如箭九，良宵逐刻抵金千。鴛鴦湖水涵僊境，題咏輸君一着先。

閒攜藜杖出橫塘，水繞層樓煥曉陽。騷客那禁添白髮，酒人猶自載紅妝。可憐歌舞時偏短，惟有蠶桑日正長。勝地不堪重悽慨，但餘搔首倚穹蒼。

十畝鼉形此築臺，興酣時泛小舟來。爲探松竹陰初密，不道葵榴花正開。蟬噪不因紅日避，鶴歸常帶白雲回。吟成長嘯登高閣，四望汪洋一舉杯。

騷人偏向靜時遊，烟雨蕭疎可醉留。樓左畔亭今寂歷，水中央地本清幽。湖光瀲灩千門曉，木葉凋傷萬象秋。此夜琵琶莫悲怨，江州司馬最風流。

不到南湖已十霜，畫樓猶憶在微茫。一窗組練波千頃，四壁龍蛇墨數行。聞道草萊因板蕩，欣傳臺榭起荒涼。遊人酩酊歸舟暮，回首孤城睥睨黃。

翠岫青嵐望裏峰，湖光一片洗塵容。灘頭擾擾溪橋市，水面悠悠塔院鐘。酒琖祇應傾琥珀，劍花嘗自冷芙蓉。野翁情性蕭疎甚，宜與秋山較澹濃。

春花秋月枉愁思，且對寒芳進一巵。積雪似瓊肌有粟，朔風如弩鬢成絲。偶來初地探幽日，恰是無人登眺時。十里湖光千疊浪，誰臨此境不題詩？

前題和醉里達江陳主政

廢興此日適相逢，畫閣朱霞較澹濃。卻喜鴛湖全勝概，遂堪鸞嘯倚孤笻。氤氳北郭烟中樹，縹緲西泠雨後峰。最是月明風靜夜，粘天無際水溶溶。

勝境存亡古復今，朱樓重見起層陰。飛甍畫棟添巍奐，曲檻迴廊轉邃深。百里波濤雙短鬢，千秋烟雨一長吟。欲知司馬經營力，好向詩人句裏尋。

咏月十首之八和葆芬先生

關　月

古戍城頭月，征人不寐看。影涵沙草白，光惹鐵衣寒。金柝悲秋暮，香閨望夜闌。枕戈情脈脈，歸夢度桑乾。

野　月

荒原秋寂寂，愁見月初圓。所照無寧土，相容賴遠天。寒蛩鳴更咽，驚鳥宿還遷。何處聞人語，村農夜未眠。

宮　月

此夜宮闈裏，蟾光一派秋。昭陽看帶笑，長信望偏愁。素魄悲紈扇，清輝想玉鉤。君恩難普照，爭似五雲頭？

閨　月

誰道金波彩，能令戍婦悲。孤幃羞兔魄，絕塞望蛾眉。露瓦愁看後，霜砧倦舉時。不知雙淚溢，卻怪影絲絲。

庭　月

閒庭三五夜，月上彩雲開。流影歸書幔，分身入酒杯。露寒桐影散，風緩桂香來。顧兔休重問，旋看鶴夢回。

禪　月

月朗思禪定，雲龕夜啓扉。千江分體現，一指會心微。法寶離魚海，明珠燦佛衣。高僧垂釣罷，曾載滿船歸。

樓　月

畫檻憐清夜，樓高月易親。低徊傍河漢，疎朗見星辰。不改山河影，常懸冰雪輪〔二八〕。謝莊千載後，作賦更誰人？

山月

山居罕人跡，明月每相依。迢遞臨空谷，殷勤炤短扉。猿因哀不已，鹿爲澹忘歸。此況堪誰共？長吟憶少微。

乙卯春暮懷玠右王先生次趙雙白韻

僻壤淪高士，尋眞我尙遲。苦心甘世棄，淸節畏人知。東海乘桴日，西山采蕨時。古今均一照，俯仰動深思。

獨行無今古，同心合共憐。閒中頭似雪，世外日如年。避俗將焚硯，養廉惟力田。干戈方滿眼，閭左一隅偏。

避世陶彭澤，懷僊葛稚川。運鉏銷白日，煉句補蒼天。長醉非因酒，知音不在絃。及門皆國士，曾廢蓼莪篇。

十友詩 并序

人鷗世海，友道日非，意氣浮沉，晨星落落，可與論交者，惟此數種而已。嗟嗟，以無情為侶，

岑寂可知。各賦短章，用締歲寒云爾。

石

一拳全大巧，孤峭本天成。瑤島分奇骨，蕭齋多遠情。穴疑僊子窟，峰可丈人名。應是三生契，岩阿入夢清。

劍

草野埋神物，悲來只嘯歌。匣中三尺水，壁上十年磨。舉世無雷煥，終宵冷泰阿。龍光干斗炁，莫化入烟波。

竹

翠榦凌霜露，森然碧玉林。相看情自澹，獨坐興偏深。不改高人節，常虛君子心。題詩還掃徑，晨夕在清陰。

硯

案頭陳片石，淳樸隱寒芒。無日不山靜，有時生墨光。濡毫開紫霧，洗雨散玄香。安國今戎馬，頹然共草堂。

香

小窗回蝶夢，古鼎試龍涎。忽吐蕙蘭氣，時生鸞鶴烟。襟期三島外，意味百花前。陋室眞堪共，清芬倍可憐。

笻

野老多遊思，將攜一杖隨。宜人先勁節，虛己不繁枝。林下眞良伴，山中是導師。只今悲道梗，聊與倚茅茨。

梅

愛此孤山樹，與君盟歲寒。逸情閒鳥雀，香氣襲衣冠。總負調羹願，難忘踏雪看。春風搖落後，新綠照檐端。

琴

四壁無長物，一床橫五絃。高風聞雅操，清韻落寒泉。流水誰能賞？廣陵不可傳。荷香桐影下，心手共悠然。

茶

茅屋圍新柳，胡床倚宿醒。詩脾今更澀，茗椀自多情。香霧甌中起，清風腋下生。因君成獨醒，傾耳聽流鶯。

鶴

嗟彼衝霄物，翩躚在廣庭。唳伸千仞志，相準八公經。丹頂明寒火，玄睛落曙星。相依悲鍛羽，何日向青冥？

初夏書懷示錢子翼為

沉沉夏雨接三春，慘綠愁紅總困人。世外身名憐易老，天涯消息遠難眞。荒蕪草木嵇康懶，弊垢衣冠原憲貧。野叟近來無俗事，農書茶譜日相親。

夏日偶成

閒窗散髮思悠然，密樹修篁隱綠天。炎夏有風仍薦爽，艱時多暇抵登僊。三盃苦硬微酣後，一杖

蕭疎緩步前。盡道荆榛滿天地，如何清嘯與高眠？

咏梅

清標不與衆芳齊，占斷春先入望迷。翠羽乍臨雙翮健，黃鸝初喚一聲低。玉鈿細細生嘉樹，珠箔紛紛下碧溪。莫歎夜來成寂寞，暗香濃處月沉西。

晴雪霏微谷號愚，吟成清況抵冰壺。玄蟾照處餘香夢，么鳳飛來儼畫圖。玉笛數聲花影澹，冰絃三弄月輪孤。敬亭幾樹憐搖落，一夜東風餞藐姑。

蠟屐衝寒入翠微，瑤枝開徧影霏霏。靜因蜂蝶遲踪跡，冷對冰霜無是非。高韻每同人共逸，芳情不與世相違。但餘一點酸心處，早向東風帶雪飛。

冰心寧肯作寒灰，金谷村莊盡早開。冷艷忽隨雲母扇，香魂飛入水晶杯。師襄琴語應三弄，何遜詩腸日九迴。靜對卻疑人似玉，此身如已到瑤臺。

枯榦繁條手自刪，花時如寫對柴關。江南音問人千里，隴上風光月半彎。野鶴偶來溪畔立，霜禽初向雪中還。一杯酒酹林和靖，曠古高風不易攀。

兔園琪樹占春先，開向條風入舜絃。散去曉煙神穆穆，襯來殘雪態僊僊。香生勁骨應稱傲，清到孤標不問妍。茅舍主人雙鬢白，杖藜相對特相憐。

踏雪尋芳罷緯蕭，寒枝驚見簇紅綃。水中暎出殊群色，林內看來別樣嬌。僊子酒酣欹絳幘，眞人

丹熟下瓊霄。膽瓶珍重終搖落，轉覺芳魂不可招。紅梅

小溪無復泛胡麻，一樹寒輝繞碧霞。青鳥自隨金母駕，綠珠初到石崇家。春風澹宕開銀箔，夜雨淋漓墮粉花。鸚鵡不言晨寂寂，愛他清絶洗鉛華。綠萼

枝頭猶未語倉庚，紫蒂離離放玉英。村店鳥啼花欲老，山窗人卧月微明。師雄夢斷煙雲散，庾信吟成風雨驚。莫向長林頻送目，倚闌僊子最關情。

虬枝臨水影覃覃，傲質凌霜老尚堪。冰雪作緣元不二，竹松爲友卻成三。思深上苑頭顱白，心繞西泠草木酣。歎息春光空澹蕩，更無芳信寄江南。

林下尋梅共阿咸，芒鞋藜杖攬春衫。禽栖老樹雲迷徑，鶴載孤舟雪滿帆。官舍咏成推雅澹，含章妝出迥僊凡。搴芳不覺歸來晚，大庾山頭月半銜。

百幻詩之十首和林子鶴招

荷珠

翠盤盛露葉田田，風颭明璣碎復圓。光泛一窩如可掬，孔無九曲不堪穿。神鮫泣下渾難定，龍子啣來卒未堅。河上津人休注目，寶珠應自入深淵。

草人

四大支離一束薪，披簑着笠儼猶人。逡巡欲進蓼蕘語，彳亍終爲草莽臣。風裏作聲吁浩氣，月中和影鬬精神。有時憔悴君休笑，曾化清涼丈六身。

竹夫人

玲瓏骨節最風流，選得青娥用蹇修。有意聘君湘水族，多情伴我醉鄉侯。匡床石枕時專夜，香汗冰肌合避秋。宛轉慧心元七竅，卻憐天女別牽牛。

海市

海明天際一痕收，舞雪飛雲列畫樓。鬼斧不煩成鳳闕，僊車無力到麟洲。望中城郭歸虛幻，世外乾坤亦泡漚。爲語馳驅名利客，好來浪裏覓玄丘。

泥美人

束素腰肢翠染眉，案頭人物掌中持。心懷故土身常靜，襪裏香塵步懶移。臨鏡猶憐桓子婦，墮樓應碎石家姬。即今虎阜金閶畔，妒殺風流絕代姿。

心猿

方寸獼猴色相空，居然主宰在胸中。無遮一往千程外，有覺多因七竅通。紫府黃庭時豢養，玉環金鎖不牢籠。誰能收攝潛踪跡，脱盡皮毛道是融。

魚樂

清漣綠沼小池塘，豢養金鱗玉箸長。好雨近添三尺水，落花常有六時糧。泳游潑剌成群隊，容與沉潛即溟滄。不似江湖波浪惡，鯨鯢横截勢猖狂。

湯婆子

雪夜微酣入睡鄉，喜君先到合歡床。知寒總爲心常熱，薦暖應知德不涼。錦袱裹包羞澀貌，溫柔涵養粉花香。三冬莫問伊誰伴，别有鉛華小髻粧。

桃核船

玲瓏堅核苦雕鏤，四面篷窗巧作舟。難許戈矛滄海戰，如堪簫鼓硯池遊。掌中杯酒驚泓浪，扇底香風畏石尤。一粟乾坤容未得，不知何處有安流？

蘆筆

蘆芽如筆長平沙，脫穎呈鋒銳可誇。逸少賦時難起草，文通夢裏未生花。彩毫略似圖書府，斑管多於太史家。此日功名尚戎馬，毛錐久已類蒹葭。

甲子初冬同胡玉如訪日千吳先生於陸瑁湖

天空雲澹雁高飛，訪道攜朋出板扉。一路笑譚因底事？此行當得品題歸。道在東皐不易圖，行行十里問樵夫。野翁指點前村路，地近烟波陸瑁湖。十載尋師得未曾，最難品行勝才能。朝來得共先生語，此日春臺獨笑登。多君名姓滿南州，獨抱高風老一丘。充棟汗牛供亹亹，波濤無盡大江流。野老年登八十來，學慚口耳半疑猜。因君片語開茅塞，攜得清風兩袖回。

辛酉初夏陶子欠亭以宮詞見投賦此謝之

晏坐西窗日正長，好風時動薦微涼。喜君舊雨來蓬戶，遺我新詩出錦囊。句裏自多宮闕怨，卷中如有麝蘭香。三更難盡挑燈讀，七發原爲卻病方。金谷雅言今獨步，玉臺艷體近專場。且將萬里摩雲

志，細譜千秋傾國粧。每歎拙懷人易老，幸逢才子話偏詳。竹因持節參天碧，花爲含情特地芳。鍊格麗詞傳綠字，磨梭佳製滿青緗。知君六翮修成早，會見凌霄彩鳳翔。

孤雁和禾中磬山和尚

嘹嚦秋風裏，孤征傍五雲。蜚鳴應有意，高潔本無群。健翮千山度，清音萬里聞。更憐多燕雀，林下日紛紜。

凍蠅歎示錢子耕吳

擁褐坐南牖，啜茗驅寒威。注目几案間，瓶有凌霜薇。薇中伏青蠅，如醉卧芳菲。用指輕撥挑，凍僵不能飛。纖足抱花瓣，而尚存生機。一念惜微命，移之就朝暉。曝久覺微動，少焉過柴扉。嗟爾生不久，終與時相違。斯多當暑出，本是蟲蛆化。鼓翼恃輕佻，竟忘出卑下。貪婪性所成，趨炎出長夏。臭腐及珍羞，吮嚼無厭罷。營營去復來，逐逐至昏夜。習池燕每憎，華胥夢無暇。歎爾獨何遲，生此冰雪時。薄翼不掩體，沍寒非汝宜。求食既不能，終死凍與饑。子瞻喻宵人，宵人將何爲？

贈欠亭耕吳讀書處即用雪窗韻

講道渾如泗水濱，光風時雨別生春。酒兵各擅無雙將，文戰同推第一人。狂近嗣宗容嘯傲，詩高元亮特清新。野翁裹足南村老，問字年來喜得鄰。

和晦山和尚登黃鶴樓韻

黃鶴僊人已僊去，老僧懷古上高樓。珠簾繡幙開清晝，錦瑟銀箏悲暮秋。荊棘尚餘亡楚歎，封疆豈恃大江流。支笻亦有山河感，獨向西風搔白頭。

遥和醉里陳山貢九日集鄴芸軒得吟字

名園秋老樹蕭森，池館亭臺列翠岑。重九日譚千載事，兩三人叙百年心。雲霄雅志先高遠，文字清簪自古今。南浦野翁躭寂寞，閒情俱付短長吟。

贈青溪浮菴序三昆季兩開士兼訊乾一先生

枯藤瓢笠舊行藏，隨地山林即道場。足上草鞋花露濕，袖中詩卷墨雲香。淵明修靜同鷗侶，無著天親是雁行。歸去九峰逢社長，爲言野老尚疎狂。

上巳偶成示晴岩邵子

三月三日杖孤笻，偶向溪邊作釣翁。澤畔有誰堪把袂？世間何事不書空。直鈎一任魚吞餌，曲水今看燕舞風。掉臂咏歸君莫笑，短衣還帶落花紅。

乙卯除夕

歲除何事亦忙忙？位置琴書步草堂。償不了惟詩酒債，樂無窮是水雲鄉。一年此夜閒爲福，七衮明朝老尚康。兒女笑依雙白髮，濁醪相對韭芽香。

端陽後五日聞璜溪周芷畦涉溺賦此輓之

江豚吹浪夜模糊，狂客搴裳竟渡湖。滅頂可憐非利涉，傷心何處哭窮途？騎鯨直溯唐供奉，懷石同悲楚大夫。有約幾時魂夢裏，淚痕無盡落鮫珠。

次韻答張子洮侯見懷

憶別季鷹久，十更秋與春。壯懷尤慷慨，詩思轉清新。屠釣偏憐我，衣冠信有人。桃花深巷裏，鷄犬不知秦。

陶穎儒錢耕吳約花朝訪周丹壑不果漫賦

負卻花朝約，窗前獨嘯歌。襟期成寂寞，鷄黍竟蹉跎。人事每如此，春光可奈何？寄言周茂叔，乘興且相過。

辛酉午日同耕吳作

午日淋漓積雨中，草堂閒坐思無窮。葵花共我心俱冷，爆竹驚人耳倍聾。白水自涵蒲劍綠，丹砂猶染酒杯紅。堪憐競渡齊聲唱，一字何曾說弔忠。

答天都汪周士見贈

希世有偉人，卓犖天下士。能迴長者車，乃顧侯生市。可憐白髮翁，疎頑鮮知己。食力南村南，嘯歌聊自喜。仲夏草木繁，雲度天風起。譚笑驚四鄰，相看忘彼此。問予今何爲，閒窗著野史。座右竹數竿，門向一池水。短褐倚雙扉，寸心自千里。懶散稀櫛沐，行藏應復爾。啓函出狂吟，才薄愧糠粃。感君盼睞榮，高情莫可擬。

重陽後一日同素書上人重登書臺因懷陸潛裳顧西園

蠟屐尋幽興尚豪，惠休招我再登高。望中猶喜山無恙，閒裏常看雲自勞。修靜獨吟滄海月，長康應泛浙江濤。但餘野老同僊釋，日上荒臺誦楚騷。

送西園客鵝湖

一水易爲別，中腸日九迴。白雲飛不定，紅蓼落還開。我有三秋咏，君非百里才。當湖風月好，應寄錦箋回。

仲夏送西園北上

把袂離亭畔，相看發浩歌。帝鄉紅日近，親舍白雲多。密樹維揚路，安流瓠子河。丈夫憑意氣，行矣莫蹉跎！

七十自嘲十首之四

南村垂白老無能，世味探來冷似冰。七十自強猶食力，六時多暇每攜朋。常懷兄弟惟存我，若問兒孫已見曾。晨夕焚香還手額，不妨貧賤隱於陵。

竹樹陰森晝掩扉，嘯歌林下久忘機。已無學術爲時重，空有癡頑度古稀。遊興尚思千里步，詩狂欲向九天飛。朝來覽鏡添微笑，雙鬢婆娑老布衣。

七十衰翁志未灰，荷鉏常欲剪蒿萊。吟狂每仗三杯後，心遠時從萬里回。子類景升兼有拙，妻同諸葛且無才。毵毵短髮如霜雪，猶向長風氣似雷。

南浦疎頑一老癡，行年七十鬢如絲。歌喉宛轉同嬌女，步履安康抵健兒。燈下尚堪書小字，花前時復咏新詩。故人若問閒踪跡，丘壑烟霞善守雌。

病起偶拈倣白玉蟾先生體十首之五

不參同契叩玄關，終日怡怡似冥頑。嬉戲尚偕童子隊，心神常在列僊班。六通鼎內融三昧，一寸函中貯九還。詩酒債猶償未了，且將踪跡寄人間。

晴明玉宇性中天，甘雨和風體自然。養就嬰孩新骨相，配來姹女舊姻緣。姓名虛達三千路，裘葛將更八十年。盡日閒閒無一事，短吟長嘯在花前。

性成拙直少旁門，喜即讙呼惱便喧。心有未能忘我處，事無不可對人言。年華老去悲兄弟，道業相承賴子孫。堅確守持偏僻少，聖賢儔佛總同源。

荒畦長日剪蓬蒿，始覺魔低道自高。大患不來身尚有，短笻常策興偏豪。草衣得暖猶重帛，花露生香勝濁醪。默抱黃庭時兀坐，靜思鸞鶴下林皋。

活火頻頻煉死灰，陰風消盡即陽回。千年計化三更夢，六尺身成七寶臺。莫謂野狐同猛虎，卻參老子是如來。道人解得其中意，且舉窗前酒一杯。

聞雁和磬陳黃子韻

開卷坐清夜，挑燈聞雁來。稻粱謀自遠，霜月韻偏哀。北地無書札，南州多草萊。一聲雲外度，愁思獨徘徊。

洞庭秋月

巴陵一片月，冷照洞庭湖。烽火依秋水，波濤涌夜珠。塞鴻雙影度，楚客寸心孤。音斷湘靈瑟，寒光滿舳艫。

瀟湘夜雨

獨客孤舟夜，篷窗聽雨聲。蕭蕭鳴水國，黯黯薄江城。老病懷千里，荒鷄唱五更。湘流應更急，未可說兼程。

烟寺晚鐘

夕嵐迷古寺，水面度疎鐘。絕巘鳴孤鶴，深淵吼老龍。聲聲驚斷續，隱隱見春容。此夜憑闌聽，蒼茫十二峰。

魚村夕照

西山懸落日，返照滿江村。遠水低茅屋，晴霞映柳門。船歸漁網集，人醉鳥聲喧。會有行吟者，伊誰問屈原？

平沙落雁

江上沙洲遠，蕭條鴻雁秋。行行歸大澤，點點傍長流。不寄雲中帛，偏傳塞外愁。群居如偶語，應有稻粱謀。

僧鞋菊和曰菴和尚

藥草花如履，宜隨老趙州。雨中常躑躅，月底自夷猶。高蹈非籬下，西歸挂杖頭。何時還化鐵，踏破萬山秋？

花樣云何類革鞮？枝頭高躅不沾泥。淵明修靜成三笑，曾否移人過虎溪？

孤燈高卧床頭有，一葦西來腳下無。今日偶從秋卉見，玲瓏番樣落平蕪。

峭緊芒鞋天女裁，移來三徑立蒼苔。九年趺坐渾無用，一任枝頭取次開。

輓玠右王先生用社中韻

歲寒高節抵松筠，海畔誰能踵後塵？陋巷忽聞歌落鳳，衰年無望識祥麟。牆東音問空懷我，地下文章信有人。翹首暮雲千萬疊，不禁清淚濕羅巾。

寂歷東皋一草廬，十年蓬鬢此離居。杜門著述今烏有，充腹牢騷付太虛。黃面瞿曇留法座，素車死友哭田閭。吾儕抆淚悲同調，潦倒狂生楚接輿。

輓柘湖馬孺人未婚全節曹門

一心冰蘗苦操持，東海新題老女碑。伉儷未諧歸蝶夢，嬋娟終不畫蛾眉。愁臨幬帳呼天日，悲攬麻裳遣嫁時。婦道蘋蘩頭既白，獨全清淨向瑤池。

代柬寄周丹壑

故人別經年，音問久見疎。相思動移日，開君寄來書。書云仲冬時，枉駕式吾廬。掃徑去荒穢，屈指籌居諸。有約不果來，無因問雙魚。仰愧范巨卿，千里信不虛。何當把君手，令我中懷舒？殷勤托蕪辭，惆悵當何如。

次韻酬田鬅淵先生

懷刺無由謁晉賢，虛堂聞傍碧溪邊。山光雲影供辭賦，竹韻松聲助管絃。載酒有時來問字，會心何處不逃禪。憐余老去才應盡，擬向龍門點額旋。

輓張子晉

故人長別歲將除，搔首含愁問太虛。古道豈堪行薄俗，兼才何事老貧居？閒同野渚鷗相似，清到寒潭水不如。此日飄然乘鶴去，九天風露繞衣裾。

庚申秋暮也迂倪子招往上洋賦此志謝兼呈張弘軒劉正凝夏修年童惟吉盧予亮曹奕昭稽修五諸社長先生

秋蛩何唧唧，夜涼聞四壁。微生既不時，寒聲如歎息。念此甘卑栖，銷沈在晨夕。方之南村老，辛苦猶食力。感君思提攜，欣然動顏色。顧影復三思，中懷非所適。優裕豈不願，虛名亦可惜。枯鱗既以枯，斗水竟何益？吾生本衰微，況復負癡癖。有時踞胡床，浩歌伸悃愊。日夕多送迎，自謂罕人跡。雖曰今寡儔，千秋有莫逆。夫子能班荊，何妨時促膝。

相如賦

長卿胸次等書樓，賦手時推第一流。爲有子虛驚漢武，高車不是鸛鵝裘。

屈子離騷

深巷蓬門掩綠苔，楚辭吟罷有餘哀。忠魂寂寞憑誰弔？一句當傾酒一杯。

馬遷史

史筆由來重馬遷，一回展卷一欣然〔二九〕。草堂讀罷還浮白，月挂樹頭星滿天。

薛濤箋

十樣鸞牋巧製成，額黃眉黛用來輕。卻憐偉節嘗湮沒，一紙偏傳蜀妓名。

輓徐閻公先生櫬歸兼寄武靖先生

廿載滄溟自楚音，去家萬里歎升沉。嶺陽身類田橫死，江左人虛梁父吟。絕海有天空吐氣，故園無地可埋心。忘機最是南村叟，亦向西風淚滿襟。

天家數運丁陽九，南國孤臣去住難。海外漸更新歲月，島中空老舊衣冠。半生血淚千山雨，三寸桐棺萬里灘。此日得歸華表鶴，鵜鴣聲斷暮雲寒。

秋懷和陳大樽先生韻寄陸滑棠〔三〇〕

衡門開傍碧溪流，北雁南雲動遠愁〔三一〕。老我不才容短褐，依人何處有高樓？九垓兵革清笳夜，萬里風霜獨枕秋〔三二〕。爲語漢家諸將相，即今休道取涼州。

夕陽衰柳滿離亭〔三三〕，聞道長風起北溟〔三四〕。肯信波濤騰羽翼〔三五〕，最憐山海作藩屏〔三六〕。少陵杜曲詩成草，安石廚頭酒有經。愁對楚天雙眼白，亂雲深掩老人星。

謾擬繁華賦兩京，白門西望楚江平。舳艫夜月悲橫槊，疆場秋霖未洗兵。巨浪拍殘桃葉渡，陰風吹徧石頭城。生憎往事成蕭索〔三七〕，短髮毵毵一鑑明。

黃榆白草古桑乾，漢將彎弓月半殘。蒲類海邊秋水碧，受降城外野雲寒。少年佩印今偏易，壯士還家亦大難。此日嚴關成內地，不須具禮說登壇〔三八〕。

征塵不到古瑤池，欲向森林借一枝。靜檢畫圖魂夢杳，卧遊臺榭性情移。白雲高唱聞來遠，青鳥佳音望轉遲。此日芙蓉凋落盡，焚香空復禮瓊姬。

秋興和漢度先生

一杖頻移度碧林，松杉交錯自森森。風高紫塞來陽鳥，月澹青霄散曉陰。筆塚舊埋騷客恨，雲山遙寄野人心。十年海畔成邊徼，處處霜笳雜暮砧。

渭水分流複道斜，長安非復舊繁華。風凄門子依茅屋，月朗僊人自海槎。白雁早傳青女信，蒼龍忽動紫髯笳。怪來南浦垂綸客，臨酒無詩對菊花。

僊山縹緲澹晴暉，極目滄溟望轉微。塵念已隨黃葉盡，閒情懶共白雲飛。科頭短褐心偏遠，抱膝長吟興不違。莫笑年來存病骨，冲和頤養道方肥。

莫向西風歎白頭，野翁非度近清秋。養廉世外偏容懶，食力人間不繫愁。靜裏揮毫慚繡虎，閒時垂釣狎眠鷗。百年踪跡渾如此，豈羨鳴珂入帝州。

笠澤回瀾頌禹功，洞庭僊境水天中。雲霞日變陰晴色，林麓秋高橘柚風。老去鬢毛休歎白，興來詩句亦題紅。五湖領略憑書舫，潦倒烟波一醉翁。

離垢園雜咏贈沈貢園

蕭閒堂

溪上高堂靜，端居積翠中。閒庭苔蘚碧，衣袂挹清風。

鸞嘯臺

策杖登高丘，極目恣吟眺。徘徊松竹間，時發蘇門嘯。

桐蔭

種梧皆合抱，夾道生清陰。客來人不見，但聞樓上琴。

紺雪樓

不有百尺樓，無以見寥廓。倚檻懷故人，藤花自開落。

君子亭

悠然君子亭，竹密荷香處。石檻生蒼苔，空林鳥飛去。

坐花岩

石叠山如畫，花開岩自幽。坐看松檜色，移影到溪頭。

春日村居次吳苧菴韵

半畝園廬一老夫，蕭然塵外水村孤。歸來陶令仍全傲，著述虞卿莫笑迂。花草陸離閒日月，波濤洶湧自江湖。頻年性僻躭岑寂，除卻耕鉏別事無。

白苧城邊唱谷風，南州春色正無窮。世途祇合尋紅友，人事何由問碧翁。還擬蔣生開竹徑，喜容陶令入花宮。閒登小閣傷心望，芳草迷離夕照中。

南園桃李散晴香，清晝攜朋向小堂。燕壘似城營土室，蜂房如市釀花糧。遠山指點行遊到，華髮應誇觔力強。我亦龍沙嘉會客，懶因春草夢池塘。

溪村寂歷水潺湲，覓句扶笻柳岸閒。青草自生成僻徑，紅塵不到抵深山。幾回風雨潛鱗出，萬里關河旅雁還。白髮笑譚誇健羨，那堪清鏡照頹顏。

夏日葆芬先生見招即席賦

薰風吹度石濠邊，遺叟因招赴洞天。綺席話長花入饌，書窗人靜日爲年。野情自適田家瓦，雅奏初聞相府蓮。莫謂閒雲流不定，漁樵踪跡在林泉。

贈吳江徐臞菴先生寓超果寺中〔三九〕

聞道松陵隱，詩堪魏漢儔。石麟生茂苑，木榻下南州。月旦千秋筆，丰神百尺樓。年來探靜業，時與聖僧遊。

冬日狷菴先生見招留晤梅村吳先生辭歸賦此却寄

東郭林泉竹徑開，布袍藜杖野雲來。譚清冰雪留終日，飲對烟霞醉一杯。勝地著靈題白燕，名園生色綻紅梅。忘機懶入香山社，歸向南村卧草萊。

輓水持上人

方外論交意獨眞，一甌相對話頭新。朝來撒手西歸去，愁絕南村白髮人。
禪院無人長綠苔，阿師歸去不歸來。春風秋月伊誰共？愁殺幽蘭繞砌開。

次韻答耕吳

高梧修竹自爲鄰，危坐芸窗獨葆眞。老眼倦開非病酒，枯腸搜索爲詩貧。經年掃徑迎珠履，此日班荆見玉人。詩興得君撩撥起，郵筒休厭往來頻。
桃花深巷接西鄰，盡道居同鄭子眞。娛老得閒無過懶，養生有道不妨貧。茅檐日暖栖遺叟，竹徑風清來可人。贈我錦牋添逸興，往還酬倡莫辭頻。

白　燕十首之三

清標不與衆雛同，幻出霜翎屬化工。繡戶掠回銀剪樣，珠簾蹴動玉鈎風。圖來粉筆神逾澹，舞入晴雲色似空。自是殊群有人妒，相憐惟藉白頭翁。

肯信烏衣化縞衣，玉堂驚有一雙歸。素翎婉孌霓裳舞〔四〇〕，修尾廉纖雪練飛〔四一〕。潔己得名難混俗，依人以色轉投機。國中儔侶時相見，莫漫呢喃說是非。

溪上雲光接水光，柳烟花霧兩茫茫。怪來鳧鳥身如雪，雅稱衰翁鬢已霜。最愛珠胎生玉壘，更疑新月印雕梁。素心不喜歸王謝，好伴南村舊草堂。

辛亥清和月輓狷菴先生十首之二

東郭看花一月前，故人相對各欣然。新詩索和將投日，不道先生已在天。

愁霖彌月苦漫漫，欲弔先生行路難。草閣賦詩腸百折，不禁老眼淚闌干。

霞外吟和吳門紺池和尚兼呈蔡九霞先生

白雲常護老僧關，霞外偏題丈室顏。有足鼎烹花雨淨，無絃琴卧石床閒。平江騷雅豪吟處，歇浦疎頑想慕間。俚句欲酬應索笑，文通昨夢錦初還。

聞道山房日啓關，竹松花鳥伴慈顏。千秋業自雙林著，一指禪通萬法閒。月影慧燈輝佛座，風傳清磬落人間。遠公今復開蓮社，應許淵明獨醉還。

武林歸郡即返南村彦達手札幷詩索余題咏賦此道意

乘興重臨西子湖，湖光西盡塔形孤。錦塘十里新蹊徑，銀浪六橋眞畫圖。遊俠客如登寶肆，牢騷心似入冰壺。故人若問奚囊句，蕩漾中流一字無。

乙丑暮春得晤蒼水董先生賦此却寄

傾耳才名三十年，朝來何幸識神僊。春風意度人稱慣，秋月襟懷自朗然。躡景紫騮曾掠地，摩空黃鶴懶朝天〔四二〕。生平著述應充棟，屈宋文詞好共傳。

洮侯張先生以序見贈賦謝

往弔陶弘景，時赴弔陶穎儒尊人乘六先生。因逢張季鷹。傲懷存短髮，冷韻等堅冰。交道久逾重，詩文老更能。贈余慚不副，愼矣敢誇矜？

暮春漢度張先生過訪郡寓不值賦此志感

冉冉春復秋，忽忽旦復暮。流光不可挽，有若白駒過。緬思十載前，君來訪蓬戶。笑顏抵諼草，高譚啓武庫。定交杵臼間，中懷悉披露。爲別頻歲年，無由罄積素。茲來因弔賢，城郭非所慕。相訪兩不值，踟躕即長路。長路何悠悠，林鳥亦啾啾。歸來對盃酒，思君卒未休。

初夏同陸漁山陶欠亭屠玉立路雪窗陸滑裳集錢翼為齋中次耕吳韻

紅入櫻桃色正嬌，畫堂清讌可憐宵。十千買得醇醪美，一飲從教塊磊消。金谷茂齡成雅叙，開元遺老說先朝。賢星此夜輝東井，更有文光射斗杓。

冬日莊子祉如潘子我思范子泯洲過訪論詩有感而作

野老披裘出茅屋，扶杖閒看塵碌碌。忽傳群彥訪沉淪，足音何意生空谷。到來談笑叙平生，十載詞壇舊識名。此日相逢慰饑渴，素懷難向一時傾。云今詩道變風氣，不重渾厚重鋒利。造語落句必爭奇，遂嫌初盛無鮮麗。自嗟白首老遺民，猶捧塵編笑向人。廿載苦吟今朽木，煮泉多恐識勞薪。

贈晴岩邵子即和來韻兼呈僊期先生

臨高北望鬱蒼蒼，聞道青溪有鄭莊。早歲苦心磨典籍，盛年經國顯文章。金蘭契擬凌霄漢，松檜材將作棟梁。愧我白頭甘世棄，何期老驥遇孫陽。

庭中松和孫思陶韻

孤松夭矯倚虛堂，雨露年深是許長。枕上濤聲驚五夜，庭中雲影抵千章。實銜馬尾琳球像，脂溢龍鱗琥珀香。幸爾不遭梁棟用，歲寒長此鬱蒼蒼。

玄鶴

莫訝胎禽異，山中亦見稀。霜翎翻墨汁，仙夢化烏衣。玄德千秋養，蒼雲一片歸。自矜能守黑，肯共鷺鷗飛？

黃雀行寄愚庵馬先生

羽族有萬類，黃雀形細微。鷹鸇棄不顧，結群高下飛。粒食飽稊稗，一枝良足栖。綴巢蓬藋中，牝牡相因依。久雨畏羽濕，積雪恆苦饑。逐逐田野間，與人無是非。虞人設網罟，網罟密不稀。不念黃雀小，但念黃雀肥。昏夜掩其宿，捕之盈筐歸。百命不充缶，饋遺珍土宜。湯德既不誠，聖言亦已違。食妖何可遏，感此長歔欷。

九日病起同毛子南陔童子蒼淵登高

九日扶笻興尚豪，故人攜我強登高。烟橫遠樹藏茅屋，風度幽香襲布袍。鷗卧一溪惟覺穩，鴻飛萬里不知勞。雲房喜共山僧話，旋取松釵煮雪濤。

丙寅除夕同徐子百朋作得存字

深巷冰霜日掩門，筆牀茗椀老南村。耳聾以外身無恙，齒豁之中舌尚存。千里虛名慚白髮，一年殘夜惜黃昏。詩成更飲屠蘇酒，醉擁蒙茸絮被溫。

早行訪戴玉宸

訪道向村落，鷄鳴出板扉。明星涵曙色，殘月澹餘輝。扶老鳩頭杖，凌寒鶴氅衣。相依僮僕語，陽谷已熹微。

八十述懷十首之二

東海蕭然一老癡，癡懷還道少年時。遠途不仗孤笻力，頑石猶思隻手移。騷雅社中分險韻，兒童隊裏賭彈棋。傍人莫笑鬚眉白，今歲纔交八十期。

白茅鋪屋槿編籬，廿載栖遲事事宜。扶杖逶迤行曲徑，濯纓宛轉向清池。以挑野菜爲朝課，將拾枯枝作午炊。如此苦辛還自得，每逢花月有新詩。

校勘記

〔一〕述懷寄佘峰董得仲先生　《釋柯集補》作『答董子紹詩』，《國朝詩別裁》卷七、《江蘇詩徵》卷三七作『答董子紹舒』。

〔二〕閒來把直鈎　『直鈎』，《釋柯集補》作『魚釣』，《國朝詩別裁》、《江蘇詩徵》作『魚鈎』。

〔三〕野水光粼粼　《釋柯集補》、《國朝詩別裁》、《江蘇詩徵》作『野火光燐燐』，疑誤。

〔四〕古樹落高蔭，遠山懷故人　《釋柯集補》、《國朝詩別裁》、《江蘇詩徵》無此十字。

〔五〕於此頗有得　『頗』，《釋柯集補》作『容』。

〔六〕勿謂於陵貧　『於陵』，《釋柯集補》、《國朝詩別裁》、《江蘇詩徵》作『原思』。

〔七〕訪子晉不值　《釋柯集補》作『再訪張子晉不遇賦寄』。

〔八〕敢曰門題鳳，應知杖化龍　《釋柯集補》作『門靜休題鳳，杖靈應化龍』。

〔九〕岑寂向南峰　『岑寂』，《釋柯集補》作『一笑』。

〔一〇〕秋日送笠澤孤松上人雲水還山　《釋柯集補》作『送孤松上人還山』。

〔一一〕烟霞常滿六銖衣　『常』，原作『嘗』，據《釋柯集補》改。

〔一二〕我輩十年猶溷跡　『溷』，《釋柯集補》作『混』。

〔一三〕我癖將無偶　『癖』，《釋柯集補》、《江蘇詩徵》、《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引作『僻』。

〔一四〕別我亘卿久　『卿』，原作『鄉』，據文意改。

〔一五〕佘山十咏乾一諸先生分韻　原作『佘山十咏之五』，題下僅錄詩五首，今據《釋柯集補》補全，題亦據改。

〔一六〕此首據《釋柯集補》補。

〔一七〕此首據《釋柯集補》補。

〔一八〕此首據《釋柯集補》補。

〔一九〕高字　此二字原無，據《釋柯集補》補。

〔二〇〕味入春盤洗澗毛　『春』，原作『村』，據《釋柯集補》改。

〔二一〕不知眞隱自蓬蒿　『自』，《釋柯集補》作『是』。

〔二二〕此首據《釋柯集補》補。

〔二三〕顏字　此二字原無，據《釋柯集補》補。

〔二四〕此首據《釋柯集補》補。

〔二五〕舟字　此二字原無，據《釋柯集補》補。

〔二六〕蹊字　此二字原無，據《釋柯集補》補。

〔二七〕沙字　此二字原無，據《釋柯集補》補。

〔二八〕常懸冰雪輪　『常』，原作『嘗』，據文意改。

〔二九〕一回展卷一欣然　『展』，原作『轉』，據《釋柯集補》改。

〔三〇〕秋懷和陳大樽先生韻寄陸滑裳　『寄陸滑裳』四字原無，據《釋柯集補》、《江蘇詩徵》補。

〔三一〕北雁南雲動遠愁　『遠』，《江蘇詩徵》作『客』。

〔三二〕萬里風霜獨枕秋　『萬里風霜』，《江蘇詩徵》作『萬戶瘡痍』。

〔三三〕夕陽衰柳滿離亭　『柳滿』，《釋柯集補》作『草暗』。

〔三四〕聞道長風起北溟　『聞道長』，《釋柯集補》作『動地狂』。

〔三五〕肯信波濤騰羽翼　『騰』，《釋柯集補》作『添』。

〔三六〕最憐山海作藩屏　『山』，《釋柯集補》作『江』。

〔三七〕生憎往事成蕭索　『索』，《釋柯集補》作『瑟』。

〔三八〕此首原無，據《釋柯集補》補。

〔三九〕贈吳江徐麗菴先生寓超果寺中　『寓』，《釋柯集補》作『遇』。

〔四〇〕素翎婉孌霓裳舞　『素』，《釋柯集補》作『弱』。

〔四一〕修尾廉纖雪練飛　『廉纖』，《釋柯集補》作『飄搖』。

〔四二〕摩空黃鶴懶朝天　『摩』，原作『摹』，據文意改。

曹序

予憶甲辰初冬，從申浦東還，取道於亭林，訪顧野王遺跡，聞此間有蕭子芷厓，世傳冬官之業，而好爲詩，輒停橈訪之。蕭子揖余於將作之坐，出其詩百篇見示，予雖不及竟讀，而心異其人。其明年，寄予見懷詩一篇，推許過當，予倚歌而報之。迄今垂三十年矣，蕭子之詩日益工，著作日益富，世之所傳《釋柯集》是也。今年秋，復寓書於予：『《餘集》將竣，先生爲我序之。』於是曹子告之曰：昔者盛時，天子有輶軒之使，采列國之風上於太史，被之管絃，而爲《國風》。如魏有《伐檀》之風，人以造車爲業，食貧自樂。《伐檀》其後焉者也，其在唐虞之世，垂有巧思，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所謂二十二人者，垂其一人也。當時預聞皐、夔賡歌而不聞能自作歌。今蕭子執攻工之技，而援筆爲詩，其遠過古人哉！予觀蕭子之詩，不宗一家，大約不事雕斲，亦不沾沾於古人之繩墨。意之所至，觸口而吟，對景生情，托物見志。牢騷蘊憤之詞寡，溫厚和平之意多，蓋得於天者全也。年逾八十，神明不衰，高常侍五十爲詩，韋蘇州六朝吟客，予何能測蕭子之所至哉！方今憲老乞言，詔書屢下，儻輶軒使者采蕭子之詩以入告，爰命儒臣編輯雅章，蕭子將操垂斤而附於賡歌之列，何多讓焉？予老不得志，栖栖道途，竊欲取今人之詩而刪定之，則蕭子《釋柯》之集何必非《伐檀》之篇，當亦孔子所亟取爾，故不辭而爲之序。康熙己巳歲重陽前一日社弟曹偉謨南陔頓首拜撰

釋柯餘集

書臺蕭中素　芷厓父　著

陸慶臻笏田　曹偉謨次典

雲間　吳　騏日千　錢　穀子璧　仝鑒定

張彦之洮侯　郁　鑣芥菴

楊友衍聖時　楊俞漣斯善

同里　陳士鑲達江　顧少連向舒　仝訂梓

胡　仁玉如　徐　球百朋

月夜渡申浦

風細波平浪影浮，黃龍浦口放輕舟。恰如海上乘槎客，天漢歸來萬里秋。秋風八月當三五，中夜菱歌夾雙櫓。雲光水色鏡中游，波紋迴處鮫人舞。回憶春申百世前，朱門食客動三千。雄圖今古空流水，惟有波濤年復年。

人日臘盡逢春

人事成蕭索，應難此日晴。雨飛雲黮闇，風勁雪縱橫。椒酒含情碧，瑤華入望明。冬籌今夜盡，搔首問春耕。

秋日寄王玠右先生 并序

先生一代龍門，十年豹隱。神交有素，時懷御李之私；投刺無因，未遂識韓之願。偶乘便羽，率寄短章。自慚擊缶之吟，無當風雅，聊以誌寤寐云爾。

風清雲白海門幽，翹首東皋羨隱流。詞賦十年垂釣處，烽烟萬里荷鉏秋。人間鸞鳳推兄弟，天下

聲名重斗牛。愧我只今多浪跡，何時相對數閒愁？

秋杪答杜次蓀陳啓文兼訊陸孝則

秋樹蕭疎野色開，小檐欣有故人來。新詩已慰心千里，往事唯應酒一杯。言別竟虛懸榻意，相攜重上讀書臺。君歸爲語東籬菊：仲蔚門前但草萊。

題澹園何子村居〔二〕

溪村一徑繞烟霞，修竹茅檐處士家。籬落有文如畫裏，柴荆無恙即天涯。半窗清影搖書幌，萬里雄心冷劍花。甲第祇今惟牧馬，何人不羨邵平瓜。

秋日小傳成謝顧大子問秀才

養拙南村日苦吟，頻年踪跡溷升沉。惟知懶骨羞彈鋏，豈爲浮名等破琴。草閣夜高滄海氣，溪山秋冷白雲心。卻憐不解吹竽客，應識鍾儀自楚音。

戊辰冬日贈聖時楊子

吾有忘年契，關西百世人。詩傳外王父，謂王井廬先生。交重古遺民。清白家聲遠，風流意氣眞。書臺千載後，松檜一時新。

和鹽城朱遠之秋夜泊舟申浦韻

秋浦扁舟夜，微吟對遠波。客心清月露，鄉思隔烟蘿。林冥歸漁急，沙虛落雁多。鹽官明日路，應發五噫歌。

贈洙水莞民上人

洙水聞高衲，行藏靄若春。松風和梵唄，竹月朗彡神。圓頂明螺黛，方袍染麴塵。書堪懷素匹，詩與貫休鄰。莞爾成三笑，怡然超四民。世緣通佛法，心境合天眞。清淨非無地，浮屠信有人。何當操一葉，相對證前因。

立冬日病起偶成

病逐殘秋去，新寒侮弱軀。避風移木榻，當座展山圖。重與林泉洽，還應藥餌扶。坐來無一事，詩思在冰壺。

登臨

獨上高臺望渺茫，千村烟樹接雲光。兵戈擾擾看人境，霄漢冥冥憶帝鄉。北雁寓情渾似客，西風吹鬢卻成霜。徘徊一動悲秋思，落日孤城睥睨黃。

野泛

晴溪秋淨水無波，放艇中流獨嘯歌。有約各天紅樹遠，忘機隨處白鷗多。輞川圖寫王摩詰，澤國仙遊張志和。世事只今宜泛泛，何如江上老漁簑。

小飲

中庭瑤草媚秋辰，詩酒論交狎比鄰。別去不違千萬里，坐來唯有兩三人。紅添小珓廚丁力，綠滿村盤菜甲新。且盡一杯塵鞅外，相看何必對芳春。

雁影

水闊江天迥，南征朔雁翔。一行雲外澹，幾點月中蒼。海國無餘地，汀洲有倍糧。人間矰繳滿，何得度衡陽！

細林八咏之三

崇眞曉鐘

扁舟溪上曉，鐘度細林山。斷續因風切，凄清入夢閒。洪音通帝座，曙色滿人間。坐起推篷望，中天月半彎。

素雲仙塚

何年仙子蛻？高塚玉函封。神化歸三島，雲來聚一峰。古梅疑返鶴，老樹欲成龍。無語參同契，臨風倚瘦笻。

義士古碑

古碑閒歲月，塵土卧松陰。剝蝕疑無字，摩挲獨有心〔二〕。殘文苔蘚合，荒徑薜蘿侵。此日論高義，深山空足音。

頌素書上人法號

阿師號素書，厥義何所屬？問之笑不言，微玄見眉目。以茲契予懷，點頭會心曲。師號乃我名，我名慕淳樸。濯濯貴不汙，皎皎方白玉。素書託素衷，懷人在空谷。佛性有兼愛，大道豈孤獨？自了亦了人，婆心一何篤！素字義孔貞，用之則驅俗。書之義孔大，聖賢道相續。所以師號名，令人長跪讀。

南郊寒曉

草枯霜白徑盤桓〔三〕，策杖悲歌行路難。朔雁自高風力緊，村鷄猶唱曙光寒〔四〕。林泉踪跡成麋鹿，湖海音書隔羽翰。潦倒乾坤驚歲晚，不禁雙鬢日凋殘。

春暮同人集陸漁山齋花間小飲

平原風物閬仙家，藥圃花畦爛錦霞。老去喜逢金谷酒，坐來疑泛武陵槎。人間往事供談笑，世外閒身惜歲華。啼鳥一聲觴再舉，絕勝絃管按紅牙。

早春同南陔西園壽民過化城寺訪片月上人

江村歸路入烟霞，挈伴同過惠遠家。布地碧雲回草色，滿林香雪落梅花。溪迴蘭若春方到，日照蓮峰午未斜。清話片時塵土隔，絕勝瓢笠向天涯。

五悲詩之四和王子敏公

學宮

禮樂久不作，荒穢宣尼宮。駝馬升頹垣，野草生辟雍。黌門掩斜日，華表欹長風。憶昔講大義，每來斯堂中。成仁死志士，誤國由鉅公。春秋了故事，俎豆皆塵蒙。獻酬等蒭偶，馬策鳴編鐘。苔生檐瓦綠，雨積溝渠紅。白首來鴻儒，掩涕悲無窮。

廢址

浩浩風日悲，逐逐走羊豕。瓦礫成丘原，高下生葛藟。牧馬徑交馳，橋崩石枯燬。緬思昔全盛，樓閣連雲起。華堂帶曲房，僮僕迷所止。寸土爭千金，圖謀致仇死。粼粼復粼粼，甲第通戚里。兵燹一朝至，三月烟不已。畫棟作灰飛，黃埃斷流水。主人悉逃亡，賦役責荒址。望之心孔悲，夢寐豈及此？日暮雨飄搖，草枯號野鬼。

巨族

三吳多豪右，甲第標公侯。貴介傾時望，車馬羅道周。一身重千鈞，頤氣奔蒼頭。衣冠必駭俗，顧

盼生風流。田園接阡陌，富盛期千秋。戎馬一朝至，金穴成荒坵。國破家亦亡，遂失資身謀。逋徭法不赦，累累爲羈囚。公相呼役卒，匍匐見督郵。鞭扑萬金軀，枯槁靡所投。饑寒歸廢祠，月黑啼鵂鶹。

人材

江左稱多士，才華騁前列。一榜半公卿，期望各相訣。拔尤群不空，每每登金埒。時移俗亦變，掄才遽差別。文章棄不重，聖賢道泯滅。讀書破萬卷，何如三寸舌。不重舉孝廉，豈復知氣節。揮手入京華，金紫每高揭。車馬歸故鄉，街衢致塡咽。茫昧來鴻儒，趨避成蹩躠。眯目問誰何，云是人中傑。昔爲徹骨寒，今則炙手熱。聞言心惝恍，咨嗟不能說。悲哉謝咿唔，安能事交結。

秋日寄具區孤松上人乞杖

一丈霜條石畔枯，高峰深處隔樵蘇。蕭疎有節還宜直，遒勁無枝不在粗。得後敢教童子執，攜來渾似阿師扶。殷勤好向山中乞，日望蒼龍過五湖。

賦得雨中春樹萬人家

柳色蒼茫入望迷，長安東畔渭橋西。紅殘驛路寒烟濕，綠暗江城宿霧低。酒旆遠垂林漠漠，畫船

閒繫草萋萋。不堪重向高樓倚，故國繁華水拍隄。

滿城風雨近重陽

江城秋雨逐征埃，翹首龍山節序來。着笠欲過陶令宅，披衿先賦宋公臺。催將白雁傳霜信，潤取黃花待酒盃。且整座頭雙蠟屐，晴明攜杖立崔嵬。

觀瀑

劃破青山匹練開，靈泉迢遞遠峰來。因風亂灑巖前雪，不雨常鳴澗底雷。天漢一源飛冥漠，匡廬千丈落崔嵬。奔流欲向滄溟去，肯逐狂瀾拍岸隈？

春夜同滑棠右匡西園集南陔齋中座有沈陸二詞史得疎字

竹裏雙扉處士廬，酒杯花影夜何如？雄心每爲風流折，逸興能教禮法疎。千古詩才同鮑謝，一堂人物半樵漁。吾儕踪跡烟霞外，不信侯門有曳裾。

消夏雜咏為向舒甥村居

散髮坐南軒，竹影灑澹墨。宅心冰雪間，炎威變寒色。靜觀常兀坐，竹裏罷煎茶。草木如焚日，能開君子花。車馬困紅塵，山窗不知夏。所以蓬蒿人，而能眇天下。

以竹杖為黃子經士尊慈貞壽

葛陂仙杖出瑤林，稱壽遙傳意自深。冰雪歲年存勁節，兒孫晨夕長清陰。維持導引圓通性，參究虛空般若心。好向苧城貽叔度，北堂扶老重南金。

頑石

曾因鎚鑿出深山，無壑無丘自冥頑。未吐雲烟常穆穆，時侵苔蘚亦斑斑。幸非良璞眞猶抱，或是奇峰去不還。鉏倦每從花下坐，三生明悟鳥綿蠻。

甲寅夏日喜西園歸自燕中

古木新篁書掩扉，故人經歲隔音徽。兵戈萬里雙魚杳，客路三千一騎歸。謾擬仲宣能作賦，喜同元亮早知機。相看索問南村事，依舊烟霞滿釣磯。

登一覽樓用度兒韻

百級丹梯試獨攀，上方燈影照慈顏。一窗組練西江水，九點芙蓉北牖山。詩句得來香霧裏，笑譚應在彩霞間。倚闌參透無生理，悔覓靈砂鍊大還。

蛩吟

何事寒蛩韻，偏能傷客情？階前音哽咽，燈側語凄清。旅夢中宵斷，吟魂永夜驚。不堪霜月下，聞此短長聲。

冬暮送王井廬葬

愁雲漠漠向郊行，老友經年隔死生。廿載素交存古道，一抔黃土弔詩名。援琴苦憶嵇中散，執紼聊爲范巨卿。拜手墓門重攬涕，朔風吹樹亂鴉鳴。

贈桐月校書和朱黃門韻

中庭一葉早驚秋，皓魄清輝照玉鈎。翡翠幔前疎雨歇，鳳凰枝上澹烟浮。新詞譜出吹臺樹，高影移來罨畫樓。記得去年花始日，嬋娟渾未識春愁。

閏七夕

此夜停杯望，銀河影復消。黃姑重候駕，烏鵲再成橋。合共人間閏，非同客路遙。空閨思婦淚，兩度濕鮫綃。

冬日喜瞿欽吾見訪

寂歷南村午，青溪高士來。虬髯吟帶雪，虎氣嘯成雷。大手題名勝，遐方識異才。傳經多令子，指日到蓬萊。

雨中柬西園歸自燕京

長日坐陰雨，懷人逼仄間。已難移屐齒，猶未慶刀環。疎闊經年別，暌違千里還。南村如我爾，渾似隔深山。

夢井廬

故人長別後，音斷十年餘。昨夜來清夢，儀容特宛如。驚看牢把握，數問答舒徐。分手杳然去，蒼茫歸太虛。

間居雜咏陸蔚章傳題

苔錢

青錢的的雨中新，苔暈看來亦有神。買得春光餘幾許，不周南郭子期貧。

鶯簧

隔溪深柳蔭書堂，鶯語間關曉未央。一自王喬乘鶴去，空餘野鳥舌如簧。

螢燈

熒熒流焰小窗前，幾點青寒徹夜燃。莫道出身由腐草，清光曾照讀書筵。

蛛網

屋角檐前布網羅，絲絲巧綴意如何？中居若待魚龍入，落葉飛花着處多。

雁字

行行天末寫殘曛，畫一排人幻五雲。欲與雁臣論筆勢，年來書法別成文。

柳絮

楊花悠颺滿溪隈，脫盡繁綿暖乍回。爲柳作萍隨意落，單衣人道雪飛來。

冬日為張溪馬愚莽六十壽

秦峰紫氣燭天衢，雪藕冰桃薦大儒。丘壑百年存勁節，雲霄萬里罷洪圖。清江理釣嚴高士，白髮行吟楚大夫。繞膝有人能繼述，好披縫掖禮浮屠。

早歲文名羨白眉，神魚鱗甲老天池。艱時每嘆全人少，薄俗應誇志士奇。五畝桑麻供嘯傲，六旬風月足棲遲。朝來消息傳蓬島，笑整危冠進壽巵。

青門種植舊風流，閱歷冰霜六十秋。銅柱偉功光奕葉，石渠文采繼前儔。誰能慷慨懷千古，肯信英雄老一丘？我欲攜樽向南陌，與君相對話滄洲。

百尺喬松積歲年，哲人門巷板橋邊。行藏合是陶元亮，譚笑還高魯仲連。至道有誰堪共語？同心何處不相憐。近來欲語君消息，聞道壺中別有天。

寒夜同人邀魯元曹子集蒼淵齋頭

寒宵雅聚短牆東，尊酒相攜盡冥鴻。避地本無商氏土，論交同有漢時功。狂來縱飲思吞海，醉裏揮毫欲御風。老我自憐雙鬢白，也堪清嘯月明中。

咏佛手柑十首之五

炎方嘉實擅奇名，金掌垂秋玉露清。翻覆不爲雲雨變，把持原有色香生。百尋寶樹身全現，一指禪機月半橫。木几石龕應供養，攜來些子獨分明。

素侶相攜過草堂，鼻塵先惹越南芳。掌擎欲露牟尼寶，肢解曾聞歌利王。懸近石燈扶慧日，揭來銀海炫秋霜。靈根不向中州植，徧滿人間有妙香。

彈指秋光入座清，福州靈種樹金莖。不須一棗三更謎，攜取千秋萬古名。招引若教香象渡，撫摩應識石麟生。可憐草木成眞果，翻舉空拳示有情。

妙諦枝傳到草檐，若持眞印解楞嚴。芳肌隱現生金粟，法體虛無露玉纖。仙女雲中雙掌合，世尊天外一花拈。當人勘破根芽旨，香滿蕭齋月半簾。

高齋秋靜掩蕭疎，日對金容檢梵書。無隱忽聞閩海樹，有情曾指越裳車。木叉攜往能擒虎，船子

歸來懶釣魚。春筍不如秋實巧，枝頭微妙一彈餘。

上元話雨雯聲齋因觀桐月校書遺像

偶向西郊訪故人，曲籬門巷隔風塵。春燈朗照尊前酒，夜雨愁聽客裏身。歌舞卻看成夢寐，畫圖猶喜見豸神。憶曾分手南園日，池畔梅花落翠茵。

三宿平康舊酒家，彩燈絃管日交加。論心共訝滄桑後，回首先驚道路賒。深巷午陰垂竹葉，短牆春雨濕梅花。紅裀獨擁耽香暖，夢折寒枝較鬢華。

寒食

柳畔夭桃媚綠陰，禁烟天氣曉沉沉。奈何春色逢寒食，老矣年華尚苦吟。三日冷炊孫楚祭，千秋遺憾介推心。即今綿上松楸裏，鶴唳猿啼思不禁。

甲子除夕

殘宵對酒意如何？兒女歡呼進叵羅。一歲喜添雙白髮，百年存傲獨青蓑。人因老後才應盡，詩較

從前拙更多。惟有癡懷消未得，醉來長嘯復高歌。

聞警

征雲擾擾徧江城，策杖荒臺百感生。禍亂已難師靖節，窮通何處問君平？青山猶是撐空立，紅樹依然入望明。卻怪野鷗因底事，不成高卧輒飛鳴。

和曹次典秋闈下第十絶之五次原韻

傾耳才名廿載餘，文瀾詞藻起橫渠。秋闈未得朱衣力，懷璧歸來學楚漁。
棘闈文戰已頻頻，笑逐劉蕡向水濱。莫嘆鹽車驪駿足，孫陽應是相皮人。
秋林蕭瑟葉繽紛，桂子天香杳不聞。肯信錢塘千尺浪，幾回遲誤老終軍。
明光五綵古天襄，纖手裁將作舞裳。搖首折腰爭逐隊，游龍翔鳳等閒忙。
波光如練柳如絲，心繞西泠欲暮時。辛苦一番秋又晚，片帆歸路雨中遲。

人日

新傳綵勝喜初晴，曙色雲光掩映明。鳥語尚遲春五日，雨聲曾報夜三更。年來人事占無定，老去詩懷更有情。盡道豐登逢雪瑞，好將餘粟問瓶罌。

元旦

瑞烟旭日啓芳辰，梅放先傳隔歲春。林裏鳥聲千變巧，意中人事一回新。麴塵袍染寒機布，柏子香飛陋巷民。莫怪鬢邊添白髮，廿年辛苦舊波臣。

贈胡玉如

結交蓬垢侶，無異話樵漁。澹泊水相似，襟懷玉不如。人咸知斲鍛〔五〕，我獨重詩書。應識千秋後，身名樂與樗。

己酉除夕是年改曆移閏

寒烟漠漠雨濛濛，萬井千村暮靄中。盡道歲除殘曆改，因嗟身老壯圖空。辛盤佐酒猶存古，草閣題詩不送窮。回憶共遊頻屈指，白頭能有幾人同？

白燕

綃衣竊得逐烟飄，王謝難逢別樣嬌。雲母屏前翻瘦影，水晶簾畔舞纖腰。沖風略似星飛落，棲壘看同粉澹描。國俗獨容君野服，不隨胡越競丰標。

海國仙鄉望轉賒，獨持貞潔到天涯。玉梭停處呢喃滑，珠箔飄來形影斜。脫盡烏衣行我素，留將紫頷向人誇。即今休問華陽隱，且止梅林處士家。

豳豳雪羽舞朝烟，玄鳥叢中獨粲然。香閣寢來同節妓，練裙飛去豈留仙？飡宜粉蝶兼蘭露，壘合銀泥共柳綿。夜靜屋梁涵落月，玉奴相並即高眠。

春風澹蕩海雲平，社鳥形殊族類驚。銀箔剪裁新式樣〔六〕，玉釵雕碾舊晶英〔七〕。雪堂賓客詩難就，月榭嬋娟繡未成。萬物以奇方駭俗，受憐應不在飛鳴。

白毫縹緲社前回，柳絮梨花總浪猜。存紫頷乎依國俗，脫烏衣以化仙胎。蠻音不改梁間語，素質

新從海外來。莫向瑤池尋阿母，草堂風景近蓬萊。

信鳥知爲危宿精，羽毛一變獨孤清。香風蕩颺飄蘭玉，細浪漣漪逗水晶。抹過粉牆微有影，掠回花徑寂無聲。君歸故國應多忌，何似中原特重卿。

閱遍禽經未可誇，胡來玄鳥玉無瑕？碧湘簾隱雙鸞鏡，銀幷刀裁六出花。素羽作衣仙子度，白茅鋪屋野人家。論交知己惟鷗鷺，懶向朱門競物華。

春光靄靄日遲遲，天女歸來色相奇。尾颺雨痕輕膩粉，頷留一抹淡胭脂。冰心羽客惟存此，玉骨飛仙更許誰？希有不無人罕見，紙窗摹擬撰新詩。

六月二日値予生辰喜衡岳氏莽過訪譚詩

高燒樺燭度生辰，預祝明年八十春。舞袖兩行仍獻壽，虛名千里重安貧。椿萱久作雲中客，荆布今爲夢裏人。此日幸來湘楚衲，譚詩殊覺話頭新。

丙寅四月壽靈隱碩揆和尚六十

虎林佳氣鬱葱葱，山下祇園道正隆。一葉祖燈傳震旦，十方禪子會天東。慈雲覆護參三昧，慧日光明證六通。半偈喚醒痴睡夢，片言降伏大英雄。竹龍遠注僧寮內，靈鷲遙來佛國中。初地復成新法

界，玄機非是舊宗風。牟尼珠降清和月，不夜天開兜率宮。花甲一籌添海屋，壽應無量樂無窮。

歌行一首書扇頭遥贈

鷲嶺峰巒爭突屼，下盤洞穴神仙窟。虎林山寺插天青，金牛湖水涌空碧。靈隱時開選佛場，聖僧飛錫來維揚。千里旌幢迎正脈，一燈繼續生輝煌。福緣廣大機緣合，玉帶金章參布衲。無畏鉢潛行雨龍，維摩室畫升仙鴿。導師降誕當麥秋，法器靈根歷世修。呵護有神超劫網，報伸不共戴天仇。國家板蕩皈依佛，十年參訪機圓活。證明非樹亦非臺，具公會下承衣鉢。說法隨方學益明，逢魔不動用無爭。笑持白棒拂衣走，道在何方不可行。三摩地享天人福，香積精藍皆具足。瑤階白玉砌三重，寶相黃金裝丈六。疎頑野叟老猶康，昨歲遙瞻滿月光。欲更西來沾法乳，浩歌先祝壽無疆。

上洋張弘軒先生以點雲閣詩屬和 次原韻

滬城西別墅，仙子好樓居。服日向滄海，占雲指太虛。元規憐此境，靖節愛其廬〔八〕。案有奇文在，山樵問老漁。

地偏人意好，心冷世途遥。細雨時沾物，輕風不振條。燕鶯矜晝永，桃李釀春饒。遠見良朋至，攜琴度板橋。

樓居當孟夏，綠暗漸紅稀。大海呈三島，高垣繞四圍。東山心自樂，北闕興全非。五字吟方穩，晴雲吐落暉。

別業因丘壑，春深草木稠。身常耽小隱，心不擾閒愁。酒德千秋頌，詩名百世留。錦牋遙贈我，念此雪盈頭。

縱目臨高閣，看雲屢變更。光輝因日色，舒卷逐風聲。詩句馳千里，圖書擁百城。遠山青不改，好結歲寒盟。

素侶同清曠，春秋每笑臨。得諧老矣願，相證澹然心。自有延齡藥，何須勾漏尋。九還幷百鍊，俱付短長吟。

賡吟酬孝友，心已向龍門。牆角梅應子，溪頭竹有孫。一甌盛苦茗，九畹掇芳蓀。笠屐忘軒冕，林泉隱達尊。

曰予初解語，亦已識之無。命奈春冰薄，身同夜月孤。天涯憑史冊，滬瀆見輿圖。何日申江棹，來親魯大夫？

聞道西溪勝，何時得細勘？桃源非止一，竹徑乃開三。昨已知高隱，雲將召老憨。若令棋共酒，蘇子未曾諳。

畫閣恣吟眺，琴尊自古今。一篇方脫稿，千里重清音。命意必高遠，立言皆勸箴。浩歌還擊節，藉以豁塵襟。

輓陳萬年先生

薄暮山雲蒸，落日下太虛。木末隱殘照，餘輝在懸車。咄嗟哲人萎，光景同一如。逝波去不回，里巷成欷歔。緬思昔少壯，枉駕式吾廬。定交杵臼間，不愧龍與豬。豈期金玉音，時時問樵漁。如水五十年，情好密不踈。今也棄我去，老淚沾衣裾。宗祧重長文，盛年耀詩書。振羽向京洛，文采冠石渠。先生杖鄉年，寧馨得神魚。十五頭角成，所志在充閭。孝先啓國學，崢嶸向宸居。太丘兩見曾，曒若璠與璵。五福臻全人，壽考歸華胥。拙哉南村叟，掄才櫟與樗。嘯傲天地間，狂過楚接輿。臨弔悲不勝，行矣復趑趄。

風雨歎

月丁未兮歲丁卯，天公靳雨苗枯稿。大地塵飛烈日中，上官徒步殷勤禱。七月十日天怒號，怪風拔樹雨橫飄。高垣矮屋一時倒，乾坤震蕩山河搖。野翁自艾不敢怨，茅檐草舍先蒙患。吁嗟乎，由來驟雨不終日，今夜還應見星漢。

夏秋之交承，火與金相扼。陰陽既乖和，風雨每暴疾。即今炎夏至秋初，吾鄉旱久禾苗枯。老農憔悴上官禱，咒龍驅魃將焚巫。何期烈風怪雨天震怒，不爲民福爲民禍。拔樹崩崖地軸翻，洚水驟漲

屋宇破。吁嗟乎，老翁曾經幾十回，未聞勢同萬馬奔騰來。夏育吐舌失其勇，項王拱手稱雄哉。蕉名美人卧水下，竹號君子倒牆隈。君不見喬木何如原上草，卑棲自覺風波少。

題孝貞氏傳後 并序

孝貞者，檇李文學李□□女也。四齡喪母，侍父心尚，至老不嫁，辟纑養親。年近半百，不終養而歿。父哭而有哀詞。士大夫作傳作文，以達上官，致有旌表為榮。客冬傳至南村，因評數語歸之。今復索咏，遂成一律，以扶風化云。

寒空如黛月輪孤，貞女依親夜辟纑。幼歷苦辛悲喪母，老甘侍養不從夫。五旬在望雙鬢改，一孝專心百念無。數困宿儒天奪去，獨留俎豆向鴛湖。

壽檇李王邁人方伯八十 方伯與予同歲月，方伯兩公郎，夫人郭氏；余亦二子，老妻郭氏。余長二日，便隔雲泥，可嗟可歎

烟波雪浪鴛湖水，名勝千秋著檇李。中央靈境起樓臺，畫船簫鼓銀濤裏。兩間間氣鍾鉅公，瑯琊著姓推文宗。早年仕宦勤撫字，歷宦政績揚仁風。功成勇退將廿載，禾黍桑麻情靄靄。揮毫奇過米南宮，開宴豪於孔北海。繼志充閭兩象賢，一登仕版一林泉。林泉時見斑斕舞，仕版行看砆戟旋。先生長夏縣弧節，賤走生辰同歲月。榮華辛苦隔雲泥，朗吟清嘯同生活。壽筵此日列華堂，金屏寶炬相輝

煌。捧觴盡是神仙客，鸞鶴來朝雙鳳凰。欽哉四海聲名重，雄才厚德皆天縱。松柏岡陵不足稱，文奇墨妙無疆頌。寒家茅舍亦張筵，四世兒孫繞膝前。自笑榮身非利祿，但榮巢許贈詩篇。

壽儼齋王總憲繼尊慈八十

秋雲縹緲秋山青，秋空如拭秋月明。赤松溪水自今古，此間聖母傳芳聲。欽哉多壽還多福，冠製黃金帶圍玉。充閭纘嗣得人龍，早秉權衡食天祿。一堂兩世四宮袍，江左誰侔品第高？舊植三槐今合抱，崢嶸池上鳳凰毛。掖垣共解金章紐，孝道歸來同聚首。夫人端值降生辰，玉杯齊進天廚酒。恩綸屢錫紫泥封，碧玉鳩頭高節笋。身享榮華心靜養，祥鸞修德隱蒼松。屈指流光方八十，上元曾授長生術。六時餘暇即垂簾，安坐怡然養眞一。絳蠟輝輝寶婺光，金屏十幅開華堂。萼綠雙成侍王母，神仙濟濟捧霞觴。仙令舄，方平棗，此是瑯琊世傳寶。野翁老耄獻蕪詞，吳下百齡人不少。

獨樹老夫家次吳六益險韻九首沈弘濟孫登也傳題

歲年曾不計孫登，古樹爲鄰月作鐙。吟就一篇眠乍穩，夢回三丈日高升。清泉苦茗常留客，野藿溪毛亦飯僧。寵下老妻時竊笑：白頭藍縷興頻仍。

古木蒼藤出屋尖，老翁吟況近來添。性逢麴蘗先沉醉，心共漁樵兩不嫌。豪興但誇詩信口，澹交

惟有燕穿簾。頻年草率成篇慣，誰道騷壇律正嚴？

藤花高纈芷珠幢，花下高人舊姓龐。眠柳作橋茅蓋屋，織繩爲榻紙糊窗。吟希風雅詩三百，躡羨輕飛舄一雙。如此儘堪消歲月，更攜艇子釣滄江。

屋頭遙見翠亭亭，下隱南州處士星。計粟有餘償酒債，著書無暇檢茶經。閒居愧我鬚全白，到處逢人眼倍青。聾聵自憐還自喜，邇來時事不須聽。

繭大齋居似野蠶，驚看楓老又紅酣。錦衣玉食非吾事，麥飯藜羹共客譚。將靜此心惟不二，欲緘其口未能三。吟成曳杖茅檐下，笑對南山挹翠嵐。

樂隱南村風日佳，鳥聲花影入吟懷。無端蝸跡光粘壁，任意苔痕綠上階。爲愛午陰依灌木，將尋春色整芒鞋。夜來紫氣干牛斗，應有神龍劍尚埋。

村居無事得幽閒，斗室怡神是舊顏。名姓謬爲高尚許，詩篇喜有大方刪。養翎未即舒雙翼，窺豹曾經見一斑。謾道海隅稀聖哲，延陵季子本荆蠻。

鬱葱喬樹傍巉巖，部屋疎籬迥隔凡。是老老年猶短褐，此生生計賴長鑱。盤餘苜蓿從來有，徑滿蒿萊懶去芟。亦共友朋芳草地，黃公罏畔典春衫。

肥遁曾經占一爻，結廬疎略等鳩巢。愛深月影穿窗隙，聞慣鶯聲喚樹梢。言必古人云是博，詩同先輩亦成抄。老夫自有葫蘆樣，翻使風流欲定交。

夏日閒居和西園見投

科跣竹林下，悠然對遠岑。能忘三伏暑，因靜百年心。輒復舒長嘯，時還成短吟。故人居逼仄，常此話桐陰。

短籬圍部屋，聊以樂林泉。聾聵風塵外，癡頑花月前。達因知有命，貧不受人憐。何可消長夏，臨流對簡編。

不有君爲侶，伊誰念白頭？身閒知永夏，心冷即清秋。茗椀時常共，詩篇日夕投。世途波浪險，老矣莫遨遊。

高梧修竹裏，濃綠蔭窮檐。樂道常違俗，安貧或近廉。青雲非所望，白髮更難添。耐久除君我，惟應月半簾。

乙丑初夏周宸臣侄孫倩拉往武林賦此記勝

清和風景麥秋天，親串相攜禮竺乾。浙土桑麻聞笑語，西陵山色繞雲烟。衰年復向三摩地，此日同參一味禪。饌有伊蒲人李郭，談空舌上長青蓮。

燕乳春歸人白頭，豈期重有武林遊。登高未用扶藜杖，覽勝何庸坐竹兜。山繞翠屏雲亂涌，湖開

天鑑水旋流。坐中每問予庚甲，誇道明年八十秋。

憶別南屏五十年，朝來重到倍欣然。山中風景原如舊，湖上繁華較勝前。花柳六橋全綺麗，香雲三竺見嬋娟。自矜矍鑠人叢裏，滿眼紛紛識大千。

虎林重到隔滄桑，依舊雲光印水光。西子湖餘詩酒債，東坡隄稔綺羅香。青山羨爾今猶昔，白髮矜予老尚康。遊興日斜渾未已，北高峰頂望錢塘。

靈隱寺

靈山雄梵刹，殿角五雲限。仙斧窮天巧，神功運偉材。峰飛來石案，地涌出蓮臺。百爾維摩室，令人眼界開。

新烟和玉峰吳元朗韻

柳含輕綠曉絪縕，一縷飄搖想篆紋。村店酒旂風共裊，竹窗茶竈火初焚。融來薄霧光仍別，飛入行雲影不分。千古綿山松柏冷，耆卿塚上繞紅裙。

丙寅元旦

八衰衰頹樂困窮，自矜不苟傲王公。指頭計月經千外，曆尾編年又半中。名姓謬登高士傳，行藏云有古人風。辛盤椒酒尋常事，舞彩趨庭亦老翁。時長男六十、次男四十二，長孫三十六，大曾孫十三矣。

野雉篇丁卯中秋病中作

雉生田野間，不與衆鳥同。卑棲有匹偶，孳長草莽中。四顧啄螟蟘，百計逃狼蟲。文彩分孔翠，面茸奪猩紅。晨鳴亦喈喈，揚輝荆棘叢。出處本寡儔，見人則潛踪。疾走迅百步，捷若箭脱筒。身重雙翼小，飛難逐飄風。秋草蔽壘坎，自謂能相容。何期西成時，禾黍刈已空。野燒徧坵隴，延蔓焚蒙茸。平郊曠無際，雉將安適從？虞人整獵具，物物新磨礱。利鏃及炮弩，命中皆逢蒙。臂上調鷙鳥，鷙鳥來海東。豹頭曜虎睛，鉤爪如鋼鋒。見雉輒脱韝，擒獲洞心胸。眇焉一雉軀，設捕何太凶？不如田家鷄，老癩掌已瘋。呀聲北栖上，猶得稱朱翁。何爲錦斑斕，而受衆所攻？悲哉野雉篇，詞直語不工。豈曰愛野雉，野雉多苦衷。所以古聖人，不享子路供。

丙寅春王丹壑耕吳過訪是日迎春

春王十日恰春回，此日春同故友來。細草似隨豪氣長，老梅將逐笑顏開。文章得意馳京國，時丹壑欲北上。詩句多情慰草萊。臨別黯然重慷慨，何當攜手工吹臺？

九日雨中用度兒韻

滿城風雨已經旬，九日村廚未薦新。落帽不能誇白髮，閉關猶喜隔紅塵。論詩騷客才無敵，送酒交情別有眞。自笑暮年雙耳聵，長談清聽卻輸人。

淫雨漫成次耕吳韻

匝月愁春雨，檐牙挂瀑然。不堪嗟屋漏，幾欲斷炊烟。愧我雙橇短，辜君一榻懸。竟虛芳草地，把酒頌堯天。時朝廷有蠲賦之恩。

壽天都陳子京六十

漢廷隱曼倩，堯世佚許由。出處雖不同，宅心俱海鷗。人生貴知時，麋鹿笑馬牛。天都陳茂才，典墳更較讎。詞章甲藝苑，文戰恆先籌。棘闈忌劉賁，獻策不敢收。負此匡世才，長嘯歸林丘。俯仰天地間，歲月良悠悠。寄傲在詩酒，山川偏遨遊。意氣本元龍，德行方太邱。別墅構檇李，花草自鋤耨。牙籤富鄴架，有子承箕裘。仲夏攬揆辰，花甲初一週。薰風拂綺筵，軍持艷葵榴。進棗與稱觴，神仙共名流。愧予年大耋，百里況阻脩。深情託蕪詞，用以祝千秋。

壬戌中秋病中作

盡道秋光好，憐予是病中。桂香來枕簟，月影上簾櫳。倦倚莊周夢，虛聞列子風。昔人驚蟻鬬，卻怪耳加聾。

慰徐百朋悼內 次原韻

君抱孤幃歎，情猶夢楚山。月沉羅幔冷，香斷繡窗閒。慧業遺鍼指，深心惜佩環。未須悲別鶴，華

表有時還。

與四明孫星瞻

老友別來久，重逢意惘然。叙言如午夢，回憶記丁年。南浙家千里，東皐業一氈。他鄉孤客念，宜返富春船。

為曼翁張銓衡兩尊人雙壽

寒山崒嵂寒江碧，東井文星耀南極。錦堂具慶古稀年，耦齒齊眉雙鳳翼。家宴承歡千里駒，宮袍起舞連城璧。先生華胄著雲間，奕世簪纓與珮環。銓部長君將大拜，紫泥榮贈啓童顏。高風重望馳京國，此日冠裳遙拜祝。華筵端合頌華封，厚德自宜承厚福。野翁老耄尚猶癡，傳檄蓬門爲索詩。今古神仙無貴賤，方壺瑤島得相期。

己巳仲春為日千先生七十壽

東方有高隱，寧靜得天眞。海內無多士，雲間更幾人？不官名愈重，抱道德維新。節操清於水，行

藏靄若春。瓢寬堯世界，裘傲漢君臣。姓氏將千古，年華已七旬。居仍安陋巷，交乃厚遺民。避俗思焚硯，憐予尚負薪。曾題詩見許，每對卷馳神。武庫開胸臆，文情立主賓。傳因由稗史，榮豈在蒲輪？大壽堪誰比？南山與北辰。

細草微風

池塘春半綠霏微，扶杖行吟出板扉。拂面好風吹細細，迎眸芳草自依依。徐來少女嬌無力，遠去王孫久未歸。還向小窗成獨坐，入簾青影動書幃。

枕上鳥聲

酒醒匡牀恰五更，靜聞枝上囀流鶯。千林冥漠猶殘夜，幾度瀾翻弄巧聲。欹枕聽時還假寐，隔窗啼處最關情。朝來莫向空閨喚，多恐遼西夢不成。

輓玠右王先生次社中韻

東南光霣少微精，欲泛清泉拜兩楹。蒙叟頓離身濩落，楊朱休哭路交橫。白楊倦眼風霜老，青草

愁心日夜生。兄弟後先藜藿死，千秋無愧首陽名。

先生乘鶴此仙遊，隱隱鸞笙緱嶺頭。范式夢回風雨夜，伯牙音斷海天秋。咸推高躅同威鳳，莫謂卑棲等鷃鳩。一代人文眞壽域，斗山名姓兩悠悠。

野服

服飾非違制，朝廷德政寬。人皆新綺麗，我尚舊衣冠。年老不知愧，家貧欲易難。殘裘將百結，惟識可遮寒。

薙髮〔九〕

冬日壽魯太尊

南熏絃誦滿村墟，刺史循良昔下車。正直有聲稱骨梗，清廉無地入苞苴。顏同泰岳松相似，明到秦臺鏡不如。萬井樂生思借寇，聖人應重小民書。

百幻詩之三十一首〔一〇〕

木魚

一尺枯桑類果然，滿身鱗甲似生全。敲來音韻知由我，參透雕鏤不是禪。佛火熒煌仍失水，香雲繚繞倦升天。知君亦厭風波惡，清磬聲中落梵筵。

榆錢

枌榆繞徑曉曚曨，莢老如錢屬化工。半兩五銖文自別，魚鱗鵝眼狀偏同。懶從盛世充通寶，況遇衰時不鑄銅。掃得滿筐成獨笑，也堪隨意買秋風。

蜂衙

細腰開署每當陽，金埒銀宮擁蜜王。兩度排衙知水候，三時輸賦釀花糧。飛歸洞府低頭入，鑽入蓮房偏體香。應有偉材分將相，不教蟲蟻犯封疆。

麥柴風車

麥苗析作羽毛輕，折摺爲輪一掌擎。耀日似全三十輻，御風如可百千程。轉旋自得乾坤力，渺小猶稱車轂名。卻笑兒童誇捷足，馳驅聞有轆轤聲。

花魂

名葩絕勝美人妝，旖旎臨風粉黛香。繡戶落英離倩女，羅浮清夢引仙郎。三更媚影疑猶在，一點芳心未易亡。最是夜深沉醉後，若攜雲雨向巫陽。

蟹仙人

誰云公子本無腸，偏有靈根隱介匡。形質宛然成骨相，神仙應是幻行藏。得來內養方含紫，守到中庭自抱黃。秋夜月明歸大海，蓬瀛深處覓家鄉。

鐵馬

新寒剪剪夜迢迢，鐵馬臨風破寂寥。旅館愁聽鄉井外，空閨驚入夢魂遙。未能馳驟因羈絆，亦解驕嘶是蕩搖。獨有關河鋒鏑處，月中霜裏亂銅刁。

愁城

孤城風雨傾樓臺，離憂滿貯晝不開。伍相一夜頭盡白，蘇卿十年身未回。寒宵兀坐聽盍旦，長日倦眠鄰怪哉。爭似神仙拂衣過，朗吟清嘯歸蓬萊。

燕壘

草堂春燕語支離，海國蠻音聽轉迷。舞雨掠風營故壘，落花飛絮鍊香泥。築成土室金甌似，道是江城鐵甕齊。卻怪烏衣難耐冷，冰霜不守舊安棲。

燈花

窗前深夜剪征衣，窗下銀燈吐焰輝。遂有一花開爛熳，曾無千葉鬬芳菲。草頭珠蕊生還落，火裏金蓮是也非？歸信尚遙元未卜，空餘紅艷照孤幃。

松濤

長風謖謖響松毛，仙館驚聞作怒濤。桓子笛吹秋水闊，伯牙琴弄晚山高。初疑半嶺摩秦樹，絕勝中流讀楚騷。莫訝終童思破浪，老夫詩思亦加豪。

荇帶

文荇飄漾碧流，翠莖如帶滿汀洲。不堪挽作湘靈佩，或可攜將交甫投。龍女泣時曾繫怨，鴛鴦浮處亦牽愁。最憐斷梗渾無主，竟逐波濤蕩未休。

紙鳶

春草萋萋綠滿皐，紙鳶爭放屬兒曹。飛揚恐脫鞝絛去，牽絆還因綫索牢。豈效雲鵬騰碧落，不因腐鼠嚇銀濤。少年未遂凌霄志，先占人工第一高。

蛛網

屋角簷前布網羅，盤旋巧織意云何？絲綸滿貯身如繭，經緯分明足似梭。珠綴罘罳朝雨細，花粘簾幔曉風和。將軍負腹君休訝，蓮幕中居肉食多。

苔髮

絲絲蒼蘚寸餘毫，自許峰頭出處高。曾與楓人添鬢髮，更爲石丈作顛毛。櫛風沐雨無由握，曝日經霜不用搔。若向深秋問踪跡，綠雲今已變蕭騷。

柳眼

渡口隄邊柳色新，初開青眼盼行人。畫船寶馬恣游俠，芒鞵麻鞋別苦辛。風裏凝眸愁贈遠，雨中含淚特傷春。年來草木偏知覺，應是天宮列宿神。

蒲劍

長夏溪頭生意濃，昌陽三尺長青鋒。寒芒亦可驚山鬼，冷艷如堪制毒龍。豈有石函藏鈲爛，但餘野水淬芙蓉。試看風弄翩翻影，猶似公孫起舞容。

荷衣

水滿池塘長碧蓮，薰風吹動葉田田。游絲落處如縫掖，柳絮飛來似著綿。山裏坐殘青衲冷，宮中傳出綠袍鮮。一從悲楚騷人賦，千古詞壇得漫傳。

意馬

意中神駿好拴縈，調訓操持敢縱橫？暮景冰霜千里倦，春風花草四蹄輕。謀猷必用先馳驟，患難眞堪託死生。獨有道人馴養慣，雷霆金鼓不曾驚。

花鬚

東風吹徧長蘘蕪，滿眼春光興不孤。杏臉似人開笑口，桃顋如戟露香鬚。憑將艷可方嬌女，始信花仍有丈夫。牆角梨雲時獨笑，問君曾識紫髯無？

瀑布

雪瀑匡廬匹練開，仙源天半遠飛來。巨靈揮袂難舒卷，毛女爲裳費剪裁。青嶂古今懸縞素，白光晨夕挂崔嵬。何當倚杖康王谷，截取波紋一段回？

梅妻

一樹寒芳曲檻前，折來窗下倍生妍。香閨對影堪偕老，紙帳圖形好共眠。姑射神人新掌判，羅浮仙子舊姻緣。相憐不在花榮落，莫咏毛詩摽有篇。

鶱鶴

魚婢頭顱莫棄捐，胎禽骨相此中全。肉疎喙短纔離海，翼大身輕欲上天。湊合偶成千歲想，飛揚憑仗一絲懸。臨風每向窗前舞，華表歸來或是仙。

魚梭

如練春江漾碧流，魚梭擲處水悠悠。挽成浪縠雲霞燦，織就波紋藻荇浮。雷澤昔爲陶侃得，綺窗曾向謝鵑投。年來充作僧廚饌，不是鮫人莫漫求。

肌粟

一夜西風粟長肌，未曾鶴髮早鷄皮。騷人偶得難爲贈，寒士偏多不可炊。豈有仙機藏世界，原非天雨療貧飢。朝來覽鏡添微笑，亦覺離離滿頰頤。

水鏡

止水盈盈靜不波，瑩然如鏡出新磨。陸離花草涵高下，燦爛雲霞影蕩摩。冷韻自堪同我老，清光應是照人多。南村有此相輝映，卻似當年賜鑑河。

竹醉

三徑薰風舞籜龍，離披全似醉時容。籬邊潦倒陶元亮，林下沉酣阮嗣宗。翠袖颺來猶抱節，玉山頹處自扶笻。解醒會有金莖露，不待調羹御手供。

月鈎

遙空新月夜悠悠，冷照西堂浥素秋。弢鏡未光明玉線，捲簾疎影澹銀鈎。半彎每向江河落，一曲常從雲漢投。天寶幻形神物化，長安曾有入懷鳩。

雲扉

石竇深深隱翠微，閒雲一片作巖扉。推敲未可成詩句，剝啄無聞遠是非。出岫偶來形自澹，掩關危坐道方肥。履聲忽地生空谷，知有啣花老鹿歸。

石丈

文峰一片草堂前，晨夕相看各澹然。自有鋒棱堪仰止，從無柔媚取矜憐。南宮袍笏曾專拜，元亮沉酣懶共眠。孤峭性成常卓立，藤蘿焉敢浪攀緣？

紙錢

誰家剪紙作聯錢，風雨飄零委道邊。豈有篆文稱重寶，依然輪孔製方圓。百千諛鬼宜今日，十萬通神似昔年。應是弄臣歸土後，銅山寒食夜啼鵑。

茹菜

垂老甘蔬食，霜時分外香。村盤肥綠甲，土簋熟黃粱。野藿貧仍辦，珍羞飽即忘。養廉存傲骨，一笑掩空囊。

衰年應肉食，何獨守薑鹽？有道仍存儉，無求或近廉。村醪加桂辣，野菜受霜甜。卒歲恆如是，悠然老織簾。

秋色和素書上人

秋老中庭草，紛紛鬬麗華。自憐荒徑種，絕勝上林花。風扇翻紅袖，天機落彩霞。相看稱耐久，國色謾矜誇。

同素公送西園遊浙

送客同高衲，風清落雁天。五噫游浙水，三笑立溪烟。別況深無限，秋光更可憐。何如雙蛺蝶，相對舞聯翩。

中秋集嘯傅山房

夜涼山寺寂，清磬竹林幽。月朗孤峰冷，天空萬類秋。霓裳無曲奏，金粟有香浮。何處聞清嘯？伊人在小樓。

仲春酬上方曉源和尚四律次原韻

陋巷柴扉靜，朝來有客登。千山憑蠟屐，一杖老霜藤。寂寞南村叟，瞻依西竺僧。臨池參半偈，風過浪層層。

大道南來日，禪機亦用文。杖擔千里月，衣掛一肩雲。花雨飛天半，山鐘扣夜分。溪翁有眞意，相對古聲聞。

卑栖頻歲月，身世悟虛舟。荷鍤除荒草，持竿鈎淺流。花香蜂自鬧，竹密鳥能留。一共高僧語，方知此境幽。

倚闌方惜別，一紙慰調飢。法授無聲唱，詩成不翼飛。好閒心自靜，養拙道偏肥。何日重過我，相依叩隱微。

新秋

海天雲白火初流，一葉梧飛萬里秋。南浦野蘋開玉屑，西堂新月吐銀鉤。浮生多幸干戈外，老我無能草木儔。衰鬢不因思作賦，那禁長笛在高樓！

冬日輓王藿菴

冰雪凝寒天正陰，驚聞老友隔升沉。已虛華胄時分俸，無復貧交說斷金。白眼半癡存白髮，（先生自號半痴。）丹楓千古照丹心。茂陵遺稿傷懷讀，一陣長風壯楚吟。

絲髮蓬鬆歎請纓，酒酣抵掌話生平。自憐虎榜登年少，浪說龍頭屬老成。伏櫪尚思從馬援，題詩常自哭田橫。崚嶒俠骨埋黃土，浩氣因風入樹聲。

壽日千吳先生

鹿門清操凜冰霜，肥遯林泉歲月長。海內令聞存正氣，人間眞壽有文章。煙霞性癖功名薄，薇蕨

風高姓字香。我亦南村疎懶質，無因相對話農桑。

秋暮慰穎儒病起

客裏新辭病，清秋景奈何？最宜疎酒癖，未可著詩魔。月朗蛩聲細，天高楓葉多。此時應拊掌，宛轉爲君歌。

廬山次錢耕吳韻

神廬江右主群山，絕壁藤蘿未易攀。萬仞翠巔干象緯，九層銀瀑下潺湲。鑪峰天半披雲出，石戶巖中帶薜關。何日採芝溪畔路，更逢仙長話松間。

冬日送相子日偕

堅冰雜雜水湯湯，送客寒塘路渺茫。爾我白頭還悵別，悲吟攜手上河梁。
陰寒風雪掩層冰，一紙投來勝百朋。此別再期期未得，煩君西望想於陵。
食力南村不計年，鏡中時見雪盈顛。送迎久廢因疎懶，獨有君歸倍可憐。

冬日題宸臣侄孫倩暎雪軒和當湖徐毓文

臨水高齋向苧城，月中雪裏映空明。半簾雲影廻波影，午夜鐘聲雜櫓聲。書卷客登徐穉榻，絃歌人醉習家觥。悠然此地風塵隔，默坐焚香百念輕。

八十述懷

白髮毿毿老鶺冠，運斤謀食寸心安。身因貧賤勞筋力，名以痴頑作羽翰。蔀屋竹籬丘壑穩，雲山煙樹海天寬。野翁領略惟餘此，不解悲歌行路難。

荏苒流光八十年，緬思少小一凄然。白頭故友存無幾，青鬢相知恰有緣。守拙自安傳世法，讀書皆是養生篇。休言此後時光短，眼底興亡已大千。

一枝栖息小溪南，荷鍤攜鉏老尚堪。浩氣引風鳴古樹，禪心和月印澄潭。松烟散後茶聲細，梅雨藏來水味甘。清苦亦云天所忌，焚香晨夕禮雲龕。

長夏衡門盡日關，潛鱗不動鳥聲閒。一甌苦茗窮簷下，萬里雄心落照間。時有浩歌娛老境，每多清嘯向人寰。衰年不慣風塵內，遁跡南村愼往還。

荒村寂寂水悠悠，辛苦浮生八十秋。無位不遭蒙叟譬，有心常抱杞人憂。煮茶笑看雲穿牖，覽鏡

偏誇雪滿頭。惟是降生當永夏，思親長跽淚雙流。

竹影梧陰蔭短檐，晝長無事亦開簾。懶干富貴因存傲，力食辛勤爲養廉。尙有風雷舒意氣，不禁霜雪照鬚髯。朝來笑揖稱觴客，漫道仙籌海屋添。

苦雨同胡玉如楊聖時作

久雨不知夏，陰霾日夕寒。三農憂水潦，五月覺衣單。檐底懸飛瀑，階前走急湍。濕翎雙燕子，如語哺雛難。

胡牀回午夢，坐起見瀰濛。積雨愁騷客，憂時歎野翁。江湖方得令，日月久無功。不用悲離索，栖遲半畝宮。

洞庭月

此夜巴丘月，澄湖萬頃秋。影涵糜子國，光泛岳陽樓。陰火寒神島，明珠漾碧流。年來飄泊者，渺渺一扁舟。

瀟湘雨

蓴湖風雨夜，孤舫共愁聽。濁浪三江黑，寒燈一點青。淋漓淹楚客，杳渺泣湘靈。欹枕難成寐，凄聲入蓼汀。

巫峽雲

豈謂無心物，偏成五色奇。襄王歸夢日，神女定情時。舒卷還朝暮，紛披悵別離。高唐千載後，作賦更伊誰？

和苧城同人秋暮採菱蘭若菴韻

張遐音

勝侶來初地，秋蓮落淺紅。徜徉同野鶴，談笑列雲鴻。巧叶菱歌韻，涼生蘋末風。一時嵇阮輩，重聚竹林中。

姚欽六

松杉圍梵刹，香霧曉紛霏。履草憐書帶，搴菱動水衣。濁醪同客醉，清磬出林微。吾黨嗟遲暮，風塵有釣磯。

陳含美

逸韻耽岑寂，秋光愜素襟。池塘環淺碧，竹木自幽森。快聚高陽侶，因過祇樹林。採菱吟乍穩，懷古獨情深。

柳渭公

香剎風塵外，丹丘此地求。蓴絲鮮入饌，菱角冷涵秋。酒政同金谷，杯銘誌玉舟。不知鴻鵠伴，肯許着閒鷗？

贈聞涯開士習靜於朱莘農之祇樹林

南郊僻徑隱聲聞，此地焚修遠俗氛。林內磬音清窈窕，庭中花雨落繽紛。苦功夜坐三更月，幻影

朝看五色雲。居士共明無上道，茶烟香霧兩絪縕。

次韻答瞿核園見贈

野老不知書，守拙無遠見。歎勞輒高歌，慚非珠一串。食力頗有年，頭白歲云晏。何來千古人，執手情繾綣。

繾綣執手情，與君同一聲。白髮共霜髯，出處各負名。偶來浦雲南，慰我抱孤貞。夫子汗漫遊，安得常趨迎！

七夕有懷

此夜西堂月，清光照鬢絲。果蔬村落酒，絃誦草堂詩。用拙宜今日，存痴似舊時。故人望河漢，千里動相思。

和白玉蟾結茅武夷山韻

武夷九曲徑巉岏，九鯉河中走急湍。帳殿烟嵐今日月，幔亭花草舊峰巒。結茅想見幽深處，採藥

時登最上盤。芋栗滿筐煨不乏，悠然無事向蒲團。

極目藤蘿不易攀，仙人常在武夷山。蒼松月朗聞猿鶴，翠竹風清響佩環〔一一〕。鍊有金丹光爍爍，坐來鎖子骨珊珊。衰年始得眞消息，莫把工夫付等閒。

庚申除夕

小除風急雨霏微，刻燭題詩興不違。烽火海濱驚入夢，歲時村落久忘機。閒焚甲煎香雲活，笑對辛盤韭葉肥。莫道野夫頭白盡，五年前度古來稀。

寄陶穎儒北上二首

黃河

洪水奔如沸，聞從天上來。高源窮髮外，大暑片帆開。擊楫迴沙觜，乘風過滑臺。壯哉此行役，指日近蓬萊。

濟陰

樹色低帆影，波光接遠天。四方男子志，千里故人船。空谷懷巢父，荒臺弔魯連。客星今夜望，應近尾箕邊。

雪中懷日偕相子客中

長空一夜玉塵飛，曉起驚看萬象輝。旅邸故人雖逼仄，欲尋無計出柴扉。
門外瓊瑤尺五深，擁爐枯坐獨長吟。掃烹不用師陶穀，自有冰壺一片心。

雪中喜玉如過訪

雪深門巷掩清寒，靜對瑤華罷曉餐。籬外阿誰傳笑語？故人開徑訪袁安。

偶集蔣致和齋坐同蘭皐用九三昆季

草色山光動早春，偶從三徑訪遺民。鬚眉各有烟霞氣，意味皆傳翰墨神。青玉案中羅海錯，碧紗

窗下叙天倫。相看莫謾掄庚甲，應是千秋萬古人。

己酉春日答沈子友聖有啓

不佞苦辛食力，跡近於陵；草木餘年，道慚南郭。裹足不敢干人者有年矣。每有郵筒，神交過半，稅居如斗，吟咏自娛。第皆歎勞攄鬱之辭，敢望大方塵覽？不識足下何以知南村有野人也？華章寵錫，愧佩交加，因知足下遭遇非常，名聞寰宇，較之一丘守拙，不啻雲泥。仙舟南渡，當具菜羹。依韻先呈，同於覿面。此復。

南浦垂綸者，栖遲愧短才。蓬門閒啓處，惟有白雲來。

寶雲八景

選勝書堆獨杖藜，名碑甘井舊招提。荒涼墨暈方池小，剝蝕經文古塔低。化去老松千載石，封來仙洞一丸泥。欲知覽翠樓何處，衰草寒烟野寺西。

苧城牧堂和尚訪道天童歸詣浦南叙闊古法雲堂

石壇獅座古天童，聞道歸舟下甬東。半偈悟來當大笑，片帆懸處飽長風。威儀偉岸禪機密，詩句清新性地空。記取一甌分手日，法雲堂上祖燈紅。

牧堂梓群公送行詩見投因續一律道意

摒擋行裝別故知，渡江臨海遠尋師。塔中舍利光輝日，衣裏明珠剖露時。立地貫通方是道，轟天聲價不因詩。贈言敢殿群公後，丘壑無聞剩老痴。

吳門王勤中畫扇日千堯民原湜各有題咏索和賦此

萱可忘憂葵向陽，各持顏色鬬新粧。扇頭入妙摹神手，冷落山中蘭蕙香。

孤雁

日暮西風勁，天空獨雁秋。飄零雙翮倦，嘹唳一聲愁。逐客憐形影，征途歎阻修。似存冰雪操，豈爲稻粱謀！

楚客孤燈側，驚聞旅雁聲。離群唯獨往，無偶但哀鳴。月下影偏隻，霜前信尚誠。南州崇節義，於此最關情。

冬暮送陸滑棠遷歸茸城

朔風凜凜歲寒時，送客河干各縐眉。七八衰來皆老邁，兩三人矣更分離！臨歧不覺心如搗，把袂同看鬢已絲。珍重片言惟強飯，可憐無計避相思。

每逢佳勝共題詩，情至無能贅一詞。養性緩傾銀鑿落，懷人休聽玉參差。文章南國曾推重，騷雅詩壇孰主持？此日送君揮手去，但餘野老不能癡。

烟雨樓詩和檇李陳元亮四十首之八次原韻

攜朋水閣避炎過，此日開筵進叵羅。浦上魚蝦原易得，湖中菱芡自應多。白頭覓句縈心坎，紅袖傳觴媚眼波。勝境幸因逢勝會，當人不醉意云何？

山色蒼茫一望迷，雨來雲黑樹頭低。暑消高閣桃笙冷，水漲橫塘竹簟齊。四韻偶成添舊草，三登已兆入新題。老僧尚說將行腳，風捲松枝忽向西。

冠蓋樓船蕩綺霞，紅粧笑啓碧窗紗。玉舟高舉鴛鴦浦，錦纜平牽蘆荻花。應是五陵豪右客，知非八月老人槎。香消燭短沉酣後，一路笙歌直到家。

蒹葭白露雁橫秋，此日同儕作勝遊。買得小舟來遠浦，且攜長笛上高樓。酣楓碧水供詩料，苦竹黃蘆算酒籌。清嘯一聲空谷應，休言人已雪盈頭。

盡日題詩薦蓱收，風光九十去如流。一聲鶴唳更方永，四壁蛩吟夜正幽。遣興有時同北海，寓情常自在南樓。東籬又見黃花晚，白髮蕭騷嘆暮秋。

寂寂寒燈冷佛龕，水中樓畔老僧庵。解烹苦茗雲飛鼎，懶擊枯桑月在潭。千古石梁稱陸九，一冬雪案憶孫三。多君彩筆花生久，會有文章冠斗南。

寒雲漠漠雨霏微，樓閣高基水四圍。捲幙日邀山翠入，倚闌時見浪花飛。置身每笑心偏拙，搔首應憐髮漸稀。一望風波彌大地，好來此處覓漁磯。

沈餘靈境即仙鄉，風遞高樓笛韻長。四顧雲濤涵淨土，萬家烟火隔城牆。雪消夜見瑤池月，梅放朝聞庾嶺香。此勝由來傳百世，居然蓬島海中央。

喜同柏子雪賴叙閣

烟霞成癖一詩顛，白髮蕭騷歷歲年。老去行藏存短褐，興來題咏即長篇。畏人略似貧陳仲，排難空懷舊魯連。窗下自悲還自惜，同心何處不相憐。

咏柳三首同蔚章玉如聖時百朋蒼岐諸同社分賦〔一二〕

溪村垂綠曉霏微，漢苑隋堤事已非。黃鳥聲中烟漠漠，紫騮嘶處影依依。勞亭落日王孫去，幽谷埋雲處士歸。獨步緩將青帶折，忽邀春色照鶉衣〔一三〕。

輕條披拂露珠零，折得含情問早青〔一四〕。五樹幾時成隱徑〔一五〕，三眠何事老長汀〔一六〕？朝烟秦闕和愁望，暮雨隋謠滴淚聽。喧笑忽驚林外落〔一七〕，群公今日宴新亭。

漢家人樹鬬娉婷，北苑南樓望尹邢。雲母襯明宮黛綠，春工染出舞衣青。花飛別殿因風起，影傍長門盡日扃。解得榮枯憑雨露，君恩早已化飄萍。

病起倣玉蟾仙子體十首之四

南村栖息一枝安，竹裏優游抵拜官。枕上有詩惟獨悟，日間無事只三餐。閒縫薜荔堪爲服，笑指芙蓉可作冠。花草禽魚皆自得，箇中消息好同觀。

食力南村老尚勤，囊空四海不知貧。門前楊柳陶元亮，谷口桃花鄭子眞。談笑每多聞道客，往還俱是樂天民。玉蟾入夢曾摩頂，五百年來此化身。

同人莫笑老夫癡，癡裏乾坤自得知。和合姻緣三葉酒，風流罪過百篇詩。木孩把火熬鉛汞，水母淘金育坎離。終日勞勞偏有暇，浩歌誰識步虛詞？

微風細雨日蕭蕭，倦倚胡床午夢消。有口橐空何所得，無明火冷不能燒。心田清淨還三耨，性海汪洋貯一瓢。夜靜月華環佩響，朝天有路莫辭遙。

秋夜

鼉鼓沈沈夜色冥，砌蛩聲咽酒初醒。百年往事三更夢，萬里秋風一草亭。南去塞鴻來大漠，西流寒月滿疏欞。天涯故舊如相憶，潦倒滄江兩鬢星。

雪美人次上洋張南村韻

瑤臺此日卻逢君，曳地鮫綃百疊裙。六出撫摩成雅度，三吳佳麗欲空群。滴殘珠淚憐朝露，消盡冰魂對晚曛。莫謂化隨流水去，巫山爲雨亦爲雲。

辛亥聞警自題牡丹

戚里生芳草，朱門咽暮笳。可憐春檻色，開向野人家。

丙辰中秋次戴玉宸韻

南村涼月晚風前，萬里烽烟此晏然。玉曆平分秋一半，金莖遙隔路三千。曾無法曲傳雲闕，不見仙槎泛海天。良夜攜朋同悵望，斗杓河漢樹頭懸。

夜涼天碧五雲開，秋半南州歎草萊。豈有好風吹管籥，空餘明月照樓臺。靈禽戢羽孤村宿，仙桂飄香別院來。閒步廣庭愁不寐，驚聞旅雁一聲哀。

九日同陸蔚章作得田字

楓酣菊綻九秋天，拉伴崇岡立峻巔。鴻雁到時懷絕塞，稻粱升後見平田。已無濁酒籬邊送，焉有仙壺市上懸？指點遠山如黛處，千村雲樹鎖寒烟。

答竹西李先生次原韻

遲暮空懷冰蘗心，一枝踪跡寄長林。關河消息憂思遠，丘壑烟霞痼疾深。賦手羨君雲繞筆，顛毛憐我雪盈簪。柴扉靜掩風塵外，何事荒村有足音？

七十誕辰次韻答單公符

頻年憐短褐，辛苦舊波臣。竊慕陶元亮，應慚梅子眞。花前疏懶質，世外老閒身。頭白逢衰亂，臨觴慨誕辰。

己巳仲春聖駕南巡賦此誌喜

細韋輕橈出禁闈，翠華南指六龍飛。山川清道行天仗，黎庶燃香拜袞衣。瑞日照臨冰谷暖，甘霖滂沛瘠田肥。萬方同口稱堯舜，盡望宸遊覽德輝。

憶昔吟上印翁王大司農

憶昔相逢廿載前，先生舞彩祝親年。因招共飽官廚飯，遂復同聞相府蓮。海鳥不知鐘鼓樂，野鷗甘向水雲眠。即今猶記當時路，樵子曾於此遇仙。

戲拈 并小序

丙寅小春，上洋弘軒張老先生同飛旭趙子諸社長見招，云芷厓若來，當邀銅官校書湘雲侑酒。校書年十八，善書畫，嫻琴棋，予以他日辭之。使者云得一詩示意，戲云。

我年八十卿十八〔一八〕，相隔戊申一花甲。顛之倒之是同庚，好把紅顏陪白髮〔一九〕。

丁卯暮春劉貞佩過訪責予爽約予以老邁為辭貞佩云復得一詩示信因復戲云

我今九九卿十九〔二〇〕，湊合百年成配偶〔二一〕。天孫含笑對長庚〔二二〕，千古風流一杯酒。

寄贈黃茁其

振屐上高丘，北望車馬路。遠山九點青，天空淨烟霧。因念苧城西，賢哉黃叔度！博雅通古今，胸藏等武庫。石劃定文章，金聲出詞賦。謙恭本性成，才名久欽慕。神交亦已眞，豈在識面故。予有歎勞辭，深藏終漸露。爲友災梨棗，多君正詿誤。會當覿紫芝，把握罄積愫。

詞

唐多令憶別

萬類總含秋，離人添暮愁。西風颯颯水悠悠。二十四橋明月下，花柳債，在揚州。　往事等閒

休，傷心空淚流。別來書信竟沉浮。欲待不思思轉切，無限恨，在眉頭。

鶴冲天二首次葆芬先生《咏蓴漁圖》韻

滄洲別渚，恰似逢君處。畫省慕青谿，游仙句。寫煙波小艇，向紅蓼灘頭住。閒情無可侶。試問前溪，仿佛村名蘿苧。　秋光已暮，蕩漾隨流去。篷底散幽香，龍涎煮。把離騷醉讀，看楓葉酣朝雨。漁樵心自許。一幅雲汀，遠續志和遺緒。

西風江渚，好著漁舟處。招隱寓披圖，淮南句。有筆牀茶竈，宛別墅中央住。魚蝦將結侶，御柳宮槐，爭似澤蘭汀苧。　烟霞曉暮，時傍垂楊去。鹽豉佐蓴絲，青童煮。向篷窗嘯傲，聽蘆荻鳴秋雨。陳情如見許。襆被歸來，始遂任公悰緒。

滿江紅和宋王昭儀韻

玉蕊瓊枝，曾占斷、上林春色。無端地、盲風慘霧，忽迷天闕。吹落瑤階紅不掃，可憐憔悴雕闌側。奈殘英、猶逐暗塵飛，芳菲歇。　琳宮廢，銀燈滅。興亡事，傷心說。歎馬嵬黃土，烏江青血。深夜驛亭愁不寐，照人惟有頑空月。念持身、肯與樂昌侔，綱常缺。

前　調秋夜感懷，慰馬愚庵失偶，次原韻

白髮驚秋，方始見、星移物換。怎消受、如流歲月，銷磨鐵漢。多少風流成寂寞，筆尖寫出胸中怨。但人生、離合本天公，休悲歎。　蒲團上，塵緣斷。青天外，烟雲散。看梧桐疎影，移來仙館。漫把好光陰錯過，一杯亦是生前判。念琴書風月本無情，堪爲伴。

滿庭芳七夕次馬愚庵韻

大火西流，銀河淺澹，月光冷浸疎桐。穿針乞巧，兒女興偏濃。惟有衰翁守拙，笑來雙眼漸矇曨。誰家弄，凄清玉笛，宛轉訴秋風。　卑栖人易老，英雄氣盡，說甚嚴終？且將閒歲月，參勘透眞空。一點玄機自在，在身中、亦在無中。靈明處、青童姹女，此夜相逢。愚庵久探玄理，故云。

校勘記

〔一〕題澹園何子村居　『澹園何』，《釋柯集補》作『元卿朱』。

〔二〕摩挲獨有心　『摩』，原作『摹』，據文意改。

〔三〕草枯霜白徑盤桓　『霜』、『盤桓』，《釋柯集補》作『當』、『橫盤』。

〔四〕村雞猶唱曙光寒　『雞』、『唱』，《釋柯集補》作『煙』、『暝』。

〔五〕人咸知斲鍛　『斲』，原作『劉』，據文意改。

〔六〕銀箔剪裁新式樣　『式樣』，《釋柯集補》作『樣式』。

〔七〕玉釵雕碾舊晶英　『晶』，《釋柯集補》作『精』。

〔八〕靖節愛其廬　『靖』，原作『靜』，據文意改。

〔九〕薙髮　按此首正集已見，姑存目刪詩。

〔一〇〕百幻詩之三十一首　『一』，原作『三』，據實際詩數改。

〔一一〕翠竹風清響佩環　『響』，原作『嚮』，據文意改。

〔一二〕咏柳三首同蔚章玉如聖時百朋蒼岐諸同社分賦　『三首』二字原無，據《釋柯集補》補。

〔一三〕忽邀春色照鶸衣　『鶸』，《釋柯集補》作『人』。

〔一四〕折得含情問早青　『含』，《釋柯集補》作『閒』。

〔一五〕五樹幾時成隱徑　『幾時』，《釋柯集補》作『可憐』。

〔一六〕三眠何事老長汀　『何』，《釋柯集補》作『底』。

〔一七〕喧笑忽驚林外落　『驚』，《釋柯集補》作『經』。

〔一八〕我年八十卿十八　『卿』，《柳南續筆》卷二《芷崖贈妓詩》作『君』。

〔一九〕好把紅顏陪白髮　『陪』，《柳南續筆》作『對』。

〔二〇〕我今九九卿十九　『今』、『卿』，《柳南續筆》作『年』、『君』。

〔二一〕湊合百年成配偶　《柳南續筆》作『配成百歲眞佳偶』。

〔二二〕天孫含笑對長庚　《柳南續筆》作『天孫恰與長庚對』。

補遺一

臨高古意二首〔一〕以下據舊鈔本《蕭山人詩集》補

行行出梵刹，迺登百尺丘。日暮鳥聲寂〔二〕，更覺雲林幽。落葉弄返景，青山天外秋。曠懷覽無際，朗吟繼清謳。

臨高望西疇，野水帶村曲。清磬出深林，悠然澹無欲。四顧興遠懷，伊人在空谷。一笑獨回首，夕陽滿茅屋。

冬日送李樗翁

流水何渺渺〔三〕，寒雲自茫茫〔四〕。仙舟鼓蘭枻，夫子歸故鄉。把袂一爲別，中情兩難忘。搖曳片帆去，清波浮日光。

懷右匡

沈郎情過人，詞藻駕班馬。秋月照虛堂，春風蕩平野。意氣邈雲漢〔五〕，磊落自瀟灑。君子有素心，天涯慕儒雅。

懷子問

潘郎有奇骨，心神自和豈。驟筆寄豪情，獰龍擊狂象。古劍冷床頭，素琴鳴膝上。之子於兩間，豈無滄溟想。

秋日集井廬園亭

野懷近幽曠，性與秋相宜。縱飲東籬間，花氣生酒巵。新寒忽代謝，嘉會難永期。徘徊清溪側，照我雙鬢絲。

同文申朱子過顧希馮墓

少長顧公里，未識顧公丘。因君今日話，廼我舊曾遊。古韻傳青草，高風想素秋。六朝文彩盡，岑寂起深愁。

苦雨次顧于草韻

愁霖動彌月，荒徑草深深。竹響棲殘夢，山容滯遠心。風塵雙短髮，天地一長吟。抱膝南窗下，幽人不可尋。

秋山

突屼層巒勢，高旻接翠煙。半空楓葉雨，百道菊花泉。雁影迴峰外，猿聲落枕邊。南軒涵爽氣，相對轉悠然。

秋江

巫峽千山逼〔六〕，荆門萬里流。蓼花楊子渡，楓葉禰生洲。天塹空南北，雄圖歎馬牛。豪吟對尊酒〔七〕，波影動危樓。

秋原

散步平皐上，霜前草更新。荒途閒歲月，古寺問荆榛〔八〕。獨往心逾曠，孤笻意自親。路迴煙水隔，俛仰一傷神。

秋柳

惆悵隋堤樹，風流非舊時。蕭疎春雨隔，搖落夕陽遲。舞倦餘蕉萃，歌殘憶別離。倚闌看寂寞，愁色上鬚眉。

秋雉〔九〕

冷落依衰柳，凄涼噪晚晴。影存無限潔，聲斷有餘清。玉露悲形渺，金飈襲羽輕。賦成懷子建，徙倚不勝情。

秋雁

素節催陽鳥〔一〇〕，天南萬里遊。哀鳴翔碧漢，驚舞下蘋洲。影帶關山月，聲傳閨閣愁。荒原寒漠漠，辛苦稻粱謀。

早春同井廬筠修野步

春色偶暄麗，晴光隴上浮。行吟喬樹底，盤礴小溪頭。白髮生新思，青莎憶舊遊。十年多聚散〔一一〕，相對起閒愁。

早行

殘月前村路〔一二〕，新霜南浦橋。水明鷗夢熟，野曠雁聲遙。故國猶戎馬，荒途自寂寥。長歎看曙色，雙鬢近蕭騷。

拙窩

先生高隱處，草木自幽深。呼友米顛石，寄情陶令琴。煙霞時有癖，朝市久無心。我欲訪顏色，白雲迷遠岑。

楓巷

結宇楓林下，悠然有所思。白雲空在望，風木黯興悲。中夜蛩吟切，深秋葉落遲。不堪頻倚徙，庭草綠參差。

幽軒〔一三〕

幽軒塵不到，吟咏對琅玕。古韻傳窗外，清音逼座端。月篩玄影細，雨洗翠濤寒。自得瀟湘意，何須植萬竿。

休休亭

小徑迴林薄，休休署古亭。樹籠簷瓦碧，苔長石床青。物外無榮辱，人間多醉醒。坐深馴鳥雀，相對偶忘形。

冬日村居〔一四〕原十首，存七首〔一五〕

十畝新登後，三冬改律初。風霜凄竹徑，橘柚老蓬廬。野曠猶驅犢，溪寒罷釣魚〔一六〕。小窗閒抱膝〔一七〕，時檢舊農書〔一八〕。

曳杖出林東，行行悲道窮。小橋欹曲水，古木立長風。雲翳飛無定，陰晴迥不同。天南幾村樹，猶

在夕陽中。

霜封村徑僻，水繞竹居深。覽鏡憐華髮，攜笻訪素心。一行南去雁，萬里北來音。遙憶高陽侶，停杯正苦吟。

十載悲搖落，犂鉏已作緣。得閒收刈後，守拙亂離邊〔一九〕。鳥鵲喧朝暮，冰霜歷歲年。傷心青海畔，聞道有烽煙〔二〇〕。

棲息荒煙裏，癡頑五十過。負喧思上獻，擊筑放高歌〔二一〕。小圃餘蔬果，頹垣任薜蘿。翛然塵俗外，應不羨鳴珂。

伏枕聞霪雨，寒霄百念空。壯心湖海外〔二二〕，卒歲草茅中。野性成山鹿，良朋盡冥鴻。擁衾愁不寐，高樹起悲風。

沍寒知歲晚〔二三〕，積雪徧村莊。朔氣來南國，重陰滿大荒。饑烏啼夜漏，衰柳憶春陽。豈學袁安卧，詩成懶下牀。此首見《明遺民詩》。

輓友人

西風吹長林，落日澹無光。棲鳥發哀響，木葉飄輕黃。草閣獨自坐，默默生悲涼。咄嗟哲人死，古道日淪亡。人生重離別，猶在天一方。悠悠茲永訣，泉路何茫茫。

貧女

柴荆門巷薜蘿牆，生長青娥歲月長。一念蠶桑頻廢食，十年機杼未更裳。繁華豈入無心夢，澹泊偏成偶意妝。夜績自親檐底月，肯從鄰女借餘光？

同南陔毛子書臺懷古

晴空落日錦霞開，短褐臨風覽勝來。山寺遺閒重振屐，故人聯袂一登臺。黃門舊事餘碑碣，白社新詩萎草萊。極目遠村煙樹合，不知何處角聲哀。

石鐙詩和王井廬

清齋寂寂一鐙縣，石髓凝來積歲年。自許冥頑同瓦礫，不須華艷等金蓮。夢回紙帳雲光暖，吟就蘭膏月暈圓。幽賞只堪君我共，三生臺畔舊因緣。

度關 姜兆翀曰：此詩集中不載，見鈕玉樵觚賸中。華亭金濬以芷厓未涉遼境，疑出假託，然詩家亦容有懸擬賦之者。以下據《松江詩鈔》補

獨身遊萬里，深雪度重關。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馬隨雞唱發，心逐雁飛還。東道多賢主，葡萄醉客顏〔二四〕。

建業懷古〔二五〕姜兆翀曰：此作董閬石亟稱之，蓋此固當時傳誦之作

千門柳色近蕭條，白下樓臺矗絳霄。江口舳艫連鐵甕，月中絃管亂銅刁。高牙大纛將軍幕，碧草黃雲帝子朝。欲問雨花參半偈〔二六〕，片帆無計度金焦。

題桃花春水圖 并序〔二七〕。以下據《書臺詩鈔》補

別素履先生十年矣，丁未中秋後三日，觀濤海濱，得遇焉。握手酣譚，殊快人意。復於曹子孟蘭齋頭得覩先生所作桃花圖，春光滿紙，飛躍生動，因題以誌喜云。

桃花歷亂東風裏，燕蹴飛瓊泛春水。纖鱗游泳戲殘紅，腕中造化豪端起。璜溪姚子妙入神，年過

七十猶童眞。點成蚊蚋鑒微末，揮作枝柯秋復春。憶與先生違十載，四望臨高想風采〔二八〕。相逢意外轉相親，八月觀濤對滄海。明日擣筇曹子家，坐頭又見武陵花。常聞不向漁舟落〔二九〕，好共仙山較歲華。

得子問山陽訊〔三〇〕

朔風吟贈王藿菴

朔風自西來，吹我身上衣。我衣既擁絮，猶覺生寒威。牆東老藿庵，好尚與世違。辭家守寂寞，習貧甘苦飢。白袷補秋雲，鬚眉澹清暉〔三一〕。骨勁如寒山，形瘦道自肥。捫虱王公前，亹亹生死機。訪之衡茆間，朗吟倚柴扉。握手但長嘯，此心知者稀。

申浦曉發

南浦僊舟泛，波浮兩岸低。林蒼煙樹暝，雲白浪花迷。賦手堪金馬，詩才喻木雞。片帆風力穩，山色過窗西。

迎秋

開軒邀爽氣，翹首向林皐。秋色先蒲柳，風聲入浪濤。乍看殘暑退，旋覺遠山高。未擬安仁賦，毵毵已二毛。

秋海棠

小卉嬌秋色，輕紅並海棠。每開拳石畔，宜傍鬢雲傍。浥露將傾淚，凌霄欲斷腸。冶容誰得似？妃子罷新妝。

秋日答錢武子見訪

積雨新開霽，仙舟向草堂。浪花浮日色，山翠接雲光。道故升沉異，思深髻髮蒼。片時重惜別，溪鳥泛微茫。

農山先生九日同令嗣顓士子武季友登查山以詩先寄遥和〔三二〕

道人僊去石嵯峨，國士登臨望遠波。霜色萬家寒橘柚，黛光三島挹巖阿。東南佳勝衣冠盛，羲獻風流翰墨多。獨有溪村忘節序，一江秋水泛漁蓑。

秋日郊行謝子提月過訪不值賦寄

雲淡溪清萬里秋，興來攜杖出林邱。煙霞有徑尋黃菊，物我無心近白鷗。陋巷未歸劉叉屐，曲江空返惠連舟。蓬門一自題凡鳥，欲寫殷勤寄北樓。

書酬谷水王令詒讀書東山草堂〔三三〕

十年高躅隱牆東，彩筆華箋思不羣。冰澈一心同對月，波清萬里欲乘風。溪邊錦字含情寄，望裏青山有夢通。秋半擬來看桂樹，兩峰攜手賦雲鴻。

影

一片清陰動止隨，爾形因我具威儀。晴郊獨對元無愧，靜夜回看兩不疑。骯髒自能成骨相，蕭疎仍復見鬚眉。與君共秉光明質，月底鐙前似有期。

送別總司許公定侯

臨歧悵望海雲平，求友聲催出谷鶯。愧我一春餘索莫，多君千里試飛鳴。忘機偶逐香山社，分手重堅車笠盟。拂拭錦韉長揖去，不禁老眼淚交橫。

贈楊子壽朋

廼祖才情足楷模，傳經其在後裔乎？志須立定功須苦，詩要清新俗要無。蟾窟高枝非易折，硯池勺水莫教枯。趨庭自昔叨嚴訓，獨愧衰年尚半途。此首俗不成詩，恐非山人筆墨。愼記。

懶柳樹旅次和張晚洲太守韻

半生我爲懶無成，斯樹緣何亦是名〔三四〕？柳易飄零人易老，夕陽堤畔兩關情。

雪中過長嶺

只是年年說倦遊，如何風雪不停留？曉來試揭襜帷看，一笑青山盡白頭。

校勘記

〔一〕臨高古意二首　『古意二首』四字原無，據《釋柯集補》補。

〔二〕日暮鳥聲寂　『寂』，《耐冷譚》卷一四引《南村草》作『急』。

〔三〕流水何渺渺　『流』，《耐冷譚》卷一四引《南村草》作『海』。

〔四〕寒雲自茫茫　『雲』，原作『水』，據《耐冷譚》卷一四引《南村草》改。

〔五〕意氣邈雲漢　『漢』，《釋柯集補》作『霄』。

〔六〕巫峽千山逼　『逼』，原作『遞』，據《遺民詩》卷一三、《江蘇詩徵》卷三七改。

〔七〕豪吟對尊酒　『吟』，《釋柯集補》作『情』。

〔八〕古寺問荆榛　『寺』、『榛』，《釋柯集補》作『道』、『蓁』。

〔九〕秋雉　『雉』，原作『鴨』，據《釋柯集補》改。

〔一〇〕素節催陽鳥　『陽』，《釋柯集補》作『歸』。

〔一一〕十年多聚散　『散』，原作『首』，據《釋柯集補》改。

〔一二〕殘月前村路　『村』，原作『春』，據《釋柯集補》改。

〔一三〕幽軒　『幽』字原缺，據《釋柯集補》補。

〔一四〕冬日村居　『居』下原有『六首』二字，今據《釋柯集補》增入『沍寒知歲晚』一首，故刪。

〔一五〕原十首存七首　原無，據《釋柯集補》補。

〔一六〕溪寒罷釣魚　『溪』，《遺民詩》卷一三、《江蘇詩徵》卷三七作『天』。

〔一七〕小窗閒抱膝　『閒』，《遺民詩》卷一三、《江蘇詩徵》卷三七作『時』。

〔一八〕時檢舊農書　『時』，《遺民詩》卷一三、《江蘇詩徵》卷三七作『閒』。

〔一九〕守拙亂離邊　『離』，原作『籬』，據《遺民詩》卷一三、《江蘇詩徵》卷三七改。

〔二〇〕聞道有烽煙　『烽』，原作『風』，據《釋柯集補》、《遺民詩》卷一三、《江蘇詩徵》卷三七改。

〔二一〕擊筑放高歌　『筑』，《釋柯集補》作『壤』。

〔二二〕壯心湖海外　『湖』，《釋柯集補》作『河』。

〔二三〕沍寒知歲晚　『沍』，《江蘇詩徵》卷三七作『江』。

〔二四〕葡萄醉客顏　『醉』，《觚賸》卷一《吳觚》上《芷崖詩句》引、《江蘇詩徵》卷三七、《明遺民錄》卷一七均作『壯』。

〔二五〕建業懷古　按此詩《晚晴簃詩匯》卷一七爲《秋居雜興》之第二首，疑誤。

〔二六〕欲問兩花參半偈　『問』，《晚晴簃詩匯》卷一七作『向』。

〔二七〕并序　《釋柯集補》作『并引』。

〔二八〕四望臨高想風采　『風』，《釋柯集補》作『丰』。

〔二九〕常聞不向漁舟落　『聞』，《釋柯集補》作『開』。

〔三〇〕得子問山陽訊　按此首正集已見，姑存目刪詩。

〔三一〕鬚眉澹清暉　『清』，《釋柯集補》作『晴』。

〔三二〕以詩先寄遙和　『先』，《釋柯集補》作『見』。『遙和』二字原無，據《釋柯集補》補。

〔三三〕書酬谷水王令詒讀書東山草堂　『書』，《釋柯集補》作『寄』。『草』字原無，據《釋柯集補》補。

〔三四〕斯樹緣何亦是名　『樹』，原作『柳』，據《釋柯集補》改。

補遺二

薦菊井

盤飲知何代，泠然永不窮。江河通地脈，鼎鼒現神功。抱甕分秋雨，滋花散曉風。東籬三徑好，一盞酹陶公。《遺民詩》卷一三

秋居雜興 原八首

書臺窮目稻畦平，澤國風高白苧城。蔀屋昔曾歌甯戚，屠門無復問侯嬴。香消桂樹飄金粟，波冷蓴絲濯翠纓。歸卧小窗還太息，由來閭左豈知兵！《遺民詩》卷一三

雲樹依然渤海東，短牆蓬戶怯秋風。波濤亂涌旌旆合，禾黍荒涼第宅空。曲徑晚香存野菊，長天寒影見征鴻。郊原獨步新愁滿，一杖低回夕照中。《晚晴簃詩匯》卷一七

青山蹊路煙雲隔，滄海波濤日夕深。（句）《晚晴簃詩匯》卷一七

題徐湘波儼然室

杜曲桑麻舊隱淪，草堂深掩落花津。平橋古樹溪村午，宿雨荒煙故國春。一榻久懸頻歲月，十年高蹈隔風塵。吾儕擬泛仙源棹，攜手殷勤說避秦。《遺民詩》卷一三

扇頭墨菊自題

茅屋南村野老家，竹園閒坐午風斜。中懷忽地生秋思，點染東籬三兩花。《國朝畫識》卷二《蕭詩》

贈別諸遠之

山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句）《觚賸》卷一七《吳觚》上《芷崖詩句》

陳跋

蕭山人詩，字中素，號芷厓，以字行。明萬曆三十五年六月二日生，爲松江華亭縣之亭林鎮人。家世冬官業，終其身執藝食力。甲申鼎革，山人年三十八。康熙甲辰，曹南陔從申浦東還，停橈訪山人，相與揖讓於將作之坐。翌年，山人以見懷詩寄之，南陔倚歌爲報，時山人年五十九矣。越四年，始與沈友聖酬和，集中有《答友聖》詩序曰：『不佞苦辛食力，裹足不敢干人者有年矣。不識足下何以知南村有野人也？』云云。康熙十九年，上海令任待庵招之，謝不往。有好事者，俾友人載與俱，語之曰：『此行可爲卒歲資。』山人曰：『天下自有此一種遊客，我非其人也。』集中有《倪也迂招往上海賦謝》詩，當指此。山人卒年無明文可考，然猶及見康熙己巳南巡，要當在八十三歲以上無疑也。山人娶於郭，生子二。康熙甲寅，山人慶八袠時，長子已六十，次四十二，曾孫且十三歲矣。山人工書畫，精音律，而詩尤爲漁洋所稱。著有《南村近草》、《藥房詩草》、《釋柯集》等。此冊僅《釋柯集》二卷，別從舊鈔本及《松江詩鈔》、《書臺詩鈔》較補。吾友鍾愼庵與山人同里，博學嗜古，嘗求山人遺詩不可得，則此冊雖不備，當比於吉光片羽矣。

己未夏六月海寧陳乃乾跋。

附録

觚賸卷一吳觚上芷崖詩句

〔清〕鈕　琇

蕭詩，字中素，號芷崖，居華亭之壯行鎮，以攻木爲業。博學能文，尤長於詩。斤削之暇，間以吟咏。蓋呂徽之、朱百年之流而以藝隱者也。所著有《南浦集》。適於沈子竹西齋頭得其詩若干首。其五言若《聞雁》云：『稻粱謀自遠，霜月韻偏哀。』《過墟堰菴訪澄初上人》云：『水清魚入定，林靜鳥忘機。』七言若《春夜同友集南陔齋》云：『雄心每爲風流折，逸興能教禮法疎。』《過澄懷草堂憶王子井廬》云：『庭前孤直看槐樹，池上丰神望柳絲。』《輓桐月校書》云：『空階蕙草遺香佩，小院榴花憶舞裙。』《贈別諸遠之》云：『山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可稱佳句。其《度關》一律最爲時所傳誦，詩曰：『獨身遊萬里，深雪度重關。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馬隨雞唱發，心逐雁飛還。東道多賢主，葡萄壯客顔。』

帶經堂詩話卷一九棲隱類

〔清〕王士禛

華亭門人王原令詒說，雲間人蕭中素，木工也，居亭林，好爲詩，往往多佳句，晚年傳藝子孫，從受

詩者數十人。又有鍛工胡姓，號良甫，居茶山，亦好爲詩，而不及蕭云。《居易錄》

予前記雲間有木工蕭姓者能詩，未詳名字。近讀《觚賸》，乃知蕭名詩，字中素，別字芷厓，博學能文，尤長於詩。嘗有五言云：『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七言云：『山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皆佳句也。《香祖筆記》

蕭詩，字中素，華亭人，隱於木工，博學善詩。其警句云：『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山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從學者甚衆，而執藝事如故。《漁洋詩話》

遺民詩卷一三

〔清〕卓爾堪

蕭芷厓，松江人。隱於工，自稱『蕭木匠』。名流仰止，著有《釋柯集》。

國朝詩別裁卷七

〔清〕沈德潛

蕭詩，字中素，江南松江人。中素隱於梓人中，人以工役之，往役受直；待以詩人，則行朋友之禮。古人賣漿儈牛之伍也。惜其詩未能多見。

柳南續筆卷二芷崖贈妓詩

〔清〕王應奎

蕭中素，字芷崖，松郡木工也。善爲詩，所著有《釋柯集》。《贈妓》二首，雖游戲弄筆，而有運斤成風之妙，因錄之。其詩云：『我年八十君十八，相隔戊申一花甲。顛之倒之是同庚，好把紅顏對白髮。』又云：『我年九九君十九，配成百歲眞佳偶。天孫恰與長庚對，千古風流一杯酒。』

皇明遺民傳卷五

〔朝鮮〕闕　名

蕭顯（原文如此），字中素，一字芷〔厓〕，江南松江人。能詩。國變，隱雲間，斲棺爲業。嘗持斧豪吟。後有物色之者，偕王介古遯入東海，不知所終。轉引自謝正光等《明遺民錄彙輯》一〇九五頁

國朝畫識卷二蕭詩

〔清〕馮金伯

蕭詩，字中素，號芷厓。世業匠，居郡城，後移亭林。少穎悟，喜讀書，家貧，復從先業。工吟詠，精音律，善書畫。嘗曰：『吾匠氏也，衣食足以自給，詩酒足以自娛，絲竹丹青足以悅耳目；高賢良友，不遠千里而至。人生之樂莫踰於此矣。』所著有《南村詩稿》。金溶《峴南集》

予嘗得芷厓扇頭墨菊，自題云：『茅屋南村野老家，竹園閒坐午風斜。中懷忽地生秋思，點染東籬

三兩花。』詩與畫均有韻致。《百幅菴畫寄》

耐冷譚卷一四

〔清〕宋咸熙

僕嘗謂松江有二異人，一爲明末之唐仲言汝詢，五歲而瞽，每令一人讀書，坐而聽之，卒以詩名家。一爲國初之蕭芷涯詩，家貧落魄，爲梓匠以自活。運斤之暇，每喜讀書，清夜篝鐙，諷詠不輟。文人學士有造之者，未嘗一見，見則必操斧斤，因名其集爲《釋柯》。仲言《編蓬集》，予及見之。芷涯之名，人鮮有知之者。惟王阮亭《香祖筆記》載蕭詩字芷涯，佳句有云『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山寺梅花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二聯。近閱金山丁霽堂《溉餘吟草》有《題蕭山人詩釋柯集》，是松江已有傳本矣。己卯秋，予於杭城書攤得《南村草》，亦署曰芷涯蕭詩，詩止六七十篇，筆意高淡，定爲晚年之作，豈即《釋柯集》之一種歟？抑別有《釋柯》，而此爲晚年所定之集歟？俟訪霽堂再問之。

江蘇詩徵卷三七

〔清〕王豫

《荻汀錄》：中素以梓工自給，某紳士託友召之，謂此行可得卒歲資。曰：『世自有此種游客，我非其人也。』堅卻不往。

王屋按：《留溪外傳·呱呱和尚傳》稱和尚與會稽蕭山人中素善。山人本諸生，國變後居雲間爲棺

匠。王橫雲贈句云：『巖菊有情堪獨把，江蘺無怨爲誰醒？』品概可知矣。

姜孺山云：芷崖《建業懷古》一律，董閬石極口稱之，蓋當時傳誦之什也。

光緒重修華亭縣志卷二〇藝文集部別集類

《釋柯集》、《南村詩稿》：蕭中素著。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蕭中素　徐世昌

芷崖隱於梓人，集名《釋柯》，謂出自引繩削墨之餘，諸選多作『執柯』，誤也。集中自稱名曰中素。《別裁》及《江蘇詩徵》皆作蕭詩。《詩徵》又引《留溪外傳》言本蕭山諸生。國變後，居雲間爲木工。觀集中《冬日南村偶成》云：『幾家橘柚垂秋露，萬里河山偏朔風。』《秋日有懷寄顧冰庵》云：『絕塞曉霜來白雁，空山秋雨病黃花。』《秋懷和陳大樽韻》云：『舳艫夜月悲橫槊，疆場秋霖未洗兵。』《秋居雜興》云：『青山蹊路煙雲隔，滄海波濤日夕深。』皆不類鄉曲末藝語。易代之際，畸逸高蹈，《留溪外傳》之言殆信。年八十，作述懷詩，雲間嘉禾詩社諸子用『峰』字韻徵詩爲壽，附刻集後，曰《南山集》，凡五十六家。同時有富水李衣工亦能詩，與芷崖齊名。又有胡玉如鐵工，爲芷崖詩弟子。

九朝新語卷七混迹　胡思敬

松江蕭芷涯詩詩學陶。志不苟，食隱於梓匠，人以工役之，往役受直。待以詩人，則行朋友之禮，蓋古賣漿儈牛之倫也。所著詩名《執柯集》。

明遺民録卷一七蕭詩　孫靜庵

明蕭詩，字中素，號芷崖，華亭人。國變後，遁於木工。博學能文，尤長於詩。斤削之暇，間以吟咏。所著有《南浦集》。其五言若《聞雁》云：『稻粱謀自遠，霜月韻偏哀。』《過墟堰菴訪澄初上人》云：『水清魚入定，林靜鳥忘機。』七言若《春夜同友集南陔齋》云：『雄心每爲風流折，逸興能教禮法疎。』《過澄懷草堂憶王子井廬》云：『庭前孤直看槐樹，池上彡神望柳絲』。《輓桐月校書》云：『空階蕙草遺香佩，小院榴花憶舞裙。』《贈別諸遠之》云：『山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可稱佳句。其《度關》一律最爲時所傳誦，詩曰：『獨身遊萬里，深雪度重關。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馬隨雞唱發，心逐雁飛還。東道多賢主，葡萄壯客顏。』從學者甚衆，而蕭執藝事如故。

明代千遺民詩詠二編卷七

張其淦

蕭芷厓，松江人，隱於工，自稱『蕭木匠』。著《釋柯集》。有《薦菊井》詩云：『東籬三徑好，一盞酹陶公。』

清畫家詩史甲集下

李濬之

蕭詩，字中素，號芷崖，松江諸生，隱於梓人中。善畫菊，工書能詩，尤精音律。嘗曰：『吾匠氏也，衣食足以自給，詩酒足以自娛，絲竹丹青足以悅耳目，高賢良友，不遠千里而來。人生之樂莫踰於此。』有《南村稿》、《執柯集》。

明清江蘇文人年表

張慧劍

一六四五　乙酉　清順治二年　明安宗朱由崧弘光元年　明紹宗朱聿鍵隆武元年

華亭蕭中素(芷厓)此際改業木匠。《明遺民錄》一七

一六六五　乙巳　康熙四年

華亭蕭中素以詩唁徐孚遠。《徐閣公年譜》　中素所著有《南浦集》，吳騏編次爲《釋柯集》

清人詩集敘録卷二

袁行雲

《釋柯集》一卷、《近草》一卷、《釋柯餘集》一卷、附一卷。康熙間刻本。蕭中素撰。中素一名詩，號芷厓，江蘇華亭人。入清，棄舉業，爲木工，以工役之直自給，人稱『蕭木匠』。康熙二十五年，年八十，長男六十，孫三十六，大曾孫十三，猶率子孫操斤鋸以從事。工詩，集名《釋柯》，謂出自引繩削墨之餘，蓋深於隱遯，卓不可及也。是集有同邑吳騏序，騏字日千，明諸生，入清不出，以倚聲名於時。《近草》有康熙二十八年曹偉(謨)序。大都述懷、自嘲、雜興，贈答無達宦巨族。附詞數首，幷顧永年等人所作《蕭芷厓先生八十壽詩》。《江蘇詩徵》卷三十七有小傳，言蕭詩本蕭山諸生，明亡後居雲間，始爲木工云。王鴻緒《贈蕭芷厓》云：『小築幽居碧草扃，雲溪淡淡水泠泠。風流雅託梓人傳，丘壑應垂處士星。巖菊有情堪獨把，江蘺無怨爲誰醒？高山更入朱絃調，可許巢由洗耳聽？』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卷二七集部清別集類

《釋柯集》一卷、《餘集》一卷、《補遺》一卷：清蕭詩撰。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補遺》配清抄本。陳乃乾跋。上海圖書館藏。

清人別集總目下卷

李靈年

蕭中素：《釋柯集》一卷、《近草》一卷、《藥房近草》一卷、《釋柯餘集》一卷、附《南山集》一卷。康熙刻本（北圖）。《釋柯集》一卷、《餘集》一卷、《補遺》一卷。康熙二十五年刻本（上圖）。按：《補遺》配清抄本。本書一名《蕭山人集》，有陳乃乾跋。

雲間語小録輯三蕭詩胡仁

施蟄存

清康熙間，吾邑有木工蕭詩，字中素，號芷崖，居亭林，以能詩鳴，王漁洋《香祖筆記》、鈕玉樵《觚賸》並盛稱之。有《釋柯集》行於世，余求之多年不得，近始於周君邊潛處得一抄本。凡正集一卷，有吳日千、王九齡序，及日千題詩。《餘集》一卷，曹南陔序。王序作於康熙丙寅，是年蕭八十，同人爲刻集壽之。曹序作於康熙己巳，則八十三歲時續刻也。二集中詩多五七律，唯致力於屬對工緻、聲調高華，猶是陳黄門遺韻，章法、理路、識見，無甚勝處。近人以蕭爲工人階級出身，頗有推崇者。然余觀其詩，純乎士大夫語，未見有工人意識。吳日千序極推其執藝食力，窮而不屈，又謂於其詩不無去取，而其人深可重云，可知蕭雖以詩名四十年，世但以其爲木匠能詩而殊異之。至其人嬰世變而不詭流俗，擅文學而不求聞達，潔身獨善，傭力自給，自非鄉里莫得而知之也。吳序於其詩若有微辭，實則政所以表著其大者。王、曹二序，並揭斯恉，可以徵信。然漁洋所賞《度關》、《送客》諸詩，集中均無有，聞別有《南

村近草》、《藥房詩草》二集，殆早年作，余猶未得見。周君言所蓄蕭集抄本數種，頗有異同，方將彙合諸本，重爲編定，此亦整理桑梓文獻盛事也。芷崖家世，諸家紀載俱不詳。江陰陳鼎九作《呱呱和尙傳》，謂：『和尙與蕭山人善。山人名中素，本會稽蕭山人，弱冠遊庠，國變後隱居雲間，爲棺匠。』姜孺山謂：『此當是傳聞之誤。芷崖本鎭人，甲(酉)〔申〕時年三十外，非有所寄託也。故王橫雲贈詩云：「巖菊有情堪獨把，江蘺無怨爲誰醒？」』此謂芷崖非僑寓，誠然。惟詩集中有《七夕次子開韻》云：『昔曾與子探河洛，中庭月澹梧桐落。』又《乙丑初夏武林紀勝》云：『憶別南屏五十年。』又云：『虎林重到隔滄桑。』又《七十自嘲》云：『七十衰翁志未灰，荷鋤常欲剪蒿萊。』又《讀王子武先生詩賦此卻寄》云：『南村食力老遺民，嘯傲煙霞白髮新。』皆可略見其行誼。蓋早歲嘗北走中原，南遊浙水，又以遺民自居，鋤剪蒿萊之志，老而不舍。且甲(酉)〔申〕時年三十，與弱冠遊庠之言亦不背迕，安知其非明末文士之自晦於梓人者耶？早年詩之不刻不傳，正所以削其舊跡耳。芷崖有詩弟子曰胡仁，字玉如，冶鐵爲活。芷崖有《柬胡玉如詩》云：『十年招隱士，杖策走荒蕪。我僻將無偶，君來始不孤。於陵還織屨，南郭耻吹竽。莫爲浮名誤，低眉向畏途。』觀此詩則胡亦甘於隱遯者。瞿萍庵有《送胡玉如歸申浦》詩，因知其爲上海人。獨其詩未見，傳有『階前蟋蟀鳴秋雨，窗外梧桐落晚風』一聯，當時以木匠得鐵匠爲徒，傳爲藝林佳話。吁，明清之間，吾松異人多哉！

侯岐曾日記（丙戌丁亥）

〔清〕侯岐曾　著
王貽樑
曹大民　校點

侯岐曾日記目録

前言……校點者（四七八）
題跋……金元鈺（四八二）
自序……（四八三）
丙戌（正月初一——十二月卅）……（四八四）
丁亥（正月初一——五月初十）……（六〇八）

前言

您將要打開的這本《侯岐曾日記》，是一部僅記述了一年多的簡短日記，但又是一部風雲激蕩的歷史文獻、一部五內俱焚的文學作品。

本日記的背景較爲複雜，涉及明末清初江南嘉定縣的一段歷史變故，且限於危險的環境而文字內容多簡約隱秘，對於今天的大多數人們來說，必須有一定的介紹說明，方能讀懂。

侯岐曾（一五九五——一六四七），字雍瞻，諸翟鎮（又名紫堤，明清屬江蘇省嘉定縣，今屬上海市閔行區）人。父侯震暘，明萬曆間進士，天啓初擢吏科給事，因得罪魏忠賢閹黨而被黜。岐曾與兄峒曾、岷曾少即有才名，被譽爲『江南三鳳』。長兄峒曾（字豫瞻，一字廣成），天啓五年（一六二五）進士，因父舊事而一直留待翰林，直至崇禎七年（一六三四）才放任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峒曾爲官清正，與同僚徐石麟、陳洪謐共號『南部三清』，後又任江西提學參議、浙江右參政、順天府丞。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李自成義軍攻陷北京，清軍又乘機入關，兵進全國。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清軍南下攻克揚州、南京、蘇州後，直逼嘉定。時侯峒曾由江西北上，欲赴京救國，因途中遇盜而病倒在家。聞知清軍來攻嘉定，即表示雖非本地官員，仍決意守城。閏六月十五，侯峒曾命二子玄演、

玄潔進城，二十三日自己也進城，與黃淳耀等率鄉兵民衆守城，並數次擊退清軍的進攻。七月初三，天降傾盆大雨，久而不息。至初四凌晨五更時，原本就陳舊破陋的城牆終於經受不住炮火和暴雨的夾擊，東城牆崩塌了一角，清兵乘機蜂擁而入，傾刻間城被攻破。侯峒曾的隨從欲掩護他撤退，但他與嘉定城共存亡的死意已決，遂攜二子至城中寓所，先拜祠堂，再投入寓所後的葉池自盡。後清兵割下他們的首級，懸挂在侯家上谷宗祠的高檐上示衆。直至九天後大隊清兵撤出城內，才有膽大者將繩斷墜落，且已腐爛的侯氏首級收起，後與屍體合葬。嘉定戰役後，清兵三次大屠，死亡民衆共達二萬有餘，史稱『嘉定三屠』。侯峒曾父子赴難後，全家重擔落在侯岐曾身上，四處避險流離中，養母、奉嫂、撫孤之外，暗中又要與前明舊臣連絡。此即本日記誕生前的史事風雲。

另有一些與本日記內容相關的史事，也必須在此說明。侯岐曾最終會暴露被捕，直接原因是一位與他連絡的關鍵人物遭捕而引發的，他就是謝允文。謝允文，原上海縣生員，當時擔負上海、松江、嘉定等地區反清人士與浙江舟山南明魯王朱以海之間的連絡。陳子龍、顧咸正、夏完淳等人給魯王與隆武帝朱聿鍵的信，都是由侯岐曾轉交給謝，再由謝送到舟山。但謝氏並非訓練有素的諜報人員，也欠缺高度謹愼與機變的能力，終於在淞閘（屬今上海市奉賢縣）因貪杯醉酒露出疑點而被清柘林游擊陳可抓捕，搜出書信表疏，押至提督吳勝兆處。吳勝兆是前明舊將，亦欲起兵反清，與黃斌卿等也有暗中聯系，故收到謝允文後只是關押，暫無大事。但不久吳勝兆部因內哄而兵變失敗，巡撫土國寶在搜查吳府時發現了那些書信表疏，顧咸正、夏完淳隨即被捕，陳子龍聞訊即與夏之旭隨小童子逃至侯岐曾處，侯岐曾讓他躲到顧天逵（顧咸正子，侯岐曾婿）處。但在清兵的嚴查緊追下，小童子先被捕，供出實

情，陳子龍、侯岐曾遂隨後被捕。侯岐曾被捕後，押於清軍營中，受審時堅不下跪，只向南踞坐，拒不招供。至第三日，清軍勸降者送來酒菜，只讓他通個家信，侯岐曾仍嚴詞拒絕。次日，土國寶親審，侯岐曾用方言大罵。五月十四，侯岐曾、夏完淳、顧咸正及僕人侯馴、朱山、鮑超、陸二、李愛等一起被殺於松江西門外『雲間第一橋』。其屍體後由侯岐曾次子玄洵寡妻夏淑吉（夏允彝女）托人求得安葬，岐曾母的屍體亦由她安葬，夏淑吉自己最終因唯一的幼子早夭而出家爲尼。岐曾兄峒曾僅存之子玄灝，父死後在龍江故宅養母，又編纂其父年譜與遺文四十卷。但其母不久病故（日記中有載），祖母自盡，叔岐曾被捕遭殺，清兵又不斷滋擾，遂四處漂泊，亡命於鄧尉山、揚州天寧寺等處，最終客死於杭州靈隱寺，年僅二十七歲。此皆侯岐曾罹難前後有關史事。

侯岐曾除本日記外，尚有《雍瞻詩文書稿》、《畧城救時急務》等著作。其兄峒曾的著作，已編爲《仍貽堂全集》。侯峒曾、侯岐曾死後，南明魯王即賜謚侯峒曾爲『忠節』，賜謚侯岐曾爲『文節』。後至清康熙壬寅（一六六二），敕建三忠祠以表彰侯氏父子三人。再後至乾隆丙申（一七七六），又追謚侯峒曾、黃淳耀『忠節』之號。清修《明史》中，俱有專傳。在近現代，侯峒曾、侯岐曾等依然作爲愛國主義的傑出代表而得到嘉定人民的愛戴與懷念。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日淞滬戰役爆發，嘉定人民爲振奮抗日情緒，重修葉池以示紀念。一九六二年，吳玉章先生親書『陶庵留碧』與七絕一首，此碑刻今猶存於嘉定城中上海科技大學校園內。

據本日記後所附岐曾之子玄汸的題記，可知本日記最初在他手中。又本日記前清人金元鈺跋文中云及『日記得之上谷後人』，這『上谷後人』有可能是玄汸，但也可能是其他人，未有明載，具體的交接

情況也不明。金元鈺之後，本日記的傳藏情況更無從知曉。日記的原稿本今藏於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據了解，是一九八〇年由顧惟鈞的侄孫女出國前捐贈。顧氏是著名外交家，嘉定人，由此可以推測本日記很可能只在嘉定區域中傳藏，只是從金元鈺到顧家這中間的具體情況依然不明，頗爲遺憾。

本次日記整理，我們主要是做了這樣二項大的工作：第一項工作是文字的辨識。現存日記是金元鈺在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重新整理謄抄過的，書體是行中帶草，許多字不易辨識，雖經多方仔細認識，至今也未敢說是毫無失誤了。且古人用字習慣與今天有較大的區別，其中許多用字在今天已被視爲俗體、別字與假借字，如夠作『彀』、狼狽作『狼背』、團圞作『團欒』、暮作『莫』、牆作『轖』、愧作『媿』、『魂』、輾作『輾』、糜作『麋』、梁作『梁』等等。對這些字，大多的學者都能理解，故不專門作注解。另外，對原日記中爲避嫌而不書的空格，整理時均以實綫方框（□）表示；對於個別漫漶不清的字，則用虛綫方框（□）表示。日記原稿部份旁邊本來加有着重，現均予保留。第二項工作是標點全書。這其中，難度特別大的是需要對人名、地名作出正確的判斷，而本日記中的許多人名與地名都不見於其他史志文獻記載，無從查考，也就不能肯定判斷得是否正確，這就可能影響着標點的質量。

另外，本日記前原有清人金元鈺的一篇考證文字，是對日記中侯氏家族及有關部分人物的簡單考證和說明，但是它實際是一篇未完稿，文字很粗糙，而且所考人物也很有限，所以刪去不錄。

此次我所化費重金，從上海圖書館購得本日記的整理權，得到上圖古籍部與陳先引先生的鼎力相助，在整理中又得到前輩名家胡邦彥的多方指點，周絢隆先生又作了精心審訂，在此一幷致謝。

校點者　二〇〇〇年於華東師大古籍研究所

題跋

明左通政侯忠節公乙酉守城殉節，其弟太學文節先生絕迹忍餓，遯荒於野，以保孤奉母爲己責。而故國舊君之思，又時時仰天扼吭。越二年而吳勝兆之事起，先生以匿故人陳卧子連染繫獄，亦殉節死。邑令程侯修志，列入《國朝文學傳》，恆以未合體例爲憾。嘉慶十四年，邑令吳槃齋先生復修《縣志》，予定議請移入《明季忠節傳》，所以成先生之志也。是冊得之上谷後人，忠孝之言，纏綿悱惻，幾使後人不忍卒讀。始丙戌正月，至丁亥五月。元初卧子投入王庵，先生即於初十日絕筆，十一日被逮，十四日致命。嗚呼！儒有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如先生者，可謂忠貞不貳，身系綱常者矣！嘉慶十五年重陽日，同里後學金元鈺謹識。

自序

乙酉以前，予止有出書稿，詩文、雜撰，附入其中。乙酉以後，家遭覆蕩，身陷□□。其間歲時閱歷，都非耳目恆遘，爲宜劄記，以備後人稽考。且前此世務倥傯，日不暇給，今則坐卧斗室，翻幸流光多暇，猶得與筆墨作侶也。日紀斷自丙戌爲始，稱『丙戌』者，亦猶義熙以後，止紀甲子云耳。所聞閩浙義師齊奮，隆武恩詔初頒，而干戈阻絕，遥遥未可爲據也。執筆爲新天子紀年，敬竢南都克復之後。

丙戌季春晦日半生道人識。時書問往還，署法名廣維。又姓易，名之。

丙戌

正月初一　微陰得晴，掃去窮冬霾霧矣。暄熱幾不能裝綿。午未間，予不覺憒然一夢。此生此日，百感攻中，且付蝶國銷除耳。汸夫婦設饌供王母，子婦輩同之，吾父子命酌新亭。夏夫人復遭南塘大掠，除夕投予新亭宿，元旦質明暫〔暫〕遷陳園。陳園者，予媳未亡人新置一廛也，朱明汲夫婦守宿其中。此夕呼明汲同飲，諭使速徙。

初二　風雨竟夕。朝起，風尚厲。予病目，欲發龍江不果。

初三　力疾攜兩兒至龍江，吾姪猶在靈柩前，嫂氏暨七姪婦、翔姪女俱未過翟房也。夜饍後，即宿山池。

初四　家廟神主自城徙鄉，函藏一櫝，祭日乃陳几上。除夕已行之，至此但向櫝前叩首耳。午刻別去。吾姪既欲同至白塔侍王母，予因拉文侯、公羊、兼三諸叔偕至王菴探梅。比至，日已晡矣，姚氏姑出脯佐酒。酒則覓自龍江者，氣味近冷燒。坡老云『惡酒如惡人』，非虛語也。予目疾未已，復爲酒所傷。然猶提壺列炬，巡匝花間，恍如不夜之珠，照耀千林，頗極秉燭夜游之致。姑子名璧者，貌文而學武，可云俊健如生猱也。

初五 探花出戶，恰遇主人王于門。爾賓。揖而過尊人禹都，謨。始升于門之堂，窮歷千花萬花，莫非于門亭沼間物也，奇哉！復捨步從舟，盡香雪林之勝。此則學憲舊業，今分屬永侯者。永侯已遠徙。其花皆二百年物，其家呼爲古園。『古』之一字，嘗亦從花賚名耳。予自遭家國奇變，判年於茲，勿復問人間世矣。至此日，俄覺有一片化工在襟袍間。時兼三先別去，兩叔偕抵白塔。張進卿從上洋來，相待已許久矣，與兩叔同飲同宿。是早遇唐君鳴球，出所哭豫瞻蘊生詩，類有心人。別姓沈，號□□。

初七 巳刻，兩叔攜姪返龍江。予自此目疾轉劇，一意閉戶養痾矣。

初八 目疾嗽疾併劇。泓往觀夏夫人祝髮。夫人此來，元與吾媳有空門之約，庶幾不媿龐婆矣。

初九 目眚小差，嗽勢更甚。

初十 二病未減。吳淞朱、郎兩君到槎迫見，遣泓往代。燈下猶部署儀物，不暇顧吾目之欲盲也。

十一 扶病揖夏端哥。茶果相對，不禁黯傷。姪書至，報文侯、公羊已隨朱、郎入雲間。寄示達本家書一通，又女定代辯一通。

答龔得和 丙戌已前，一切書尺俱存。自今爲始，但錄其事體宜存者。二書在初十前。

改歲來，賢夫婦復遲遲未至，將勿令大樹笑人耶！既有令妹結褵大典，似不專為邑主阻遷。然聞松郡方導民使出，而嘉故禁之，何同一清朝文網而相背之戾至此也！二十左右，必望翩然至止。側聞南陽事業方新，從此便以大樹將軍相目矣。呵呵！

寄朱子功

撫檄不過求益耳，何須復弄此機關耶！邑主處已有所進，即蒙批付諸房，許再申請。食言不肥，或者免夫。然必得賢昆與上邊講定，庶下邊便於舉事。切禱！切禱！

十二 前疾稍輕，而齒痛忽劇發，竟體如焦如灼，困苦不堪，頗恨餘生之累我。金氏渭師甥至，痛哉吾妹遺種，亦僅存此子矣！予憊甚，不能與半刻譚對。

十三 夜來齒痛忽輕，屬有天幸。渭師別去，吾妹逋懸如山，予就所負吾家者書一幅付之。紙末復識數字，勖以忠孝大節。義會陸拾金，勿復計償，聊見存歿一念。汚晚酌端哥，不能出陪。泓歸時，端正作別矣。泓到槎後，復以迎佛入城，故遲徊兩日。端哥原名完淳，今易明炤。先是璦公依予虬江陳房，已改姓黃，名志華。時惟恐聲迹少露，朝夕密通往來，止裁竹紙一小幅，緘題必呼『黃老』。予則久號『半生主人』矣。遭變

來，道義至交遠近略盡。其僅存者，俱改易姓名，如張采爲山衣道人，姚宗典爲虞文身，楊廷樞爲莊復。入海諸賢，姑需後紀。惟吾邑陳俶密通家書，令母妻潛匿他境。

十四 微雨。朱俊攜文侯書至，知督府惡緣欲了未了，吾母爲之煩亂。予見慣渾閒，姑付冥頑矣。

十五 昨泓從城來，親見金吾不禁之示。黃巾白馬，火樹星橋，風光可以想見也。憶去年此夕，吾兄方張燈召客。幾道有《贈燈》、《代燈答》諸詩。然每令節臨觴，輒發『時乎不再』之嘆，所謂知有今日久矣。呼來壽至山池，口占一紙，促姪速至，商都督處善後事宜。又答文叔一札，鼓其再往，兼祝營隙地於梅竹深處。

遣兪兒至江橋。

與子灝

弟叨岳丈惠愛四十餘年，末由一報，此情耿耿，要亦泉路為期矣。薄奠峻却，存没之際，何以自申？聊致陸金，助終七禮佛之費。倘得附名孝子之末，何幸如之。大兄七兄，均望道意。

申酉間大雨，雷電交作，肅而識之。夜侍母蔬酌。

十六 早大風，時晴時雨，蒸濕甚，似黃梅天，易袂衣。晚雷電，遣管科、朱傑抵吳淞。先寓書許子

位：

新歲，太翁而下一一康惠，為慰。鄉城之間，卜居必有定向矣。督府一案，觸之多變，引之愈長。芮蜂有毒，何況虎豺，將來恐不止於劫財而已。親翁何以終始護持之，斥産出弟夙盟？朱翁代謀頗力，然必得親翁為主持，更祈問之太翁前。弟之稽謀於黄髮，亦猶稟命於父兄耳。言之嗚咽！區區杯斝，不足爲知己獻，何來教鄭重言之也？萬勿費往返。

十七　知存古端哥字。將歸，晚邀一話，予力疾坐至定更。土人以龍燈至，遶庭作戲，予不欲觀之矣。俄而風雨大作，咫尺不辨，雷轟電閃，如盛暑作陣。存古不復能衝泥作別，草榻新亭，予遷入東室。

報朱國俊

硃票入目，即付來手。沈龍在城，央它照管衙門胥役，妙妙！要説管科正在各鄉，速圖棄産，完各衙門事，不敢分毫弛緩也。又要説我真病真危，即日嗚呼哀哉。此語務使官府聞之，喫緊！喫緊！太太擇廿二、廿四兩日入槎，汝可盡向來一念。修理須星夜完局，至囑！至囑！

十八　存古已刻行，予目疾，不能強起言別。存古此來，説錢不識父母議婚，勢在必諧。泓料理及門帖付之。燈下，姪至。

十九　姪留竟日，出所作吾兄年譜，侍吾母共追往跡，話談都雜涕淚。泓出所作《夏考功傳》。是日晴。

廿　潘秀昨晚至，晨遣發，訂大姪婦來期。姪旋別，留付婁東諭帖。

廿一　大鴻書至。忽得端木遠札，仲冬發自韓城，尚未髡其髮也，悲慰交至。札中大意云：兩年來偷生異域，無刻不經歷龍潭虎窟，宛轉刀山劍樹之下，待死而已。然而一寸丹心，數莖白髮，相依爲命，死生之盟，尚不以遠近隔也。又云：逗遛未歸，尚冀有別機緣，此念至死不忘。云云。又有《孤臣血筆》二卷、詩百餘首，又前後四揭，囑予兄弟訂之，漢石梓之，而不知漢石、廣成之先作千古人也。晚，子位至，忽議及天水姻盟。此老乃欲以古人自處，予滋媿絕。且以支離漂泊如許，而彭城、天水先後議婚，眞夢想不到。當由吾兄忠義之靈，默默感格耳。

廿二　子位別去。予攜兩侍者先入槎，定更抵岸。至就寢，已夜分矣。目甚不堪。

廿三　風雨大作，遣馬戍等。

此行苦捱至今日，便難冒雨而前，流坎豈非定數耶？泓今日定未能一往也。修葺工人杳然不至，

祖母竟以廿六爲期。初主第三層，以其室寬而境遠耳。到來體察，覺又有未便，今惟需自擇。寄聲祖母，總作十分不像意之觀，庶可暫安耳。昨計泓夫婦旦晚遷出，今恐未能。留米在包內者，即取出公用，祝祝！百凡略見大意，爲人作父如此也，是沒奈何，幸得子婦輩皆能以古人之意相體耳。續須家伙，另付一帳去。

告急婁東，予另寫數行，同姪諭單，付國俊明早行。薄暮，體欲就枕，夢遇亡兒文中。予以狹隘箴之，云此墨氏、卜氏之所短，子不可不自廣也。覺而如有相接者，援筆記之。

廿四　晴。汸信至，柔來疑發痘候，吾母廿六未必果行。予作答，勸勿失期，冀斷從來沾戀之根也。泓看東郊屋，經槎，一見即去。

廿五　工匠畢集，完諸修葺。泓晚投宿東郊莊房，遂議南徙。母信約廿八至，仍發小舟往候。

廿六　早，泓別。得和夫婦遷廠經槎，一飯即行。管科、徐賢至，售去陶林來田十七畝，當爲斥產始事。朱俊婁東回，貸到王子彥叁佰金，即同王使遣至龍江。寄姪字：

縣中捕差人未已，又捕書手，此拿家屬之先聲也。我坐此竟一活死人，誠恐十分决裂，唐捐向來精力物力，奈何！奈何！婁江已蒙高義，似乎可以少寬。然以此金充縣賂，則撫、督兩處又作何

支吾。說到此，不如聽它開數，再作商量，未必非高着耳。惟是通族號呼，不論若何，元不可已。姪當鼓舞一出，速速！速速！文初必要它坐定在此，郡使云何未發。日來流言不一，吳江、嘉善奪庫殺令事已即真，南都克復之信未知虛實。倘從此道里復梗，又以憂大嫂之不果至也。祖母約廿八入槎。吾目疾未愈，不能見一人，惟思吾侄來一談。切望！切望！

廿七 雨中遣愛郎訊兩女痘候，訂母踐明日約，又商廿九祀事。楊玄至。又寄一字與姪。蘇眉聲特訪，概謝剝啄，直辭去。霪雨竟日夕。

廿八 是日爲予誕辰。生涯抵弧矢，豈適合桑篷之義乎！痛念予同母六人，庶妹一人，昨歲猶存其三。忽遭邑難，吾兄吾妹同日沉淵，今孑然惟吾在耳。於吾君則爲殘黎，於吾親則爲遺種，敢不勉留仰事俯育之身，冀覩少康、光武之事。然而予之處此，苦矣悴矣，危矣艱矣。昨兩兒期爲予禮佛白塔，予辭之。是日，吾母不果至，爲之怏怏。管科等來說獻賊事，語次不禁發躁，亟簡婁東貸物，付科去。退而宴坐，惟自嘆道力之虧踈耳。早，眉聲札至。又寄所抄蘊生詩稿與研德。午，徐克勤、陸遜候相訪，幷名柬卻返。

廿九 是日爲吾父諱辰，草設一奠。以不能爲禮，倍覺不能爲情。晚刻，汸侍吾母至。連日陰雨，此日放晴，恰宜舟楫。母見房宇高潔，亦頗安之。王子彥、陳全三以弔過槎，留柬而去。陶介、楊玄入

郡。文初、石萊皆未及寄書。

寄姪：

今晨連得白塔、龍江兩信，柔、恭痘俱佳，祖母今日確到矣。吾姪可悄來一見，且勿拉宗老同之，因須待獻賊回報故也。賊事，吾對諸僕但云必須商决龍江，而諸僕裂眼相向，吾不禁發怒，急提貸物擲付管科去，此昨午事也。正苦乏健足相聞，潘成適至，便當特遣。眉聲、玄咫，實是親口回的。此中本無酬酢理，即宗老難於周旋，如何？如何？二嫂房櫳騷除相待，一一為慈氏白之。

二月初一　汸爲商義盟事，予檢田價，償其餉督之貲，巳刻別去。作泓答，大氐商東郊卸屋，又訂竭、匡兩來過槎，伴吾母寂寞。是早粥後，予大發吐，蓋爲昨暮北風其涼，寒氣相中故也。幸而無恙，目疾亦可。予更姓易，名之。『楊』爲本姓，今從旁；『之』連上讀，義取屢遷。《易》□而□，又有厚望焉。姪云：『「易」從日月，更是光復之兆』。

初二　昨暮，郎使至，說李督初七蒞吳淞新任，催松行至急。予囑侯馴告乏，紛若其詞，晨纔告行，仍約二君即至。沈龍又來說縣賂必欲取盈，神思不覺煩亂。得和入城過此，一見去之。午餘，姪至。燈下，泓攜竭、匡至，母爲解顏。

初三　管科說軍屬誣告各家占蕩，又添一費。又催輸糧甚緊，與姪仰屋一嘆，子姪旋別。答寄公羊札，商取租事，中有云：『目前此局，據李批止徵本名，據土檄，仍連通族。諸宗老昔嫌過急，今又嫌過弛。姪與遺孤惟力肩公費，分文不以相累。倘因公費不及，翻作袖手之觀，萬一遂至決裂，姪不敢復受埋冤也』。云云。又寄答文侯一札。又答汸字，爲恭來痘勢劇惡，勸其夫婦預作達觀。張家甥至，奴子先爲我辭。覲母後，宿白鶴寺中。

初四　張甥仍來別母，一飯而去。是日稍覺清淨。燈下，管科忽至，報大朱郡回，傳撫胥語：『田房變價，近已奉旨，不便下邊挽回矣』。撫又有牌行縣，旦晚必發房。科明早至龍江。一字寄姪：

到底不脫籍没，從前心力盡付東流，不待言矣。從後講透本名，不知尚費幾許斡旋也。夜饍後，兩目已昏，諸叔公不能另寄。明日吴淞人至，姑擬婉轉辭之。縣賂遲速，萬望酌决示科。早間又有一字付王元鳳手，曾達否？

初五　朱茂功至，扶病與牀頭相對，留飯外室而去。寄泓一字：

籍没究竟不免，據昨晚管科云，已奉旨。據今午大朱云，尚是部咨。黏天波浪，未知所底。迴思緩〔一〕公一步緊一步之語，可為寒心。興作明知太早，今又不能議輟，奈何？奈何？南都聞果有未剃髮者數十人，密圖内應，事露伏誅，遂有義兵四五千人圍城，今已被敵殲盡，可為痛哭者此

也。存古所傳，即此一説，無復它望。聞汝夫婦已遷陳圃，得無太逼窄？在壽莊又嫌太寥索矣。恭來尚有一線生路，只看天意維何。揭來正此温書。匡來眠食，祖母體察周詳，不必過慮。神酒若可代萱蘇，乃祖亦思分嘗一勺，呵呵！極不耐作字，此紙即付二兄同看。

〔一〕『緩』正字作『瑗』，瑗公即夏允彝，後不再注。

初六　公羊叔自城過槎，與牀頭一見。韓俊適攜撫牌至，惟相顧浩嘆而已。泓又有字問撫牌耗，作答去。城中人來，知復紛紛竄徙，南翔亦幾效之。居民終宵戒備，止爲李督將到吴淞，疑陸路取道故也。凡彼兵所過，托言借鍋造飯，抄掠一空。况南翔、大場諸鎮商賈多擁高貲，傳聞打糧所必不免，宜乎風鶴之易撼也。予飄摇轉徙，暫寄此中，萬非獲已，慨然識之。

初七　愛郎至龍江，寄姪一字。未刻，白塔信至，知恭來已不救，爲之撫然。答汸字，中間告以部檄緣由，元系土撫開報，無復中止之理。姪字至，云嫂氏亦擬相依槎樓，同兩未亡人作暫住計。克勤、子石再訪，再辭之。

初八　昨暮，周、顔兩君特至，壺飧相餉。平頭例辭，仍覓寓相候，今晨始與延對。有龔賢者，感予舊恩，餽魚酒甚侈。風雨周旋，誰謂慕義不出匹夫耶！午餘至白塔，大氐爲痘殤一看。時新開河四十丈，小舟直抵莊前，新蓋廚屋亦初成。别去半月，又一小滄桑也。得和夫婦俱過，同夜酌。予同泓宿母

舊寢。

初九 天欲雨不雨，得不霑濕。先過大樹，次觀新搆處，蓋已擇來朝興造矣。至陳園，便留一飯。昨攜槃至，仍攜去。汸亦隨行，爲城頭多雜務故也。雨，留槎宿。

初十 汸早別，先令詣子位於石岡，爲吳淞兩君求其徹底周旋。今日籍信既到，督處更無疊費理。倘彼不諒，可憂正大耳。昨城中傳沈守備帖，爲趙氏求婚，亦令汸代答。午，管科至，說本名田數先進，次進房數，定非一宅可以塞責。主者恐喝之言，無所不至。賊已獻而未收，其意可知。正遣發，一童驚報大簽忽下，須臾促行。縣中新置大簽勾攝，此簽一出，到不待時。國俊從圓沙回，說墓旁田但可零星售去。然自變價之說一騰，恐亦無有過而問者。

十一 大雨中，文侯、公羊兩叔至，一飯入城。夜酌，鼓吹沸天，乃知里中有所云新秀才者，吾母爲之累欷。城中俗謠云：『白馬紫金牛，騎出萬人羞』。昨子石書貺至，纔作答。又答克勤一札，并囑致玄恕、遜修諸兄。

有禍如山，有命如絲，若使音驛接踵，徒累知己攢眉耳。況小樓迫迮，實無一室可以對客。身經體驗，亦無一刻容其養痾。遂別覓殘破半椽於近處，擁被高眠。止通城頭惡耗，而不謂良書之復下頒也。況復旨酒嘉肴，賻施疊被，實非此時此境應有之事。小人有母，傳諭勿蹈不恭，然能逭

詩人胡顔之誚耶？力疾草復，不盡謝私，心魂〔一〕！心魂！又，向惠北爐，久托平頭襲藏，幸而勿失。又古玉磬一枚，亦僅存之物也，附供几案之玩。聊識風雨之懷，勿哂！勿哂！

〔一〕『魂』，讀爲『愧』。下不再注。

十二　小一入城，寄汸字。有一二瑣務相囑，中云：『宅既不得自主，裝修尚可容載出否？』又商西宅移櫬事。明知頃刻難舉，然如頃刻難緩何？張成至。寄姪字，大氏爲槎樓合幷，幾幾相須。而郡信久不至，眞令望眼欲穿也。飯頃，管科索汸字來，爲縣賂取盈告急。適朱俊交來圓沙棄產價，得以貳小數應去。陸二至。寄泓字。就枕後，愛郎縣回，報姚舟已泊西郊。

十三　吾母欲先姚舟達龍江，予買舟侍行。雷雨忽作，幸而不甚，抵山池宿。蓋吾母至此日始得憑棺一慟也。竟夕風雨。

十四　午，文初攜未亡人至，闔室悲慟不欲生。管科至，知縣主又有轉送鹿城一說，播弄愈奇。

十五　晚雷雨，丁石萊以未得躬弔，專使至。又接申清門書。

十六　晴。文初辭女入城，瀞送之。不三四里，遇泓自白塔至，過文初舟叙哀，旋與瀞同別。予所

僱汪氏一小舟，烈風振蕩，幾不得渡。薄暮風稍止，抵宿槎樓，姚舟亦宿於槎。昨未亡人出《文毅公集》中《歸烈婦傳》，示家人。是日，又見文初送女絕句廿一首。

十七 午後抵西郊。文初喬梓燈下就小樓命酌，遂留作寓，遣來舟明發先還。縣賂於是夕進。

十八 文初與邑主酬酢一番。竟夕風雨。

十九 文初欲通信龍江，爲風雨不果，出所寄智含《五解詩》。德符、得和、茂昭相繼至，商向後事宜。先有土撫幕賓沈茂之，人爭勸爲媚竈，至是相商且止。不獨安於義，直限於力耳。□□用西人推步，是日清明，明曆則在廿一，予不及與祭矣。

廿 潘秀乘雨隙去。寄姪字。玄卿、九初至，文初裁邑令書。子位特從石岡來，留宿。姚次君纔十一歲，是晚尤極酣呼翔擲。

廿一 子位早別。予因丘天民索瞭死難姓名，爲略寫一紙。然此等筆墨，此時實未便流傳也。翼王至，爲詢死難事，頗聞所未聞，夜飲留宿。吾輩將就枕矣，文初忽命相于清歌二三闋。亂離後久不聞

此聲矣，爲之憮然。相，姓。于，名。姓名俱異，乃張綏子家僮，爲文初所借。

廿二　翼王以被酒無寐，早送入城。欲買一書而無貲，姑以一金助之。臨度至，得和又至。文初因邑宰回函已發，匆匆作歸計矣。寫三書，又寫崑、太二書，付潘秀。雷雨，文初不果登舟。

寄楊維斗　莊復，又號中道人。

吾兄已矣，惟賴吾弟靈光僅存，不至遂悲斷乎！然而判年以來，欲通雙鯉，直如九折羊腸，不獨為干戈阻絶也。吾弟名高於斗，處處宜防物色。吾家禍重如山，時時恐蹈危機。處境微異，斂迹略同，總非『亂離』兩字足以概之。冬日曾於鄉奴處傳一手札，又於虞兄處傳相念之殷。遥遥至今，莫能一報，不審吾弟亦曾悉吾家近狀否乎？始而李督追租，既而土撫籍産，日異月新，朝更夕改。乃今皮穿骨盡，翻似習為固然。若非虞兄隻手護持，其能續二十口如絲之命乎？虞兄能道大都，不敢絮談，滋之酸鼻。奉母母在，保孤孤全，此或忍死之身可為吾弟告者。聞吾弟亦不免於大索，堪為浩歎。今已脱盧魁而婁野，私幸從此相聞較便，然得無亦非長駐之地否？念甚！念甚！有遠信，請以密傳為期。遺孤宜具陳情一疏否？《泣血録》一帙在虞兄處，乞留意。此等語不敢浪傳筆墨，一見即毁之。弟婦暨姪輩想一一平安，即寒暄不能多寄也。

答丘天民

『忠孝』兩字，吾家不敢讓人；危苦千端，吾生何從相訴。只今三春物色，何非怨鳥啼花；每念百里吳門，都是愁亭恨水。道義知己，積想為勞。顧惟有轆轤繞其方寸，豈復有項領成於足下乎？良書下存，潸焉出涕。惟重耳之苟全，恃山公之尚在。乃若平生至交，十九捐軀赴難，麟傷鳳落，痛憤何足以云。承問，略具一紙，以俟史筆發揮，元稿仍望擲還。蓋與文初敘述之頃，率然援筆，本不足存，況此何時，可浪傳此等筆墨乎？仁兄自能得之，諸兄弟一一寄聲。

答謝申清門

乾坤變革，家國崩離。嘐邑之禍，較它邑獨深；寒門之禍，較嘐邑倍慘。飄搖數日，惟有束身竢命，并不敢搏顙鳴哀。何圖石萊繆陳清聽，乃至再煩齒頰。所以分疏謗譖者，幾費苦心。九原有知，當效杜回故事。若夫孱孱遺種，何復有報稱之期耶？自冬春之交，疊奉撫院籍没兩檄，乃知此中括捩。向已從院達部，今復從部移院。中外關合，難可挽回，想主者未便明言耳。事勢到此，所謂天也，非人也。過承光弔，又損良書，謹同孤子百叩以謝。惟是賤叔姪於人間禮數，方從廢絶，即如本邑期功之喪，至有六七，概未展一拜。緣是久承大故，缺如到今。曾屢為石萊道之，不知能曲傳芒刺否也？愁亭恨水，魂與俱飛。

寄謝王子彥

伍大夫流離脱禍，孔文舉亦不輕徇兄。彼其苟全，良自有為。至如區區疵賤，徒以飄摇七尺仰累知己，其謂何哉？自籍令一下，惟與藐孤痛哭相對，從此枯魚之肆矣！不圖仁人又復援而出之，既邀羊舌下泣之仁，更佩鮑子分金之惠。闔室鎮銘，灰飢果不足言報。乃至素車白馬，又復遠貫荒江。弟坐隔由旬，未及扶疾趨侍。種種芒刺，更非筆舌可道萬一者。茲因藐孤專力陳謝，附此一行。沈疴未蘇，不能成語。全三快婿，千乞道感道媿。

寄答顧大鴻

足下百里徒步遠哭忠魂，此非區區磨鏡置芻之義而已。骨肉不敢道謝，一別忽又經春。愁恨茫茫，何從説起！正月杪，忽得尊候遠札，渾如夢寐，且慰且悲，畢竟悲不勝慰。生離之痛，翻借死別相寬耳。今安得遂有翎便可寄答數行耶？若夫寒門禍事層見疊出，取租未已，繼以籍産，從此真枯魚之肆矣！柳州云『若果蕩焉泯焉而無所有』，此尤吾所為大賀者也。況人口幸不見追，將來饑寒不妨徐計。足下寄聲吾女，聊以此相慰可矣。達本能脱然入道否？玉潤豈已過它耶？王氏孤甥今在何許？一一示慰。

廿三　昨宵雷雨又復徹旦，自上元來，以此為常。諺語『春雷日陰』，不誣也。文初啓行，再囑留邑

主一函。將舟程，卻之力。予呼舟返槎，吾母已先兩日至。汸夫婦入江上，載吾母從塔至槎。三、六兩媳看大姪婦，亦曾再宿於槎，纔別去，華女同之。

留寄蘇眉聲

再損良書，一枉車騎，漠然未有隻字道謝，仁兄得勿怪我太疏簡耶？然仁兄不以我平日疏簡為怪，豈反見怪於此日。大凡以體貌親疏苛細計較者，必非吾友，而可寧當以此疑我眉聲耶？寒門重灾疊禍，迥非它家亂離可概。此時聞問頻通，實足為知己大累，惟當相喻於幾微耳。自籍令一下，從此脂膏滌瀡之費蕩焉泯焉，一無所有。然每思柳子失火之論，安知仁兄不當為我弔，反當為我賀耶？《大招》未及讀，孤子語我，以正則寫其哀怨，是屈大夫遺筆也。頃力疾同文初過城下，冀得一見眉聲，杳然如在天末。臨發，拾紙寄此數語。蒼茫黯澹，如何可言。

廿四　連雨始見日。泓入城，晚留宿。予作《寄示兩節婦》詩。

廿五　遣楊玄寄姪字。管科索糧至急，從朱俊、馮卿取槎房賃價成數授之。是午，補清明祀事。泓待此作別，孫九野索渠面亦同入城。姪忽同文侯、公羊、兼三諸叔至，大抵為沈茂之一說，冀有圖維。予詳告連日城頭消息，竟不果入城。姪亦同返棹，為促槎樓合幷之期。

寄姪

與文初喬梓醎聚小樓六七日。此六七日者，烈風淫雨，震雷燁電，率以為常。天時人事固有相符者，然而風雨亦覺收聲，雷霆亦覺霽怒。雖云阿堵之靈，不可謂非文初之賜也。其最易見者，收告示寢關說兩件。然少停幾日，波瀾又不可知，奈何？奈何？寄去往復書，姪試一觀。如此往，如此復，可嘆哉！可畏哉！文初之行，里程叁拾。舟拾，佐以虎褥銀杯等，却之過峻，真是古心古道。然而甘苦相悉，吾家終當有以處此，容徐議之。所寄疏稿情文相生，波委雲屬，無可商量處。并《些詞》、尺牘二稿，皆吾銷愁物也。此疏授文初，轉致維斗，囑以百分慎密，想無它慮。蔡人之說，札詢眉聲而未有報也。讀文初《送女》及《五解》諸詩，不能盡和。聊復走筆，以見吾心。吾心日馳兩未亡人之側，其如不得分身一視。今日補清明祀事，便思為圓沙之行。聞槎樓合并，亦為此少待。然吾姪正須乘圓沙便道一過槎樓，庶臨期稍得熨帖，因其中安頓，亦有許多曲折故也。管科為錢糧火急踉蹌而至，更有甚於籍没，試問四百餘金作何區處？凡此不得不稟白慈闈，倘中有疑滯，勿驟言之，囑囑！連日馮卿議棄槎房，或賃或賣，王母欣許，亦望為慈闈一說。科又云，居民四人，當以明復入龍江，已送過少程，講定無它周旋。吾姪緊閉雙扉，勿露聲影可矣。餘不能盡。

廿六　早饍後，侍母下樓，指示僕輩為龍江合并計。作一札投子石，報其飲食之惠也。晚復雨，連

綿竟夕。

廿七 竟日坐雨，稍理筆墨事。晚，研德同得和自城投宿。研德出吾父《天垣疏稿》數帙及吾兄遺研一方，江右徐巨源所贈，吾兄刻銘於匣，記其本末。蓋此物爲名公流傳百年於茲矣，今研存而銘已失。皆於無意中購得之。予是日正錄出近詩數章，因撿陳全三所餉精墨試研。左源久留小冊，爲題近詩。殘生清課，僅有此耳。

廿八 夜雨，至晨而歇。二子放舟，吾母樓窗北望，親見彼兵直入民家索壺餐以去。連作白塔二札。

廿九 擇於來月四日訂龍江合并之期。雨復如注，呼愛郎衝泥而往。作二札。晚蒸熱不堪，中宵雷雨復作。

與姪

懸望遄發，難再遷延。□曆雖不足憑，然初四似是吉日，特遣急足冒雨相訂，萬勿更費推敲，祝之！祝之！圓沙逼鬯，此語荒唐。然吾意俟合并後再議分馳，吾姪定不河漢也。前日倏來倏往，殊覺無情。諸叔祖雖不言，得無隱隱不堪乎！一字達公羊叔祖，可索觀，不贅及。楊玄所攜原物是否交明，并詢。

與公羊叔復入清髮條目。

吾叔輩卒然而來，卒然而去，真覺不能為懷。邑主或云决宜一覲，以防後禍，今豈待其歸日耶？自城來者云，彼近設清髮道，以五等定罪。此事將來必有一番追索，一番文致。如何！如何！昨與子石相聞，蓋為報其壺餐之惠也。得報，述沈茂之侯座必當籍一語，可為寒心。吾宗相率祈籲，即不望其援手，或可免於下石，似不宜决然遂已之。子石札附覽，以備諮商，并為阿姪言之。不盡！不盡！

卅　晨，雷雨大作，天地晦冥。晚露微日，而蒸濕如初。得姪報，來期約在初七。作字子石，訊正起病，仍以北爐歸之。

三月初一　早有晴色，復雷雨，午復晴。潘秀郡回，得廢文、維斗、皐里中道人。子彥三札，俱寄姪。作姪字，大意謂髮禁再設，兩地皇皇。啓行之時，務秘其去路。嫣兪有祭章，屬手錄一紙相寄。予草死事跋語，是日錄出。

清髮五等定罪：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髮不留耳，留髮不留頭。又頂大者與留髮者同罪。

初二　昨管科以糧事來商，今晨告行。途遇居民勘田之舟，仍挾科同往。晚，汸至。

初三　早饍後，汐別。是日始大晴，而炎熱似黃梅時，至不能御袂矣。姚使回。寄廢文答札。

初四　再馳急足至龍江，訂定來期。是日仍晴，至晚復雨，竟夕聽簷溜聲。恭莊、陳園信沓至。

初五　晨尙微雨，而蒸濕已收。晴光漸啓，宿霾欲盡掃矣。龍江回報，來期又更十二日。大意謂吾母誕辰，恐團聚徒增感傷。不知離合之間，感傷更甚也。陳園相約禮供大悲，我僅一金相助，而嫂氏寄伍金至，姑徐散還。作龍江、白塔、陳園三字。管科又坐促還糧，悉索敝賦應去。

初六　管科報沈茂之正在城頭，立遣朱三。作公羊、智含兩札。晚，公羊、文侯兩叔至，酣飲就宿。

初七　兩日方謂積陰已開，陡然青天霹靂，雨復滂沱矣。異甚！兩叔來舟不堪，易一舟別去。晚酌頃，冒雨仍回。蓋爲茂之已入郡，仍圖赴彼挽回耳。三居民勘田纔還，驀報叁千壹佰兩之數，不復與吾家關會半語。異哉！異哉！上估貳兩，中估壹兩陸錢，下估壹兩貳錢。縣又責差役，專爲察房也。撫牌又至，萬萬不能聽其自然。而茂之對所親云：『不敢奢望，只以一年租事相酬足矣。』租事，謂每畝伍錢也。縱使幸而獲濟，立斥產應之，千金裝亦難卒辦（辦），況必不濟乎？然而事勢至急，難於坐待。我欲兩叔取進止於龍江，兩叔又恐少遲便失事機，遂擬明發遄行。命酌數巵就寢，愁眉相嚮，不復能成歡笑矣。

初八　早從國俊索田價伍數，專備撫院續費。又草一札付兩叔，可轉呈石萊者，以便緩急相告。沈處質物，悉簡杯鐺數件、吾母釵鐲四事應之。家屬呈稿，聊略寫一紙。兩叔飯後別去。飯前先遣龍江一力，呼潘秀隨行。作姪字。陳房供佛，合貲備辦於槎上。未刻遣愛郎。作兒字。此兩信中說兩日愁苦艱難，即爲親佞佛，覺成迂事耳。是日晴，惟辰刻微雨。燈下潘秀至。作一字於兩叔，促令明日早行。

初九　城頭信至，知沈處立議半千之外，又須益貳。半千乃吾家所許之數。如此無復就理，然又難於中變矣。呈須用士民，不當徑用家屬。兩叔傳語，衆謀僉同，我惟付之無可奈何耳。

初十　小胥自城至，知兩叔午刻纔發，因閔典史勘房，又須禮數周旋故也。二朱、德符、翼王，又糧差某及沈氏家屬同往，另僱一舟。文侯叔札亟寄姪看，而姪正入槎矣。是夕爲陳園禮佛，家人持齋，吾擬斷酒。因姪至，開樽相對。酒是去冬鬻藏槎上，色味頗清冽。酒酣，睡亦酣。

十一　兩兒兩婦、華女、竭孫，巳刻齋集禮佛。吾母感痛，草草一揖，不復能成禮也。姪先別，另僱一舟，差朱三往迎嫂氏及兩未亡人，期於明日燈下至。三媳昨日祝髮，其意自此勅斷家人禮數矣，故不復偕來。汸云，祝髮之次，便提孤檠相付，呼伯父母爲父母。如延師娶婦，幷有規畫，就我諮決。匡來相依四十日，至此欲掃室候兩節婦，仍令父母挈去。

答張子灝　又答進卿一字，無它語。

向者草將禮佛寸虔，再蒙峻却，使我長負九京，自顧非人哉。愴怳正深，得奉手語，有如對面。顧念兩家兄弟樽酒論文，此生不可復續，雖欲不淚漬行間而不可得耳。若問弟近況，閉置斗室中，事事都付寒灰枯木，何暇勅處瑣屑。惟是吾舅所命，何敢漫然聽之。券中叁數，只令償貳，更不容少僕主張矣。乞以此報惟寂上人，種種肝鬲圖另布。呼錢禎至，語多不達大體，殊惱人。

十二　三日之晴，便有不雨之望。而昨夕復苦狂霖，今晨雷雨更劇。如此霪潦無時，往年所少，然予終未敢信天道之有靈也。晚晚，嫂氏挈兩姪婦暨翔姐至，聊取團聚爲樂。家門禍福，世事安危，若將都付度外矣。是晚，予遷樓下宿。

十三　得和自城來，一飯仍回大樹。爲言邑事數端，欷歔久之。叩吾以告急之門，吾惟搖手耳。主者民怨盈矣，尙能久乎？姑舉近事：一日宣索牡丹盆景，甲將辭以此花從無此供，乙笑其愚，抵直以獻，遂納之。邑有鬼哭之警：邑尉夜巡，見有緋衣神躡其後，大驚。回首問從者，從者亦見之，云這是侯二老爺。閔尉親對人言之，今爲此建水陸法會。

十四　爾韜郎君至，道姊氏昨日寓書，有『此後勿多勸化』一語。予與姪囑其再三往復良苦，尋別去。管科至，報房價又批出叁千陸佰之數。異哉！異哉！泓夫婦至，爲強嫣兪禮懺陳園，而猝未可得也。尋告行，將弔九服之喪於西郭墓舍。予復向兩未亡人指切大義，旋向嫂氏說家事纖悉。所存圓沙

棄田、青浦棄屋兩項，分半相授，從此爲常，然籍沒大費未知何底。黽勉有無，未敢遂云卸擔也。

十五　朔望久廢家人之禮，予欲乘嫂氏齊集行之，而母未許也。國俊以斥產細帳至，發陶然回崑。

寄答顧大鴻

正月廿三，寄文初賸僕一札，中間具道韓城信至，且悲且喜之況。頃得來字，似有浮沈，何也？四揭纔得接讀，中間歷盡流離迫脅，雖文丞相板橋空阬諸艱險，不足過矣。仕籍邸報，流傳確有本末，閱之了然。叙次似無可商量，剞劂或不妨小待。所云東南一路，試謀之斗君。足下定省山中，直造與談，不須僕爲郵也。血筆暨新詩思見，又不啻《指南》擬杜，它報中俱曾寄至否？寒家禍患日深一日，從此遂有饑寒之慮。前札姑作寬言相慰，蓋亦無聊之極耳。南州猶女，幸爲叔父道相念之甚，披緇入道，不獨有其心，聞旦晚行其事。然則撫孤之責，足下夫婦又復何辭。日爲斥産，翻有少入，附致叁金爲饘飧微助，媿殺！媿殺！

十六　晴窗無事，檢理歷年書稿，此近來日課也。蓋爲吾姪方撰吾兄年譜，而吾父兄手筆一朝蕩盡，藉此迴環，多有觸發。又吾兄宦邸往來家報，吾極鄭重。小崐行縢，不攜家具，獨攜此篋。凡事蹟有關系者，今吾侄悉搜入年譜中。予出書稿，自萬曆戊午至弘光乙酉，共二十八年。詩文俱附入帙中，意絕不欲存。身經世變，翻惜敝帚，將次第理出。

答朱經甫大經

荒江斗室，即家人不使知之，來書久不報，負罪良深。顧仁兄試設身處地，以如剜之痛，重以如山之禍，而尚可俛首人間枝梧恒務乎？惟是台命鄭重，何敢等付飄風。既已嚴勅小僕勿渝初盟，而又必仁兄頻督此僕，使無所容，庶或有濟也。蓋主人之令此時不能盡得之臧獲，此實情實景，惟仁兄憐而恕之。兼兩哲嗣，弟夙所心儀。人之相知，固有不煩擯介者。然蘊生亦曾為弟再三道之。恐劫到此，懸知真讀書人，其於致身潔身二柄，處分久已爛熟耳。不盡。不盡。

十七　圓沙之行，已戒而忽阻，恐白塔懸待，呼西來報聞。國俊先往圓沙，竢其回，再議行止。亟促大賚修葺丙舍，爲權厝計。泓夫婦自城還，留宿。

寄汸

已登舟矣，俄聞南翔被擒二人，為再鬻違式，蓋詐局也。國俊謂吾家出入，須防耳目，苦勸且止，不得不止，似亦有數焉。特遣急足報知，黃魚一雙附去，此物極鄭重，三來可共霑一筋否？餘語俟六弟相寄。

十八　粥後，泓夫婦別去。七姪婦爲其弟操舟迎去。晚得吳門信，云沈老將北行，許緩頰於涿州、

虞山兩相公，不覺曞然一笑。

寄汸

權厝只乘朔望便潮，斷不必拘拘日子，已為六弟詳之。寄去柒金，連前拾數，少助薪水。通將棄産所存公費，與伯母劃開。我不顧前後，便思動用，東頭竟是大造，萬難坐視，頃復有所授矣。昨年半百，汝屢形之口，我亦每媿於心。若使囊有餘金，吾兒輩何至些須計較乃爾？今有此平停，亦勿使汝更粘帶前件也。華妹我多相負。昨得和商及告貸之門，我雖直辭而意不自得。大約最少猶易設處，亦為汝弟言之矣，可相商復我。

龔得和

將軍那容安坐大樹下，不日定入城耶。昨告急於伯夷，無能置對。然少少許尚易為力，已對吾兒就吾女商之。外寄叅金，亦斥産所得，略助薪水。勿笑！勿笑！

答三老相公

所諭汪店房，相傳幾十載，聞為子久叔舍來，不意叔翁處更有一段淵源也。姪輩從來視財利如糞土，況現經籍没，視産業益如飄風。今此房叔翁既頻動此念，姪輩自應婉轉從命。但不言於

華盛之時，而言於喪亡之後，實萬萬難堪。吾伯兄忠節三百年所希有，仍望吾宗各以孝弟廉讓風勵後賢，不欲明德宗老有此舉動也。用敢直布區區如此，況新令追索不休，容知此房不終在籍數。姪意姑俟籍事既定，即與子久叔叩明本末，再作商量。不然，或另有區處，為高年取酒，想亦叔翁所樂聞而不我訶責也。孤姪同此，不別啓。

答金甥　熊士，字渭師。

兒自城回，攜清逋以至。即此財利間，吾甥義心古道，所云無我負人者，於此站定脚跟矣。欣愜！欣愜！逐頭清去，急者先之。已諭兒輩如指行，當更有細報。前此所付犀盃一匡，仍繳上。不欲纖瑣落筆，來奴能口道也。老伯母遽歌《薤露》，舉家愴悼，正覺舊怨新愁一時攢集。愚叔姪父子既廢絶人間禮數，細思不便異同，只得寧從其已，并未敢草草遣弔。昨泓兒莽然一至，實以向來未知令叔居東山離野鹿，舉足動成可怪，并望為令叔道萬千罪僭。不盡！不盡！

十九　遣朱三入城，賫渭師答語，又別有凌雜勾當。愛郎分路同往，至石岡子位寓處。

致許子位

畢牀靜言，曠復彌月矣。梅花諸詠，於精微得飛動，吟研入骨，每共子姪輩嘆擬議日新之妙。

邇定復多所得，肯盡發枕中秘乎？弟往來無定所，所至闔户養痾，家人都不使知之。若兩人晤歌之緣，正須密訂耳。所寄朱翁語，未可盡托韓使。昨弟所面陳，更覺詳委，度親翁必傳致久矣。頃朱翁復遥寄聲云：『都督處究竟作何回對？』此語使人懍然不寧，萬祈告以籍没重禍不可收拾之狀。至感！至感！早晚有吴淞便信，望使弟知之，然須極的當者乃妙。

廿　是日忽晴忽雨，申酉間雨復傾盆。買來便力，作汸、泓兩札。見存古札，囑通澥南音問，凡凡慎之。

廿一　雨歇天陰。午刻，兩叔偕德符郡回，知三點少驗。臨行，卻聞有大巡一助，冀終得好音。一飯即别。姪出廢文秘祝，亦猶存古意也。兩日聞石齋閣老被獲已眞，雖有武林大捷之耗，喜不勝悲。

廿二　金科至，簡點租帳，諭令遍呼掌租諸僕。爲散甲難緩，將令諸僕各任繇役也。張玄至，説汪房暗報事。付與朱子功一札，謝其兄弟之勤劬，兼囑周旋於閔尉。是日天陰如昨。

廿三　微陰籠日，率以爲常。予脾泄頗憊。坦公叔至，牀頭相對。子功至，不知予昨札之及也。匆匆一談，如昨札中語。留飯於俊處，即行。

廿四　與龔雲乘相聞，回札。以書目見示，乃吾仲和舅氏手筆也。晚酌時，汸至，爲商權厝。予極言際此時勢，不必拘拘選日。

廿五　汸遍覓克勤、子石、佑公，爲言我必不能破揖客之戒。飯後別去。李霞卿至，姪自與周旋，予不能見也。張玄攜子功札，又料理閔尉少儀，付去。文叔書來告急，姑婉謝之。

廿六　兩日連晴，朝復微雨。呼舟候七姪婦。吾姪婦以祖母留甘氏，暫往省覲，然難久羈。我致叁金於雲乘，昨卻來。仍送去，又卻來。掌租四五輩至，與言門戶事。從雲乘借觀遺書幾種。

廿七　昨夕吾母連下六七次，似痢非痢，竟日幾廢飲食。得和從郡回，一飯而去。得大鴻札，爲言龍種面授語，閩、浙似合似分。隆武詔書，我今日始得見之。自聞浙師大捷，旋聞杭州被圍，大約道路流言日日有之，略記之，以需後驗。

廿八　吾母竟夕發熱，汸專人相接，囑筆辭之。昨得和云大鴻夫婦有東來意，乘蓮婢入崑，亟訂之。下午，母去次已稀，胸腹稍覺通快。曆期擇四月十八，汸云與泓入宅之期相同。我報云：「汝等自與仲華往復定議，馳報未晚。」兩日陰而不雨，是日始大晴。

廿九　昨夕吾母停熱，去積漸少，胸次漸寬矣。兩兒問候，爲訂祖母初四到廠，期兩未亡人必同此行。大鴻夫婦又有專使候吾母，寄示僞邸抄。秦中城池失守，此確報也，此吉音也。作答去。此等筆

墨俱不存，惟徐氏云云存數語。

寄顧大鴻

南州事，為母者，道基初定，一手劈開；為子者，家業世承，終身孝養：此相成不相礙之局也。但今日言出於太山則義也，而迹涉乎利；斷成於仲父則友也，而適成其孝。不知仲舒之左右內外間亦有以此言相告者乎？至於南州師，未出家前不妨孤立行意，既出家後仍當與為委蛇。期於化盡從來嫌隙，而後可以議繼此便宜。此世法即佛法，又不待其詞之畢者。我屢欲通問南州師，而前此皆寄子姪筆端，茲正不欲為凡此情形。嘽嘽絮絮，煩足下夫婦即將吾此字密商之可也。

四月初一　兩月來，別風淮雨，率以為常。兩日來，輕陰閣雨，以為雨竟閣矣。今日復雨，辰而霖霖，午且滂沱矣。相見者動愬風雨之不堪，予云：『與其為□□，毋寧為魚鱉乎！』然非戲論也。寄隱樓幸免蒸濕，種種惱人處，不關風雨也。吾母既習而安焉，而嫂氏攜兩未亡人團聚其中。它年回首，應是亂離佳境。吾勑斷往來，晨夕惟與吾姪相對，雜論古今。吾姪撰吾兄年譜既畢，手抄父兄詩文，漸有次第。而吾亦檢所自為筆，將錄存一卷。吾無可存，正借以存吾父兄耳。是日泓札至，力恳嫣兪、宛瓊暫依淨雲究明大事。蓋為嫂氏擬於三之日抵崑訪達本，吾母亦遂許汸於四之日往白塔，乘此相率詣陳園，無不便者。予戲報云：『此日父子遂分主賓，任汝苦爭，或可得也。』陳魯玉至，辭之，留餽而去。

初二　是日晴，陶蟬忽攜端木書至，知抵家三日矣。書中爲言客冬聞兩家慘變，一慟幾絕，尙留殘喘，訂我立刻出晤。汸徒步至，訂初四之約，飯罷即去。吳家表妹忽從城中來，強吾母入舟，酒肴甚設，殊出不意。時氏母姨亦同來。管科入城，簡行纏少許，寄朱茂昭。茂昭爲底事久伺郡中，云公呈已批發。及叩縣中，則猶杳然。

初三　予傷風，竟夕微熱。龔爾炤至，止見吾母而去。侯成至，售去唐灣田卅六畝。午餘，送嫂氏崑山之棹，呼楊玄候端木。姪婦呼潘秀候文初，予但托姪道意。

寄顧端木弦齋

天下少此離別，少此會聚。死拒僞命，生入里門，不獨全其眷屬，且全其髮，遂爲千古全人矣。豈非忠義之報。雖然，必以生全爲食報，何以處夫慘死者？或者賢仲叔與家兄姪方遊戲璇臺，笑吾輩未離五濁，但泉路茫茫，何從相質，不覺叩心絕氣耳。弟此來不復能遲漏箭，豈俟相呼。其如纔一舉足，步步愁亭恨水，非獨畏物色之及也。至於兩家奇變，自秋徂冬，信使始達，則吾鄉道里艱難阻絕，亦可想見。茲特先馳一介叩首，百凡情話，都未暇及，惟欲一詢西北情形。齊豫秦晉間，何處有反正之機？或口授大鴻，詳悉見報，尤妙也。揭稿詩稿，定有初本，可勿亟返，血筆立望賜讀。同前遵晦俟時，與拚身赴義，二者何居。總之，本境不可不脫。聞言旋之刻，已喧動人口，

不可不知。至弟生趣已盡，止為侍母全孤，留此殘生。能使殘生蚤捐，則種種滔天之禍，不復可支矣。説到此，尚能作意表行事否乎？惟有憤悶欲絶。自今已後，親翁時時錫我南車，死生禍福，俱不至倀倀靡靡矣。晤對之期，更容耑訂。

大鴻

自相訂後，即幾幾望足下夫婦束裝東下矣。忽得尊公言旋之報，不意亂離悲痛之餘有此一場狂喜。足下夫婦冰霰理極，從此當有旭輪之望，此固天道之可信者也。中年離合，昔人所重，況此是何等離合，尚敢斤斤守其不出壞之戒乎？先馳急足相候，再一相訂，即當買棹而前。惟是親翁當亟亟為避地計，有何妙策，可使兩家有望衡對半之樂耶？適寒熱後，草草作此，容再聞。

初四　早饍後，吾母攜兩未亡人往白塔，予稍助其禮佛資糧。又檢薪水少費，付恭壽、惠寧去。管科傳土撫批呈，遂有免變二字，且待下回分解。晚刻，國俊又傳朱翁語，往復不能殫述。是日輕陰，至暮復雨。

初五　予昨夕仍發熱，早雖得汗，而痰氣尚覺瀰漫，居然一病子也。恭、惠各遣訊，各答去。午後復雨，至暮更稠。

日雖有紀，大都度日如夢，不甚省錄。汸札云功服於昨日除，不禁泫然。

初六　昨夕熱退，痰氣略豁。竟日雨仍廉纖，天氣不煖不寒，故是清和風景。

初七　是日晴，孫勇迓翼王過此。兩兒俱有札。旋遣來壽候母，作答去。羊玄回，得端木報章，亦寄觀。薄暮，翼王至，留宿。翼王所手抄黃師詩，出共哦之。

與汸

祖母兩日全安否？我體熱雖解，而胸中痰氣尚覺結轖，啾啾作鬧，頗非恒聲。自當用大黃丸導之，可即付來壽手。兩日方嗽粥靜養，明發或未能同翼王入舟，竟候祖母於初九早發，汝可先稟明。羊玄回信，送看。端老甫旋里，而從王之志甚勇，期我一見至切，其如我跬步千里何哉！伯母傳語羊玄，要防拿船，似尚須一兩日消停。達本得同來，妙！妙！灘亭未必真搶，而居民逃竄則有之。聞白腰布滿太湖、沙湖間，灘亭一帶石岸俱已抉開，蘇州打仗自初十始，此等大約流聞。乃崑城戒嚴，則玄所親見者。翼王我亦附一字，即初到一飯，務從真率。若尚存『體面』二字，不是於師道隆重，反是於父道有些客氣耳。想當一笑。

與泓

汝傷風何至失音，甚念！甚念！好自將攝，切勿過於馳動也。我痰嗽未能疏豁，塾師法師俱須一看，而明日尚難取必，如何？如何？祖母初九回槎，兩未亡人自當隨至，定局不得不爾。媪俞祝髮，俟伯母歸稟命，良是，良是。如達本所處，直是舜不告瞽之義耳。然天下未有負罪於姑，而可以安然稱佛子者。逆境人與順境人大別，隨機圓應分刊不差，纔是三教和合處也。明發再聞。

與陸翼王

鶴裝南下，定須作一昔留，方可從容過白塔。繩牀木榻，僕先達之此地矣。佇望！佇望！

初八　早饍後，予與姪趁翼王來舟，同詣恭壽，縈拜師甚莊。飯畢，與姪過陳圃，娣姒相從禮饑，不復以世眷相目矣。嫣、瓊剃染計決，已選望前一日。蓋淨雲密地贊成，無俟予輩旁助也。旋視惠寧新構，已完十之八。然入宅之期，選在望後三日，此恐未及落成。

初九　午前，大約商十六安厝事宜。午後，即侍吾母登舟，仍到涇南一看。時泓夫婦暫住涇南。以匡來發熱，疑是痘候耳。到寄隱樓尚未晚晚。連日晴，是午薄陰，宜於小艓。

初十　枕上，泓信來，商迎醫。午前，得維斗、文初兩札，大意爲嫣兪耳。時事無所報，殊令悶悶。管科至，商免變之宜。亟同姪作字，訂文侯、公羊兩叔明日入城。飯後，予苦頭暈就枕，知醫已入塔。泓又有信至，詳告匪來發吐云云，作答去。得和至，眉間頗有浮動之色。蓋爲民間吉語喧騰，即其鄰右多挈室走，城頭如將頃刻有變者。此與管科語絕不類，何也？燈下，予頭暈稍平，爲檢移厝費以待汸。而汸適至，母又授四金相助。予語汸，當以一半置涼漿，以告亡者。是日陰。

十一　辰雨，已晴。汸入城去。小胥回報，龍江乏舟，特呼槎舟相迓。兩叔仍各致一字。連得涇南兩信，云匪來熱未退，竟似感冒。沈儼齋已別矣，九實、玉汝先過白塔，期我明日破禁一見。

十二　枕上聞公羊叔至。文侯以愛女歸寧，不肯來。予同公羊入城，留一行與玉汝、九實。又吾侄方遣陸達至崑，寄答大鴻一札。舟過石岡，先看子位喬梓，亦爲防吳淞後患，再致丁寧。子位復入予舟，相送里許，恰遇眉聲，停舟一話。入宅，知櫬已移矣。杜氏一棺，既經剖斲，雖強爲補葺，而蟲蟻旁穿，不復能謀窀穸，遂決計茶毘於後池，即萬里止水也。金革爲禍，水火失常，誰謂丙戌四月十二事不與乙酉七月初四相應哉？玉汝、九實至，特商海事。爲設一麵，而九初、子瀞亦同之。命酌於香火一室，定更別去。汸自後池還宿，則已子夜矣。上洋諸生張鳳高，字苻威，元名欽高。從雙闕泛海，有蔡□□爲之引導。蔡雖官於清，已暗結義兵萬人。先見劉之垚，黃蜚舊部將，今爲頭陀，仍授職。繼見肅虜伯，言下頗契，即題授某官。

留致玉汝、九實　槎上

兩仁兄特地索我，必有高言見教，聞所未聞。忍謝它客，决不忍謝兩兄也。業幾幾待之，祇為籍産事，家叔立迫於槎上。又為移櫬事，小兒坐待於城中。萬不獲已，謹於廢宅斗室中候道駕相過，留此為訂。鑒之！鑒之！企望！企望！

寄大鴻

僕之求見尊公，以刻為歲，復何待言。會有亡室亡兒遷厝事，萬不能踐十二之約。過此即撥棹而前，不知尊公山中之駕尚可少紆否？專此報聞，兼用為訊。

十三　仲華、子上、渭師先後至。韓長來報嫂自崑還，徑入槎去。

十四　諸君爲予家門，拉庠友謁楊令，幾及百輩。固知口甚蜜，其如腹劍何？是日來顧者，不能盡接，覺有異同之嫌。得泓字，說匡來感冒，至一日數驚，爲之疑駭。亟約沈儼齋同出城，爲厝事已有汸在。而泓已臨城下矣。知小兒無甚可慮，仍挾儼齋歸。予獨往，過槎一見吾母，知嫂已入塔，往觀披鬄矣。即同姪發舟，是晚投涇南宿，九野、子唯同酌。匡幸體涼，但積痰殊未退聽耳。汸於姜氏搜取殘書，皆青穜舊物也，予仍酬以少價。

十五　從涇南至陳園，見兩頭陀，宛如夢中薛莒，卻不敢復道悲感矣。數語策進，往觀新構，又遇得和夫婦，少話。尋至甲乙軒，知竭孫墮水得救，亦天幸也。仍至涇南蔬飯，乃放舟抵江灣。日將晡，而喪船猶未到，艤以待之，昏黃乃得會。

十六　早，予船與喪船同發，始知泓昨暮復回塔，而汸獨趁九實舟。予久泊墓所，始得來會。涼甥特爲移櫬，偕陳仲晉郎君至，更不能留一飯矣。予過九實舟，再談長弓一段曲折。又聞本邑頗有部署，予亟以屬垣相戒，乃別。飯後移櫬上岸，先藏杜氏之骨於庚方，汸有筆紀。薄奠，泓始從江灣步至。終夕完櫬事，兩女遣陶然、侯寧來。

十七　一字答大鴻，付陶然去。爲端木約出月初旬，山中返棹，即馳來相看。予約以先至自當在此，不當在彼。飯於沈賁所居，迴舟仍入廠，以泓定於明日入宅故也。先看匡來，晚酌甲乙軒，與翼王談，九野、得和俱至。

十八　遣愛郎入槎，爲製新宅當日所需鮭菜，寄稟吾母。早饍後，過涇南，尋看華女，留飯。得和出示所爲詩，喜其入路清眞。飯後至新築，九野來就，手談半日。夜酌後，汸、瀞始從恭莊來齊會。時六媳攜匡來，坐予舟久待矣，亥刻乃入宅。連日晴霽，吉凶成事，可云得天。是晚，風月最佳，意思不惡，吾與姪便留宿。

十九　早飯後，亟欲作別，而鄉客來賀新居，稍待之。汸爲就謨於中道人，將郡行，便同載。及到槎，玉汝相待久矣。據其所聞，近變如不能須臾，汸行雖欲不儘徊得乎？自身遭患難已來，行止久速。倏忽變遷，大約有如此者。已作楊姚兩札，明發潘秀適行，當轉付之。

寄中道人

寒暄都廢，只欲討大事消息。前札所言甚略，殊令憒憒。茲下里所聞，孤姪已有詳報，不贅陳。草野所祝，惟勿以生機轉滋殺運，而未敢爲末劫生靈信也。僕自遭變以來，幾番求死而未死，畢竟生而死，何如死而生耶！每念昔者雲霄，吾友如素修、瑗公、勿齋二三子，皆已光日月而重太山。而僕獨以賤老諸生得持高蹈之義，此正所云『樗散之木，以不材得全』，亦有何顏長視息於人世耶！立孤自分內事，若復號於人曰：『吾爲其難者』。忸怩益欲入地，且非吾與伯氏忘形合體，素所懷來也。孱孱藐諸，一絲九鼎，幸而得全於籍令，兼得全於髡令。茲乃介推所云『天功』也，其敢貪之以爲己力？惟是蓄力未遠，鶉尾難期，其間別有精微處，正思與足下密商，何來教止及大綱數語耶？媿之！媿之！引領報章，詳示上流聞見爲祝。

寄虞廢文

心切感欽，聞問都稀。惟上巳日曾附一行於使者，中間有屬和小言，祇爲賢愛大端未決，一刻

九迴，不覺形諸禱祝耳。至於日用間所以為賢愛計者，只是隨時隨事做去，不欲嘵嘵頰舌。今賢愛已棄俗投空，朱門眷屬盡為緇門伴侶，弟則與兩恭人相依為命。其間分分合合，能為親翁預告否耶？下土頗聞有異，不獨上流，即日又將屣脫槎上矣。憶親翁頗以槎為疑，聞之定復慰藉，而亦以見變事無常，其不能豫謀成心，大約如此也。匆匆不備，魂之！魂之！

廿　玉汝先別，汸隨別。予檢行李附舟，又復爲脫槎計矣。潘秀行後，管科來，說顧章含換田事，力拒之。予續檢田價，幷婁東原物授嫂氏。作字謝涼甥，又致一札於九初。

渭師

移殯非舉襄也，至親實無一到，獨吾甥重繭遠涉，此為過情。至於奠金苦留，則又過禮之極矣。昨戲對吾母云：『吾甥從此直當以此事為戒。』然亦不可盡謂之謔論耳。專童返謝，幷道一飯未設之慚。陳氏妹倩，煩多多致謝。

九初

城頭消息紛紛，足下奉養之身，責任更鉅，亦為先機遠害之圖否？真切！真切！書籍收到，當此漁獵將盡之餘，固知難於慊意。自此從容訪求，更冀後來居上耳。過煩心力，人便附謝，餘在小兒札中。

廿一　徐長、袁顯先後來說六都卸屋事，泓札亦專爲此件，先答去。又答翼王一札。國俊續付圓沙田價。燈下，塔先遣一舟至，蓋爲是日有吾姪先行之說而未果。

廿二　是日行止分合正費商量，槎已先僱一舟，廠復拏兩舟至。遂決計行李與人口合幷齊發，先遣僉兒報聞。薄暮，齊宿恭莊。行時檢還龔表姪書籍幾種，付一字馴手。

兩兒同看

即面矣，無復可言。所欲先聞者，伯母意謂恭、惠俱無不可，惟擇密邇佛地者，其惠乎？而今晚仍合於恭，待明後始過惠。此亦甚妥。其牀榻椅卓等，雖稍留此中，而强半攜去，便可不至周章也。念兩地俱出不虞，大費整頓。兩侍者已決計緩攜，適見舟多人少，又畏疊費，遂合幷而來。其間分合之宜，到後另有區處耳。外邊消息，竟爾寂然。□方索米於槎，聲勢甚惡。我為米盡，欲少取諸市中而未可得也。如何？如何？

廿三　母嫂攜諸少先賀新構，便留午飯。予與姪亦同之，飯後同過靜室。時夏夫人方留，予與姪一見先別，母嫂輩留連至薄暝乃還。是日，嫂擇定廿六過惠寧，吾母亦遂儗同往。

廿四 便舟入槎，女清暫托園桂攜去。得和相過，共錄幾道詩，汸期於是晚成帙。予午睡後過大樹，一見女華。時唐氏長姑亦在，出其幼女，知與男甥有婚姻約。尋至惠寧，商兩恭人入宅事宜，薄暮乃返恭壽。是日汸、泓先後爲予說吳門果有奇讒，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予惟一笑，付之命宮磨蝎而已。泓又言本鄉鼠輩日煽訛言，明汲、九野後先見告。予謂惟當內警於心。至所以應彼者，從此直須壁塞兩耳，還它至淡至靜，切勿輕有所調停補苴於其間也。

廿五 半月晴明，農人復有暵乾之望。克勤餉酒至，札云：『烏瞻未定，鴻爪何常，欲求晤言，遂成曠事。聊寄此酒，爲對影邀月之需。』予殘篋中尚存古玉磬一枚，將以報其惓注。

廿六 母嫂過惠寧，予爲預設一飯。晚而泓夫婦具肴核，漸有太平之觀，所云悲喜交集。吾姪同揭來留宿，予與汸陪翼王返恭壽。

廿七， 早，枕上聞汸相呼，則知邑中變作矣。亟過惠寧，一慰母嫂。得和從城外還，云獄庫俱劫，堂廨盡焚，而賊令故在也。豈天偏留其身以甚其毒耶！逃民紛紛，傳說不一。晚刻，管科始至，大約如午前所聞。吾邑受□禍最先，今□受禍亦最先。奇變本末，需之詳紀。從此變端輾轉，難可得而揣測也。呼舟入槎，市少米，俊、馴各有手批。是日炎熱如盛暑，午後密雲不雨，天人亦有相應者。

寄答徐克勤

弟寄隱於槎上，萬萬不能揖一客，又不得不自相知設禁，情曲亦有數端。昨兒子面候世父，恐亦未能盡其宛折也。但相去咫尺，未由一見，惟有晨夕渠渠於懷耳。當此之時，雖云滄海橫流，處處不安，而權其必難免者，槎上决須暫避。忽接手教，乃知所見略同。兔方奔穴，鶴亦遷巢，慰甚！慰甚！但精旨之畫，豈應出自離迸之餘。老兄念我渥矣，敢不祗拜。弟殘篋中尚存古玉磬一枚，懷人如玉，庶幾白首彌堅，久欲奉獻，匪敢為報也。日來老兄有何見聞，龍變虎攄，豈漸作烏頭馬角耶？使人養養，亦使人悶悶。無限情悰，筆不得寫。□□字畢，知城頭變作矣。去人有急色，古玉當需後寄，只此非意所及也。

廿八　是日，各鄉已無復逃民，蓋爲昨一夕逃盡，遂作空城故也。聞虜令孑然一身，對一二廝役涕泣云：『這是我平昔馭盜太嚴所致。』堪爲一噱。翼王殊恨其未死，予拈唐應德《與人書》云：『人言□□愚蠢，只怕鞭撲，更不怕殺，蓋零零星星痛苦難忍也。此際正彼寸臠節解之時，乃殃報中第一慘酷者。彼昏不知，或尚以脫生爲倖耳。』翼王不覺拊掌。是晚，汸留飲於惠寧，國俊從槎來，又有斥產事。

廿九　汸從惠至，袖示廢文札云云。又得中道人一札，雜舉所聞，而未有確耗也。是日，汸挈瀞坐甲乙軒竟日，理幾道、雲俱詩文，將畢事矣。予呼一二匠作稍葺西偏，爲休夏計。遭變來，予至今尚作

飄蓬，未有栖身定筭也。連日便苦煩暍，薄暮得微雨稍解。

五月初一　早饍後，攜姪至惠寧，與母訂明日回恭壽。嫂亦儗明日抵龍江，完夏至祀事。淨雲適來，我爲言佛地迮甚，儗將所卸陶房五大間移蓋其中，此大悲菴緣起也。巳刻大雨，因留午飯。飯後，看慧明疟疾。抵恭壽，得和字至，云新令獲印，復揚揚坐察院矣。異哉！

初二　呼管科入城，體察變後事宜，且冀籍產一案。此物於此時，或小有悔心，便得邀取回文一角耳。汸往迎母送嫂。予偵舟過觀音堂，仍出與嫂訂夏至祀事。母抵恭壽後，吾與汸料理書籍，入西新室。大抵舊存，及一二新收者，總不勝殘斷之嘆矣。

初三　竟日汛除西室，尚未遷入，以有龍江之行故也。如師塾炊饌，則已歸幷西廚矣。時逼端午，念昨歲正與幾道坐雨，盤桓此中，何堪回首。龍江舟還，知智含偶發熱，而慧明疟勢是日轉劇，意思慘劣，雖欲借書史以排遣而未能也。翼王暫請歸覲，晚與話之。是夕大雨微雷，驕陽漸解，農臣差有德色。

初四　早送翼王行。薄莫，問慧明疾，因與慧淨鬯譚本末。兩日爲廢文札中云云，方知向來讒口已遠播吳門，可痛可畏！我平生於骨肉間事，豈惟不欲告諸門外，幷不欲告諸門內，至此雖欲不自剖白

而不可得矣。早遣壽僮訊吾姪，當晚即得報，知復發痁，爲之懸懸。

初五　壽僮再遣至江上。午，侍母飲蒲酒。風雨忽來，一睫晴霽。泓已刻至，未刻行。得和見報，虜兵馬步及千入城，城中洶洶，俄盡撤回矣，總不可解。

寄侄

何物來病君子，此亦豈章惇所為？天下事，并復可愁。手提髑髏，吾姪急之勿失。截鬼舟，辟兵繒，兩皆蛇足矣。今日泛蒲佳節，朱符桃印，雖無復舊觀，聊借承歡以撥悶。明晨纔得飛艖相看，一完祀典，刻期問載，專此願訂。祖母悉索蔬菜相寄，我亦附甘蔗二枝，分甘不太侈乎？一笑！有自槎來者，云槎人喧傳馬兵奄至，十室九逃，殊可畏也。

初六　予以槎上小有部署，於此取道至龍江。而郁廟一帶，乃□騎由大場回上海之路也。昨日方被搶掠，兩岸往來奔竄尚爾紛紛。舟子望見朱鋻數騎，怯甚，欲卻反，仍取道江橋。予鼓之前，抵槎，幸而無警。國俊爲言昨一日三驚之狀。飯罷，從豐浜入龍江，抵山池，日晡矣，文侯、公羊兩叔同酌。知紀廟一帶俱受驚，大都沿門索酒食，而被掠被淫者亦有之。吾姪瘧一日一發，寒熱猶可支，而四肢困苦乃痁候所僅有。四肢困極，至於掣曳不自由，醫所未識。予謂終日危坐，細書遺文，觔脈皆病拳跼，此張弛之道然也。

初七 泓專遣戍大至，予報以伯母尙有消停，舟姑緩發。午前，迎杭醫後，完祀事，姪不能與祭。晚乃集三叔祖諸叔輩。享祭餘，諸叔云窮鄉適有名酒，爲高價沽一罌，各盡醉。

初八 早，文侯攜公羊換田兩契至，發船已過辰刻矣。仍取道槎上，順擔一二家具，國俊先治飯相候矣。爲報守城兵至，虜帥已入踞吾大宅。因度其必至此，薄莫抵恭壽宿。

初九 夏至，完祀事。予城居時，謂先儒論祭，大約報本寧過於厚，不能盡拘王制也。定以清明中元歲除，祭三代，自大參公始。其餘節候，止祭皇考及仲兄。而元配張、冢婦杜、中子洵，皆就權厝處行之。此城祭之概也。自去秋大變，祀典幾廢，止祭伯兄兩侄耳。今遷次小定，新故血食難於更分。而城櫬既已遷墓，亦於此日始合。皇考一席，文中祔。伯兄仲兄合一席。張孺人一席，杜氏祔。兩姪合一席。二十餘年死生大痛，攢併一時。舉奠後，伏枕幾不能起。因翼王至，彊與相對，爲言新涇一帶淫掠至慘，城中十室尙九閉。而本官人人思奪邑令之位，令獻賊刑官，仍被發覺。又以多金買士民，詣各臺保留，醜態不能更僕盡。得和至，同翼王夜飲，門首步月，別去。翼王爲言南村有十七八女子，抱柱抗□，□盡其力不能奪，卒免於污。特筆之，以俟詢其居止姓氏。

初十 泓欲彊揭來明發過新塾，往復良苦。予以月下操小舟詣之，翼王、左原偕從，薄脯命酌，徑不登岸。泓又出少蔌酒相佐，離亂以來，少此清緣也。左原有筆記。

十一　早發小僮馳江上，訂定來期。是日，泓重迎師之舉，特邀吾母挈吾輩於午前齊集惠寧。予飽飯後方貪飽睡，而管科自城來，云土撫又有新檄，追索全租，惱人！惱人！淨雲亦至，而揭忽發寒熱，就寢內室。天下事何在無魔嬈耶！得和夫婦同此聚晤，月下各散。

十二　走力至江橋，德符病且貧，一札訊之。是日，攤飯以外幸無它事，仍取舊書稿一爲緒正。是時，幾道、雲俱詩文、蘊生詩，文尙在眉聲所。汸、瀞檢理已畢。惟銀臺遺稿瀞作蠅楷錄善本，汸復分任之而尙未卒業。予所自作，分屬翼王、得和繕寫，僅完十之七耳。瀞報云銀臺書稿忽有何人以卅冊來歸，幸甚！幸甚！自此或得次第還吾手澤。而幾道有《倦聞錄》，乃其平生讀書所得，此爲必傳之書，猶以冀其復出也。是日，聞侄瘧已就止，而翔姐寒熱復作。來期訂定望日，汸於明早躬迎。

十三　是日天氣乍陰乍陽，汸已戒舟，忽忽如病，且行且止。至薄暮，與母相商，必不獲已，吾仍再往。泓字至，又儗一行，倏忽都無定筭。揭來亦似隔日瘧矣，事事惱人！

十四　辰刻泓至，以昨所作札儗授汸者轉授之。公羊札爲撫田，文侯札爲覓書。申刻，小舟回報，知泓於南翔另買榔船往矣。晴雨相兼如昨日。燈下得夏存古信，知初二日曹溪又遭掃蕩，存古墮水僅全，然新詩大自可人。

十五　昨夕得雨半寸許，時哉！時哉！惜朝來驟晴，蘊隆如故。二媳早往佛地，云朔望禮佛，向有成言故也。未刻，我與汸往視揭來。寒熱已止，幸不成瘧。晚刻，汸攜婦先還恭壽，我便留惠寧，候龍江來櫂。與翼王夜酌後，步月空庭。幾欲就枕，而泓歸矣。嫂姪尙多部署，復以二十爲期，更出意表。

十六　竟日仍留惠寧。泓云存古飄搖無所，便擬卜居吾鄉。吾與淨雲謀，先令安頓槎樓，再圖它就。予亦附一行於其歸使。

寄夏存古

僕竟作世外人，聞尙有以世中法相繩者，一切聽之。至如僕與存古，惟當事事相喻以精微。以故手劄再頒，未具一答，而不自以為可怪也。匡圍陳厄，何圖再逢。睇望曹溪，眉百攢而腸千結矣。然披諷新詩，句句光明洞徹，此宮音也。豈謂於變徵得之，定為公子復國之兆。羽林孤兒，何足以云。惟是底着滯淫，子犯所戒，千萬速為徙運之圖。已囑賢姊豚兒促駕，僕不饒舌矣。山公之義，曷克以當，稽公之思，何能已已。把筆凄斷。

十七　早饍後，予返恭壽，華女趁舟候王母。翼王亦過恭壽，檢書籍而去。午餘，大風作陣，旋得

雷雨。然黑雲紅日合見一時，乾泥未得微潤，天意吾難問矣！城頭人來云：『無耻士民，分受□令金錢，赴上臺保留，大遭詬辱。今方待罪吳門，似已十分狼背。』人事則有如此者。華晚刻別去。

十八　兩日傳聞□令無復重來理。管科至，知昨已回邑矣，即出硃批取我全租，異哉！異哉！十分徵七，乃李督初檄，何不立與申明，轉相追索，□□□□□，亦何至於此極也。午前儘理兒曹入夏之需。午餘，汸以近作古文數篇至，心賞之，少加檃括。作雲乘表侄一札，所假書半返半留。是日暑氣始烈，雖有微雨，未得滂沱。

與泓

聞汝夜來亦發熱，靜養神氣，俟其自復，勿輕投藥物也。揭來今日已能就塾乎？賣田之直，意欲候伯母剖分，今不可待矣。付去叁拾金，為過夏之需。至於塾師所在，必另作一項。恭莊已如此矣，惠莊即以昨叁金為始。念早晚未能析產，且與王母粗定日用規模，須面言之，然亦難言之矣。存古詩甚憶之，再從翼王索來。

十九　管科至，知邑有署印者，即日至矣。令固不能久留，對張胥云：『侯家事，乘我在此，包它申文乾淨，但須助我行貲。』云云。乞子面目，至此和盤托出，翻屬可憐。與母相商，恐它日起爐作竈，轉

貽後悔，無可如何。再檢斥產銀半佰，授科去。發僮江上相迎，即告姪以故。邀得和來，與訂期日往江橋，蓋爲禹都告德符，王菴適有梅竹一區，可以潛隱。其直止六十金，然亦非吾力所及，姑托得和一省視耳。連日溽暑鬱蒸，雲雷時作，迄無快雨。中宵雨始澍，然亦不及寸。

廿　昨暮少霑雨潤，晨起驕陽如初。得和至，付德符一札去，且以同來爲約。至午後，甘霖忽大澍，及暮未止，可三寸餘。家人相對，蘇蘇有生氣，只恐龍江一棹飄泊中途，乃竟杳然。

廿一　曉夢未醒，管科叩門，道昨所囊金，大不滿乞兒之意。對胥役云：『這送你們也不穀。』又親對管科云：『你家事大，若付掌印手，最少千金。今吾已蕩盡，前日汝家送我的，俱化爲烏有了。此時隨分金犀等器物，皆可助我用。難道我要與你家完局，你家反不理會？只索拋去便了。』予以見聞習慣，都無笑罵，惟謀之汤兒，各竭所有。又從淨雲索所存聘幣充用。又批一語與國俊，囑它趁便船，同看拖稿去。胸次自覺浩然，而未免惴然於後，此之萬不可繼也。以是驗學力之難。此事纔發付，龍江舟已抵白塔。知中途果遇雨，昨暮投宿江橋，狼背極矣。飯於恭壽，同入小舟。雷雨復大作，猝無避處，衣履寸寸濕，狼背正如昨，而翻以幸吾輩之同受也。抵惠寧，雨稍止，各易衣履，與翼王夜酌而還。女清留豐浜匝月，亦於是日至。

廿二　得和字至，知昨雨後着屐暮還，亦云狼背矣。梅竹處亦以阻雨未往，且聞半屬茅葦，不能如

意所期也。申酉之交，復大雷雨。快絕！快絕！

廿三

與德符

『熱腸』兩字，吾與足下所同，到頭苦味獨自享之，獨自知之，仍不敢萌分毫怨悔，此尤吾與足下所交勖者也。邇日寒家八口幸而苟存，只為此時尚有産可斥耳，然亦難言之。屢期足下過我，相對言愁，不謂病餘猶爾怯步。白鏹數兩，鼎杯一匡，久蓄相待矣。茲專僮馳致，若復如歲底攜還，即吾與足下當從此絕耳。至祝！至祝！

又

一切阿堵交關，自遭世變，我亦不往，人亦不來，幾欲概從廢置矣。至如大鴻義盟一項，正夙承高義，無從提起者。復值足下輪收，豈可與它項同負，惟俟面詢其詳，即當黽勉區畫耳。

午前，儘檢德符杯鏹。午後，國俊自城奔至，道乞兒無厭已極，賂已收而復加，其聲尚爾嗃嗃。予作姪字，為言廿一面付斥產之物，又須備用。且告以此番經費，我尚未能認半，以此為慚。又作管科手批，付俞兒去。其辭皆猥屑，不堪重污紙札也。是日，午未間鬱垞殊常，烈風忽來，暮色頓爽，人事安得

亦爾耶！

廿四

與姪

夕書告急，蓋為兩日前經營過夏之需。斥産所得，三分漢鼎。吾即有所存，僅供晨昏菽水耳，以是不得不相聞。今收到天地之數，便可支持目前。要之隨手便當散盡，可恨！可恨！菴中伊蒲供未缺，未須相助，否則何故亟亟三分。凡皆歷歷向慈氏白之。參詞附看，乃前此所擬，而昨日尚斷斷未肯發也。潘秀午餘必抵菴，又須寄語慧淨，作一到即行局面。茂昭書，我亦預作以待矣。龍江有便，可使我知之。

寄顧弦齋

山中返駕，月初為期，忽逾兩旬矣。曆令被劫，真是貪殘活報，而不意寒家仳離餘息，被令劫更慘。所以然者，為籍事未結，臨行轉相勒索故也。今則晨昏菽水之需，幾於蕩盡。情事慘絕，不能專馳一力候興居。然曆邑之有此變，又與它邑不同。至今城中十室九逃，即尋恒道里往來，亦從斷絕。未知貴城光景維何？上流消息，豈遂付之如夢如幻耶？看來兩人握手之期，猶然夢幻。

並此俱付定緣，庶用遥相慰藉，否則躁極更不能須臾忍耳。立候報音，紓我翹結。

大鴻亦寄一行，未及集動前負，且云至交恐未易以至情相告也。

午前後作兩札，俱爲預待潘秀，及管科至，知申文已出，秀亟同差子行，不及入鄉關白矣。出文一日夕間，詐端又倏忽變幻。最可恨者，欲壑未滿，不驗而詳也。朱茂昭處定須再馳一函，再寄經費，而此役儘難其人。姪付虞信兩通，姑留下。

廿五

寄中道人

起宛之威儀，不日不月；沈沙之精魄，為風為霆。三月中，嘉定縣官夜巡時，遇緋袍神人，儀仗甚盛，呵殿相逼。懼而問從者，從者曰：『此侯通政也。』翼日，大雷擊毀縣門。今四月廿六之變，三百年縣治回祿蕩然，嘉邑至今建水陸道場。乃若新令之受劫於盜，似稍伏貪殘之辜；而寒門之受劫於令，又大彰忠孝之罰。此皆天道之不可解者，猶未也。若問遺愛之實厥家聲，則忠孝之罰彼有甚焉；若問南宮載寶而去，揚揚以為莫敢誰何，則貪殘之報彼猶未極也。由此言之，蒼蒼者天，醉耶夢耶？僕在曚言曚，姑發吾弟沈憂中嗢噱。闔宅想各康寧，邇日見聞，望傾儲示我。

三世之業蕩盡，惟存薄田。畝租籍没二令并下，支吾數月，幸得二令俱收。然從此薄田雖為二物，僅足償子母家耳。而偽令臨行，復大行勒詐。今則入夏來，菽水之需俱被劫盡矣。情事慘極，吾弟雖誼切一體，其能為吾分痛否耶？日來僕只是不有其身，所以遺孤幸而保全，將來饘粥亦不至遂絶。然此等語，實不欲使一人聞之，而不意有迫之使言者。吾弟試覽吾別幅，其又能助吾張目否耶？僕邇日別無可驅遣，惟先通政遺稿及幾、雲兩孝子詩文。子姪輩搜緝已竟，少有餘閒，僕并存其所為自作，非欲自存也，正以存吾父兄也。且三四十年興亡治亂之迹亦略在其中。僕之及此，冀吾弟盡發其平生之藏，亟為傳後之計，幸有以復我。

另幅

平生骨肉間事，未嘗有一句兩句費分疏剖白者。意謂處治處亂雖異，信心信理則同。豈知人類既為犬羊，人心別一鬼蜮。邇有不根之言入廢老之耳，察之不止嚬膚，殆將銷骨矣。鬱懣之極，幾謂不得不置一辯。徐而思之，此何情勢，豈是吾輩爭執是非之時。況使廢老疑我平生則可，如其信我於平生，何至疑我於一旦。夫有一旦之疑者，必有一旦之信。吾知披雲覩日，不俟崇朝，以此默然不措一喙矣。至如吾弟期我立孤之義，與死節同炳千秋，此又覺得太奇特。不敢當！不敢當！僕只是就目前事理平平常常做去，或者送往事居，庶幾無負而已。至夫奧突以內、天壤以外之疑城謗府，只索以不徹不保法應之。要之，此輩到頭來未有不相照徹者。僕自遇變以後，刻刻將死字釘在額門。

尚有何事費處置，乃至不能處置一二讒夫耶？見廢老時，試倘然言之，相與付諸一笑可也！

寄朱茂昭

足下何事久留吳門？如閘反經行權，多有遊戲着脚處，此則更為寒門裨助不淺，豈亦天假之緣乎！撫院衙門，向來費盡仁兄心力，無如當此時勢，自然拿握不定，而非仁兄有所不能得諸於彼也。最奇者，籍没批免之後，又發徵取全租一檄，追索如火。去令因復挾為詐端，臨行勒索，無所不至。今申文已出矣，就中兩案並豁，語意亦妥，但仍是照詳，不肯照驗，為可恨耳。要之，此時只要用事之人不爽初約，一筆批净，即炤詳何害。兩次金錢，這番纔見得力，萬無又起峰巒之理。至祝！至祝！外寄五金為仁兄取酒，勿哂！勿哂！

是日呼急足覓楊玄，以病辭。行事遭迴，前札俱備而未發。予八十一歲之乳母適至，病憊極矣，檢贈一衣而去。予因念坡老在黃州，喪七十二歲之乳母，屢形簡牘，重感人命脆弱，至於悼念久之。今吾與乳母明知向後勿復相見矣，而意思都覺淡然，此非情有厚薄也。坡老雖在遷謫，而居然太平；予雖栖故鄉，而洊經離喪。所見不同，自有如此，因復咏坡詩云：『存亡見慣還閒事。』此語未便造太上，正自一往有深情耳。

廿六　潘成至，彊之一行，復以病辭。顧俊至，遂以相屬，將崑、蘇諸札悉付之，又囑其過婁東候西

嫂一聲。連日酷暑，是日稍解。定陀、小匡俱微恙，左原往看，未刻乃還。

廿七　上下午俱閒，書稿於是日檢畢。薄暮，顧俊遣力至，知入城恰遇茂昭回邑，而土撫亦有東下消耗。所付鏹柬，一一送還，以需再商，眞意外也。惠莊信來，連日吾姪復發瘧，幸而不甚。

廿八　是日，聞土、李俱到邑。呼金科入城，知會管科顧俊，討申文消息，冀批詳即於本邑發。陶蟬至，得端木札，及陳情一段，亟付姪商之。潘秀至，知縣文已投，一路隨土撫東下，親見楊令受撫詬辱。民間傳督撫此來，確有一番舉動，而莫知所謂。是晚，書稿尚有料理未竟者，燈下竟之。

與許子位

攜歸新製，坐我珠淵玉海者四十餘日，是何鮫人水客，不愛其奇而傾囊相授也。弟所尤醉心者，如：『水白山青人强飲，烏啼花落晝生寒。』『芳草多情人渡水，桃花無語客關門。』此等秀句，與前詠梅云：『人間好友有孤種，天下傷心無幾枝。』其妙處在聲光香味以外，真絶調也。弟繆謂此是子位今我，其它楚艷燕佳，爭奇鬥麗，猶是子位故我耳。不審子位肯點首此言否也？朱翁處曾否為寒門道其款曲，草草相候，兼申懇禱。

與姪

吳門諸札尚閣吾几，適陶蟬至，得端老一函，為斗老寄語云，特送看。疏稿應即寄否，惟自酌行，因吾於此每極詳重故也。土、李一時入邑，必有一番作用，削根掘株，其中莫不有危機乎？姪體熱為風雨暗傷，從此慎之！從此慎之！六兄亦止令勿來。

廿九

答弦齋

下邑變事雖繁，而初旬之約再忍不過。昨乃特奏八行，豈意復中道返也。從此音書阻達，一等之大事之不可期，庶可解煩化躁。弟前札所言頗非謾語，正延佇間，蟬僕適至，慰甚！慰甚！上流消息仍爾杳然。天意如此，人情豈可輕動。弟以為今日傳某忠臣予郵，明日傳某名士拜官，此至危至危之事，將來無數殺機盡在此中。以故陳情一疏，弟每凜凜持之。至如家兄之事，所云日光月華、雷轟電烈，非待口說而後彰，亦不爭遲速於旦晚也。鄙夫所見，向來如此，然正未敢執臆斷以誤當機。況親翁所云無誤，是真實無誤者，以故遺孤斗膽相托，直欲一介專馳中道人許，其書疏未敢遽緘，悉呈臺覽。獨以世父萬里初歸，草土孱生，無唐突具啓之理。而芒跋有不可道者，惟鑒之恕之。弟前札雖無它語，仍附往。蔣八翁處，親翁必有相聞，乞為寒門一道本末。萬萬！

又再致大鴻一札。

再寄中道人

闊隔許久，昨草一行，其人又中路而返。正悵恨間，忽端老傳拜爵之音，又轉示陳情之便，如久病乍蘇，為之慰快。然區區所見，每謂吾輩處龍潭虎窟中，凡極幸處，皆極危處，以故幷遺孤一疏凜凜持之。今事機又萬不可待，特托端老覓急足馳上。百凡委曲，具在遺孤寸楮中。僕不縷縷，惟望籌其萬無一失而已。燕翁相國處，祈為寒門洗發本末，至幸！至幸！僕前札仍附到。

是日汸代寫疏稿，薄暮始完。予作三札，幷前諸札未達者一一托之弦齋。姪止寄中道人一札，同疏往。城中事傳說紛紛，金科至，知駢戮數人，令已下獄，尚需覈實。燈下，同汸絮囑陶蟬，來朝勿復相關矣。小崐信至，知存古大有來意，因錢瀨廣之變，故遲之。

卅　早訂諸佛子，已許來朝合幷惠寧。午前，知昨日土撫止誅盜黨八人，責衙官而寬本令。明明受賄，為之彌縫，誠哉其為□□之政刑也。泓來，飯畢，雖極炎蒸而意思亦閒適。忽江上一力至，知沈茂之遣婿坐索前件，異哉！異哉！予為公羊代寫一答，半推半就。推者，彼實無勳；就者，防其肆螫。方支吾應去，顧俊忽又至，云昨李督到縣，飛票責取全租。經承書吏縛索以去，及面以實對云：『元牌徵七免三。』督亦無以應也。幸而得免，然已立費叁拾金。而一吏一書，幾乎賒得一條性命矣。將赴塔

相愬，俊姑止之。予與侄字，一日兩驚，復類秋冬情狀，雖欲不忍，能乎？

六月初一　予清晨步至惠莊，旋過菴禮佛。面訂諸佛子，即以小艇迓至，而吾母攜沂婦、華女先集矣。此會團欒，待說些無生話。乃上午遣顧俊入城。下午，管科自城趨至，惡緣嬈人不了。遣俊者，邀朱茂昭入郡，完撫院一局。檢行纏伍金，又致貳拾金，以防意表之費。科則持示李督飛票三紙，張胥迫我行賄於督府，莫知所以置對。姪瘧餘微熱，厭厭就枕。天人氣候如此，吾敢爲盍旦之鳥，未明求旦乎哉！朱明汲同蔬酌，同別去。是日邀夏夫人，力辭。

初二　早發管科入城，又付拾金。昨已付拾金與俊轉授，而尚不足償近費也。設使幾月來無斥產之入，枯魚能饜饑虎乎？予師陳古白嘗語予：『人當至窮時，仍必有一條走路，可見天心之主於仁愛也。』今以吾家所處驗之，果然。

寄達本　昨在惠莊，附其來使，此爲通問之始，故憶而存之。

自去歲秋冬，時時欲通一行，而終托之諸舅弟。吾於骨肉間情多文少，大約如此。然阿師所處，尤爲變中之變，雖千百言不能道其悲愕耳。今則千百言不能了者，都付半偈銷歸，何等猛利快徹。但塵濁之緣，須合下盡剗，而婦姑之節仍不可不修。待得化盡嫌疑，便望一葉東來，偕諸緇侶

證成大事。至切！至切！今日月朔，諸緇侶相聚為齋會，聞有崑使，附此一言。至於家門疊禍，至今糾纏不休，勿復為出世人饒舌矣。

初三　是日稍得清淨，爲牙根腫痛，微不適。訊姪，知亦憊甚，但不至發熱耳。

答龔得和

頃聞尊慈已攜諸惠連暫駐此中，惟以底着為戒，勿以湫墊為嫌，因今日處勢宜爾也。前聞本邑囚械之説，千確萬確，故商及防後患云云。今則別一情形，便中可以此意密告唐氏，萬一輕泄，反足取禍。祝之！祝之！來朝面候尊慈，兼悉種種。

初四　粥後，拏舟先過大樹，始識龔老親母，悲感橫集。得玄雖依外家，此日亦侍母過此，同來諸幼弟卻未及見也。過惠寧，見姪尚憊甚，與嫂談日用事，迴舟恭壽。纔及午，而嫂復訂於午後西來，仍發小舟迎至。蓋爲陳氏諸宗人，以諫甫廢宅求賃於人，嫂有就意，特來相商，至於涇南比舍，且置不論。時泓婦大發寒熱，而小匡久困痰嗽，其根難拔，相見俱作病況。

初五　泓攜檠至，得和、得玄、翼王偕集甲乙軒竟日。得玄不酒不葷，居然一老頭佗也。是日，庶

女雲循例睟盤，借此一聚。管科又催吳淞之使，勉作答去。

初六　上下午俱憊，兀兀就枕，而管科手信復來破夢。乃知昨晚督府催租檄又至矣，煩悶欲絕。自訟學力何在，立付排抑，走字與姪商之，兼欲決兩叔換田事。又作朱茂昭一札、國俊、顧俊兩諭單及答科語。

初七　呼來壽至龍江，爲兩叔換田之約，不容更遲故也。文侯以六易六，無它擬議。惟公羊有以兩易一之說，今力持之，止以九易九，送契與姪畫押。予各致一札去，幷道茂之云云及近事紛擾之苦。而管科又自城來，知馬兵凶橫，經承書吏俱被鎖逼，同行駸駸及於家屬矣。予始見慣渾閒，付之不可奈何。科有同來殷保家，便托吳淞一行，以防意表。燈下披衣，與之款款，而不意其爲粗中人也。是晚，汸爲伯母呼去，歸時予已就寢。

初八　錢禎與鄰人有蹊田之爭，爲調之，管科、國俊、國卿紛紛都說俗話。科費無償，予仍勉應少許。夜饍將畢，得和至，更與小酌。書稿錄副有未卒業者，手授而別。

初九　竟夕風，晨始得雨，而未能優渥也。朱茂昭郡回特至，說批詳有異。正疑駴間，縣中傳至矣。產租兩案，俱十分嚴切，又絕不顧前批『免變』二字矣。眞正天翻地覆，何從憩說。飯後同茂昭過

惠寧，向吾嫂吾姪相爲告語。時茂昭傳馮胥語，力勸圖南。此亦馮耻其不效，聊用解嘲，然不可謂非最上着也。四姓又連一網，因約得和議之。夜酌而別，尙無成畫。是午予與茂昭相對，忽咯血二口，胃間覺有敗氣，幸而神氣如初。會稽、樂安兩子婦病疸至劇，予都缺省視。

初十　予告茂昭，此事必仍責成於馮胥，詗得中央消息，從打結處解結，事或猶可爲，而從前心力庶不竟付流水。至於圖南之舉，自當勉營，但未可全恃耳。茂昭別去，得和趁舟入城，將爲五家合局之計。昨經承吏胥已從吳淞回，督嚴諭再遲必擒家屬。管科力窮膽碎，予亦駸駸剪爪及肌，姑舉筆告姪。或姑令國傑一往，計圖緩兵，而阿堵尙不知所措也。惟午餘得雨寸許，爲之一快。

十一　廠頭紛紛傳說，馬兵即日下顧吾家，昨日鄉人已束裝待竄矣。吾母見慣渾閒，早饍後操小舟踐大樹之約，亦欲一省兩孫婦之疾也。人言誠不足憑，而家屬一提，恐難乎免。意仍用張胥再走吳淞，試與科商之。科信至，適與吾指合。又悉索叁拾金，屬俞榮攜去。得和已趁唐氏入吳門，其來札云：『此事撫院裏邊要作公帳，豈容一二人獨享。前此屢向人言之，而吾家未喻，故有此決裂耳。』此語不待得和言之，予早知爲馮胥老奸所賣，而惜乎茂昭猶墮其霧中也。特再作茂昭一字，不得不危其語以促其行。大氏撫、督兩地俱以籲免爲後圖，而以捺催爲急着。南行迂緩，姑且置之。可恨惠莊相去無幾，情事多不相照，未免又費筆舌耳。嫂付伍拾金來，爲城信已發，亟返去。是午連得崑、婁兩信，知□□□果已渡錢塘。寢食欲廢，乃在於此。要之，天下大事有非目前一二所能定者。吾母周旋三處，

及暮而還。登頓雖疲，亦無大乏。今日將謂畢吾一日事矣。科又奔至，云縣中已發解批。蓋吏書謀脱，竟解欠戶。所云自安之道在致人之死，此又不可奈何，只如前做法，冀得緩催，但得緩催，此批或可緩進。據科云，張君玉仍不避此行，因復作一札與郁遠士，邀之同往。嫂再致前物，予再付貳數於科，所存仍繳。

十二　黎明起，再呼管科絮語而去，茂昭處亦屬其諄復面告，而茂功又有信使至，予作答，強之同入吳門，冀敗局尚可收拾也。

十三　午後，朱子功、郁遠士特顧，大氐爲吾家事也，復殺雞留宿。

十四　兩君早別，茂功促其吳行，仍備行纏，如前例。遠士亦措一金贈之。汸過惠寧，竟日乃返。大抵以近禍宜防，相就諮酌。而其物其人，仍無實筭。潘秀入城之便，又寄得和一行，轉授子功。連日欲雨不雨，炎威不劇。

十五　早始得雨，竟日霑足。得理筆墨，往有《周忠介被逮紀事》等雜著，稍爲緒正，付謄手。

十六　昨夜分後，復得霖雨，朝來亦不歇。東頭人口既無一不病，而淨雲夜夜發痁，沈頓最極。吾姪又爾乍寒乍熱，吾未能冒雨相看，但費奴婢往來如織耳。

十七　予攜汸東行，專爲問疾。嫂痛熱不停，飲食不進。姪每至午餘骨節作楚，仍有微熱。樂安婦瘧勢略退。過菴中，淨雲爲言每夜痁發時，胸中似有物上升，以此苦極。予與汸坐牀頭良久，旋與淨、明二師少譚。正欲別，而端木使者馳至，仍返惠寧。啓緘，纍纍數千言，大都策中興之必可期，目前舉動，力勸吾輩勿過於畏愼，蓋謂予前札申申指點危形故也。大鴻爲父陳情，即日泛海，一言告別，可云壯遊。兩日聞錢塘□□，大殲於蕭山之伏機。崑來者言之亦鑿鑿，豈天人遂爾湊泊耶？飯後，風雨大作。抵暮，予始得返恭莊，汸仍留宿。

十八　早聞存古兄弟已於昨暮抵槎樓矣，亟遣力馳札。而昇略、平南已先至菴中，泓留夜酌。予發崑使，薄暮始挈汸赴之。酒次都述吾家誅求之苦，而不暇及它。蓋平南於此爲熟路，就商肯綮故也。獨昇略云：『□□實未渡江，勝負兩皆說夢。』則又匪夷所思。兩瘧婦昨暮俱停，如相約者。然樂安不堪其勞，是暮又發矣。夜半，昇、平仍同夏夫人返槎樓去。

與夏存古

一切寒暄都不叙。槎市塵囂湫墊，姑取其奔而易達。又所云休以擇利，則無不可。本意愼密之至，并不欲先戒居守之僮僕，乃今倉卒間并未及騷除，不重貽主人之芒踶乎？專馳急足，告此不

寧。如聞賢昚同來，恐未的，不敢具啓，旦晚切勿輕移玉趾。賢姊大為瘧魔所困，而昨忽衰止，此真佛力護持，惠連可以安心矣。蕭山吉語，先望示慰。

答顧弦齋

接讀長幅，纍纍數千言，當此雕肝腐腸之時，忽投以益智定膽之劑，能不蘇蘇起立乎？呼濁醪而浮大白，不禁當年狂態復發也。昨語兒曹：『此書即當裝成一小軸，一時興亡善敗盡在其中，豈獨兩人風雨晦明之誼耶！』弟今日所處與兄不同，兄雖出萬死一生之餘，而此身既全，自當理前事以啓後圖。弟則覆巢遺卵，除却奉母全孤而外，誓不敢萌它妄想。而又親見彼法之加刃於我，一步緊一步。設使目前幸無大衄，則其操立。忠義諸家，不云暗結白腰，則云顯通閩海。而忠義諸家，舉事如戲，實亦有可躡尋，則其一舉手間，何異於掃塵爍凍哉！至如目前誅求家業，雖未即及性命，而身危者苦趣自知，亦安得更有閒心剩力以及其它。是則弟與兄所處實實不同，所以知有乾惕，不知有寬泰，直由情地無可奈何耳。至夫平生所以策天下大事者，亦每謂敬恭無有不興，夸誕無有不敗，而今日讀□新皇詔書，不覺眉掀肉舞，以為理數值其至窮，惟當以氣燄相取，吾從此不敢復執所懷來矣。可見兩人衡斷大事，不約而符如此也。東牀此行，忠孝之理具備，身名之計亦優。阿翁不云鴻搴，乃云牛鼎耶？大疏不及讀，亦不必讀。觀所以緒正陳情者，即自為緯繣可知。弟每嘆文人通病，如所云泥深三尺，須説一丈，可為大戒。此意兩人亦不約而符。陳情所開

示，言言切中。惟是起義始自敝邑，實應三百年來干戈起陳川之讖。它邑不免少後一步，而士大夫殉節之多，亦未有過於敝邑者，故疏中不覺張皇言之。乃若不仕弘光者，意謂如徐如夏，皆曾被人言。而華鳳老訛聞其曾見朝，此等繆誤，一經搜索，頓覺豁然。但世父未即改定，而姑商之中道人，正恐中道人此時尚爾寒心銷骨，未暇左方右員。如何？如何？雁門一阱，是否不復株連，然亦危矣。弟每讀兄諸近詩及孔彰義烏之作，私嘆珠光玉價，從驚波怒沫中激盪而出，尤覺光明動人。至於駿骨蛾眉，種種名章俊句，又斷斷不容泯沒者也。《左傳評》，則與先世藏書同失，可恨！可恨！弟刻下專為籍沒取租二案，已收而復下，刻刻防擒家屬，一出門即防及藐諸，此正立孤之大概也。所以極欲破禁西行，而尚費踟躕。今與名父子約，不出五日，愚父子三人必有一人至，想東牀行期亦不至迅速難待耶！草草捉筆，十句只答得一兩句，更有未盡者在大鴻札中。

答顧大鴻

吾甥此行忠孝之理具備，身名之算亦長，業為尊甫道其欣踊，不更贅矣。伴侶最難其選，如齊方令母舅者，的是磊落奇男子。僕每力護之於悠悠俗論之中，而不欲使之知也。今以識堅力定之身，際此運極數窮之候，吾卜其穎末立見，豈直作賢甥干城已耶？幸先為僕道意，五日之約，必不相負。如其誅求之令小寬，即僕躬來未可知也。尊公札中所未及答者，如南州一語，即微它端，亦宜藏之至密，況有意表窺伺乎！此亦吾與足下大家干紀，今方與家人商及東歸，而可

惜僕不能盡為政，奈何？奈何？至如尊甫計及老夫末路，所云夢想不到。既將死字釘在額門，若又於此幾微動念，一生巴鼻何在？石交至念，惟有幽獨盟之，從此亦不欲更措半辭也。錢塘之事，或云渡江小敗，退保杭州，或云其實未渡，或云悉衆而渡，杳無回報。至於前此所傳火藥地坑，說玄說妙，似未即真，不知兩日崑城曾有確信否？適有人語我『諸葛軍容大盛』，何足下絶未見報耶？餘即面寫。

十九　粥後，母往看嫂疾，復過菴中，及暮乃還。午餘，爲嫂迎醫，呼兪兒入南翔，期以明晨至。薄莫，管科城來，說督府暫爾支吾，許寬限一月，然又費多金矣。燈下，得和亦從郡回，說四家出重賂，已許保全，且有待侯之語。我心知二朱不足了此，汸亦與得和微商，欣然許爲吾家再往。

答汸

平南所云『□實膽怯，手下尤膽怯』，此篤論也。吾所以不放馮胥，意正相同，只可惜撒末懦甚耳。今且待土、李兩處回話，再報平南議之。否則頭上安頭，後悔更有不可言者。看汝札中幾個『滿酬』字樣，豈可不為寒心乎！滿酬，又須云酬滿。迎醫吾曾再告伯母，乃所欣許。今候祖母同汝弟，再於榻前酌决。總之，主於必迎乃得之。大鴻此行，直當以陳情相托，吾父子定須親往，大氏屬汝兄一行矣，先報汝知。

寄陳義扶　入大鴻行李。

至交凋盡，弟今所屬望者，惟吾兄一人。吾兄之獲濟，即大事之獲濟。吾輩覆巢遺卵，庶幾猶有安枕之望也。若問一年來驚濤萬狀，彼從而取其租，又從而沒其產，又復忽放忽收，頃刻如鬼物之不可摸索，弟惟刻刻釘一死字於額門。為存孤計，孤乃幸存，此介之推所云『天功』也。而老母以下數十口如絲之命，都幸須臾無死。願覩漢官威儀，然後瞑目。吾乃知盍旦之鳥，非不知時。其情事實有皇皇難待者，今則旭日當空之會耶！內顧兩字不得不姑置度外，惟尊慈匕箸無恙，其餘人口俱安，此弟親叩羽君亥使而得之。弟輩分應濡滯相助，其奈老母晨昏菽水，俱遭劫盡。數口而外，更不能它有經營，此則夢寐不慊者也。行旌難以遙度，想見越、海、福原往來如織。姑寄此一行，其得達左右與否？思之正如茫茫大海，舉筆亦無可申禱祝者。但憶叙兄行卷云：『乘桴泛駕之材，不出廉善精微之士。』其亦幸言而中矣。努力！努力！珍重！珍重！至於遺孤拜表，仰藉贊襄，自不待丁寧。吾邑起義獨先，家兄守城獨烈。此最顯白易見之事，本無煩後人為之裝飾形容。然非目擊身嘗如吾兄者，為之指畫情實於諸當事之前，則雖邀有玉音，或僅同恒格。俟它年重理，其說不已晚乎？乃若端老，抗□□□，至死不汙，□□迄今全髮而歸。此又先朝忠節所僅見，不知新主作何超拜也？吾邑近事，吾家東牀或亦能道一二，弟則何從水面說起，魂與書飛。

廿　昨暮得和有入郡之約，今晨邀來，細叩以四家保全實地，覺尚落騙錢局面。果爾，吾家益無定

箄，只得忍待二朱之歸矣。錢醫伯遠，鎮江人也，延至，飯於恭壽，偕往惠寧。所談嫂症，亦覺着緊，且看收效維何。樂安疮未止，淨雲疮已止，而寢食俱未如常。診視各畢，予攜夜饍，酌於惠莊，得和、翼王同之。錢醫留宿。是日已定汸崑行，泓又有同行之說。予轉費推敲，遂擬改差僮僕矣。

廿一　予上午過惠寧。嫂中央結轖，四肢厥冷，病勢轉覺沈重。錢醫未有把握，予固留未別。下午，予西還，遣發侯馴，同晚香往。至燈下，丁寧始畢，又作夏存古一札，爲吾母特餉酒米於閨中故也。

致顧弦齋

小史行後，因决意踐五日之約，即家人啾唧，都未遑相告。而豈意家嫂病勢一旦沈頓，家人晝夜不寧，即兩兒萬無恝然出門之理，為此專遣僮奴百叩。情事甚極，舉筆格格不吐，惟肺腑語欲告左右者。吾親翁完髮而歸，遠邇驚傳奇節，其易來物色明矣。況有大鴻一行益關耳目。大鴻行後，親翁必宜亟圖它徙。真人如有意東行，即鄙夫或可共謀也。而最喫緊者，尤在謝絶往來，使人莫知其處。此今日盡人俟天之第一義，千萬勉思之。兩日所聞何似，錢塘已有確耗否？長興白龍魚服，不終困於豫且否？此成敗大關也。雁門一網，不至株連否？均望確示。

致顧大鴻

必欲踐五日之盟，而情勢忽限，有千萬里以為易者，則有一二百里以為艱者，世間度量相越大

都如此矣。有足下此行，毅然做百尺竿頭事，本不須沾沾作兒女別，則吾父子之不得一至，或正與壯遊相宜。舉篋亦無可致禱祝者，惟望步步節養元神，使亟疾赴功之中常有寬然有餘之意，此外都不及絮絮也。聊同舍姪各致行李少費，適當心力瘁止之餘，媿汗不止，欲出數斗，即商方令舅處，亦欲有所少盡。徘徊久之，絀然以止，殊為可憐。恐與義扶相值，姑寄一札，俟相授時緘固可也。情地匆匆，不復成字，百凡鑒之迹外。

廿二 昨日嫂病頗見沈頓，今晨探問，寢仍未寧，食仍未進。母攜予及汸夫婦同往看，而錢醫已有喜色。蓋四肢漸暖，可卜回陽故也。飯後，醫別。潘秀自郡回，卻從城頭傳催租牌以至，遂無免理。最奇者，大朱茫無寸功，獻有三策，而匄貲又復不節。此眞情理以外，當是吾輩增長學力之一資。及暮，約得和來與商榷。

與姪

知數未入城，公差欲入鄉，恐非潘生片言所能阻，已丁寧闇者待之矣。惟是刻下不得不悉索敝賦。慈氏病中雖不便進言，或正借病中可以禪語相勸，傾筐倒篋，未必非消殃造福一大因緣也。外邊別有門路，必須星夜催至。我在外有幾十金，正此儘力收拾，但有微力可佐助，決不自此而遂止耳。署君遂不免一見，此非兩叔公之事乎？至於撫處，定須別議迴斡。閱大朱來劄，人心不同至於如此，我至今口猶未得噤也。

廿三　予痛憤誅求理極，從前臣力已竭，從後將何協助？即杯鐺數十器，亦爲誅求之用，耗蕩過半矣。今則涓滴萬不足塡江河，惟分授子姪及塌孫等，庶幾猶存先世遺澤也。因畢呼至恭莊，如書畫等一二長物，務使傾筐倒篋乃已。吾姪又發小寒熱，且聞嫂病絕未退聽，同華女先別。泓留宿，燈下悉檢詩箑，頗成清課。管科亦於燈下至，予姑令來朝議事。是日嫂命姪提一篋相付，蓋亦已傾橐矣。傷哉！予欲留姪待用，力彊得反。

廿四　昨暮，惠寧再邀醫來。早，泓返，而醫告別矣。據云大體無虞。及予飯後往看，委頓殊甚，聲息漸微，徬徨莫知所出。管科纔行，管選復至，知昨暮催檄文下矣。無可奈何，姑邀得和一往。得和欣許，出姪所簡六數授之，夜半即發。江上之行，汚又不果。

廿五　早發急足往江上，予即步至惠寧。適有眞如李醫診視，云是外感。其言鑿鑿，即服藥一劑。留醫共飯，飯後視之，如有開豁之機。即撥槎棹，途次連接得和信，知雙日一比，即吏胥勸勿更思籲免，反添浮費也。晚抵槎，而公羊叔先至矣。意俟來朝晤存古，不謂先過。而昇略、平南亦自松至，共就草酌。是夕，聞江東惡耗，已長驅入閩。而星君被擒，幷未救出。湖中義兵雖尚有周鎭爲主，然勢漸孤蹙矣。或者天道倚伏至神，非目前一二所能定耳。

前此說話俱不提，只此兩日，嫂病及家事二者皆當至危至急，恐兩叔未盡知。昨呼汸相告，已登舟，為情地倉皇，復登岸。既又念兩叔一體相為，豈俟躬來，特呼健足約於即晚槎樓相會。前寓已有賃居者，今在隔壁小樓。面傾底裏，亦須打點幾日出門乃妙。炎天荒月，苦味深諳，阿姪為措薪水少費，恐嫌唐突，姑需手致，立候！立候！

廿六 予呼楊玄黎明入城關會，而文侯叔亦於黎明至矣。早饍後，與三夏周旋畢，始共兩叔盡譚底裏。未刻，覓舟入城。予初欲同往，念嫂病篤，疑慮弗前。正作字與姪，探今日確音。而孫觀忽傳兇問至矣，驚悼失措，覓舟不得，便擬步行。僮僕輩力遏之，覓輿以達。天翻地覆之時，又有此天翻地覆之事，豈筆能悤哀耶！嫂病篤，屢寄累我之言。彌留，哼哼索予授姪數物。囑姪無它語，但云「叔叔」，而不能竟其詞矣，痛哉！

廿七 黃腸不可得，適夏夫人自製一具，從小崑運來。泊岸之刻，即嫂氏絕命之刻也。前定之數，乃有如此之奇者。戌刻入棺，僅而成禮。午前張子石父子至，一飯而別。晚李霞卿至，三、四兩叔祖母不期而會，皆留宿。是日立秋，夜卧遂有涼意。

廿八 兩叔祖母同告別，仍飯於恭莊乃行，李霞卿亦別。各家人漸至，飯後昇略見顧，爲吾家事相

商。別後，予過菴中一叩淨雲。

廿九　昨暮兩叔自城來，先投恭莊宿。侵晨，過惠莊。入哭後，商諸事宜，一飯而去。內則達本至，外則龔雲乘至。雲乘留飯，更與詳叩七月初四事。顧氏使來，作字大鴻，促吾女至。時大鴻行計中沮矣。夏夫人到菴，淨、明兩師往謝之。晚刻，忽差子到門。管科亦有手信云：『雙日改二八。』正待支吾，而總鎮差官又至。縣已責差刻不容遲矣。予與達本夜談，胸懷結滯，欲詢往事，亦不能詳。

七月初一　予與姪議喪牌事，咸謂孝子今日所處，未便出名。予因彷『護喪』意，代書數言以白親友。兩兒就翼王議久乃定。取租事，就三分中勉措其一，授張玄、韓長兩僕攜去。祐侯、兼三兩叔來弔，一飯告別。晚際與達本說遇變後梗概，幷商首七禮懺。

寄文侯、公羊兩叔　得和一札、管科一批大意同。

這番大變，無論喪亡破蕩之餘，萬萬不堪重罹悲痛。即喪中經費，兩三日遂已不貲。昨所密告，嫂氏僅存錢篋，須臾將罄盡矣。此等真情實景，兩叔雖欲不為落淚，其可得乎？昨暮差子登門，知總鎮馬兵又至，無復延緩理。連夜百方那撮，僅得成數賫去。此數進後，倘得以奇窮極慘，呼告當事，冀先解以圖後脫。即兩叔所賜無涯，然而事勢到此，正未敢取必也。其必要全完與否，

一俟後命行之。撫處曾有回音否？若據此時情景，惟有聽其一籍矣。奈何？奈何？

告白

自去秋喪亂，先兄亡姪，同時殉節，不意天復降割先嫂誥封恭人李氏，於今丙戌六月廿六午時以疾卒於內寢。廢疾藐姑，屬在顛沛，既不克備賓尸之位，又弗能勝拜踊之節。情窮禮變，慘疚斯極。哀籲親知，勿辱弔唁。即瓣香尺楮，概不敢承，亦猶未能為先兄治喪之志也。抆淚謹告。

護喪期功服生侯廣維具白

初二 取租未已，糧務又急。方呼楊玄、朱三遍召掌租諸僕，而逼糧差子至矣。大朱謀事無分毫之濟，告急有再三之瀆。方呼侯馴入城，憩以艱辛，平其觖望，而大朱專使又至矣。二者皆隨機應去，馴行時又為貴奴前件，付一手諭。是早，送翼王入城。汚上午來，下午去。明日首七禮懺，已從白鶴寺延十二法衆。予移卧翼王一榻。竟日秋暑方酷，夜卧幸而涼適。又明日即伯兄小祥，從未敢作佛事，今與嫂合營之。

初三 早饍後，僧衆始集。吾母至，齊郡婦、武陵女以病不至。予懸念城頭，正作一札於兩叔，尚冀別有活路。而管科急力至，兩叔、得和札俱至，知租、糧二者，署官皆親比嚴拿，萬分無姑緩理。予乃

立毀前札，屬遺孤倒橐完全租，斬此一結。而昌、梅兩戶糧銀叁佰，復分湊得三分之一，呼俞榮、袁顯兩人囊去。重寫答兩叔札，大意以將租扣糧，爲籲署官之實着。答得和札，大意以平南所陳，實已驗之言也。今本縣又無確路，將何以覆之。此等筆札，眞所云障道冤魂也。亦容知非如來種子，如所云淤泥中生蓮華，吾將時時猛省，豈必梵聲入耳哉！

初四　此生苟全，每逢此日，其爲斷腸，豈直尋常斷手之痛乎！哭奠後，卻爲重殃疊費，無門可訴，不得不責成掌租諸僕，先期相喚，於此日畢集，冀激發其忠義也。清出逋數，酌定一規，鼓其必償。腸斷之餘，又將舌敝矣。夕飧時，或勸予數酌解煩，亦以是日故，仍撤去。

初五　盡日精神仍費於責逋，與佛事都無交涉。淨雲入槎，半爲吾家事，與平南計議。子禮、子翼先後來弔，一齊告別。晚而渭師至，掌亭既作道場，今下榻恭莊。是夕作燄口功德，法師號義玄。

初六　早遣俞榮入城，蓋爲朱茂昭處，姪仍檢少物，塞其緩急之求。予作札，約茂昭入郡後，吾家即有人尾至，萬萬不敢負固。但筋力已盡，實難須臾肆給耳。作得和札，勸稍緩入郡，兼訂入鄉詳計乃發。兩叔亦如此相訂，爲兩日來泓復病熱伏枕，即欲如昨中途約會，亦不可得也。遣榮後，城中急足旋至。得和則云：『撫處恐嚇吾家，無所不極。即四姓所講，亦盈四百矣。』兩叔則云：『門路決不能自定，專取進止。』予仍如早札答去。潘成至，爲報訃姚、王兩家。而王使適至，與之接譚，且促

其主人一來。泓於四之日發熱，雖得少汗而未解，未辨何症。是日午餘，又發大熱，使人警憂。晚刻，乃得大汗，苦作嘔。呼汸至，爲商平南此行。而淨雲適從槎返，知平南之不憚此行也。然平南曾於徐武靜齋頭見土撫借叢之輩，直云守城原與死節不同，既嘗取租，將來變產自難脫淨，但不以產價累本家足矣。此語使人恍然。昔以金錢營脫，今又當以金錢營沒，未免使人囅然。是夕，佛事畢，凡四日。

與王子彥、姚文初　大意同。

重灾疊禍，宿劫所招，未有如寒門至此極者。先兄先侄奇變，歲剛一週，而先嫂復作泉臺伴侶矣。吾親翁試念此時此境，生者尚能一息自存否乎？素車白馬，要無再煩遠涉理。顧從此身家切計，凡百賴親翁主持，所欲面相諮畫，不止數節。轉望貧然來思，不敢請耳。真切！真切！孱焉藐孤，情窮禮絕，不敢馳聞它親友。以是尋恒訃告之文都廢，惟憐之鑒之！

初七　平南已許吳門行，予不可不躬請。而昨日以泓熱疾甚，約兩叔、得和入塔，然非所安也。是日，泓不發熱，仍作槎樓會晤之計。已同汸發舟，而兩叔、得和且至矣。遂留恭莊小酌，就寢。得和暫歸大樹。

初八　早，予攜汸同兩叔入槎，與平南盡所欲言。兩叔飯後別去。文叔仍約來朝再至，與平南偕發。予所授平南行事，簡點既畢，與二夏小酌。日色已曛，而是日秋暑酷烈異常，小樓寢處難堪，遂乘月夜渡。到刻，母猶未睡也。

初九　得和以己事本須郡行，予令趁文侯舟，兼爲我事。是早入城，絮語而別。喬三餘忽爲張進卿延至，蓋藐孤遭大故時，餘瘧未除。汸與進卿相聞，以此爲深憂，故有是舉。予先過惠莊待之。泓雖不堪虛煩，而熱幸已止。瀞鷄骨勉支，可無過損藥物。乃三餘直云：『我若不看智含，即不可爲人。』古君子之用心，有如此者！三餘各各診視後，一飯，速告行。其云我母脈氣平和，脇痛可無過慮也。三餘爲言友人親見抄報，寧、紹雖已長驅，金華、蘭谿遇我兵遂大敗，擊殺淹死者萬餘人，退保紹興。紹興不受，退保蕭山，方在圍困云云。今蘇、松主帥提兵入杭者，皆坐阻。以此驗之，或與向者浮言不類耶？是日，三餘未至，進卿先有札至，集勳則專伻相候，三叔祖則再逼糧銀，予皆草草作答。平南行事委曲支吾，尚留五數，提付吾侄。汸亦發寒熱。晚際，予始得返恭莊看之，幸已就涼矣。昨日乃陳太孺人生誕也，予滯槎，今日補一奠。太恭人率齊郡婦行之，予與汸皆弗得預，中心怒如。即勿論太孺人一生劬勞，惟子孫是知。且問今日避難數廛淵源何自？上谷子孫，其念此勿忘！

初十　亡嫂二七，汸爲禮水懺。即家門法侶，淨雲、慧淨、慧明、達本合齊郡婦、武陵女，共六衆，威儀頗皆嫻習。母至惠莊酌奠後，即往菴中觀之，予亦踵至。汸本發痁，力疾而來，寒熱先還。予亦返恭

莊宿。

十一　予勞卧且久，是日少思靜息。午間方昏昏就寢，忽聞剝啄聲，乃陳元晉也。元晉司訓於歙，歙破，遁匿荒村五六月，始得旋反。爲予言歙事頗悉，金正希乃斷送於黃仲霖之手。仲霖已作虜官，逃至正希所，相持慟哭。正希誤信之，以戰事自任，以守事付彼。正希纔出師，仲霖悉撤守嶺各兵，而□騎入矣。黃石齋閣老被擒於婺源，□仍禮之於新安察院，士民皆得瞻拜之，賦詩作字如平生。是日，汸痁復大發。旬日秋暑酷甚，疫氣盛行，或以發瘧爲幸。

新安死節

江天乙文若，徽州府庠諸生，金正希門人，授監紀推官。正希從容就刑，天乙大罵洪承疇，先斷臂，自擲其臂作擊洪狀。正希不惟誤信仲霖也，帷幄之計，獨任一僧，卧起必問。比□入境，此僧手縛正希投□營，云：『金爺今日不濟事了。』□一見此僧，即呼薛爺。嗟乎！正希闇於知人，一至此。最奇者，正希初爲庶常，誤薦申甫於先帝，全軍覆沒，而申甫即達本僧也。正希以此自傷，林居數載。乃今復有此誤，豈其前因注定奸僧作祟耶？如天乙忠義羽翼，抑又非出於偶然也。正希被刑後，買棺則親至市中，呼舟則親至江邊。事雖荒唐，而孤忠顯應，又豈理之所無？附筆之。　温璜癸未進士，烏程人。先殺妻女，後自刎。　汪秋漢殺□甚衆，後爲□殺。□指揮。方□□年六十餘，尚困童子試。城破，告家人云：『我明旦赴學堂讀書去。』遂具酒黍，集子孫痛飲徹夕。及曉，縊死於學堂。視之，先已題詩滿壁矣。惜逸其名。

倡義

項達　項邁俱歙縣諸生，美少年，今□諸義旅於仙姑山。　黄尚賢休寧人，武弁。　汪觀壬午鄉科，狥節太史偉之子，今爲隆武督餉郎中。　江德中壬午鄉科，江秉謙侍御之孫，今爲隆武兵部主事。　汪沐曰原號扶光，今改名光日，隆武兵部主事。戴明恩休寧人，應天諸生。大罵豫□，來投隆武，今爲兵部。

予有《死事紀略》、《備考》二帙，止及本色。其它方在搜考，適元晉為予道新安事，因附識日紀中，俟異日別為一帙。

十二　汸日日發瘧，是日略減。四叔祖小祥，母寄代楮。作公羊叔一字。

十三　予移至東頭，爲翔姐又發寒熱，兼商定中元祀事。西頭人來報，汸是日瘧止。徐翰來朝入城，予作子位、元晉、渭師諸札，又屬翼王寄玄卿、公對札。蓋聞城中親舊相約赴弔，且云欲補昨秋缺典，用代孤子懇辭：兩喪未合，本難兼盡，一也。誅求日甚，藏迹恐不深，弔唁相及，頗關耳目，二也。闔室卧病，知己相對，絶非其時，三也。又作玉汝一札，存之。

寄沈玉汝

城頭一會，樓頭一別，夫豈偶然？弟以驚弦之鳥，迹類處堂之燕，仁兄必能鑒其情事矣！然而深熱日甚一日，真有不能須臾待者。昔以未明求旦之鳥為不知時，舘弟觀之，直未諒其所處耳，今

則方旦之會耶！金華一捷，□報相符，非屬浪傳。今蕭山圍困者，作何究竟？守江全恃蕭□耶？抑瀝南之師齊集耶？如有確聞，乞不吝詳示。仁兄目前內顧或輕，得移玉趾於敝鄉，盡所欲商，所謂求之不得者。筆墨往來，實屬非便。此札一見即毀之，前此一段，大屬危機。仁兄深識微防，必并能為弟消斷，不待多囑也。

十四 予以飲噉失調，河魚暴下。翔姐疴頗劇。

十五 中元祀典，從來合祭祧主，今則事事不能周備，姑從其已，斷從四代，予與侄亦不復分祭矣。亡室張、冢婦杜、文中，皆祔焉。兄嫂兩姪合祭靈前，如小祥。晚，城中有信催糧，復聞撫牌至。

十六 早辦少糧，付管玄手。予瀉翔疴俱就減。大鴻夫婦至，攜來長甥女暨達本嗣男，嗣男與甥女約婚久矣。女華夜夜發熱，女定從大樹來，為言頃復吐衄，使人不怡。

十七 竟夕狂颱，晨復雜雨。吾鄉所云風潮，農人為之膽破者也。幸未大橫，戲云：『颶風殺稼未至如貝勒殺人耳。』新朝統兵官之最尊者曰貝勒，或云皆宗室為之。其次曰固山。是日，亡嫂三七，兩慧師先期為禮水懺，三日乃畢。仍過靈前與祭，乃返菴中。飯後，大鴻發其來使先行。昨接端老手劄，規畫時事，復灑灑千言。予河魚乍平，都未及答，止寫兩三行，促其東下，為有挈室相就之約故也。端老述江東事則云：『磐石、玉笥，各據一

方。』舊總戎方國安，號磐石。舊撫軍張國維，號玉笥，有王之臣者，已被賊擒。似是與賊相持，又與前聞不類矣，爲之悶悶。聖安福京稱弘光爲聖安皇帝。幷宗室七人，於五月中遇害。又聞降□大臣三十餘人，於六月初遇害，鐸、謙益爲之首。俟覈實詳紀之。

十八　予脾泄雖止，而困憊多伏枕，大鴻惟與翼王清對終日耳。女定過大樹，薄暮始還。女華似是有身，則猶冀其未便成瘵也。姪女翔是日痁止。弦齋陷□，其僕王乾、李應萬里赴難。又治書蒼頭錢爾彥，患難中未嘗須臾離，何武陵之多義僕耶！

十九　大鴻夫歸步入恭莊，予亦同往。水涸，舟無用處矣。昨者風潮雖未大厲，而久旱蒸熱，如黃梅時，安得大雨傾盆耶？予便道過女華，察其病狀。渠自以不關性命，吾亦姑用相慰。

廿　潘成郡回，得子彥、廢文答札。據成所聞，□失利似非訛言也。未刻，予同大鴻夫婦過涇南看看，便定遷居之計。

廿一　連日爲比舍讓田，兒姪稍費筆墨。馴入城，作子位、存古諸札，竟日多擾擾。晚來久暝得雨，爲之一快。

與姪

昨廢君札中言斗君之危，而不言所以危，切念之。連日為田事又費筆札，總是各明退讓。我

以上智待姪，而亦不欲以中人待子，未免依回其間，不知古人於此何如也。江上催符又至，特遣馴面稟順應之宜。

又

目前只納糧、推田兩項，所費不貲。些須積租，無輕動理。在我所處，又不得不動，特分半去。此吾與姪分財之始，亦即吾姪承家之始矣。言之嗚咽！妹疮果全止耶？

廿二 昨暮，姪卻來半租，大意爲東頭薪米之費。早復作字賫去。晚，汸小酌大鴻，幷拉翼王留宿。

廿三 予所鈔存雜著，訛落頗費簡點，翼王、大鴻、左原皆佐之。兼三以索透租特至，一飯而去。晚刻，翼王返惠莊。

廿四 嫂四七期，母必欲躬往。自廿一微雨後，小舟幸得達。飯後亟返，雷雨大作，遲一刻則支離不可道矣。雨及暮未止，眞甘澍哉！昇略、存古過菴頭，作字邀之不至，阻雨宿池頭。是夕，母頭風大發，自云日間觸熱所致。年光到此，萬不任此駈馳也。女定亦發寒熱。女華是姙非瘵，差足幸。

廿五　連接文侯、得和信，又知平南已歸槖。正待遣力，而平南至矣，一飯告別。亟報姪以大都，姪授來寄馮之物，與母燈下簡點久之，遣僉榮黎明馳去。昨弦齋家報云：『有人江北來者，親見何督師舊撫何雲從，諱騰蛟。破泗州，瑞昌王破太平府，又聞宛陵、淮南間義兵日新月盛。方爲色飛，及聞平南云金華已被屠，浙東不復可爲矣，又不覺慘沮欲絕。是夕薄寒中人，感夢輒多憭慄，想因皆有之。

與姪

我不往而平南來，亦變局也。一飯後，冒雨速行矣。大約馮處身分太高，其初使人難可捉摸。顧處則云追新租，提家屬牌，寫就立發矣。雖欲不應得乎？五百之約，猶存乎見少。然馮處畢竟是變產總持，豈容抹撥。平南自與要約良久，始貶至百五。至於茂昭之挑撻、宵小之中傷，種種非夷所思，均需面盡。此刻所最急者，馮處許三日內先交成數，不則月朔入署，又防興波耳。又顧處中間人伍拾金，平南之捐行纏貳數應去，其叁數亦不容少待矣。

廿六　朝饍後，予步入惠莊，詳述平南所云。汸疸愈，纔能出門，亦同之。飯畢，予攜幼安嗣子過恭莊，揭來亦至。一點相餉，燈下乃別。是日，有王哨長者索見，予令汸出見之。自云：『去歲鄉兵指爲須黨，被縛，賴先通政察其冤而釋之。自此飄流海上，達於舟山，遇陳澹生。名素，向爲州守。初受隆武兵垣之

命，潛至此中，爲聯絡計，彼久入其幕中矣。』○述舟山事則云：『泊岸舟師不過二千，必待上流克復，然後舉事，且天象未利故也。』○述湖中事則云：『自日生被擒後，惟周鎮名天。一營，舟可二千，尙未散。書來迎陳公，陳公要以秋毫無犯，今將有入營之意。』○述浙東事則云：『彼至錢塘，我兵適當糧竭，斗米七八錢，以致寧、紹望風迎降。四十五營一時盡潰，被淫掠不止。鄉兵復四集，諸營兵亦稍合，各自爲守。紹興火攻，曹娥水攻，殺人萬計，其餘潰入諸山。方在闇困，金華賴方兵困守，閩兵亦來。傳聞破陷，未必然也。玉笥兵仍入紹、寧，又有唐西大豪，聚衆萬人，佯降於陣，過江即爲我守。』○述上流事則云：『王師直抵九江，殺一貝勒，江楚全復，其耗已眞。』○又云：『王之仁自去秋先已降伏，後各郡反正，殺僞官。彼握重兵不能去，故以侯爵縻之。近虜渡江，又先倡剃頭之令。今民兵四起，進退無據。往投彼處，彼處擊之，遂從吳淞降陣。初聞爲渠所擒，道經吾邑，尙未剃髮，對人口口忠義，則又何也。』○又云：『海上民間有上侯下侯之謠，謂侯銀臺、侯總戎，懷玉。皆父子殉節最烈也；王章侯、喬定侯皆率先降虜，一爲民所驅，一爲神所殛也。』

廿七　下午管科至，說署令錢糧一日一比，本家尙懸貳佰，責償須臾，幾於手足無措矣。

既追全租矣，又不扣糧額，世間有此功令否？

廿八　早，共子姪曲措少糧，爲支吾一二日之計。科未發，而江橋人來說上海竄田，將簽重役。惠

莊復寄聲，朝炊不及午。嗟乎，此壯士所以無色也！適有自槎歸者，云街巷喧傳南都好音，便呼酒與大鴻一醉。

廿九　早，復與科、俊絮商諸要節，亦冀吉音非僞，催科可望漸寬。及晚，文侯有童子先歸，知撫處行牌尚無實據，而南都亦不聞警報，但見應試舉子絡繹而前。浮言無定準，一至於此。吾正欲筆其無定者，以見處亂之情境可悲也！

八月初一　大鴻回崑，予作一行，促端老速至。褚元攜人參一緘來，乃青溪新令稱奉旨求鬻於紳氓。吾家分得半觔，應輸直十五金有零。此亦一新聞也。吾力催元做散甲事而去。此兩日與僮僕諄諄，率以此爲第一義耳。

初二　亡嫂五七，予仍延白鶴僧十二衆禮水懺。城信來，亦言鬻參事，吾家父子幾派四觔。今圖領一免三，又有數金雜費，而叁拾貳金正價，不待言矣。在惠莊邀陸廿六官商寬糧事，爲有胥史徑路可走，蓋萬不得已之極思也。女華熱疾又大劇，飯後看之，即返恭莊。管科人來，說催收刻不容遲，即分撥急足各鄉去，母燈下始還。

初三　本鄉管租人來說散甲事，約明早入城。予仍令俞榮即日入城，先報科知。又呼國傑入南

翔，諭國俊經紀此事。是日又聞吉語，謂諸應試者果已踉蹌而返。及晚，知城中仍爾宴然。且誅求之令不一而足，如察附郭地，察軍蕩田，有專官坐邑。念六官所圖，科策其不妥，沮止之，惟力催糧銀而已，悶絕！悶絕！

初四 午前，張濂又至，飯於甲乙軒，予未能出晤。午後，過陳園看早桂。晦堂木樨公案，殊慚參證，聊借花散懷耳。晚，又借酒澆愁，同翼王一話。予遂留宿惠莊，汸返恭莊。

初五 文侯、得和歸，知籍事即日具題，吾家遂無免理。匝月心情，付之流水，而浪費不貲矣。嘗戲語：『非營脫，乃營沒。』今果然。至鼠輩執詞，直云免查九千之數，免追三年分租及它日免駁估價。此等神力，已直伍百金，豈論沒與不沒哉？予惟與姪瞠目相視而已。而韓俊至，說附郭方在丈量，將追罰從前侵占，此又剝膚之在旦晚者。理極勢窮，翻付一笑。飯後，文侯叔別去，得和亦歸大樹，迎醫適來。平南策洮李舒章，予亟呼舟，再爲背城計，而日色已曛，姑遲之明晨矣。是日，汸爲昨宵觸露，又發熱。

初六 早，入槎晤平南、存古，商所以洮李舒章者，詞旨不能殫悉。平南繳馮處還六數，即返之，充此後雜費。午後，發侯馴入城，作科、俊各一字，及糧銀貳拾。又付數十金於馴手，專營附郭一節。比歸塔，月沒矣，吾母已就寢，但隔窗相喚一聲。

初七　玉汝見訪，與傅子惠同來，昨暮已宿惠莊矣。早訂以東來，而渠復西過。久談時事，啜粥後始同東過。與姪商背城借一，悉索敝賦以從事。召淨雲與言，身請一往，予復口授肯綮語甚悉。惟吾姪所具書稿未及謄繕，留待來朝再遣一力。閱國俊抆淚手稟，如新舊糧、散甲、附郭諸要節，數日內必得數百金，而籍沒之費不與焉。予姑付不啾不採，與玉汝輩飲酒自若。且呼得和同之，予又甚服得和之不慌不忙也。蓋籍事果成，得和亦有千金之費。其爲破膽，豈減於我耶？高可嗣遺孤永泰，具槖馳相。吾兄先給房，至是吾姪復給田卅畝，批照付之。是日，沍寒熱大劇。

初八　早，東過，與玉汝作別。正促寫李書，遣急足，而淨雲急足先至，云竟同平南身往雲間矣。即將李書付來手去。午餘，存古至，亦出所上李弘文書，內翰已擢弘文學士，初未之知。後聞仍未擢。情文斐蔚，或堪動聽耳。予留存古草酌，送至菴中宿。蓋再生、妙指已幷入此中矣。泓先具疏文，明日有念佛約。

慧淨號再生，印光號妙指，道樹號契中，皆經改定。

致夏平南

此舉乃背城之背城也。得仁人扶挽，便可邀萬全之萬全，不肖無容代藐孤更贅一詞矣。李書一通，專力賚上。行旌自有大疾速，亮勿訝我小淹遲耳。

與淨雲

昨泊槎，想已晚晚矣。百千祈禱，媿我乏廣長舌。師此行萬不可已。存古果得同發否？抑又非吾所能啓頰也。正發力，得公羊一札，附覽，并望商之平南，作何相應。收效以後，這邊必有確據，方可塞那邊之口。不然，將來又防攘功，此任事所以難也。兩舅行後，佇望遄歸。

公羊云云，為沈茂之方入郡，復慨任去。

又

忽得手報，知師亦同行，非意所及。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吾輩可以安身，可以安心矣！餘不能盡囑。

初九　泓於伯母六七姑輟經懺，專念彌陀。蓋取雲棲大師，依永明大師，一晝夜念彌陀十萬聲。飲食抽解，皆無間斷，少間則不及矣。睡眠語言皆悉斷絕，少縱則不及矣。忙迫急促，如趕路人，細念則不及矣。今普請眷屬隨喜發心，自千聲以至萬聲、數萬聲，無不可也。予飯後仍返恭莊侍母，蓋水涸舟阻，東西遂已隔絕耳。存古冒風發熱，予力阻其還槎，是晚仍留菴。張成來說斥產事，稍焉涸轍之助。是日汸店止。

答虞廢文

前發急力後，佇望真人東行，不意尚爾有待也。自遭先嫂之變，賢愛別有零丁景象，獨仗老親翁事事主持，事事維護。即如薄存遺甽，向來止為籍事未定，難於剖析。今風波尚爾如海，豈能坐待其定耶？賢愛實未能遄旋，惟望親翁之遄發耳。別諭不禁大噱。前段賴得親翁目擊過來，不然必疑中間果有影射矣。後段乃親口向管數小僕，逼索寶劍金珠等物，雖窮於無可復應，而區區薄獻亦經面收。此間何處更着一黎丘耶？若欲展轉詰問，便墮彼十里霧中，不可不知。況詰問恐彌觸兇鋒，但願親翁從此悉付磨兜，堅以不詰詰之，是即親翁終始卵翼，無邊功德也。藐孤尚在七中，未能具答，種種竟原。楊賊於姚處苦辨，有從旁影射者，未曾沾侯一文。恐不可不察。云云。

初十　午後，女定先遷入涇南，以候大鴻父子之至。予往送，靜姝同之，持螯薄飲而返。試問此數楹居止，誰可預謀？人生流坎，豈不盡在於斯乎！存古病，差入槎，予相聞，不復相見。晚檢斥田價，又供姪料理成數，屬侯馴明日入城，與絮語諸要節。

十一　黎明起，呼馴續諭所未盡。竟日稍得清暇，爲兩月來僅有。

十二　子石攜子若壻過奠。匆匆一談，不及留一飯。餘亦無事。

十三 早雨即晴。石萊半載不相聞，專伻遣弔，答札中告以近狀極詳。又作文侯、公羊、與公三札，俱不存稿。與公爲選厝日，公羊爲茂之云云，文侯爲姪復少將薪水費。

十四 淨師從雲間歸，道李弘文發書流涕，許必援手。方養痾謝事，不能身至吳門，已遣其令弟令明及蔡服萬約望日到槎相會。先署印而後撫院，期於得當乃已，即儀物亦概卻之，止收玉拂子一件耳。淨雲別去，端木已至涇南。予亟過之，悲歡交幷，此眞幻生中尤幻之境。就幻境中有此團聚，莫謂此緣易得也。所談皆賊中事，不能悉紀，予離亂來未嘗有此霑醉也。是日，淨師述所聞，則云閩事全壞，白腰盡降。端老述所聞，則云豫王被擒，江楚大振。只此又復悲歡交幷，但未能概付幻境銷除耳。

十五 呼輿入槎，過午而發。今日吾兄誕辰，明日吾嫂終七，兩祭皆不得與矣。存古爲弔恭人，亦自塔返，出瑗公手訂《通鑒》三帙見示。

十六 平南不至。存古出近著詩文，盡日相賞。國俊城回，詳說誅求諸事。

十七 褚元爲斥產事從湖西來，敕國俊共了理之，受田者即吾家租戶。云周鎭已於十四日被擒於泖區，即降將陳打生爲之導也。得和又爲吾家雜費一節入城，一飯而去。存古仍過小樓談對。薄暮，平南同李次君、蔡服萬至矣。小酌後，同宿小樓，予遷入樓下一室。室中停櫬，此時正不可不嘗此境

也。李冀，字令明。是夕平南云：「青浦復有察田一檄。」

十八　塔信至，知母患霍亂，爲之不寧。先是靜姝感熱頗劇，汤約迎醫城頭而未果，至是撥力往迎唐朝翔。名茂翔，即得和表兄，近治吾女頗效。蔡服萬必欲詣塔看兒曹，王子彥又同陳全三專弔，予皆不能進陪，惟與李令明商土撫呈札耳。晚，款酌令明，服萬已同存古步回。得和城來，說四姓取租，又被惡吏弄出辣手，將有求於介弟，亟別去。

十九　予爲介弟說四姓事，介弟亦打算謁署篆方。及得和至，知媚竈得力，已停征矣。惟祈撫札順帶，而事理未便也。吾家酬儀，舒章卻返。予仍邀平南、服萬一說，介弟遂不復牢辭。是午，介弟回松，平南挾撫書入蘇。子彥、全三日昳始從塔返，爲設草酌，盡所欲言乃別。予乘月上，同朝翔放舟抵塔，夜參半矣。

廿　午前，唐君爲吾母及吾妾診脈用藥，但與惠莊相聞而不及相過也。午餘，約端老喬梓一談，得和亦自城恰至。朝翔留宿甲乙軒。

廿一　早過惠莊，檢青溪田價貳數，提授吾姪。若以補諸瘡孔，豈止隨手告盡耶！吾母壽木，業與唐升聞有成議。予過大樹，先提半百授得和。午，留惠莊飯。晚，返恭莊，與朝翔小酌，仍拉得和同之。

郁橘泉以契中師患癰，迎至惠莊。橘泉爲外岡鄉兵首事，事敗後曾發狂疾，今始愈。然其面貌亦改，予幾不復識認矣。

答弦齋

一日再枉駕，禮合謝勞，亦概以疎狂廢却，笑笑！俟醫、和言別，明後日俱可隨意過從，萬萬勿費招呼。晨答大鴻云：『菜根一把，便堪永夕陶陶，亦萬萬勿拘貳簋也。』老母辱解衣鄭重，勉爾登拜，徐圖報稱。從來處大事者，敬忌未有不成，誇詡未有不敗。弟於近事望極憂深，不覺私相告語。若夫退兵鑼之不可打，此所論於當局而非所論於閒觀也。究竟兩人所見相濟不相妨耳，筆何能盡。

廿二　聞端老將枉弔惠莊，予亟過涇南，以姪病辭而不可復沮矣，予乃先過惠莊待之。端老必欲設襄烈遺像，是時聞越中恩命，銀臺贈兵部尚書，謚襄烈。拜奠盡哀而去。予仍飯於惠莊，飯後復過大樹，提吾姪所檢木價半佰，轉授得和，約明日遣使。晚約橘泉、翼王、明汲同朝翔小飲。是日，淨雲從王菴歸，漸有梅竹之圖。

廿三　專爲壽木，予與得和各遣一力入城。木價，吾姪乃欲獨任，苦語辭之。克勤同姪世儀及王德持兄弟以弔至，一面而別。晚酌，予侍母，沂獨陪醫。

廿四　唐朝翔別去。予亟欲赴端木約，而公羊叔、蔡服萬先後至，乃辭端木而合酌於惠寧。服萬此來，傳土撫入金陵。平南空返，將爲遣使賫書計。公羊此來，挈翟觀、曹姓至，專爲斥產也。酒罷，予不能復西，遂留宿。

廿五　爲底事行止兩難，命泓探蓍啓繇，得『剝』變之『兌』，自是佳兆。惟『兌』主爻『來兌，兇』，極疑之。既而與汸解之云，參得『蹇』之『往蹇來譽』，解之來復注夙，方斷得此爻。來而兇者，蓋云往而吉也。筆以待驗。午前返恭莊，呼馴與翟、曹了理斥田。服萬、公羊同飯於汸齋，同別去。予即攜汸往涇南，泓過恭莊候祖母。本儗同赴涇南，而憊甚竟不能如約也。晚酌時，端老出《感憤詩》一百五十韻，臚列賊臣姓名，可當太史簡，司敗獄，是何志之悲而氣之壯也！其《盲賊來》、《黃來兒去》諸篇，則固見之久矣。是晚，再檢金陵路費叁拾金，呼鮑超寄平南去。是早，吾母壽木從城載至。察之，自是良材，果覺一喜一懼。

廿六　張子翼爲徐香誣訟而來，一話告別。是日，鄉僕四五皆爲斥產講議，擾擾不寧。

廿七　恭人六十日，予挈汸往東致祭。孤子及契中皆以疾不得與，與祭者，小姪女翔耳。吾姪有疾而未遵禮訓，幾不勝喪。至是，予爲勉進醪酒乾肉，身儗就宿掌亭矣。日夕，恭莊童子忽報吾母霍亂復作，頃刻大劇。予倉黃呼燈疾馳，是時李霞卿同舜良遺孤赴奠，汸正陪飯，亦舍客而返。及見吾母，

知脇痛傷脾，偶吐清水一二口，乃是恆態。以告者過也，翻以虛驚爲過望。

廿八　汸邀端老喬梓爲竟日之聚。先過大樹看女華，即身往拉至。翼王偕泓亦至。端老冒萬死以歸，眞所云『生還偶然遂』。至今與吾輩歷叙艱難，相對猶如夢寐也。兩人痛飲高歌，復呈卅年前本色。夜來，雨忽滂沱，遂留宿。

廿九　端老欲別未別，仍爲竟日留。翼王、研德聽令先別。昨日端木盡出近著，今日予檢所抄雜撰相商，而鄉奴多爲斥產聒耳。即與姪相聞，亦四五番，不能與端老清對也。草酌別去，宿酲未蘇，飲興亦小減。此兩日得和述城頭所聞：土撫籍沒疏於十九日發，五家俱不免。予惟漠然聽之。

卅　予昨夕似寒非寒，朝起似熱非熱，正苦惡心僵卧，適子長叔、漢瞻兄弟以弔至。汸陪過東，則知泓以瘧劇吐紅。方支離甚，萬萬不堪周旋。子長輩弔後，飯於書館，汸仍陪過西。會舟子促行，須臾告別，爲致槎南一宿之費。

九月初一　昨通宵得汗，病蘇八九，晨起竟讀端木《孤臣血筆》一卷。大氐援據古今，策中興之可必。其不死於賊，不死於□，果覺養身有待。如《衛中丞誌銘》、諱景瑗，號帶黃，大同巡撫，殉難。《劉烈士傳》及《祭文》

同州茂才，手刃一妾一女，自經。皆干城名教大手筆。予私幸平生水乳，驗之歲寒松柏，眞稱無負。而吾友靡靡愈索，每歎吾道非耶！今日留此一俊人，顚沛中亦可無憾矣。獨坐不禁旋舞，乃馳訊東頭。致姪字則云：『王母勉爾梳裹。將踐分授之約，卻聞再生復感熱疾，當以其病之進退爲行止』。致兒字則云：『朝來嗽勢維何？吐衄一現不再發否？』且云：『陷賊既不受怕，遇病亦不擔憂，安危禍福盡付適然，今日賴得進此一層學問耳。』及得兒報云：『察是胃脘爲結痰受傷，實不在吐紅之例也。』得姪報云：『再生不食不汗，明後恐無過惠莊之理。』是時，吾母而下以迨侍妾穉女，無一不病。若使燕處逍遙，安能破除煩惱。一至於此，『蹇』之時用大矣哉！

初二　粥後，方欲遣朱三傳諭各鄉初六起租，兼與鄉人說俗話不可了，而虞廢文忽至。予病纔蘇，不能自顧，勉步惠莊。廢文飯於菴中。柴集勳亦適至，因邀端木喬梓同話。予苦腹痛甚，初疑霍亂，仍變爲寒熱，不復能盡主道矣。而瀞於是日始出書齋，與讌集。泓亦力疾追陪。罷酌後，沂陪廢文宿掌亭，集勳則爲大鴻挈去。予宿堂屋東，竟夕挾熱以睡。

初三　晨，得汗解熱。借廢文小艇以達西莊，俄廢文、集勳、端木喬梓、翼王俱會。張子翼以徐香事不期而至，予寒熱纔平，便出談讌。亦向來安樂窩中，未有此輕生事也。是夕，廢文、子翼同宿西亭。

徐香詐子翼貳金弗遂，至於興訟，竟將侯宦二千金房首入籍數，異哉！異哉！

初四　子翼早求別，爲授少費，幷呼念六官作伴。少間爲廢文說家事，婉而透，從此或已拔去讒囮矣。是日，端木留廢文不得，於塔前作別。晚際，季登以子平來，爲錢宏所復田事。

初五　板輿奉母而東，是爲析產緣起。至則懸襄烈像一哭。爲祖宗梳風沐雨所貽，一旦身丁覆敗，以有分析之舉。而襄烈與余，眞所謂兒無恆父，至今不忍言分，又不忍不言分，此所爲摧肝欲絕也。痛哭之餘，則又囅然一笑。今之高門鼎貴、甘心從事者，惟知妻子田廬之是守，且儼然自稱保家之主矣。嗟乎，安知彼祖宗不含忸於地下哉！此予所爲拭淚而繼之以笑也。是日，上午時望，下午宏所，理外相干，兩錢合作一鬼。姑赴涇南一豁，蓋爲太倉陳君以寫生至，而寒熱竟不免。酒方行，先告別。幸兩兒、翼王俱在坐，主翁不至掃興耳。熱前，體發甚癢；昨伐，腹甚痛：皆恆瘧所未有也。

初六　早，汗解，檢斥產價付姪。新租起限，姑任諸僕之散緩矣。午餘，彭子上至，知有海上一行。予令汸陪至涇南，便留酌，仍宿甲乙軒。

初七　早，端木來看子上，遇雨留弈。適崑陽家信至，知澥南使者約端木茸城一晤，匆匆告別。午晴，子上往東看子姪，仍返恭莊。而唐朝翔又同得和至，蓋爲再生熱候也。時已昏黑，且留宿恭莊。王公對同金渭師以奠至，竟宿惠莊，僅一相聞耳。是晚，予復發微熱。前此寒熱已三發，皆隔兩日爲期，

頗疑之，至是翻幸其變動耳。五鼓得汗而涼。

初八　早，體涼復。公對、渭師入覲吾母，坐談良久。予始得出陪，仍出外，與子上一談。公對、渭師小飲別去。時弦齋方繕寫書疏，專爲澥南之舉，且儗慫臾存古一往，汸亦擬同大鴻入槎。而存古恰同平南至，予因設小具於涇南，使諸君得面相諮畫。時子上亦遽作松行計。是晚，予復大發寒熱。風雨終宵，予沈頓亦終宵。寒信驟至，家人亦皆裝綿矣。

初九　候汗透起身，亭午矣。食粥，仍昏昏就枕，不復知其爲泛菊佳辰也。風雨仍竟日不歇，大鴻、子上冒雨入茸，予未得面別。

初十　午前，了理俗緣，將遣馴入城清急逋，姑先遣入槎，稍市米炭等。午後，唐醫自惠莊來，與一商，而藥則未敢輕試也。

十一　昨夕體不熱而晨發汗，汗頗透足乃起身。褚元又以斥產至，科、俊皆久不入塔矣。頃始至，只得倩汸傳語，謹閉一室謝之，以此日爲此病成否之關也。入夕，豈惟不免，又加甚焉。瘧者，虐也，三日瘧乃不意身嘗之。禍患生平未經，則疾疢亦應生平所未經也。予致病有四大端：有不盡哭之哀，有不敢聲之怒，有微而漸著之勞，有宿而愈壯之火。因爲立一方：哀則收之，怒則柔之，勞則任之，火則

劉之。題曰『四勿湯』。

十二 亭午纔起，熱勢尙爾彌漫，如頭疼惡心，耳鳴口渴，皆前此所未有。是日，邀張齊方、陳備和，予不能出面。姪亦從東來，即留宿。

十三 姪早別，備和以寫眞留甲乙軒，而齊方昨夕醉態，傳聞頗異。大氐喫撲田間，身重不能舉，扶曳者數輩，皆有泥中之歎，此亦足當一發也。

十四 科、俊來談諸事。傍晚，又發馴囊金入城，稍理急逋，頗費料簡。料簡纔畢，而寒熱至矣。是夕如驟置身疾雷暴雨中，掩元塞聰，迷悶竟夕，覺而稍涼矣，涼後諸苦翻畢集。

十五 欲涼未涼，未刻纔起，惡心作吐。是夕多陰德事，以耳鳴不止故也。

十六 進卿自海上至，玄卿、子瀞、行節、九初、葉來與翼王同補弔，留酌甲乙軒。草草已甚，枕上作一詩寄謝。

十七 先擇亡嫂十九移厝江上，明晨發舟。吾母於今晨東過，進卿別去。作喬三餘札，索其一方。

姪來別，樂安病不能行。即兩兒長婦俱於今晚作別，爲明日連舟而進故也。予瘧以黃昏爲度，是晚幾發不發，疑有天幸。及夜半，復大發，然猶以遷動爲幸也。

十八　泓黎明來視疾，不叩門而去，不知是時予正脫凝冰而沸湯矣。奇熱竟日，奇渴亦竟日，又前此未有也。至夜分始得汗。是日迎唐朝翔至。

十九　已涼矣，惡心發嘔，胃中更有一段穢敗之氣，刻刻觸逆，苦不可言。勉作一字，致花露酒一大尊於端老，亦云報也。大鴻入崑，得和入嘉，一面而去。夜來長婦同翔姐抵恭莊，予已堅卧，不復相聞矣。

廿（原稿爲『十九』）　惡心欲止未止，敗氣亦極不堪，是日竟進補陰之劑矣。朝翔診脈，謂熱勢更甚，切危之。下午昏昏就睡，不自知爲挾熱也。醒而微汗，始覺之。是夕發吐出惡水。汸、瀞從江上回，予亦不及聞矣。

廿一　方幸瘧期已移陽分，且從輕發落矣。忽而寒從足起，忽而熱滿周身，昏沉竟日，尚無滴汗。燈下勉起，忽發大吐，更餘又發大吐，竟夕雨汗三四番，皆前此未有。

廿二 諸苦退聽，起多眠少，閱《竹窗三筆》竟。朝翔與汸偕東，遇雨阻歸。是夕，復再三發汗，但苦無寐耳。

廿三 汸同朝翔不及盥漱而至。雷雨適大作，亦季秋所希有也。午後，得酣寢。夜來汗復霑浹，亦不妨睡。

廿四 自覺客邪盡去矣。朝翔診脈，作危語。須臾而寒熱至，昏沉竟日，至晚無汗。更餘始發汗，幸竟夕仍得安睡。文侯叔至，不能面。

廿五 是日頗覺饑虛，及粥糜入口，仍不能大進也。泓、瀞仍與文侯同來，仍不得面。簡料三房過冬小費。淨雲久有字，至此始作一答。端老將之山中，汸約一談，排闥晤予，襟期一豁。

答淨雲

每當熱發，昏沈徹晝夜，幾入鬼録。稍平，則復為人矣。穀漏子去來都不足道，惟清淨法身，當刻刻證取慈雲妙蔭，步步護持，是真吾師矣，豈必實之居而名之辭哉！黃粱瓜豆相餉過侈，此後切勿復爾。致去叁拾金，此以助三冬伊蒲供。如前智含所致，則以資兩師它用，勿混入也。此處

不得不還它分別，又須知此正是無分別處。兩師啾唧不已，念甚！念甚！為我問訊。

廿六　予念汗吐已透，而邪氣未退，由數日來大便艱少故也。不得不用潤腸丸導之，其補陰湯劑則恆服也，夜來始得下。是夕，泓邀端老話話。雨中又來一見，盡所欲言而去。

廿七　晨，復下一次，將謂惡積更無不盡矣。午前，欲來旋卻，甚喜之。朝翔診脈，亦謂遂可望止。及午粥後，寒熱昏迷如昨，徹夜尚在昏迷中也。朝來汗極微而熱仍解。

廿八　痰氣火氣俱未清，胃中則頻覺饑虛耳。得和入城來面，予爲青浦鬻田事，告以轉達聖評兄弟語，頗委悉。泓、瀞來視，瀞明日入江上矣。而泓忽聞孫太君之變，促還。且聞夫婦打點明日入江東矣。是晚，予復檢田價授姪，頗費心手。

廿九　王禹詢至，不面不飯而去。泓夫婦告行，荊隱、妙指、定、華同來相看。未刻，子位至，一談留宿。得和自城來，又促前未了貳佰，爲之懊惱。汸仍發急足與瀞相商。是夕，復發小寒熱。

十月初一　早，子位再面而別，大抵爲蕩田事。予心冀小寒熱之發，力分而勢殺。及下午，大寒熱復發。至夜半，不汗而涼，總幻局也。是日，汸代完祀事。

初二 以不得汗，嘔噦之勢復發。又爲朱三入城，作科、俊諸諭，甚苦之。夜卧後，始得少汗，又苦無寐。

初三 淨雲久蓄拾金貳幣，候婁東新婦，至此始議晚香一行。予作受先一札。午餘仍作微寒，夜來挾熱而卧。以熱輕，雖謂之安枕可也。

寄山衣道人

當此之時，一二懿親契友，惟以廢絶往來為真往來，此乙酉七月四日以後自盟然也。比來尚有以太平物色施及寒廬者，弟幾欲揮刀相向，寧可做一場人命耳。至今年六月，復遭先嫂恭人之變，弟保孤之責愈重矣，而誅求之累亦愈慘。至八月以後，弟積病乃大發，兩日一瘧，冰崖炎井，變換不知凡幾。至此縱未能忘情往來，亦窮於時勢之不可奈何矣。獨向來傳聞道駕，或云尚滯浙西，或云已遷唐野。及集勳告我以王園，所謂地之相去如此其近也。中心養養，遂不自禁。而兒婦雖已寄迹空門，兒女之懷，亦何能盡遣。且已久鬱未伸，專遣一介，從西嫂處通候，實不過欲討『平安』兩字耳。觀所挾持，亦與廢絶往來者無異矣。正恐貴州人情，渾是太平物色，未必盡原於西嫂，則亦望親翁之一白之也。貴州頗為遠近所側目，縱使王師未到，未必無意外之虞。親翁何不勸西嫂蹔作遠引計耶？邇日上流消息推問，適所聞江楚吉音，殊為茫渺，而閩事漸不可支，真使人眼枯見血！然當此時

而竟作絶板話，即其設心可知。向所語集勳者，不過如此，不知瑞五又以為何如？力疾草奏，此匝月來僅事，放筆即頹然就枕矣。親翁處見聞，幸詳示及，窮鄉必無它洩也。

初四　予知大寒熱必不免，午粥後即卸衣裹被，鍵戶息神以待之。當其來時，寒似稍減，無如壯熱終宵，不復可支矣。而比來汗又屬罕事，益苦之。

初五　痰涎作耗，嘔噦又發。勉與管科、徐宗說目下糧務，將以屬宗也。泓夫婦江東回，定、華、荆隱來候，皆以不耐煩應之。夜來復不能成寐，憊不可言。

初六　是日又打點小寒熱之至。管租人來，僅能傳語。惟與國俊一見。午未之交，神思又覺少舒。晚而呵欠不止，即寒發也。枕上，仍挾熱以睡，夜半微汗乃涼。五更作糜啜之，得大汗。

初七　早得下，仍苦艱少。食雉羹頗美，而雜務仍不勝煩。晚刻寒熱乃發，此番差幸得汗稍易耳。敗氣不止，此似有根而不能自察也。

初八　痰氣隱隱作耗，飲啜不能如常。以體雖涼，而汗力未透故也。又苦徹夕不寐。

初九　朝來復得大汗，而去後仍艱。是日午後移至北室，乃小來之期也。姪自江上返，方在困頓中，草草一話。是夕，挾微熱得酣睡。

初十　早，與姪盡所欲語，大半爲雲官、亥官非意相干。飯後東去。大來之期，至夕乃發，恨熱勢未輕耳。幸涼較易而汗不肯足，近日又以此爲常矣。

十一　侯馴自城回，說諸宵人鼓煽之狀，惟以不動心應之。泓、澥俱至。澥久留，欲商虞山一路。晚乃過東，爲全授青溪續來田價，價欲百八，田約五十畝，則姪所有亦去其半矣。并租入付去。是夕，予復不成寐，復得汗。

十二　雲官事又來纏擾，堅拒之，仍婉商之。午餘，姪從東襆被而至。予小寒熱幸不發，夜卧頗酣，然亦仍帶微熱耳。

十三　早，得汗。爲虞山之說，發僉兒迎黃封翁。大鴻自郡至，聞閩中固守，爲可幸。外間紛紛報所爲新舉人者，而吾邑兩年皆無此物，此有神道存焉。泓暫過，澥則兩日以甲乙軒爲恆處。唐朝翔視得和病，過我診脈。晚來熱勢復劇，狼背終夕。予病中不聊，間有口占，以代呻唫。至此，《追哭伯兄》詩八章始就，大約從無寐得之。

十四　汗未甚透，晨起尚在眩瞀中。朝翔至，議用補，先進清火疏胃一劑。至晚，餘火未散。前此每當此夕，輒苦無寐，此夕幸寐覺相半，大汗又三四番。風雨徹旦，卻與病者相宜。

十五　去後通利，得未曾有。昨清火劑中用石膏六分，疑其力也。朝翔至，立用補中益氣湯，一依喬三餘寄方服之。加門冬、地黃。是日北風甚厲，予避窗隙風，直僵卧布帳中竟日。燈下，聞黃完初、郁遠士同至，德符適亦至，而義扶從海外歸，亦附舟特看，下榻甲乙軒。予竟俟來朝力疾與面矣。是日，晚香回，得惠嘗、受先、羽三諸札。受先札，直報維斗奇禍。然大鴻甫從吳門來，按以時日，定屬訛言。

十六　予與諸君各有欲言，宜分不宜合，只索次第請見，蓋竟日不停頰舌矣。然寒熱之橫，全不因此，可恨與參術略不相關。病自病而藥自藥，此眞不能爲計也。

十七　早，諸君別去，德符尚留。予苦敗氣仍劇，又嘔出苦水，直疑黃芪阻汗，熱邪無所舒洩耳，因與朝翔儗輟藥一日以觀之。嘔噦稍定，再召德符與談，又檢會金付之。又訪約諸僕稍爲經紀，營微息，欲予任一股，予提所積租金伍拾應去。虞山一行，完初正覺遲疑，適管科自城來，說衙門人述虞山與署印方相接時，致囑侯、黃甚力。然則，完初此行大不孟浪矣。是晚，德符爲泓邀去，訪亦宿東。兩日與諸君策所以防小人者，未免有用權用術處，戒之愼之。

十八　向者挾熱而睡，昨晚乃挾汗而睡。稍覺，則汗止矣，豈非心動之故乎？幸而頻得快熟。然夢魂易斷，而雨聲續續不斷。早起，風以散之，始得晴。昨夕，女雲久病發驚，又迎金養吾孫至。是夕，汸攜尊惠莊酌德符。因予體中虛煩，即兩醫皆合幷去。如日間科、俊、傑、珠等來談，皆不耐之甚。朝翔至，再立一方，大約加減四獸湯。當晚服一劑。夜半，金醫獨返恭莊，童子叩門索燭，爲之驚寢。幸五更仍得熟寐，又得汗。予爲寒熱糾纏，病之加減都不自覺。然近來實已除其二，無寐時得寐，小來日不來也。子石以交易事有札至，報倪公祖在松，渠已疾馳去矣。

十九　泓、瀞同存古至，爲偕入王菴也。存古請面，辭之。泓、瀞亦亟行。是日，予意屏盡諸務，而城頭未了因緣尚多擾擾，可奈何？寒發在傍晚，移而稍速。奈熱勢略無輕減，又不得大汗。

廿　傍午纔起，敗氣作惡，飲食不甘。經紀有籍，題數語其端。晚而客火稍退聽，因與母同夜饍。新篘甜酒，母以爲佳，予亦飲兩三杯。夜來寢覺相兼，要之去無寐遠矣。得汗更足。是晚，寒威乍冽。

廿一　斗室重綿，北窗寒氣尚爾相襲。聞契中、明發回崑，吾母欲冒風往東，方力阻之。既知行期仍未果，而泓、瀞於昨晚從王菴先返惠莊矣，亦阻其勿來而不可得。寒甚，酌以新篘酒而去。予卧後發小寒熱，小寒熱不發已三度矣。是日，疑中寒威，又偶有感觸之故，睡去微汗。然不獨汗未透，即寒熱

亦欲透未透，又一幻也。

廿二　早起，汗後尚帶微寒，翻冀從此接去，別有一番變更，乃殊不爾。夜來寒熱更厲，髀肉半消，臣精欲亡，吾且坦然聽之天公耳。

廿三　彭子上同徐汝馨昨晚至，今晨接見之，盡所欲言即別去。泓傍晚至，說王哨長正過東頭，述崔將軍芝，日本駙馬。果已領倭兵三萬入浙溫、台、寧、紹間，大見誅殺矣。□□□亦領倭兵三千，而與崔微不協，此尤非所願聞。是夕，汚亦爲泓拉去。枕上一入睡鄉，即大汗。汗而覺，覺而奇癢，下體尤甚，似瘡非瘡，極費爬搔，良久乃還吾睡鄉耳。睡鄉中，汗又兩三番，不得快熟。六賊之軀，又被賊劫，做成一副鐵板式，不得遽脫，亦可笑也。哨長言大場侯姓者，閩左無賴也。自□中賚招降書，因蔡遊擊以見□□。□□取頭甚急，則云是侯廣成公子。□云：『必無是事。』然竟遲疑不誅，仍發回書以去。

廿四　汚攜哨長來，予之一飯，晚而大鴻置酒召去。予竟日昏憒，就枕極早，欲寒不寒，而不熱之熱，有汗相驅，遍體奇癢，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

廿五　智含所寄，今日已就。哨長別去，貽佳葭少許於得和。予不得不用參術，而終覺有凝滯處，故藥在作輟間。徹夕寒熱如舊。

廿六　張子石松歸特訪，爲說倪公祖況狀。從東浙返西浙，遭迴已極，幸未受魯藩銓叙。而籍沒之令已下矣，大要是吏胥索詐，浙直一揆，清朝法度有如此。子石爲倪所托，正有吳行。（牧已遷吳。）吾姪適至，期以黃封翁旋棹，渠始撥棹，鷄黍相留而去。子石云：『惟三日瘧，口禁尤寬。』勸予喫鷄喫狗，予輒進鷄麵。薄暮，復進粉糕，以代粥糜，然皆不甘，因熱重汗輕，積火未銷故也。是夕，始得汗，以此爲常。

廿七　連日尤苦耳鳴，予嘗以此症爲自鳴鼓。然此鼓不以鳴吾君，而以鳴吾耳，其何裨於天下國家之數哉？正作此戲語，平南札至，云北來商人親見流賊擁吾幼主，所破城邑甚衆，今臨清方被圍云云。佳音如從天下，然流言日新刻異，又未敢據爲確語也。（平南云：『適符亥子恢京之讖。』此讖予前此亦未聞。）枕上復發寒熱，勢頗不微，小來其容數免耶。

廿八　爲發侯馴入城，楊玄入鄉，擾擾竟日。伯屏公祖一書一帕，尤費部署。是夕，寒熱來遲去疾，略有戰勝之機。

廿九　將爲吾姪議婚盛氏，先托荆隱通詞，是日召來與商。荆隱多作鄭重語，予謂知有蹇修，不知有靈氛也。遂訂即日親往。予乘男女齊集，遂爲三分之舉，而畝止及貳佰，悲痛之甚！慙惶之甚！（除籍數外，予與智各得七百五十，又細分之，能有幾何？）是日與荆隱相對，憊絕就枕。就枕後，通體得汗。及下牀，飲食仍不甘，至不能

進腥味。晚睡後，發汗如常，發癢更劇。

卅　早起得下，較前通快。但耳鳴未已，敗氣復來，病根中人深矣。城頭來信，知所破城邑，果已見諸近報。史可法屯兵湖口，報已有之。而近日南北路梗，邸抄斷絕，此確音也。正扑舞間，薄暮，攖心一觸，復出意表。遍體如刀攢針刺，亟以道力降之。寒熱往復者數回，得未曾有。

十一月初一　兩日傳聞比耗多見相合，便冀即眞。而湖中復有所爲青腰黨者，勢頗猖獗，又未知結局維何。荆隱復至，泓亦隨來，予爲荆隱說李第三書，吾家萬萬不便起爐作竈也。予一病整兩月，未得日減，惟去後一日一度，結轖頓解，此屬善機。頃敗氣忽自上而下，躍然以爲寒熱必大減矣，而竟不能如所期。是夕，寒甚劇，熱時與汗俱來，此則可幸。及熱纔去十之七八，而汗竟不肯發矣。

初二　早起，如在雲霧中，僅嗽粥糜，即小菜都作苦味矣。憊乏之極，生涯全付黑甜，仍得少汗，而了未疏快。須家女甥至，不能見。亟閉戶覓穩睡，睡竟不穩，駸復通宵不寐矣。兩臂及左股俱厥冷，黎明乃得溫。靜姝與予同病，亦幾匝月。寒熱呻吟，皆礙予睡。

初三　昨夕汗未嘗不浹，而餘熱未除。群僕爭來說事，亦不能卻。然皆邪火相挾，非精力足以肆應也。自午至辰，熱未嘗解。幸是夕多熟寐，又每得小汗，而敗氣時時不堪。

初四　晨起，較昨小差。須甥別去。竟日擾擾，彊半爲斥產未了事。晚檢所積幷少租，與姪中分之。是夕，熱勢仍洶湧，昏迷竟夕，但起止稍覺直捷耳。褚元至，特令入城，面交田價於聖評兄弟。

初五　向來臭穢之氣，故疑有根，至今晨始有鼻涕如厚膿者。泓來，令其查醫書，可是腦漏否？外科書：腦漏即鼻淵。如此，則與向來揣摩在臟腑間者又異矣。夜卧節節作疼，節節作癢。體作寒狀，業爲之備而不果，幸夜分已後仍得熟寐。人言瘧有鬼，予殊不信，及身試之，而知其然。先是，九月下旬夢中有物來據予身，覺而以爲魘耳，然終有異者，不幾日而病作。吾母素不喜媚鬼，至是不能自堅。予至出矢言相謝，詞氣微覺過峻，而遇鬼亦已嚴矣。久之，復夢一人強來就宿，叩之則不答。覺而思之，此鬼之求食不得，轉而求宿者也，技殆將窮乎？予夢不告一人，適靜姝與予同病，述夢如一，亦奇事也。至今夕，復變爲女人，淫躬撫摩，而汔不能動予。予病似將瘳也，索筆識之。

初六　兩兒竟日檢醫書眙予，俱可備參。所云敗氣，乃獨詳於《本草》。昌黎有『不讀醫書，不得爲大儒』之語，豈欺我哉！是日，汔爲合加減地黃丸立就。加何首烏、龜板膏。蓋補中湯既未相宜，相宜惟此藥耳。女定來覲，薄暮去之。燈下，偶與汔談心事。談竟，始索夕餐。時已挾熱，予殊未知。及宴息後，勢愈甚，周身得少汗，乃蘇。熱時，鼻端一嗅，穢氣不堪聞。《本草》云：『鼻崩臭穢，是下虛。』又云：『腦洩臭穢。』黃封翁歸，得虞山翁答札。

初七　智含同再生、妙指來，亦爲三分之舉。再生、妙指各授貳佰畝，得吾母一言而定。午前自覺齒頰過煩，午後發熱。是夕寒熱更厲，略無輕減。又加腦漏一症，爲熱極所蒸逼，鼻中清水滴滴欲流。清爲鼽，濁爲淵。如以火煉金，熱極而反化爲水。竟夕不得少汗。早用紫蘇柴胡湯，汗始一發，非自然也。

初八　新令一示，唐瑾，河南人，明孝廉，清進士。防忠裔之魚肉，且有宦族名士等語，極費苦心，牧之功於我大矣。沈龍、朱貴自城來，爲言畦鬼遽已革面，可笑可憐。三子履衫，薄暮各散。予初不意是夕又成無寐，奇癢亦竟夕，苦哉！

初九　黎明，用參湯服加減地黃丸。起而腹中作痛，欲下不得下，痰氣盤旋，嗽飯皆非自然也，始知人參終未相宜。予日日以身試藥，無益有損。正極徬徨，適顏羽風相過，云藥決不可亂投，而滋味亦不可雜進，勿云此症但以多食爲強也。言下恍然！病中刻刻致病，誓欲停藥節食，觀其自愈，只目前腦漏又萬難坐視耳。羽風云唐藩就擒，確是訛音，近報中亦有之。但城中人心盡死，不肯傳說耳。羽風午餘別去。便爾發熱，竟夕寒輕熱重。此日爲參湯所傷，又連日午飯用新白米，自有以致之，未可盡爲此魔咎也。五更得汗，以爲大幸。

初十　欲下者得下，皆汗力也。羽風昨宿近處，朝復特步相看，此意可感。所餉精葭五錢，再卻再

留。前三分之數，予爲姪筆畫頗明，至是始爲兒曹下筆。泓來，午餘別去。是日，將攝頗謹，而是夕熱勢倍厲，如火益熱，不復可支。晨以藿香湯力導之，始得少汗。

十一　昨暮，新令名帖一通，與優恤告示同至，且必邀孤子一見。今晨，枕上呼汸，口授義扶、眉聲一札，求諸相知代爲陳謝。纔遣去，得子石吳門回報，知虞山公到處用情，但一呈不便手致。然其微意，亦謂守城殉節者籍，乃彼中畫一之法。此呈雖進，未必肯批行耳。子石札幷送義扶看看，以便措辭。至子石札中道新令對虞山語及雍瞻，以爲平生誦讀其文云云。八股微名，尙掛邑官牙頰，亦可笑也。是夕爬搔特苦，而子夜以後，多入睡鄉，獨汗苦不透。然霜威潛中，雖御重棉，膚猶時時起粟。求其渙然瀏灕，眞過望矣。至於腹中滯氣，與前痛根相應，駸駸欲下，戛戛難之，察之尙是參力也。夫參本運氣，而予服之，反用滯氣，此繇稟授使然。予每謂人身自有一天地，豈獨俗醫不知，今所號爲名醫者，豈能知之哉！

十二　兩日節食停藥，靜以需之，艱極得下。晚而微寒暴熱，戰薄數番，僅而免於小來，未可云泰然無事也。

十三　是日契中迴崑，妹翔過恭壽，樂安婦、武陵女、南州嗣子、竭、匡兩來合幷一飯。午前檢新糧半佰，授徐宗。午餘，徐聖祥兄弟補弔，一茶告別。晚而寒熱如故，得汗差早，此轉動之機也。涼未及

半，而汗遽止，此近日一成之局也。

十四　飲食不甘，此汗力未透也，而餘火尚在，都不覺疲。抄出詩稿，雜亂已甚，稍爲緒正，付治書者。姪以虞山書禮相商。枕上，淵久中虛，遂有頭風之象。肢節寸寸作癢，幸而不甚妨睡。是日，得倪伯屏公祖報章。子上從子石轉寄。

十五　新曆以是日爲長至，節候每先明曆兩日，予家仍於來晚設祭。姪黎明赴江上，因欲以虞山書禮托子石郡行，故取道槎上。黃封翁所攜爲第一書，此爲第二書。及得姪報，知子石欣然一往矣。而晚際趙芝亭傳語，撫院即有牌行縣追價，造糧船卅五號，且囑吾家勿再浪擲金錢也。既聞此語，又作一字與子石，遣僮子五鼓達之。是日，覺有積熱，與去後俱下，從來未有。已而小腹迸痛，如有物欲下，候之至夕，竟不果，豈盡虛氣耶？是夕，但苦癢甚，而不能奪睡，睡意頗濃。比來書稿無一存，存稿二幅，爲追錄之。

寄陳義扶　在前

牀頭相對，至今思之，猶如夢寐也。別後賤恙轉劇，髮髮骨見衣表矣。宜兄之憂我甚深，然弟自去秋以後，實實置七尺於度外，乃翻不知自愛。或者奉母保孤之身，天終留以有待，是未可知耳。吾兄此歸，真所謂遠近之人咸屬耳目焉。頃自新令一番酬酢交際後，從此於方圓隱見間尚宜

斟酌一番，務使變化如龍，而到底不失義扶本色。此意又不妨使人聞且見之，不審義扶以為有當否？弟看此世界，萬萬不能一朝居，所謂只爭蚤晚耳，明智人必見到此矣。至於宵人竊發，兄為我謀過於自謀。聞新令一示後，遂爾改頭換面。此等情狀，豈直吾輩一哄，將來不至更費神用。幸矣！幸矣！力疾布聞，幸鑒狂率。

寄倪伯屏公祖

別逾三年，泡幻萬狀，不意千秋灰劫，下邑單門，獨膺斯酷。亦不意召棠之下，遂為群忠喋血之所。白刃洪濤，天地變色，中華郡邑，鮮遘斯慘。亦可知惠政薰摩之地，神君激厲之餘，終成千古未有之烈耳。廣維自遭難以後，盡室涕流者兩月。纔還故土，遂迫誅求。維誓為遺孤獨肩其勞，而合舉其費，以是几案間一爐一篋皆蕩焉泯焉而無所有。然長卿四壁，儒者之常，豈足復道。其間萬苦千茶，有難盡向師門告者。侵尋年餘而痎疾作矣。中山所云冰崖炎井，周覆迴互，不知凡幾。今親串攬其形容，無不驚絶。然而萬念灰燼之餘，仍不得不力護此穀漏。母養未伸，師恩莫報，三年一鬼，必有銷亡之日也。泰山如在，石火無侵。碩果天留，夫豈無意。吾師從前隱見之宜，從後舒卷之用，萬祈密示之，近事可得聞其要領否？閩事兇吉，吳東處必有確聞。頃有人來云，親見日本借兵已抵舟山，今方長驅東越，豈其然乎？子美云：『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今則有物交物之象焉，殺劫伊於何底。然此所論於經國之遠圖，或非所論於救時之急務，吾師何以

畢教之。彭生志古其欲間關冒險，伏謁門墻，已非一日。此非今人可謂不負其名哉！特托賚上稟函，兼附白鏹叁拾，適刻下斥產所得也，稍供從者一餐。不敢云仁人之粟，惟勿目為故奴之米，亦聊展無窮一念而已。廣維伏楮曷勝云云。

十六　早，設祭。泓來，飯去。予以胃氣過虛，午用陳米飯。未刻，發微熱，此亦常調。俄而寒戰不止，及熱時昏眩已甚，至不能解衣帶矣。中夜得涼，如不得汗何？朱子功來，予不得見，汸陪夜酌而去。

十七　吾母禮數都廢，不復作節日之觀。適大鴻至，予步入吾母寢室。仍過甲乙軒，與大鴻相對，此兩月來所未有也。時用咸書禮至，手答作謝。午餘，黃封翁書至，知唐氏從郡回，四姓免牌即到縣，而吾家候旨定奪，從來疑揣此刻始得此確音。且俟子石歸，詢其詳。是早，泓夫婦為樂安太君窀期，黎明入城，匡來幷挈去。是晚，汸夫婦仍為節夕之宴，而瀞適自江上回，予至母室共酌。微寒熱頻有之，竟夕苦熱，恨無汗耳。兩日聞崇邑破城殺令，共以為即眞。

十八　粥後，與姪有析租事。管科復索在城糧銀，擾擾無刻靜。午餘，頭風作楚，鼻臭難堪，作《贈顧弦齋》長歌，聊爾排悶。晚卧仍挾熱，朝得微汗，戞戞難之。

十九　粥後步甲乙軒，一窺日色。張子灝書餽至，草答一行。是晚，聞撫院變產取租牌已至，予時

已寒戰，口占與姪，答義扶數行。寒熱起止較速，然但得半汗而未涼也。將起身時，忽得大汗。本日發汗，此邇來求之不得者，不謂有此意表。是日泓夫婦城回。

廿　早聞縣中取三年租，票已出矣，異哉！姪發力至松，邀夏平南至。予與子姪規畫行止，稍已定計：大約兩兒入城，吾姪仍不入城。其匍匐公庭與否，各從其意，總期權不失經。惟義扶將遍約諸孝廉公覲，此則吾家子姓不可不協力聯屬耳。是日，予耳鳴如昨，三日未得一下。午餘，時帶微寒微熱，是何汗力之不能速驗耶？睡亦帶熱，五更微有自然之汗。是日，女華舉第二子於大樹頭。

廿一　沂、瀞既同發，而泓亦遂爲席不暇暖之行，下晡始解纜。予檢申、趙會金舊逋，命兪兒分送，極費心手。至城頭事宜，不可控揣。其一二要節，亦既與姪詳商之。未刻，發小寒熱。將謂已過矣，枕上熱勢轉盛，又不得雨汗。

廿二　與大鴻商用張存仁一着，亦不得已之極思也。既而告鴻且作緩計，出所錄長歌示之。是日，北風頗厲，寒威加烈，予坐卧不離布帳。而頭風猶不可支，頻加湯熨。晚而寒熱愈甚，汗又艱乏。○兩日據存古所報，隆武失閩入江右，何騰蛟、王應熊合兵擒張獻忠於蜀，幷其精兵三萬，下破湖口、泰和，今頓湖口。閩中貝勒今已大敗，仍退回仙霞嶺。□撫李翔鳳殺訖，□撫丁久盛以三萬人降。山東有李廣生者，兵威大盛，連破登、萊、青、兗、東濟，一路俱建大明旗號。京報十七日不通矣，耳中頻得佳

音。若問吾家禍事，如燃眉之不可待，眞乃遠水不救近火也！

廿三　天氣大寒，兩日硯始見冰。是日，風稍息，得脫布帳。姚長君至，辭之。女定來視，適聞端木且至矣。就枕時，微寒微熱，將謂易解而實不然。奇癢尤苦，汗欲發，輒有物格之。

廿四　天氣回和。予六七日大便不行，幾欲廢食，仍勉進糜。午餘發熱爲常，宜羸瘦益甚，血肉至去其七分矣。所能自保者，神氣耳。夜來發熱頗厲，得微汗，漸解。尤苦癢甚，則熱倍難除。

廿五　早起，積結不得不下，而艱苦殆所未有，其實所下乾少極耳。菴頭信至，知姚舅急不能待，再生且於今午行矣。姪既出門，予代貽路費伍金，又自致花荳少許。倦筆，勉作廢文答札，蓋已先遣童子入城。作兒姪札，札中商用紳廉士民公呈，可據申撫院，幷申府中，此勝家屬呈什倍也。適當神氣耗乏，殊不耐筆墨耳。姚長君舟及門，甚不安。再生一談即別。及晚，寒熱大發，予方在昏迷顛倒中，而泓先同翼王至，知汸、瀞亦已同歸，但少留南翔，與姚長君盤桓耳。是晚，予熱勢倍加，爲時亦甚久，早猶未涼。用燈心湯，幸而得汗。

廿六　粥後，泓從惠寧至，而汸、瀞亦從南翔至。知子姪到城下時，胡、吳、陳、王四君，公覲已畢，當事頗不走作。既有公讌，公對手出家屬一揭，許批發，從此或得停租候旨矣。是日，予又極爲欲行不行所苦。是晚，夜分後無寐。

廿七 荆隱松回，持吉庚至。知姻盟果諧，破愁作喜。予昨暮今晨連服潤腸丸，始得一下，而艱苦極人世之難堪，所下又不過乾燥之物耳。頹然高卧，至響晦，乃得美睡。彊起啜粥少許，即就枕，幸而美睡相接。蓋因昨午疲乏已極，固乘除之勢然也。且小來之期，得免寒熱，自是大黄之力。

廿八 荆隱早餉蠟梅、水僊，眞世外之供也。是日儗息事寧神，以觀病之起伏。昨暮已發人迎錢伯遠，潤，醫。晨仍沮止。未刻寒熱已發，將晚寒大盛，便解衣而寢，熱又大盛，爲時更久，鼻淵亦劇。

廿九 早聞新令仍不批揭，又出簽催報租額。其詞雖極婉轉，而手段亦辣。龔雲乘至，留一飯。是日欲下不下，又極苦。不得不用蜜箭，而尚未得下，惟有痛陣相接而已。晚來幸不妨睡，然自壅滯來，每夕必展側數番，非酣寢也。

卅 大風雨，寒威加厲。再用蜜箭，積穢頓下，皆至堅成塊。每下一塊，極其痛楚。晚而就寢，更餘復下，予謂穢且盡矣，五更仍得少睡。以芥菜入煙湯，亦得其助。

十二月初一 數日傳聞北京已恢復，其說不一。予因向來訛音太繁，不敢下筆。及遠近相傳漸漸符合，又不敢不信爲眞也。老杜云：『卻〔原稿作「忽」〕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此情此境，何

暇自顧其軀命乎！是日仍有欲下意，然亦不欲其下，因昨一日夕勞頓已極耳。晚而寒熱倍厲，幾於向來未有，爲發狂躁。且謂積穢已驅，略無寸效，尤覺難堪。汗又艱得。

初二

初三

初四　積穢復大下，連三日所去不知凡幾。每至臨下，叫號欲絕。蜜箭煙湯雖互用，湯入岑菜，吾母所傳。亦恃全副氣力送之。氣力不能盡送，或僅去其半，則莫知所終矣。乃知此三日眞生死關頭，且刻刻在痛楚中，何暇一一記其曲折乎！因念腸胃間物，如許堆積，已不自知，至發動乃知之。然亦不能自量其多寡，豈必隔膜而胡越也。是日，靜姝舉子。辰巳之交。予申酉之交即發寒熱，亦不輕減，惟夜分得自然之汗，此則宿物破除之明驗也。

初五　旬日來寒威正當栗冽，尤非病夫所宜。昨略一回和，是日狂風又發矣。予坐卧不離布帳，半開即爲北風所襲，頭風欲發，腹中又頻頻注下，終夕幾不成寐，四更仍下堅實一塊。是夕，暴風疾雨，至於徹曉。

初六　早又下，已非宿物，然腹中仍委注不已。上焦氣又逆不能下，倦極。形神不接，尙不容熟寐也。是日雨勢稍息，烈風不休。是夕新生殤，產下即不能乳。中夜掩之於河滸，吾母而下俱不至驚寢。

初七　予有日紀，本爲身丁大亂，雖窮鄉日多異聞，欲一筆之，以備它年野史採擇。其它日用酬答，因而舉其大略。今則但書其有關繫者，惟賓朋往來仍書。是日，瘧來之期已移至早饍後，殊爲可幸。及寒熱之勢仍重，至二鼓乃解。癢、淵二者俱甚，天氣隆寒亦有助焉。是日雨已止，風仍大狂。

初八　風勢尖橫，欲透入布帳中，苦甚。汐設祭吾父、吾室，借生忌作題，實爲予病。蓋予既謝絕祈禳，惟祀先乃從其正耳。早邀錢伯遠，晚至。德符特爲予家事入郡，索得免租牌，亦至。據德符所聞，燕京之變乃彼國篡奪事，又一異也。而□□居然飲酒遊山。吾邑新令從吳門回，惟聞催科嚴切而已，殊令悶絕。

初九　再下，仍極艱苦。德符飲於大鴻，而伯遠亦從。予仍邀話，遂留宿。

初十　伯遠黎明別去。連日服補陰劑，覺得力。是日有戰勝之機，不謂寒熱復大發，略無退減，汗不肯下。

十一　是日又下，兩日一度，差便矣，仍是堅硬成塊者。晚，渭師至，以冒風未登岸。餉參，卻之。

十二　寒威彌酷，渭師至，牀頭一話而去。是日又下，一日一度，愈便利矣，但成塊如故，脾家之難轉動如此。晚聞撫院追租牌復至，怪絕！究竟是換班鼠輩，買弄神通，嚇索金錢耳。嗟乎，由今之道，尚能一朝居哉！是晚，智含亟從江橋探德符，知已入城，爲仍須彊之入郡故也。

十三　予最苦者，耳鳴不止，而瘧來期尤甚，遂爲先徵，早知不免矣。上午仍不發。德和病後，纔出視予。翼王兩度來，未一面，而大鴻亦適至。吾母爲予病有祈禱事，亦從其正大者。取不宿肉，留三君便飯。飯後，予邀見，時寒已發矣。是晚熱勢略輕，但不得大汗耳。然聞泓城回看予，予略不知，昏迷如故也。

十四　爲城頭事必須親往，汸、瀞同行。泓亦擬速發，但以纔回，略遲一日耳。端老已至，汸仍偷小隙視之，乃放舟。是日又大下，下後食河豚甚美，但不能多進耳。是夕，睡意頗甘，惜爲癢所妨。

十五　天氣晴和，微風不動。母往菴頭看龔三姥（與妙指俱）。予約端老至牀頭一話，知各地吉音非幻，但未可以時日期。而燕京之說，亦尚無確據也。端老別去，予啜少飯，步至前堂，爲看工匠方輯理東榮一室，予將遷入耳。燈下，錢伯遠至，立方，以黃芪發汗。予終疑此藥爲虛寒而設，前既受傷，未敢再試，

因易之。泓入城，趁張齊方舟去。齊方趁端木舟來，實爲予家事，予不能更作周旋一語。連夕，予俱發小寒熱，爲無汗之故。服伯遠投藥二劑，無汗如昨。

十六　早，伯遠診脈，謂一派火盛，即人參且緩投矣。製白朮膏，以當歸、地黃、茯苓、陳皮爲佐。下午寒發，予呼醫往視其狀。大鴻同之。及熱勢略不減，中夜得涼，又無大汗。

十七　雨，偃坐聞簷溜聲，此病子一樂事也。三日不下，得下頗便易，已不甚枯燥。伯遠診脈，亦謂漸就和平，而何寒勢如昨耶？予惟囑伯遠治標爲急，得一大汗，即無餘事耳。嚴通甫至，以雨留。予簡文稿、書稿目錄授寫。晚而伯遠授發汗一成方：『胡桃七枚，細茶三錢，白糖四錢，薑三片。』予始頗不解，及試之，果有效。是夕，汗連綿不斷，但頭背終不得大汗耳。汗前仍有小寒熱。

十八　早饍後，伯遠同得和進視之，胃脈更和緩，爲可幸。午後倦乏欲絕，夜卧得甘，早復得汗。

十九　早得下，已絕去枯燥矣。況汗後復下，適當來期，幾幾幸免而仍不免也。申而發，亥而涼，仍少汗。伯遠是日黎明別去。

廿　發楊玄至吳門，多費部署。石萊、維斗札，俱不存稿。是日試白朮膏，虛態大露，復煎參湯調

飲一匕。又作弦齋一行。是夕仍有小寒熱，熱透奇癢，竟不成寐。

與弦齋

刻刻念老兄晏坐蕭居，病子不能追陪譚笑，天下快意中定多敗意。然而對宇可呼，宛同對面，如許敗意，未必減於快意也。弟今所急者，瀝上一説客耳。齊方既斂盡少年粗豪，一意大事，亦能辦此否乎？近則得一人索務公與深談，雲間既有反正之機，便能作先事之舉否？正恐不獨雲間非其人，並務公亦非其人，如何？如何？一箑奉報。小詩元不敢求和，或興到時別寫一篇可也。

廿一　午餘，勉步前堂，指授工匠。嚴通甫爲予錄出詩文目，小有改定，亦面授之，以其明晨告行也。夜卧頗貼。

廿二　是日輟參朮，試端木扎手方。然耳鳴大横，予固知其仍不免矣。起止稍捷，但少汗。竟夕霖雨。

廿三　早得下。雨中作一字，問泓牀頭喫蹼，腰膂已不作楚否？夜卧幾復不成寐，以發癢故。

廿四　早復得下，便利極矣。夜卧以癢稍平，比昨較貼。

廿五　早作字，付侯馴入城，稍於岳母盡餽歲之意。又以茶酒答德符、用咸疊貺。合子瀨共三札。其令尹處餽節，悉吾姪任之。予自痎發來，幾拋身無事甲矣。飯餘寒顫，即掩被而卧，更餘乃涼，仍無滴汗也。

廿六　出視東榮一室，葺理既畢，擬來朝遷去。正有部署，而親友餽歲於是日踵至，蓋猶以太平物色見待也。子姪聞德符、平南捨齊方而徑行，因過端木議之。予曰來胃氣較強，當是參朮之效。是晚以思緒多端，夢魂欠貼。

廿七　早因端木赴克勤之招，予作克勤八行，兼答其口腹之惠。飯後遷新齋，泓夫婦攜子姪俱來，尋別。是晚睡極甘。

廿八　早起晴旭滿窗，如重覩天日也。予宅中東曝已廢，因擬題此齋爲『新曝』。兩日只爲吾母及兒女輩貽歲終小費，餘都無事，此天以瘁之者逸之矣。竟日料簡書籍，申刻仍不免寒熱。熱勢小減，不汗而涼，癢絕不堪。五鼓秉燭而起，遂不復就寢，亦病中異境也。

廿九　昨汸約端老相過，值予困頓時，至不得一面，因約今日補此良晤。大鴻、得和俱至，聚晤於新曝，置酒於甲乙。是日，予《除夕》、《元旦》詩成，端老讀而美之。

卅　予昨夕酒食過雜，朝來不獨通利，幾至河魚。天氣亦驟暄，與立春相應。晚酌中堂，糸盆設大門外，予仍侍母出觀。夜卧甘甚。

丁亥

除夕，予夢驟雨沒庭陛，俄而白日炤其躬，大事當不遠乎？晨興識之。日紀自今年始，務略之又略。

元旦　汸設高皇帝像於甲乙軒，銀臺公小像侍其左。予先叩首於太常公神主前，主自城還出，今附恭莊香火之左。後禮甲乙，然跪拜皆未勝也。吾母幷一叩首拒之。瘧當來期，仍不得免，但熱稍輕耳。端老見過，留飯甲乙。予於沈頓中隱隱聞其語笑聲。

初二　晚刻，端老攜尊相過。予恐酒食過雜，不能終飲。是日，端老喬梓及汸、瀞和詩畢集，擬詮次成編。

初三　家僮多有覲新者，予皆不與見。泓詩亦至。是晚，予霍亂大作，蓋力戒酒食之雜，不覺已受傷矣。是晚，泓邀端老，西頭皆幷於東。

初四　予憊極，日間惟有懵騰睡去。得和詩亦至，寒熱如常。

初五　大雨。予憊如昨，飲食止嗽粥，猶非所甘。是夕，得和邀客甚虔，東西諸子皆衝泥相赴，而端老竟不能從。進卿妹倩自海上來，亦爲得和所致。

初六　予脾氣全未復，病中加病也。尪瘦益甚。所自驗生機，惟詩歌仍不廢，蓋亦爲諸子挑動獵心耳。是夕，予始甘寢。

初七　晴旭滿窗，起而樂之。適又爲侍者相觸，少傷肝氣，甚矣調攝未易言也。午刻，寒顫已發。或云黃昏熱退，而昏瞶總不自知。至五更無寐，起最早。

初八　進卿別去，弦齋至，手攜投贈長歌相示。是日，內外俱赴惠寧，俗所云年酒也。此鄉自西成至東作，幾無虛日，居然太平風氣。

初九　弦齋時將入西山，與予日有唱酬諸什。予亦借以遣興，幾忘病魔矣。是日，汸正與蔬菉敘別，而王禹詢攜須氏諸甥覲新，於晚刻至。雖欲款留，不可得也。德符午前至，促汸同入郡，一飯去之。

初十　未及午餐而寒已發。聞子姪久盤桓一室中，予亦不省也。邇日最苦不汗而涼。

十一　汸於是早撥吳門棹。弦齋將行未行，予仍邀之再一款話，且以齊方所肩底事切囑之。是晚，予不成寐，秉燭起坐，竟讀《陶集》，惟恐夜將闌也。

十二　昨暮不寐，朝餐後伏枕補之。竟夕睡更酣，而火嗽發。

十三　大叁公忌辰設祭。予早餐後寒熱即發，至黃昏後始涼，畢竟苦無滴汗耳。終夕爲嗽所困，幸而奇癢漸平。是晚嚴通甫、朱明汲、陵子玉畢集，欲與大鴻話別，以寒疾不至。

十四　子玉、明汲先後來面。子玉將有松行，爲陵長卿父子遭吳督奇詐，兒欲一慰之。（吳督如此，尚有它望乎？）明汲托往虞山，與義扶相聞。稍置毛氏書籍，用遣無聊。午餘，柴集勳至，懷金償逋，可云信士矣。集勳云：『有久客燕者，述彼亡國舉動，不一而足。其最著者，各頭目以繩畫界而分燕之地，延袤至七百里。今山東嘯聚之兵，皆七百里呼號之民也。』此間久聞燕京已失，今竟屬荒唐，惟北敗於西虜，南敗於

山東，自是確耗。集勳語大約相符。又云：『澥事大不可測。』亦與予聞合。傍晚，錢伯遠便道往視，一診脈去之。集勳留酌，惟泓、瀞相對耳。予大爲嗽苦，不能安枕。向聞北敵貽吳督明威一座、念珠一串、牙笏一執、朝履一雙。明威者，水晶獅子。念珠者，以珠爲朱。笏、履，示本朝物色。吳陽責其來使，仍密通款。虜中設誓，謂之鑽刀。大困於西人，攝政同幼主以鑽刀親往，故此中傳燕京已失，不知確否。

十五　集勳黎明不別而去。吾母早赴涇南節夕之約，相從惟兩侍者，抵暮而還。大鴻相過，病態尚存。予嗽以蔬飯，而未能進。未刻，卻爲惠寧拉去，土人龍燈，相沿成俗，士女喧闐三日矣。母必出觀，猶見其情懷未甚劣。

十六　是日午飧後，痁始發，昏黃退聽。日間嗽已小可，爲熱所逼，中夜復劇。

十七　石萊書餽至，答去。夜來終爲嗽苦，不得終宵快熟。

十八　大鴻別而之崑，爲訓錢塘公遺胤也。扶病以行，甚念之。予痰嗽盡日不停，至晚餐後，狼背更甚。幸而挾倦以睡，竟夕可支。是日，進卿留身惠莊，命泓傳語鬻桃浦田事。

十九　痁又當來期，勉待午餐，始就枕，熱勢小減。夜來睡與嗽相間。十三日有海舟五六十艘直

入吳淞，於曉霧中奪賊船（即巡船。）數號，去如風雨，莫解其蹤迹。一時地方騷動，以爲旦晚且至矣。心亦戒嚴。土撫已移檄至吳淞。又傳青腰消息，及途而返。

廿　是日雪下，奇寒。予薄暮御棉至五重，而嗽勢大厲，終夕不停聲，不合眼，苦倍寒熱矣。

廿一　疲欲不堪，身墮雲霧中。又苦有嗽無痰，半爲寒襲故也。入夕尤不可支，幸倦極酣寢，仍作痰火之狀。（嗽帶痰，俗稱痰火病。）

廿二　早飧後，寒熱之勢已作，忍待午飧就枕，則瞶眩別一天地矣。昏黃後，仍不汗而涼，幸不廢寢。昨國俊報畦鬼就擒於本邑，早遣俞兒探確，亦爲書籍事，與九初相聞。

廿三　得和爲弟婚，辭入城，授以子位一行。日間瘳稍疏，將謂已退聽矣，不意黃昏後火愈衝擊，水愈橫溢，脾煩如灼，肺轉如抽。如此終宵，豈減於雪下之夕哉。朱俊甫至，予不能面，惠寧留去。日間聞畦鬼就擒，不過利其財耳。

廿四　俞兒城回，知崇邑爲我兵所據，已是確音。渭師甥至，則云崇邑以懼誅故，通國化爲僧矣。渭師不飯而去。俊甫爲捐子存母，便是利中之義。渠云杭州貝勒已班師，閩信不可聞，予斷以爲假報

也。夜寢極酣。

廿五 早起時，寒狀已發，午前勉坐，午餐始就枕。汸已到城下，寄姪云：『王處所費仍不貲，而部咨適至，田房外，幷察家伙。』此下午事也，予昏沉中絕不知，昏黃熱定始知之。姪來與語，只守得『泰然』兩字。不然生路已窮，焦迫立死矣。

廿六 朱明汲亦於昨夕回，持毛子晉書目至，邅徊數日，良云勤苦。錢伯遠特來相看，徒步往返，予皆媿之感之。是日嗽勢頗減，夜來復發，不得恬寢。瀞入城會汸。

廿七 嗽勢日而疏，夕而仍橫，尙不至廢寢。

廿八 是日爲予誕辰，子婦輩畢集。予早饍後即掩被而卧，其來其去皆不知。如此銷除一誕，老天厚之者至矣！寒熱較橫，五更汗下，得未曾有。嗽亦以橫，而痰反得通快。汸同瀞回，時昏黃，予熱就退矣，一見乃散。

廿九 予對姪云：吾之寓意書籍，非獨銷愁，實以雪恨，此勝白送日子幾倍耶！是日，予嗽既就可，而九初、左原、南翔三處書畢集，子姪共爲繙閱，可謂偷得閒身半日忙矣。惟廿五祖母忌辰，今日吾

父忌辰，不得躬祭，此病中一疚。枕上狂風挾雨而至，寢覺相兼。

二月初一　呼兪兒候翼王，爲其家眷將至，餽以路資少許。又致九初一札。午餘，翼王不迎而至矣，泓亦來會。翼王仍宿甲乙軒。是日，陶介吳門回，親見郡中居民竄徙之狀，且云北撫有告示，爲貝勒過師也。老者告殂，少者統兵，恐有蹂躪。再生竟以此阻行。

初二　早饍後，與翼王相對，欲遣其瞶眩，而卒不能遣也。薄暮雪下，寒氣逼人，捲地狂風，又復徹旦。予寒熱僅如恆規，痰嗽且已漸復，斯幸矣。

初三　狂風未止，寒甚，至不能握筆。痰嗽未全除，夜來不得不圍紅爐，試酒一杯。

初四　風已休而寒仍厲，予勉作壽毛子晉詩，送翼王、子玉虞山一棹。

初五　竟日困瘧。吾母鼻血，想爲奇寒終日圍爐之故。

初六　先此德符促智含入城，適傷風，姑儗泓代荆隱餽新筍未報，適爲槎樓書籍皆瑗公手澤所存，將命兩兒整頓一番，以防鼠穿蟲蠹。而吾亦欲借觀數種，以卻病魔，因特遣一札與荆隱相商。

初七　午後，泓入城。汸亦與同入槎，專爲書籍故也。吾夜卧頗酣，而吾母諸痛幷於火嗽，大不安穩。

初八　早粥後，得和城回，勉與支對，而寒熱終不相捨。然午未間遂得汗，此從來僅事。

初九　予近有《書疑》、《餐勝》二帙，《書疑》者，書所臆見。《餐勝》者，餐采成言。纔發其端，早饍後了理此事。正午饍，而汸從槎還，知荆隱、妙指爲暫避王菴俗境，亦過樓居。吏部遺籍，汸遂得捆載，幾於牀上書連屋矣。予與子姪檢點，日以不暇，似乎閒中着忙，其實忙中着閒也。不然，破蕩以來，剩水殘山，儘費收拾，但吾生有幾，更不能以彼忙易此忙耳。吾母火嗽，夕復劇。

初十　華女入城，爲自乳新兒，終非力所堪，將圖擇乳媪。予寄泓一字。是日，予復大苦燥結，殊出不意。是夕，檢書畢。

十一　早饍後，燥結自下，亦出不意。下後，煎參湯，和朮膏服之。遂進午飯，而寒熱已不可禦。然得汗頗速，竟夕汗復大透。泓兒傍晚城回，挈王仲遠同至。

十二　早，陸子玉虞山回，毛氏書籍又廬至矣。翼王已暫留城。微雨中，仍與子姪檢書竟日。夜來春寒逼人。

十三　午餘，與吾母爲角葉戲。方幸清暇，而晚際徐宗復以糧事相嬲，燈下姑爲支吾應去。

十四　徐宗未行，爲作德符、九初兩札，貴、俊兩僕諭單。而僕輩復來說俗事，殊不可耐。服補藥後，仍進午飯。始就枕，熱故不輕，黃昏得汗乃解。吾母因火嗽，諸痛齊發，而頭風尤劇。是日天陰，及晚風雨徹旦。

十五　王仲遠相留四五日，至此始一接見。泓唾中復見微紅，作字訊之，云已止。

十六　仲遠回棹，左原趁至槎樓。予作荆隱札，且檢貳拾金應其然眉。德符至，多說籍事，一飯去之。

十七　午刻發疟，熱勢稍短，以得汗稍速故也。汸從槎樓還，又得書一二種，燈下起坐檢視。始就寢，錢伯遠同汸至。予昏憒中不及面，已過惠寧矣。此番延醫，大半爲吾母吾兒。

十八　吾姪趁管科便船入城。伯遠自惠寧來，匆匆爲吾母及予一診視，亦附舟去，留劑及方。

十九　連陰始晴。荆隱將赴緩老襄期，從槎入塔，來面。予稍致緩公入土一念，囑於佛事勿除。夜寢極恬。母諸苦亦漸復。

廿　午前神氣頗佳，午後復受困。荆隱迴槎，於瞶夢中相失。

廿一　陳哲入城，寄姪一行，幷寄子上、汝馨兩札。吾母以荆隱將松行，方遣約妙指，則聞再生吳門回，亦已蹔頓槎樓，大約徑過王菴，不復枉道此中矣。燈下汸出吳扶九、羽三兄弟書，寄示吳日生詩歌，多被難後作，塡詞尤勝。

廿二　兪兒先還，知吾姪便可抽身。日間，泓夫婦挈匡來盤桓及日晡而去。枕上聞雷，既而大雨，不意姪恰於此時泊岸，而予對戶不聞，亦異矣。

廿三　姪報城中事，回緜已進，糧裡回報估價，二千二百有零。餽儀已收，前此對僕曾有「你家事體未完，不好受禮」之語。此其大略也。今吾所欲聞者大略耳。再生攜文初、維斗兩札。維斗自叙其極危，至於六事疑吉疑兇，情悰忽啼忽笑，空山大率如窮鄉也。旬日來，瘧魔將至，必飽嗽午飯。及黄昏而得汗，是晚透浹，終宵得熟寐。

廿四　子位札至，多說蕩事。管科亦即說贖蕩人已在此坐守。予近日於此等，但有唯唯。操縱多寡，不復能自主矣。晚得吏閣老已破淮安一語，此番當遂即眞耶？吾母時共兒女輩葉戲送閒，是夕，予亦爲之。

廿五　再生自王菴至，一飯去之，定、華同之。予特呼童子入城，候翼王之至。翼王今歲爲檠多出入，館此土矣。將遷席未安，然已久僦一廛於入，故遣迎。又作義扶答札，爲存稿。是晚復發寒熱，想爲脾氣作耗，惟安心聽之。

答陳義扶

虞山一棹，識力斬截，非等夷所及，心佩！心佩！《台山百咏》，業許傾儲教我。而少焉自悶，且尉諭諄諄。若惟恐僕之溺意於篇章者，愛僕之意良厚，然得毋小不恕乎？笑笑！又見僕賣田買書，便恐僕疲神耗慮，於根本有傷，此正僕所深戒也。來教大約不謀而合，若論根本學問，豈但西方只消半偈，即東家不過一言。惟是今日欲垂老病夫，坐守蒲團木榻，此在必不可得之域矣。且謂書卷可一日廢於天壤，只今六經、百氏、三乘、十二分教，何秦皇不能燬，唐宗不能禁耶？惟不枯寂耽空，而實見得法法皆空，不迂拘守一，而實見得頭頭是一。此則不佞與義扶拈花微笑處也！然此語出於垂老病夫，實萬分不自量，又有不得不自供自剖者。蓋義扶所深慮者，毒藥之中人。

而不佞所深慚者，甘露之未能入口。即今所置毛氏書，畢竟讀盡毛氏書，而後可受良知之砭劑也。其如日不得數行何哉？并發一笑。

廿六 寒熱纔退，午前已入黑甜鄉，午後勉坐移時。此似變化之兆矣！但寒意難驟減，熱較微，黃昏後始汗，仍起坐啜粥而卧。翼王前晚已侍尊人至，予家不知，是日彩箋達意。

廿七 淮上一報，傳說未眞。卻見□報：閩齊大壞，贛州亦破，江楚又未可知，憤懣欲絕！翼王入面，惟愁嘆相向耳。毛書後半未至，與商再行。午餘，胃氣大不舒，懵騰一夢，便儗羲皇以上。

廿八 竟日氣逆作噯，復作痛作響，欲下不得下，所苦不能自言，疲極遂不可支。竟日都付懵騰一夢矣，惟敕處清明祀事。是日熱甚，幾不能御棉。竟夕雷雨。

廿九 昨夕酣寢之餘，朝來胃氣稍復，而疲乏如故，惟有盡日昏睡耳。一番波浪，從昏睡中逃過，乃知幾日疲乏，當是強陽之火，銷歸欲盡，是福非禍也。夢中覺有微寒，然不可云寒矣。五更仍得大汗，病中數有勸予進戊肉者，予持之甚堅。是晨爲陸子玉相饋，略嘗一柈。然予苦胃家積火，終以不嘗爲正。

卅　昨日大風，今日霾晦未開。吾姪辭往龍江，兩兒完清明合祭，小匡亦與。比泓返惠莊，雷雨大作，幸不沾濕。吾姪是否暫歇王菴，念之甚。

三月初一　雷雨後未霽。予昨今皆爲俗累，纔寓書子石，爲其宗人有求也。而王內三使問，亦以宗人田事請。如此類不勝書，姑舉一二，以見處逆之難耳。至薄暮，德符忽以書目一紙見投，如得五石散矣。復囑薪水少費，以成吾癡。發德符答語後，忽覺微寒，呼白酒數酌，旋發熱。明日乃輪日，冀其爲變動之徵。

初二　雷雨又復滿盈，吾輩坐雨蕭閒，獨慮吾姪已在歸途，不堪狼背耳。是日乃向來瘧期，昏黃就寢。旁觀者以爲脫然，其實不寒而熱。五更汗透乃全解，然如此亦云變動極也。

初三　霪雨連日夕不歇，吾母雨中必走視，至此遂不能通往來，正謂天怒已洩。豈意午餘震雷燁電，盛夏亦所希有。吾輩雖坯戶之蟲，能不警顧耳目耶？牀上書連屋，特未能防漏，頗費簡點。前月廿日與汸約讀《左傳》，是日襄公畢。

初四　雨止天陰。撫按到邑。手信與科、俊兩人，照視大體。如交易事，格外索詐，尙有幾項，一一諭彼調停。午粥後，倦而就寢。少須仍起坐。不意寒熱之復至也，晚餐俱廢，昏迷徹夕，不減其初。

初五　早起猶聞簷溜聲，竟似黃梅雨矣。吾姪燈下冒雨忽至，猶幸不大狼背也。就寢後，魂夢中殊覺煩熱。子夜得大汗，然未可名之爲伐，總待下回分解。

初六　早起，紅日滿窗，如逢瑞事。兩兒議完圓沙拜掃，而城中信至，又促姪一行，行計遂稍變。情事殊覺不堪，爲存德符一札。

寄張德符

昨見府票及縣單，大駭。今晨見撫牌，益駭。覷破機關，只是一條門路，亦似不難相應。但今徵幣幣窮，求金金盡，寒心銷骨，乃在於此，此惟足下能知之耳。遺孤業入舟，姑先之以其兄，此亦萬非得已。要之，有足下在，刻下且與惡吏作緣，翻冀得其少力也。置書言之此時，固是第二義。然與其使饑鷹德我，毋寧使飽蠹笑人。此中更有一段痛心疾首處，足下亦知之否耶？點出數種，望於便舟蚤發，知不待多囑。桃浦交易，昨曾再諭老蒼頭，此求金一大助也。但老蒼頭不識人情，坐受田舍翁籠絡，諧否尚未可期。恐足下熱腸，亦無從施妙手，奈何？奈何？餘非筆盡。

初七　早，窗前又聞淅瀝聲，已是悶人。乃至竟日狂霖，益復匪夷所思。汸僛代瀞先行，

遺孤向泊城外，但撫按在邑，全髮往來不得不慮，故先以汸。泓當獨任掃墓，俱爲雨阻。予至暮寒熱又作。若以四之日計之，仍隔兩日，惟有靜以聽之。泓宿甲乙軒。

初八　汸早行，予補寄子位一答札。泓亦辭去，儗即晚撥圓沙棹矣。午間，子位書問適至，兼以蕩價伍拾來，即與姪中分，供求金少助，予則僅可支吾薪水耳。是日霽。

初九　掌租人爲縣中清察散甲，差子相逼，多來相訴，極不堪。徐似之同張正起以補弔至，但與遺孤一面即行，且聞其禮懺於白鶴。泓信至，知掃墓已回，往來甚速。汸信至，知坐守縣申，旦晚決未能脫手也。吾母誕辰，彌有寂寥之恨。

初十　兩日色未盡舒，方以爲久晴之兆，早間又爾霢霂，轉不可料，盡日更復滂沱。是日爲余久病關頭，是晚但覺昏沉，遂免發熱。幸矣！幸矣！緡《左傳》，前月廿一起，至此粗畢，間有臆測，當入《書疑》帙中。

十一　吾母誕辰，予勉出禮佛。子姓俱集，惟汸留城未歸。兩師已到陳園，期明發相過。是日不破殺戒，止設一麵一飯。晚際與吾母葉戲，比於斕舞。荆隱信至，知瑗老於初五啓窀矣。泓將發船候荆隱。

十二　昨日不雨而陰，今日晴光始啓。兩師至，亦設一麵一飯，仍約定、華同之。得和自城至，不及盡譚，爲發泖上、邑中兩信故。

十三　日來胃中刻刻作鬧，濁氣下降，當由鬱火銷歸，而倦憊幾不可支。是晚倦極，於熟睡中發熱發汗。前兩夕亦有此象，但其勢已微，不得不謂之餘波也。

十四　先室忌辰，予病中忽忽若忘。泓來行之，汸先有信，囑暫緩以須之。及傍晚，知城頭事未竣，仍不果行。

十五　龍江僕至，接石墨、天淳札，皆占奪事，頭緒紛紜，大難爲應。姑令姪具答，以不應應之。日晚，汸自城歸。

十六　辰雨已晴。發九初、渭師兩札，又答荆隱一札。燈下發熱，飽嗽黃梁，亟付一枕，得汗頗捷。但連日夕所苦者，積熱發癢，下體尤不可堪。

十七　晨大雨，旋收。朱九初同高德邁至。汸在城時，與九初約搜訪書籍，同爲虞山遊。晚酌於惠莊。

十八　晴，九初、德邁、翼王入談。晚刻，端木俄至，汸即躬往拉過。據所聞，六飛無恙，邸報難憑，報中被難者諱釗，云是介弟。即在粵不在閩之說亦訛也。史道林生存是眞也，今主兵於山東，果若所言。天下事何不可爲耶！

十九　高、朱別去，尙湖一棹。爲兒曹出門多枳，復與九初約至旬日後矣。薄莫發熱，睡則昏沈，醒則奇癢，較前兩番更厲，此可名爲一伐。然病加於小愈，懍懍防之，如此已云大幸也。

廿　昨莫微雨，今晨又爾霢霂。春雷百日陰，殆先爲之兆耶？午餘，蒸熱似黃梅候。夜寢極酣，汗大發而癢如故。

廿一　中宵聞雨聲稠密，晨遽開晴，猶以嫌其驟也。日間晴雨相兼，蒸濕彌甚，御單袷猶爾不堪。

廿二　吾母三子，方團聚予斗室中，外間忽傳有遠客至。一欽，蘇州。一吳，徽州。爲報王哨長被獲於柘林，供出多人，如顧如夏，俱不免，馬兵即日至矣。相顧愕眙，莫辨此中機彀。泓先出見此二人，汸亦與陪夜酌，其說鑿鑿。且云柘弁不得自主，即日申吳督。此時惟以托戴務公爲急務。端老、得和

俱至，私與吾姪相對，所商亦惟冼戴一策。予聞信後，發熱，都付邯鄲一夢。此固病態，不敢自云泰定也。是夕，狂霖徹旦。天怒未已，乃至於此。

廿三　飯後，汸爲南翔行，商之子石。子石近爲陸長卿事，與務公有識。吾母吾姪，盡日商略避地，未有定說。奉母植孤，值變中生變，爲尤難也。弦老則於來朝挈室以行，而得和夫婦亦與周旋作伴。聞居民亦紛紛竄徙，似是氣數使然，吾家又未敢引辜。

廿四　欽、吳兩人昨遷延未行，今晨與陸子玉同發。蓋先訪玉汝，將探柘林確信也。一韓、義扶、遠士、治文卻從龍江補弔而至，共揣兩人情形，確是囤局。囤局已不可堪，在身當者并不敢斷以爲囤耳。三子別去，獨留遠士，冀朝夕有助。先是惠莊爲小匡明日入學，約定吾母今日東行。至是不欲爲倥傯爽約，且有移而漸遠之勢，吾母遂於飯後挈翔、玉兩幼女去。汸已促子石就道，其身尚頓槎樓，殊不可解。飛信促歸，其歸已昏黃矣。此刻適流言沸興，如不能須臾。汸遽呼婦入舟，旋來視予。予痛言委壽寧而去之，萬萬非計，然不能更阻矣。姪於點燈時入菴，蓋至此日，始不得爲戴髮之氓也。予與兩兒亦重經剪裁，傷哉！九實晚過惠莊，則知此兩人之言非子虛，且待下回分解。乃恭莊人情撼亂，更不能待下回，蓋自乙酉秋冬已然。萸亦於是晚撥去，新留侍予。如此擾擾，譬爾天明，不容病夫一合眼，苦矣！

廿五　天明，拏小艇。見吾母，知夜寢頗安。兩莊情勢頗異，都是命宮合該也。密與姪通問，復扶憊勉見九實、遠士，遂就枕。玉汝至，不能更面。須臾，小胥傳國俊報，馬兵已集白鶴寺打中火，即刻至矣。雖欲無動，動不可止。吾母扶入小艇，家口相從，雨下如注。舟隙望見兩師，亦在泥塗，此則未免心動。時一葉飄流，莫定去向。雨甚，乃投一民家。王姓。樂安婦亦攜小匡來會，而瀞、泓皆自昏黑中先後聚首於此。於此晚餐，幾乎就宿。細察馬兵萬無遷延理，小胥尚屬訛報，遂決計返宿惠莊。予熟寐差如小死，母則達旦未寧也。姪遛徊小舟，中夜抵柵橋宿。窮途況狀，乃至於此。時玉汝、九實俱踉蹌分散，遠士托令打信城頭。端木有密羽至，乃告以潘秀所傳。蓋秀自崑來，云彼中提牌先至，縣中差官窮搜宅中，縛其一僕，此武陵的耗也。獨不知會稽、上谷何以少遲？而荊隱特從雲間飛棹至，則知彼中寂然。且謂吳督近有交情，兩家可望無恙云云，吉兇未準。總之，局內人惟刻刻相防，不敢輕萌倖想耳。是日匡孫仍不失就傅之期，此則吾父子造次之從容也。書能上口，尤可喜。是日，瘧期翻以避難得脫，亦大奇。

廿六　瀞密信至，已打點直走雲間，蓋昨暮與泓商定如此。此時答以且待的音，勿輕移動。呼孫勇令跡汸，告以禍機尚緩，宜速歸。是日危言仍入耳。予與吾母約，竟主毋動爲大矣。翼王仍過塾，惟聽小匡書聲，相與鎮定。忽子石雲間回信至，又傳戴務公手札。知吾家事，差官已將發，務公力爲營救，幸而得免矣。安危倚伏乃有變幻如此者，此銀臺之默佑也。然而倖事不可輕圖，匪人不可誤托，五晝夜之驚危，亦足示戒矣！夏則先從上寢，顧則不免下行。既以自慶，又念碩交。正發馴往探，且與二

女相聞。行刻，得和至，知弦老已投豐，即令馴跡之豐，囑其密置身遠近間。爲善後之圖，高飛遠舉，無所用之。連日手札多作此語。晚治鷄黍酌翼王，而子玉、明汲俱集，得和亦自城至。予勉出陪飲新齋，酒冽，不覺已過矣。

廿七 早，泓定計與瀞偕造雲間，一爲申謝，一爲善後。且儗取道於槎謝子石，於豐叩弦齋。儀物筆札，都費推敲，大非病子所堪。弦處少效將伯之助，所云惟力是視也。申刻，二子始得放舟。荆隱已先待於豐，而再生、妙指俱赴王菴去矣。昨覓汤空回，今日別呼急足，歸報當晚必至，果不爽。過東，夜饍乃去。

答謝戴務公

文章相慕，杯酒相許，自友生結納之常。顧施未侔於大造，則杯酒皆浮；感不切乎性命，則文章等僞。幾有不勞媒介，不費頰舌，一旦死而生之，骨而月〔一〕之，如今日老盟翁之於寒家者乎！自乙酉秋，家銀臺從靈均之遺則，不肖久以同盡為期。不意創痛未蘇，誅求疊起，既坐悲泉苦水，又苦駭浪驚濤。少陵所云『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今日乃得之親嘗耳。不肖勉留業軀，上慰衰慈，下安血胤，百千荼苦，何堪覩陳。躑躅逾年，遂嬰痼疾，奄奄牀簀。自秋涉冬，又復經春矣。想未有以雍生苦狀，愬向知己之前，然試叩文初、維斗，當知一二梗概也。文初以何日赴約，定當由嘐達松。但寒門頂禮之私，不能少待。煢孤瀞，哀毀支離，二載未離垩室，乃今不自知其足之

前。相攜而至者，兒泓也。兒汚棲迹山中，匪久亦當趨蹕耳。至於寒門，方當蕩泯之餘，尺寸莫酬高厚。且煢孤雖蒙蒙未視，亦何至以俗間穢物唐突魯仲連、田先生之前。要之，草木臭味，必有藉以相接。敢托子石兄婉轉代陳，亮盟翁不忍終寘之情理外也。敝友顧弦齋司李，千古快人，半生苦節，三秦七載，九死一生，尚未肯韜鋒挫鍔，其意有餘，其謀弗固，不肖知其所以召殃矣。今試問伶俜飄泊，赤立絶援之身，堪中此奇禍否？煌煌新國，亦何苦力驅此等人，必使登山赴海耶？仰仗一體扶持，並以托之子石，即文初亦容嗣請。至如不肖以溝中之斷，轉為起瘠之圖，豈應愚妄至此。病喘驚魂，語無倫次，百凡鑒原。弦李一段，泓爲盡易世法語。

〔一〕月，同『肉』。

寄陳義扶

天下安危禍福，誠不意呼吸變遷，乃至於此。此天祐，非人力也。善後之圖，方與兒姪輩懍懍計之。弟自此番病後，彌悟業軀如幻。邇日但覺禍至不驚，禍去不喜。然尚未知是頑是定，當從吾兄參此消息耳。羽便布慰，并望以此慰城頭諸相知。

廿八　早，筆牀茶竈，漸還舊觀。如天之福，不知當何消受也。念所置書帙，久頓虞山，難於更待，仍約翼王同九初旦晚一行，蓋爲兒曹萬無暇及此也。及汚至，仍欲踐前約，其意亦借此思一

豁耳。薄莫，泓、瀞俱自槎返，更出意表。蓋爲子石力阻此行，斷宜從緩。子石則先攜予報章以行，弦齋擔子一併夯去矣。是日午餘，予昏憊僵卧，晚微發熱。數其期，仍是瘧候。但前此顚播中，翻如不覺耳。

廿九 早發孫勇入城，一看女定。寫寄得和、九初、義扶、治文諸札，神思殊不耐。南翔有老醫方仁甫，爲余家探信柘林，重繭勞頓，謝以少金。飯後，汤夫婦俱至，家人團話。予爲宰一鷄，設一麵，如將以此賀太平者。點心後，侍吾母步入竹林，周覽形勝。予體中欠佳，夜來仍覺焦熱，亦以奇癢未平故也。

卅 兩日緩緩開晴，方冀久霽，而朝來雨復滂沱。米價每石至叁金外，更憂麥爛，奈何？日間旋霽，子石茸回。又得務公手報云：『弦老差官已報命，從此不更遣，都付雪净矣。』而吾姪少將酬儀，毫毛無染。務公眞古人哉！即大事吾將有厚望焉！

四月初一 馴來，聞弦齋仍留克勤許，寄示務公手報相慰。見德符郡中信，知阿堵雖有小加，而事局無大變。虞山一棹，汤明晨行矣。今午來別，授以買書少貲。此皆意表佳話。予昏卧竟日，仍應瘧期。蓋積勞積憊，不自知其所至也。

初二　夜雨晨晴，予憊甚。奇癢又不堪，早餐後即昏卧。大鴻至，相見一笑。攜弦老手信，商所以謝務公者。得和即攜婦入鄉矣。大鴻留惠莊，俟其便船入城，爾時弦老如夫人方同女定寄頓城中。又爲誕育事，未便入鄉。即弦老亦有暫寄城中之約，云與得和商之。

初三　夜復雨，晨復晴。吾母早已檢點行李，趨赴恭莊，吾輩俱隨行矣。尋常往來，何非幻境，此番幻中有幻。今日板輿無恙，色笑相將。勿以爲固然，而一以倘來之福視之，庶慄慄知所警懼乎！輕雷驟雨，方抵恭莊，而荆隱攜褐來恰至。據荆隱口傳及存古筆奏，雲間如有尅日奇舉，眞耶幻耶？主者豈未戒於漏師耶？我惟爲之慄慄。得和夫婦回鄉來看，時大鴻滯雨涇南，幷約夜話。和別而鴻留。

初四　大鴻黎明入城，兼銜予命，訂弦老即日入塔。先是龔雲乘同徐朝宗於朔日過惠莊，雲乘云曾走吳門，憩實沈之舊於虞牧。虞牧高居不見，但令蒼頭傳命云：『如有言，何不托侯某言之。』予於是知虞牧之札之無所辭也。至是雲乘專使相促，若不能少待者。而日來聞虞牧忽挂清朝吏議，方在逮間，予囑雲乘察其實虛，舉筆未晚。瘧魔欲退未退，大約積病在脾，故投以朝餐即困眠，投以午餐即又困眠。惜無和緩，坐斷而立起之。夜來熱故不劇，但不堪昏沉耳。

初五　朝起，鬱蒸彌甚，驟雨復來。午餘，炎熱困人。弦老至，酌於吾姪東齋。予借駭浪初

平，告之以帷燈匣劍。而弦老則自許百煉鋼，誓不退轉矣。別去，宿涇南，且與訂宅眷齊會，以前此有它徙之說也。

初六　蒸濕不退，欲晴未晴。予之爲癢所苦，倍覺忍難。子石兩次書來，纔作答，附弦齋去，以石盡卻弦行纏故也。燈下契中自崑至，云以王菴催請，暫來赴約。家累未遣，尙非雲水常住也。《牧集》從弦齋借觀，一哦一嘆。泓探信於平南，報語直憂師老而潰，慄慄更當何如。

初七　得和午前至，弦齋午後至。詩心弈旨，幽事相關。遠近喧傳吳督即日反正，初以爲耳語，今以爲街談矣。可疑可駭，姑以不見不聞消之。褚元、徐宗兩人至，皆爲小損畝畒。畝畒有所損，即薪水有所助。予此日尙得寬然於俯仰，殆有數存焉。是日，瘧復小至。當甲乙命酌時，予已齁然高枕矣。

初八　朝曦始啓，積濕漸收。聞虞牧果被清國急徵，而莫識所從來。札告雲乘，以明我之非食言。午餘，子上至，與商入茸探信。子上不關物色，往來自由，此行翻不須遲疑耳，晚宿惠莊。

初九　子上告別，仍入城。牽挽同隊，殊覺紆迴，我亦聽之。午餘，弦齋攜陳醞相酌，大鴻、得和而外，明汲、子玉俱作不速客，傾倒盡歡，予幾忘其爲病夫矣。

初十　弦齋札示：崑之計偕歸者，云西人於二月廿九圍京，新進士皆派守垛。蔡兵收河間，截糧艘。山東一路，行李不通，邸報特遮飾以爲蕩平耳。予報弦齋云：『遠音誠佳，吾所急在近音。聞師期已戒而復沮，使人徬皇未得其解也。』薄莫，汸從虞山回，是時予已小爲疴困，仍離牀起坐。書籍又纍纍滿牀頭，顧而樂之。泓從東來，且留宿。

十一　時事非嘗，泓、瀞意難坐觀，探策啓繇，得『往蹇來反』之占。泓歸手報，姑遣偵探一力也。是日，聞我舟師有張家行一捷，敗虜負創入城報令。然亦不知所謂舟師者，奉何指麾也？予惟端坐檢書，弦齋欲改訂《元史》，黜許文正於廡間。行滕乏書本，予先檢《正學》、《釋統》諸論，升菴《廣正統論》及《瓊臺稿》中《文正》一論應之。

十二　連日晴乾，麥未全壞也。是日陰而不雨，予攜汸步屧門首，周覽新搆。薄暮，爲弦齋留東，二子俱往。

十三　曉來雨師風伯復憑陵肆怒，意者義旗將舉，爲之灑塵清道耶？午夢一覺，弦齋手語，幸□□王方當褫職，必弛於戒備，以爲不足憂危。予報語如左。薄莫寒作，至於擁絮而卧，熱勢亦比前反劇。

答弦齋

連日體癢為苦，正是心癢所致，所云『有諸內，形諸外』耳。為此不離簀次，半墮睡鄉。札至，知不嫌遲答。寶[redacted]土國王。方當奪官，必灰心斂手，是誠可喜。然聲迹襮揚既久，三尺童子亦知設備。且白下重兵，容知旦晚不至，豈不可憂可危？江陰介子所稱『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竊憐之！竊壯之！回視吾曹太息虫草間，竊媿之。然丈夫所處各有其時其地，一龍一蛇，無有常家，正未可以目前判斷也。老兄其謂何如？明發偕大鴻過我，簡料本朝文集，必有與正統相發者。西歸一棹，務在鄭重相機，切祝！切祝！子石兩答函附返，來示貽施者以安，得無反貽受者以不安。一笑一笑！

十四　早晴，泓傳茸報，大局漸解。主謀者意變，參謀者且逸去矣。宇宙間少此怪事，吾亦尚在疑信間，豈兵家別有詭秘耶？日將晚，弦齋父子過甲乙軒，呼酒欲澆壘塊，無如酒戶被病折減，飲不得痛耳。

十五　憂生歎世，悄焉無緒。泓至，爲言動靜機宜，商量正苦，忽得茸信。知昨報果譌，不出意中揣摩，差爲一豁。但刻日之說，又未敢遽信耳。侍母夕饍，寢夢爲之不恬，非獨奇癢故也。

十六　槎回者寂然無傳，我因謂刻日之未足信也。乃城信至，知邑令下符，吹求散甲以爲花詭，全換優容面目，茫然莫知所應。而三日前，德符撤手郡回，知狐鼠欲壑未盈，一駁恐終不免。所云益深益

熱，此眞頃刻難忍，不識天公究竟何以處之。明日兪兒入城，予於疖發時口授數語，轉囑管科，無非爲散甲事，防差子之下鄉耳。

十七　大事既不可期，身家水火，日甚一日。予倦則假寐，醒則攤書，餘都付如醒如囈矣。適蔣馭宏雯階。屬所親盧弢仲，特叩左原，且從澥上有所授。魯藩已受命於隆武，署爲監國，瀟虜伯，改封威虜侯，所授告身一紙。卬須將伯，斯不可云不勤矣。藉此得聞澥上水師已於初二日發，直抵南都。吳督候上流的報，督已受封定吳伯，事固不可中變矣。方有舉動，特未知下流堪久待否？中心皇皇，安能臆測而懸斷耶！先是馭宏銜卧子命，索弦齋甚力，左原乃召弦齋見此二人，盧又同黃。具通悃款。泓、瀞以大事既有頭柄，勢難坐視，仍理前說，密白來朝爲雲間行。管科至，知韃兵入城可二三百，想是縣令爲防海警從土撫請來，而居民竄徙又紛紛矣。聞土亦通於澥，本與吳仇，將來恐不得不合，此亦二人云云。

十八　盧、黃早別，瀞昨夕已宿惠莊。早探之，適雨大澍，固知其不能成行也。惟引領吉語，以日爲年。初但聞僞知府被戮，蘇、松惟此官是滿州產。便謂一了百當。及晚，接王菴所傳，何其異也。授首止僞海防，太守負傷而脫，一異。詹、楚兩中軍不願反正，前此聞兩中軍與戴、陸不協，既而講和。有人親見詹中軍扭督入小舟去，二異。城門晝閉，但傳令箭請醫治太守，三異。僞令出示，云叛賊李奎作亂，督之副將。賊殺海防，今已就擒，百姓各安生業，四異。此等變異，吾輩尙冀此中有詭謀秘算，不然，大事尙可爲耶？是晚，泓、瀞俱宿恭莊，予耿耿不能貼席。

十九　早，泓、瀞不能坐視，仍入王菴探信。會稽使者適來，予親叩之，則云迎醫出示是眞，豐浜來人所聞亦合。果爾，豈更有它望耶？又嚴三遙寄云：『詹是歹漢，今哨長故末什也。詹如得志，你家當思避地』云云。此時我何暇自謀，而人已代我謀如此。可畏！可畏！薄莫，痞發轉不輕。

廿　側耳確報，兩聲續續，絕無所聞。予倦極，但付黑甜耳。適翼王字至，所聞松事亦符，頗疑天之助逆，共相呼告。翼王有令親自閩、廣來，云聖駕在廣，而滇南已立桂王云云。銀臺贈兵侍，乃蔣龍江題奏，與吳日生贈左僉都同下。蔣托此君賫詔歸，因關津盤詰甚嚴，已投之江中矣。予午睡起，作答去。泓、瀞雨中從王菴回，云人言非贋，城門之閉爲捕誅吳黨。或云六七十人，或云百七十人。道路之口，亦有云吳至中途已被奪出，而未必然也。予既抱大憂，兼怵私禍，惟與子姪瞠眼相向而已。泓仍冒雨東歸。

廿一　雨勢聯綿，二麥盡爛。只此是亂徵，不必它也。姪屬國俊探哨長消息，國俊報語：『有人自松城逃出。變作後，即有兵丁入戴寓，殺十三人，如喬、範、張貴公子皆與焉。諸凡同謀者，方在搜捕。又有人自蘇城來，親見吳押到，即送至南京，土出示安民。』云云。執吳以行者，楊副將。主張松事者，詹中軍。詹名世勳，近亦被洪參褫，而贊逆特堅。止爲與戴、陸交惡，恐事成仍受螫耳。

廿二　早晴。日來予自嘆學力未堅，心事作惡，萬緣姑付一枕，瘧魔轉益相牽。極憊眩時，泓來語予：『夏氏平南無恙，猶以幸羅織之未密也。且松已有新督至，將來執杓之人，或不在彼己之子耳。』

廿三　德符昨午至，今晨行，予竟不及一面。惟聞籍事，撫已批回，橫加每畝壹兩。此四十兩者，設令旦晚取盈，吾知削雪成銀，必有異人授以異術矣。空手攢眉，亦有何補。獨前此無限膏脂，斷送鼠穴，曾不收分寸功，不由不裂眥填膺耳。情事既不聊，午餘適弦老招子姪輩。予見天氣晴和，便理小舫同往。病中雖未能痛飲高歌，借此略一舒寫。時弦老將謀西歸矣。

廿四　弦齋告別，云西山多訛言，舉家恇擾，歸期愈不得不促。予枕上爲一闌干也。姪儗入城，枝梧籍事。而精力物力萬分不及，眞是步步傷心。

廿五　約弦齋過話，得和、翼王、通甫皆同之。予爲此鬼未銷，酒半先入。

廿六　弦齋行，不及再面。荆隱、樂安攜竭、匡以至。荆隱云：『亂首乃曹副將也。吳誅兩廳後，將誅詹。刃已加頸，曹突出救詹，因誅戴及其黨與。』果爾，與前聞又別，容覈其眞。是日，予移中堂書橱於東軒，以避濕。子姪共爲簡料。薄莫，卻聞大鴻從安亭（時大鴻暫頓母夫人於此鄉。）徒步歸涇南。居民見其踉蹌，便生疑揣。乾坤跼蹐，乃至於此。卧後，又聞元初、卧子俱投王菴，多因大官大兵俱集雲間，一時謠言

將興大獄，不得不謀避地耳。

廿七 泓隨荆來，拉瀞同入菴頭看二老去。大鴻來面，果云謠言種種可畏，然皆無確據也。申刻，菴信疾傳，車公欲立移別處，（卧號軼，故呼車公。）非豐不可。予立呼馴歸候，（後當呼爲川馬。）旋作答去。嗟乎，予亦逃死之士，亡命之家也。今即以季布爲朱家，以張儉爲魯國，萬事委運，何暇沾沾計禍福哉！

廿八 早復雨，又作聯綿狀。薄暮，予方發寒擁被，瀞冒雨還。泓早間已分路看王莊去，車公亦今晨纔作別耳。車公云本無短柄落定吳手，只威虜移檄定吳，多借重車公，以是可危。予叩瀞，近變必有確聞。則云：『車公張王已甚，無暇以及它語也。』（亂首又云是楊非曹，姓名多誤，其它可知。）

廿九 聞錄人於吾廠，自一而三矣。蓋爲土撫新設一弁，往來槎上、眞如間，濫受詞訟，邑令亦不得而知也。今日爲切隣鬪毆一案，吾家始親見之。問其事，則黑白倒易；問所過，則鷄犬不存。想天故以此滿□貫耳，乃天心更有不可解者。我舟師閣淺福山，五百人俱被獲，盡殲之跨塘橋，陳尸數畝。天果醉耶夢耶？抑威虜調度失宜，故以此策其後效耶？連日惟聞大兵齊集雲間，即槎上亦爲除道，槎民且轉徙一空矣。問集兵之故，則云將興大獄，盡除與吳通者。泓示車公密札，皇皇告語略同。又聞光福、洞庭俱遭屠戮，莫解所謂，直覺無山可登，無海可蹈耳。是晚，以小舟渡新東齋，與通甫、大鴻、得和轟飲。泓從王莊回，未命酌而去之。

五月初一　入夏常陰，昨日乍晴，今晨復微雨。晚際，予留嚴叟一杯一壺，耳中波濤，胸中巒嶽，銷歸欲盡矣。

初二　晴色未開。傳說都不堪聞，與前月杪無異。西山被屠，聞維斗亦遭此劫，大約妻子拘縶，此說近眞。然禍已酷矣，爲之皇皇。車公纔與通八行，其姓亦易爲李。疖發如常。

與李車公

得聞翁兄此來，且驚且慰。驚則驚大海橫流，雖鼉宮蛟宅，不得高其枕，慰則慰大鵬海運，迴翔容與，姑就鷦鳥而謀一枝之安也。然而此番危機，弟細察究可無恙。我既無行事可躡尋，又無筆蹤可推按，豈有挂名文移便可懸坐者。但既供耳目，從此不得不過防，將來連染亦定非一姓。彼以為不除此屬，天下終不得太平耳。故弟每以防遠不必防近，慮公不必慮獨。而翁兄今日氣志所動，吾輩之安危繫焉。要使精華果銳之氣時時叩存，切勿過於摧塌，若將付之不可奈何者。命世之一人以為不可奈何，則天下事真不可奈何矣。長庚曉月，光雖殿而氣倍鮮，非翁兄之望而誰望哉？崑陽弦齋氏為弟齟齬交，李於秦川，抗節九死，全髮生還，切壯之。歸而霸心勇氣不能自固，又時時切諷之。乃此時所進於翁兄者，其說轉似蓬楹，亦以為處地既爾不同，居身各自有準。

君子以同而異，此之謂也。翁兄以為何如？如弟迂愚老生，理亂俱無所用。邇來一病自廢，迹有類托之喑聾者。然而身則日日懸絲，家則刻刻累卵，只如籍沒一案，若彼必欲盈其壑底，惟當索我於溝中耳。而邇日又為風鶴驟驚，盡室奔迸。此時此境，急於布危於儉矣。今事當極幻，即以布為朱家，以儉為魯國，此中關捩微妙，正使愚人莫能測識。願翁兄勿作速徙之圖，至祝！至祝！至於『地主』二字，不為今日而設。但思扶病一來，傾寫情話百斛。其如經年不出户之人，去來動關摹儗，何容直行其意耶？即日呼兒專候，謹先道區區，並稍為從者享越臣之薄脯、坎爻之樽酒，惟翁兄以意不以文可矣。對毫馳結。有報章約爾後相通，姓從嫣，名從瓠，字大樽。

初三 晴。纔遣車公札而泓至，以先菴後豐爲期。泓將行，忽得子位一札，知吳淞總戎沈又將興詐局。已發復收，皆子位排解之力也。雖然，收者何必不發，方寸有幾，容得許多憂懼耶？惟對姪云：『大學問會須從此中逼出。』

答謝許子位

虫沙風鶴，日來步步驚心，不意又有東方之事也。天設游險，使重耳起悔圖；天生偉人，使成季毋廢祀。齋心稽首，請俟異日，此時不容多着子墨。至於相勖相警，字字名言，此曹敢不龜鑑奉之？如崑如松，一時偶集，皆由平日氣誼纏綿，并非招之使至。一經粧飾，動成禍形，可以類推而

得之。此時何暇與悠悠之口辨，然知己又不可不得其真也，何當翩然過我，吐盡胸懷。佇望！佇望！

初四　中宵雨作，朝復大澍。泓冒雨返，知江橋方泊虜船，借薙髮爲壟斷，咫尺不得前進，又意表事也。

初五　辰刻，長子舉其長子，恰逢午日。賀者曰：『此田文王鎮惡之故事也。』然田文願高其戶，而予惟願卑其廬；鎮惡願封萬戶侯，而予惟願作田家子。若問滄海橫流，只此頌禱已爲過望矣！方報喜王菴，王菴正遭苦略，居民獸散。三師夜半投大樹宿，其禍起於沈氏爲仇家所中。沈即唐鳴球，上海諸生，曾識之，後爲叔祖母晚婿。此事太不倫，今遂得此慘報耶！而豐浜去王菴只三里，川馬之隣多所儗議，方謀它徙。則雲中急報，事欲不佳。即本莊鄰曲，咸奉鼠首矣。車公計無復之，遽欲行匹夫之諒（疑爲『謀』），川馬力挽入槎樓。泓夜分往視，且計先之於其所往。然此何時也，可爲此事，難矣！難矣！

初六　予河魚暴下，大半高卧。惟聞新兒宜乳，吾母相告，各爲喜動。三師從大樹來，草草數語去之。大鴻方理歸檝，告以急病之謀，渠亦欣允。予又念昨日之報，未有錄牒實據，容知不爲居民風鶴。如吾家前事，囑以此寄慰車公，切勿出於下策也。

初七　俗所稱天生婆婆者，於誕彌之三日，饗以牲醴，宗鄰因而索飲。索飲先之以打喜，來賀者袖一棒，一見即打，謂之打腳骨，甚有負傷者。此等不知何所仍襲，然祖宗以來，莫之能改矣。予是早河魚更厲，兼之久困奇癢，倦憊已甚。適張德符同時霞令、用咸兄弟以打喜至，勉與接對。接對之外，即入睡鄉。但聞德符輩早散，而子玉、通甫復集。明日，方鳩木工爲吾母營壽具，予亦順帶。是晚頗有料理。泓昨晚回槎，今日始面。爲言勾攝，初傳陳、董，繼傳陳、徐，大要無復免理，如此則朱家亦危哉。而兩日得王哨獄中書，謂納貨可免，以此相邀，異甚！異甚！憂端紛綸，予於睡夢中商略數語，實了無成算也。中夜大雨傾盆，至於徹旦，自午日開晴，剛三日耳。

初八　連日心懷卒卒，不能泛覽它書，取自著詩文再一點定，將裝潢成帙。薄莫，寒發稍輕。甫就枕，忽陶蟬走報：『有洩暴客之謀者，尅期今晚劫恭莊，千確萬確。』予心知其未必然，告家人以鎮靜，但謂放膽文不可輕做，仍與吾母吾姪商臨時脫免。而吾兒已遍戒鄰人，蓋合廠無有安其枕者矣。警備終宵，幸無聲影，與前日騎兵同一故事。

初九　吾母竟夕廢寢，卻不言疲，亦由弄孫爲樂耳。陶蟬再至，兒叩以底裏，又自彰彰有據，仍囑其密訪再報。姪辭入城頭，專爲枝梧籍事。汸擬同發，姑少須之。是夕，仍有戒備，國傑家丁俱至。

初十　早，汸辭入城。王內三兩書來，纔附一答。

附　條

唐市之行，不遇朱家，便似所問非所對。要之，行止久速，莫非天定也。元兄杳然不報，甚異！甚異！兒正馳急足伺的音，而使者亦留之，不可得其往復語爾爾，恐不宜遭迴本境矣。奈何？奈何？弟為大兵將入嘐境，聞多所徵捕。寒家實萬分極危，然不暇自計，而亟望吾翁擇其所安。真切心事，不出前柬所云，但媿意有餘而力不及。更無一條必穩之路，惟吾翁自審擇之。

附　記

汸於初十晚抵城下，瀞云：『侯馴於昨晚自崑還，述車公唐市楊彝。不納，卻留崑鄉。』狀甚悉。計馴當於初十午抵家。今所存片紙云：『唐市之行，不遇朱家，似所問非所對。要之，行止久速，莫非天定也。元兄杳然不報，甚異！甚異！兒正馳急足伺的音，而使者亦留之，不可得其往復語爾爾，恐不宜遭迴本境矣。奈何？奈何？聞大兵將入嘐境，多所徵捕。寒家萬分極危，然不暇自計，而亟望吾翁擇其所安。眞切心事，不出前柬所云，但媿意有餘而力不及。更無一條必穩之路，惟吾翁自審擇之。』此當是馴報命後，陳使復來，故附此字令達崑者。聞陳使次早亦在被擒中，則此字乃初十晚作，眞絕筆也！戊子六月七日過曹浜，泓出諸遺筆，忽得此稿。因附入日紀後，誌其時日如此。男汸記。

淞南隨筆

〔清〕孫文川　著
黃珅　王順　校點

前言

《淞南隨筆》爲孫文川在同治二年至四年(一八六三—一八六五)寓居上海時所寫的一部分日記。其時正值太平天國軍隊和清軍進行最後的較量,書中不僅記載了作者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也保留了這一特定時期的社會傳聞和史實,具有較高的文化品位和史料價值。

孫文川(一八二二—一八八二),字澄之,一字伯澄,上元(在今江蘇南京)人。室名讀書齋、商壺館。諸生。以熟悉洋務,保舉至知府。有《讀雪齋詩集》。孫文川耽好文物,日記中對他在當時所見到的一些有價值的文物,都作了詳細的記載,其中包括宋版的《聖朝混一方輿覽勝》、《淵海》等書。據日記所載,他收藏明清名人手帖甚多,有王守仁寄友人手書卷子、《東林諸賢眞迹》等。他還藏有米芾字卷(系宋紙,字極佳)、王槪手書詩禪唐律一冊、文征明詩箋冊等,都是至寶。作者對金石也有很大興趣,日記中抄錄了所見的《漢鏡銘》,對原篆書銘文一一用楷書注明。他還介紹了漢代的碑闕、唐代的硯墨,抄錄了古代的一些碑文,并就古代碑文隸書多誤字的原因談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上海收到三面古鏡,根據銘文,推斷其中一面鏡子當爲古蕩子贈北里娼妓者。王士禛《銅鼓詩》,以『錞於』爲銅鼓,作者根據自己所收藏的『錞於』,糾正了王士禛的誤說。趙南星的鐵如意,一直爲世人所敬慕贊美之物,

但對鐵如意的形狀，一般人又多不清楚，作者曾見過鐵如意，在日記中作了詳細的介紹。日記中還有一些關於文物考證的文字，顯示出較高的鑒識力。

作爲一個封建文人，談藝說文也是這部日記的重要內容。日記中抄錄了不少詩詞和楹聯，有自己寫的，也有他人作的，有當代的，也有古人的，雖不爲世所知，但其中不乏佳作。日記中談藝之處尤多，如比較唐、宋、元、明的書法用筆和風格，頗有灼見；有關《松江詩鈔》中作者的介紹，也較爲難得。而所抄米芾的《閱書帖》，尤爲有趣。從日記所載可知，當時的新聞報紙已經相當流行。

在日記中，作者還據讀書所得，對一些歷史人物作了考證。孫文川本南京人，當時南京在太平軍手中，故對清軍和太平軍李秀成部在江南的作戰狀況尤爲關注，幾乎逐日有記。據日記記載，當時在華的洋兵，在攻打太平軍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日記中出現最頻繁的名字，竟是當時統率所謂『長勝軍』的英國軍官戈頓（登），及其前任美國人白齊文，不僅寫了他們的戰況，對其人的性格也有所描述。日記中抄錄了當時總稅務司赫德，爲戈頓配合清軍李鴻章部作戰而寫給清總理衙門的長信和軍用地圖，寫了戈頓和清朝官僚的矛盾、洋兵內部的矛盾，幷記載了當清軍壓境時，太平軍內部的一些矛盾。這些內容，往往被正統的史學家所忽視，但對後人正確全面了解研究太平天國戰爭，卻有十分珍貴的史料價值。

當時的上海，已成爲各國侵入者的麇集之地，故作者對外交問題也十分關注。就租界問題、通商問題，及如何維護中國領土主權問題，都作了記載，談了自己的看法。日記中多次以充滿敬意的口吻提到東林黨人，對明末各地的結社狀況，有比一般史書更詳細的記載。此外，作者還記錄了當時一些

具體的社會問題，及所見所聞的自然異象。

據原稿書衣題詞，日記起於同治二年癸亥秋八月二十日，止於同治三年甲子冬十二月卅日（實際止於二十九日除夕），同治四年乙丑續（自正月元旦至二月二十四日）。藏印有：『公持又號恭士監記』（白）、『鼎人』（朱）。

《淞南隨筆》原本爲手稿，行文舛亂，錯誤甚多。爲方便讀者，在標點中，對一些較明顯的錯字，在正文中直接作了改正，并在後面用六角括號標出了原文。對少數殘損嚴重、以致無法辨讀的文字，則作了刪削。

淞南隨筆

八月廿日　小伊約夜飲，辭之。

陳子琯《五人墓》詩：『詔獄返陪六君子，朝班慚愧十孩兒。』姚西農詩云：『西市甘心判一死，東林抗手揖諸賢。』釋覺阿詩云：『西市頭顱《游俠傳》，東林姓字《黨人碑》。』

莫嘆荒江荒，近已收江左。早晚渡江人，重見平安火。

嗟嗟爾小鳥，《禽經》不著名。何幸亂離後，高人爲寫生。

迤邐孫岡廟，登臨舊日曾。欲摹圖畫景，煙霧隔層層。

莫嘆荒江寂，休嗟古戍傾。

畫禪能怖衆鳩鴿，琴調偶翻孤鳳皇。

程青海《贈四海和尚名德峰》

廿一日　昨聞初八日克富陽，十四復杭州，以駐寧波之外國兵同擊也。又聞無錫亦復。皆未確。

匹馬西風，記踏碎、關山夜月。況今夜霜華掌大，征衣如鐵。逸興頓懷陶令菊，苦心待嚙蘇卿

雪。痛江南江北尚沉淪，紅羊劫。　情不惜，妻孥別，心不為，功名熱。只留得隨身兵法，《孫》、《吳》幾頁。猛獸山中應就縛，妖星天末行將滅。趁秋波卷袖浣羅袍，沙場血。苗逆未叛時所作。以題侯龍軒之《關山夜月圖》者也。

八月廿二日　昨得樸翁函幷甘竹翁信，令幷覆之，交原送書人帶去。尹西園招飲於新樓，又小伊午後請尹、張看戲。吳硯翁來，未晤，與小伊、西翁夜吟樂甚。

花旗人上吳觀察書癸亥八月廿二日到

上海道臺吳大人閣下：

吾傷痛吾兒華爾素與閣下交好，諒必欲得其遺物作為紀念，心始稍慰。茲將吾兒所遺小照，照畫一幅送上。閣下是他知己，觀其遺像，即如見其生前之謀勇才能。回思其陣亡之日，至今剛周一載。追念臨陣捐軀，實為貴國所不幸而亦閣下所深痛也。吾兒亡後，遭賊害者相接，由此觀之，足見吾兒之英勇，實無有繼之者矣。此像雖非十分極肖，然極肖者實無從再覓，實亦無可如何耳。敢祈

檢存是幸。專此幷請

勛安不一

愚弟華飛歷頓首

英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即
同治元年癸亥八月初十日

八月廿四日　昨日與小伊游樂甚。燈下與西農聯句，得七律二章，餞小伊粵東之行。賦罷，街鼓紈如，已三更矣。今早忽得小伊書云，其行不果。郭公意忽改，疑有楚人讒之也。

廿五日　吳硯塘來，以病未能與多談。夜間腹泄，凡三遺矣，頭昏身熱，曉不能起，將移宿於家。蓋自西農來，予移閣樓，與之聯榻數日矣。昨以馬石樵畫冊，求陳子瑨題。

《具區志》，陳子翁借去。

廿六日　病未愈，移於家。西農爲馮師所召，亦去。

廿七日　病稍愈，未出戶。聞小伊將偕培之過江。

廿八日　小伊薦奴子汪友於予，於是日午刻登舟行矣。予午後過公壽寓，見王文成卷子，囑買之，恐索價昂，不易得也。

信即朱君帶來。得凌竹翁信，以朱子鶴之妻殉難節略求題。

廿九日　過公壽梁閬齋，以王廉州畫求題，予擬題云。

我朝畫家，首推四王，皆從元四家出也。曩與朋輩縱談畫事，或請以四王分配四家者，予勉應之曰：『煙翁近倪雲林，廉州近黃一峰，石谷、麓臺則與叔明、仲圭近。』今觀閬齋所藏廉州小幅，果乃酷似子久，不覺憶及舊時讕語，敢云知畫哉。書以質之閬齋，以爲何如？

以扇二交公壽，囑其以一扇二紙往求姚梅伯書近作，贈以番銀二。梅伯來而予游都門，及予歸而梅伯返四明，竟未一晤。梅伯病甚，幾不能執筆，慮其難再來也。

昨見宋小坡，乃得怔忡，老而貧，孤而病，可憐。以一番買其畫，不佳也。是日見古書數十種，又得漢十二辰鏡一具。

我朝工畫山水，首推四王，皆從元四家出。曩與朋輩縱談畫事，有必欲以四王分擬四家者，遂妄應之曰：『煙翁近倪高士，廉州近黃子久，石谷、麓臺近叔明、仲圭。』今觀閬齋所藏廉州小幀，筆法蒼勁，乃甚似子久，頓爾憶及前語，書以質之閬齋，以爲知畫否？同治癸亥八月上元孫澄之。

『角王巨安日有喜，昭此明鏡越快意。上有龍虎四時置，長保二親樂無事。子孫均息家富熾，予天無極受大福。』　漢鏡銘

三十日　得文衡山、梁同書、王麓臺、王蓬心扇各一片。

國初巡撫土國寶、明末蘇州推官倪長玕，今見《貳臣傳》刻本訛爲王國寶，《府志》刻本訛爲倪長圩，

後世誰知之？

聞柳門有『破蕩將軍』印，又古錢。柳門住如皋，又聞其後人吳讓之住泰州裱畫店後。

九月初一日　見米紫來山水大幅，甚佳，秀倩清麗，惜是絹本，斷痕太多。

鐵浮圖乃金國親兵也。見葉石林《建康集》。

偶讀馮開之序七名家（明七子無定）尺牘（定霸圖）曰：『元美壯時，盛稱歷下；宗、吳、徐、梁，共執牛耳；茂秦布衣，亦稱附庸。是爲中興七子。』開之萬曆時人，則所稱七子爲最確。蓋王世貞、李攀龍、宗臣、吳國倫、徐中行、梁有譽、謝榛是也。若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所載，則淆混不清，似五實六，似七實八，豈可信哉。

又檢屠隆《序七子尺牘》，則曰『于鱗高視於歷下，二美朗映於吳昌，子相跋扈於廣陵，明卿飛揚於荆楚，子與特立於苕水，伯玉獨步於新都，在天上則如七星輝煌，各不相掩，在人間則如七雄犄角，各不相下』等語。此則梁有譽死、謝榛逐後之七子也。尺牘即此七人，是爲王元美、王敬美、宗子相、吳明卿、李于鱗、徐子與、汪伯玉。

初二日　吳硯翁來。昨晤公壽，云有松江之行。今來書以風逆遲兩日再行。以《歸棹圖》求其喬梓共題之。

見湯貞愍詞二首：

長亭怨衰草

漫重認、六朝山色，霜冷雲凝，燒痕如墨。懊恨王孫，斜陽催送馬蹄疾。韉韝欲脫，怕血染、平蕪赤。是處亂蓬飛，共綠鬢、一般愁白。　還憶：伴珊珊花徑，暗把茜裙沾濕。踏青去也，算屧印、為誰留得？怎料取、孤館秋清，剩消受、怨蛩凉夕。便扇底螢光，都被西風吹熄。

前調衰柳

更誰向、壩橋攀折，萬里關河，一天風雪。古陌人稀，幾點猶自馬頭拂。蕭蕭短鬢，正顧影、同凄絶。盼斷七香車，還只當、聽鶯時節。　休説！賺高樓翠袖，望眼欲窮天末。浮萍散了，怕流水、也應銷歇。最苦是、落葉江城，剩一笛、風前幽咽。算夢里腰肢，難解眉頭千結。

癸亥九月初三日　以金扇面兩個送請公壽畫。吳萊伯來，云欲行矣，求江北一書。陳子翁來。燈下覆凌竹翁書，幷以詞本書本均交王淦塘轉交朱子鶴賣去。

初四日　以金扇面二與公壽求畫，幷辭春孫觀劇之約。王文成卷子內寄友手書二通，以十二番得之，喜甚。

人但知顏魯公書朱巨川告身，而不知巨川何如人。惟唐僧《弘秀集》第一卷有《聽寒更寄朱巨川》詩五絶一首，詩云：『欹枕聽寒更，更更發還住。一夜千萬聲，幾聲到君處？』

上元江中有蔡洲古戒壇，亦見《弘（原稿作『宏』）秀集》第一卷《送志宏沙彌赴上元受戒詩》。

『碑版自鐫李北海，法帖手褙米南宮。』裝池豈賤工哉！

記詢明甫假箋《各國交好則例》幷序。

送顧姓通州南門文街倉口曉峰四兄，甘竹翁之戚也。定金扇兩柄，云一月方有飛雲閣。

九月初五日　今日聞得白齊文有被賊殺之信，或言未殺，已囚之矣。先是白齊文投賊，後屢來上海購軍火，幷招夷人爲兵爲賊用。上月初間，白又來，被人告知云。白又欲搶輪船投賊。海關稅務司即派輪船訪拿於吳淞，果先後獲船二支，幷外國人十二名，有黑人即白之僕，獨白逃去。拿得火藥幷洋槍一百二十杆，又洋酒九十餘箱。後經美領事以審之確據，將所拿美國人八名盡放。英領事亦將英四名放去。白亦逃回賊中。賊中夷兵皆嗜酒，以無酒欲退，遂先問戈頓，如出來，領事官治其從賊罪否？戈問明告以不罪，但不准再在上海。於是定約戈以工兵船直接此卅人。其時正值忠賊爲官兵所敗，而白所搶去輪船，是日被燒，大炮炸裂傷人，乃撫臺令陳姓爲之。陳本賊中大將，自南匯降。忠賊正在倉皇，忽見戈頓來船二支，接去卅夷兵，兵已在岸齊候，遂疑其與官兵通，而幷疑白齊文矣。先即疑之，急入城，則見白已點齊六十名夷兵，要求出城。蓋白見城外卅名可回，白亦有歸志，至是調齊排隊，方將出城，而忠賊已閉城不許出，遂拿下，光景不敢殺也。

蘇州某地王氏，乃守溪先生後也。堂懸唐六如畫，稱守溪爲夫子，自稱受業門人。陳子翁言。

姚西農言，吾鄉何氏家有何棟如殿試卷。

『田衣山屐』，見朱竹垞《喬萊御史札記序》。

章曠號莪山，字於墅，丙子解元，丁丑進士，任沔陽知州。湖廣兵起，爲撫臺，後事不成，走山中不食死。見曹家駒《說夢》。包爾賡，字長明，號宜壑。見曹家駒《說夢》。

初六日 黎明，葬我繼室婁孺人於上海縣二十三保九圖范家浜頭之原。丙壬，問墳地主奚錫山，亦名松保。未時入穴，滿路清音凄涼，聞之酸鼻。孺人在時，最好聞此音。蓋土人呼爲蛐蛉子，雌雄相偶，好於葉背倒立，形如蟋蟀，大如秋蠅，眉細而長身，淡白色。土人得之，貯以玻璃小盒，飼以瓜瓤梨汁則可活。窗前枕畔，靜晝清宵，其聲聆然，最耐玩味。今蟲猶是也，而愛蟲人已黃土矣！曠野寒天，倩魂徒倚，應亦更增悲怛耳。至後死人，則更不忍聞，不欲聞矣！

初七日 謝介鶴於上月卅日歿於嘉定縣任內。

見宋板書貳種。祝穆和《聖朝混一方輿勝覽》十二本，上中下三卷。他本皆作祝穆，此則明寫祝穆和編，三卷皆然。

潘自牧記纂《淵海》四十本。

初八日 白齊文自賊中出，慕賊曰：『汝既不樂爲我用，且去。』

松保來，葬事畢。知帳一篇，可惡之至。

初九日　重陽節。硯農動身赴江北，接太夫人還滬。劉仁三與同去。借給洋十六元。子琯、西農來，留之持螯，酒間聯句，得《金縷曲》一闋。子琯至初更去，西農宿樓中。

赤日驕人，且覓湖山，往從之游。喜瓜皮艇小，載來舊雨，蘆花水淺，漾出芳洲。入畫樓臺，親人魚鳥，勝地良朋恣唱酬。湘簾卷，看花都綺麗，水亦温柔。　勾留悵觸心頭，宋玉登臨易感秋。甚午橋莊畔，前朝湯沐，鬱金堂下，往日風流。氣短英雄心，兒女不及盧家有莫愁。憑欄聽，只前村牧笛，漁浦漁謳。姚西翁《游莫愁湖》舊作。

湖山舊是女兒家，稽首慈雲，願佳麗盡生西土；圖畫今留元老像，翻身苦海，嘆功名都付東流。郡司馬連璧玉農作。

銜遠山，吞長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送夕陽，迎素月，當春夏之交，草木際天。恭喜二先生，有幸歸天，斫仁義頭，剝忠孝皮，何其樂也；自慚一介士，無錢奠酒，秉春秋筆，灑英雄淚，嗚呼哀哉！

臣節豈能更，怪當日強藩，有意殺讀書種子；人心終不死，看長干返客，低頭拜正學先生。

成王一去無消息，夜雨西陵往事哀。世上風波鍾骨肉，人間遙路剩泉臺。枉拋十族天何補，寧望三朝禁始開。我欲祠前高結網，年年不放燕飛來。

初十日　子琯攜張棠村來，留棠翁鈔書。

烏龍白塔，建文年間僧清古鑒監造。

明嘉靖所謂五子，乃李、王、吳、宗、謝也，見宗報李書。而其方有梁在，虞山所謂名五實六也。其後謝被擯，梁蚤死，於是增入所謂七子也。而□□亦在其間，虞山所謂名七實八也。

漁洋《銅鼓詩爲孫樹百給事賦》云：『征蠻壁壘沒寒煙，誰遺錞於異代傳。』是以錞於爲銅鼓也。錞於形如碓頭，其上有鈕可懸，而扣擊則向兩旁，如扣鐘然。銅鼓面平無鈕，扣擊則向其面，此絕不同也。予藏錞於二，銅鼓則屢見之。漁洋博學，乃以錞於爲銅鼓，何也？

漁洋作《傅彤臣扆墓志銘》，乃遺其舉鴻博事，豈不以爲美耶？仍有『野翰林』之謂耶？

王漁洋《北征日記》：『竹垞邀飯古藤書屋，觀米氏《研山峰巒潭洞》甚奇。有「寶晉齋」三篆字，襄陽米氏世珍印。云其曾大父文恪公得之新安許文穆公家。』

琉球國中山王尚貞，此康熙二十三年汪舟次出使時所見者。

十一日 見物無錢買，張目見攜回，苦境也。

昨方與陳子璔、姚西農談咸淳井事，今日乃得拓片，眞奇緣也！別石刻拓本數種，內有來鳳泉井欄，亦吾鄉物。尙有雷山義井，無緣得其拓本，心甚記之。

十二日（此係十月之十二） 偕西翁觀劇於豐樂園。

憶楊柳門云：『吾鄉有下第者作七絕一百十四首，蓋隱合中式名數也。詩近科諢，僅記數首：「三

尊古佛中間坐，十八阿羅漢兩旁。卷廠常來成主顧，教人羞見轉輪王。」江寧官屬諸生納卷，皆在鷲峰寺之轉輪殿。「又像攢基又像牢，常將矮屋困英豪。輸他年少登科子，只向龍門走一遭。」號舍。「陪考眞同作伴婆，跟來跟去苦奔波。看他得意新娘子，自己依然冷被窩。」「風燈收起還堪用，板凳藏來不值錢。奉勸考衆休動氣，寬心再等我三年。」斷句：「安排一世考三等，料理來生中狀元。貴案似注號舍何題記得麼？」此述進號舍問同輩語也。』

亡已百日矣，屢欲作詩，悲來輒不能成句。七夕，孤燈獨坐，乃成長句一章、七絕十章。

七夕悼亡哭妻孺人

嫦娥眞是隔天河，平時小別尚銷魂。□□□□念如鐵，□□□□慰不温。

可憐三五嬋娟月，只照方諸淚不干。

卿應知我相逢哭，不肯夢中來一啼。

尋常一樣窗前月，今日悲傷當作卿。

難寫常儀倩影來，畫影不似□□□。

從今留得眞情思不娶，時而追思作時卿。

臨死曰：『汝有子矣，知卿當欲不再娶也。』噫！余已中年，屢遭慘毒，即無卿囑，無端耳畔來餘響，亦斷不娶矣。

臨死尚呼蓮子□。

不認思量偏記得，七年事事在心頭。

警認呻吟枕畔聲，□□屢次誤喚卿。

□□愛讀《長恨歌》，背人自泣自悲哦。予今獨活殊無賴，地下知卿恨更多。

仁和趙昱谷林小山堂藏書最富。乾隆初舉鴻博徐乾學《葉石君傳贊》曰：『江南藏書家，有金陵焦氏、虞山錢氏、四明范氏。』

休寧籍桐鄉人汪文柏，字柯庭，有古香樓，收藏甚富。

徐氏傳是樓。按：范氏天一閣，錢氏絳雲樓，又□氏有瓶書齋，又溫〔原稿作『黃』〕陵黃氏有千頃堂書目。昆山徐氏有傳是樓，嘉興項氏有天籟閣。季滄葦。書目陳氏經訓堂。

怪字疑是誤看草書而成。

人物雖有土著、流寓之別，然原其始者必要其終，如江左王氏本琅琊而後居建康，謝氏本陳郡而後居會稽，以及有宋南渡諸公皆不得稱流寓矣。又如歐陽生於綿〔原稿作『隨』〕州而實本廬陵，二蘇生於眉山而一終於常、一終於許，則當兩志之。朱子產閩中而族本新安，地以人重，亦當兩志之。至如李白本以隴西遷蜀，而或謂爲山東；杜甫本襄陽，而或謂爲京兆；韓愈本河陽，而或謂爲鄧州之南陽；王應麟本鄞人，而或謂爲括州之慶元，皆當改正。說見徐健庵司寇《憺園集》。

十二日 京信來云，以夷酋爲總統之事，尚未議定。天津有戒嚴意，捻匪甚近故也。

十三日　得椒畦扇一柄、古錢十餘枚。『太平上丁』『眞寶』等。又鄭谷口書《姜貞毅傳》石刻、《武梁畫像》翻本。

十四日　送怡綠軒裝裱冊頁十四片，又引首四字共十六片，又大小開通。

《郁閣頌》見明拓《鼎帖》第四、第十七兩卷，內有褚臨《蘭亭》，以校予所藏《黃庭》，迥不及也。還之。《鼎帖》原跋云：『紹興十一年正月八日，以秘閣《法帖》合參校有無，補其遺逸，厘爲二十卷，刻置州治，以廣其傳。紹興十一年十月望日。』後書銜書名爲胡直夫等十人。跋與題名皆隸書，甚悉。

楊念如之後裔，至今尚守五人墓祠。

魏象樞云：『原憲四不行，希賢也；顏子四勿，希聖也；孔子四毋，希天也。』又云：『四不行，勉強行之也；四勿，利而行之也；四毋，安而行之也。』

又云：『子瞻視世間無一不好人，何獨視伊川爲不好人？陽明與弟子言，見滿街都是聖人，何獨見朱子不及街中人？殊不可解。』

魏環溪作《王近微像贊》：

君是上谷王生恩縣令也，不彎弓躍馬挺長矛，橫掃境內寇穴百里為青疇，鷄犬桑麻今尚留。我愛偉然丈夫志千秋，何不手提一劍取公侯？何不亟取上方斬佞頭？誰將此人置之一壑與一邱？

硯銘　魏環溪

圓而不方吾甚怪，磨而不磷吾甚快，舍短取長名端介。

十七日　得硯農自通州發信，云已登小船，三日可到曹王廟。

宋人注《孟子》，麒麟、獅子七見《朱子語錄》。

㚔作反手執物。

賊中浙錢乃文曰『皇帝通寶』，背左有圓書『寶』字，右有正書『浙』字，可詫也。殆忠義之陷於賊者爲之耶？

十九日　平望克復，非平望，乃附近之地，似近八汊。生擒八千人、僞王三名。戈頓之功也。

連日白齊文與衆投賊者皆出。至上海，衆夸皆立誓言。日前往詢戈頓，請其轉問領事，是否治罪。乃白齊文詭計，欲因以擄戈頓就賊，是以衆人今皆發誓，而白獨不發誓也。又白致書於戈頓，欲自立一隊，戈拒絕之。白在上海，必有他慮，雖近日拍賣其物，似有去意，然不可必也。

西翁來。

陳子璔云：『雪花六出。凡圓者除中心一枚，其旁必合六而成，故雪花亦六出也。』

廿一日　昨日十二點鐘，斬僞貴王，年卅餘歲，云是上元縣戶房，陳姓，名大胡子。

假得趙忠毅鐵如意，長一尺七寸三分，工部營造冊。重今曹平。柄寬八分，邊厚一分，中心尖凸棱厚二分，柄闊處共長一尺一寸一分一厘，恰合裁衣尺一尺。項厚二分半、寬三分半。首作海棠花形，寬二寸二分、高一寸

七分半、厚一分。共重……通身銀嵌，極細如髮之半，皆剝蝕，猶有可見者。首作立馬系於柱，柱在馬後。馬首向左，首之背作水藻形，十二莖分左右，各曲向外。下有一物如折扇，半圓有小座，項面似作香草形，背作水波紋，兩旁亦似作花草形。柄面上一寸作方空紋，下一寸亦然。中爲銘二行，第一行十四字，第二行九字。又『趙南星』三字較銘（原稿作『鉛』字）字小，下有方印，隱隱然見『夢白』二字。印與『以弗』之『以』字齊，兩旁作鎖子紋。柄背紋分三段，上段約長三寸一分，下段同，皆作八音形，下末尚有琵琶形可見。中段系篆字六，第一字『萬』字僅存『艹』頭，下『秋製』二字尚可見，餘皆沒矣。銘曰：『其鈎無鐖，廉而不劌，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維君子之器也。』『器』字全蝕也。字見左小半，餘雖剝落，尚分明。按《金石契》所摹銘文同，而名下無印，其兩旁嵌銀花紋無一相同，且背有『天啓壬戌張鴻春製』篆八字，又下爲五岳眞形，上爲日月斗星，面之上下爲《河圖》、《洛書》，是別一器也。申如瓚所云家藏（見《金石契》，下同。）者，首鏤一馬，銀涂花草錦文，名下有印，陰面圖八音，與此正合。唯首有『天馬徠』三言，又背有『萬曆丁巳夏爲伯威大雅製』，與此不同。是又一器也。錢世錫詩序言曹秉均所贈，則背有『集雅齋』印，又年月一行，惟『啓癸亥冬』四字可辨，是又一器也。阮元《詩序》謂最古者施念曾《宛雅》所載，爲神宗戊申春製；此外有壬申年製，『折』字作『利』者；又有天啓甲子年製者。是又有三器也。予今所見，背文『萬』字、『秋製』字可辨，是紋彩雖與申說同，而年款不同，則又一器也。阮氏謂此物傳世最多，而形制銘文大略相同，而年款各異，誠確論矣。

廿二日　燈下無聊，將所藏國朝各家尺牘檢出，遍記其名，凡勝朝遺老卒於國朝者，亦入之：

管明掄　陸世廉　陳遵怡　朱彝尊二　杜庭珠一　查慎行一

鄧孝威二　鄧乃布衣。疑　吳梅村　文　熊　汪　挺見《昭代尺牘》　樊　□

李兆潢　李良年原名兆潢　徐　柯　余　集　李　實明，又二　□　□

金志章　元　佐　王　撰　彭孫遹　劉　綸　馮應榴　杭世駿

諸　錦　秦恩復　王鳴盛　吳　鼐二　袁　枚二　王原祁二　陳初哲

唐建中　張鳳孫　寒燈樓　光　乘　劉錫嘏　沈宗騫　程枚吉

馮敏昌　褚廷璋　李　福　顧元熙三　葉紹棪　何　元　陸兆登

夏若木　姜宸英七　繆曰藻八　啓　瑝二　姚　□　朱　林　徐　枋

嚴　英　王　翊　黃日起四　張大受四又一　□　勳　超　然　姚世鈺三

彭紹升　樂　均　董　誥二　馮秉桂　蔣元益　邵無恙　元　琰

劉　墉　劉鳳誥　倪承寬　鄧廷楨　潘世恩　齡　夫二　毛　懷二

屠　倬　吳三錫　段嘉泰　高士奇二　陳景元　李　鍇　西澗雲恒

徐嵩章　沈樹本　張雲章九　汪　琬　陳奕禧　孔繼涑　王　峻

蔣　溥　沈起元　徐　璋　百　齡　吳　俊　李　棨　錢　澧

程晉芳　蔣和寧　蕭　掄　錢　泳三　潘曾沂三　潘曾瑩一　徐熊飛

吳文徵　吳榮光四　吳嵩梁　姚　椿　周象英　陳用光　楊　揆

楊芳燦二　石韞玉　王應綬　王騰蛟　華希閔二　張　敘二　周振采
胡二樂二　梅兆頤　沈德潛　王延年　蔡寅斗十八　陳祖範二　儲師軾
張師載　朱受新　張　進　楊　濬　宋　樂　周　準　姚　湘
盛　錦　侯　銓　顧惇量　俞　憬　章　法　趙丕烈　曹一士
曹培選　姚培謙　徐　恕　朱佩蓬　沈志祖　何忠相　蔣元泰
沈汪琇　蔣重光　蕭張翀　顧詒禄　葉　鑒　劉澤乾　朱存章
唐　瑩　李　繩　徐柱臣　張　冕　錢　襄　朱　桓　孫倪城
周曰藻　俞顯祖　王之醇　柯　煜　王　澤　黄　越　林則徐
梁章鉅　孫爾準　張岳崧　郭尚先　程祖洛　彭邦疇　朱為弼
賀長齡一　張燕昌　秦　瀛二　黄安濤　張廷濟　蔡之定　宋咸熙
郎葆辰　錢福昌　戴公望　王仲瞿　祝　堃　程瑶田　邵志純
臧鏞堂　錢東垣　盧文弨　查世倓　張映璣　倪學洙　孫銘彝
周升桓　庭　棟　阮　元　吴　鼒　孫星衍　失　名

各家詩箋書法：

韓　菼　郭　棻　杜　臻　徐　倬　葉方藹　史鶴齡　王澤宏
博爾都　顧貞觀　宋駿業　高　鼒　吴　雯　韓行忠　王　章
向兆麟　葉　封　錢中諧　吴兆玉　方中德　陶　璜　孫枝蔚

郭季華　鄭彤弓　張鴻烈　毛際可　梅庚　邵長蘅　顧景星

傅宸　李大春　王宜輔　吳學炯　龔鼎孳　劉體仁　陳廷敬

程周量　紀映鐘　張辰樞　方亨咸　吳興祚　嚴我斯　方念祖

繆彤　儲振　楊補　周之文　顧苓　沈明掄　吳觀

沈永祁　張秩　陳邁　張一清、申祺芳　陳衷　方夏

陸世廉　韓俠　袁鑒　史震林　虞景星　岳夢淵　管蘅

方杭　田嘉穎　沈栻

熊廷弼遺骸未收，御史饒京以爲言，不許。見《東林·韓爌傳》。台臺。不肖。到西江。

王際逵字參漢。稱韓老師。從狒江右過里。至江山入境，視鹽。

修齡積陰乍曜。鵬台臺。不肖。三晉人。視徽事。饒京惟此不知是何札。

成名守陵。均。郎。翁台。

馬思理言肇慶等官，台臺。

周士顯八座重卿。老公祖。徐念老年翁。起講平蜀賊功。

失名浙知州。稱榮晉西台。黎民表台臺，登樞要。

碩來稱親翁。冷官。陳贊化台臺。章閩海人。承乏江國。台臺。

起稱老親翁。過治舜伶人。貞台臺。巴蜀驍車。

失名與尹洞庭偉民興，自稱分符名邦，稱生。許都公祖年台。

失名癸亥三月樞式駁劾，欽升都督同知。七月阻魏良材等。世□忠賢恨之，歸家二年，矯旨削奪。去冬上已革，欽閒住聽罪。

失名稱年丈。稱其措置，經綸巨手，韜鈐長才。『以守爲攻，以屯爲守，少蘇極罷，徐圖善後。』西南十六字箴也。

失名稱老年台，稱驄馬。家刻一冊附。弟一官落拓，六載西曹。環台，出山。

曹暹稱台臺，鐵面柱後，叨列班行，則品御史矣。

失名稱揭巢一案，伏德盛成事。廁張葆老之後。朱恆老有奪情之議否。李總戎移駐。區下東蒙相全。永川辱門牆。

失名稱年台、老年台。新主御極，起廢疏朝上夕下，求昭雪。

黃輝仲撣。老公祖。二千石治郡，蒙薦。

失名年台。盤踞畿東，未大創。恐秋後，賤名正具。左玉。

失名言賊西北人，重陵寢。

失名台臺。不肖。劉先靑台臺。不肖。尹同皐台臺。

國器襄陽府，台臺。韓若海老師嶺東人。與汀、贛接壤。

始亨台臺。掖垣。宏毅台臺。入粵奉令剿之旨。

吳龍字覺生，粵人。胡其俊老年台，粵人。

廿四日　昨晚發江北信。今見有夸八，乃白之副，同自賊出，今歸戈頓，幷獻船一隻。

廿五日　聞尙白言，近有美國人譯出《通例》，赴京獻之恭王，欲三千金，刻下已許千金，未知奏准

通行否？國脈所關，若以鄙夫阻之則危矣。

廿七日　馬石樵夫人蔣裊雲健，浦江蔣篔楚亭之女也。善畫蘭。包把總名定國，桃源陽和集人，葬於浦口曬布場。小伊來。

廿八日　小伊來。連日。江貽翁信宿去。

漢讖緯、晉清談、六朝玄學、唐譜學、宋理學、元詞曲、本朝考據。明八股——西襄增。

王子敬語：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可對每春夏之交。

西人不言神而有天使，不言鬼而有死後禍福，是仍有鬼神也。嘗謂西人之教乃拾佛之唾餘。西人號能格物，而不知天之爲天。此至大之物尚不能格，何況其他？

佛云三千。山房。獅爲有發虎。

字、畫、詩各一。

人以地分，亦以時分。即如書法，一時之人皆一時之字，雖館閣亦一時風氣也，不可忽視。

東洋戰事，想已解矣。昨日見有東洋稅單。

詩因紙盡常書背。

十月初二日　得江北信，知硯農尚未到也。

初三日　夜與西翁談詩，甚樂。

初四日　錄來齋《金石考》一則。

博陵太守孔君碑建寧四年

君諱彪，字子上，孔子十九世孫，與宙為伯仲也。碑在孔林叢中，高八尺餘，廣不及三尺，額題『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其下亦鑿一圓月，漢碑制皆如此。雖全碑拓之，其可讀者十之二三耳。計十八行，每行四十六字。孔林雖在平地，入其中，草木叢翳，禽鳥交飛，周遭二十餘里，即大山幽谷，不啻過也。古冢累累，皆孔氏子孫碑碣，亦多亡矣。

泰山都尉孔君碑并陰。延熹七年

碑額篆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秦、漢、魏石刻，書石人姓氏。此碑隸書，高八尺餘，廣三尺餘，計十六行，行廿九字。按宙，融之父也。此碑宜立於墓，不知何時移置孔廟戟門之東。方碣方座，式甚古樸。題額三尺許，中鑿圓孔如月透背，所謂『麗牲』者是也。陰額篆刻『門生故吏名』五字，下列三層，有門生弟子門童故吏故民之不同，共六十二人。延熹七年甲辰，桓帝即位之十八年，梁冀雖誅，五侯猶縱。是歲黃瓊亦卒，而黨禍作，范、李諸君就戮。迨戊子，四十三年間，神明之胄且不免焉。可慨也夫！

南國歸雲仍渺渺，西湖凉月故娟娟。共誰更選三千弩，為爾長歌五十弦。還之贈西農句。

『何以文爲』，三《傳》經文皆錯誤；『伊於胡底』，兩江名次總差訛。尙記某科策問，有列於學宮之文，此外仍有一誤字，幷未舉發也。

初七日　發江北信。

漢碑隸書，多不著書者之名，蓋能書者不必盡士大夫也，是以常有誤字，而後人遂謂爲假借以曲原之。要之假借固有，而誤處正多，如顧亭林指《張遷碑》『忠謇於朝』之誤爲『中謇荒遠』，『既賓』之誤爲『既殯』，『爰暨於君』之誤爲『爰既且於君』，此皆書匠不識耳。字之誤斷，難曲原；漢碑如此者不一。因系古書難得，文人不肯丑詆。他如鏡銘之文，如出一手，文義或通或不通，字或誤或不誤，磚文亦然，皆俗匠所書故也。惟鐘鼎之器，當時鄭重爲之，其銘文必求士大夫書之，故少誤耳。

『僞造者依律處斬，告發者官給賞銀五十兩。』舊時憲書上有此二語，今皆無之。姚西農述其先尊人品奇先生諱文蒸之言。

貢院前有雙白粉牌，懸於大門之首爲楹聯，劉誠意題『鵬鷃奮秋霄，慶九萬里摶風之會；文章高北斗，開五百年鳴鳳之期。』誠意云五百年，似有所見。此亦品奇先生所言。

今之薙髮匠，肩挑一擔，前爲洗髮銅盆，後爲坐凳，盆旁有小竹竿，上有小方斗。姚西農聞老者，先年此斗下挂小黃旗，書『奉旨剃頭』四字，蓋國初遺制也。今黃旗久不見，而斗與竹竿尙存，亦有無斗者矣。

初八日　聞前日撫憲已將白逆擒獲，因其闖入小輪船也。旋被美領事索去，惜哉！

華希閔著《廣事類賦》。

姚西農寓瀏河時，聞毛叔蘭宜信茂才云：『太倉王□注袁文，求序於石琢堂先生。先生秘不肯還，久之，始給銀百兩。而俟王君死，琢堂先生乃付梓人刊板行世，署己名焉。』

滿江紅　海門題壁

偌大乾坤，竟没地英雄用武。看今日、誰為魚肉？誰為刀俎？狐火深宵乘黠作，猴冠白晝登場舞。嘆中原豺虎又縱橫，功奚補？　拼七尺，歸塵土。敢一息，忘畿輔。笑江上丈人、澤邊漁父。壯矣難為轅下驥，悲來欲擊潮頭弩。更誰知草莽有孤臣，丹懷吐。

昨日有輪船將至吳，滿載炮槍火藥洋煤，白齊文連日拍賣什物，大有歸意，是日忽不見。將赴戈頓軍，破蘇城。此船即數日前華爾手下之人所獲也。赫稅司信而允之，定是日載軍器去。船僅我兵數人，於本月初六日午刻，是日禮拜。在大東門河內，突來逆夷卅人（此卅人即白齊文所帶出者）劫去。我兵一人逃回告知。旋發三人騎馬去告戈頓。戈方在吳城下，恐其不知，顧上船爲所害也。又有帶湖南八百兵之英人在松飛，亦報告之，防其誤上此船也。撫憲亦派輪船往返，不知如何。

初九日　昨戌時弟侄死，今早葬於范家浜頭亡室婁孺人墓側，年二歲。

姚西翁於馮聘侯大令處，見有劉瑋澤草書卷子，書所作《秋興步杜韵八首》之六，系感弘（原稿作

『宏』」光時事而作。詩律既佳，字尤合法度，的是名手。據聘侯云，瑋澤系金陵人，俟考，乃乾隆鴻博撤罷者。

金陵雨花山方正學祠旁，有明應天府尹王公爌祠，中懸楹聯云：『八邑民肥方獨瘦，三朝望重報猶輕。』郡人頌之如此。

初十日 泰州劉氏，乾隆間兄弟俱中武狀元，相隔只一科，俱仕至都督，其先世亦有官都督者三人。其門聯云：『一門五都督，三科兩狀元。』又通州三十里鋪有馬氏，門有綽楔云：『五子登科。』亦本朝國初時事。又太倉李氏有『五子登科』榜懸之門首云。

留別茝香

輪蹄不住客中驂，又挂天南萬里帆。難得同君張小伊留十日，爐香茗碗共快清談。
霜鐘月柝警宵愁，香下重簾帳下鉤。細數關山離別苦，教人心死淡封侯。
馬湘寇白總成塵，尚恐似爾芳華無此孰比倫。我是天涯寥落客，賞心慚對女兒身。
錦縹牙簽任品評，靈犀一點太聰明。只愁紙閣蘆簾內，無福能消過一生。
屈子獨醒生不幸，劉伶沉醉死都忘。佩韋深感臨歧意，戒到狂生酒後狂。有須酌處。

十一日 『生有自來文信國，死而後已武鄉侯。』——嚴問樵作史閣部祠聯。

十二日　見《瘞鶴銘》拓本，凡九十八字。如斗，古斗也。

陶文毅：『句容道中曲阿西，上□匆匆是句容。古寺尚留唐代碣，小侯曾列漢家封。千尋澗曲疑□□，四面山色儼列墉。卻憶吾宗華陽老，三層閣上卧聽松。』姚西農說。

西翁云：陶文毅爲侍御時，巡視南漕，值冬令淮河冰合，糧艘不行。文毅禱於露筋祠，次日冰釋。文毅後督兩江，因自填《禱河冰》樂府，付梨園演唱。時慶余班爲金陵第一名部，有伶人周春芳扮露筋烈女，文毅頗賞之，一時士大夫家多演此劇。此道光甲午、乙未間事，其《禱河冰》院本，文毅幷付梓行世。

暇與西翁論周、秦以後人物：西漢之人厚，其失也鈍；東漢之人矜，其失也矯；三國之人智，其失也詐；兩晉之人達，其失也誕；南朝之人華，其失也浮；北朝之人樸，其失也嗇；唐之人雅，其失也輕；五代之人劣；兩宋之人正，其失也迂；元之人恭柔；遼之人陋；金之人鄙；明之人毅，其失也橫。

上提督李公若珠

相別已兩年，相思恒竟夕。相見或有時，相期恐未必。嗟予生不辰，值此亂離日。一見華陽軍，再逢江浦邑。長揖入幕府，高譚動四壁。頻年歷苦辛，禿盡生花筆。阮生哭窮途，故翻青眼白。豫讓報知己，乃見俠腸熱。矧公覆庇恩，高與雲天埒。孤營六合圍，枵腹全軍墨。謂予有老母，毋使奉養輟。御我以糇糧，命我以舟楫。我思一男兒，所觀臨大節。患難不相恤，寧復耻人列。羽檄徹宵忙，援師中道絶。公弗為少動，一呼賊盡蹶。北方好身手，亦復怒眦裂。徒手五千人，衝之出虎穴。獨余馬不進，賊至短兵接。累公三出入，片片征衣血。整轡廣陵城，一戰背水

克。枕席無時安，江南兵又北。雙雙玉樹枝，倉卒風前折。精魂夜夜來，楓青關塞黑。兩載奠江淮，軍民靡反側。帝念宿將希，暫予還鄉國。以慰烏鳥情，籍養煙霞癖。謝公別墅營，范相扁舟覓。依依道旁柳，霏霏江上雪。迢迢魚腹書，皎皎青天月。送公到黃浦，那忍輕離別。即今東流水，仿佛聲嗚咽。而我滯江鄉，壯懷日消歇。獻璞詎無心，恐遭楚人刖。譬如澗底松，耐盡風霜剝。又如匣中劍，敢復光芒作。四顧心茫然，南方不可托。風前淚雨傾，天外愁雲閣。惟公知遇感，一一銘肝膈。才不足成名，力無以報德。堂堂七尺軀，局促無顏色。我思馭長風，便作乘槎客。灘江月共游，梅嶺花同摘。今世無別離，來世無間隔。生生世一方，永在公之側。搔首問蒼穹，此願能無得。長歌達左右，知我心凄惻。

——小伊筆

得古鏡三。一銘：『賞識秦王鏡，利不惜千金。非關欲照膽，持是自明心。』一銘：『月樣團圓水樣清，好將香閣伴閒身。青鸞不用羞孤影，開匣當如見故人。』中皆正書。一銘：『香已現鏡清且明，左龍右虎萬相呈。』銅出丹陽，篆書。又得一鏡，背作一龍戲珠甚雄狀。姚西農云第二鏡銘甚佻，疑是古蕩子贈北里娼妓者。細玩銘辭，詢爲知言。

十三日　聞滸墅關克復。

人物之明昧，以在於腦。齊次風自馬上跌破腦，雖醫愈，而一字不識矣。即如蠅蜂之類，秋、冬雖不死亦無知識，由腦乾也，交春則腦潤而復靈矣。蚰蜒晴久則身乾，腦亦乾無知覺矣，一雨而身腦俱

潤，遂復能行能食，亦此類也。

泰西人靈巧，亦由頭大腦足。黑夷各國皆笨懦，其頭小額塌腦小故也。

十四日　文田奉太夫人自江北到滬，四弟婦、孫筠均隨侍以來。水師輪船七隻，自外國辦來者六，載物者一。兵六百，皆勁旅也。總管者名阿思本，此事辦已三年矣。赤如應在京師，而函寄季如照辦。季在本國獨斷獨行，所招之人不受中國節制，與赤如之議相左而不相聞。及至京，始共知其非，因決議不用此，亦中策也。阿爲人甚正，且云：『季如誤事，應受節制，是正理，特我官大不能耳。如先說明，則受節制者自有人來，何至誤事如此。我原欲教中國兵法、戰法、船法，今不能矣。但我既已受俸年餘，願爲中國督此船克江寧而歸。所招六百人皆精銳，必能得手。』乃美、法公使聞之，俱不允其取之：『汝果如此，則我以舟師擊之。』阿遂抑鬱而去。三船今日去，四船明日去。此船出口變價與否，俟再報聞。痛哉，國事乃如此，可嘆也！

《越中金石記》卷一。山陰杜春生禾子撰。是刻在會稽郡城東南五十里跳山。

《建初買山題記》昆弟六人，共買山地。建初元年，□□冢地，宜三萬錢。刻高六尺三寸，廣五尺，分二列，上列一行二字，下列五行，行四字，隸書，徑一尺。右首題名一段，高三尺六寸，廣二尺八寸，五行，行五字，不等，正書，徑四寸。——此石自來未著錄。

在此前者，秦泰山殘石十字，琅琊臺八十七字，漢五鳳刻石十三字，居攝墳壇二十二字，永平開褒斜道一百二十字，總五種，二百五十四字而已。

□□禹陵窆石殘字。有字迹處，高三尺二寸，廣一尺，三行，行十一字，篆書，徑二寸五分。在會稽，今禹廟東南。

十九日　慶太夫人壽辰，先一日也。祝壽觴飲者爲姚西翁、何澹翁、秦際唐、章銘甫，早晚共二十人。張小伊自佃涇來，云兩日前大軍攻蘇城者戰敗，洋槍隊傷百餘人。

二十日　總理來札，季若撤退，以雙君爲總勒，限四個月，令季若繳清經手未完各款。總理來札甚多甚厲，以季爲驕矜荒謬反覆等語。三國公使亦以季爲非。本日上海新聞紙各□云以去季爲便。

十月廿五日　辰時，李中丞克復蘇州。先數日，克復光福等處，於太湖陣擒僞慈王家眷。蘇州城內賊及難民近五萬人。賊黨因圍急欲降，與不降者戰，開城迎大兵入陣，不降者近二萬人。僞□王擒僞恭王以獻。僞忠王帶二百人竄出，不知下落。

胡公壽薦陳苑圃售筆，選留羊毫四枝、又一枝。

聞溧水十六日克復。聞捻匪漢口。

蔣心翁。

卅日　連日聞蘇州之賊逸出，至光福結營自守。先是破城之先，原答戈頓不殺人，乃派鄭盜入城，燒殺甚慘，戈怒退昆山，以致賊猶如此，可傷也。

金陵李茨，字瘦人。工書，極貧而介，不妄求於人。惟常假財於袁簡齋太史，以爲袁亦攫人者也。

陸元珪，字瑤圃，青浦朱家谷人。極富，國子生，屢薦不售。收藏極多，工篆刻。

十一月初三日　吳淳於招飲汪南觀家。是日請心傳飲於新樓。

初四日　小伊招飲雅仙處。

初六日　聞無錫克復，常州亦復。前數日，聞溧陽、高淳、廣德一帶皆爲鮑軍門所克。聞戈頓仍有不服之意。先是將克吳門，戈爲賊求不死，許之。慕賊不從，干納佩云：『賊誘出城戰，因共殺之而降。』及見中丞，云欲結營一處，不肯分。中丞因令之剃髮，旋盡殺之。戈怫然。愚意中丞當曉以此賊有或心，不可留，則渠亦無詞矣。

聞季如到已數日，耻見人。連日雙赤與之結算一切帳目，已三日矣。

陳仲生日前攜來惲南田尺牘，又汪松泉、袁簡齋尺牘，皆佳。

初九日　新聞紙載無錫克復，羅大人之功也。忠賊自錫城逃出，至常州。

十一日　朱竹詫題顧亭林室柱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尚論古人。』又某自題曰：『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囂囂然曰。』

馮起震，字青方。

十四日 頭暈。未到關夜，雪晴寒甚。

收藏名人字迹，有在兩次鴻博中，別錄於此：

彭孫遹取第一，尺牘皆□。　馮　勖　錢中諧　朱彝尊　汪　琬以上一等。　米漢雯

潘　耒　張鴻烈以上二等。　孫枝蔚　傅　山以上舍人。　曹　溶　柯崇樸丁憂。

顧景星不到。田　雯　傅　扆　毛際可　葉　封　高層雲　李大春

吳　雯　李良年未用。　惠周惕　劉　綸取第一。　諸　錦　於　振

杭世駿一等。沈廷芳　夏之蓉　汪士鋐　周長發二等。　金德瑛已中不與試。　柯　煜

朱厚章故。　華希閔　瞿　駿　周振采　蔡寅斗不就試。　王延年　張　敘

張鳳孫　馮元溥另有許元溥，系明末吳門四孝廉。　沈德潛　袁　枚　楊述曾　王騰蛟

錢　載　李　鍇　胡二樂　梅兆頤　盛　樂未用。

十八日 《癖談》存小坡處，有冊板在裱工處。未來。

十九日　張龍翁來，贈扇一握、新詩二首。

守貧如守節，謀句勝謀官。

唐初詩人稱揚州，皆指金陵。揚州牧舊在金陵，自六朝移揚州於江北，爲東揚州，以金陵帝都，不可設州牧，如今之以保定爲直隸省會也。唐則去『東』字直呼揚州，而江北之江都遂擅揚州之名，亦猶〔原稿作『由』〕唐以曲阿爲丹陽，迴非金陵之丹陽也。

偶得『饑憐曼倩恆瀕死，醉笑劉伶〔原稿作『靈』〕不志埋』之句。擬改贈蔣詩。

陸瑤圃工篆刻，與翁叔均同摹漢印幾百方，拓印紙上，人不能辨。

元溥有在明末者，乃許元溥，非後數十年之馮元溥也。按《東林列傳·楊廷樞傳》云：『廷樞與吳門同榜許元溥、陸坦、鄭敷教，皆人品端方，時稱四孝廉。』

溫體仁爲相，欲逐清流，乃作《蠅蚋錄》，以潘永圖（金壇人）、馬成名爲前鋒使者。按《東林列傳·潘永圖傳》：『都御史馬成名，溧陽人。與潘同庚，居同里，同舉進士，同擢都御史，且同制己，而得罪同事，臨刑同日，人以爲前定云。』

天啓七年丁卯春三月丁亥，以韓日纘（字若海）爲南京禮部尚書，見《東林列傳》卷末《熹宗原本本紀》。

予撰楹聯贈李連城軍門云：『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辭榮盛世，無愧子房。』

張文敏照之父，乃刑部郎中匯，《松江詩鈔小傳》云：『張匯，字茹英，號蓉川，華亭人。文敏公封君，諸生，官刑部郎中。』

以下皆錄《松江詩鈔小傳》：

瞿天潢，字爰楫，婁縣人。然恭從子。諸生，亦工書。

曹一士。

曹培選，字賓川，號燮廷，上海人。雍正壬子舉人，乙未孝廉方正，不赴。

林令旭，字豫仲，號晴江，華亭人。由庶常歷學使太常卿。好經史，工詩畫，著《墨香樓詩集》三十二卷，又《錦城記》一卷。

王丕烈，字述文，號東麓。雍正庶常、御史、學政、按察使。《青暉堂詩集》。

朱位行，字因在，號素堂，青浦人。拔貢云云。

徐恕，字心如，號芳圃。進士，知縣，調宗人府主事，充廣東主考，轉員外，放知府，官至布政使、護巡撫。著《補桐小草》。

范棫士，字祖年，號纘孫。乾隆壬申第二人及第，編修、御史、給事中云云。

王昶，字琴德，號述庵。舉人。召試，欽賜內閣中書。以軍功擢大理卿、刑侍。年八十二。

楊履基，字惕齋，號蘭谷。優貢。召試，二等，被錦綺合包之賜。

姚念曾，字季方，號友硯。金山諸生，拔貢，官應山縣。《賜墨齋詩稿》。

陸錫熊，字健男，號耳山，上海人。舉人。召試。中書、刑部郎中，改翰林侍講、左副都御史云云。

吳省欽，字充之，號白華，南匯人。召試。舉人、進士。庶常、禮侍，晉左都。《白華詩文稿》。

馬亮，字超亭，號青岡，奉賢人。工詩，善書。

丁益琳，字□山，號子香。金山監生。能詩，畫蘭云云。

丁玉琳，崑山人。

朱灝。六十一卷。

褚華，字秋鶴，號文州。上海諸生。《蜀香詩稿》。才氣兀奡，性情豪放。其稿一存松太道李廷敬處，敬故後，不可問。一存吳縣知縣萬承紀處，萬緣事，後亦未付梓。今所存者，僅其零星散見之作云。

蕭掄，字子山，太倉名士。

十一月廿五日　昨因囊空，以明臣札卅九通盡還之。尤可惜者爲文衡山之卷，凡札十七通，字皆精好，亦還之潘順矣。

本日又見張叔未先生藏札五冊，愛不忍去手。將其札中名款於此，以志眼福。此札據賣者云，須五十元，已有人出過廿四元矣。

樂順簽云錢文端。七　怡賢一　清怡誠二（以上疑皆錢汝誠。）　陸樹本一　王文曾二　陸奎勛一

王元啓一　王尚珏一　汪如洋一　錢楷二　馮浩六　啓震一　沈叔埏三

鄂岩一　王澍六　蔣衡五　蔣振一　楊繩祖一　思贊一　徐用錫一

劉墉四　梁同書五　翁方綱一　周升桓二　曹溶十五　曹彦栻一　錢謙益一

項玉笋一　陸光旭四　釋行宣一　顧炎武七　朱樟一　八大山人一　張溥一

張　采一　惠周惕（鴻博）一　惠　棟一　吳山濤一　汪　挺二　李延昱二　朱朝瑛（明人）一

南　有一　冰頭陀一　祝洵文（明人）一　許丕名一　談　遷一　陳　確二　嵩三

童　鈺二　庭　棟一　襄　圖一　周　篔一　周　攷（明人）一　汪士慎一　瑞孫之瑞三

金介復一　朱振飛一　黃　易二　松濤龍二　閔振宗二　金擧超一　朱休度一

蔣元龍（字春雨）　陳　朗（明人）　黃　模五　沈可培一　吳　臻一　方維翰一　陳　燮一

孫　治一　耀　先一　光　繡一　瓚一　顧　登一　吳　溟

共一百八十四個

『剛』字乃誤看草書『岡』字而訛『剛』，古無『剛』字。

十一月廿八日　王際逵，晉江人。進士。天啓七年任浙江巡鹽監察御史。《杭州府志》（見會治各憲條）乃載其名爲『際達』，誤也。予藏《王際逵尺牘》一通，所言正赴巡鹽任之事，并云由江右過里門然後入浙視事，則與晉江之言合。其引首有篆書『王際逵』印，又受書某君書其後曰：『此王參漢之書』。則知際逵字參漢，實名『際逵』，而非『際達』矣。

倪長玕，嘉興人。崇禎末年爲蘇州府推官。乃嘉興、蘇州兩府志皆載其名爲『長玕』，此又誤也。予藏倪公尺牘、詩箋甚多，署款皆曰『長玕』，名印亦然。『玕』皆從玉不從土也。字曰白屏，亦與『玕』字

不合。各府志既誤，以至《明詩綜》亦改爲『長圩』，而倪公之眞名遂沒，可嘆也。

前日廿六日　午後，巡捕在蕭店捉去賣衣湖南兵滕、李二名。因陳子林盜賣其衣，見其銀，而反唆巡捕捉之，欲以恐嚇了事也。沈來告予，予惡陳之險惡，乃托茂之先將情節致巡捕，幷告以二人身上銀錢。次早，茂復去，請釋之，所帶銀錢如故。巡捕惡陳，往拿，則已夜遁矣。

新得草書、正書各尺牘一包，計卅四通，簽曰『東林諸賢眞迹』。予遍閱之，有六通無名，其有名者，檢陳定九《東林列傳》，亦不全見，只有馬成名、饒京二人附見他傳中，知《列傳》之不足據也。余考各牘所言，果是天啓末、崇禎初之人，皆與一人之書。其人在天啓中即爲官，故諸牘皆天啓末、崇禎之事。系三晉人，其地有桃林之野。曾爲知府，復爲都御史，嘗入楚、入蜀、入粵，嘗有疏參魏閹，又於用兵時有以守爲攻、以屯爲守、先蘇極罷、徐圖善後之議。諸與書者皆是御史，或巡撫、巡按、知府之類，則此公可考而知。惜無《明史》可證，奈何！

□修齡。草字。稱台駕，自稱弟。叙季考事。

□起草字。稱老親翁，自稱不佞弟。叙辭酒筵伶人，過境相晤。

□碩來草字。字復之。稱親翁，自稱弟。叙冷署閒官，殆教官也。

□弘毅草字。稱台臺，自稱名。叙甫入粵境，匪圍城，救至解。入楚，入首山，獲功。今在楚、永，回視放舟桃野。在楚六載。

□雲龍草字。稱伯齋監社兄太史，此必另一人。自稱弟。

馬思理草字。稱台臺。叙托肇慶惠州屬官。

許都小字。稱太老公祖，自稱治都。叙田事。

失名小字。稱台臺，自稱不肖。叙梓里。同事一方。疑是饒京。

失名小字。稱台臺，自稱弟。叙得一州。浙中當道前吹噓。

□國器小字。稱台臺。叙初授襄陽府。

□鵬小字。稱台臺，自稱不肖。叙三晉菲材。密邇里門，視徽事政。

黎民表小字，無格。稱台臺，自稱不肖民表。叙南署濫竽四年。

黃煒小字，仲燁。稱老公祖黃堂，自稱湘水楚氏。

失名大字。旁有之印半邊。稱老年台，自稱弟。叙驄馬。疑是饒京。自叙六載西曹，環召出山。

陳贊化大字。台臺，生。叙海氛靖，皆台造也，可見是粵人。

失名以後皆大字。老公祖。叙賊，西北人，乘馬陵寢重地。兩聖人弓劍所在。

曹暹台臺，自稱名。叙粵東仰風采，自叨列班行。

□貞台臺，自稱名。叙驄車，到巴蜀，有□禍。

失名老年台。叙自在草莽，新主御極。極求起廢，并明何黨。

□始亨台臺，自稱名。叙待罪掖垣。頌豈但東南就化。

□章台臺，又。叙閩海迂儒，承乏江國。

徐念老年翁，弟。叙蜀事，請叙功。

失名年丈。叙煩調停措置餉需。十六字箴。

又年台。叙□盤踞畿東。

本人與洞庭人尹民興。老父母，生。叙下里萑苻變起。自叙分符名邦水災。

失名台臺，自稱弟。叙永川辱在門牆。叙搗巢有功。大稿好。自稱廁隱葆老之後。

□狆台臺，不肖狆。叙西口，頌噓培之力。

吳龍字覺生。老公祖。叙家報云嶺外肅清。又云從化賊已歸命。

胡其俊老年台。不孝俊。

王際逵晉江人，字參漢。弟。叙入浙視鹽。《杭志》：天啓七年任浙江巡鹽御史。

韓日纘字若海。生。系老師。

尹同皋台臺。自叙叨節越西川。

失名不肖。自叙癸亥三月，駁郭欽升官。七月，又駁蔭襲，魏恨刺骨。既歸二年，削奪。

劉先靑台臺。叙頌當道焰時，自立天惠南越。大疏。

周士顯老公祖，不佞顯。叙八座爲卿，一麾出守。

馬成名溧陽人。台臺，名弟。此人見《煌螭》，爲先鋒使者，其爲東林無疑。叙敗戰。按《東林列傳·潘應圖傳》後有此人，以失機伏法，即此事也。

康熙間陸鼎調輯《排律正宗》於《明人詩選》，有何偉然《飲雲濤別業賦水中石影》五排一首，甚佳。惜此書今無刻本。

予藏貞、鵬、際逵、張狆四人尺牘。按文秉《先撥志》『始欽定逆案交結近侍』條，薛貞諂附擁戴。又

曰：『執法無聞，媚奸有迹，劉鋒一案，已足抵償交結近侍。又次等頡鵬頌美。』又曰：『逆祠僧拜，題額升郡，稱建專祠。』又附逆案漏網王際達（當作『逵』）道言爲御史疏參畢懋芳、李騰芳，削奪。張狆纂修《三朝要典》，謂應補入詔附定罪。

予所收藏眞迹，其人有見《嘉興府志·列傳》者，錄以備考：

姚　綬　李日華　王　燮子和　李陳常嶧山　錢陳群主敬　陸樹本太史御史　錢汝誠

王元啓　李　淦玉樹　金九成伯韶　莊　嚴　朱治憪　陳　恪子肅　王　翃

周　篔　李繩遠　李良年　盛　遠　戴　晉康侯　汪　挺　丁元公

高松聲傳谷　顧　銘　吳之振　汪文柏季青　金德輿獻書　陸澄原　倪長玕

陸光旭　高士奇　陸奎勳　屈擧洙　沈　初　李延昰　戚元佐嘉靖癸丑進士

項桂芳　曹　溶　張天植　黃自起非『日起』也　杜　臻　朱彝尊　杜庭珠

諸　錦　鄭虎文　錢　載　王又曾　汪如洋　吳三錫順治辛丑進士　吳統持

陸　耀　彭孫遹　錢瑞徵　吳懋政　朱佩蓮　彭宗因　沈　鎛木門。順治辛丑進士

許王猷　駱雲程　柯崇樸　曹廷棟　廷　樞　柯　煜　何浩然

沈廷芳□丑進士

以上皆《列傳》。

姚　綬　陸奎勛　曹廷棟　周　篔　諸　錦　吳國倫　高士奇
朱彝尊　陸　耀　謝　墉　李日起　陸澄源　戚元佐　曹　溶
項玉笋　杜　臻　朱稻孫　李繩遠　葉　封　金九成　汪文柏〔原稿作『伯』〕
吳統持　李延昰　駱雲程　汪　挺　智　航　李良年　彭孫遹
吳之振　沈廷文　徐嘉炎　柯崇樸　盛　遠　鄭虎文　朱佩蓮
徐庭棟　吳樊政　錢　載　王又曾　汪如洋　金德輿　杜庭珠
盛　遠

以上皆《藝文》條。諸公著述，有多至數種者。又有『選舉』、『進士』、『舉人』表，其中諸人之名畢備，幷載官職。

康熙『鴻博』當稱『鴻儒』，予前言之矣。今見《杭志》，前列銜名，果爲鴻儒，乃康熙廿五年修。《杭志·人物》：

龔五謨，仁和人。國初為浦城學博，遷順昌令。孫治。

至今半年以來，出口棉花三十五萬擔，計值銀六百餘萬兩。

朱嘉徵《西山記》刻入《杭志·藝文門》。

十一月廿九日　昨送房租一個月卅二兩於樸翁，今日送租券去。

接惠之來信云，蒙城於前月廿六日解圍，苗逆已爲王萬清手刃。懷遠亦攻克，賊投誠無算。發惠之信。

撫憲因戈不奉調，又不受上賞，業已自請處分，奏出已數日矣。戈先請不殺降，而後令賊首出降。僞訥王、涼王、□王乃誅僞慕王以降，撫憲仍殺之。戈怒其失信，不幫，各國兵均不幫。賊聞之，遂復振，常州竟不能克。

聞平望前日克復。

《杭州府志·藝文》摘錄：

《太常志》，夏時玉撰。《靈隱寺志》十二卷，孫治撰。

《國榷》一百卷、《史論》六卷、《棗林集》十二卷、《棗林雜俎》八卷、《棗林外索》六卷、《海昌外志》，俱談遷著。

《西泠（原稿作『林』）十子詩選》，陸圻、吳百朋、柴紹炳、孫治、陳廷會、張綱孫、毛先舒、丁澎、沈謙、虞黃昊撰。

《東江別集》、《臨□記》，沈謙撰。《鑒庵集》，孫治撰。《飛雨樓集》，沈敬埏撰。《皋園集》，嚴沆集。《東江集鈔》八卷，沈謙。《孫氏遺集》十六卷、《遺興集》十二卷，孫治。《古秋堂集》、《燕堂詩集》、《疏草》，俱嚴沆。《北游晉游集》，談遷。

《人物》

嚴沆才器。明。張升清介。洪武時人。朱朝瑛崇禎庚子舉人。陳確、龔五謨、沈謙、徐元俾、孫治、張天雨隱逸，有小傳。又《句曲外史》，張伯雨墓。傳甚多。

黃周星流寓，字九煙，秣陵人。崇禎庚辰進士。博學，辨論如懸河。性孤介，初授民部，即忤主者，退老江湖間，至貧不能自給。癸卯依故人，來寓海寧西門，以詩文羔雁者履滿。有贏金，輒分貧士。居歲餘，徙家武塘焉。

黃日起，字伊旦，國初人。予見其手書詩一幅，第二印曰『伊旦』。與金耿庵、汪鈍翁、顧云美同一册。

十二月初八日　十二月初一日，李太國自滬到香港。初四日移居。聞常州官軍小挫，陳總兵死之。陳自南匯自拔來歸，屢著戰功，死之日，人皆惜之。戈頓率長勝軍至蘇州。戈不奉調多日，今始出。又聞嘉興有降信，鮑軍門攻之甚急。湖州亦將降。

初九日　晤謁亭，見漁陽山人眞迹冊。又倪文節畫冊，吳梅村、王漁洋、高江村皆有題咏。又見《聖教序》，極佳。又云有董北苑卷，未見。

初十日　接九翁信。

十一日

十二日　聞忠賊犯鎮江，敗回，復犯常熟。又見邸抄，鳳翔解圍，近報攻克金陵八隘。

唐初書家與六朝、北魏相去不遠，其書法用筆亦相近，橫直畫皆飽滿，斷無中間瘦、兩端肥之惡態，觀各家眞迹皆然。後世僞帖愈摩愈遠，習之者奉爲圭臬，無惑乎書道之日下也。虞最近古，結體多匾，畫皆飽滿俊逸，特橫畫稍不平。歐體微變爲長，而直橫稍外向。褚書各畫變細，而畫中仍飽滿，特收處微蹙然，皆無露筋露骨之弊。顏、柳則盡力作勢，與初唐不同，去古更遠。降而至於米，則發泄太盡，古人之風神全沒矣。歷代書法，自成風氣。漢、魏、兩晉尙矣，即北魏、六朝之書，一見而可辨。唐、宋各家，體雖不同，而唐、宋之界限自能分明。元人書皆似趙，特有工不工耳。明初宇如宋，金華、解大紳以及楊廬陵，字皆大同小異；沿及祝、董出，而字乃一變；蔡、文兩家，風動一時學者，下筆無不相似；而統觀之，則明人書固相去不遠耳。

十三日　雙君於十一日赴吳，計日可到矣。

交對聯三付與裕槎：于成龍、郭頻伽、黃愼。

高都，韓地。見《史記·周本紀·赧王》。

十四日　煙客一幅與金蘭坡表。結欠小坡五元三角，欠金十元。

亞匏信交楊錫可一帶。

當唐末、五代時，小將乃勃海國大氏官名也。按《東國通鑒》曰：高麗太祖九年春，契丹滅勃海。於是勃海世子大光顯，及將軍申德、禮部卿大和鈞、均老司政大光鈞、工部卿大務謨、左右衛將軍大審理、小將冒豆干、檢校開國郎樸漁、工部卿吳興等率其餘衆前後來奔云云。見厲鶚《遼史拾遺》所引。可見小將是勃海國官名。歷代無此官名。

十二月廿四日　聞十餘日前，詹龍軒已自臨淮回三汊河，惠之現扎靖江之□□港，富帥尚在臨淮。又聞常州所失炮臺，今已克復。程學啓大獲勝仗，戈頓又將幫助，常城可克矣。盛澤鎮鄉官沈子山已降。聞收兵已圍嘉興。小伊昨日共飲，今日赴吳。

同治三年春王正月元旦　昨日統結各帳，俱無所欠，只有胡鶴記帳，除付十元，仍欠七八元，因原帳有大錯處也，須面詢。釋函可，字祖心，博羅人。尚書韓文恪日纘子。少爲諸生，忽棄家入羅浮。江南既下，坐事戍沈陽。有《剩人詩》，見《明詩綜》第九十二卷。據此可見韓日纘爲博羅人，爲尚書，謚文恪。其子以諸生而盡力於明，至棄家不顧，卒不免於城旦之罰，忠矣！函可忠而日纘可知矣。予藏日纘尺牘，牘上有受書人書曰『韓若晦老師』，知其字若晦。予得尺牘凡七十通，凡卅餘人，或書其簽曰『東林人書』，詢無愧爲東林人手。澄之識。

孫淵如《漢瓦硯銘》

瓦硯出漢室，著書漢學通，作字漢隸工。

瞿木夫《湘竹杖銘》俟查。

有志未逮各品：

李震亨《題畫梅》，周砥畫。

朱梅里三代手迹。文徵明詩箋册。

安陽刀。旅鼎。

程穆倩山水等幅册子。

瀟瀟齋《錢譜》。

洪瑩、吴廷珍等字屏。米卷。漁洋書。

予在金陵時，藏有王安節概手書《詩禪唐律》一冊，皆自選唐詩僧五律，約百首，書用淡墨，神似倪迂。又藏鄒冰手書選杜詩一冊，名曰《節霞閱選杜詩》，字摹歐陽率更，小如蠅頭，後有秦澗泉殿撰跋。又藏劉紹庭折扇面一片、秦澗泉書畫小冊一本，書眞、草、隸皆具，畫有牡丹、蘭花、山水各一幅。又藏項穆之書畫冊一本，皆至寶也。今回憶之，不勝玉蟾蜍淚滴之嘆耳。

客問予曰：『君贈田鼎臣詩「敢向鬼門三出入」，用齊侯求丑父三出三入事乎？』予曰：『三出入，齊事也。鬼門則用《山海經》，見戴埴《泉璞》。曰：「滄海之中，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

阿桂偕溫福豐昇額奏：『臣等自過巴朗拉而抵資哩，時屆春初，每日有疾風暴雨，倏來倏止，即疑小金川。地方素習紅教，鮓答所爲。』又云：『今已交夏令，而北山營盤，連日雷電大作，繼以大雪，積至

盈尺。』又云：『自應破其邪術，方於軍營有益。茲蒙皇上厪念戎行，派令三濟札卜、薩哈爾索丕二人，分往西南兩路軍營備用，伊等素有法術，自能著效』云云。奉上諭曰：『番地雖與雪山相近，然四五月間，尚有大雪，其爲鮓答無疑。此等邪術，不過欲使人怖畏，人若見而生怯，則其術愈逞。惟能處以鎮定，視之淡然，其技窮而法亦不靈，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也。溫福、阿桂當曉諭營中將士等，共知此意。』見《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金瀛仙太守有印曰『酒家南董』。予按《佩楚軒客談》：趙子固謂姜堯章爲『書家申韓』，古謂佳耦。

甲子正月十四日　昨日新聞紙載，加剌巴地內有火山十餘座，常有光焰冲天，近來竟有兩山出火，猛烈異常，樹木村舍被焚，居民死者三百五十名，其灰乘風吹一百餘里。

東洋國現不欲西人居住近城，英已派大員往辦，將再有戰事。數年前，日本准以三地與英通商，一那加撒機、一加那高呵、一哈哥大底。今日本派大臣三名，隨員十名，家臣廿四名，前往英、法情商，欲將加那高呵收回。該大臣現已到滬，即將到英、法矣。英人云此去必不能成功也。

日來日本官在上海洋涇浜行走，被英巡捕捉去數名，以其帶刀違禁也。

上諭：『安徽巡撫唐訓方，於苗逆攻圍蒙城時，未將馬新貽一軍調回，復未能親督兵勇，迅速赴援，已屬措置乖方；其奏報收復懷遠情形，亦復含混，未能明晰。經僧格林心遵旨查明，覆奏該部，擬以降三級留任，不准抵銷。唐訓方既於調度軍務，一切未能合宜，實屬難勝巡撫之任，着即開缺，以布政使降補。欽此。』

上諭：『喬松年着補授安徽巡撫，江寧布政使着萬啓珍補授，江蘇布政着劉邨補授，江蘇按察使着郭柏蔭補授。均着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欽此。』奉旨：『溫保瀾着補授宗人府丞。』

廿日　姚西翁、陳子翁來。

廿二日　潘秋谷康保孝廉來看帖。得戈頓攻宜興信。

廿五日　付九華錢二枚，連上共四枚。又付坡共六枚。俗『朵』字乃誤看草書『几』而爲『乃』也。

廿六日　買紙三元□□。

六吉生半十張□□□，每□□□，一作六合錢□□。

頂蓮史□□□□，每□□，一作四合錢□。

高門廿□□，每廿，一作五合錢□。

□□匹十□□□，每□□，一作十二合錢□，此用□。

每裱一章用紙五章，合錢□□。

廿八日　付小又一元，共付七元，清訖。午正三刻，侄生。

昨日得米元章字卷，紙系宋紙，字亦極佳。前有『高啓私印』、『高季迪』、『夏時正』三印，後有『子孫永保』圓印，『華補庵氏』、『江氏收藏圖書』三印，書五律一首。款云『襄陽米芾』，後有『楚國米芾』方印。共二十三行，只有『岸』字『塘』字皆一字爲一行。可寶也。

昨日見畫翁，贈以圖章九方，又玉章一方，又送去《各國通例》一冊，因前日面告以保舉事也。不期而至，聽之而已，不求亦不辭也。

二月初一日　宜興克復，見新聞紙。

前數日，贈趙水村詩一絕云：『康公重見王原吉，佳句眞成趙倚樓。百萬買鄰殊不惜，相從酬唱忘鄉愁。』

初四日　明成化十六年，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刊刻《宋史》，序曰：『乃命教諭李元、訓導廖蘭搜磨訂正』云云。按李元，字春山，予藏其書，但不知爲何處教諭，且何出身耳。

予舊藏『胡正言』印一方，兩面篆刻極佳，邊款亦好。按胡字曰從，著有《印譜》，休寧人，家於金陵。見《印人傳》。

《續印人傳》，汪訒庵撰，名《飛鴻續印人傳》。其所載皆乾、嘉時人。其爲予藏手迹者，則卷一蔣元龍，卷二張燕昌，卷五程瑤田、黃易、方維翰、朱琰，卷七楊汝諧、黃鉞。以上諸人皆有傳，當照錄一通。

《篆學瑣著》，見而還之，價太昂也。於頃間還之。

米海岳《閱書帖》愛其言皆我所欲說，故錄之。見《清河書畫舫》。

芾皇恐皇恐：芾既稍出門，仞意無外，却尚恐異日因見所知而有隱情不告者，將遂得罪左右，故有露布，仰浼臺聽。芾平生喜書畫，老親見聽，直有不足，至親授以首飾使購之。嘗曰：『吾妊汝，夢雙角人手攜一軸物自空下。』故芾每得一書，初任客觀，未嘗不與人觀。亦置於飯几，亦升車手執之。既窮其趣，則以良日以紙鋪，加書淨几上，復用紙覆，殆以兩手舉而擠之耳。自紙間以皂莢灰水浸良久，按覆紙洗之，上紙爛即團以拂書，塵垢一去，然後覆書，除背紙去手澤，有不可除者，則又加團洗，潔白而後止。親用乳香作餬，於百幅紙中心，剪去四邊多近手有垢者，則加背焉。背訖，即覆以紙，加糊，置一室中。或綾錦皆洗，軸安訖亦洗。加跋紙，取跋紙如背紙。工畢，入一奩中，非明窗淨几，與見知客，未嘗發。每一發之，文犀瑩玖，紫墨錦綺，粲然溢目。印以『米姓秘玩書』印文。秘玩、清玩大有分別，今則知者鮮矣。其所謂書者，皆非前所閱可比也，亦非今好事者所多有也。余每示人者，印以『米姓清玩』之印文，以待暴不可告以情之客。秘玩者，實懼客以手指點、衣袖印拂之。偶一及之，必洗書如初。紙素不可數洗，必欲戲一觸之，是毀書也。可憐。呆得有趣。樞密唐公志東欲觀，而以情告，見許，遂敢出。閱書之法，洗二案相比，芾以紙縷鋪訖，濯手，親取書於奩中，鋪展以示客。客拱而憑几坐，從客細閱。芾趨走於前，爲書趨走耳，非爲客也。客云展，芾展，客云卷，芾卷。客據案甚尊，芾執事趨走甚卑。舍供執卑者，止求不以手或衣振拂之耳。老母訓之不能改，朋友誨之不能悛，子弟諫之不

能從。惟蘇遐舉曰：『君異日當以此忤要官。』芾念要官可忤，不可改心。行年五十，老倦則輸之御府，必不在乙品。公亦能屈意而一觀乎？呆得有趣。或於公齋，或過敝齋，得進退如禮，雖同弟子雜觀可也。倘公不欲屑屑徇一蒙鄙固陋之人，則亦非敢曲煩臺視，而異日亦不敢受不告之罪。芾皇恐再〔原稿作『載』〕拜大丈夫節下。止

右文予最愛。此文每一讀，心神爽暢，不知其故。

司馬温公訓子惜書語見《梁溪漫志》

司馬温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率公晨夕所翻閱者，雖累數十年，皆完好若未觸手。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吾儒惟此耳，然當知愛惜。吾每歲於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群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啓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書之穿綫處爲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捻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止

如今甚多。可惡，可恨、可鄙！

趙文敏書跋見《格致鏡原》

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净几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並奉贈此法。

歸安韓敬堂師事宣城湯太史賓尹。萬曆庚戌，湯分考搜鄰房，拔敬卷會元。時方忌湯，遂見攻者衆。敬免官，終身不達。彼其才自足博第一，惜以主司累也。見談遷《棗林雜俎》。

萬曆丙午，長洲陳元素擬鄉解不果。

崇禎癸未，進士慈溪馮元飈（疑是『颺』字。）被召對。上曰：『天津巡撫於爾何人？』曰：『胞兄也。』又問：『五經中者爾何人？』曰『臣胞弟。』

郭震圖見《別裁集》。

上元景司業伯時暘，母陸太安人，晚瞽，數年所至求醫，卒得金針於京師，復明時庭萱倏大如杯。初，司業涕泣樹萱曰『萱花』，母療三年不花，至是花赭。《棗林雜俎》。

釋函可，字祖心，博羅人。尚書韓文恪日纘子。少爲諸生，忽棄家入羅浮。江南既下，坐事戍沈陽。有《剩人詩》，《明詩綜》第九十二卷所載也。予藏韓文恪手迹，故錄之。文恪有集，見《禁書總目》。

陸憶道光廿七年四月，吾父中風，忽愈，人事清明，下床坐窗下，見所種罌粟全開，欣然而笑，此時眞生平第一快慰之事。今思之，惟有淚耳。

嘉善錢塞庵相國（先號御冷。）曰：『士大夫居鄉，只宜杜門不聞一事。若曰欲作好事，便開罪端。蓋身非有私，而因緣旁入，安能預察而盡中其檠耶？』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若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亦拂己之性。』又曰：『經正則庶民興，史熟則名臣出。』以上俱面說。《棗林雜俎》。

『夜月烏啼白門柳，隔江人唱《後庭花》。』武康吳允兆、永嘉何無咎，各爭爲己句。余杭徐茂、吳桂曰：『句未佳，何爭爲？』《棗林》。

濟南李攀龍止《白雪樓集》。偶友人處《鴻爪集》四帙，云濟南李攀龍于鱗著。亟讀之，則常州□□人，官太僕。在正德時，非歷下也。曾參殺人之誤，良不虛耶！又。

今各夷在中國皆各設領事官，此二字不知何起，問之夷人，亦不知所由來也。陳畫卿太守曰：『吾知之。先是英夷犯順，至寧波，無賴者悉往投之。寧波土俗呼富而主家者曰「朗事」，蓋領事也。夷至，無賴亦呼以朗事。後夷欲立官而無名，因人皆呼爲朗事，遂自定爲領事官云。』予問之寧波人，果呼富而主家者朗事，貴而衣冠者爲先生。

吾鄉江寧（不知是府名否。）余御史光、盛貢士時泰，幷作《兩京賦》，今皆不傳。且光之名亦無知者。按《棗林雜俎》：訓導□□彭大雅、柳州通判常熟桑悅、御史江寧余光、貢士盛時泰、南京刑部郎中臨川師機，幷作《兩京賦》。光奏付史館，賜鈔千貫。安福李學士時勉、慈溪陳侍講敬宗，幷作《北京賦》。教諭□□聶鉉作《南京賦》。

林煙修《福州府志》云：『孝子割肝（必割股，非割肝也。以記者一字之誤，致遭屏棄，良可慨也。）療親者二人，去之。』其斥割肝者曰：『使人割之耶？抑自割之耶？人割之則世未有肯無故操刀而殺人者，自割之則人已死矣，又安能內探五臟辨其所謂肝者而後割之耶？甚哉其妄也！』《棗林雜俎》。

萬曆丙戌八月，歙縣汪道昆、鄞縣居長卿輩，集西湖之淨慈寺。仁和卓明卿、余杭徐桂爲地主，倡西泠社。又

上有頭白母，啜菽代庶饘。下有黃口兒，擁絮視輕裘。子身同鰥魚，牧犢為好逑。苟非真有道，誰能堪此愁。

開封中尉朱睦㮮萬卷堂、會稽鈕氏萬卷樓、吾寧祝侍郎（談遷道也，俟考。）以豳萬古樓、武康駱侍御駿（原稿作『駿』）曾、平湖馮孝廉茂遠、常熟錢宗伯謙益，諸家非流散則灰焰矣。噫！縹帙緗函，何預天曹事，往往被厄，不能久錮。設靈感丈人之秘牒、元夷使者之珍符，貯娜嬛而儲二酉，概如此厄。天上司書吏，地下修文郎，亦寂寂難堪矣。楊循吉既老，散書親故，令蕩子爨婢，無復着手，是或一道也。

《棗林雜俎》載王鐸欲改杜《藍田崔氏莊》，望帽犯冠。噫，帽與冠乃一物乎？可笑。

秀才任天下，草澤有英雄。

予藏一硯，乃宋坑。邊有黃皮，（此硯贈惠之。）極潤而發墨。有銘，款曰『文治』，而字不類。予怪此乃徐石麒硯也，初名文治。後知爲朱文治，嘉定人。

二月初五日　謁馮師，言保舉事。

晤金少芝，言定以元人趙元山水及米卷托裱，定於明日送去。趙畫山水絹本，有王達題，上有方篆，乃饒介、金問同題。米卷乃宋紙，所書凡四接紙，無題跋，有雙角軸頭，幷送去。裝卷楠木盒及畫邊舊絹，仍須索回。

言定兩件裱價五元。

初七日　上月廿七日夜間，嘉興逆賊誘去輪船一隻。本月初二日，又經奸夷搶去輪船一隻。賊願以六萬五千兩購之，駛到嘉興，有鄭營之外國人查問該船，不敢回話，當即設法令不得回，遂將該船奪

回，已於昨日撫憲交應道臺帶回矣。

米卷、趙元畫送到金蘭坡處托裱，雙軸頭忘帶去。

初八日　舊僕張兆，被焦湖人扣留，勒銀放贖一千五百兩。自初五日至今，四日矣。其妻懼夫殞命，懇轉求赫德稅司幷狄稅司，立放巡船救出，幷捉得焦湖人王三，即訛詐爲首王二之弟也。共捉四人，旋送道臺應公訊辦。

偶見張修府和張子淵文淦《卻薦詩》四律，頗佳：

梅花萬樹伴先生，詩酒田園樂事幷。聖代經綸霖雨重，高人身世石泉清。魚游止水不通心俱樂，坐卧閒雲夢不驚。忍把蒲輪損芒屩，古來名士貴躬耕。

青史何人小學嗤，少游下澤穩栖遲。貧思廣厦中腸熱，俗化狂瀾只手持。湖海長傳宗起集，里閭多恐彦方知。年來民力東南瘁，愁和《春陵》舊日詩。

仙涇風月笑開樽，栗里生涯松菊存。出岫無心消客興，讀書有種答君恩。天留耆宿靈光殿，人祝家聲駟馬門。不由巢由戀肥遁，清時才識布衣尊。

數載輪蹄咏騄駬，官場滋味感從今。避人尚有懷中刺，入聽慚非爨下琴。珠桂長安愁旅食，雲山親舍促歸心。何時重訪東園路，柑酒春風鼓吹音。

咸豐元年嘉平月上澣，子淵太世伯枉示《卻薦詩》四首，謹次原韵奉酬，即請誨政。宗世再侄張修府呈稿。

名下無虛士，詩文尤然。蓋名非可驟得，非可弋取，必所作實有佳處，屢爲宗匠所賞，且非止一日

如此，一篇如此，而後其名始彰。吾友蔡子韓比部嘗曰：『閱詩文必先閱名。有名者之詩文必有可觀，即偶有得失，而十人中必有七八佳者。若無名之人，則雖閱千篇，往往無一二篇可取矣。』誠爲知言。

初九日　馮師來字云：『所屬之事已晤談，據云已面稟蒙允，即發文矣，不及再改，俟後仍有事見煩也。』

上月廿七日，被人誘往賊境之魯林行輪，已於昨日找至閔行，遇其放回。本月初六搶去之其昌輪船，行至嘉興，被陳提督留住其船主，已送交提臺，旋交應道臺帶回。賊計眞可惡也。

觀察來傳張兆，以昨日提審未得眞供也。今夜質訊，明日便知如何發落耳。

初十日　知張兆已由觀察交縣，即將該匪黨重責。詎意該匪乃是強盜，初三日打劫綢緞店，縣尊已獲一人，名段三，亦即其黨也。王公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有以哉！

凡人之詩文，非人所爲，天爲之也。人之詩文直者直，曲者曲，巧者巧，拙者拙，何以如此，天爲之也，如其天而出之也。幼者倚而弱，壯者達而肆，老者簡而衰，莫能自主，天使人幼壯而老也，而人之詩文遂如其天而出之也。倘人能自主，則直者可爲曲，幼者可爲老矣，而不能也，直者不能不直，幼者不能不幼，其權天造之，人由之而不自知耳。

予比閱《篆學瑣著》，見諸家是非不一，一微物而所見不同如此，甚矣哉！後世印章實勝於古人，必謂秦、漢爲是，試問秦、漢果有別號、道號、齋名乎？必謂秦、漢所無，後人不可有，則秦、漢以前幷無印

章，秦、漢亦爲多事矣。生今反古，聖人所戒也。

十一日　今日始得見桐城方嵩年撰《蕭蕭參泉譜》。夢想久矣，乃一陋書耳。所見不多，考據不精，首載高陽金，仍拾宋人唾餘。秦、漢半兩、五銖等錢，則以色爲名，曰蓮碧，曰畫眉，褐陋極矣。

宋小坡云有『大鐵開元』、『孝建四銖』、『重和通寶』、『萬年通寶』，共四枚，價甚昂。

聞溧陽克復。

李倉曹號，《人物志》。都元敬著《寓意編》。

近人事事草率，即一札可見。古人札左冲者，冲虛也，言左邊空白無字，必其紙有餘地而云然也。今人不知此義，凡記日之後必用一冲字，其實紙已寫盡，并無冲虛之地矣。或紙雖有餘，而寫冲字後，又復叙別事，尤爲可笑。蓋自以爲虛而自背其言，并未虛也。近人之率陋類如此。

予得古墨一錠，色黑而質輕，面曰『寒中製』，背作八。請合。金麝香、龍腦紅入。其四旁皆有金綫紋一道，餘無字。宋小坡曰『朝鮮墨』，予曰：『不然，朝鮮文風頗佳，此墨背文甚不雅，必倭奴所造耳。』

十月初十日，黎明邊牆失守，五更破薊州，保定告陷。崇禎謂將士不用命，邊將無運籌，又恨郵報不傳，兩撫馬成名、潘永圖，一鎮唐鉞咸逮而誅之。見《遺事瑣談》。

周延儒奉命即行，一無備行。至齊化門，宿城樓上，題請隨行科道方士亮、蔣拱宸、職方司尹民興、戶部劉嘉績及四鎮人馬。又。

壬午七月，諸閣臣俱侍上前。上問：『張采、張溥何如人？』延儒曰：『讀書好秀才。』上曰：『亦不

免於偏。』延儒曰：『張采、張溥、黃道周皆偏，蓋其執理太甚也。只因讀書，所以人人惜之耳。』又。

上遣建泰出師，後用范景文、丘瑜入輔，而逐錢士昇。

十五日 聞溧陽克復之後，金壇投誠，戈頓直抵丹陽。有股賊犯江陰，回竄常熟，爲官軍所敗，奔虞山。此賊若官軍能力御之，必盡殲焉，蓋虞山一面懸海中，不通別路也。又聞近杭之某縣失守。聞都將軍被調西安將軍，江北督辦歸富三大人。都公若帶小隊去，恐惠之必往也。

又聞李世忠手下有不法提督，爲黃大少所殺，其黨有反意。曾中堂派員至李處問訊，李曰：『知君爲中堂所使來，瞰我反否耳。我蒙朝廷厚恩，決不反。不法之徒，現皆擒治，盡殺乃已。』

滁州、六合、和州等三城，現俱讓與民，俱我願聽調遣云云。果如是，則江北無事矣。淮北久已肅清，河南某處尚有苗逆之侄跳梁，未經蕩平云。

前於初二日劫其昌輪船之夷人四名、美人四名、粵人十九名，均嘉興營帥擒拿。聞八夷將各歸英、美兩國治罪，十九名則盡殺之。

二十日 前明名賢書札傳世者不少，然潢工裝裱，必割去餘紙，其函則更棄置之。予得申文定尺牘一通，函簽俱存，紙亦全幅。三百餘年之物，完好如新，制度款式，足資識見，非名門故家世代保守，曷克留此完璧，眞奇寶。擬摹其式，以告同好者。予見□□尺牘，名上未加印，後則叙云：『客間未攜名印，乞恕不恭。』可見明人寫書，猶必用印，無則非禮。蓋自漢、魏以來，相沿如此，今則知之者鮮矣。

明人尺牘，首行之右每有印之左半，蓋其名別書紅柬，其印右半在柬上。今柬已不存，故但見尺牘之半印也。若不另用名柬，則首行即書□□頓首拜，名上加印。書畢又書□□□頓首再拜，名上又用印，印皆其名，其鄭重如此。今則書名於後，從無前後兩書名者。即或用印，亦不必用於名上，且其印亦非名，表字、別號、齋名無所不用。

明末書札之騎縫印，有但用副啓字或副連字而不用名印。此亦時俗之制，非古也。然其後書名則必用名印，丁憂則用墨印。

《唐志》載《朱氏世系》：漢司隸校尉安坐黨錮誅，子孫避難丹楊，丹楊朱氏之祖也。蓋丹楊亦有朱氏。《圖經續記》，見《萊州府志》。

予見紹定二年《吳郡志》，序末署汴人趙汝談序。

舊《蘇府志》云：沈義者，吳江市人。業買糕。爲人任俠仗義。方周宗建被逮下詔獄，僮僕無敢從者。義獨慨然隨侍，周旋槥櫝，不避危險。宗建死於獄，惟義買棺親爲含斂。一時盛傳其事，比於文文山之張義甫。蘇松兵備馮元飈奇其人，檄至麾下。崇禎末，元飈巡撫天津，題授都司，加副總兵銜，後隱居伏龍山而卒。

此與五人墓事內有馬杰，恐訛，俟考。爲周順昌輿夫，同死，相類。尤與現在張之義相類。張之義名丫頭，吾友張炳垣輿人也。

□□赫總稅二月廿二日寫總理衙門之信稿此可見同治三年正二月，賊勢衰敗。

啓者：上年十二月內，本總稅務司到蘇，見李中丞，并到昆山，晤戈總兵，及至戈總兵與中丞

會談，亦系本總稅務司當場傳話。本年正月內，戈總兵自昆山帶長勝軍先到無錫，旋到宜興，將該城克復，又到溧陽，將該城克復，遂與寧國鮑軍門之營相通，幷經派兵守住溧陽，戈總兵即督兵前往金壇。聞該處賊匪已先有投降之說，及戈總兵到時，城門緊閉，此啞城也，不可登。城上無人，亦無旗幟。戈總兵志在得城，開炮轟擊，有二刻之久，城上寂然，城已灘塌，即麾兵登城。不料賊忽槍炮齊發，其勢甚衆，戈總兵自行上前督隊，腿受槍傷，獨足跳行，左右將伊扶回，暫緩進攻。戈總兵一面用醫裹傷，一面派將官仍令督隊登城，不料此將官左肩受傷甚重，經左右抬回，兵亦暫退。戈總兵是時腿傷裹好，勉為撐持，即坐小船入城濠督兵，再行登城，終難得手。頃刻之間，風雨大作。其時又探得忠逆已自丹陽竄過無錫之信，常州吃緊，又因金壇必須數日方能攻克，於是定計退兵，前往無錫、常州中間運糧河邊扎營。其攻金壇，共兵二千名，內有外國帶兵官六十餘名，計陣亡兵丁十三名，受傷九十餘名，外國帶兵官陣亡一名，受傷十三名。戈總兵之傷，調養數日，便可無礙。惟因又得忠逆竄至福山之信，是以又欲帶一千五百人，繞由福山之西北進兵，斷其回竄之路。雖在金壇未能速克而退，然此次倘能擒獲忠逆，則較勝於得金壇多矣。第聞福山左近俱是旱路，微覺與腿傷督隊稍不便耳。自蘇垣克復之後，平湖、乍浦、海鹽、桐鄉、石門、嘉善、海寧相繼，共有七城。本年正月內，賊自江寧到湖、杭，水陸皆通。現經戈總兵連復宜、溧等城，而鮑軍門東壩之兵，可以直接溧陽，遂將賊地衝斷，江寧之賊，不得與湖、杭相通。上元甲子，氣象興隆，刻下較去年更為起色矣。茲將克復幷未克復各處，均繪一圖，其戈總兵所經，及忠逆所竄之路，請照綫細看，便可了如指掌。俟有捷音，再當速報。前往勾欄胡同學習華文語言之英國人好信，現自京師來滬，

本總稅務司擬即派伊到戈總兵處，俾得一傳話可靠之人，遇有要事，庶免為通事所誤。再者，本月十四五日，上海訛傳戈總兵陣亡，人心正在驚惶，而白齊文忽到，系自東洋而來，此最奇怪，不知其因何而來，又不知其何以來得如此之巧而速也。肅此奉佈，順請均安。

圖在後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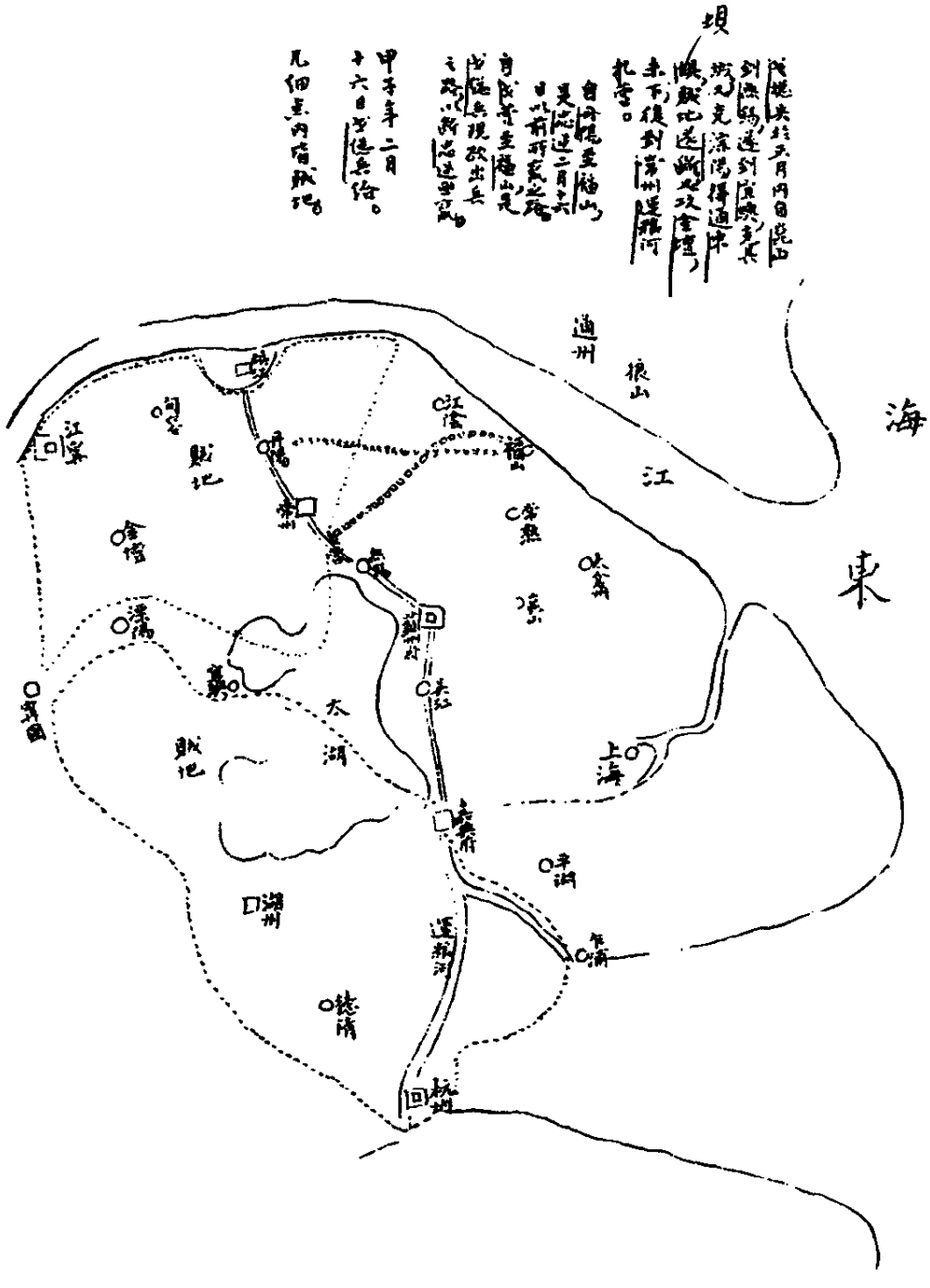
徐達伐吳以長圍圍城，九月不克，用龍計吉言，乃克。

楊彝《復社事實》云：『崇禎十年正月，蘇州民陸文彩疏陳庶吉士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主復社，以亂天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至十五年始奉旨不罪。福王時，阮又修怨，以王師下而免。』

文社始天啓甲子，合吳郡、金沙、檇李，僅十一人。張溥、張采、楊廷樞、楊彝、顧夢麟、朱隗、王啓榮、周鑣、周鐘、吳昌時、錢栴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奔走襄事者爲嘉孫淳，是曰應社。吳、錢謀大之，說於四海，於是有廣應社。貴（原稿作『黃』）池劉城、吳應箕，涇縣萬應隆，蕪湖沈士柱，宣城沈壽民咸來合。崇禎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時孫淳里居，結吳翮、吳允夏、沈應瑞等舉復社。是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氏陽雲簪社，吳門別有羽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大明社，會合於吳，統合於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毋讀匪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以往，犯此小用諫大者擯。』僉曰：『諾。』是役也，淳渡淮、泗，歷齊、魯，以達京師。勞居蓋多。

北京之圖

二月廿二日



二月廿一日　聞嘉興於十八日克復，系炮船來信。云系程學啓用力攻拔，未知確否？

黃山谷有《觀秘閣蘇子美題壁詩》五古一章，不載集中。見《蘇志》引《中吳紀聞》。

樂羊子謗書滿篋，即墨守毀言日聞。

《震澤紀聞》云，盛啓東遺周忱詩曰：『魚龍江海夢，鼠雀稻粱謀。』

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逐之永成器。許文穆贈吳中行《玉杯銘》。

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犀角杯贈趙用賢。

昆山毛澄、朱希周、顧鼎臣，皆狀元宰相。

廿三日　予藏勝朝豹房軍士牙牌拓本十餘紙，鷹房軍士牙牌拓本亦六七紙，皆吳中好古家所藏物。按舊《蘇州府志》，明聖宗南巡，謂蘇人善養鷹，敕蘇州府選四人供奉御前。嘉定黃信首應選，次孫銑、蔡鳥兒、何黃，俱至南京。上敕兵部俱官以百戶，人給馬從，出則乘輿前導，入則供事虎圈。明年隨上還京，未幾，宮車晏駕，四人逃歸云云。此四人既有馬從，其從人必吳人爲多，故其牌至今留吳中亦多也。予又得內官牙牌二具，亦前明物。

題王稚子闕拓本

王渙字稚子，嘗為兗州刺史，又為洛陽令，見《後漢書·循吏傳》。石闕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墓前銘為漢隸之最大者。褚千峰謂其典重竦穆，詢為知言。《金石籍》載『王君闕』有二，其一云『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雍正九年，没溝水中。不知兩闕官銜何以不同？闕雖没，

亦可掘出，惜無嗜古者耳。

廿四日 閔直齋自二月廿三日起得端硯，風字式，側有黃皮，潤而發墨，背有銘曰：『此硯爲夢樓同年所贈，藏十七年矣。石質溫潤如玉，且在予所藏元賞齋井田硯上，因付長孫禧兒弄而寶之。癸亥新正十日，雲門老人識。』當先載匣銘。

楷書匣銘曰：『抱璞含珠，質素而理。紫金兔穎，綠窗烏几。用非其時，藏而已矣。乙卯九秋文治銘。』予題曰：『硯本王夢樓物，乙卯銘其匣，雍正十三年也。時夢樓方弱冠，未登第，故有非時而藏之語。後以贈雲門，雲門□□太史也。越十七年而雲門又付其孫，謂贈已十七年，則贈硯謂乾隆五十年。今則甲子又一周矣，溯先生作銘之時，相去一百卅年。而是硯堅潤發墨，側有黃皮，爲宋水坑無疑，蓋近千年物矣。名之曰「玉」，雖潤而遜其發；曰「金」，雖堅而輸其理。』

又得一硯，亦舊坑。面一眼作綠色，中有小紫點，綠外黃暈，黃外紅暈，其紋如輕雲，遍身皆然，予爲銘曰：

景星慶雲硯銘 同治甲子仲春，得此硯於吳淞，眼如景星，紋如慶雲。時官軍連復數十城，東南賊氛將淨，中興景運，身親見之，此硯眞應時出也。故爲之銘，而首識源起如此。上元孫文川。

景星現兮，慶雲絢兮，乾坤靈秀鍾吾硯兮，寧惟文字之祥！卜昌期於茲驗兮，吾樂承平之有象，足以優游著述，而它何羨兮？』

鸜鵒眼硯銘 有跋

相彼有眼，鸜鵒鵒鵒。惟我文房，敢以辱之。鳴鳳高翔，尚其矚之。

此硯堅潤發墨，眼碧色有瞳，外有細黃暈，□復有紅暈，所謂鸜鵒眼繞之，乃下岩北壁所產，端溪無上品也。時同治三年春正月，上元孫文川題於申江寓齋。

硯外方而中如峻阪，乃古端樣，右軍有之，猶較風字爲古。予藏龍尾羅紋硯正如此，必唐代物也。

此硯乃王夢樓太守物，後贈上海喬雲門刺史。喬崇烈，字雲門十七年刺史以付其孫鷺州，禧即鷺州茂才也。時在癸亥，實嘉慶八年。今距嘉慶癸亥，又甲子一周矣。硯乃龍岩子石，唐人取硯，皆在是岩，後世罕覯。同治甲子仲春，購於上海常賣鋪，因爲銘而識之：

龍岩子石，采自唐朝。身騰紫氣，膜露黃膘。夢樓雲門，真賞叠邀。我獲奇寶，永聯石交。宋坑佳品，色紫而腴。我有具眼，波眼可無。

喬鍾英，字雲門，號鷗村，潤齋中丞光烈子。上海人。己卯舉人，癸未進士。官直隸滿城縣知縣，調遷官升甘肅岷縣知州。著《宜亭詩鈔》廿二卷。《松江詩鈔》小傳。

此硯王夢樓太守以贈上海喬雲門。雲門名鍾英，號鷗村，中丞光烈子。乾隆癸未進士，官至岷州知州。其孫禧，即鷺洲明經重禧也。癸亥實嘉慶八年，於今又甲子一周矣。予得此硯於上海常賣鋪中。龍岩子石，黃膘燦然。既為之銘，因并識之。澄之題，小坡書，□□刻。

得《養正書屋集》，議叙歲貢縣丞，道光初年入京。光烈，乾隆丙辰舉人，丁巳進士。

廿七日　見陳大謙書《道德經》卷，仿松雪翁。亦名陳謙，天順六年，年七十一歲，署書『易三教弟子』。又印曰『獨山草堂』，又曰『容庵』。

王萬清，字海門，四川人，回籍。先隸虎坤元麾下，勇銳敢戰。李茹珠之自六合龍虎營退也，賊圍之數重，亘二百里，賴王與詹啓綸衝鋒而出，全軍無損。王年少氣盛，累官至總兵，以忤元戎革職。時駐扎邵伯，屢擊賊，賊無敢犯，旋以大獲勝開復。

去年秋，苗逆圍蒙城，富都統督詹、王等軍擊之。詹連破八賊，圍王陣斷，苗逆遂還江北，以建此奇功，大笑數日而死。有遺腹僅七月。都將軍往哭其屍。有總兵蔣麟照總營務，亦往哭之，目已瞑矣，蔣至復開。蔣祝曰：『得非爲遺腹必以入奏乎？吾必力任之。』遂瞑。年廿八。死於同治二年冬。

又袁發，官至總兵，湖北人，敢戰，亦於去年死。

又汪燕山，能力舉四百斤，能畫美人，保舉至縣，今春死。

嘉興於十八日辰刻克復，我江蘇撫憲麾下程學啓之功也。浙江省城於廿四日克復，聞系蔣藩臺力攻克之。

二月廿八日　退回前三日札五本。九華、右曾、東陽、錢陳群等。退回前五日拓本冊一本。蘭坡。退回查士標一冊，申時行一件。仲生小坡去年取《癖談》一本，今又取《錢志》鈔本一部。

廿九日　濟川取去倪絹字三枚，張司寇冊一枚，計子山冊三枚。王琴冊以翁卷易癭瓢對。仲生來散冊又雜片。內有金壽門未來。

三月朔　退回允文冊。直手出三元。又退回文、祝冊。七元。懊惱殊難釋，難教俗士知。何如守錢虜，終日笑嘻嘻。

請封武功將軍恭紀

文名樗散，何嘗動宦情。疲羊稱博士，居然戎馬有書生。我敢頭銜貴，才薄腹負愁。來名官誥五封。君恩露建夢猶驚。

先世從龍隸□□，二品。□□□□始入關。五代三韓。自悲祖德身難繼，豈料君恩封誥頒。□□□□□□□，□□□□□□□□。敢許胸中羅武庫，循名只恐報恩難。

二月初二日　蘭翁來，以匿十二元易刀，齊之合貨五元，齊合貨一元。又至正權鈔重五分還，龜鶴齊壽還，『淳佑』小當百，天定共七事。

周墅名見張二如冊內。當是平湖左右人。

吳師以禮部侍郎放浙江學院。昨日新聞紙。

上巳　辰得惠之信，知以平苗保奏記名總兵簡放。筠亦保藍翎，以從九品盡先選用。

琴舟取去。

公壽來信，回信須寄松江西門外小倉橋東首蔣宅轉交。

苗逆未平時，有人將僞示揭來，自稱爲雨翁，大略謂奸佞當道，俟有名臣招撫，便當散衆歸農，亦謂

長毛爲賊匪。

聞苗逆僭號大慶，僞示曰誠正三年。

初四日　答拜光太史。

早數日，有戈總兵敗仗之信，系廿三日傳出。系在常州派將帶數百人深入賊境，忠逆之子聞之，以萬賊圍裹，力戰半日，陷二百人，將官俱帶傷而歸。

晝爲天陰當夏短，夜因海氣未秋寒。

初六日　琴舟攜去黃道周。五元。

有渠黃鳥可觀。

光景卿庶常，見贈靴、挂珠、扇、帶銙表套、縉紳聯句帳夾。

初七日　聞丹陽克復。

初八日　光景卿來，以拙作新鈔本請教，攜去，幷贈以西洋。

於王受益處攜來尺牘五本，又詒假司馬順書男則相。

十二日　飲光景卿於新樓，同飲者爲唐景星、吳樸堂、蔣心傳。

十三日　景翁來。

十五日　聞先太史云：程軍門名學啓，桐城人，今年卅五歲。實缺江西南贛鎮總兵。賞穿黃馬褂、巴圖魯、頭品頂戴、世襲雲騎尉。薨於蘇州。上月十八日，克嘉興府城，受傷，在右耳門，近腦，醫治不愈。以二十日到吳見李宮保，其兵已調至攻常州。又曾國荃來調攻金陵，尚未去。

光景卿太史云：程於六年在賊中，爲弼天裕守安慶城外，帶五百人，營與曾九帥營相當。有親串在九帥處爲武官，因以投誠，已定議而未得間。賊疑之，調入城，復令入營，又疑之，囚其母。程奔入城內不反，且言所囚非其母，勿累他人。賊信之，復出城入營，援母出，始得間率五百人投降。時投降者少，曾疑之，將其人調開，僅存八十人，日給米，不給兵仗，令守營兩月。有黃總兵者憐之，言於曾，始給以軍火，復令其近敵立營，曰頭敵，程皆勉爲之。又令說八營降，復令之保其必不反，程不敢，曾遂殺所勸降者幾二千人。攻克安慶城，程最出力，僅保都司而已。李宮保識之，其來江南也，請以隨行，令帶千人，自後遇仗出力，連克數城。其守周浦，乃初到之事也，已有聲名。嘉興之克，程先問中丞，言十日必克，及至十餘日仍不克，乃身先士卒，力戰克之，是以受傷而卒。年卅五，母尚在也。

聞句容於初十日復，未知確否？又聞鮑超已抵丹陽。

陶咏裳來云：捻匪苗逆餘黨數十萬，尚在荆、黄，兩府官中雖有兵三萬，只可守。現於漢口築城十五里，曾兩大勝仗，後又在應山一敗云。

十七日 得惠之信云：初五日，詹龍率兵渡江，攻丹陽，惠爲之副，富帥恐其心大有失也。云新豐一帶七八賊營投降。又予聞駱司稅來信云：防北來之兵，分兩股攻東西，一副者被圍，正者亦退。又昨日何澹成聞姚西農述馮帥云湖州已覆。又聞赫至句容，果爲鮑超所覆。初七八克復是實。陽厙一帶賊匪掃盡，官軍、常勝軍直抵常州城下。

廿日 石谷大卷交蘭翁攜去，裝裱價八元，云一月可成矣。又挂幅即方密之琴舟攜去五元。

廿二日 琴舟攜疊花卷十元去，未言價也。景翁題歸棹一葉，付直齋裱。以『青田』托小坡轉交陸岱生，刻『徒富圖書古玩□享壽考』十字。

潘秋谷住婁門內臨頓路西花橋巷內第三家。

小坡云：金陵張復淳，字芷原，亦字止園。工篆隸刻印。畢秋帆之幕友也，亦與孫、洪諸公相交。

尺牘中有吳太冲，乃吳農祥之父也。農祥舉鴻博。

廿四日　贈景翁以石章六七方，即交小坡帶交陸岱生裱。又《聖教序》，又代取扇面廿、對聯廿，計□□□□。心傳在廿扇內取去一面。扇每三十二，對每四十二，盒每□□。

昨賣大半兩前後二枚，又四銖一，定平一。

廿五日　徐熊飛，字雪廬。蕭掄，寶山人。字□，問小坡便知。舒鐵雲《瓶水齋集》有蕭掄序一首。

廿六日　見應觀察於署中，云保已遲誤。

嚴緇生送《木天清課》一本，幷辭行。贈以八番，以吳冠翁爲之先容也。

前三日，錢官埈明府來，未見。今擬往拜，未果也。

閔述齋昨攜來朱竹垞尺牘卷，凡十三通，皆宋牧仲所藏，索十元，予還以五元。

昨將題畢子飛《松顛挹翠圖小照》詩七古，錄與之。

又題趙水村送來之畫軸二幅，又寫古山條四幅。

水村將歸桐鄉，贈詩留別。予賦酬之，以爲送別。

四石詠

予藏小石四：一曰『疊雲』，色黑而有白筋格之，質作無數疊，如行雲一朵。底有銘曰『疊雲墨林秘玩』，蓋項子京物也。又近人作嘉興縣亦號此。一曰『橫嶺』，形如長嶺，亦有峰巒，色黃黑間紫色。面有銘曰『橫看成嶺，側看成峰』。致堯掇蘇句，蓋李□□也。一曰『雙峰』，五色皆備，兩峰一高一下，嶺壑、坡陀、峰岩、溪澗、嶂壁，無一不是，無一不

肖，天陰則濕，天晴則燥，扣之聲如玉。無銘識。以上三者，皆靈壁石也。一曰『小縐雲』，乃英石也，峻削玲瓏，竅穴透漏。昔吳六奇贈查伊璜之石，曰『縐雲□□□』，曾爲繪圖，此石恰肖，故以小縐雲名之，而各系以詩。

娟娟一朵雲，乃有千萬疊。此中蘊霖雨，蒼生望倍切。何無出山意，只可自怡悅。疊雲

傳聞雪中人，遠贈粵中石。我寶此一卷，相肖千金值。造化鍾靈秀，雅稱幽人室。

吾鄉有牛首，雙峰峙崒岊。林泉煙霞色，□□□□□。

隱几對蒼秀，居然見鄉國。誰言神禹功，不出五嶺外。

三月廿八日　景卿以金扇送交徐殿撰請書。

趙水村以詩留別，依韵酬之，即以送行：

閉門覓句一燈青，喜遇詩人妙結緣。為奏越吟重莊舄，自憐無語憤參軍。比鄰鵝鴨原無惱，分逐騑騮却戀群。我尚江湖君返里，偏因花月憶司勛。

聞湖州果系克復。

三月廿九日　答拜嚴緇生刑部、錢官埈明府、張龍門、顧心鋤，皆未晤。見馮世兄、姚西翁。

卅　許星恆廣文來。

三月廿五新聞紙云：近日粵斯里與大丹國打一大仗，丹戰□，不日仍須再戰，現粵斯里國派兵船

前往〔原稿作『聞』〕北冰海，保衛本國來往商船。

又云：印度地方，向來只用銀錢，不用金錢，以至生意不旺，現議日後照英、法行用磅數。

又云：墨西哥地方，公舉美斯默，令爲該處之王，現已前往登位。

又云：英另降諭，將前准辦之李太國撤回。

又云：東洋國王，前派兵官二員，周游各國看戰法，此時已到太丹爭戰之處矣。

四月初四日　陳子翁、姚西翁來，以手卷紙請西翁書『銅香室』三字。

初七日　新聞紙載：僧王現奉旨往山西、河南一帶攻剿回、捻等匪。刻下調陳國瑞到營差使，即黃大少也，甚勇，復姓陳。

烏魯木齊，去年八月十三日戌時地震，搖撼半時始息。壓死九人，傷十餘人。八月十四至九月廿日，其間復微動數次，所屬各城，惟精阿、巴里坤兩處未震。

上月十三，左制台攻湖州大勝，未進城。今湖州府李、烏程縣令均駐南潯。

印度來信新聞紙云：該國西北地方有海島，土王與其弟戰，現今英兵官往查。又中印度瘟疫，人死無數。

常州來探紙云：本月廿二日，戈頓與賊接仗，賊大敗而逃。戈知賊無火藥，急返；賊僞忠王反向復戰，盡以長槍短刀爲兵器，我軍受傷及陣亡三百六十餘名，賊死尤多，指日常城必可克矣。

輪船自東洋來云：日本王原都苗哥現議遷都，葉多欲辭位。多隆阿攻克盩厔。

初九日　常州府城於初六日未刻克復，誅殺悍賊萬餘。

初十日　到駿叔處觀古錢，甚多。攜去蘇、蔡、黃、米卷三件。駿叔留蔡卷，云定三日。

十一日　駿叔仁兄大人侍右：昨在尊齋，飽觀蘇、黃眞迹，眞奇福也。貴友古錢，燈下細檢，佳品殊鮮，餘皆泛常，且多僞作。已將未封之圓錢檢留卅枚；又留『即墨刀』一柄，各幣六片；其有印封之圓錢，亦選得十餘枚，均有清單呈覽。下餘之圓錢及刀幣悉繳上，有印封之錢亦納上，請即解封將所選者檢出。弟準於後日下午，詣尊齋走領蔡卷，幷帶唐子華、趙善長、王煙客、王石谷諸畫幅，及拙藏古錢，就正法目，快聆麈訓，兼議古錢直也。

致信金少芝，不可挖我石谷卷。

十一日　聞丹陽投誠。雙赤來自毘陵。

十二日　往駿叔處，所選古泉，索價六十六番。

十四日　劉太冲，金陵人也，爲劉太眞之兄。顔魯公有送其西行序，甚稱道之，則亦非庸庸者矣。序曰：

劉太冲者，彭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明於宋室，澤州考績於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夫其果行修潔，斯文彪蔚，鄂不照乎栘華，龍驥驤乎靈洛，則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冲與、太真，嗣家聲於後，有日矣。昔余作郡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掌銓吏部，第甲乙而超升等夷。爾來蹉跎，猶屑卑位，雖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故冲之西游，斯有望矣！江月弦魄，秦淮頂潮，君行句溪，正及春水。勖哉之子，道在何居？魯郡公顔真卿叙。

四月十五日　聞丹陽於初八日復，乃攻克，非投誠也。誅僞王一人，並殺四眼狗之叔。前復常州，丹陽生擒喬王。亦誅僞慕王五六人，悍賊粤賊二千餘人。獲賊之第三子，六歲，名四殿下，被外國人挈之而出，養於稅務惠德處，以遠不知作何了局也。

顧駿叔來函，取去古錢本。

王琴舟前取回之尺牘一冊，乃許子仙之物也。

十六日　仲生取去徐枋山水二、呂待問字一半、呂紀□□。

雙赤赴京。

十七　唐景星以客賀其父方玠七十一壽二月間，宴客於四美園，觀劇。聞晝翁事漸松，所上長稟，得撫批頗無貶詞，而藩司前所詳數稟，至今未發。

十八日　誥封奉政大夫寶臣老伯大人八秩榮慶。

達尊望重

翰林庶吉士愚侄光炘頓首拜。

十九日　李鶴章調署江西藩司，帶兵一萬。同去者爲郭松齡福山總兵。又記名提督楊鼎勛。郭亦記名提督。

戈將游金陵，二三日內即行，所帶兵現駐昆山。

廿日　嚴伯雅太守來拜，未會。

廿三日　濟川取倪軸去。又付四元。付仲生六百。

五月初三日　嚴家亦有潭潭府，繩匠名更迹。

擬付飛雅廿，顧駿十八，心傳十九，胡五□□，小坡七，蘭坡廿。

初四　劉燮周到寓，言丹陽系江北兵克復。先是，龍翁戰敗，惠又繼之，竟於初六日，同常州一日克復。常州兵到，距二十里，聞已復，遂降。

聞薛糊涂降五級，仍直通商衙門行走。以王錫振參薛，即奏王以吃煙，兩人俱降級，薛五王三。

初七日

上諭：李鴻章奏統兵大員因傷出缺一折，遇缺題奏。提督江西南贛鎮總兵程學啓，由慶來歸，帶隊攻克皖城，上年復隨李督兵，由滬赴萊，所向無敵，兩年之間，先後克復萊州省城、嘉興府城、江浙名城十數處，實為東南戰功稱最，叠擢提鎮，賞給世職。乃於本年攻克嘉興時，首先登城，致槍子貫腦，絶而復蘇。屢經降旨，詢問病狀，方冀安心調治就痊，重資任使，詎意竟因傷出缺。李奏其臨絶時，猶以不能為國驅殘寇為憾，將才難得，悼惜殊深。程學啓着追贈太子太保銜，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賜恤，復加恩予謚，入祀昭忠祠，所有戰績及死事情形，宣付史館立傳。於安慶、萊州、嘉興各府城，建立專祠。靈柩回籍，地方官妥為照料，并着李鴻派司道大員前往賜祭一壇。伊子程建勛著俟及歲時帶領引見，候旨施恩，用示眷念功勞、優加褒恤之至意。

字芳忠，桐城人，少業農，歿年卅五。先太史云：其人極孝，力田。在賊中，先送其母入大營，然後與官合攻安慶，破之，首功也。

秋谷欲□若同戊、似到全，如棱、似力卻之，秋谷怒。又請見如辰，似在亦卻之，又怒。戊如要合會若丸，代請其招。念名用外包，若攻克金陵，不允，則將到安慶晤相國去之，其意甚好，奈（下有缺文）

初八日 昨與秋谷決絕。聞畫革。

侯姓以兩銖、小五銖及孝建三文出半番，又選十餘文出一番，又有選青小箋襯四本出一番。

唐茂之招飲於四美園觀劇。

晤公壽，見董卷，凡五段，極佳。又改琦、沈宗騫、達受各札，榆樓等札。

直齋攜來朱竹垞尺牘卷。又袁秀亭等札卷。又明沈儆（原稿此字缺）炎手札草稿六本，謚襄敏，太傅。

聞衢州克。又聞金陵敗仗。又聞江西寧都、撫、饒俱失。

十二日 見馮帥，又晤公壽。

十四日 樸堂招飲於錢校書寓，同席者徐殿撰、吳學卿、吳光庵、唐茂之也。

十五日 見陳芰裳太守，未晤。

午後登舟即開行，至紀王廟而宿。

十六日　清晨開行，微雨。

景星如月，卿雲似煙。造化靈秀，鍾吾硯田。以著以述，時惟豐年。永享盛世，子孫其賢。甲子春銘。此硯後贈小伊。

鶴林，道士周元初。有周元眞《鶴林類集》。又號來鶴。予藏有大龍尾硯，款署鶴林，即此人也。見《列朝詩集》、《明詩綜》。

十七日　偶檢《列朝詩閏集》第六卷，有明朝鮮許筠詩，其第一首，系用朝鮮字，雖板本稍不明白，而尚無大脫落處，姑錄之以廣異聞。其字頗似金女眞字，及元蒙古字。

送參軍吴子魚六兄還天朝

國有中外殊，人無夷夏別。落地皆弟兄，何必分楚越。
肝膽每相照，冰壺映寒月。倚玉覺我穢，唾珠復君絶。
方期久登龍，遽此成離訣。關河路險巇，秋郊方蠲熱。
此去慎行休，毋令阻回轍。東陲尚用兵，海嶠日流血。
須憑魯連子，却秦掉寸舌。勿嫌九夷陋，勉狥壯夫節。

按筠與二兄篈、箴，以文鳴東海，篈、筠皆本國狀元。當明初時。

日本准在上海通商，自本年應道臺始。其國往往置貨皆不准其完稅出口，故上海關稅冊有西洋各國之名，獨無日本。年來屢請不允，皆轉求荷蘭代報稅而去，今則准矣。應謂戶部已有該國《則例》可行也。

又：中國小賊可歸英夷治罪，亦由應始，可嘆也。

十八日 發昨晚所書家信。

聞江西之賊，昨自杭州竄去，既去之三四日，而杭報克復矣。憶昔琦靜庵制軍克揚州，而未盡殲賊衆，尚奏請治罪，賞叙亦不優。今則只重收復，不問縱賊之罪矣。

昨過角直，屋宇尚完好，惟此一處而已。蘇州城外已成焦土，可憐可憫。城上皆蓋小廈，一丈之外，又起小閣，賊守城兼以搪炸炮也。今克復而猶留之。

又見渡僧橋旁一橋，直接閶門大街，有白石牌坊一座，正中大書十六字，曰『蠲免錢糧，惠澤汪洋，永樂其利，民不能忘』。右載各僞官名，而無姓氏，以吳地僞鄉官也。辱井丑石，此更甚也。

劉燮翁邀午飯於其店。

自上海老閘，至野鷄墩、紀王廟、王渡、四江口、潮神港、陸家港、三江口，改走湖路，不走官塘。角直、謝塘、金鷄湖入官塘，到婁門。

蘇州到無錫一站，無錫到六虎閘、小青羊、大青羊、江陰，對渡過江到八桅港，八十里到黃橋，八十里到泰州。

廿一日　自山塘開船，至午後住無錫。劉三兄與其侄同行。

過四江口

我過四江口，江波一碧横。可憐遇兵燹，猶自見澄清。橋斷叢蔓覆，村空蔓草生。惟餘水師艇，三五尚縱横。

廿二日　自無錫開船，十里至高橋，十里北塘圩，廿里小、大青羊，十里六陳橋，又廿里至江陰。

廿三日　自江陰過江，江陰有浒墅關江海關稅局，又抽釐厘局。午刻入八圩港，見炮船當路，以纜横河中，阻擋客船，索錢放過。

廿四日　四點鐘時，行至泰興。離十六里。舟中於窗内見天半黑，雲中有氣直下與地接，雲上白下黑，氣下垂與黑雲一色，乍見粗如巨桶，而尾尖長約丈餘，其下則白氣相連接。氣上細下肥，頃刻之間，則全變爲黑色，上下共肥如巨桶。酷似煙囪出煙，直冲而上。已而下半又變白，但見上半黑氣，仍尖長約三四尺，如將巨錐插入水晶筒中，其尖漸短，已而又長。其下白氣，忽肥忽細，忽微曲，忽筆直，黑尖下垂之處，亦時有微曲。久之，則變爲淡黑色，一氣相連，自上斜下，向南冉冉而沒。

晚住泰興北門外。

廿五日 清晨入泰興城，詣吳師家，晤二世兄，云師到浙，只一身孤行，幷無朋友，只有本族二人，未知到否也。云日內即發信，一月當有回信。

訪馬石樵，則聞人云，石樵已於數日前死矣。其家尙住城內，女已嫁矣。

是晚往四方口，未到泰州十二里。寫家信交劉三兄托人寄蘇，轉寄上海。

廿六日 劉三兄與其侄下船，坐斗回口岸。遂自四方口開行十二里到泰州，順風直抵儀陵。

今早，聞鳥鳴於舟邊樹上，自微明至日出，其聲不斷。江南不多見，江北則廬江巢縣尤多鳥，灰黑大如鸐鵒，身細尾長而末闊，略似八字形。其鳴凡三囀六韵，俗呼爲札剌郎。此亦唱旦催耕之類，將六月則無聲，豈即鶗旦鳥乎？

廿七日 到仙女鎭，時方午，登岸游玩。

到揚州，先過壁虎橋，其流甚急甚險。到五臺山湯□，入將軍營，知惠之家眷船在揚城東關外，遂抵其處。惠之自營來見，是日仍宿船內。

廿八日 入城到善後局，晤陳小舟廣文。到煦齋家，煦齋未歸，晤自廷。尙在泰州也。晡時回船，

孫筠同沈子馨來，系搭輪船。一日至鎮江，坐小船入瓜洲口，到揚。

廿九日 入城，到陳小翁處，遂同訪梅少仙。
發上海信。

卅日 胡自廷來。金伯藩來，未晤。姑太太到李太親母處。

六月初一日 將軍自天六回營。

初二日 遷至城內興盛棧。開發船人前後共廿六元。

初三日 鄭直夫偕趙龍翁來。

初四日 劉三兄來，共付四十四元，內有兄還胡重十八兩。
馮□動身，帶去一百廿元，又信一封及各物到上海。

初六日 陳小翁來，以拙稿請正。

初七日　惠之奉差到里下河干辦公事。二太太病已數日，遷居沙關門內包宅，余亦同住。

初八日　二太太病重。惠之黎明動身，坐原船而去，有信來。蔣醫來。

初九日　二太太病重，至午後始轉。

接姑太太來，醫者蔣步蟾、周青圃來。趙龍翁來。

初十日　發信與惠之，言二太太病轉也。

十一日　到贊化宅，偕芝生同去。煦齋回。

十四日　惠之來信，自興化發。又發信與惠之。

十七日　馬紹庭來。聞金陵於昨日午時破其城。

十八日　林協戎來，未晤。惠之自陳中鎮來信。

十九日　劉煦雲來。聞金陵官軍於十六日亥刻攻破，僞天王、小城逆首已自盡，餘黨衝關而出，約千餘人。

廿日　獻翁紹庭來。

又□年有無鱗黑魚數百頭，被大黿追入過閘，黿回魚死，皆無目。

閏魚。薛事。芮逆事。上年東臺亂事。

廿一日

廿二日　有人自江南到營，報稱方山百姓已將忠逆、剛逆、松逆擒送曾營。惟小洪逆未知下落云云。龍南來字云，九帥奏稿已托人抄，一俟抄成即送來。

廿三日　菊如來。巳刻惠之到家。昨晚二更，已抵揚州。

富將軍在關廟演劇謝神。

廿四日　黎明，惠之隨將軍赴關廟，馬滑跌傷面皮，未祭歸營。

高、門、尹、陳。

廿五日 折稿抄來。褚鼐翁來。

廿六日 葉雲伯光全補京口游府。

稱得老洪逆墓，已掘，面貌如生。忠逆被擒後，三日不食，求殺死。城中四僞王府以及地窖，均已搜掘淨盡。少婦約有二千餘名。

富帥接廷寄，系因摺折奏克復情形，飭令江北嚴防，幷着江南趕緊會攻湖州，勿留餘孽。

午後李肇翁來。住八段巡查旌忠寺局。

廿七日 惠致函數筆，爲選事也。

廿八日 胡小雲來。是日惠之演劇招客，晤阮南江、刁用、蕭普參、胡俊臣、楊協戎諸公、常參戎海。

聞六年三月，江陰落星。十年，通州鼠自江入河甚多。

廿九日

七月初一日　葉雲伯參戎來候，已補鎮江水師參將。

初二日　劉協戎差官二員，用炮船送戚氏二嬸到揚，系本年四月逃出金陵城，至私鹽溝乞食，到頭起新勇營，遇劉公送之。

初四日　胡俊臣來，暢談竟日，述其戰功。其名將顯歟？

初五日　劉燮周信來，托惠之信到泰眞。

頃到上諭：富將軍賞世襲騎都尉，罔替。曾九帥、李中丞世襲伯爵。僧王、官中堂伯爵、曾中堂公，不在此上諭內。

江南、江西、湖州、湖北、安徽等處，一律肅清後，方准富到南京。現在江北一帶，着富坐鎮揚州，以便調度。

初六日　湯、黃自上海來。聞姚、陳兩君於六月廿四日同故。

初七日　輸二兩九錢。

初八日 褚鼎翁送四菜二點。

初九日 入五千。

初十日 湯、黃回上海。令付十八元。交一元買□藥，贈道士二元。回候褚鼎翁。

十一日 郝二兄來。往晤陳小翁。買《隋書》一部。監板。

十二日 芸生動身到金陵。

十三日 聞金陵之克，攻城李成典等皆得伯爵。成典得爵兩日而病歿。大帥侯爵，官中堂、曾九帥、李中丞皆伯爵，馮子材〔原稿作『村』〕、富將軍騎都尉，罔替。回拜葉雲伯於船、李肇翁於寓，未晤。午後，肇翁來，暢談而去。

十四日 聞曾九帥已將忠逆正法，初六日事。富納赫來。字根雲，壽太史子也。

十五日 以薦函與郝敬甫二兄。是日巳刻，令之登舟，隨將軍到金陵也。

十六日　大雨。已斷屠三日，又三日矣。

十七日　昨夜復大雨。有《晉錢說》在頁後。

晉錢說

自周以來，歷代有錢，名目燦著，而兩晉獨闕如，豈真闕哉？《晉書·食貨志》：『魏明帝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更創。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大謂比輪，小謂四文。』似以資前代錢為用，而晉無自鑄之錢矣。雖然，典午一代，歷一百五十餘年，縱朝無創制，而各郡諸侯，豈亦無圖富强而議鼓鑄者？不特石勒『豐貨』、張軌『五銖』、沮渠蒙遜永安一千、永安五百。沈充『小錢』為有名目可指也。按太元貨泉一品，見於《洪志》。太元年號，惟吴孫權一年、前凉張駿廿二年、晉孝武帝廿一年，此外無聞。吴自有錢，前凉一隅割據，未暇鑄錢，則太元貨泉，必晉孝武時所鑄也。此錢『太元』二字，有篆書，亦有真書，蓋用貨泉舊範，加『太元』字。隸盛於漢，而漢半兩有隸書；真盛於晉，而晉貨泉有真書，夫何疑耶？北魏孝莊、夏崇宗，亦皆名『永安』。又按《隋書·食貨志》：『梁初古泉，有直百五銖、五銖母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稚銖五銖、對文等號。』夫在梁初已稱古錢，其非宋錢可知。若宋有是數品，則梁人之所及見，不應謂為古錢，況宋又自有錢乎？若謂為兩漢錢，則無論漢錢具在，無此數品，即其形質細薄，文字肥闊，兩漢有此制乎？梁初古錢，首列直百五銖，此蜀漢昭烈帝所鑄也。兩漢除

莽造刀布及小錢外，從無當百之錢，亦無甚小之錢。今觀平百文，其在孫權大泉當百、大泉當千、昭烈直百以後可知；薄小之制，其在董卓改鑄小錢以後又可知。夫三國以後，劉宋以前，此何時乎？此不屬之兩晉而誰屬乎？太平百錢，當讀曰『大錢半百』，左環讀之，『大』字與大泉五十『大』字同，不讀作『平』。此錢有先背者，有背上龜文者，質分厚薄，文肥，其質大於貨泉。此初鑄也，其後則有甚小者矣。定平一百，乃沿直百五銖之舊，錢小而又變耳。五銖母錢，乃仿鍰鑿而鑄，無肉郭而邊厚，字文不明，背無好郭。五銖稚錢，乃仿鍰鑿而增其郭。五銖對文，又承稚錢而去其郭。此皆晉代五銖，若漢則僅有鍰鑿一種，民鑿五銖之郭，而其邊不圓，非漢已有鑄成之小五銖也。若董卓之小錢，則奸權所造，非漢舊制，更當別論。又按直百錢一品，大徑七分，小僅五分，僅有直百二字在左右，大者背有款文，此亦沿直百五銖之制，而去五銖之字，其重實無五銖，亦晉鑄也。以上各品，皆不見於《晉書》，而皆不得謂非晉錢。蓋晉室世遭危亂，錢法不傳，各種之為官為私，遂難懸定，而一代制度，轉不若外夷、奸臣之錢為考古者所易識，殊可慨已！

《左傳》昭十九：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鄣。（注：紀鄣，莒邑，今贛榆縣東北有紀城。）本《傳》：莒有婦人，（紀鄣之婦以紡度城，不忘殺夫之仇也。）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托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師，夜縋而登。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莒是也。

十九日　郝二兄來。到焦山許道臺處，投薦書，許適往泰州，須出月初十方回，故郝先歸也。

廿一日　將軍自金陵歸，會之同到。先將軍墓如故。（郝假兩竿到寶應干橋，十日即回。）聞曾中堂與將軍同日行，曾到安慶，將軍回揚。又聞淮相已被誅，老朱於三月內死，其子媳有遺腹未產。

七月廿二日　鼎叔之妻逃出，住沙查圩趙姓，在璧字營張大人名下，扎普德寺，望帶錢去，云三祖母已於去年病故，需錢安葬。系悟修和尚送信來，贈錢五百文又二百而去。現住江寧鎮高廟，不久要到孝陵崇善寺，俗姓石，門檻侯。

廿四日　富勒赫又來，存信三封，托分致蔡、吳幷和甫師也。

廿五日　楊太尊自金陵來晤會之，欲延予辦善後。午後，楊偉堂來，云明日行，到金陵。往晤小丹，遇祥伯，二君皆太尊所請也。云楊明日行。

廿六日　小丹、祥伯來飯，同往晤劉雨生於吳禮門，遇郭少亭。下午祥翁別去，且回某處省視，然後來揚，約以初五日至。

廿七日　韓子翁自泰州來，云柳翁之子將送古錢古印來，在中秋前後。子翁云宗已撤差，降三級，所謂常眞周者已自盡。

廿八日　祥翁來，云已得曾九帥札，後知無祥翁。令查金陵紳屋所在具復。同札者何□臣、陳季珂、陳小舟及祥翁也。祥云揚子翁尚未回金陵，因銀無着。祥翁去時，云準於明日動身，到三江營。

黎、梨，皆從『利』。勿，古『刀』字。諸從『利』之字，皆從『刂』，何『黎』字獨作『勿』？此未見草書而不敢改也。

疑字亦因誤看草書而成疑。『鼻』作『鼻』，亦因草而誤。

偶得一聯云：『一生二，二生三；百當千，千當萬。』

廿九日　祥翁有字來。晤相叔。

卅日　到胡俊涇營觀劇。與同叔曉聚於面館。刁、左、魏、楊等共全，至暮而歸。

八月初一日　同叔來，留住一日。

筠以五品咨部。

丁綏庵琴師送來書畫單一紙，云其物在江堰，未肯折賣。予姑撿十五件，開單付之，不知肯賣否也？

諸名人手札冊計廿頁、崔子忠《傳道圖》、舊墨八定、伊秉綬書札冊、王槩山水、銅石圖書十三方、施

愚山書札、楊法字、雕刻大理石椅四張、吳山尊手札冊、八大山人花鳥冊、元人石魚畫冊、惲南田山水冊。

初四日　會小丹獻南。

七月廿七日湖州復，又江西連復數城，屢獲陸戰。麻城賊亦無鬥心。江北裁勇十之三。

幽州劉仁光，選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得二十萬人，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可對『無難督』。

拜官應號無難督，出蕩何愁定霸都。

初五日　丁如韓嫗。

初九日　何淡臣、謝幼暉、劉蘭泉來，未晤。晚候淡翁於幼輝家。賈伯到邗。

初十日　偕謝、何、劉聚於雙樂泉茶肆。遂往晤陳小翁、祥翁於善後局。是日，姨太太兩人皆出城住。

作聯幛上曾中丞，因其於本月廿日四十一壽也。幛云：『福蔭東南。』聯云：『濟美贊中興，迹奏金陵歌解甲；酬庸膺上賞，靈絃崧嶽頌生申。』款凡十四人，朱侍御靜甫、陳農部靜人等。

十一日　到營晤全（原稿作『合』）之，全之始知船中事。全之贈銀五兩。往候趙惠甫、袁薇生於金梅翁寓，晤金立甫、趙惠甫、袁薇生，與惠翁暢談。周德候、褚鼐臣同游包氏棣園，遂邀五君歸飲於授詩堂，出卷冊古錢共觀，召妓二人侑酒。宗湘文來，未飲而去。

十二日　到幼翁家手談竟日。

十三日　金立夫來字，云于漢翁招飲。午後到立翁處，觀拓本大卷三。遂偕惠甫、立夫同到于處。時褚鼐翁已在坐，云已加字來請，系漢翁意云。

十四日　到營晤念之，到善後局晤小丹，見祥伯已到。同候金立夫、趙惠甫。歸途，候鼐臣借大湖划一隻，增如、超似、占如、箋若。

十五　雨，未出。飲於煦齋家，於漢翁饋一品鍋。

十六日　漢臣、祥伯、幼輝、蘭泉同將禮物登湖划啓行，予與煦齋紅船未來而止。是晚念之借周春海協戎大船一支來。

十七日　張有恆來，助以二千文去。又以自庭信與郝敬夫發家信，遂同胡心田登舟，自鈔關門開行，二嬸同去。是日孫筠進營，令孫筠買騎部曲督印。

是日午後行，經寶塔灣周春海軍營，往候之，深談而別。幷晤其文案同鄉王君，乃紹曾之弟，問其號，似是師□。

是晚宿朴樹灣。

十八日　午後始至東溝，西南風甚小，頂風也。晚住泗源溝。

偶録

唐周惟長處士，金陵人，見李白詩集第九卷《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詩。首聯云：『周子橫山隱，開門臨城隅。』可見丹陽有城。第三聯云：『時枉《白紵詞》，放歌丹陽湖。』湖今爲田，即丹陽鄉。丹陽，古丹陽縣。橫山在縣内，非廣德之橫山也。《春秋傳》：楚伐吴，克鳩茲，至於衡山。衡、橫古通，山在丹陽縣境。今丹陽大半入江寧，小半入溧水，橫山近溧水境。

擬改舊句云：『往往乾死居窮山。』『乾死窮山奚所俟』，韓句也。

《宋百家詩存》，曹庭棟輯，乾隆六年書成。序云：『余未發時，即好聲韵之學，津津乎殆三十年』云云。庭棟字楷人，號六圃，嘉善人，宗伯峨雪之元孫也。

十九日　清晨，自泗源溝開船，風順，巳初漸大。申初進燕子磯口，晚宿下關，依營而住，有雨。營夾水而陣，尚未撤云。

十七日晚得四絕，錄之：

挂席重過朴樹灣，近江潮長起驚湍。剪燈閒話從前事，十載流離此乍還。

雲邊蒼翠立煙鬟，認得江南南岸山。今日相逢定相慰，看儂生入玉門關。

故園收復笑顏開，重戴吾頭結伴回。照影江波翻自嘆，鬢毛已是帶霜來。

蹉跎深悔負光陰，亂行還鄉感不禁。但祝家園能穩住，布衣蔬食也甘心。

廿日　自下關開行，巳刻另坐小船入水西門，到王府巷晤諸同人，旋着人到九帥處祝壽。是晚宿芸生家，以周春海托帶文書四件交繼禹。

廿一日　以惠甫書信等件交繼雨。船人回，發信謝周春翁，賞船人銀五兩。又發信謝褚爾翁，又發信寄念之。

廿二日　往候陳瑞亭太守、朱百詩、李佰藩等。往見伍楚臣廉訪，深談。又見黃觀伯，未晤。

廿三日　陳瑞翁、朱百翁來候，以金梅翁及周春海寄陳金鎔信交繼雨。

廿四日　往見龐道臺，賀其接印也。龐未到署，晤楊太尊上元、唐父台及俞九兄。

廿五日　聞龐道臺是日接印。林二引來，教子告假止工。

廿六日　往拜楊太尊，留飯。陪客乃劉道臺、劉乾三、陳瑞亭。午後，偕德臣、神伯見龐道臺，已他出。是日，唐公來候，擋駕。

廿七日　到子翁公館，晤瑞翁。楊子翁來拜，伍楚翁來答拜。

廿八日　楊子翁招飲，同席爲瑞翁、繼禹、祥伯、淡臣。

廿九日　上條陳於龐觀察。往候瑞翁。午後陳子令、駱雨香來。邵書翁又來。因子翁將退，又去，未晤。

每飯八十，從本日起。

燈下寫惠之信。子馨明日行。又發小丹信。

卅日　早晨，龐觀察處來請，偕祥翁、淡翁去見，談及條陳，謂禁賊裝可先行。又問朱兆何如人。又問橙如名聲不佳，謂其早年州事也。又見其幕客王子和，四川人，乙榜。談及公產洲事，囑趕京往瑞翁以條陳轉呈九帥，蒙贊之，望次第舉行，惟於游勇據屋一條，謂何不指名。章老蔚來。午後見子穆，以留稿視之。晚飯於芝生家，晤瑞翁、敏臣、蔚堂、龔紱堂，又與談留事。敏以禹可得此缺，而瑞辨其非云。

是昨作查辦公洲稟稿。

是晚寫家信，擬交林養恬，改托龔銳之，由輪船到上海。

陳小翁托寄三信。一寄小伊；一寄陳賓來，迎春坊中市；一寄朱太尊，寓婁門內柳貞巷。均寄硯農，轉寄蘇州。

小伊在閶門內卧龍街通順米行內。

九月初一日　總理局務布政銜道黃、藩臺萬、巡道龐、道員黃。批到。甘五先生來。

批云：『查該紳等所陳各條，均關切要，足見情殷桑梓，留心經梓。惟既禁，通稟仍候□□□批示，再行分別先後核辦，摺存繳。卅日』。

送查辦公洲稟稿於龐署，已出，王子翁亦出，存之而去。到發審處晤瑞翁，據云九帥已飭幕友須長批嘉美云。

到雲生家，知芸偉今早見龐。

以上海信托龔銳之兄帶交硯農，仍囑養恬家信中提及上海代帶衣物來。

初二日　九帥批到。批云：『據稟幷請摺均悉。金陵山川壯闊，士庶繁多，夙稱詩書冠蓋之邦，兼擅耕桑闤闠之利，自遭逆焰，半化劫灰。本爵部院，差率師徒，頻年攻剿，仰賴聖主威福，得以殲巨憝〔原稿作「憨」〕而復名城。目擊此邦，士女仳離，土田荒穢，黯然心傷，若疢疾之被於肢體。前經會商曾爵中堂，將應辦善後事宜，派委司道遵照核定章程，設局創辦在案。該紳士等情殷桑梓，計切綢繆，酌擬善後應辦者十四條，開摺呈賚。查閱所開各條，修城塞隧，祀神表忠，禁強橫以戢民，清產業以興利，均屬緊要應辦之事。其餘籌議，幷切時宜，既綱舉而目張，洵法良而意美，披覽之次，嘉慰實深。除行知總局司道，督同在事各員紳，次第辦理外，此外如尚有應興應革事宜，仰該紳等細心體察，隨時稟請，告善後局酌奪辦理可也。仍候曾爵中堂批示，繳摺存。九月初一日。』

又發上海一信，仍交龔銳兄，於明日行。

回候甘五先生。據云周醇甫及何祥垣先生將來矣。瑞翁即詢以醇翁革職考語『善於取巧，事事把持』，是否有此。

梅慶生來句容縣，依健庵之幕友也。

初三日　作第□稟上龐公，爲保全房料及設男難民局等事。午後，到瑞翁處，先將十四條稟中堂及留子翁上中丞之稟，均交轉遞。是日巳刻，到總局晤王子翁，將第三稟面交。

第二稟洲產批下。批云：『據稟公產柴洲，現值秋割之時，請查禁私割，收息歸公，洵籌辦善後款

餉之要務。惟查大黃洲一處，業經人承辦有案，應無庸議。其餘各洲，除出示嚴禁開割外，仍仰該紳等集議，公舉出各洲廉明董事，會同委員履勘，幷着妥議切實章程，續稟本局查核辦理。洲單存。九月初三。』

初四日 爲禁私占官洲，須出示一節，送字到王子翁處，晚始得其回字，聞留批已出。邵書翁來招，瑞翁先在，仍議再遞也。午後與瑞翁到夫子廟，議先打圍牆。入貢院見黃紹翁方伯，遂偕上明遠樓及三堂五所十八房等處。回，有翁來。

初五日 善後局已出示禁公洲私割云云。得見王子翁，據云昨晚劉顏翁到四鼓方去，其九帥之委辦公洲，已繳各局慮商。於今早見九帥請示，九帥竟欲令紳士辦，且云撫恤亦善後之大事，劉管軍械等能兼照等語。知劉爲龍翁所愚，龍又爲秦所愚也。今早遇田有，其言無回復，以見告示也。

初六日 唐巽翁來，昨晚擒僞單王胡海龍，即訊張烈士之人也，發審處於今日殺之。

聞田有翁已返。

韓子翁來，說出無爲官洲等事。

到守處。

初七日　沈子馨來，接得念之信，并硯農、孫約信。宗湘文來詩八章。中堂到。到局。上柴州切實章程。

田有來。

初八日　中堂進城。

鄧寄宇來，留剝蟹燈下。寫信交張東翁寄惠之，未去。并稟稿批語等。并記念惠之下血，囑其用歸脾湯加，此症因勞心過度，且陰分虧虛也。陳菊友饋鴨蟹。

祥翁借五兩。

重陽佳節

初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見中堂。於瑞翁處晤劉允翁及龐觀察，論以辦洲。午後得札。晡時候甘五先生，因又有人稟也，仍是若輩，云及韵省共談州仍歸未？寄宇云，有張姓可辦洲。

十三日 甘君來。作請建九帥生祠稿。

十四日 淡翁見中堂，呈續稟抄稿。祥翁繳諭請換。晚後瑞初來。

十五日 送和尙三兩內兌油。札來。

瑞翁、孫、張諸君來，議生祠事。以生祠稟稿交與方子可，子可看房子。請元徵先生看。午後函致王子帆，催船及告示。回信云船已由局憲向本府說定，可飭紀坐候；告示已交兩縣寫而未來。聞今日又來，以吳□松及寡婦名，爲隆恩洲告養事，省翁批駁。今日見敏臣，令黃聾進局，善後。蓋爲此也。兩事皆有寄宇在內，幷先來通信，刁極矣。晚田有來，飲黃生壽酒。晚到瑞翁處，晤伯詩，談定生祠不搭安慶。常州人又定作牌匾，須撰文。又聞稟稿已呈九帥幷督幕府，九帥幕府皆索稿。

數日前地震三更。

十六日 送十五兩還張少卿，乃陳之托也，取有收字爲憑。伯詩來，云九帥已見稿，聽〔原稿作『德』〕回候。蔣辛楣、梅鶴翁復往見太守，言及船須添一隻，蓋已有一支，亦是太尊之炮船不敷用也。前一船，亦被龐道臺借去。

十七日　昨儀鳳門里民家卧房地板下，見水銀三穴，口大如碗，輔堂攜一筒來。堂即函致總局。明日瑞翁去挖，無有也。

十八日　馬偉翁來拜生。與羅大人辦爲香几也。

是晚府尊傳廿日夜陪祭孝陵。贈宰五百文。

十九日　午後赴孝陵。

午前崔漆匠來，令取楊太尊相柏松，爲生祠牌匾等件。

鄧氏三昆季、韓子翁、龔輔堂饋鴨。芸淡翁饋鴨。

四鼓，自孝陵歸。

廿日　柏木取來，招客剝蟹。張東翁自揚州帶筠信一封。朱舅太太來。

鍾同叔寄吳讓之字一、刻印一。陳國瑞在光州陣亡，七千人無下落。

廿一日　木匠二工。

金瑞翁餉詩，定生祠事。祥翁饋蟹，招客食之。伯詩來。公帳於此日止。

廿二日

廿三日 連日辦生祠事，日夜不暇。

廿四日 保甲局員涂、倪、王來請議事。

廿五日 見藩臺，上十四條，又上留太守公稟。藩臺云已奉中堂暫留，稟旋送回。

廿六日 公送牌位入妙相庵。是日，黃方伯、龐道臺府、縣皆到。楊琢庵、劉咏如、薛老師皆到。紳士送者近百人。是日大雨。

廿七日 保甲局總辦楊太尊，請在會委員議事。是日，公舉董事八人，遵中堂批示也。龔輔堂。

廿八日 爲清理街道，局公舉董事八名。是日，將所舉十六名，通稟中堂善後局及本府。據府云，中堂以所辦爲妥，回候。李壬叔晤湯衣如等人，皆住僞慕王府舊宅。

廿九日　保甲局委員王、倪、陳、談。楊太尊幷總保甲局員涂，請八董事見，馬偉堂不到。九帥是夜四更行矣。以陳伯銘字吉人易之。與淡翁大詰。發上海信。

十月初一日　上海信到，陳潤山之叔名松帶來，系九月十七日發。內有馮師一函，囑寄語小伊，爲培之斬斷葛藤也。

硯農來信云，又村亦得保，亦必月初始具札知也。又云茂之得罪，以私收華商包件費，秦吉、阿彩同罪。

接札總辦清畝事，與祥翁同事，淡翁辦保甲。

初二日　稟辭善後局，不晤。

初四日　早自水西門上船，晚至泗源溝。

初五日　自泗源溝行，至晚始到三汊河。晤胡煦齋，宿三汊河，談及宜昌事、餉票事。謝恭甫分路先入城去。

初六日　自三汊河行，加三縴至揚州東關，入將軍大營，晤念之。進城到陳小丹處，未晤。將祥翁信交與其子，且面致祥翁之語。恭甫來，晤小丹處，復回營。二更與念之、孫筠另登舟宿焉。是日買《五經》。

初七日　自東關行，至三汊河，又晤煦齋。順風再開行，至泗源溝。行錦堂招聽女伶金玉唱，予又贈金珠。

賣小毛馬褂一件。

初八日　住泗源溝。是晚，又招飲，予以女伶全、寶兩珠侑酒。

初九日　午刻，自泗源溝開至螺絲溝，坐長龍一支，楊太尊之船也。又另雇船二支。毛志祁來，談永安洲事。是晚宿螺絲溝。

初十日

十三日　到水西門。

十四日　見龐道臺，與祥翁同去。

十六日　陶桂山送上海信來，系九月廿五日發。知已蒙李中丞保，盡先教諭，至賞戴藍翎，甲子九月十一日奉上諭。

十八日　途遇張雲溪，知其輪船即日開行，因以上海家信托寄。是日見李中丞，未晤。午後病。

十九日　羅問翁（羅大通米店傅靜延之徒也，少尹。）自上海帶到家信，并衣箱帽盒等件。即發回信，仍交羅公托人帶去上海。見撫臺當回避。徐仲蕃來。

廿日　小伊來宿。伺候惠甫（初到）、瑞亭、百詩。

廿一日　托陶輔翁，系作舟之兄，寄信揚州大營交念之。見上元禮房萬君，托其起文詳提調，請學院歸教職，收取錄科。瑞翁、惠甫俱來。瑞翁云宋紹雲致候。晤顧琢如。

廿二日　將部照一紙與小伊，部照兩紙交與上元禮房萬先生手。

廿四日　寫信托陳本系胡表弟之夥。次之府志即其帶來上帶上海，云後日動身。又以信交劉燮周帶揚州，明日行。

廿七日　錄科教職專考，在下江學臺公館。是日托謝恭甫帶信到營。并筠衣服又薦函，托趙四兄薦。陳守初到江都宋少堂處。是日陳小翁來，接得金之信，爲陳月翁事，又接筠稟，并帶來考具等物。

廿八日　馮師、潘四先生來。

廿九日　賈祥翁談出學事，面令院書楊心如，言定八兩八錢，出將前呈驗之照繳還。

卅日　楊子翁送兄卷來。

十一月元日　惠之派老王來，參一包，銀一封，營餉一枝。寫回信交老王。

初二日　馮世兄、馮老師鶴翁、潘玉翁觀察、周還之俱來。

馮老師到撫臺處吊卷，開條來云：『三年九月十一日，奉上諭，孫文川著以教諭，不論雙單月選用，并賞戴藍翎。』

初三日　爲柴洲稟復。

初四日　祥翁代取部照，回學院。書辦楊心如已辦出學撥部照，并叙明保舉教諭費十八兩八錢。詔元六兩、小鳳六兩。

初六日　熊請賈大。見王子翁。

十六日　湯、黄到上海，系跟小伊到，然後到上海。帶去文銀九兩五錢，又付煙一元，自芾至上海路費一元。

十八日　鄭海翁請。

十九日　見王子翁，下午後來字云李觀察要見。

廿日　鄭嘉泉送到上海竹咸函十月廿六信一封，并手腳爐三個，又人參并茶、膏、風帽，又二妹棉襖

一件。

偕祥翁見李觀察，談州事也。馬紹翁來，回拜周還之招飲，內有雷師與蕊仙信，又竹咸與胡大五信。

廿一日 和尙來云，明日同往先將軍墳上商辦挑土。

江北差王副爺來信一函，又筠一稟，內言陳守翁之館，宋紹翁只送干修四十金，一二日便將閱送交趙龍翁，須先信謝龍翁。

往晤陳松翁，爲馬師房屋也。松翁允即日看房，其中人馬拔可不必到，即問馬師門生潘姓可矣。潘姓即其甲長也。

是日午，覆念之信。即令王副爺動身回邗，與之盤川一元，又飯錢二百。

馬紹翁交到鳳林秋租銀十四兩，本洋十四元，又英洋一元，仍有餘數後解，終未到也。收款。

收到局漕平銀二百九十四兩四錢二分。領款全付洲上。

廿二日 上先將軍墳，會許星翁問書。

功牌可在石東山處否？未晤，還寄宇□□。又本□元。每約□□。合作文等言，定多還少補。

廿三日 冬至下晡，惠甫招飲於其寓。辦洲札到。

廿四日　微恙，徐御周來，請其診視。下午自漢西門登舟，宿於定淮門舟次。

廿五日　午後，進泗源溝口住焉。投信於楊公館。施鳳山來，其船在口，黃哨船則已出差矣。

廿六日　清早，施船前往華陵，接祥翁送赴濟漕，托帶官鹽一包一百零六斤、白蘿卜乾一擔去，又信一封寄祥翁。謝恭甫、楊麗生同往禮東洲，訪李介、華錦未晤。

謝到楊公館催船。

廿七日　楊麗生到宜昌，去喚州頭地保等人。劉三兄邀汪維兄來，云李介大可用。又云刀工有頭人朱廣。又同到寓訪李介，據云昨日方回揚州。其人爲趙官事，尚在賦閒，現恐爲趙事去也。謝恭甫清早往揚州，尋華錦於戴杉。

廿八日　自泗源溝起早到揚州，經三汊河會煦齋，未晤。午後到營見會之，宿於營內。

廿九日　到煦齋家，恭甫同華錦翁先來來。是日，褚爾翁在營候我，未晤。宿煦齋家。

卅日 清晨，與華錦作別。華錦先到泗源溝。辰刻出城入營，午後到會之家，幷到二妹家。李太親母托以掌案事，請李九兄代辦，回營宿營中。趙龍翁薦刀工頭范長信。

十二月初一日 自營起早赴泗源溝，下午到。恭甫另行到泗，同住於中街同和錢莊。

初二日 楊麗翁來。候工來。派人去請華錦於禮東州。

初三日 華錦翁到。李介翁昨日來。

初四日 清晨到紗帽洲，西南風極烈，眼見客船被風吹沉，不敢渡江，復返泗源溝，宿三義棧。許多用款。

初五日 謝幼翁、華錦、李介、楊麗等先渡江，到宜昌。

初六日 偕劉三兄自泗源溝渡江，由李家溝到洲。地保陳泰具結稟報明，民業六股內，有股半系高永茂絕產。

初八日　差船裝劉、李等到泗源溝置辦物件，被河快搶布篷幷二千錢去。謝功甫即到儀徵縣，令曾錫三索還。令州頭地保，禁私刻戳子。

初九日　李出三葭州，乃薛氏絕產。

初十日　李漢三來。晚，恭甫歸布篷，索回二千文，尚未返。曾君云，十三日必究此案，乃小甲之子，非河快也。聞魚汊有人私割。

十一日　功甫到龍潭司，爲請提私割魚汊之刀頭陶起猛來也。是晚，起猛自來，留之不令去。

十四日　自洲起行還省，宿於東陽。是日午後，見龍潭司沈象春炳耀。

十五日　自東陽進城，到寓晤淡翁，知馬師住房封條已由陳松翁處取來，仍請淡翁收藏之。

硯農於初二、初七日來兩信，幷白狐袍、貂馬褂。

到李觀察處，聞其病假三日，明日方滿也。

十七日　昨日，功甫令郜起三自洲來，云柏莊事也。

假寄七番。

十八日　領到十二月分薪水十二兩，還幼翁三兩。夏兄來，帶到硯農一信，又猞猁外褂一件。

十九日　見李枚翁觀察、龐觀察，幷送小泉四兩到總局。爲洲事。

廿二日　祥翁來。

廿三日　赴局領款，工如之數。

廿四日　復赴局，再具稟請免捐護照。李放翁問及九袱一帶焚洲之事。領款。

廿五日　詣兩縣，訪各鄉董事。二更時，寄宇自借府志一部。計廿四本。

廿六日　動身，宿於東陽鎭。途遇湯貴知太夫人，已於十八日到揚。

廿七日　到洲。

廿八日

廿九日 除夕，仍在洲。

同治四年正月元旦 在洲。雨。

初二日 寄宇送護照來，計十五紙。

初三日 毛治邦來。

初四日 陳介堂、程申之招飲。

初五日 秦治臣協鎮來，聞侯軍門有調河南之信。

初六日 渡江，晡時到揚州大營，即到寓見太夫人。知會之將於月底赴京引見，然後到沂州上任。

初七日　大風雨。是日，接得撫臺札知。

初八日　入城，到煦齋家。煦齋赴泰洲未歸。

初九日　拜褚鼐翁，未晤。

初十日　再見褚鼐臣。到煦齋處，知其於昨日歸也，暢談至午後而別。

十一日　自營肩輿啓行，午後至泗源溝，風大未能渡江。晚雷雨。

十二日　到洲。大霧。午後到天妃宮，會秦治臣等，留飲至二更，歸鳴字號，吳水旦在焉。

十三日　大霧。夜大風。

十四日　大霧。夜大雪。

十五日　大風雪。

十六日　大風雪。

十七日　大雪。下午雪稍止，晡後雪霽。

十八日　晴。

十九日　晴。

廿日　黎明自洲赴城。初更到公所，晤祥翁、淡翁，得培之祀竈日信，囑代付喜封八千文。何錫翁交出原封，乃十千也。

知蔣藹人農部來見，贈火腿一支、茶葉二瓶。本日轉贈哲夫，幷參一小枝。

廿一日　午令幫輿之刀工四人歸洲。

有信與功甫。

廿二日　黃貴等船到。

廿三日　見李、龐、黃三局憲，幷上領字，領辦洲銀二百兩。又見太尊，未晤。是日得正月薪水。又還之來信一函，言札調事也。

廿四日　領款。見中堂，偕祥伯去。

廿五日　領到工如之數。唐性翁招飲，辭之。

廿六日　交曹、蔣、汪三君帶去銀八十兩四錢六分。共三包。已刻赴唐公招飲，以堅辭不允也。阮連陞接借去銀九兩七錢四分，作本洋十四元立摺。付款。

廿七日　午後，郜啓三送謝功甫信來。是日清晨，上祖墳，知墳主王科年亦名王發已故。王家灣仍有本家，別嘴王某尚在，住岔路口。

接得孫筠信，內言太夫人及會之須二月半後啓行。

朱蕊於正月初六卯時生子。

晚飯後，以銀一封重四十一兩八錢，交郜於明晨到洲，幷派大劉同去取回信來。

廿八日　春甲子，顧琢翁、朱芙翁邀看房屋，飯於連陞樓。衣谷借《吉金所見錄》。付款。

廿九日　雨，月洲招飲，見贈古錢十文。贈壬叔元如花盆三個。

卅日　雨，邀月洲飲於其家，同人咸在。大劉自洲來。月洲明日赴如皋，招棧事也。

二月初一日　雨。轎班李、崔二人到洲，帶信一封與功甫。熊四兄招飲於其家，送月洲上船。

初二日　大雪。以至正錢存楊石翁處。回候徐仲蕃與偉堂、楊樸庵，并候甘竹翁、筠廣翁，皆未晤。

初三日　婁二兄來，托以鳳林官灘。前數日，吉八兄來，云永定水面事。

初四日　晚，大雷雨。爲隆恩公產事，稟覆局憲。云是婁兄談出與鳳林洲近。

初五日　劉石卿來，言及粽子洲有魚利，其田復爲洲。

初六日　大雨徹日夜。

初七日　大雨竟日夜。

初八日　大雨竟日。

初九日　卜三船來，接功甫信。是日回候馬敏涇、楊樸庵、陳瑞亭，皆未晤。晤朱黃峰談房子，云要□□兌千金。贈黃崑圃一元。爲保甲董事更換，請補給札諭。以條幅求楊石翁篆。

粽子洲內有竹賢田。

古錢提匣。一高，一寬，一厚。

初十日

十一日　細雨偶作。王順周即王別嘴，舊墳親家王發年之侄。云壙外厝寄，原是磚瓦，後經張總

統時兵勇拆去，伊用土補之。予因令其用土作墳，暫爲堆金葬，俟他日再葬。云當以市錢五百文，墳成後照補也。云要尋他，須到汊路口茶館一問便知。

十二日　連日齒痛大作，今四日矣。與幼談祥、竹盛飯於連陞樓。午後，微雨止作不定。

十三日　午後上下三船，賈祥翁同行。晚由漢西門到觀音門。

十四日　因風不順，上岸。由觀音門到栖霞，又到龍潭到洲。於栖霞西南，見梁吳平王華表、始興王碑等。

十五日　晴。晚後風止微雨。入夜大風。是功甫到揚爲釐局事。夜大風雨。巳刻雨稍止。

玉兔泉井欄，予八月歸時尚見之，十一月自龍潭歸則不見。時修貢院，疑入其中矣，俟訪。

十六日　大北風。

漢武帝敕楊僕書曰：『受詔不至蘭池宮。』予藏有蘭池宮瓦拓本。

賈誼有《諫放民私鑄疏》。

十七日　微雪，大風。大雪三寸。

十八日　晴，早霞。西北風轉北風，晴不澈，恐又雪也。專老劉到省。送稟稿與謝幼翁，請代領銀也。

漢文帝除盜鑄死罪法，令天下得公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於是犯黥者多。賈誼以爲諫，謂不如收銅，上《諫放民私鑄疏》。其言曰：『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但曰重輕，而不曰大小，可見其時尚無小錢，但有輕錢也。然其下文又曰：『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據此，則重即貴，輕即賤，又非厚薄之說矣。

十九日　晴，早霧。東、北、西三風。劉三兄順到揚州，回口岸。

廿日　霧大，東風。功甫自揚來信，云尚有八港口捐局未去。專蔣錫到南京，午刻去。毛治邦來，定股半，則言定一百五十兩，先付卅兩，於廿四日定議。初七日找四十兩，下八十兩，分二期。

廿一日　陳錫五招飲。秦江臣來，未晤。

廿二日　老劉來洲。燮翁到，帶來筠信一函，知惠之於三月初二上船，幷悉硯農之子又殤，可傷也。謝功甫回。

廿三日　禮國之弟晚後來借馬頭，即與言栽子柴事。日內共領湘平三百兩。領款。

廿四日　夜間，陸水處失柴四十餘束。午刻獲炮船一支，幷勇二名，一爲吳道禮，江西人，一爲郭永林，高郵人。云是楊子西之船也。蔣錫堂到，帶來局銀湘平一百兩。是晚寫信覆幼翁。幼翁信言保甲事，其批不美，陳伯雨竟撤矣。

上海英麥領事，以華官欲在洋浜內抽捐，是否可行，□奉英國公使大臣卜元年八月十五日批開：『在上海英商所住之地，中國幷未賣與英國，亦未典與英國，不過准英商在此居住，俾有相聚而居之益。英商在上海租住之地，仍屬中國之地，中國官仍收該地錢糧。在前人說英商住地，不能歸中國官管理，系恐中國官管理英商幷買賣事，便與英商幷買賣有礙也。惟查上海現在英商所住之地，大爲改觀，不但不專是外國人住，更覺外國人所住僅有十分之一。從前定住此地之意，原要英商與華人相遠，現在

英商圖利，租地造屋，賃與華人，是情願與華人相近，而英商轉住在華人之中矣。上海英商之意，以此等華人，既住英商所造之屋，又在英商所租之地，中國官即不能管。本公使現在明示該領事知悉：中國從未將自管百姓之權，讓與英國，而英國亦從未要得此權，且即有之，亦從不肯用此權。該上海英商雖有此意，該領事官切不可聽信幫助。』

又麥領事奉到元年九月十四日公使大臣卜批開：『稟請本公使酌奪上海道要在爾所云英國界內抽捐之事。查《和約》，此等事件，本公使幷無管理之權，上海道可以隨便在爾所云英國界內抽捐。如果上海道一律在上海城內城外抽捐，致中國軍餉充足，不但中國有益，亦與英國有益。』

又麥領事奉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公使大臣卜札開：『現在明白示諭該領事知悉：按《和約》，凡中國官民交涉事件，英國不能居間干涉，英商將上海所住之地，作爲英國之界，實是無謂。且住英商租地之中國人，如中國官不准外國人爲修造道路等事捐其銀兩，則外國人即不能捐。況照本國之意，現在上海抽捐，最要緊是辦軍火，軍火既足，方可抽修造道路之捐。如爾所云，上海住英商租地之中國人，爲修造租地道路繳捐尤巨，實無力再出中國軍火之捐，則是事理顚倒。查現在上海住英商租地之中國人，應與住城內之中國人一律抽捐，斷無住上海城內之中國人既捐，而住英商租地之中國人便可不捐之理各等語。』

三略彙編

〔清〕毛祥麟　著
嚴文儒　校點

三略彙編目録

毛祥麟與《三略彙編》……嚴文儒（七七五）
三略彙編序……姚光發（七七九）
三略彙編自序……（七八一）

卷一海疆記略上……（七八二）
卷二海疆記略中……（七九五）
卷三海疆記略下……（八二三）
卷四諸國條款……（八四六）
卷五會匪記略……（八七六）
卷六粵逆記略一……（八九三）
卷七粵逆記略二……（九〇五）
卷八粵逆記略三……（九一六）

卷九粵逆記略四……（九二九）
卷十粵逆記略五……（九四四）
卷十一粵逆記略六……（九六五）
卷十二粵逆記略七……（九七八）
滬城海防記略……（九九二）

附録：毛祥麟小傳……（九九三）

毛祥麟與《三略彙編》

《三略彙編》十二卷，稿本，清毛祥麟撰。

毛祥麟，生於清嘉慶壬申年（一八一二），卒年不可詳考。據《三略彙編》自序，是書成於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時毛祥麟五十四歲，以此推算，其卒年當在清同治、光緒間。上海人。字端文，號對山，監生。官至浙江候補鹽大使。工詩畫。少年時因多病，又侍親疾，故精通醫術。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倡議賑濟常鎮災民，收容孤兒三百餘人，掩埋暴骨無算。曾參與編修《上海縣志》。生平著述甚豐，有《三略彙編》、《史乘探珠》、《墨餘錄》、《古字韻編》、《亦可居詩話》等。民國七年《上海縣續志》有傳①。

《三略彙編》成書於清同治五年，正值太平天國起義失敗的第二年。毛祥麟說自己『在三十載以前，身際承平，目不識兵革。及道光壬寅而還，三遇兵災。……始值海疆之難，終罹粵逆之烽，中遘會匪』，爲避兵禍，僑居鄉僻，蕭然一室，與朋輩應酬唱和之暇，『咨以時事』，又『就耳目所及臚而記之』，『存確處，刪訛傳，合三稿，共得一十二卷，名曰《三略彙編》』②。

據此，我們可以大略瞭解此書的成書過程：毛祥麟居住在上海，親身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戰火及以後的五口通商、上海開埠、小刀會起義及太平天國運動，遂以親身所見所聞，存實刪訛，而成就此書。

《三略彙編》卷一至四爲《海疆記略》、卷五爲《會匪記略》、卷六至十二爲《粵匪記略》，此『三略』彙編於一書，故名《三略彙編》。

《海疆記略》，記載了清人對以英吉利國（即英國）等爲首的西方列強的瞭解認識、兩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始末、中國軍民的誓死抵抗、及清政府與西方列強談判交涉的經過。文中抄錄了大量的清朝道光、咸豐間皇帝的上諭硃批、大臣奏議，如黃爵滋《請塞漏卮疏》、林則徐在兩廣總督任上回復道光皇帝責詢的奏疏；並詳細記叙了沙角、大角炮臺，定海、虎門等重要戰役的經過，對陳化成堅守上海吳淞炮臺之戰記述尤詳，是研究此段歷史的重要史料。《海疆記略》還刊載了清政府與西方列強談判交涉的主要過程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廷被迫與英、法、美、俄等國簽訂的『通商條款』等不平等條例的全文，是研究這段歷史的重要參考史料。

《會匪記略》詳細記載了上海小刀會起義的始末經過。小刀會起義是上海地區有史以來影響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沈重地打擊了清皇朝在上海的統治，呼應和配合了太平軍在江蘇、浙江地區的軍事行動，在上海地方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作者毛祥麟以自己的所見所聞，記載了小刀會起義時上海縣城里的實際情況，是研究上海地區小刀會起義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粵匪記略》記載了太平天國起義的大致情況。作者編撰此書時正值太平天國起義失敗的第二年。太平天國起義軍以南京爲都，定名天京，鋒芒直指大江南北。上海距離南京不遠，有關太平天國起義的各種傳聞甚多。且太平軍曾進軍江浙，占領了江蘇的蘇、錫、常地區和浙江的杭、嘉、湖地區，並攻至上海近郊。作者雖身居上海，但心系天下，留心傳聞，並加以搜集考訂，撰成是編。作者以當時人

而記當時事，其聞其識是今天研究太平天國運動史者不可忽視的重要史料。《粵匪記略》還刊載了石達開、李秀成戰敗被俘後寫的自述稿。盡管刊載這兩份史料的書籍甚多，且李秀成自述稿至今尚存③，但《三略彙編》所載提供了一個新的版本，有助於對這兩個自述稿的研究。

同時，《三略彙編》卷首還載有《滬城海防記略》一篇短文，略記道光以來至同治間的上海地區的海防情況，是一篇難得的研究上海地區海防的重要文獻。可惜毛祥麟只寫了寥寥數百言，未能完稿，使我們不得窺其全貌。

總之，《三略彙編》對於研究上海地方近代史、小刀會起義、太平天國運動、以及兩次鴉片戰爭對上海的影響都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是一部值得關注的研究中國近代史及上海地方史的重要著作。但因作者撰成後就藏之秘閣，沒有刻印傳世。其後，又由上海圖書館善本書庫收藏，一般人很難得見其面目，可謂是『藏之深山人未識』。一九五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曾收錄《三略彙編》卷五《會匪記略》，但《三略彙編》全書至今未能刊刻，使讀者不能得窺全貌。此次整理刊印，是《三略彙編》問世一百多年來的首次全文點校刊印，使廣大讀者和研究者能夠瞭解其全貌，對中國近代史和上海地方史研究必將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

此次整理，以毛祥麟《三略彙編》稿本爲底本，加以新式標點。對原書的脫訛舛誤等處，直接改補，並在改補文字後用方括號注明『原稿作「某」』。如卷七『破穎上縣』句之『穎』當作『潁』，今標點本改爲『破潁（原稿作『穎』）上縣』。其他改補之處不再枚舉。

《滬城海防記略》僅數百字，是毛祥麟未完成的手稿。原置於稿本卷首，現移置卷末。民國七年《上海縣續志》所載《毛祥麟傳》作爲附錄載於其後。整理者並爲全書編製了目錄，冠於卷首，以方便讀者。

因毛祥麟《三略彙編》稿本圈改之處甚多，有些字又不易辨認，加上整理者水平有限，在整理過程中難免會有不足和錯誤，敬請廣大讀者不吝賜正。

嚴文儒　二〇〇四年五月三十日

① 民國七年《上海縣續志》卷十八《人物》。

② 毛祥麟《三略彙編自序》，載《三略彙編》卷首。

③ 參見羅爾綱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第一版）。

三略彙編序

士有行高識卓而不顯，功名罣罣然，僅以文章詩畫自娛悅，是誠不遇。要適見伸屈皆能自立，以視碌碌無一他長，而徒因利乘，便瞰取富貴者之賢不肖，何如也？

對山毛君家滬上，生有夙慧。以童年病瘵棄舉業，旋侍父疾，不解事者彌年月，鄉里稱孝。退即考方書，研求治理，遂窮軒岐之奧。經其手著而發明者若《內經輯要》、《東垣十書》、《張氏傷寒論》及痘科、產科等凡二十一部，皆有辨正，又著《事親一得》十二卷。於是對山不業醫而能醫，名轉著。壯年嘗援例入仕，則承母夫人之名而非本志也。未幾，即以母病告歸養，遂不出。日放情林壑間，作詩，詩格清雋，工寫山水，簡靜高古，其神韻直入王惲室。憶道光丙〔午〕年冬，對山方謁選，曾與余連車北上，同旅京師元通觀。晨夕叙語，語昔海疆事。時督臣以重兵鎮吳淞，沿塘位炮，密樹旗幟，守望徹晝夜，僉恃以爲無恐。對山聞之，獨蹙然曰：『殆矣！敵船之不即進者，欲反〔原稿作『返』。〕客爲主也。我兵不更番，不倦伏，持久則勞，勞必怠。設彼故作進攻勢誘我燃炮，至炮不受藥，而後連檣馳入，我其能御之乎？』厥後果然，人始服其卓識。

近歲滬修邑志，當事一再延請分撰兵事、宦迹、封贈、例仕諸門，或有點竄，要皆對山所創造。洎

成，例得署名，而對山則以久不履局爲謝。同人固請，對山固辭，久之始願爲殿。夫國有史，邑有志，皆以信今而傳後也。其文直，其筆核，不虛美而匿惡。昔陳壽志三國，亦稱良史，猶病其以索米故不爲儀、虞立傳。至《北魏書》，高下任心，筆以賄屈，遂稱穢史。今邑志體例雖略與史殊，而爲義則一；秉筆之名，又人所樂居，何對山獨去之若浼也，意殆有未慊歟？恐人議其後歟？誠如是，蓋益佩其矜慎名節，不與世推移也。對山少於余，而撰述特富，著有《古字韵編》、《史乘探珠》、《亦可居詩話》、《詩畫問評》與《墨餘錄》等共七十餘卷。《墨餘錄》說部耳，新付剞劂，且風行一時。茲又以《三略彙編》示余，蓋縷載海疆、粵寇事，端緒固繁，而起迄相貫，其間言簡事明，詳略適中，信非源於史學者不辦。則如對山之才之識，使以行能見遇，功名豈遽下人。乃且投老著書，矻矻不止，虞卿洵可謂窮實而抑，知窮在一時，究其所以傳者，固在茲乎？余舊史氏也，其生平又所素悉，故特參以傳體，次其概於簡首，以爲是書序焉爾。同治辛未夏四月上浣婁縣衡堂姚光發拙撰。

三略彙編自序

余生嘉慶壬申年，閱今四朝，歷甲子三百二十有奇矣（整理者按：原文如此）。在三十載以前，身際承平，目不識兵革。及道光壬寅而還，三遇兵災，其間遷徙流離，備嘗艱苦。始値海疆之難，終罹粵逆之烽，中遘會匪，雖曰小醜，而官戕城陷，七邑震蕩，勢亦岌岌。每當鄉僻僑居，蕭然一室，朋輩或惠詞章，或索樹石。余於應答之暇，輒咨以時事，旋就耳目所及，臚而記之，未復詳加訪索。存確據，刪訛傳，合三稿，共得一十二卷，名曰《三略彙編》。或以疆事與寇事輕重適均，會匪亂祇一隅，未堪鼎峙，不知此亦就余所遇而言。至事之大小廣狹，胥本自然，固難削鶴脛以就鳧足，復難覓封豕以配長蛇，則惟姑記之而姑彙之焉耳。矧既不能身列木天珥彤史席，則雖剪裁合度，才擅三長，要不過野錄、叢編，無當盛朝著作之選也，而尚多求乎？惟念山賊之蔓延既廣，波臣之頭緒殊紛，敘述固知鮮當，挂漏在所難辭。異同出入間，尚願大雅君子之正其失云。同治五年歲次丙寅秋九月朔申江毛祥麟對山氏書於亦可居。

三略彙編卷一

海疆記略上

我國家自康熙二十二年臺灣歸化，歷雍、乾、嘉三朝，海不揚波。雖有蔡膏搆亂，亦自內竄解，旋起旋滅。海之有警，蓋自道光庚子始也。

按暎咭唎，一名英機黎，地去中華七萬里，在歐羅巴西北。初爲荷蘭屬國，僞黠而悍，常與荷蘭、佛郎機搆難，寖以強大，然自古未通中國。其來粵東貿易，則自雍正十三年始；其進中國通朝貢，則自乾隆五十六年始。其人高准碧眸，身長而心細，能爲奇技淫巧，精火器，工數學，地產生銀、哆囉呢、羽毛、嗶吱、玻璃、自鳴鐘表、〔鴉片煙〕等物（原注：聞鴉片非暎產，未知是否？）。飲食喜甘辛，多糖霜。食必數器，男女雜坐，無箸，以銀刀叉割炙，酒注玻璃高足杯，色紅如琥珀。嗜煙草，卷葉爲管，燃而吸之。手攜短杖，衣不過膝，以哆囉呢佛絨洋緞爲之，首戴青氈卷笠，窄袖緊襪，男女皆以黑革爲履，行步有風。貴者雖當暑亦不改服，不脫帽。近在內地久，入冬亦有衣皮衣絮者，初皆未識也。見人以摘帽爲敬。婦女繫裙數重，一蔽膝，一至脛，一覆其足，腰身緊束如瓶口，其下寬大，又如薰籠。男女行常聯

臂。

道光庚子秋，四明軍俘其酋（晏士達拉即）安突德，工繪事，曾獻伊國朝儀圖，始知其君爲女主，髻而中坐，左右侍者爲兩輔臣。初因國主烏連無子，遺命以女侄域多唎嗣。戊戌登位，其年甫十九。越一載，自擇國人子雅那簿爲壻。國有大事，女主皆決於兩輔臣，雅那簿旁侍，不得與聞。視朝時，諸臣皆脫帽，旋屈一膝，執主手嗅之，始起立奏事，非是即爲不敬。文臣衣青，武臣衣赭，綴肩有金，垂身有帶，其別貴賤而分等級者在此。

法蘭西初名佛蘭西，因其國素奉天主，惡言佛，見中國翻（原稿作『番』）譯得此，故以『法』字易之。其人高鼻貓睛，好謀利，善經商，衣服多華潔，貴者冠，賤者笠，見尊長必去帽，或以手加額。食以饅頭牛臕，嗜飲而喜音樂，酒酣則拍手彈肩，群起歌舞以爲樂。產犀象珠貝、天鵝絨、哆囉嗹等物。當彼臣猾□之始，二國實首其事等。

初，廣東有粵海關，番舶群集，爲中外通商大會，華夷雜處，幾二百年。惟西洋土產中有鴉片煙者，蠱物也。或云即嗅產，或言出自白頭番，其實所在皆有，但分多寡耳。吸食之人日漸成癮，久則力疲神衰，既難斷除，並不能振作，歲耗中國銀以千萬計，獲利最厚。而嗅人以買賣立國，居奇登壟，擅利更多，國因之而富，其必攔入中國者，亦爲利所使耳。嘗請於官，欲租廣南洋之大嶼山、香山澳爲屯積交易所，以疆吏不允，陰恨之而未敢發。迨國漸富而兵勢亦日以強，恃其船堅炮利，蠶食諸國，如咭唎、丹丁、咖囉、唎喝叭、徹第、缸明牙、喇曼、達薩、亞嗅咖、三佛齊、孟買、烏木等國，皆供其賦稅。於是勢日南而心日侈，有窺伺各口意。

聞近粵海島有名新埠者，距大嶼山十日程，沃野五百里，閩廣流民在彼耕種，阡陌田園，一歲再熟。噠人既據而有之，撥兵駐防，成一大鎮。又有島名新嘉坡，距大嶼山六、七日程，崇山平野，廣袤二千里，亦閩廣人聚處，市廛井里，頗近華風，英又據之。廣建洋臺宮室，徙國人萬餘往居。設堅夏書院，選其國中俊秀，肄業於內，廣購經史子集，延華人教以漢語漢文。又有島名嗎喇格，距大嶼山十一日程，地方千里，英華書院在焉。華夷雜居，風俗與新嘉坡等。而其待華人也，農賈則收租稅，子弟使入小學，士之貧者，月給廩餼，是以閩粵人多嗜其利而樂爲用，彼之得悉海道而能入內地者亦以此。其地皆近粵海島，既爲彼所據，可以屯糧，可以駐兵，便策應矣。

道光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上《請塞漏卮疏》（原注：全錄原疏，未免太繁。此後有可摘者，應照此），大略以自鴉片入中國：『皇上宵衣旰食，所以爲天下萬世計者至勤且切，而國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勢積漸，一歲非一歲之比，其故何哉？考諸純皇帝之時，籌邊之費幾何？巡幸之需幾何？而上下充盈，號稱極富。嘉慶以來，猶徵豐裕。士夫之家以及巨商大賈，奢靡成習，較諸目前不啻霄壤，豈愈奢而愈豐，愈儉而愈嗇耶？竊見近來銀價遞增，每銀一兩可易制錢千六百餘文，似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在昔仁宗睿皇帝知鴉片之必有害，以故誥戒諄諄，例有明禁。然當道光三年以前，粵海一關每歲漏銀不過數百萬兩，嗣後，上至官府，下至工商及雜色人等，隨在吸食，爲市日中，如盛京等處根本重地，亦已漸染成風。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粵省歲漏銀一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歲漸漏至三千餘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江南、山東、天津各海口每歲合計亦有數千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

一年，伊於何底？夫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夫無吸食，自無興販；無興販，自絕來源。計惟加重罪名，先將吸食者重治。臣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給一年期限，通飭戒煙。若一年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也。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杖一百，徒三年。乃卒不肯斷癮，甘犯明刑；或者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耳。若罪以死論，則臨刑之慘急，必更苦於斷癮之苟延，甘死於家，必不甘死於市。且查余之儀《臺灣志》云：紅毛人以咬嗱吧輕捷善斗，製造鴉片誘食，俟其疲羸，卒爲所製。而紅毛人之犯此者，覺，即集衆繫諸竿頭，以炮飛擊入海。今暎咭唎等國只有造煙之人，無一食煙之人，犯則罪以死論。又聞夷船到廣，必經安南邊境，初亦誘之吸食。安南鏡其陰謀，即立嚴禁，凡食者死不赦。想見人情易溺，有非嚴刑不治者。今擬寬限一年，犯法之人未照新例用刑，十應戒其八九。此皇上止辟之大權，即好生之盛德。謹請諭飭各督撫嚴切曉諭，廣給藥方。定於一年後，取其五家鄰佑互結。倘有容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外，互結人亦照例治罪，訐發者予獎。至如通都大邑，商客去留無定，應請責成店鋪，如敢容留，照窩藏匪類例治罪。如以奉法之員甘爲犯法之事，應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弟不准考試。地方官如有實心任事，拿獲多起者，照獲盜例請恩議叙。其署內官親幕友家丁覺有吸食者，除本官治罪外，該管官亦加議處。各省滿漢營兵取結，照地方保甲辦理。其管轄失察人，照地方官衙門辦理。庶幾軍民一體，上下肅清，而漏卮可塞』云云。

疏入，上是其奏，簡調湖廣總督林則徐爲兩廣總督，頒給欽差煙務關防，會同浙閩總督鄧廷禎，專查鴉片，務絕根株。

林公赴粵，即督率屬員，嚴諭洋商，互相保結，不准銷售鴉片，違即照新例正法。關津嚴密，各商束手，而夷船所帶煙土無從出售。英吉咧領事義律自行具稟，呈繳鴉片二萬餘箱，意欲請官給價。林公乃於虎門架火，盡數燒燬。並先出示，准令各商觀看，如再夾帶，以此爲例。並令各國來船合同具結，結內書明如敢故違，船貨入官，人即正法。其結用漢夷字並寫一紙。自後查驗各船，餘皆遵令斷絕，惟英吉咧桀驁不遵，在先亦不具結。經督撫奏明，奉旨絕其貿易，驅使出境。於是欽差大臣兵部尚書湖廣總督林則徐暨兵部尚書兩廣總督鄧廷禎、兵部侍郎廣東巡撫怡良公牒該國王，文曰：『照得天道無私，不容害人以利己；人情不遠，孰非惡死而好生。貴國雖在重洋數萬里外，而同此天道，同此人情，未有不明於死生利害者也。我天朝四海爲家，大皇帝如天之化，無論遐荒絕域，亦在並生並育之中。廣東自開海禁以來，貿易流通，內民與外夷相安樂利者百數十年於茲也。即如大黃、茶葉、湖絲等物，皆中國寶貴之產，外邦若不得此，幾無以爲命，而天朝一體同仁，許販出洋，絕不靳惜，無非以天地之心爲心。乃有一種奸夷，製造鴉片煙土，販惑內地愚民，害其身而謀其利。從前吸食者尚少，近則互相沾染，流毒日深。在中原富庶蕃昌，雖有此等愚民，貪食戕生，亦屬孽由自取。然大一統之天下，務端風俗以正人心，豈肯使海內生靈甘心鴆毒。現特將內地販賣吸食等人一體嚴治，永禁流傳。並查此種毒物，係貴國屬部內奸人私行造作，非貴國王所令。且在各屬國中，亦只數國製造。聞貴國亦知其害，不准人民吸食，犯者必懲。然禁吸何如禁販禁造，若僅自己不食，而仍聽製造販賣，引誘中土愚民，則是自顧生而陷人於死，己獲利而貽人以害，人情所痛恨，即天道所不容。以天朝威震華夷，何難力制，惟仰體聖明寬大，故始告誡於先。且從前未有公移，貴國王猶得諉爲不知。今與貴國王約，我內地既禁

人吸食，爾屬國當禁人製造，其從前已經造成者，貴國王須令盡投海底，斷不許天地間有此毒物。則非獨內地人民之利，即該國民人既有造作，安知其不吸食，惟即造作而首禁之，則在該國亦可不受其害。既克同享此太平之福，亦昭貴國王恭順之忱。如此，則明乎天理，上天不至降災；協乎人情，聖人亦必嘉許。況內地既經嚴禁，無人吸食，即該國仍行製造，亦無處可賣，無利可圖，與其虧本徒勞，孰若改圖生業（原注：按販以鴉片處，不僅中土，此層本可省）。現在內地搜出之鴉片，已盡燒焚。若再夾帶前來，除一體燬棄外，恐在他貨亦難免玉石俱焚。是利未得而害已形，人未害而己先損。願貴國接到此文後，即將如何禁絕緣由，速行移覆，毋謊毋延。天朝所以能臣服萬國者，正有不測之神威。毋謂言之不早』云云。此道光十九年春三月初事也。

二十年六月初五日，浙江象山縣之爵溪洋面，忽有大小夷船各二從深水小洋駛入定海縣之笠山，由是浙江提督祝廷彪、定海總鎮張朝發等即帶兵出洋堵逐。寧紹台道李治昉會同水師馳赴鎮海口防堵，浙江巡撫烏爾恭額立飭員弁封港，飛章入奏，一面由省起程前往寧屬海口察看。是日，哏夷至定海，水師統領爲爵子伯麥，陸路爲布耳利。投書一函，語多狂悖。尾注『一千八百四十年七月初四日』，即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也。

初七日辰刻，總兵張朝發瞭見夷船二十六隻，行駛如飛，即整炮械堵逐。至旗頭洋面，其船分作兩幫，一竄入定港，一向西駛去。張總鎮即收定港堵禦，飭署中軍游擊羅建功等會同署定海縣知縣姚懷祥在城廂口岸等處整隊設防。

午刻，夷船駛入定海，張總鎮即與接戰。該夷炮火甚利，一發可震數十里。內地承平日久，猝遇狂

寇，民共驚逃，兵無鬥志，因遂退守入城。夷亦蜂擁登岸，計有二三千人，圍攻定海。越日，東門陷，夷入城，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各赴水死。總兵張朝發、左營游擊錢炳煥同受鉅傷，中營游擊羅建功、右營游擊王萬年、中營守備龔配道等退回鎮海。鎮距定百有餘里，一帆可到。而鎮海直通內地，其要隘則以笠山爲外障，與招寶、金鷄兩山對峙，作爲鈐口。先經祝軍門派兵八百名，並調鎮海參將胡德耀、右營游擊周士發之兵扼要駐防，復經寧波府知府鄧廷彩置辦木排船隻，排用鐵練繫住，上立木城，橫截江口，夷船遂不能駛入。

十三日寅刻，夷又來五船，連前共三十一艘。其船四面裝炮，大者三層，次一二層，內有兩船，旁用輻輪，旋駛如風，在笠山外往來游奕，離鎮海不過十餘里。時援兵未集，合計鎮兵僅有二千餘名，兵力單薄，勢難防禦。烏撫軍因特請旨敕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飭員統帶水師在江浙交界洋面堵禦，既防北逸，亦爲浙洋應援。並請敕下閩浙總督鄧廷禎，就近選派閩省大員帶領舟師，星飛來浙，並力堵禦，以保疆土。

奉上諭：『英夷售煙圖利，經廣東省奏明，斷其貿易。早料其分竄各地，擾害地方，是以疊降諭旨，飭令有海口各省督撫嚴密防堵，有備無患。仍該夷於本月初從深水洋面駛入定海，致書狂悖。該巡撫提督果能認眞防備，水陸交嚴，何致縱令登岸陷城，大肆猖獗。官兵猝遇賊寇，自應出奇制勝，謀定後動。乃該總兵張朝發慢謀撤守，以致喪師失地，情罪重大。游擊羅建功等於敗後遽即回鎮，亦屬罪有應得。定海總兵張朝發、中營游擊羅建功、左營游擊錢炳煥、右營游擊王萬年、中營守備龔配道均著革職拿問，交部分別治罪。巡撫烏爾恭額、提督祝廷彪籌備不力，前已降旨交部嚴議，茲據該部奏請革

職。現當防堵之時，若竟予罷斥治罪，轉得置身事外。烏爾恭額、祝廷彪著先行革職，暫留本任，戴罪圖功，以觀後效。署定海縣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不屈投水，被害身死，實爲可憫，著該部加等議恤。今定海失守，難保其不窺視寧波、鎮海等要口，著即派委將弁，嚴加防守。前降諭旨，由四百里飭令福建提督余步雲，酌帶兵弁，前往剿辦。再著浙閩總督鄧廷禎火速赴浙，併力攻剿。丁憂總兵葛雲飛熟習洋面情形，即令協同出力。一切軍火器械，迅即飭員趕緊籌備。鄧廷禎到浙，□需應用，其糧餉火藥最關緊要，必須加意愼重。著飭寧波府，由彼陸續接濟，毋得貽誤。』

未幾各路所調之兵漸集於招寶、金鷄兩山及鎮海縣城並附近之石浦、象山各海口，分營駐守，聲勢聯絡，軍容甚壯。嗅夷大幫船隻多聚定海，餘在鎮海之蛟門等洋面，分船游奕，雖未敢逼近口岸，而各口出洋要道皆爲所阻。

先是，嗅夷投書烏撫軍，稱有粵東總憲林、鄧燬去之鴉片五千萬七百六十觔零，時曾面允議價，計番銀十千五百〔原稿脫『百』字〕五十五萬兩，約至今春尙未付解。國主於本年二月十五日遣使下書，先索銀數十萬，由粵東配買茶葉。乃天朝大臣非但不令給配，竟將使者辱罵，逐出海口，並移到本國主書，以我國爲不吠之犬，膽敢遣使索銀，本欲將來使斬訖，大淸姑念無辜，放令還國。並稱『本大臣威鎭三山五嶽，計取四海九州。如爾小國不守外夷臣節，本大臣即申奏聖朝，提兵下洋，剿殺爾國』云云。我國主因此大怒，發兵前來。在天朝如肯將林、鄧二人送出，並還寧城、粵東、福建海島地面，神明鑒察，若不允從，兵到徒招災禍等語。

二十四日，乍浦營參將王國渠並旗營佐領與夷接戰於天后宮汛。乍浦濱臨大海，接近外洋，亦爲

浙江之門戶，勢與鎮海並重。是日午刻，見有夷船遊奕，即帶領水師於西山嘴炮臺等處堵禦。夷船順風揚帆，直逼天后宮汛。自未至酉，互相轟擊，滿綠官兵陣亡十餘名。至戌刻，船始遠駛出洋，連日在浙江之黃盤洋山、江蘇之崇缺、佘山、呂泗、五條沙等及極東之外洋，上下數百里隱見，不時往來無定。

七月初九日，山東登萊總鎮梁勝灝派水師北汛，守備顧清源巡洋，遙見東北大洋有白布三桅大夷船四、小夷船一在外洋游奕，相距百餘里。是日酉刻，東南風甚緊，該船乘風駛向西北，其行如飛，計非近窺天津，即遠趨奉天也。梁遂會同登萊青道王鎮飛稟山東巡撫托渾布，托除飛章入奏外，旋調東昌、臨清、德州、高唐等處官軍駐防沿海要隘。

夷人自據定海爲巢穴，聚船於浙江，時出游奕。沿海各省調兵堵禦，日夜滋擾。上因浙省兵事，持久無功，特命兩江總督伊里布爲欽差大臣，赴浙江查辦夷務，其兩江總督缺，命江蘇巡撫裕謙兼署。伊赴浙時，札調前駐防江蘇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督本標兵一千三百名馳赴浙江協堵。

兩廣總督林則徐前於奏報拿獲鴉片煙犯摺內欽奉硃批，有『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拿煙犯，亦不能淨。無非空言唐塞，不但終無實益，反生出許多波瀾，看汝以何詞對朕也』等諭。林公因復上《渥受厚恩天良難昧疏》，蓋以一身之獲咎猶小，而國體之攸關甚大，不敢不以見聞所及，敬爲聖主陳。疏言：

『此次嗾夷所憾在粵省，而滋擾乃在浙洋，其變動若出意外，其窮蹙正在意中。蓋嗾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獲利之重，歲易銀多至數千萬兩。若在粵得復舊業，何必遠赴浙洋。現聞其於定海一帶大張招貼，每鴉片一斤，只賣洋一元，是即在該國嗹啊拉等處出產之所，尙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虧

折，急於覓銷者，或以給賞資，或以充食用。聞其在夷洋各埠雇兵而來，日費以數萬金計。即炮子火藥，亦不能久支，窮蹙之形，已可概見。又夷人向來過冬，以氈爲暖，不著皮衣，蓋其素性。而浙省地寒，勢難忍受。現夷信到粵，已言定海陰濕，病死甚多，大抵朔風戒寒，勢將南竄。至各國夷商之在粵者，自六月以來，貿易爲嗅夷所阻，亦各氣憤不平，欲與講理。是該夷現有進退維谷之勢。惟是虛憍性成，窮蹙時愈欲顯其桀驁，甚且別生秘計，冀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怗然俛伏。臣前此屢經體驗，頗悉其情。即此時不值與海上交鋒，而第固守藩籬，亦足使之坐困。稽古頑苗逆命，初無損於堯舜之朝。我皇上法堯舜之治，中外咸知，而鴉片之爲害，甚於洪水猛獸。即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爲驅除。聖人執法懲奸，爲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無以鴉片爲不必禁之理。若夷兵之來，由禁煙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藏禍心。發於此時與發於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原稿作『瓣』）矣。蓋鴉片之流毒內地，猶癰疽之流毒人身也。癰疽生則以漸而成膿，鴉片來則以漸而致寇，本屬意計中事。若查辦在數十年前，其時吸者尚少，禁令易行。猶如未經成膿之癰疽，內毒或可解散。今毒流已久，譬如諸癰疽作痛，不得不急爲拔膿。是逆夷之擾浙洋，即與潰膿無異。然惟膿潰而後疾去，果其如法醫治，托裡扶原，自克結痂收口。若因膿痛而別求消散，萬一毒邪內陷，其患更彌。溯自查禁鴉片以來，幸賴乾斷嚴明，天威震疊，躉船二萬餘箱之繳，係英夷領事義律自行遞稟求收，現有漢夷字原稟可查，並有夷紙印封可驗。繼在虎門燬化煙土，臣曾先期出示，准令夷人觀看。維時來觀之夷，有撰文數千言以記其事者，大意謂天朝法令，足服人心。今夷書具載其文，諒外域盡能傳誦，迨後各國來船，遵具切結，不帶鴉片。惟嗅夷不遵法度，是以奉諭斷其貿易。如無浙洋之事，或可上懇恩

施。今〔原稿作『令』〕既攻佔城池，戕害官員，逆情顯著，中外咸聞，非惟難許通商，自當以威服叛。第恐議者或以內地船炮與夷不敵，與其曠日持久，何如設法羈縻。抑知夷性無厭，若使威不能克，即恐心無饜時。且他國效尤，更爲可慮。臣之愚昧，務思上崇國體，下攝夷情。即以船炮論，本爲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猝辦，而爲長久計，亦不得不先事籌備。且廣東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徵銀三千餘萬兩。夫收其利者，必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製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臣節次伏讀諭旨，以稅銀何足計較。仰見聖主內本外末，不言有無，誠足昭垂奕祀。但粵東關稅既比他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量爲防夷之資，從此製炮必求極利，造船必使極堅，經費即可酌籌，而裨益實非淺鮮矣。臣於夷務，辦理不善，正在奏請治罪，何敢更獻芻蕘。然苟有裨國家，雖項踵捐糜，亦不敢惜。倘蒙格外天恩，寬其一綫，或令戴罪前赴浙江，隨營效力，必當殫竭血誠，以圖克復。至粵省各處要隘，防堵現皆嚴密，該夷無可乘之隙矣。至署兩江總督裕謙，奏獲夷船所遞字帖，察其情詞，大抵伸訴前繳躉船鴉片，及禁絕柴米，驅逐出粵之事。因查呈繳煙土，係在道光十九年二三月間；禁絕柴米，則在是年六月。據現遞字帖，內有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八日由嗼國蘭墩京城付字樣，是該國繕發此帖之日，在義律呈繳煙土之前，即欽差大臣林則徐亦未行抵粵省。無論該國距粵數萬里，即近在咫尺，亦何由預知？臣聞義律係嗼咭唎人，最爲狡詐。十餘歲時前來澳門，經已故之僞軍師嗎哩咤教以內地言語文字，管帶貿易兵船等事。現爲該國領事頭目，告示文書，悉出其手。查該國兵船向泊去粵二萬餘里之嗹呷喇、萬打喇沙等處，專爲賣煙而設，皆聽義律調遣。該國王僅知收稅，不理軍情。則今之勾結謀逆，竊據定海，造言挾制，或皆義律所爲，而非該國王所遣。臣愚以爲義律不誅，兵

端不息，必先擒獲此酋，則蠱惑無人，餘自解散』云云。

七月二十七日，外洋有二夷船在廖角嘴直東駛至江南海門廳屬之糖鱸沙洋面，遙放鎗炮，延燒草棚五間，係海濱民人堆積柴草處。兵丁李新源、鄉勇范茂春均被轟傷。經防守把總毛正和、外委王國木飭放鎗炮，即向外洋駛去。該夷自據定海已及兩月，以沿海口岸紛歧，道里綿遠，因特四出滋擾，意圖牽制，使我軍不能相顧也。

八月十三、四等日，夷船先後駛近天津，停泊外洋。二十日，駕小船封遞一書，籲請恩施，詞甚恭順。上命大學士琦善剴切曉諭，不許滋擾。令其赴粵叩關。如果出於至誠，該大臣自能代爲奏乞。旋據琦善奏稱，查該夷聽受訓諭，業經全行起棹南旋。並稟稱沿海各處如不開鎗炮，亦不敢生事端。倘或攻擊，勢難已於回手。定海之兵，亦可先撤一半回國等語。

當奉上諭，以該夷前此猖獗，雖應痛剿示威，今既肯赴粵乞恩，自不宜窮於既往。派琦善爲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辦事件，沿海各督撫未知現在情形者，特由五百里飛示，由是各省將軍督撫等一體遵照。該夷船經過，但以守禦爲重，勿遽攻擊，惟應佈置嚴密等處，仍不稍懈。

八月二十二、三日，山東巡撫托渾布飭弁巡洋，見有大小夷船八自北折回，其三隻先由外洋南駛，餘駛至鼉磯島之外洋長山島，迤北游奕。旋駕舢板小船駛至登州府水城附近口岸，托漁船代呈字條，求與居民買賣食物。經撫憲委員查詢，據稱伊等在天津已奏有恩旨，由津起棹回南，聽候欽差大臣查辦。因船內人多，口糧不敷，求買食物，詞甚恭順。並有書一函，求委員代呈撫軍。書中亦言奉命回南，缺少口糧，求准民人給買食物意。托公已奉前諭，遵旨妥爲撫馭，不開鎗炮，惟不准傍岸，與民私相

交易。更委調防登萊之濰縣知縣招子庸以撫馭爲名，赴該夷之大船探詢情形。

招令籍隸廣東，有戚鮑朋，先曾在粵省洋行貿易，粗曉夷語，即同赴夷船。該夷領事義律及馬禮遜等接見時，甚爲恭敬，聲言伊等此來，志在乞恩。今下情幸蒙大皇帝鑒察，欽差赴廣查辦，不勝感激，斷不敢在途滋擾。詰以現來之船僅止五隻，餘船先往何處。據稱伊等初來時，曾糾約孟雅咧國兵船四十隻，以爲後援。嗣蒙恩旨，故由天津起棹後，先撥船三隻，由大洋速回，阻止前項兵船等語。撫軍傳諭，令即日回南聽候，不許別有滋擾。該夷俯首聽命，意甚感激。當即購買牛羊菜蔬等物，酌量賞給。

二十七日辰刻，該夷陸續前來搬取，欲繳物價，撫憲不收。是日申刻，瞭見夷船駛近內洋口岸，各船遍插五色旌旗，鼓樂大作，船中數百人一齊出艙，向岸羅拜，旋即開帆南駛。時文武官弁及各口防守軍民萬目環觀，咸出意料之外，同聲相慶。查前天津夷船有八，核與現在南駛船數又符，不知是時夷船雖一律南還，實有多方以誤之意。及觀粵事之壞，未嘗不歎其誤我雖工，而亦由自誤者之甚拙也。

三略彙編卷二

海疆記略中

九月初四日奉上諭，山東巡撫托渾布前奏嘆夷船隻由東省外洋北赴天津者數有八，現並開帆南駛，先三後五，該夷情形亦極恭順等情。九月初四日，上恐沿海各督撫不知現在情形，飛諭耆英、裕謙、怡良知悉，並給閱托渾布摺片，所有前經調防各兵應留應撤，均著妥爲辦理。按三日前江蘇佘山外洋有大小夷船六隻，由北往南，並未停泊，計即由東折回之船。自是江蘇洋面並無夷船游奕，頗稱安靜。

旋奉上諭：『因前派林則徐會同鄧廷楨查辦鴉片以來，既不能盡除吸食，又不能斷絕來源。本年嘆夷船隻沿海游奕，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盛京等省徵調紛紛，縻餉勞師，皆由辦理不善所致。於是，林、鄧二人均聽交部，分別嚴議。並著林則徐即日來京，而以琦善署兩廣總督。在未到任前，暫着怡良護理。』

前此，夷人嘗投字帖訴冤。上諭因又有『該督等以特派大員辦理，終無實際，轉至別滋事端，誤國病民，莫此爲甚。是以嚴加懲處，並非因該夷稟訴，遽予嚴議』等云。

嗣據嗼夷水師副將爵子辛妙士來文，求釋前被獲之安突德等，內有夷婦一口，並請查是何名。時欽差大臣伊里布覆書言：『承來文，以武官安突德等數名及白夷婦一口被獲，欲求釋放。本大臣當查爾國兵弁被獲者不止安突德等數人，此外尚有男婦二十餘人。雖來文未經詢及，而天朝誠信待人，不事欺詐，既有其事，自應據實以告。今爾等若肯先還定海，撤退兵船，本大臣當奏請大皇帝准，將安突德及各男婦等一併釋回。今接貴副將來文，詢及各男婦被獲緣由，並懇釋放，情詞眞摯，具見貴副將乃深達權變之人。本大臣又查夷婦名嗳噲哪咘，年二十六歲。其咖咍嗡等二十八人，當日因駛逼口岸，並敢抗拒官兵，以致被獲。本大臣體大皇帝好生之德，仍加優養，並不絲毫傷害。有患病者，亦爲醫治。惟是業經具奏，今求釋放，仍須上懇天恩。但前所言歸地退兵之事，來文並未覆及。又祇前貴國來文，每以將帥列名，此次系貴國副將列名，豈貴國水師提督適未在定海耶？今姑俟貴提督縷晰具覆，再行酌議。現以海疆事，大皇帝已特命直隸爵閣督部堂琦赴粵，則在貴部下亦宜速交定海，返棹粵東，聽候查辦。不但可釋所俘，即通商一切，議亦得以早定。本大臣仍許將貴國恭順情形專摺具奏，代籲大皇帝恩施。想貴提督身爲統帥，必能深計熟思。而在貴副將，係參謀協贊之人，亦必能詳稽損益，善擇所從』云。

先是，浙江巡撫劉韻珂准欽差大臣伊咨會，出示定海士民，謂夷人果不將定民擾累，定民亦不得復行查拿。並將調防浙岸之外省官兵全行撤退，本省者酌裁。散各屬所雇鄉勇，沿海漁商船隻一例開港放行。未幾，夷築炮臺於定海城外，葺碼頭於道頭地方，並開河道，城內列肆出售諸洋貨，佔據定屬之岑港、沈家門等處民房，公然淫掠，並強百姓服役。設僞官，諭定民輸糧接濟。

起椗之船時去時來，忽多忽少。劉撫憲因奏夷情尚有可疑，『如果眞心赴粵，又何設立僞官，示諭定民。誠恐該夷似欲於定海互市。查定海爲海邊扼要之所，南近建廣，北接江蘇。自此揚帆，可分駛山東、直隸。倘在此通商，游奕更爲便捷。若任往來，則沿海貧民、失利漁艇，以及土盜舡船，難保無勾結之慮。設於各省口岸，嚴防密察，是豈得任其自如，該夷亦未必能相安無事。是通商後之稽查彈壓，輕重兩難，所在均形棘手。況浙省爲東南財賦之區，而寧波實兩浙精華之地。其欲定海，意或覬覦寧波。否則燒煙在廣東，坐挫在粵閩，何不敢豕突澳門、廈門，而將虎負定海耶？現經欽差大臣琦善赴粵查辦，自必籌度萬全。即欽差大臣伊里布駐扎鎭海，亦必能洞悉夷奸。原無俟臣之鰓鰓過慮。第恐廣東不知定海近況。又恐赴粵夷人黏語僞求，致被蒙混。臣渥受殊恩，察夷情既有可疑，則思患預防，敢不據實入告。相應請旨飭令廣東欽差大臣琦善斟酌辦理，並飭浙江欽差大臣伊里布確查夷情虛實，隨時咨廣，期臻妥善』云云。

時護理兩廣總督怡良與提督關天培並奉軍機大臣五百里字寄，有『夷情恭順，起椗南旋。可將前調防各路官兵，分別留撤，妥爲辦理』等諭，因遂遵諭酌遣。除虎門內外要衝未即撤防外，餘各以次撤歸。豈知夷情狡猾，事極變更，防甫疏而奸畢露，遂有兩角炮臺之失矣。制憲與軍門商酌，如虎門內外扼據要衝，未便即行撤防。惟既遵諭旨不與之接戰，則前調各兵即須逐漸撤歸各原營以節糜費。遂飭令次第起行。

撤防既定，於是陽江營米舡三隻以十月十六日奉文，臨龍穴西，撤赴橫門。內有陽右第六號船，過灘淺擱，潮水將次退盡，不能行動。其陽左四號及碉三十三號兩船均趁風遠去，該弁兵不得不候潮再

進。詎於十七日黎明，忽來三桅夷船八隻，船各六十餘人，如風駛集。我兵見其來意不善，即聲言本船係奉撤回營，遵文不開鎗炮，爾等無得輕犯。該夷佯不聞，近即開炮轟擊我船。弁兵一時無措，多赴水，夷遂躍登。有在舡內爭持者，值潮漲，即被連船擄劫。時提標中營參將李賢駐口，聞炮聲，登高瞭見，即督各師船飛救。將近龍穴，又於桅頂見伶仃洋等處原泊之三夷船亦乘潮趕往，夥將陽右第六號船拖去。李不敢趕赴外洋，乃姑收船回汛。查被掠之船，原載兵丁四十三。除外委何卓然及十三丁凫水逃歸外，餘俱不知下落。又於挂碇洋面被夷截奪福建船一隻，劫出石欄門，向巽方駛去，則先一日事也。

據運司關報，英夷在洋又截去鹽船八隻，有逃回水手攀悉。是則虺心狼性，路人皆知。雖曰議和，而在目前其可恃爲無恐耶。

十一月初六日，欽差大臣、署兩廣總督琦善抵粵，知夷酋懿律等已先八日到廣，當即遣弁通問。該夷詞色強横，頓異天津時馴順。越日，接來文，據稱懿律因病返國，事由義律主持。因欲在寧波貿易，詞既桀驁，且有戰後再商語。時守臺將士無不懇請添兵，而主疆事者，意尚遲疑，未允所請。延至十五日，該夷竟不俟回文，驟進船二十餘隻，直攻我沙角、大角兩臺。炮火較猛，大角臺前後圍牆均倒數處，又斷炮耳六位，火藥局被燒，轟去兵房十四間，倒塌三間。方攻時，夷又撥兵數百，偕漢奸由大角山後扒登，從牆缺處攻進。守臺千總黎志安身受多傷，尚〔原稿作『當』〕督臺兵將完善之炮十四位推落海內，負傷打出。比衆夷回船，而臺已破損矣。

其沙角臺正面被攻時，夷亦撥黑鬼隨千餘漢奸由穿鼻灣登岸，攻我陸營，用飛炮燒各兵草棚。我

軍前後受敵，因遂不支。除兵士死傷外，副將陳連陞、守臺千總張清齡同日陣亡，守備程步韓傷亦重。自巳至申，炮臺遂爲夷據。

先是，守口有兵船十號，見該夷進口，以火輪船四隻爲前衝。我軍即開鎗炮對敵，互有傷亡，勢已稍卻。詎夷續糾舢板船數十隻來攻，全用鳥槍、火箭、火罐、噴筒等。輪船則大炮高飛，炮落空心鐵彈，子母包貫，火藥滿中，落地即炸。炮發彈飛，子落藥炸。一炮數彈，一裂百焚，佐以他火器，一時觸處焦爛。拉雜摧燒，不惟兵弁都亡，船亦被燬。前雇之拖船十二，鬧中亦被搶去兩號。至是而決裂情形，不堪目擊矣。

欽差大臣琦善仍有從權照覆，籍作緩兵之奏。以粵省水師兵械技擊廢弛已久，該夷現用之飛炮，內包子母藥彈，所至炸裂，不獨我軍所無，亦該夷火器中之所僅見，以致士氣益餒。今須設法，先將夷兵緩住，得再籌辦。按前日夷文，早有戰後再商之說。茲果續有所請，其來文之收與否，頗覺兩難。若將前書仍覆，而情形已不同前日，矧在該夷既不候照覆，此間更不值覆伊。惟思該夷前具書後，何以不候回文，輒先滋擾。不若藉此作詰，令先具一覆詞，徐候總覆。則即續有來文，係其索覆文書。既於國體無傷，或仍得設法羈縻，兼可量爲布置云云。及經備文飭發去後，該夷適將擄去之營弁何一魁放回，附書一件，交其帶致提督，內列求請各款，聲稱於三日內聽候照復。提督覆言，現經欽差大臣行文詰詢，俟登覆再辦。

二十一年春，奉上諭，大略言：『我朝馭外，全以恩義，果各恭順，無不曲加優禮。前因鴉片流毒，特頒禁令，力挽澆風。惟嗅吉利悍不具結，是以絕其貿易。乃敵兵犯定海，佔據城池，復於建、廣、江、

浙等各省洋面，多方滋擾，似茲桀驁。原應整旅悉殲，繼因該夷投遞書函，自鳴冤抑，特命大學士琦善赴廣查辦。該夷倘有天良，理宜全數赴粵，靜候辦理。乃又半撤半留，具見情形狡黠。聞又在定海淫掠，築炮臺，掘河道，僞官出示，諭民納糧，百姓何辜，忍罹此荼毒。迨琦善抵粵，明白開導後，仍敢要求無厭。更思索償煙價，請給馬頭。朕早知反復無常，斷非信義所能喻。前特簡調川、貴等路精兵赴廣，又調湖南、北精兵赴浙，預備攻剿。茲據琦善馳奏，該夷於上年十二月十五日糾漢奸乘坐多船，直逼虎門洋面，炮傷兵弁等，並攻破大角炮臺，將沙角炮臺佔據。逆天悖理，性等犬羊，實覆載所難容，亦神人所共憤。惟有痛剿聚殲，方足以彰天討而慰民望。現計所調各兵，不日可到。着伊里布立即進兵收復定海，並著琦善激勵士卒，奮檻首惡送京懲治。沿海洋面，疊經降旨嚴密防範。業著各省將軍督撫等，加意巡查，犯即出剿。並諭軍民人等，同仇奏功，共膺上賞云云。朕實有厚望焉。欽此。』

於是，廣東巡撫怡良奏陳：

『欽差大臣琦善於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一日接署兩廣總督篆務後，即交卸護篆。經琦善面向臣言防夷事務，乃伊專辦，又須愼密不露，囑臣等專管地方事件，俾免分心。及於十二月十六日，接准知會，有唤夷奪兩角炮臺事。臣聞甚駭，當即會同廣州將軍阿精阿、副都統英隆暨司道等，同至琦善署中，面商戰守。琦善以若事攻剿，有無把握爲問。臣等雖均不敢自□，但該夷既經就撫，仍敢稱兵犯順，占奪炮臺，則除征戰外，恐又別無把握。琦善復言現已寫信詰問，俟義律覆到後再措。若於挫衄之餘，復議開兵，力實不足。奏調外兵，亦須時日。而義律聞我派兵，益生疑忌，尤恐大釀事端。臣惟〔原稿作『維』〕洋面機宜，固不敢專決。而省城重地，守衛難疏。當即商之將軍都統等。遂於省會城廂一帶水

陸要隘及軍儲藥局，均各添兵，實力防範。至二十八日，准軍機大臣字寄，言奉上諭，暎夷反覆無常，已飭令耆英等預備攻剿矣。本日又據琦善奏夷情益形桀驁，不可理論。著再申諭各將軍督撫等，整理炮械，務當先事預備，毋致臨渴掘井。如該夷再來投遞呈詞，一概不准接收。夷船近口，即行開炮，痛加剿洗。固當謀定後動，不可稍涉鹵莽，更不可稍形畏懼，坐失機宜。總期勝算克掺，成謀共濟云云。臣等跪讀聖諭，仰見皇上恩威並濟，指示機宜，使臣等有所稟承，不勝感服。連日正商戰剿，又准琦善知會，言暎夷兵火等船已均陸續退泊外洋，其所奪之炮臺，亦據該夷繳還。一切事宜，總由琦善密爲調度，逐一奏聞。臣等惟仍各飭地方文武，將近省各要口，嚴加防守，續候諭旨，遵爲辦理等情。

『嗣據大鵬協副將賴恩爵接得暎總師伯麥書，謊稱該國使臣義律已與欽差大臣琦善議，將粵之香港等處全島地方讓給暎國，立有文據在案，因特關報，請撤該島等地駐防官兵，其西向洋面並不准兵役稍有阻止，便彼商船來往等語。賴以原書馳稟撫轅。唯思兩國現議和好，本總師果所幸望，可以常遠相安，自必盡心竭力以保各事。然而貴國如有滋擾阻止，使民不安，係貴國終非誠心求和之意。本統師定必查明嚴辦。本統師存心誠信先行，明白指示，以免爭事端爲美等語。怡撫軍因又據稟續奏，言國家撫有寰區，薄海內外，無遠弗屆，欽服稱臣。即至重譯來庭，亦莫不懷柔綏服。乃暎夷義律等妄肆鴟張，已忘名分，茲復敢指稱欽差大臣琦善許將香港讓給，實屬駭人聽聞。雖該大臣到粵後如何辦法，未經知會到臣。然以事理度之，亦萬無讓給土地人民，聽其主掌之理。但如該夷所稱，已有文據，則又無從悉其眞僞，惟聞民間傳說暎夷於香港地方業貼僞示，脅令人民歸順。方謂訛傳未確，接據副將賴恩爵抄得僞示移咨前來，是該夷竟視香港爲已有。但此要害之地苟爲所據，無論逼近虎門，片帆可至。

即沿海之新會、東莞、香山、順德，以及省城各處，均宜刻刻戒備。嗣後內地犯法之徒，必於此爲藏納之所。地方既□之不靖，法律亦有所不行，更恐犬羊之性反覆靡常，一有不遂，必仍以非禮相向，其能無噬臍之悔乎？雖聖慮周詳，不使奸宄得以遂志。雖是用兵之道，全在識定心堅。若再稍涉浮游，逆夷窺伺多端，實有措手不及之處。現既接有夷文，抄得僞示，臣不敢緘嘿，謹照錄二紙，恭呈御覽。

『既而京口都統海齡奏暎夷在粵以繳還定海爲詞，懇代奏請恩施，乃該署督即准該夷自粵赴浙，沿途聽購食物，發給照驗，臣聞不勝駭異。查該夷前因糧盡計窮，呈遞字貼求和受撫。及至閩粵，即又鴟張，顯見反覆無常，何得又從其請，並發照驗。藉資盜糧，竊維小丑狂悖，亦緣恃結漢奸，窺探內地消息，導引路徑〔原稿作『經』〕，接濟米糧、硝磺等物，遂使乘其猖狂。否則該夷遠涉數萬里洋面，游奕半年之久，若非偷輸內米，憑何接濟？在奸商惟利是圖，獲有重價，自必潛相交易相應，仰懇飭下沿海各督撫及沿海通商監督等，將各處碼頭港口實力嚴□，暫行封閉，不准一船一人出入，俾內糧不致漏出，該夷仰食無資。且乘漢奸與暎夷呼吸難通之際，合著地方官吏、營汛兵丁極力詰捕，但使漢奸無地潛藏，即易就獲。獲後，不惟得悉夷情，亦斷逆夷導引。一面在粵相機攻擊，一面在浙奮復定海，使左右不能兼顧，則該逆釜底餘生，不難一鼓殲除』等奏。至是而粵督始膺嚴譴矣。

二十二年二月，奉上諭：『以前因暎夷日肆猖獗，降旨令琦善等嚴密防範，如有必須攻剿之處，不可遷延誤事。嗣因該夷攻佔炮臺，時命將琦善交部嚴議。仍諭令奮力攻剿，以圖補救。乃琦善造次奏報，非係□脫逆情，即屬代求恩宥，於一切防剿事宜，置之不問。前因該逆攻佔炮臺，即經交部嚴議，仍令奮力攻剿。茲查琦善到粵後，甘受夷人播弄，自稱專辦夷務，不令阿精阿、怡良等與聞。及聞該夷繳

還定海之言，即將義律呈遞伊里布文件，乃該夷目給與留浙頭夷之信，代爲由驛遞文。以致伊里布聽信順從，遲延觀望。本日，據怡良馳奏，暎夷投遞逆詞，並在香港地方出有僞示。香港地方緊要，琦善前稱如或給予，必致屯兵聚糧，設臺安炮，久之覬覦廣東等流弊不可勝言。續又奏請准其在粵通商，並給香港泊舟。前後自相矛盾，實出情理之外。況此事並未奉旨允行，何以該署督即令該夷佔據？現據怡良奏報，暎夷盤踞香港，稱係琦善說定讓給，已有文據。並發僞示，稱該處百姓爲暎國子民。覽奏殊堪痛恨』等諭。

又言『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擅許通商，膽敢乞朕恩施格外，是眞代逆乞恩。且伊里布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形，總稱地理無要可扼，軍機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摘舉數端，危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琦善著即革職鎖拿，派副都統英隆並著怡良揀派同知知州一員，一同押解來京，嚴行訊問，所有琦善家產，即行查抄入官』。

叠奉上諭：『前因暎夷占據定海，特命伊里布爲欽差大臣，相機籌辦。並因該夷自浙回粵，日肆猖獗。屢經降旨，令伊里布迅速進兵，不必俟廣東知會，斯行攻剿。乃伊里布不遵諭旨，惟知順從琦善。屢次奏報，斯以兵炮未集，藉詞緩攻，冀其即將定海繳還之說乃信以爲實。已有旨令折本任，令裕謙馳赴浙江，作爲欽差大臣，會同提督余步雲迅速剿辦。伊里布未回任以前，所有兩江總督著程矞采暫行兼護。至伊里布身膺特簡，屢次催令進兵，並不遵旨剿辦，株守數月，觀望遷延，甚屬畏葸。伊里布著交部嚴加議處。』

旋欽差大臣伊里布奏，遣將帶兵，擬收取定海，並密籌攻剿等情。奉上諭：『前已有旨令裕謙赴浙

痛剿，今又據伊里布奏稱，該夷自願將定海呈繳，擬即遣將收取，再圖密籌剿辦。其所請在浙銷售貨物一層，業經嚴行拒絕，所請先釋被獲各夷一層，亦經堅持不准，擇於二月初四日人地兩交。所奏是否確實，著裕謙到浙後，將伊里布現辦情形據實具奏，斷不可隨同附和，代人受過，致干罪戾。該夷居心詭詐，難以理測，必應隨時防範，方不墮其奸計。如有棘手之虞，是裕謙、程矞采不能遵旨慎密，致伊里布先得代替之信，或致另生枝節，乃裕謙自取也。著即火速赴浙，相機妥辦。如該夷係詭言繳地，仍復負隅，即行督率將弁及埋伏鄉勇，同時並舉，盡力攻擊，務令片帆不返，以彰國威。」

本月初四日巳刻，該夷棄定海，率衆登舟。次日，夷船全數起椗，駛出港口，我兵整隊入城。定海爲夷人盤踞已久，其城垣、炮臺及兵城十餘里內屋舍廟宇，無不殘毀，人煙斷絕，鷄犬不聞。欽差大臣裕飭令屬員招撫居民，收入殘破。復與撫憲函商於定海城外道頭一帶挑挖濠溝，建築土城，以爲屏障。廣招乏食難民，以工代賑，洵屬一舉二得。裕公又奏請將被害城鎮鄉村實在無依難民，無分極貧、次貧，概行給於三個月口糧；其焚燬房屋，查明開數，照例給銀，令其自行搭蓋，民實賴之。

該夷雖經退出定海，而仍於浙江洋面往來游奕，前停泊象山西峙外洋之夷船，於初七日酉刻開行南去。初九日巳時，又有夷船四隻、後有舢板船一隻，由東峙外洋自北往南。自初六日巳刻起，至初九日酉刻止，共有夷船二十二只先後從潭頭山外洋往南駛去，並未停泊。粵省嗾夷自攻陷大角、沙角二炮臺後，情形日肆猖獗。而定海退出之夷船聚於粵洋，本月初六日駕駛兵船、火輪船多隻闖入虎門以內轟擊。該夷船多炮密，鉛丸如雨，守臺將弁不能禦敵，被其擊斃多人，水師提督關天培陣亡。該夷遂長驅直入，離省城六十里之烏湧地方有調防湖南鎮箚鎮兵數百名防守，見有夷船駛近奮力攻擊。該夷

發巨炮，祥鎮將中炮身死，兵弁死者數十人，餘皆逃散。自烏湧以內爲□珮、爲灕州、爲臘德、爲二尾沙，離省城更近。此處水勢較淺，夷船即在臘德之外停泊六日，逐漸退去，不知何意。

先是奉上諭：『暎夷占我城池，傷我鎮將，蹂躪生靈，實屬大逆大惡，爲覆載所不容。著奕山爲靖逆將軍，楊芳、隆文爲贊謀大臣，兼程赴粵，振我師旅，殲此丑類，務將該夷悉數就擒。沿海各督撫遇有夷船近岸，併力攻剿，務使片帆不返。沿海各口處處加嚴，日夜防禦。』

浙江欽差大臣裕抵浙，即札飭各司道及營縣等曰：『暎夷之注意在廣東，因是處天氣和暖，地理熟悉，而與沿海居民又多相識也。前兩年廣東防守嚴密，沿海居民非應募充當水勇，即密奉軍令僞作漢奸，從中取事。該夷不能以欲得之天時地理人和，奪我固有之天時地利人和，技無可施，遂來竊據定海，而其居心終不能忘情於廣東。故又逞其奸狡，擇其可欺者而欺之。逕赴天津，在前任直隸督院琦善處遞呈乞撫，並有「中堂若赴廣東，我們即可永遠和好」之語。前任直隸督院琦不識兵機，不知夸情，墮其奸計，毅然以爲己任。一到廣東署兩廣總督，即將防兵水勇盡行撤退，甚至責備副將不應在炮臺施放號炮驚動夷人，致令生氣。此等謬妄情形已屬可詫可恨。迨逆夷日縱日驕，防守各官再四告求添兵，僅止密派二三百名乘夜偷渡，致有大角、沙角炮臺被占之事。維時若即添派重兵，多募水勇，與省城文武各官協力同心，妥爲防剿，尚不致十分掣肘。乃視同寮如膜外，事逆夷如頑父，一任提鎮大員痛哭請兵，堅不調派。雖至要之虎門炮臺，僅防兵數百，提鎮皆相向而哭，坐以待斃。兵民盡已解體，安得不復失事。現雖奉旨將其革職，鎖拿解京嚴訊，抄沒家產，而廣東之官兵被戕，民人受害，業已不少，此等誤國殃民喪心病狂之輩，萬死不足蔽辜。此廣東省屢次失利之實在情形，並非該夷之用兵神奇，

亦非我兵之不能與敵，諒我兵民亦各有所聞。見浙江省沿海地方守禦嚴密，與廣東之自撤〔原稿作『徹』〕藩籬、開門揖盜者迥自不同。若得衆志成城，雖百萬之賊亦不敢正視，何況此海上游魂，並無後繼。切勿聞風疑懼，自餒其氣。除聲明轉飭浙省寧郡二局翼長、五鎮臬司等一體遵照鎮靜防守，嚴密巡探，隨時稟報，不得違誤。』

三月十三日，參贊湖南提督楊芳到粵，靖逆將軍奕山、參贊隆文以次亦抵廣東，並奉調各省之兵陸續到齊。靖逆將軍會同廣州將軍阿精阿、總督祁墳、撫軍怡良、副都統裕瑞、前任總督鄧廷楨，各派兵嚴密防守，置備船隻，添招水勇，整備攻剿。該夷自大黃滘、二沙尾二路駛進，謀攻省垣。有外委王任仕等擒獲探路夷匪，訊悉該夷招集漢奸，定計從水陸分道，欲襲省城。或謂當先發以制之。遂派翼長總兵段永福、長春翼長上行走前提督張必祿、副將琪壽等爲陸路防擊。西炮臺正當逆夷來路，尤爲緊要，派總兵張春雲、副將楊開雲等帶領四川、湖南兵弁防剿。令管理水勇局員外郎西立本、李湘棻、藍翎都司胡奉升、守備孫應明、五品軍功藍翎千總楊澤、六品軍功藍翎外委陳朝陽、馮成川等帶領水軍，暗藏火箭、火彈，手執鉤鐮，乘坐小船，於初一日傍晚各處埋伏，令三更後一齊舉事。將軍、督撫、都統大員親統城守防兵，分守各門。又派御前侍衛沫勒亨德冲額、乾清宮侍衛岳崧、額德勒格爾、二等侍衛忠泰、三等侍衛楊阿粘捍處、侍衛富明委、護軍參領那瑪善等分東西二路分段巡邏〔原稿作『鑼』〕，督率官兵在沿岸乘勢轟擊。其弁勇等分爲三隊，力攻其左右，抄其後路。

是晚，我兵一齊進攻，直撲其船，拋擲火彈、火球、火箭、噴筒。該夷亦開炮轟擊，火焰沖天，炮聲不絕，遠聞數里。自子初至寅，燒其西鵝潭大夷船二隻、大小舢板十餘隻，又東路二尾沙舢板數隻，夷人

被擊落水者數十人。時天已漸明，我軍收隊，夷船退於南岸。是役也，該夷於黑暗之中倉猝受敵，不知我兵多少，始經受創，稍挫兇鋒。

初三日巳刻，該夷分兵攻我東、西炮臺，連環轟擊，更番迭進，炮子打入新城、老城之內，勢甚兇猛。我兵併力抵禦，相持至暮。東炮臺打折夷船大桅一枝，震落夷人數名。三更後始行退去，我軍亦有傷亡。初四日黎明，夷人又復擁至。彼此對擊，相持半日。該夷開炮自砟轟破舢板船一隻，前我兵所雇裝載炮械之紅單拋風等船爲其所焚。此次守禦將弁奮力剿拒，兩晝夜不息，城門緊閉，內外不通。諸將士枵腹臨敵，幸多備干糧，縋城而下，不致饑疲。新城百姓紛紛遷徙避入老城，沿河一帶土匪乘勢紛紛搶掠。

靖逆將軍奕山會同參贊隆文、楊芳、總督祁墳、巡撫怡良合詞奏：『省城危急，體察局勢，欲期久守，惟有權宜辦理。查廣東省城立於觀音山之麓，前臨大河，西北肇慶，南連廣州之水道，由花埭匯流入海，客商行旅即從此道入省河。該夷排列多艘，咽喉已爲所扼。東南二路，由獨德大黃滘連黃埔而過虎門，海道分歧，河路叢雜，彌漫平衍，並無要隘可守。且山陘窄狹，不能扎營駐兵。北路各山皆可俯視城中，時有夷人潛往窺伺，戒備未易。前次備辦火攻各具，皆於離城十五里之泥城，因廣西解至木料稻柴，從三水縣屬之金山寺地方以下分頭委員編扎〔原稿作『偏札』。〕。該夷探知二次木排將成，自初一開仗以後被其密遣舢板小船前來水道隘口看守。迨初五日，夷船三十八隻全數駛入攻城，另駕火輪船駛至泥城河面開炮，漢奸扮作水手，混入我船左右，縱火先將裝載柴草之船焚燒過半。其漢奸兇水登岸，自陸路抄我兵之後，遂三面受敵，泥城不能拒守。此時河道梗塞，文報難通，趕辦炮位，一切無

從運至。兵糧雖有倉儲可濟，而民間食米向係來自鄉間，茲已閉關堅守，商販不前，尤於民食有礙。兼之炮火不絕，新城居民移入老城以內，民多食少，不能無匱乏之慮，民氣搖動，不堪設想。省城重地，關係非輕，稍有疏忽，則四境匪徒必致乘機蜂起。況大兵聚集，亦復在在可慮。使在郊野不敵，尚可層層退守，而省城萬無棄理。城〔原稿作『誠』〕存與存，本奴才等衆員之責；而城亡與亡，實爲地方數世之害。日夜焦思，萬分無奈。先是，勘得省城北面原有炮臺，地甚狹隘，不能分駐兵丁。止得於北城挑選精兵，安炮固守。迨夷人由泥城登陸，直逼北城之上，開炮轟擊，不能守禦，炮臺已爲所踞，不得不將兵暫收入城。初七日，城內居民紛紛遞稟籲恩，保全闔城民命。又據守垛兵丁探報，城外夷人向城內招手，似有所言。當即差參將熊瑞升趕往看視，見有夷目數人以手指天指心，熊瑞升不能聽語，即喚通事詢問，據云要奉請大將軍，有苦情上訴。總督段永福喝以天朝大將軍安肯見爾，奉命而來，惟知有戰。該夷目即免冠服禮，並其左右盡將兵仗投地，向城作禮。段永福、熊瑞升等稟請詢問，遂差通事下城，問以抗拒中華，屢肆猖獗，有何冤抑。據云嗅夷不准貿易，貨物不能流通，資本折耗，負欠無償。因新城之外兩邊炮火轟擊，不能傳語，是以來此求大將軍懇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門，繳還各炮臺，不致滋事等語。旋據衆洋商稟稱，該夷央商等轉呈，祇求照前通商，並將歷年商欠清還，伊即將兵船全數撤退等情。奴才等通盤籌劃，虎門藩籬既失，內洋無所憑依，與其將全城百萬生靈與之爭必不可得之數，似不若俯准輿情，以保全城而甦民困。竊計廣東一省關榷賦稅不下三百萬兩，祇須夷務清理，數歲後元氣可復。若堅持日久，或致事外之虞。不特收復大費周章，而民爲邦本，或遭荼毒，關係非輕。是以公同商酌，派委廣州府知府余保仁妥爲查辦。姑如商民所請，暫准與各國一體

貿易，先甦民困。該夷以通商爲命脈，俟夷船退出，漢奸散後，先從省河以及虎門各處要隘磊塞河道，增築炮臺，添鑄炮位，門戶既固，阻守足據。如其再敢鴟張，立杜通商。庶辦理有所措手，不致掣肘云云。查廣東與各國通商已二百年，洋商、夷商彼此交易，歷年已久，商欠遂多。節經夷商稟請清理，經各前任監督將爲欠最多之三洋商斥革監禁，其欠項分於各商攤認，此係向來之辦法也。現據原商任秉鑒等稟請，前與暎夷交易，積有夷欠，曾與議明分年歸款。自十九年停止暎商貿易，至今未能歸結。今蒙飭令查明，迅速清理，商等豈敢稍事遲延。除商等自行極力籌措外，尙不敷銀二百八十萬兩，由商等具領以清夷欠，分作四年，在各行生意估價行內按數歸補等語。奴才等再四思維，此項雖爲商欠，而目下關係夷情，萬一稍有差失，所關非細。不如俯准洋商借項，按年繳還，終歸有著。是以不揣冒昧，一面先爲墊借，欠項既清，庶夷人無所籍口，所墊之項，咨明戶部按年歸結。』

四月二十九日奉廷寄：『將軍、參贊、督撫等奏該處居民紛紛遞稟，懇爲代奏該夷免冠作禮，籲請乞恩。朕諒汝等不得已苦衷，准令通商，惟當嚴諭不准違例賣煙。所動庫款二百八十萬兩，准其分年歸款。欽此。』

靖逆將軍奕等奏：『據暎夷泣訴，各國夷商向其索欠情急，是以懇請准予清釐，實非有心干犯天朝。乞將軍、各大臣在大皇帝前懇原赦前非，永不敢再有滋擾等情。奴才等查夷船此番闖入內河，俱是漢奸導引所致，且雜以各島野夷，借端生事，以圖搶擄鄉村，不可不急爲殲除。當即傳諭城西北及東北各鄉團頭梁彩英等分路搜捕，殺死漢奸及匪徒二百餘名，內有夷人二名。又遣義勇、紳士等於南岸擒斬大夷目一名，據其密報係是伯麥，夷人願出洋銀一萬元購求其屍，該紳等密藏深室。現在夷船已

陸續退去，大黃溶、臘德各炮臺已派兵防守，省垣城門一律開通，商民照舊生理，安堵如常。惟遷徙遠適者尚懷觀望。現擬出示招徠，並查明被燒房屋，妥爲撫恤，所有流亡可期歸業。至粵省炮位散失過半，急需補鑄。各炮臺殘破，急宜修砌，以憑守禦得力，用垂永久。近省河道駁岸修築不及，而要隘處所或用木排、或用泥石，尤須趕緊辦理。且現在漢奸土匪在南海縣屬之三元里等村乘勢搶劫，尚須分兵前往，就近彈壓，以固民心。又飭令新任水師提督吳帶福建水勇前赴虎門查收炮臺，一俟夷船遠退出洋，奴才等即當親身周歷，再行妥議章程，以固藩籬，而資保障。』

迨後粵省之商欠既清，夷船退出口外，各處炮臺以次修整，粵省既定而夷人又犯浙江。

八月十二日，有大夷船三隻、舢板船二隻駛近定海。經我軍協力攻擊，旋即退去。同時有夷船二十九隻，橫截鎮海之交界洋面，尚有十餘只隱見不定。十六日晚，適風潮陡作，鎮海縣城外平地水深四五尺，官兵帳房皆在水中。夷船張帆起椗，勢將乘風逕進。幸各官兵先將火藥炮位搶護稍高處所，堅壁不動。該夷無隙可乘，欲前，又適風轉西北，潮隨風落，夷船即轉帆東駛，直撲定海。是日聞定海炮聲不絕，又見有擊破之舢板船數只及無蓬桅之大夷船一隻由定海漂出，隨風南去。連日風逆浪大，又爲夷船梗阻，不獨策應之兵一時無從東渡，即鎮海之文報亦不相通。直至十八日申刻，始得定海被陷之信。

先是，十三日午刻，有夷船十三隻在內地瞭望不見之竹山門外停泊，旋有火輪船二隻、三桅船一隻駛進竹山門。經總兵葛雲飛等督兵開炮，擊斷夷船大桅，當即竄去。十四日，連檣駛進，攻打曉峰嶺，開放三四百炮，我兵伏於石岩之中，並未受傷。該夷駕駛舢板由竹山磧登岸，經處州總兵鄭國鴻督率

弁兵開放擡炮，擊殺夷人甚衆。傍晚，該夷繞至定海南面孤懸海外之五奎山，登高瞭望。十五日，即在山上支搭帳房。我兵即在土城開炮遙擊，打壞帳房五頂。十六日，該夷又從吉祥門駛進，攻打東港浦。經我兵連開大炮轟擊，該夷不敢駛近，旋即復攻曉峰嶺、竹山門二處。至酉刻，夷人蜂擁登岸，被我兵槍炮轟擊，死者亦多。

十七日丑刻，該夷又駛火輪船進攻定海鎮，總兵葛雲飛親自開炮，擊中夷船，其船火藥著火轟發，燒去夷船一隻。巳刻，該夷分作三路，一由五奎山迎面攻打，一由東面之東港浦，一由西面之曉峰嶺，同時進攻。壽春鎮總兵王錫朋首當其鋒，督兵接戰。該夷冒死前進，我兵前隊已陷，後隊繼進，拼力抵禦。王總兵素得兵心，督軍嚴明，臨陣身先士卒，故能至死不卻，殺傷夷匪甚衆。無如敵人亡命，抵死不退，我兵所用擡炮至於紅透不能裝藥，兵丁猶死命拒戰。至酉刻，逆夷約有二三千人冒煙突火而進，我兵力竭難支，王總兵猶提刀大呼殺賊，直衝賊陣，回顧僅有護身兵七八名，皆血染衣襟，受傷至重。王公旋被飛炮打落一腿，即時陣亡。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在竹山門力戰，左肋中槍陣亡。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在東嶽宮爲夷人圍數重，所帶兵勇死亡殆盡，身中鉛丸，血流遍體，同時殉難。署定海縣知縣石浦、同知舒恭受嬰（原稿作『櫻』）城固守，被火箭所傷，遍體焦爛，登時殞命。其餘將弁兵丁苦戰六晝夜，均已筋疲力盡，不死即傷，無一完體。其登岸夷匪身穿黑衣黑褲，閩廣亡命漢奸身穿夷服隨後指揮，被我兵擊殺一起，又有一起接踵而至，約計總有五六千人。夷兵器械則皆洋槍，閩廣匪徒則用火罐、火箭等項，無所不有，又有皮梯可以爬越城池山嶺。

定海糧臺本在城內，署知縣舒恭受因事在危急，恐資盜糧，委令定海縣典史鄧鈞帶領鄉勇將糧臺

移至城外山嶼寺內，並將印信交付，囑令鄧鈞倘或縣城失守，即行保護內渡。城內難民亦經舒恭受預護出城。

十八日，鄧鈞並糧臺委員同知黃維誥等到營交納糧米並銀九千兩及定海縣印信。二十四日，火輪船二隻牽帶大夷船二隻竄入蛟門游奕，旋即退出。二十五日，有火輪船及大小夷船三十餘隻先後駛至游山洋面排列停泊，欽差大臣裕督同提督、鎮將等嚴密防範，鎮靜固守。二十六日辰刻，夷船駛進游山，分泊沙蟹嶺、招寶後山、鎮海之北城外，同時開炮攻打。是時提督余步雲、衢州總兵李廷楊、處州鎮總兵張從龍等分守金鷄、招寶山及東嶽宮沿江炮臺等處，欽差裕親在鎮海城東門城樓督率調度各營盤，指揮炮兵抵禦。夷炮飛越招寶山上及南北欄江埠等處，炮聲震天，鉛丸如雨，煙霧中遙見沙蟹嶺有夷人登岸，鎮海沿江一帶民房被燒，烈焰沖霄。提督余步雲遁，總兵謝朝恩陣亡，鎮將以下文武官員及防守兵勇紛紛竄逸。夷人以桅竿飛炮打入城中，藥局被燃，城內大亂，兵民盡皆逃散。裕公猶在城樓，見勢不能支，即將關防印信交江南揀發都司珠隆阿賫回，並囑家丁余升曰：『我無子，以胞弟世襲一等誠勇公裕恆之子、兵部筆帖式德峻兼祧。』言畢下城，行至泮池之旁，望闕叩頭，即跳入泮水殉節。經兵勇撈起，搶護出城，擡至寧波府署易衣灌救，僅有微息。二十七日未時，過餘姚縣城四五里地方氣絕，在省成殮。

鎮海既失，文武官員退入寧波。然鎮海、寧波一帆可達，百姓驚惶，紛紛逃避，道路擁擠，哭聲遍野。匪徒乘機劫奪，寧波府知府鄧廷彩出城按撫難民，捕拿匪徒。二十九日，夷船大小數十號分泊東、北、靈橋三門，城外連開大炮，炮子飛入城中，打壞民房。官兵棄城而走，城中一空。夷人遂即登岸入

城，寧波又陷，提督、鎮將、道府州縣俱退避於梁湖、曹娥、上虞等處。

旋奉上諭，奕經著授爲揚威將軍，哈哖阿、胡超爲參贊大臣，馳駉前往浙江辦理軍務。浙省半月之內連陷三城，全省震動，百姓惶惶，各思遷避，兵無鬥志，遇敵先逃。寧波府城爲通商大郡，民殷物阜，糧食堆積如山，猝然驚避，棄而不取，皆爲敵人所有。且寧波爲浙省東南重鎮，鎮、定二縣又爲海疆屏蔽，故浙省重兵本皆聚於鎮、定兩處，炮火器械亦皆足備。一旦棄之，悉爲彼有，兵勇畏夷如虎，賊至即散。寧郡勢危之際，奉化、象山、慈溪等縣已成無人之境。郡城既失，則內地之餘姚、上虞、會稽、山陰、蕭山等處皆紛紛束裝欲退，而守禦反疏矣。

二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夷人駕駛火輪船二隻又入浙之乍浦，經我兵轟擊，即時退去。初十日辰刻，夷船大至，攻西山嘴炮臺及天后宮一帶。適潮至，該夷乘潮而入，用飛炮轟擊，我兵卻退，夷人一擁登岸，都統長公殉難，兵民死者甚多。乍浦地近江南各口，既爲該夷所占，則江蘇口岸防堵處處吃緊。然江省之洋面綿長，海口紛歧，而崇明孤懸海外，更屬可虞。寶山、吳淞口緊接大洋，上海縣之黃浦直達吳淞，爲江蘇全省第一要地。

先是，道光十五年夏，有夷船一隻突入江南吳淞口停泊，據云遇風飄泊至此，即嘆夷胡夏米也。日同四五人登岸，縱觀海塘，或駕舢板由黃浦至上海，遍游城市。迨至秋深，始揚帆而去，可見其覬覦江蘇久矣。蓋其自南而北，不得不先擾閩、廣、浙也。

二十年夏，江南提督陳化成抵任。甫七日，即有定海失陷之信，遂帶兵移駐吳淞塘上防堵，凡三載未嘗身離海口，寒署不閒，與士卒同甘苦。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有夷船二隻由匯頭內洋一路測水而入，泊吳淞口十餘里外。軍門以炮力所不及，勿擊。二十一日，兩夷船去。五月初一日，大夷船二隻、火輪船二隻又從內洋駛泊舊所。是日，總督牛鑒由上海到寶山。初四日辰刻，一火輪船往南駛去。初五日午刻，夷船二十六隻壓境而來，炮相應接，檣帆高出塘上數丈，輪煙直沖九霄，附近居民望之，無不狂駭奔避。初六、七日，又來夷船數只，橫海十餘里，夜則張燈試炮，金鼓齊鳴，日則發號吹角，爲操演之狀，實欲驚我兵民也。軍門令各營兵弁裝齊槍炮，多備火藥乾糧以俟之。

吳淞有兩炮臺，江西炮臺在海口，北去寶山縣城六里，三面環水，最爲頂沖。公與陞銜參將周世榮領松江、太湖各營軍沿塘環守，泰州、溧陽營守衣周塘，安徽撫標暨河南營守教場及塘堤（原稿作『提』），後營守城東，海州營守城東北，吳淞營守備易占奎等偕知縣周恭壽守城。江東炮臺在海口南，亦三面環水，以川沙參將崔吉瑞領本營及安慶營守之，河標游擊黃永清、李輝連、都司張嘉桐、游擊王永祥各帶兵輔焉。前參將劉長清、守備田浩然領水勇、火攻船伏內港。軍門慮各官罕足倚，惟周世榮尚誠實，曾爲保陞總兵。當夷船泊海口時，曾謂周曰：『吾與子皆非薄福。』周不解，軍門曰：『詰朝戰，勝則必蒙上賞；萬一不勝，吾兩人亦皆不朽，豈薄福哉！』蓋欲堅其志也。

初八日黎明，瞭望夷船已排陣勢，火輪船爲前鋒，並兩艘爲一幫。未幾駛入，軍門手執紅旗指揮轟擊，自卯初至巳正，炮發千餘門，煙焰蔽天，聲震百里，擊傷夷船數隻，夷人有被打落水者。火輪船稍退，時方辰正，衆皆歡呼，稱得勝矣。軍門見鉛丸著船即碎，炮架皆裂，知工料之僞而深恨之。時總督牛鑒聞捷音，帶兵出城，輿至城南三里之教場，夷人從檣頭望見，架炮於檣而擊之。衆隨員不敢前，環

請回城。制軍飛令守小沙背之徐州總兵王志元來援，豈知徐州官兵聞風先遁。河南參將陳平川等遂護制軍西退，知縣周恭壽等尾之。夷人又從桅檣瞭望，望見師已內潰，攻愈急，守城東提標游擊王鳳翔、城西北之江陰游擊董占元等亦相繼走。江東炮臺祇開二十餘門，河漕標並未接仗，與參將崔吉瑞等同釘炮門而遁。火輪船直逼胡巷鎮，水勇一遇即潰，劉長清、田浩然等躍水逃逸，與把總邵亮等附入署總兵林明瑞船，由蘊藻浜而西，火輪船追至離鎮六里之桂家橋，一路開炮。吳淞南畔之新月堰有大銅炮五位，司炮者見夷船驟至，引火開放，恰中一火輪船甚傷。巳刻，夷人登岸，衣周塘兵已走，游擊等禦之，尋受傷卻退。

有大夷船數隻專攻西炮臺，參將周世榮〔原稿作『榮』〕欲奔，請陳軍門暫避其鋒。陳公拔劍叱之，曰：『我誤識汝。』周逸，陳公馳塘督戰，炮兵缺處則親自裝藥點火，連開數十門，並令擡槍、鳥槍隊亟擊登岸夷匪。奈客兵皆遁，僅親隨數十人，夷人水陸交攻，軍門身受重傷，噴血倒地，武進士劉國標負公屍藏蘆叢中。同日陣亡者爲提督松江守備韋印福、千總錢金玉、把總許林、外委許攀桂、額外徐大華、內黃營外委姚雁字。吳淞營把總龔增齡被擄，不屈，死最慘。兵死八十一名，內松江兵四十三名，吳淞兵十，太湖五，高、資、蘇、鎮等十七營共二十三名。

是日午刻，夷酋入城犒軍，登鎮海樓酣飲，連日沿海焚劫，百姓盡皆逃避。上海距寶山四十餘里，由吳淞入黃浦，水道片刻可達。自寶山危急，文報不通。我邑居民本多商販寄藉，聞有閉城之說，皆席捲而去。本城之人亦各遷避鄉間，城爲之空。制軍本駐邑之察院，時赴寶山督戰，中軍繼倫守行轅。初八日子刻，有督標官軍七八十人持兩紅旗至察院報捷，復至縣署討賞，旋即出城。午刻，本營探報寶

山失陷。繼中軍發令箭諭開西門，徹夜放行。三鼓後，巡道巫宜禊、知縣劉光斗皆遁，總局委員候補知府楊承湛、候補縣沈炳垣等收拾公文、銀物全數出城，縣丞慶仁押銀而去。五鼓，總督行轅搬運一空，繼中軍亦去。及明，守城兵勇不留一人。典史楊慶恩押監犯寄法華鎮，餘犯釋放。鄉勇顧大擄搶縣署物件，鄉人聚衆入城，拆毀縣署。初十日清晨，復毀道署、察院。繼中軍集敗兵二千餘名，在鄉搶掠食物，被江橋百姓打死數人。旋有一軍官戴白頂執白旗馳入西門，繞南城去，據云係欽差大臣伊里布差來遞書議和者。

是時，忽傳陳軍門在吳淞口擊壞夷船二隻，將帶入浦江。我兵大勝，夷船盡退，須備糕點數千匣往吳淞犒軍。時惟游擊封耀祖、教諭姚員瀾、典史楊慶恩未去，姚員瀾遂出示安民，民間紛紛報捷，皆歡呼相慶。然初八、九等日，敗兵已陸續過境，時余在龍華鎮議辦鄉團保守地方，親往查問，據稱係徐州兵。初八巳刻，炮臺失守，軍門殉難。伊等欲赴省城見制軍，內千總一員有印信可憑，並有投效武舉一員，因恐其操擾，當即驅之出鎮。

初十日驟聞捷音，余故不之信也。十一日，知縣劉光斗亦聞此捷，肩輿而歸。時四鄉土匪蟻聚，遍地搶掠，適逢劉令，群起大嘩，曰：『此逃官也，我等當擒而殺之，以泄衆忿。』劉令避入游擊〔此字原稿脱〕府署，衆環而攻之，游擊封耀祖長跪大門求解，衆雖不敢據入而亦不肯退。忽有客兵四名不知何事欲入署，衆指爲逃兵，二名逸去而二名被擒，登時打死。

是日，夷人水路駕火輪船三隻從吳淞直達黃浦，沿塘守汛官兵先自焚寨而遁。其陸路，則由殷行、江灣經新閘屯於閘口。旋聞黃浦炮聲，拔隊亦進。時方近午，城中匪徒愈聚愈多，正紛紛擾攘，驟聞炮

聲大震，黑煙沖霄，輪船水聲如萬馬奔馳，聞夷人大隊已入北門，土匪盡皆逃散。劉令乘時逸去，封耀祖出避西郊，楊典史投浦江殉難，姚員瀾守學宮不去。夷兵正隊進城，夷酋郭自立踞城隍廟西園之萃秀堂。是日，火輪船二隻由黃浦南駛至龍華、閔行，西至澱（原稿作『殿』）山湖西澈口，因水淺而返。

翌日，開邑之常平倉發賑。有廣東商人數輩具衣冠進謁送禮物，與之通語，出售僞照，上橫書『大英護照』四字，下書夷字不可辨。囑通事揚（原稿作『楊』）言民間領照貼門首，兵不敢犯。富家雖眷族出避，然恐毀其房，持金數十易照貼門。赤貧之家即鷄子數枚亦許相易，持歸貼門，黑鬼過而笑之，果不犯。居民由是益信，求易者門庭若市。然仍有黑鬼晚出搶擄。余有戚張姓住侯家浜，深夜有黑鬼四五人破門而入，取燭四照，搜其箱籠。張怒滅其燭，黑夷揮拳傷張左目，目珠突出。明日，扶掖至廟園訴夷酋，該夷善言相慰，即命用藥代爲醫治，令認揮拳者，張不能識而已，目幸無恙。亦有被擾而將鬼兵捆送者，夷酋以麻辮鞭其背以爲刑。

十四日下午，夷人忽然盡去，其陸路來者仍由故道而返，船退吳淞口停泊。夷人既去，我邑無官，匪徒復聚衆入城。時余挈眷避居漕河涇家祠中，離城僅十餘里。是晚即得夷人退出之信，遂同林苑春孝廉、郁泰峰、范位五、陳心農茂才共商守城。因備尖角小旗，書『紳士守城』，插各門，即集龍華團勇百人分布四城門守之。一面具稟撫軍，請官設治。是日，游擊封耀祖入城。二、三日間，巡道以下文武官員陸續俱到，惟知縣劉光斗自知民情不恰，未便復任。憲委秋令攝縣篆，事稍定。嘉定縣知縣陳廷璜懸賞求提督陳化成屍，武進士劉國標乃至蘆葦中負公屍出。時正溽暑，已越十二日，膚體不敗，面如生。十八日丙寅，殮於嘉定之陸清獻公祠，身上蚤自裹綿，故鉛丸有未深入者出四五粒，其深入小腹及

胸中者不能出，瞭城紳耆咸至祠祭奠焉。

六月十四日辰刻，大小夷船共八隻，內火輪船二隻，由長江駛入，直犯鎮江府，炮珠雨發，兵亂民竄，參贊大臣齊愼、湖北提督劉應孝退至離城五十五里之新豐鎮。夷人見我兵潰散，遂即登陸，約千餘人圍攻府城，以火箭射入城中，並燒城外民房，火光燭天，人聲鼎沸，派守京口之江西兵一千名登時逃散。該夷用梯上城，開門釋放百姓，滿營兵弁遇夷人巷戰，被其慘殺殆盡，副都統海齡殉難，其餘文武雜百姓中逃遁，城中火光竟夜不息。劉、齊退屯新豐之兵忽於三鼓後驚起，即時盡散，無一存者。

鎮江既陷，兩江總督牛鑒、江寧將軍德珠佈合詞入奏言：『不但江寧省城難保，當此人心震恐之餘，而江蘇淮揚亦有不支之勢。且由長江而至安慶府城，水程不過六七百里，安徽有風鶴之驚。連日以來鹽梟處處搶掠，難以查拿，不能禁止。伏求皇上睿謨乾斷，迅賜保全之策，速議大計以綏疆土。如該夷駛至金陵，並懇聖恩准臣設法暫事羈縻，以拯民命。』

六月十九日奉上諭：『牛鑒身任封疆大員，守土督兵，自其專責。乃逆夷闖入內地，惟奏速請彙議，是何居心？乃復強大賊兵，轉輾卸責，希圖免罪，實屬庸鄙無能，毫無忌憚，似此豈尚成大清國官員？伊里布前已革職，經朕破格施恩，令至浙省效用，旋授乍浦副都統，復至江省，責令羈縻夷人，以爲緩兵之計。不明朕意，當逆夷不肯受撫，即變通講和，大失國體，無恥已極。有旨將牛鑒、伊里布等革職拿問審訊治罪。耆恩著回杭州將軍任，欽差大臣關防就近以程矞采爲欽差，南河河督麟慶護理兩江，總督缺著麟慶補授。欽此。』

旋經欽差、督撫等彙議，准其五口通商。該夷定能堅守和約，永不滋擾。沿海居民，得同方異域，

共樂昇平，永敦和好。

據暎酋璞鼎查來文稱，『五口開市，業經暎商貨艘到粵者三十餘隻，因新例未頒，殊屬未便。欲以早日貿易，令人彼此相安。現以議定：廣東一口即於七月初一日照舊例開市；其餘四口事屬創始，須俟閏七月半方可一體通商，輸稅自應暫候。惟四口開市亦爲各商所跂望，事關緊要，務請貴大臣議定章程則例諸件，速奏明皇帝早降諭旨，敕部頒行，以便各口早日通商。本公使亦當先行派差該暎官前赴四口，俾致就地設法管束商稍人等，以歸妥善』等語。所稱五口者，謂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也。

通商條例

一、進口雇用引水手一款。凡議准通商之五口，每遇暎商貨艘到中，准令引水即行帶進。暎商貿易輸稅全完欲行回國，亦准引水隨時帶出，俾免滯延。立雇募引水工價若干，按各〔原稿作『名』〕水口水程遠近平險分別多寡，即由暎國派出管事官秉公議定酌給。查引水系夷艘進口時雇用引帶之小艘也。

一、口內押艘人役一款。凡一應嚴防偷漏之法，悉聽中國收稅官從便辦理。凡遇夷商貨船到口，一經引水帶進後，即由各海關揀派妥實丁役一二人隨同看押，預防走私。或自雇小船乘坐，或竟搭坐暎船，均聽其便。所有需食物用應海關日給銀自行備辦，不得需索暎商絲毫規費，有犯計贓論罪。

一、貨艘進口報關一款。暎國商船一經到口停泊，主限一日之內赴暎國管事署中將船牌、艙口單

件遞（原稿作『處』）與管事官查閱收貯，如有不遵，罰銀洋二百員。若後遞假單，罰銀洋五百員。若於未奉官准開艙之先遽行開艙卸貨，罰洋五百員，並將擅行卸運之貨一概查抄入官。管事官既得船牌及艙艙口單等件，即行移吏，通知該口海關，將該船之大小、可卸若干噸（原稿作『頓』）、運何貨物逐一聲明，以憑抽驗明確，准於開艙卸貨，接到輸稅。

一、暎商與華交易一款。現經議定，暎商卸貨後自投商賈，無論與何人交易，聽從其便。惟中國商人設遇誆騙貨物脫逃及拖欠貨物不能歸還者，一經控告到官，中國官員自必速爲查追。倘誆騙之犯實係逃匿無踪，欠債之人實係身亡產絕者，暎夷商不得執洋商代賠之舊例呈請著賠。

一、貨艙安頓輸鈔一款。凡暎國進口商船，應查明船單開明可載若干，定輸稅之多寡。計噸（原稿作『頓』）輸銀五口所有納鈔舊例及出口進口日月規條各項費用均行停止。查噸（原稿作『頓』）係積方計算，每噸（原稿作『頓』）一百二十二斗。

一、進出口貨納稅一款。凡係進口貨物均按照新定則例，五口一律納稅，此外各項規費絲毫不可加增。其暎國商船運貨進口及販貨出口，均須按照則例將船鈔稅銀歸數輸納全完，由海關給發完稅紅單，該商呈送暎國管事官驗明，方准發還船牌，令行出口。

一、大關秉公驗費一款。凡暎商運貨進口者，即於卸貨之日；販貨出口者，即於下貨之日，先期通報暎官，差自雇通事轉報海關，以便公同查驗，彼此無虧，暎商亦必派人在彼跟（原稿作『眼』）同料理。倘有當時暎商無人在場看驗，事後另有告訴者，由暎官駁斥，不爲查辦。至則例內所載按價若干抽稅若干各貨，倘海關驗貨人役與暎商不能平定其價，即各邀客商二三人前來驗貨。其客商內有原願出某

貨此價者，即以所出最高之價定爲此貨之價，免至收稅有虧。又有連皮過秤、除皮核算之貨，如茶葉一項，倘海關人役與暎意見或異，即於每百箱內聽關役揀出若干箱，先以一箱連皮過秤若干斤，再秤其皮得若干斤，除皮算之，即可得每箱實在斤數。其餘貨物但有包皮者均照此法。倘有理論不明者，暎商管事官報知情由，通知海關酌辦。然必於當日稟明，遲則不爲准理。凡有此等理論之件，海關暫勿〔原稿脫此字〕爲填簿，免致填入後礙難更易，須俟秉公核斷明晰再爲登填。

一、何時何銀輸稅一款。暎船到口必須鈔稅全完，方准出口。海關應摘殷實鋪戶設立銀號數處，發給執照，注明准某號代納暎商稅字樣作爲憑據，以便暎商按期交納。准用洋銀輸征。此等洋銀亦有不足，應隨時隨地該口暎官及海關議定某類洋銀應加納補水，公商妥辦。

一、秤碼丈尺一款。嗣後，各口秤貨之大秤、兌銀之砝碼、量物之丈尺，均須按粵海關內所用之式製造剖鐫，刻圖印爲憑。每口每件發交兩副，以一副交海關，以一副交暎國管事查收，以便按照輕重長短計貨繳銀，遵例輸稅。倘驗貨人役與暎商理論長短，較量輕重，悉憑此碼秤丈尺爲准。查秤碼丈尺已咨粵關照造，俟送到驗明再行咨送飭發。

一、駁貨小艚一款。每遇卸貨，任從自雇小船駁貨，不論西瓜及各項艇子，其雇價銀兩若干，聽暎商與船戶自行議定，不必官爲經理，亦不必限定衆船攬載。倘有走私漏稅情弊查出，將該船戶照例懲辦。至此等小艚倘有因駁運貨物誆騙逃走者，中國官員即應嚴行查拿，而暎商亦應各自留心防範，免貽後累。

一、禁止駁貨過船一款。凡暎商進隻船只不准互相駁貨。倘有各項各貨物駁過別船者，須先將實

在情節稟明暎官察奪給牌，並稅請海關委員查驗明確，方准駁運。倘有不先稟明，候驗明私行駁貨者，即將其駁運之貨一概查抄入官。

一、設立屬員約束水手一款。暎商貨船停泊處所由管事官分設妥善屬員就近約束水手人等，先須竭力禁止暎稍，免致與內地華民詞訟爭端爲要。倘不幸遇有此等事件，英國屬員即應竭力說法解釋。若暎國水手上岸，屬員必須派艄內丈長一名伴同行走，倘有吵鬧爭端等情節，惟該丈長自問。凡系艄中水手應用衣食等物，內地官員不得攔阻小民傍船貿易。

三略彙編卷三

海疆記略下

道光二十二年五口通商之約既成，暎法諸國在各口租地建屋，往來貿易，報關納稅，中外相安。各省督撫巡道當事者撫馭，亦曲加優禮。自壬寅至戊午十有餘年，稍得休息。迨咸豐初，粵西之亂，蹙陷名城，兵事棘手，洋人乘內地多故，又欲變更前議，重換和約。

咸豐八年夏，暎、法兩國兵船直達天津，停泊口外，要求在京城設立使館，擴充內地商務，各省傳教，如不允其請，即有舉杖之勢。部臣議暫以緩詞羈縻，若勢難就撫，一面調集守兵以備堵禦。（奉諭旨著該夷速赴上海會議）欽命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內務府大臣明貴、四品京堂員外郎段承實馳赴上海，與洋員會議。

是年冬，欽差抵滬，館於城內半段涇絲茶公所，會同總督何桂清、藩司王有齡，就館設席宴各洋員。屢議未愜，直至九年春，欽差始回京覆命。然該夷所請，礙難允行。雖議多時，實未有成就也。

侍郎殷兆鏞奏：『和議貽禍至烈，自夷匪犯順，無識庸臣但求連和了事，國家苟安一日，彼即苟爲

一日之親王宰相，而社稷隱憂不遑復顧。琦善、耆英、伊里布等既貽誤於前，致貽天津今日之患。今日執政者復誤之於後，其貽患更有甚焉者矣。

『近聞垂成和議，爲賠（原稿作「倍」）償兵資等款。以堂堂大一統之中國，爲數千夷人所制，輸地輸財，惟命是聽，而禍之尤烈者莫如京城設館、內江通商、各省傳教三條，聞者椎心，雖婦孺咸知不可。臣意桂良、花沙納身爲大清臣子，稍有天良，必不肯嘗試入奏。皇上燭照如神，即使嘗試入奏，必不致墮其奸計也。古語云：「毋滋他族，實逼處此。」宋太祖云：「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京師重地，外夷來朝猶且禁其出入，防其交接。禮畢遄返，毋許逗留。安有強敵世仇，而聽設郵置館，雜居齊齒。胡越橫行輦轂，羌夷佈滿街衢，自古及今，實所未聞。近惟琉球國都暎夷盤踞滋擾，甚至闖入王宮，莫敢攔阻，此其患無俟臣縷述也。

『長江自江浙、蜀中，天下之要道，與海口情形不同。海口通商，已爲失計。然譬之人身，猶四肢患瘋癱之疾也。內江華夷雜處，則疾中腹心也。東南漕運，非海即河，大江爲入河所必經，設一旦江海並梗，漕運何由而達？仕宦商賈之往來，奏疏文報之馳遞，何由能通？不知海道尚可不經，河路豈容阻塞？若夷人但以數船橫截江路，而南北勢成兩界。維揚、漢口，鹺綱疲敝，梟販競作，再德逆夷爲逋逃主，鹽利盡歸夷有，而官鹽將廢。不但此也。所占口岸愈多，聲勢愈甚，與漢民交接事件愈繁，釁端亦易啓。地方官袒夷則民怨，袒民則夷怒。彼視擄一總督、宰相如縛犬豕，其包藏禍心，無所不至。譬猶養虎在牖，養盜在家，隨時可以猝發。此議若成，大事便去，願求東晉、南宋之偏安，尚可得乎？

『至於傳教一節，大率惑世誣民，隱蓄異志。不然，彼國尊奉天主，自行其教可也，何必傳入中國，

甚至游歷各省，僕僕不憚煩苦。今粵逆亦奉天主教者，其煽惑勾結，已可概見矣。彼既游歷，覽知輿地之廣輪、山川之阨塞、兵衛之強弱、壤土之肥瘠，到處交結豪俠，賙恤窮民，爲收拾人心計。該夷吞含海外小國皆用此法，有明徵也。

『謀國者曰通商傳教此時姑先許之，俟各省軍務完竣，然後舉行。夫民困於鋒鏑久矣，賊焰雖熾，人情未決，猶冀重享〔原稿作「亨」〕昇平。若去一寇，復招一寇，天下何望，將士人民孰不解體？或曰屆時徐議所以拒之，臣恐積弱之餘萬難發憤。現兵臨城下，大臣猶曰釁不可自吾而開，相率靦顏忍耻。況許於前而拒於後，則直在彼而曲在我，誰肯爲國家出力耶？若使該夷遽入內地，佈置周密，與粵逆隱爲犄角，否則擊賊自散，別啓要求；否則奪賊之城邑而有之，以爲非取我也。謀國者曰：「不和則戰，戰固有把握耶？」臣請詰之曰：「然則和固有把握耶？」夫和固有把握，從前反復姑勿追論，第曰今歲北竄以來，我之委曲順從可謂至矣，何以猖獗曰甚？若戰必無把握，何以前年粵逆李開芳、林鳳翔等北犯，兇焰數倍於夷，甚至片甲不返。此無他，當時一意於戰，故有進無退。今則一意於和，故變勇爲怯也。

『現聞僧格林沁〔原稿作「心」〕兵威振作，逆夷頗知畏懼。近日天津民人有與夷衆爭鬥之事，該夷亦避其鋒。鹽梟有欲焚搶夷船者，有跪求欽差、總督自願糾衆打仗者，欽差、總督不許，故未敢妄動耳。請旨飭令桂良、花沙納等，勿專和議，會同譚廷襄，徼勵兵民，實力攻擊。並令附近州邑廣募勇壯，聽候調遣。一面明降諭旨，大張撻伐。順天、直隸京官有願回籍團練者，請命辦理。若此多方準備，一旦狡焉思逞，僧格林沁〔原稿作「心」〕大軍拒之於前，各路鄉勇躡之於後，夷船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是謂不足制其命，我不信也。聞嘆夷謀士李國泰係廣東嘉應州人，每至桂良、花沙納公館，凌辱咆哮。臣不解

桂良、花沙納坐擁兵衛不少，何至畏李國泰而不敢較？曾被津民擒住，欽差、總督反爲解圍。擬請飭令設法捕獲，立即梟示，不必稽留審解，以免疏虞。

『聞廣東九十二鄉民風驍勇，前年平紅頭賊皆賴其力。夷人往搜軍器，受傷而回。又撲南海、番禺，兩縣令軍民聲言入吾界者，不論何人，登時殺死，遂〔原稿作「逐」〕不敢入。三月間，羅惇衍、龍元禧、蘇迪奎到彼團練，已有數萬人，至曾否打仗，無有捷報。意者朝廷未與主張耶？抑羅惇衍等恐如黃琮、竇垿之獲咎耶？擬請挫其銳氣，剋日大舉。惟黃宗漢稟承執政主和之議，繞道遷延，請飭速往會剿，勿再徘徊觀望，轉掣紳民之肘。務使同心協力，迅奏虜功。天津夷船聞之，必有撤回自救，而截其海口諸路，雖不能群醜頓戢，要非孟浪徼幸也。

『謀國者曰：「設一不勝，奈何？」曰：「請再戰，必有能勝之者。和則有敗而無勝矣。」曰：「勝之於此而報復於他處，奈何？勝之於今而報復於後日，奈何？」曰：「始終不忘戰而已矣。自古兵荒戰伐，原非得已，盡人事以待天。」成敗利鈍，諸葛亮不能逆睹，謀國者動以事無把握，搖惑聖斷，間執人口，阻遏士風，坐失事機，其意直欲望風乞降爲快，抑又何也？比年各省用兵，勝負無常，得失互見，何不以事無把握，而請囊弓戢矢耶？

『伏願皇上統顧大局，深惟後患，知夷欲之難期厭足，念事勢之尚可挽回。左右親貴之言未必儘是，大小臣工之策非無可采。執政諸臣請放夷船內駛者何人，請允夷酋要脅者何人，清夜思維或亦自知狂謬，只緣畏罪護非，佯作執迷不悟。皇上不忍遽誅，面加訓示，俾各洗心剔慮，收效桑榆，否則難逃國法。請諭桂良、花沙納、譚廷襄等，非分要求不得妄奏，事至則戰，無所遲回。他如奕山以黑龍江五

千餘里，不候諭旨，拱手授人，此尤寸磔不足蔽其辜。知皇上必有以定之也，臣非不知今之所言者皇上已厭聞之，特以勢已沾危，情深迫切，濡淚濱陳，伏乞聖明洞鑒。謹奏。』

此咸豐九年四月疏也。

僧王格林沁（原稿作『心』）又奏華夷通好，貽害無窮事。其略曰：

『我朝開國以來，放牛歸馬，脫劍止戈，四海昇平，萬民樂業，間有一二跳梁小丑，無不以一旅之師迅埽而清。先皇以爲偃武修文，國家之盛事。是以養兵不用，大半歸農，興學校，制禮樂，雍雍乎二百餘年，無不頌太平之盛世也，不知武備則於是乎失修矣。是以道光二十二年，嗅夷犯順，長驅直入，勢如破竹，莫敢攖其鋒，蓋沿海防堵將士未嘗訓練於平日，安能調用於一時。無不棄甲拋戈，望風而遁。以致粵東、江浙等處悉被蹂躪。夷人既入中原，遂在上洋蓋造夷房，以外國毒人之煙土，易中原養命之資財，是以外夷日強，中原日蹙。由是觀之，其志不止通商取利，而欲以疲困中原，其包藏禍心，已可概見。

『而該夷十餘年來尚知畏懼，不敢輕舉妄動者，何則？以中原未嘗無人，如徐廣縉、林則徐等耳。而孰知髮逆滋擾粵中，賽尚阿身爲經略，隔水爲營，以致養成賊勢。中原之經略如此，則經略不足懼。各省督撫望風而靡，以致賊越三四省直抵金陵。中原之督撫如此，則督撫不足懼。陸建瀛身爲大藩而畏縮不前，遂至引賊入境。中原之大藩如此，則大藩不足懼。親王奕山將黑龍江外五千餘里矯旨授敵，中原之親王如此，則親王不足懼。葉名琛身爲爵憲而輕身赴敵，擄作俘囚，中原之爵憲如此，則爵憲不足懼。桂良、花沙納身爲宰相，奉命議和，夷人無日不在公館門外吵嚷，甚至惡言穢罵，語侵皇上，

桂良、花沙納等塞耳罔聞，吞聲忍氣。中原之宰相如此，則宰相不足懼。中原一舉一動，彼無不冷眼觀之，要皆無足懼者，遂敢任意矯橫，肆行無忌。而所懼者，惟皇上與臣也。

『今皇上復聽讒言，以爲連年兵荒交迫，人民流離，內兵不解，莫搆外兵。不如姑准其和，待埽清中原，培養士氣，再彰撻伐等語。此皆庸臣顧戀妻奴，不以皇上爲心。臣請言其利害。夫欲准其和，必先准其款。伊欲京師置一大員，一切機密事必計議而行。名曰計議，實則稟命而行也。勢必皇上未知，該夷先知，則一切內閣、軍機等處可以廢矣，而彼卻便宜舉事，其害何窮。又欲各省通商。自道光二十二年迄今十餘年，中國財力漸蹙，況復各省通商，則中國之泉力勢必盡爲夷有，是實資盜糧也。又欲各處多設公館，多置人員，往來船隻不准盤查，其意實欲選能事者窺探各省地輿孰肥孰磽、孰險孰坦，繪成圖本。一旦舉事，則於通商船內暗藏火藥器械，按圖取路，關津不能盤查，官商不能禁止，各省一時齊舉，雖武侯復生，亦當束手。更欲偏傳邪教，絕滅倫理，廢棄綱常，愚者以邪說蠱惑其心，知者以金銀要結其志。不數年而知者要結已深，愚者蠱惑已甚，中國人民勢必反爲賊用，非籍寇兵而何？其害無窮矣。至於兄弟稱呼，爲書劄往來，則大失國體。種種逆款，無非蔑視皇上，妄自尊大而已。

『諸大臣等素餐尸位，視若無事，一聞賊至，則觳觫恐懼，抱本瀆陳，求請議和，無非欲全身家以保爵位，誰復以社稷生靈爲重，眞可恨可嘆也。

『臣聞皇上宵旰勤勞，憂心如煎，甚至節飲食，撤禮樂，是皆憐憫蒼生之至意。又聞皇上日在內閣與諸大臣商議，惟相視飲泣而已。問其謀，則以和議對。臣知皇上聖衷固有灼見，必不以和議爲是，特憂中國生靈塗炭，莫搆怨於外夷。且恐兵不精，糧不足爲憂耳。然則豈相視飲泣，可退逆夷耶？況桂

良、花沙納等奉命議和，數月以來迄無成見。大約欽差懦則逆夷矯，欽差愈懦則逆夷愈矯耳，故和議之難成也。依臣鄙見，不如乘其矯而擊之。古語云驕兵必敗。臣請以一旅之師禦之；兵不足，臣請以傾國之兵禦之；糧不足，臣請以傾國之糧繼之。至於勝敗，軍家之常事。勝不足喜，敗不足懼，人心非不可奮興，天命非不可挽回也，何至堂堂之上國，俯首乞和於外夷哉！

『宣宗成皇帝一時誤信讒言，以致禍貽皇上。想先皇帝在天之靈，無日不椎心悔恨，以望皇上大振國威，驅逐犬羊，以蓋先皇之愆。而孰知皇上復信讒言，隱憂社稷，禍貽子孫，何面目見先皇耶？臣願皇上嚴諭桂良、花沙納及各省督撫等，多設炮臺，實力攻剿。夷人本無所能，特誤國庸臣畏之如虎，以致矯橫如是。苟能敗之，即知畏懼，知畏懼即受盟聽命矣。況一夷懼，諸夷皆懼，而後綏之以德，撫之以恩，聖天子守在四夷，自然金湯永固，萬世無虞。豈不見宋高宗議和誤國而南渡偏安，蜀武侯之五月渡瀘而南蠻不叛矣。伏祈皇上聖斷，容納芻蕘，不勝欣幸。』

本年四月，暎夷統兵復至天津，直撲大沽。經僧王格林沁（原稿作『心』）督率屬員，激勵士卒，併力截擊，轟壞該夷火輪船二隻、三桅大船三隻，擊斃夷酋一名，擒獲三十餘人，落水死者甚多。該夷即揚帆駛去，然受創之後，志圖報復。

十年六月十五日，暎、法二夷舟抵大沽，時僧王早爲拒敵之計，南北塘俱設炮臺，防守甚嚴。復於北塘伏有地雷火炮，有土富沙姓世居此地，於彼不利，陰泄其謀於夷人。夷衆即將所伏處一一發掘，遂登北塘。或云某爲所獲，以刃脅之，乃以實告。僧王初意欲俟其登北塘，以地雷盡殲之。自其策不行，而夷人得計從此始。

二十日，有夷船二隻進港擱淺，恐爲我軍所擊，高懸白旗，中書『免戰』二字，旁書『暫止干戈，兩國交話』八字，並以和約款，我軍遂不擊。二十六日，夷船得水浮動，遽大進開炮轟擊，勢甚張。我軍已初出隊，至酉刻新河得與阿營失陷，我兵受傷六七百人。二十七日，夷人就北塘進佔新河，在定河寶坻之間、大沽之後，僧王腹背受敵矣。二十八日，進佔唐鬼沽。

七月初一日，瑞相國麟奉命帶兵一萬駐通州以備不虞。初五日，夷人攻大沽，奪北炮臺。是日，夷人至北炮臺下，殺看守兵弁，炮臺遂失，提督樂善中炮死。樂爲良將，有膽識，臨陣身先，僧王素所倚賴，猝以身殉，僧王如失左右手。時僧王南炮臺未動，以北炮臺失守，見勢不支，即欲自盡。上命移駐通州，大沽之防遂盡撤。

初七日，夷人直抵天津，佔據險要。文俊、恆祺奉命與之講和，夷人曰：『汝官卑，何足論大事。』尋改命桂相國良往議。嗾夷索銀八百萬兩，法夷索銀八百萬兩，約先兌銀二百萬兩則允和。始暫許之，後以需索現銀，遲回不決，而夷兵日逼通州矣。於是京師戒嚴，分派滿州各員在十三門帶兵分守。

二十七日，上欲巡幸木蘭，硃諭曰：『朕揆時審勢，夷氛肆逆，逼近京城，尤應鼓勵人心，以拯時艱。即將巡幸之預備所需，作爲親征之舉。著親王等傳諭各營隊、各馬頭、通州一帶，朕當帶勁旅在京北坐鎮，共思奮興鼓舞，不滿萬之夷兵，何患不能殲除耶。』將此交王大臣同看，百官交章諫阻，乃止。

二十八日，復奉上諭：『近日因軍務緊要，需用牛馬，紛紛徵調，不免嘖有煩言。朕聞外間浮議，竟有謂朕將巡幸木蘭，舉行秋獮者，以致人心疑惑，互相播揚。朕爲天下主，當此時世艱難，豈暇乘時觀省。且果有此舉，亦必明降諭旨，預行宣示，斷未有鑾輿所蒞，不令天下聞知者。爾中外臣民，當所共

諒。所有軍營備用車馬，著欽派王大臣等傳諭各處，即行分別發還，毋得盡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議而定人心。欽此。』

八月初一日，夷兵自張家灣河西移近通州，上復命怡王垣、穆蔭往〔原稿作『住』〕議和。初二日，在通州之東嶽廟，盛筵請夷酋巴夏禮、艾嘉略會議。賓主四人並列四席，巴夏禮至，即叱曰：『今日之和，我須面見爾主，卻不能跪。』怡王曰：『我國之禮見皇上，自王大臣以下無不跪。』巴曰：『我非中國臣也，安得跪。』久之，穆蔭商於怡王曰：『事且從權。遠立不爲皇上見，或亦可耳。』又久之，巴曰：『我國奉天主，是天子者，天之子也。我是天主之使，與爾中國主應以敵禮見，當面交和約。』怡王拂然。又久之，事不能決。穆蔭曰：『王且退，容再議。』怡王與穆蔭同出，留恆祺在彼候信。緣恆祺曾任粵海關監督六載，與巴習識者也。巴忽曰：『我須眠，速備好卧具來。』恆如所請，宵分熟睡，乃還報怡王。黎明，怡王使馳告恆曰：『事決裂矣。汝速往見額爾金。』額爾金者，所謂全權大臣也，時踞通州城外。恆往，則額拒不見，而夷人已開仗矣。怡王乃密告僧王擒巴夏禮等九人繫京師，黃宗漢奏請殺之。翌日，械繫刑部獄。

初六日，勝宮保中火鎗傷，回京。僧王師移齊化門外。

初七日，齊化門閉。

初八日巳刻，上巡幸木蘭，從者惠王、惇王、醇王、端華、肅順、軍機穆蔭、巨源、杜翰及六宮而已。恭王仍留海澱，端王所遺步軍統領，命文祥署理。是日，都門俱閉，內外城隔絕，六部九卿不能入署辦事，民心惶懼。

初九日，諸大臣商之步軍統領，擬暫開宣武門及西便門以通往來。是日祇開辰、巳二時，正陽門晌午即閉。團防大臣大學士周祖培、尚書陳孚恩、侍郎潘曾瑩、宋晉集中州會館，議增練勇，局設梁家園壽佛寺，司其事者，前侍郎尹耕雲等諸人也。

十五日，奉諭留京大臣派豫王義道、桂良、周祖培、全慶，是日始知上暫駐密雲之羅山。傳小軍機六人曾協均等赴行在。

十九日，彰義門亦半開。

自初八日閉城後，米蔬皆不得入城，百物頓漲價數倍。城中遷徙紛紛，車價驟貴，大車索銀百兩，小車亦需數十金，且不能遠行。大小車輛，城市爲之一空。銀價每兩值錢二十餘千，若以錢易銀，則並無有也。票上取錢，六七折不等。

二十日，商人樂平泉，開同仁店者，邀聚衆商，備牛羊千頭往夷營犒軍請和。時夷酋駐通州八里橋。巴夏禮之在獄也，恆祺往見，遂請釋其縛，館於高廟，以禮接之。

二十一日，有照會云：『此國家大事，豈商人所得與聞，須恭王來說話。』又有批商人稟云：『大英國欽差大臣伯爵額批：據稟備牛羊果品等來送禮，本國向來不受禮物。如爲貿易起見，著本國市弁官照市價公平買賣。至和局定議，該商等如有所見，可向貴國欽差大臣稟知通辦。因係中外國大事也。』其所帶去之牛羊等物，皆爲夷人掠去，並未給價。

二十二日，僧王移軍迤北。夷人自齊化門向北，繞過德勝門，薄暮趨海澱，恭王避走。是夜，德勝門火光燭天，海澱被焚。

二十三日，僧王兵潰。

二十四日，夷人潛居圓明園。晌午，恆祺送巴夏禮等還，約翌日議和。

二十五日，夷人毀圓明園，盡掠御用器物，移軍安定門外。有照會來云：『須恭親王面議，以三日爲限。』時恭親王避居長辛（原稿作『清』）店，瑞相國、文統領俱往。

二十八日，夷人以我國無覆函，又來照會云：『定於二十九日午刻帶兵入城，准開安定門進，代司管鑰。不爾，則用炮攻城。』

二十九日，大開安定門，備夷館於國子監等三處，具供帳設筵席。午刻，夷酋巴夏禮帶百五十人進城，不進館，不赴宴，札營門內，據守安定門。策馬登城，架炮於城樓，皆向內，門外居民房屋盡爲灰燼。嗣後陸續進城，不計其數。夷人出示城闉，令居民遷徙避炮火，與居民並無擾害。環觀者不禁。

溯自六月夷人至天津，夷兵及所帶廣匪不滿萬人，而我軍幾及十萬，乃兩月以來，終未與之一戰，轉輾退避，以致夷人深入都城，大抵皆主和議之說誤之也。

九月初二日，恭親王移居彰義門外天定寺，時以許和，悉照前議，加增條款，其要大約有四：

一、須現銀二百萬兩，餘銀陸續扣稅作抵。

一、天津馬頭通商。

一、京都設夷館，英臣駐扎。

一、隨往各處行天主教。

上已駐蹕熱（原稿作『熟』）河，有旨僧王革爵、瑞麟革職。因夷兵突至海澱毀園，不能截止也。步

軍統領派瑞常、六部九卿全銜奏請派恭親王面定撫局。

初四日，奉諭，恭親王擇地駐札，斷難入城議撫。是日，夷人因聞前俘三十餘人分交各縣監禁，內死者二十一人。該夷忿甚，再毀圓明園未盡殿宇及萬壽山、玉泉山、昆明湖各處。自初四日晚至初六日，火日夜不息。又需死者撫卹銀五拾萬兩，尋奪怡王府居之。

初九日，給以撫銀如數。恭親王移進城內法源寺。

初十日，准在禮部署恭親王與夷人面交和約，忽辭以翌日。是日，巴夏禮先來巡視一周，疑有伏也。

十一日，恭親王率大學士賈禎、周祖培、尚書趙光、陳孚恩、侍郎畢道、宋晉各官赴禮部，留兵正陽門外，帶護衛而入。未刻，英酋巴夏禮、額爾金兵衛鼓樂，乘八人輿至。禮部堂上鋪氈氍，張燈彩，上方左右設六席，旁各二十席。恭親王並夷左右坐，各官旁坐。夷酋初見免冠，免冠者夷人叩首禮也。巴夏禮立而後言，尚不至悖慢。內有女夷三人乘輿入座，或云即巴夏禮妻也。惟巴夏禮言語可通，餘皆不辨。交見後略談數言，一茶而罷。

十二日，法國夷亦至禮部交和約，隊伍〔原稿作『五』〕整肅，乘四人輿者兩人，有女夷騎從，並有女樂，如打花鼓式，雜鼓吹中。其交見一如暎夷。凡夷館供帳由順天府承辦，甚爲豐腆。暎人又需索牛羊約共千頭及羊皮衣三千件，克期而待。及備辦後或收或不收，厥性無常也。按暎夷和約，給銀八百萬兩，現交銀二百萬兩，其餘每三個月交銀二百萬兩。法夷亦然。俟二百萬兩現銀交清後，即退兵至天津大沽，從前有夷官住京監國之說作罷論。

十三日，巴夏禮於國子監設席宴王大臣答禮。

咸豐十年九月十五日，內閣奉上諭：『恭親王奕訢奏互換和約一摺。本月十一、十二等日，業經恭親王奕訢將八年所定和約及本年續約與暎、法兩國互換，所有和約內所定各條均著逐款允准，行諸久遠，從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無猜疑。其和約內應行各事宜，即著通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欽此。』

奏准新議通商英國條款　英吉利

大清國皇帝、大英國君主因視兩國情意未洽，今願重修舊好，俾嗣後得永遠相安，是以大清國特簡大學士桂、尚書花，大英國特簡伯爵額，各將所奉全權大臣便宜行事之上諭互相較閱，俱屬妥當。現將會議商定條約開列於左：

一、前壬寅年七月二十四日江寧所定和約仍留照行，廣東所定善後舊約並通商章程現在更章，既經並入新約，所有舊約作爲廢紙。

一、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絕，約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規，亦任意交派秉權大員，分詣大清、大英兩國京師。

一、大英欽差各等大員及各眷屬可在京師或長行居住，或能隨時往來，總候本國諭旨遵行。英國自主之邦與中國平等，大英欽差大臣作爲代國秉權大員，覲大清皇上時，遇有礙於國體之禮是不可行。惟大英君主每有派員前往泰西各與國，拜國主之禮亦拜大清皇上，以昭劃一肅敬。至在京師，租賃地

基或房屋作爲大臣等員公館，大清官員亦宜協同勳辦。雇覓夫役，亦隨其意，毫無阻攔。待大英欽差公館眷屬隨員人等或有越禮欺藐等情弊，該犯由地方官從嚴懲辦。

一、大英欽差大臣並各隨員等皆可任便往來，收發文件、行裝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啓拆。由沿海無論何處，皆可送文，專差同大清驛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凡有大英欽差大臣各式費用，皆由英國支理，與中國無涉。總之，泰西各國於此等大臣向爲合宜例准應有優待之處，皆一律行辦。

一、大清皇上特簡内閣大學士、尚書中一員與大英欽差大臣文移會晤，各等事務商辦儀式，皆照平儀相待。

一、今兹約定，以上所開應有大清優待各節，日後特派大臣秉權出使前來大英，亦允優待，視此均同。

一、大英君主酌看通商各口之要設立領事官，與中國官員於相待諸國領事官最優者，英國亦一律無異。領事官署領事官與道臺同品，副領事官署副領事及翻譯官與知府同品，視公務應需衙署相見會晤文移均用平禮。

一、耶蘇教暨天主教原係爲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凡有傳授習學者，一體保護。其安分無過，中國官毫不得刻待禁阻。

一、英國民人准聽持照前往内地各處游歷通商，執照由領事官發給，由地方官蓋印。經過地方如飭交執照，應可隨時呈驗，無訛放行。雇船雇人裝運行李貨物，不得攔阻。如其無照，其中或有訛誤，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沿途止可拘禁，不可凌虐。如通商各口有出外游玩者，地在百

里，期在三五日內，毋庸請照。惟水手、船上人等不在此列，應由地方官會同領事官另定章程，妥爲彈壓。惟於江寧等處有賊處所，俟城池克復之後再行給照。

一、長江一帶各口，英商船隻俱可通商，惟現在江上下游均有賊匪，除鎮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餘俟地方平靖，大英欽差大臣與大清特派之大學士、尚書會議，准將自漢口溯流至海各地，選擇不逾三口，准爲英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

一、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已有《江寧條約》舊准通商外，即在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等府城口，嗣後皆准英商亦可任意與無論何人買賣船貨，隨時往來。至於聽便居住，賃房買屋，租地造禮拜堂、醫院、墳塋等事，並另有取益防損諸節，悉照已通商五口無異。

一、英國民人在各口並各地方意欲租地蓋房，設立棧房、禮拜堂、醫院、墳基，均按民價照給，公平定議，不得互相勒掯。

一、英民任便覓致諸色華庶勤執分內工藝，中國官毫無限制禁阻。

一、游行往來卸貨下貨，任從英商自雇小船剝運。不論各項艇隻，雇價銀兩若干，聽英商與船戶自議，不必官爲經理，亦不得限定船數，並何船攬載及挑夫包攬運送。倘有走私漏稅情弊查出，該犯自應照例懲辦。

一、英國屬民相涉案件，不論人產，皆歸英官查辦。

一、英國民人有犯事者，皆由英國懲辦。中國人欺凌擾害英民，皆中國地方官自行懲辦。兩國交涉事件，彼此均須會同公平審斷，以昭允當。

一、凡英國民人控告中國民人事件，應先赴領事官衙門投稟，領事官即當查明根由，先行勸息，使不成訟。中國民人有赴領事官告英國人民者，領事官亦應一體勸息，間有不能勸息者，即由中國地方官與領事官會同審辦，公平訊斷。

一、英國民人，中國官憲自必時加保護，令其身家全安。如遭欺凌擾害，及有不法匪徒放火焚燒房屋或搶擄者，地方官立即設法派撥兵役彈壓查追，並將焚搶匪徒按例嚴辦。

一、英國船隻在中國轄下海洋有被強盜搶劫者，地方官一經聞報，即應設法查追拿辦，所有追得贓物，交領事給還原主。

一、英國船隻有在中國沿海地方碰壞擱淺，或遭風收口，地方官查知，立即設法妥爲照料護送，交就近領事官查收，以昭睦誼。

一、中國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潛住英國船中者，中國官照會英國官訪查嚴拿，查明實系罪犯交出。通商各口倘有中國犯罪民人潛匿英國船中房屋，一經中國官員照會領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隱匿袒庇。

一、中國人有欠英人債務不償，或潛行逃避者，中國官務須認眞嚴拿追繳。英國人有欠中國人債務不償，或潛行逃避者，英國官亦應一體辦理。

一、中國商民或到香港生理拖欠債務者，由香港英官辦理。惟債主逃往中國地方，由領事官通知中國官務須設法嚴拿。果係有力能償還者，務須盡數追繳，秉公辦理。

一、英商起卸貨物，納稅俱照稅則爲額，總不能較他國有彼免此輸之別，以昭平允而免偏枯。

一、輸稅期，候進口貨於起載時，出口貨於落貨時，各行按納。

一、前在江寧立約第十條內定進出口各貨稅，彼時欲總算稅餉多寡，均以價值爲率，每價百兩徵稅五兩，大概核計，以爲公當。旋因條內載列各貨種式多有價值漸減，而稅餉定額不改，以致原定公平稅則今已較重。擬將舊則重修允定，此次立約加有印信之後，奏明，請派戶部大員即日前赴上海，會同英員迅速商奪，俾俟本約奉到硃批，即可按照新章迅行措辦。

一、此次新定稅則並通商各款，日後彼此兩國再欲重修，以十年爲限。期滿須於六個月之前先行知照，酌量更改，若彼此未曾先期聲明更改，則稅課仍照前章完納，彼俟十年再行更改。以後均照此限此式辦理，永行弗替。

一、前據江寧定約第十條內載，各貨納稅後即准由中國商人遍運天下，而路所經過稅關不得加重稅則，只可按估價則例若干每兩加稅不過分等語在案。迄今子口課稅實爲若干，未得確數。英商每稱貨物或自某內地赴某口，或自某口進某內地不等，各子口恆設新章，任其徵稅，名爲抽課，實於貿易有損。現定立約之後，或在現通商各口、或在日後新開口岸，限四個月爲期，各領事官備文移各關監督，務以路所經處應納稅銀實數明晰照復，彼此出示，曉布漢、英商民，均得通悉。惟有英商已在內地買賣貨物欲運赴口下載，或在口有洋貨欲進售內地，倘願一次納稅，免各子口徵收紛繁，則准照行此一次之課。其內地貨則在路上首經之子口較交，洋貨則在海口完納給票，爲他子口毫不另徵之據。所徵若干，綜算貨價爲率，每百兩征銀二兩五錢。俟在上海彼此派員商酌重修稅則時，亦可將各貨分別種式應納之數議定，此謹免各子口零星抽課之法。海口關稅仍照例完納，兩例並無交礙。

一、英國商船應納鈔課，一百五十噸（原稿作『頓』）以上，每噸（原稿作『頓』）納鈔銀四錢；一百五十噸（原稿作『頓』）正及一百五十噸（原稿作『頓』）以下，每噸（原稿作『頓』）納鈔銀一錢。凡船隻出口欲往通商他口並香港地方，該船主稟明海關監督，發給專照，自是日起以四個月爲期。如係前赴通商各口，俱無庸另納船鈔，以免重輸。

一、英國貨船進口並未開艙，欲行他往者，限二日之內出口，即不徵收船鈔。倘逾二日之限，即須全數輸納。此外，船隻出進口時，並無應交費項。

一、英商在各口自用艇只運帶客人、行李、書信、食物，及例不納稅之物，毋庸完鈔。倘帶例應完稅之貨，則每四個月一次納鈔，每噸（原稿作『頓』）一錢。

一、通商各口分設浮椿、號船、塔表、望樓，由領事官與地方官會同酌視建造。

一、稅課銀兩由英商交官設銀號，或紋銀或洋錢，按照道光二十三年在廣東所定各樣成色交納。

一、秤碼丈尺均按照粵海關部頒定式，由各監督在各口送交領事官，以昭畫一。

一、英國船隻欲進各口，聽其雇覓引水之人。完清稅務之後，亦可雇覓引水之人帶其出口。

一、英國船隻甫臨近口，監督官派委員弁丁役看守，或在英船、或在本艇隨便居住。其需用經費由關支發，惟於船主並該管船商處不得私受毫釐。倘有收受查出，分別所取之數多寡懲治。

一、英國船隻進口，限一日該船主將牌艙口單各件交領事官，即於次日通知監督官，並將船戶名及押載噸（原稿作『頓』）數、裝何貨物之處照會監督官，以憑查驗。如過限期，該船主並未報明領事官，每日罰銀五十兩。惟所罰之數，總不能逾二百兩以外。至其艙口單內，須將所載貨物詳細開明，如有漏

報捏報者，船主應罰銀五百兩。倘係筆誤，即在遞貨單之日改正者，可不罰銀。

一、監督官接到領事官詳細照會後，即發開艙單。倘船主未領開艙單擅行下貨，即罰銀五百兩，並將所下貨物全行入官。

一、英商上貨下貨，總須先領監督官准單，如違，即將貨物一並入官。

一、英商各船不准私行撥貨。如有互相撥貨者，必須先由監督官處發給准單，方准動撥。違者即將該貨全行入官。

一、各船完清稅餉之後方准發給紅單，領事官接到紅單，始行發回船牌等件，准其出口。

一、至稅則所載按價若干抽稅若干，倘海關驗貨人役與英商不能平定其價，即須各邀客商二三人前來驗貨，客商內有願出價銀若干買此貨者，即以所出最高之價爲此貨之價式，免致收稅不公。

一、凡納稅實按斤兩秤計，先除皮包粉飾等料，以淨貨輕重爲準。至有連皮過秤除皮核算之貨，即若茶葉一項，倘海關人役與英商意見不同，即於每百箱內聽關役揀出若干箱，英商亦揀出若干箱，先以一箱連皮過秤，得若干觔，再秤其皮，得若干觔，除皮算之，即可得每箱實在觔數。其餘貨物凡係有包者，均可準此類推。倘再理論不明，英商赴領事官報知情節，由領事官通知監督官商量酌辦，惟必於此日稟報，遲則不爲辦理。此項倘未論定之貨，監督官暫緩填簿，免致後難更易。須俟秉公核斷明晰，再爲登填。

一、英國貨物如因受潮濕以致價低減者，應行按價減稅。倘英商與關吏理論價值未定，則照按價抽稅條內之法置辦。

一、英國民人運貨進口既經納清稅課者，凡欲改運別口售賣，須稟明領事官轉報監督官委員驗明。實係原包原貨，查與底簿相符，並未拆（原稿作『折』）動抽換，即照數塡入牌照，發給該商收執；一面行文別口海關查照，仍俟該船進口查驗符合，即准開艙出售，免其重納稅課。如查有影射夾帶情事，貨罰入官。至或欲將該貨運出外國，亦應一律聲稟海關監督驗明，發給存票一紙，他日不論進口出口之貨，均可持作已納稅餉之據。至於外國所產糧食，英船裝載進口，未經起卸，仍欲運赴他處，概無禁阻。

一、中國各口收稅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均准其相度機宜，隨時便宜設法辦理，以杜弊端。

一、英商船只獨在約內准開通商各口貿易，如到別處沿海地方私做買賣，即將船貨一併入官。

一、英國商船查有涉走私，該貨無論式類價值，全數查抄入官外，俟該商船賬目清後，亦可嚴行驅除，不准在口貿易。

一、約內所指英民罰款及船貨入官，皆應歸中國收辦。

一、嗣後英國文書俱用英字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俟中國選派學生學習英文、英語熟習，即不用配送漢文。自今以後，遇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爲正義。此次定約，漢英文字詳細較對無訛，亦照此例。

一、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叙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

一、英國師船別無他意，或因捕盜駛入中國，無論何口，一切買取食物、甜水，修理船隻，地方官妥爲照料，船上水師各官與中國官員平行相待。

一、中華海面每有賊盜搶劫，大清、大英視爲向於內外商民大有損礙，意合會議，設法消除。

一、上年立約所有英國官民理應取益防損各事，今仍存之勿失。倘若他國今後別有潤及之處，英國無不同獲其美。

一、大英君主懷意恆存友睦，允將前因粵城一事所致需支賠補各項經費等款如何辦理，另立專條，與約內列條同爲堅定不移。

一、本約立定後，俟兩國御筆批准，以一年爲期。彼此各派大臣於大清京師會晤，互相交付。現下大清、大英各大臣先蓋用關防，以昭信守。

大清咸豐戊午年五月十六日

大英降生後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專條

一、前因粵城大憲辦理不善，致英民受損，大英君主只得動兵取償，保其將來守約勿失。商虧銀二百萬兩、軍需經費銀二百萬兩二項，大清皇帝皆允，由粵省督撫設措。至應如何分期辦法，大英秉權大員酌定行辦。以上款項付清，方將粵城仍交回大清國管屬。

續增條約

茲以兩國有所不愜，大清大皇帝與英國大君主合意修好，保其嗣後不至失和，爲此，大清大皇帝特派和碩恭親王奕訢，大英大君主特派內廷建議功賜佩帶頭等寶星會議國政世職上堂內世襲額羅金並金額爾田二郡伯爵額爾金公同會議，各將本國恭奉欽差全權大臣便宜行事之上諭、敕書等件互相較閱，均臻妥善。現將商定續增條約開列於左：

一、前於戊午年五月在天津所定原約，本爲兩國敦睦之設，後於己未年五月大英欽差大臣進京換約，行抵大沽炮臺，該處守弁阻塞前路，以致有隙，大清大皇帝視此失好，甚爲惋惜。

一、再前於戊午年九月，大清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大英欽差大臣額爾金將大英欽差駐華大臣嗣在何處居住一節在滬會商，所定之議，茲特申明作爲罷論。將來大英欽差大員應否在京長住，抑或隨時往來，仍照原約第三款明文，總候本國諭旨遵行。

一、戊午年原約後附專條作爲廢紙，所載賠償各項，大清大皇帝允以八百萬兩相易。其應如何分繳，即於十月十九日在於津郡先將銀五十萬兩繳楚，以本年十月二十日，即英國十二月初二日以前，應在於粵省分繳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內將查明該日以前粵省大吏經支填築沙面地方英商行基之費若干，扣除入算。其餘銀兩應於通商各關所納總數內分結扣繳二成，以英月三個月爲一結，即行算清。自本年英十月初一日，即庚申年八月十七日，至英十二月三十一日，即庚申年十一月二十日爲第一結。如此陸續扣繳，八百萬總數完結，均當隨結清，交大英欽差大臣專派委員監收外，兩國彼此各應先期添派數員稽查數目清單等件，以照愼重。再今所定取償八百萬兩，內二百萬兩仍爲住粵英商補虧之款，其六百萬兩少裨軍需之費，載此明文，庶免紛糾。

一、續增條約畫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爲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貿易，均照經准各條所開各口章程，比例畫一無別。

一、戊午年定約互換以後，大清大皇帝允於即日降諭各省督撫大吏，以凡有華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國所屬各處，或在外洋別地承工，俱准與英民立約爲憑。無論單身或願攜帶家屬一併赴通商各口下英

國船隻，毫無禁阻。該省大吏亦宜時與大英國欽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會定章程，爲保全前項華工之意。

一、前據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大清兩廣總督勞崇光將粵東九龍司地方一區交與大英駐扎粵省，暫充英、法總局。正使、功賜三等寶星巴夏禮代國立批永租在案，茲大清大皇帝定，即將該地界付與大英大君主，並歷後嗣並歸英屬香港界內，以期該港埠面管轄所及，庶保無事。其批作爲廢紙外，其有該地華民自稱業戶，應由彼此兩國各派委員會勘查明，果爲該戶本業，嗣後倘遇勢必令遷別地，大英國無不公當賠補。

一、戊午年所定原約，除現定續約或有更張外，其餘各節俟互換之後，無不尅日盡行，毫無出入。今定續約，均應自畫押之日爲始，即行照辦，兩國毋須另行御筆批准，惟當視與原約無異，一體遵守。

一、戊午年原約在京互換之日，大清大皇帝允於即日降諭京外各省督撫大吏，將此原約及續約各條發鈔給閱，並令刊刻懸布通衢，咸使知悉。

一、續增條約一經蓋印畫押，戊午年和約亦已互換，須候續約第八款內載大清大皇帝允降諭旨奉到，業皆宣佈。所有英國舟山屯兵立當出境，京外大軍即應起程前赴津城，並大沽炮臺、登州、北海、廣東省城等處，應俟續約第三款所載賠項八百萬兩總數交完，方能回國，抑或早退，總候大英大君主諭旨施行。

以上各條，又續增條約，現下大清、大英各大臣同在京都禮部衙門蓋印畫押，以昭信守。

大清咸豐十年九月十一日

大英一千八百六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三略彙編卷四

諸國條款

法國條款　法蘭西

今大清國大皇帝、大法國大皇帝切願將所有兩國不協之處調處和平，與前立和好貿易船隻事宜，復爲申明，諧逾往日，妥爲處置，保護懋生，以敦永久。因此，議定重立和約章程，俾兩國均獲裨益。用是兩國特派全權大臣以便辦理。

大清國大皇帝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東閣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桂良、吏部尚書鑲藍旗漢軍都統花沙納，大法國大皇帝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御賜勳勞大星俄羅斯大救帶大西洋降生大星世襲男爵喏嘀喙吠噠嘰噶囉前來，彼此既將所奉便宜行事之上諭，及欽奉全權之詔敕公同較閱查核，俱屬善當，即將議立條款開列於左：

一、嗣後大清國皇上與大法國皇上及兩國商民，毋論何人在何地方，均永遠和好，友誼敦篤，彼此僑居，皆獲保護身家。

一、茲兩國幸然復舊太平，欲垂之永久，因此兩國欽差大臣議定，凡有大法國特派欽差大臣、公使

等予以詔敕前來中國者，或有本國重務辦理，皆准進京僑居，按照大西各國無異。又議定將來假如凡與中國有立章程之國，或派本國欽差、公使等進京長住者，大法國亦能照辦。凡進京之欽差大臣、公使等，當其暫居京師之時，無不按照情理全獲施恩。其施恩者，乃所有身家、公所與各來往公文書信等件，皆不得擅動，如在本國無異。凡欲招置人、通事、服役人等，可以延募，毫無阻擋，所有費用均由本國自備。中國大皇帝欲派欽差大臣前往大法國京師僑居，無不各按品級延接，全獲恩施照大西各國所派者無異。

一、凡大法國大憲領事等官，有公文照會中國大憲及地方官員，均用大法國字樣。惟爲辦事妥速之便，亦有翻譯中國文字一件附之，其件務盡力以相符。候大清國京師有通事，諳曉且能譯大法國言語，即時，大法國官員照會大清國官員公文應用大法國字樣。大清國官員照會大法國官員公文應用大清國字樣。自今以後，所有議定各款，或有兩國文詞辯論之處，總以法文做爲正義。茲所定者均與現立章程而爲然，其兩國官員照會，各以本國文字爲正，不得將翻譯言語以爲正也。

一、將來兩國官員辦公人等因公往來，各隨名位高下准用平行之禮。大法國大憲與中國無論京內京外大憲，公文往來，俱用照會。大法國二等官員與中國省中大憲公文往來用申陳，中國大憲用札行，兩國平等官員照相並之禮。其商人及無爵者，彼此赴訴，俱用稟呈。大法國人每有赴訴地方官，其稟函皆由領事官轉遞。領事官即將稟內情詞查核適理妥當，隨即轉遞，否則更正或即發還。中國人有稟赴領事官，亦先投地方官一體辦理。

一、大法國皇上任憑設立領事官，在第六、七款內所列中國沿海及河各埠頭辦理本國商民交涉事

件與各地方官公文往來，並稽查遵守章程。中國地方官與該領事等官均應以禮相待，來往移文俱用平行。倘不平之事，該領事等官准逕自申訴省垣大憲，並控訴本國欽差全權大臣。遇有領事等官不在該口，大法國船主、商人可以相託與國領事代爲料理，否則逕赴海關呈明，設法妥辦，使該船主、商人得沾章程之利益。

一、中國多添數港准令通商，屢試屢驗，實爲近時切要。因此，議定將廣東之瓊州、潮州，福建之臺灣、淡水，山東之登州，江南之江寧六口，與通商之廣東、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准令通市無異，其江寧俟官兵將匪徒剿滅後，大法國官員方准本國人領執照前往通商。

一、自今以後，凡大法國人家眷可帶往第六款所開中國沿海通商及江之各口市埠地方居住貿易工作，平安無礙，常川不輟。若有蓋印執照，任聽在議定通商各口周游往來，惟明禁不得在沿海沿江各埠私買私賣，如有犯此例者，船隻貨物聽憑入官。但中國地方官查拿此等船隻貨物，於未定入官之先，宜速知會附近駐口之大法國領事。

一、凡大法國人欲至內地及船隻不准進之各埠頭游行，皆准前往，然務必與本國欽差大臣或領事官預領中法合寫蓋印執照，其執照上仍應有中華地方官鈐印以爲憑。如遇執照有遺失者，大法國人無以繳送，而地方官員無憑查驗，不肯存留，以便再與領事等官復領一件，聽候中國官員護送進口，領事官收管，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大法國人。凡照舊約在通商各口地方，大法國人或長住或往來，聽其在附近處所散步動作，毋庸領照，一如內地民人無異，惟不得越領事官與地方官議定界址。其駐扎中國大法國官員，如給執照之時，惟不准前往暫有匪徒各省分。其執照惟准給與體面有身家之人爲

憑。

一、凡中國各有立章程之國會議整頓，或現或後議定稅則，關口稅、噸稅、過關稅、出入口貨稅，一經施行辦理，大法國商人均沾，用昭平允。

一、凡大法國人按照第六款至通商各口地方居住，無論人數多寡，聽其租賃房屋及行棧存貨，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大法國人亦一體可以建造禮拜堂、醫人院、周急院、學房、墳地各項。地方官會同領事官酌議定大法國人宜住居、宜建造之地，凡地租房租多寡之處，彼此在事務須按照地方價值定議。中國地方官阻止內地民人高擡租值，大法國領事官亦謹防本國強壓迫受租值。在各口地方，凡大法國人房屋間數地段寬廣，不必議立限制，俾大法國人相宜獲益。倘有中國人將大法國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

一、大法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聽其任便雇買辦、通事、書記、工匠、水手、工人，亦可以延請士民人等教習中國語音，繕寫中國文字與各方土音，又可以請人幫辦筆墨作文字等工課。各等工價束脩，或自行商議，或領事官代爲酌量。大法國人亦可以教習中國人願學本國及外國話者，亦可以發賣大法國書籍及採買中國各樣書籍。

一、凡大法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所有各家產財貨，中國民人均不得欺凌侵犯，至中國官員無論遇有何事，均不得威壓強取大法國船隻以爲公用等項。

一、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爲本，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

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

一、將來中國不可另有別人聯情結行包攬貿易，倘有違例，領事官知會中國，設法驅除。中國官宜先行禁止，免敗任便往來交易之誼。

一、凡大法國船駛進通商各口地方之處，就可自雇引水即帶進口。所有鈔餉納完後，欲行揚帆，應由引水速帶出口，不得阻止留難。凡人欲當大法國引水者，若有三張船主執照，領事官便可著伊爲引水，與別國一律辦事。所給引水工銀，領事等官在通商各口地方秉公酌量遠近險易情形，定其工價。

一、凡大法國船一經引水帶進口內，即由海關酌派妥役一二名隨船管押，稽查透漏。該役或搭坐商船，或自雇艇只，均聽其便。所需工食，由海關給發，不得向船主及代辦商人等需索。倘有違例，即按所索多寡，照例科罪，並照數追償。

一、凡大法國船進口在一日之內並無阻礙，其船主或貨主或代辦商人即將船牌貨單等件繳送領事官。該領事官於接到船牌貨單後一日內，即將船名、人名及所載噸數貨色詳細開明，照會海關。倘船主怠慢，於船進口後經二日之內，不將船牌貨單呈繳領事官，每逾一日罰銀五十員入中國官，但所罰之數不得過二百員。迨領事官照會海關後，海關即發牌照准其開艙，倘船主未領牌照擅自開艙卸貨，罰銀五百員，所卸之貨一併入官。

一、凡大法國船主商人應聽任便雇各項剝船小艇載運貨物附搭客人，其船艇腳價由彼此合意商允，不必地方官爲經理。若有該船艇誆騙走失，地方官亦不賠償。其船艇不限以隻數，亦不得令人把持，並不准挑夫人等包攬起貨下貨。

一、凡大法國商人每卸貨下貨，應先開明貨單呈送領事官，即著通事通報海關，便准其卸貨下貨，當即查驗。其各貨妥當，彼此均無受虧。大法國商人不欲自行計議稅餉，另倩熟悉之人代爲計議完稅，亦聽其便。如有事後異言，俱不准聽。至估價定稅之數，若商人與華人意見不合，應彼此喚集二三商人驗明貨物，以出價高者定爲估價。凡輸稅餉以淨貨爲率，所有貨物應除去皮毛。倘大法國人與海關不能定各貨皮毛輕重，就將爭執各件連皮過秤，先定多寡約數，再復除淨皮毛，秤其斤重，即以所秤通計類推。當查驗貨物之時，如有意見不合，大法國商人立請領事前來，該領事官亦即知會海關，從中盡力作合，均限一日之內通報，否則不爲准理。於議論未定之先，海關不得將互爭數目姑寫冊上，恐後難於核定。進口貨物遇有損壞，應核減稅銀，照估價之例秉公辦理。

一、凡船進口，尚未領有牌照卸貨，即與第十九款所載，在二日之內可出口往別口出，在此不必輸納鈔餉，仍在賣貨之口完納鈔餉。

一、議定大法國船主或商人卸貨完稅則例俱逐次按數輸納，至出口下貨亦然。凡大法國船所有鈔餉一經全完，海關即與實收，呈送領事官驗明，即將船牌交還，准令開行。海關酌定銀號若干，可以代中國收法國應輸餉項。該銀號所給實收，一如中國官所給無異。其所輸之銀，或紋銀，或洋銀，海關與領事官核其市價情形，將洋銀比較紋銀，應補水若干，照數補足。

一、凡船按照第二十款進口，出二日之外，與未開艙卸貨之先，即將船鈔全完。按照例式，凡船在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鈔銀五錢；不及一百五十噸者，每噸納鈔銀一錢。所有從前進口出口各樣規費一概革除，以後不得再生別端。凡納鈔時，海關給發執照，開明船鈔完納。倘該船駛往別口，即於進

口時將執照送驗，毋庸輸鈔，以免重復。凡大法國船，從外國進中國，止須納船鈔一次。所有大法國三板等小船，無論有篷無篷、附搭過客、載運行李書信食物並無應稅之貨者，一體免鈔。若該小船載運貨物，照一百五十噸以下之例，每噸輸鈔銀一錢。倘大法國商人雇賃中國船艇，該船不輸船鈔。

一、凡大法國貨物在通商各口已按例輸稅，中國商人即便帶進內地，經過稅關，只照現例輸稅，不得復索規費。按今稅則，是有準繩，以後毋庸加增。倘有海關書役人等不守例款，詐取規費，增收稅餉者，照中國例究治。

一、凡大法國船進通商各口，如將貨在此卸去多寡，即照所卸之貨輸納，其餘貨物欲帶往別口卸賣者，其餉銀亦在別口輸納。過有大法國人在此口已將貨餉輸納，轉欲載往別口售賣者，報明領事官，照會海關，將貨驗明。果係原封不動，給與牌照，注明該貨曾在某口輸餉，俟該商進別口時，將牌照呈送領事官轉送海關查驗免稅，即給與牌照卸貨，一切規費俱無。惟查出有夾私誆騙等弊，即將該貨嚴拿入官。

一、凡剝貨，若非奉官特准，及必須剝運之處，不得將貨輒行剝運。遇有免不得剝貨之處，該商應報明領事官給與執照，海關查驗執照，准其剝貨。該海關可以常著胥役監視，倘有不奉准而剝貨者，除遇有意外危險不及等候外，所有私剝之貨全行入官。

一、凡通商各口海關均有部頒秤碼丈尺等項，應照造一分，比較準確，送與領事官署收存。輕重長短一與粵海關無異，每件鐫戳粵海關字樣。有鈔餉各銀輸納中國者，俱依此秤碼兌交。如有秤丈貨物爭執，即以此式爲準。

一、大法國人在通商各口貿易，凡入口出口，均照兩國欽差大臣所定印押而附章程之稅則輸納鈔餉。但因兩國貨物或土產或工藝一時不同而價值有低昂之殊，其稅則有增減之別，每七年較訂一次以資允協。七年之內已定稅銀，將來並不得增，亦不得有別項規費。大法國人凡有鈔餉輸納，其貨物經此次畫押，載在則例，並非禁止，並無限製者，不拘從本國及別國帶進，及無論帶往何國，均聽其便。中國不得於例載各貨物別增禁止限制之條，如將來改變則例，應與大法國會通議，允後方可酌改。至稅則與章程現定與將來所定者，大法國商民每處每時悉照遵行，一如厚愛之國無異。

一、緣所定之稅則，公當不爲走私藉口。諒大法國商船將來在通商各口不作走私之事，若或有商人船隻在各口走私，無論何等貨價、何項貨物，並例禁之貨與偷漏者，地方官一體拿究入官。再，中國可以隨時禁止走私船隻進中土，亦可以押令算清帳目，刻即出口。倘有別國冒用大法國旗號者，大法國設法禁止以遏刁風。

一、大法國皇上任憑派撥兵船在通商各口地方停泊，彈壓商民水手，俾領事得有威權。將來兵船人等皆有束約，不許滋事生端，即責成該兵船主飭令遵守第三十三款各船與陸地交涉及鈐制水手之條例辦理，至兵船議明約定不納各項鈔餉。

一、凡大法國兵船往來游奕保護商船，所過中國通商各口均以友誼接待其兵船，聽憑採買日用各物，若有壞爛，亦可購料修補，俱無阻礙。倘大法國商船遇有破爛及別緣故，急須進口躲避者，無論何口均當以友誼接待。如有大法國船隻在中國進岸地方損壞，地方官聞知即爲拯救，給與日用急需，設法打撈貨物，不使損壞。隨照會附近領事等官，會同地方官，設法著令該商捎人等回國，及爲之拯救破

船木片貨物等項。

一、將來中國遇有與別國用兵，除敵國布告堵口不能前進外，中國不爲禁阻大法國貿易及與用兵之國交易。凡大法國船從中國口駛往敵國口，所有進口出口各例貨物並無妨礙，如常貿易無異。

一、凡大法國兵船、商船水手等逃亡，領事官或船主知會地方官實力查拿，解送領事官及船主收領。倘有中國人役負罪逃入大法國寓所或商船隱匿，地方官照會領事官查明罪由，即設法拘送中國官，彼此均不得稍有庇匿。

一、水手登岸須遵約束規條，所有應行規條，領事官議定，照會地方官查照，以防該水手與內地民人滋事爭端。

一、遇有大法國商船在中國洋面被洋盜打劫，附近文武官員一經聞知即上緊緝拿，照例治罪。所有贓物無論在何處擒獲及如何情形，均繳送領事官轉給事主收領。倘承緝之人或不能獲盜或不能全起臟物，照中國例處分，但不能賠償。

一、凡大法國人有懷怨挾嫌中國人者，應先呈領事官覆加詳核，竭力調停。如有中國人懷怨法國人者，領事官亦虛心詳核，爲之調停。倘遇有爭訟，領事官不能爲之調停，即移請中國官協力辦理，核查明白，秉公完結。

一、將來大法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爲中國人陷害凌辱騷擾，地方官隨在彈壓，設法防護。更有匪徒狂民欲行偷盜、毀壞、放火大法國房屋、貨行及所建各等院宅，中國官或訪聞，或領事官照會，立即飭差驅逐黨羽，嚴拿匪犯，照例從重治罪。將來聽憑向應行追贓著賠者責償。

一、將來若有中國人負欠法國人船主及商人債項者，毋論虧負誆騙等情，法國人不得照舊例向保商追取，惟應告知領事官照會地方官查辦出力，責令照例賠償。但負欠之人或緝捕不獲，或死亡不存，或家產盡絕無力賠償，法國商人不得問官取賠。遇有法國人誆騙中國人財物者，領事官亦一體爲中國人出力追還，但中國人不得問領事官與大法國取償。

一、凡有大法國人與中國人爭鬧事件，或遇有爭鬥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別器毆傷致斃者，係中國人，由中國官嚴拿審明，照中國例治罪；係法國人，由領事官設法拘拿，迅速訊明，照法國例治罪。其應如何治罪之處，將來法國議定例款，如有別樣情形在本款未經分晰者，俱照此辦理。因所定之例，法國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國辦理。

一、大法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如有不協爭執事件，均歸法國官辦理。遇有法國人與各國人有爭執情事，中國官不必過問。至大法國船在通商各口地方，中國官亦不爲經理，均歸法國官及該船主自行辦理。

一、日後大法國皇上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處，當就立換章程年月，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至別國所定章程不在法國此次所定條款內者，法國領事官與民人不能限以遵守，惟中國將來如特恩曠典優免保祐別國得之，大法國亦與焉。

一、大法國大皇帝欲表美意與大清國大皇帝，特將凡可憶往日各不協之處而今已欣然解釋，不列於此和約章程之中。因此所有把守廣東省城以前各事宜與大法國軍兵各費用，而今兩國議定妥當，准行分款開列，而其款仍與在本約章程繕列，通行無異。

一、凡議立和好貿易船隻情事等章程，兩國大臣畫押用印之日起約，計限以一年。大清國大皇帝、大法國大皇帝彼此御覽欽定批准，即在京師交互存照。交互之後，中國即將本和約章程行文內外各憲，遍行周知，兩國欽差大臣即於章程畫押蓋印，以爲炳據。

咸豐八年　月　日即
降生後一千八百（原稿作（年））五十八年　月　日

大清國皇上、大法國皇上欽定和約章程遺補六款

一、西林縣知縣張鳴鳳敢將本國傳教人馬神父恣意殺死，本係有罪之人，應將該知縣革職，並言明嗣後永不得蒞任。

一、西林縣既革職後，即照會大法國欽差大臣知照，又將革職事由備載京報。

一、大法國民人及所保護者在廣東省城所有行內物件，大法、大英軍兵未入省之先皆被百姓或燒或劫後，計多寡按據分賠。

一、中國官員固執不允大法國以理所請各賠補之處，以致軍需繁多，務必由廣東海關照數賠補。其賠補銀與軍兵費用約有二百萬兩之多，應將此銀交法國駐扎中國欽差大臣收入，復回收單執照。其二百萬兩分六次，每年一次交清。或用銀兩，或用會單，仍由廣東海關交清。將來凡本國完納出入貨稅，各客商皆准量稅之多寡，用銀九分、會單一分完納。其交銀，首次從兩國欽差大臣畫押章程之日起約一年之內交清。廣東海關於抽稅時，若欲每年惟收會單，其會單值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三錢四分之數，即六分之一，扣稅亦無不可。後在廣東中國大憲會同大法國欽差派員預行會議，定立會

單圖式印章，如何交收，每會單值銀多少，交清銀兩之後如何注銷，以免重復。

一、中國將上款所開銀數或用銀兩、或用海關會單，一經交清，大法國軍兵即時退出粵省。惟以軍兵及速退之便，中國欲將各會單或先期、或按次分明年號交出，在領事官署寄存亦無不可。

一、以上各款仍如各字樣列載和約章程內，一律無異。因此兩國欽差大臣畫押鈐印。

咸豐八年　月　日

降生後一千八百五十八年　月　日在直隸天津鈐用關防

續增條款

今大清國大皇帝、大法國大皇帝切願將兩國不協之處調和，以復舊好，是以大清國大皇帝特派欽差大臣和碩恭親王奕訢，大法國大皇帝特派內閣大學士世襲男爵葛羅爲欽差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彼此既將所奉便宜行事之上諭及欽奉全權之詔敕公同較閱查核，俱屬妥當後，即將所立條款開列於左：

一、大法國欽差大臣於己未年五月進京換約，行至大沽該處，武弁攔阻前進，大清國大皇帝甚爲悔惜。

一、大法國欽差大臣進京換約時或於途次、或在京師，大清官員俱以相宜欽差之優禮接待，俾得任便稱其職守。

一、從換約之日起，咸豐八年在天津所定之和約暨遺補之款，除現在所改之款外，即日均應一一施行。

一、己未年在天津所定遺補第四款內載中國賠補軍需銀二百萬兩茲已刪去，今復議定賠補銀共八

百萬兩，在此數內已收到去歲粵海關繳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零，其餘銀兩宜在中國各海關每年收稅銀若干按五分之一扣歸。其交銀之時，係三個月交一次，首次宜於咸豐十年八月十七日起，而於十一月二十日止。但所交之銀，或紋銀、或洋銀俱可，其銀應交法國駐扎中國之欽差大臣或所派之員亦可。但限定於十月十八日在津郡一盤現交銀五十萬兩。將來法國駐扎中國欽差大臣暨中國大臣各派委員會議定立如何交收銀兩、如何立定收單等件，再爲妥定。

一、中國今所賠補之銀本係爲軍需，又爲法國商人及所保護者在廣東省城所有行內物件被百姓或燒或劫，將來法國將此賠補之銀均公允分攤與被累之法國人，其銀扣一百萬兩派與法國民人及其所保護者，爲補其害或爲慰其苦，其餘皆抵軍費。

一、應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即頒示天下黎民，任各處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會合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拿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謀害奉天主教者之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塋墳、田土、房廊等件應賠還，交法國駐扎京師之欽差大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

一、從兩國大臣畫押蓋印之日爲起，直隸省之天津府尅日通商，與別口無異。再此續約，均應自畫押之日爲始立即施行，毋庸俟兩國御筆批准，猶如各字樣列載天津約內，一律遵守。如此，大法國水陸二軍俟在天津收銀五十萬兩，方能退出天津，屯占大沽、煙臺二口，待至中國將所賠之銀全數交清後，所有法國武弁占踞中國各地方均應退出境界，然任水陸各大將軍於天津扎兵過冬，而俟所定賠補之現銀給清後，則撤大軍，退出津郡。

一、戊午年所定原約互換之日，所有法國屯於舟山之軍立當出境。續約條所定應繳銀五十萬兩，繳清之日除統兵官暫駐天津過冬，諒不便即行撤兵外，應如第七款內所言，即駐津各軍亦應離城退至大沽炮臺、登州、北海、廣東省城各等處駐扎，俟續約所定賠補款八百萬兩全數繳清，以上各駐軍再當掃數撤歸。

一、亦戊午年定約互換以後，大清大皇帝允於即日降諭各省督撫大吏，以凡有華民情甘出口、或在法國所屬各處、或在外洋別地承工，俱准與法民立約爲憑，無論單身或願攜家眷，一併赴通商各口下法國船隻，毫無禁阻。該省大吏亦宜時與法國欽差大臣查照各口情形，會定章程，爲保全前項華工之意。

一、戊午年所定之約第二十二款內有錯載之字樣，即係凡船在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鈔銀五錢。現在議定，凡船在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鈔銀四錢；不及一百五十噸者，納銀一錢。嗣後法國船隻進口，俱按現在議定之數輸納。

右續約於北京妥定，華法兩國欽差全權大臣各畫押蓋印於降生

一千八百六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咸豐十年九月十二日

美國條款　即花旗

茲中華大清國與大亞美理駕合衆國因欲固存堅久眞誠友誼，明定公正確實規法，修訂友眭條約及太平和好貿易章程，以爲兩國日後遵守成規，爲此美舉，大清大皇帝特派欽差東閣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吏部尙書、鑲藍旗漢軍都統、便宜行事全權大臣桂花，大合衆國大伯理璽天德特派欽差、駐扎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列公同酌議，各將

所奉欽賜之權互相較閱，俱屬善當，所有議定條款臚列於左：

一、嗣後大清與大合衆兩國並其民人各皆照前和平友好，毋得或異，更不得互相欺凌。偶因小故而啓爭端，若他國有何不公輕藐之事，一經照知，必須相助，從中善爲調處，以示友誼關切。

一、俟大清大皇帝、大合衆國大伯理璽天德既得選舉國會、紳耆大臣議允，各將條約批准互易後，必須敬謹收藏。大合衆國當著首相恭藏大清大皇帝批准原冊於華盛頓都城，大清國當著內閣大學士恭藏大合衆國大伯理璽天德批准原冊於北京都城，則兩國之友誼歷久弗替矣。

一、條約各款必使兩國軍民人等盡得聞知，俾可遵守。大合衆國於批准互易後，立即宣布照例刊傳。大清國於批准互易後，亦即通諭都城，並著各省督撫一體頒行。

一、因欲堅立友誼，嗣後大合衆國駐扎中華之大臣任聽以平行之禮、信義之道，與大清內閣大學士文移交往，並得與兩廣、閩浙、兩江督撫一體公文往來，至照會京師內閣文件，或交以上各督撫照例代送，或交提塘驛站齎遞，均無不可。其照會公文加有印封者，必須謹愼齎遞，遇有咨照等件，內閣暨各督撫當酌量迅速照覆。

一、大合衆國大臣遇有要事，不論何時，應准到北京暫住，與內閣大學士或與派出平行大憲酌議關涉彼此利益事件，但每年不得逾一次。到京後迅速定議，不得耽延。往來應由海口，或由陸路，不可駕駛兵船進天津口，先行知照地方官派船迎接。若係小事，不得因有此條輕請到京。至上京，必須先行照會禮部，俾得備辦一切事款，往返護送，彼此以禮相待。寓京之日，按品預備公館，所有費用自備資斧。其跟從大合衆國欽差人等不得逾二十人之數，雇覓華民供役在外，到處不得帶貨貿易。

一、嗣後無論何時，倘中華大皇帝情願與別國或立約或爲別故，允准與衆友國欽差前往京師，到彼居住或久或暫，即毋庸再行計議。特許應准大合衆國欽差一律照辦，同沾此典。

一、嗣後中國大臣與大合衆國大臣公文往來，應照平行之禮用照會字樣。領事等官與中國地方官公文往來亦用照會字樣，申報大憲用申陳字樣。若平民稟報官憲，仍用稟呈字樣，均不得欺藐不恭，有傷友誼。至兩國均不得互相徵索禮物。

一、嗣後中國督撫與合衆國大臣會晤，或在公署，或在行轅，均須彼此酌定合宜之處，毋得藉端推辭。常事以移文往來，不可煩瑣會面。

一、大合衆國如有官船在通商海口游奕巡查，或爲保護貿易，或爲增廣才識，近至沿海各處，如有事故，該地方大員當與船中統領以平行禮儀相待，以示兩國和好之誼。如有采買食物、汲取淡水、或須修理等事，中國官員自當襄助購辦。遇有大合衆國船隻或因毀壞被劫，或雖未毀壞，而亦被劫被擄，及在大洋等處，應准大合衆國官船追捕盜賊，交地方官訊究懲辦。

一、大合衆國領事及管理貿易等官在中華議定所開各港居住保護貿易者，當與道臺、知府平行，遇有與中華地方官交涉事件，或公文往來，或會晤面商，務須兩得其平，即所用一切字樣體制亦應均照平行。如地方官及領事等官有侮慢欺藐各等情，准其彼此將委曲情由申訴本國各大憲，秉公查辦。該領事等官亦不得率意任性，致與中華官民動多牴牾。嗣後遇領事等官派到港口，大合衆國大臣即行照知該省督撫，當以優禮款接，致可行其職守之事。

一、大合衆國民人在中華安分貿易辦事者，當與中國人一體和好友愛，地方官必時加保護，務使身

家一切安全，不使受欺辱騷擾等事。倘其屋宇產業有被內地不法匪徒逞兇恐嚇焚毀侵害，一經領事官報明，地方官立當派撥兵役彈壓驅逐，並將匪徒查拿，按律重辦。倘華民與大合衆國人有爭鬥詞訟等案，華民歸中國官按律治罪，大合衆國人無論在岸上海面與華民欺侮騷擾、毀壞物件、歐傷損害一切非禮不合情事，應歸領事等官按本國例懲辦。至捉拿犯人以備質訊，或由本地方官、或由大合衆國官，均無不可。

一、大合衆國民人在通商各港口貿易，或久居內地、或暫住，均准其租賃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樓，並設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處，聽大合衆國人與內民公平議定租息，內民不得擅價掯勒。如無礙民居，不關方向，照例稅契用印外，地方官不得阻止，大合衆國人勿許強租硬占，務須各出情願，以昭公允。倘墳墓或被中國人毀掘，中國地方官嚴拿，照例治罪。其大合衆國人泊船寄居處所，商民水手人等只准在近地方行走，不准遠赴內地鄉村市鎮私行貿易，以期永久彼此相安。

一、大合衆國船隻在中國洋面遭風觸礁（原稿作『焦』）擱淺、遇盜，致有損壞等害者，該處地方官一經查知，即應設法拯救保護，並加撫恤，俾得駛至最近港口修理，並准其采買糧食，汲取淡水。倘商船有在中國所轄內洋被盜搶劫者，地方文武員弁一經聞報，即當嚴拿賊盜，照例治罪。起獲原贓，無論多寡，或交本人，或交領事官，俱可，但不得冒開失單。至中國地廣人稠，萬一正盜不能緝獲，或起贓不全，不得令中國賠還貨款。但若地方官通盜沾染，一經證明，行文大憲奏明，嚴行治罪，將該員家產查抄抵償。

一、大合衆國民人嗣後均照舉眷赴廣東之廣州、潮州，福建之廈門、福州、臺灣，浙江之寧波，江蘇

之上海，並嗣後與合衆國或他國定立條約准開各港口市鎮，在彼居住貿易，任其船隻裝載貨物，於以上所立各港互相往來。但該船隻不得駛赴沿海口岸及未開各港私行違法貿易。如有犯此禁令者，應將船隻貨物充公，歸中國入官。其有走私漏稅，或攜帶各項違禁貨物至中國者，聽中國地方官自行辦理治罪，大合衆國官民均不得稍有袒護。若別國船隻冒大合衆國旗號作不法貿易者，大合衆國自應設法禁止。

一、大合衆國民人在各港貿易者，除中國例禁不准攜帶進口出口之貨外，其餘各項貨物俱准任意販運往來買賣。所納稅餉惟照粘附在望廈所立條約例冊，除是別國按條約有何更改，即應一體均同。因大合衆國人所納之稅必須照中華至好之國一律辦理。

一、大合衆國船隻進通商各港口時，必將船牌等件呈交領事官轉報海關，即按牌上所載噸數輸納船鈔，每噸以方停四十官尺爲準。凡在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納銀四錢；不及一百五十噸者，每噸納銀一錢。凡船隻曾在本港納鈔，因貨未全銷，復載往別口出售；或因無回貨，須將空船或未滿載之船駛赴別港覓載者，領事官報明海關，將鈔已完納之處在紅牌上注明，並行文別口海關查照，俟該船進別口時止納貨稅，不輸船鈔，以免重徵。設立浮桴亮船，建造塔表亮樓，由通商各海口地方官會同領事官酌量辦理。

一、大合衆國船隻進口，准其雇用引水帶進，俟正項稅款全完，仍令帶出。並准雇覓廝役、買辦、工匠、水手，延請通事、司書及必須之人，並雇用內地艇隻，其工價若干，由該商民等自行定議，或由領事等官酌辦。

一、大合衆國船隻一經進口，即由海關酌派妥役隨船管押，或搭坐商船，或自雇艇隻，均聽其便。倘大合衆國民人有在船上不安本分，離船逃走至內地避匿者，一經領事官知照，中國地方官即派役訪查，拿送領事等官治罪。若有中國犯法民人逃至大合衆國人寓館及商船潛匿者，中國官查出，即行文領事官捉拿送回，均不得稍有庇匿。至大合衆國商民水手人等均歸領事等官隨時稽查約束。倘兩國人有倚強滋事，輕用火器傷人，致釀鬥殺重案，兩國官員均應執法嚴辦，不得稍有偏徇，致令衆心不服。

一、大合衆國商船進口，或船主、或貨主、或代辦商人，限二日之內將船牌貨單等件呈遞本國領事官收存。該領事及將船名人數及所載噸數貨色詳細開明，照會海關，方准領取牌照，開艙起貨。倘有未領牌照之先擅行起貨者，即罰□銀五百大圓，並將擅行卸運之貨一概歸中國入官。倘有商船進口，止起一分貨物者，按其所起一分貨物輸納稅餉，未起之貨均准其載往別口售賣。倘有進口並未開艙，即欲他往者，限二日之內即行出口，不得停留，亦不徵收稅餉船鈔，均俟到別口發售，再行照例輸納。倘進口貨船已逾二日之限，即須輸納船鈔。遇有領事等官不在港內，應准大合衆國船主商人託友國領事代爲料理，否則逕赴海關呈明，設法妥辦。

一、大合衆國商船販貨進口出口，均將起貨下貨日期呈報領事等官，由領事等官轉報海關，屆期委派官役與該船主、貨主或代辦商人等跟同秉公將貨物驗明，以便按例徵稅。若內有估價定稅之貨，或因議價高下不等、除皮多寡不齊，致有辯論，不能了結者，限該商於即日內稟報領事官，俾得通知海關會商酌奪。若稟報稽遲，即不爲准理。

一、大合衆國民人運貨進口，既經納清稅餉，倘有欲將已卸之貨運往別口售賣者，稟明領事官轉報

海關檢查貨稅底簿相符，委員驗明實系原包原貨並無拆動抽換情弊，即將某貨若干擔已完稅若干之處填入牌照，發該商收執，一面行文別口海關查照。俟該船進口查驗符合，即准開艙出售，免其重納稅餉。若有影射夾帶情事，經海關查出，罰貨入官。如大合衆國船隻運載外洋穀米進各港口者，若並未起卸，亦准其復運出口。

一、大合衆國船隻進口後方納船鈔，進口貨物於起貨時完稅，出口貨物於下貨時完稅。統俟稅鈔全完，由海關發給紅牌，然後領事官方給還船牌等件。所有稅銀由中國官設銀號代納，或以紋銀、或以洋銀，按時價折交，均無不可。倘有未經完稅，領事官先行發還船牌者，所欠稅鈔，當爲領事官自問。

一、大合衆國船隻停泊口內，如有貨物必須剝過別船者，應先呈明領事官轉報海關委員查驗確當，方准剝運。倘不稟明候驗批准，輒行剝運者，即將所剝之貨歸中國入官。

一、中國人有該欠合衆國人債項者，准其按例控追，一經領事官照知，地方官立即設法查究嚴追給領。倘合衆國人有該欠華民者，亦准由領事官知會討取，或直向領事官控追俱可，但兩國官員均不保償。

一、大合衆國官民延請中國各方士民人等教習各方語音並幫辦文墨事件，不論所請系何等之人，中國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撓陷害等情，並准其採買中國各項書籍。

一、大合衆國現與中國訂明和好各處通商港口，聽其船只往來貿易，倘日後另有別國與中國不和，中國止應禁阻不和之國不准來各口交易，其大合衆國人自往別國貿易，或販運其國之貨前來各口，中國應認明大合衆國旗號，便准入港。惟大合衆國商船不得私帶別國一兵進口，及聽受別國賄囑，換給

旗號，代爲運貨入口貿易。倘有犯此禁令，聽中國查出，充公入官。

一、大合衆國民人在中國通商各港口自因財產涉訟，由本國領事等官訊明辦理。若大合衆國民人在中國與別國貿易之人因事爭論者，應聽兩造查照各本國所立條約辦理，中國官員不得過問。

一、大合衆國民人因有要事向中國地方官辯訴，先稟明領事等官，查明稟內字句明順、事在情理者，即爲轉行地方官查辦。中國商民因有要事向領事等官辯訴者，准其一面稟地方官，一面到領事等官稟呈查辦。倘遇有中國人與大合衆國人因事相爭，不能以和平調處者，即須兩國官員查明公議察奪，更不得索取規費，並准請人到堂代傳，以免言語不通致受委曲。

一、耶穌基督聖教又名天主教，原爲勸人行善，凡欲人施諸己者，亦如是施於人。嗣後，所有安分傳教習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規安分傳習者，他人毋得騷擾。

一、現給兩國議定，嗣後大清朝有何惠政恩典利益施及他國或其商民，無論關涉船隻、海面、通商貿易、政事交往等事情，爲該國並其商民從來未沾，抑爲此條約所無者，亦當立准大合衆國官民一體均沾。

以上各款條約應由大清國大皇帝立賜批准，並限於一年之內由大合衆國大伯理璽天德既得選舉國會紳耆大臣議允批准，屆期互換。須至條約者：

大清國欽差吏部尚書便宜行事全權大臣花沙納

欽差東閣大學士便宜行事全權大臣桂良

大合衆國欽差駐扎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列衛廉

咸豐八年五月　日

大清大皇帝、大俄羅斯國自專主依木丕業拉托爾明定兩國和好之道及兩國利益之事，另立章程十二條。大清大皇帝欽差東閣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桂、吏部尚書鑲藍旗漢軍都統花爲全權大臣，大俄羅斯國自專主特簡承宣管帶東海官兵戰船副將軍御前大臣公普爲全權大臣。兩國大臣各承君命，詳細會議酌定十二條，永遵勿替。

一、大清大皇帝、大俄羅斯國自專主今將從前和好之道復立和約，嗣後兩國臣民不相殘害，不相侵奪，永遠保護，以固和好。

一、議將從前使臣進京之例酌要更正，嗣後兩國不必由薩那特衙門及理藩院行文，由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或逕行大清之軍機大臣或特派之大學士，往來照會俱按平等。設有緊要公文，遣使臣親送到京交部轉達軍機處。至俄國之全權大臣與大清之大學士及沿海之督撫往來照會，均按平等。兩國封疆大臣及駐扎官員往來照會，亦按平等。俄國酌定駐扎中華海口之全權大臣與中國地方大員及京師大臣往來照會，均照從前各外國總例辦理。遇有要事，俄國使臣或由恰克圖進京故道、或由就近海口預日行文，以便進京商辦。使臣及隨從人等迅速順路行走，沿途及京師公館派人妥爲預備，以上費用均由俄國經理，中國毋庸預備。

一、此後除兩國旱路於從前所定邊疆通商外，今議准由海路之上海、寧波、福州府、廈門、廣州府、臺灣、瓊州府等七處海口通商。若別國再有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國一律照辦。

一、嗣後陸路前定通商處所商人數目及所帶貨物並本銀多寡，不必示以限制海路通商章程。將所帶貨物呈單備查，拋錨寄碇一律給價，照定例上納稅課等事，俄國商船均照外國與中華通商總例辦理。如帶有違禁貨物，即將該商船所有貨物概行查抄入官。

一、俄國在中國通商海口設立領事官，爲查各海口駐扎商船居住規矩，再派兵船在彼停泊以資護持。領事官與地方官有事相會並行文之例，蓋天主堂住房並收存貨物房間，俄國與中國會議置買地畝及領事官責任應辦之事，皆照中國與外國所立通商總例辦理。

一、俄國兵商船隻如有在中國沿海地方損壞者，地方官立將被難之人及載物船隻救護，所救護之人及所有物件盡力設法送至附近俄國通商海口，或與俄國素好國之領事官所駐扎海口，或順便咨送到邊。其救護之公費，均由俄國賠還。俄國兵貨船隻在中國沿海地方遇有修理損壞及取甜水買食物者，准近中國附近未開之海口按市價公平買取，該地方官不可攔阻。

一、通商處所俄國與中國所屬之人若有事故，中國官員須與俄國領事官員或與代辦俄國事務之人會同辦理。

一、天主教原爲行善，嗣後中國於安分傳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凌虐，亦不可於安分之人禁其傳習。若俄國人有由通商處所進內地傳教者，領事官與內地沿海邊地方官按照定額查驗執照，果係良民，即行畫押放行，以便稽查。

一、中國與俄國將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邊界既定之後，登入地冊，繪爲地圖，立定憑據，俾兩國永無此疆彼界之爭。

一、俄國人習學中國滿漢文義居住京師者，酌改先時定限，不拘年分。如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國核准後，隨辦事官員逕回本國，再派人來京接替。所有駐京俄國之人一切費用，統由俄國付給，中國無庸出此項費用。駐京之人及恰克圖或各海口往來京城送遞公文各項人等路費，亦由俄國付給，中國地方官於伊等往來之時程途一切事務要妥速辦理。

一、爲整理俄國與中國往來行文及京城駐居俄國人之事宜，京城、恰克圖二處遇有往來公文，均由臺站迅速行走，以半月爲限，不得遲延耽誤。信函一並附寄，再運送應用物件，每屆三個月一次，一年之間分爲四次，照指明地方投遞，勿致舛錯。所有驛站費用，由俄國同中國各出一半，以免偏枯。

一、日後大清國若有重待外國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處，毋庸再議，即與俄國一律辦理施行。

以上十二條，自此次議定後，將所定和約繕寫二分，大清國聖主皇帝裁定、大俄羅斯國聖主皇帝裁定之後，將諭旨定立和書，限一年之內，兩國互交，永遠遵守，兩無違背。今將兩國和書用俄羅斯並清漢字體抄寫，專以清文爲主，由兩國欽差大臣手書花押，鈐用印信換交可也。所議條款，俱照中國清文辦理。

大清國欽差全權大臣大學士桂、尚書花

大俄羅斯國欽差全權大臣普

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伊云月初一日

咸豐八年五月初三日

俄國續增條款

照依前換和約擬定條款，大清國大皇帝與大俄羅斯國大皇帝詳細檢閱早年所立和約，現在議定數條以固兩國和好，貿易相助，及預防疑忌爭端，所以大清國欽派內大臣全權和碩恭親王奕訢，大俄羅斯國派出欽差內大臣伊格那替業福，付與全權，該大臣等各將本國欽派諭旨互閱後，會議酌定數條如左：

一、議定詳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瑪乙月十六日，即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愛輝城所立和約之第一條，遵照是年伊云月初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和約之第九條，此後兩國東界定爲由什勒喀額爾古納兩和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該江烏蘇里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羅斯國，其南邊地至烏蘇里河口所有地方屬中國。自烏蘇里河口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爲交界，其二河東之地屬俄羅斯國，二河西屬中國。自松阿察河之源兩國交界，逾興凱湖直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瑋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與圖們江之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且遵天津和約第九條議定，繪畫地圖，內以紅色分爲交界之地，上寫俄羅斯國阿巴瓦噶達耶熱皆伊亦喀拉瑪那倭怕啦薩士烏等字頭以便易詳閱。其地圖上必須兩國欽差大臣畫押鈐印爲據。上所言者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占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從立界牌之後，永無更改，並不侵占附近及他處之地。

一、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一千七百二十八

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齊桑淖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爲界。

一、嗣後交界遇有含混相疑之處，以上兩條所定之界作爲解證。至東邊自興凱湖至圖們江中間之地，西邊自沙賓達巴哈至浩罕中間之地，設立界牌之事，應如何定立交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在烏蘇里河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理。西界查勘，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所派大員等遵此約第一、第二條，將所指各交界作記繪圖，各書寫俄羅斯字二份、或滿州字或漢字二份，共四份。所作國記，該大員等畫押用印後，將俄羅斯字一份、或滿或漢字一份共二份，送俄羅斯收存；將俄羅斯字一份、或滿或漢字一份，送中國收存。互換此記文地圖，仍會同具文畫押用印，當爲補續此約之條。

一、此約第一條所定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交易，並不納稅，各處邊界官員護助商人按理貿易。其《愛輝和約》第二條之事，此次重復申明。

一、俄國商人除在恰克圖貿易外，其由恰克圖照舊到京，經過之庫倫、張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貨物，亦准行銷。庫倫准設領事官一員，酌帶數人，自行蓋房一所，在彼照料。其地基及房間若干，並餵養牲畜之地，應由庫倫辦事大臣酌核辦理。中國商人願往俄羅斯國內地行商亦可。俄羅斯國商人不拘年限往中國通商之區，一處往來人數通共不得過二百人。但須本國邊界官員給與路引，內寫明商人頭目名字、帶領人多少、前往某處貿易、並買賣所需及食物牲口等項，所有路費，由該商人自備。

一、試行貿易，喀什噶爾與伊犁、塔爾巴哈台一律辦理。在喀什噶爾，中國給與可蓋房屋、建造堆

房聖堂等地，以便俄羅斯國商人居住，並給與設立墳塋之地，並照伊犁、塔爾巴哈台，給與空曠之地一塊，以便牧放牲畜。以上應給各地數目，應行文喀什噶爾大臣酌核辦理。其俄國商人在喀什噶爾貿易物件，如被卡外之人進卡搶奪，中國一概不管。

一、俄羅斯國商人及中國商人至通商之處，准其隨便買賣，該處官員不必攔阻。兩國商人亦准其隨意往市肆鋪商零發買賣，互換貨物，或交現錢，或因相信賒賬俱可。居住兩國通商日期亦隨該商人之便，不必定限。

一、俄羅斯國商人在中國，中國商人在俄羅斯國，俱仗兩國扶持。俄羅斯國可以在通商之處設立領事官等，以便管理商人，並預防含混爭端。除伊犁、塔爾巴哈台二處外，即在喀什噶爾庫倫設立領事官。中國若欲在俄羅斯國京城或別處設立領事官，亦聽中國之便。兩國領事官各居本國所蓋房屋，如願租典通商處居人之房，亦任從其便，不必攔阻。兩國領事官及該地方官相交，俱照《天津和約》第二條平行。凡兩國商人遇有一切事件，兩國官員商辦。倘有犯罪之人，照《天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法律治罪。兩國商人遇有發賣及賒欠含混相爭大小事故，聽其自行擇人調處。俄國領事官與中國地方官止可幫同和解，其賒欠賬目不能代賠。兩國商人在通商之處，准其預定貨物代典鋪房等事，寫立字據，報之領事官處及該地方官署。遇有不按字據辦理之人，領事官及該地方官令其照依字據辦理，其不關買賣。若系爭訟之小事，領事官及該地方官會同查辦各治所屬之人之罪。俄羅斯國人私住中國人家，或逃往中國內地，中國官員照依領事官行文查找送回。中國人在俄羅斯國內地或私住或逃往，該地方官亦當照此辦理。若有殺人、搶奪、重傷、謀殺、故燒房屋等重案，查明係俄羅斯國人犯者，

將該犯送交本國按律治罪。係中國人犯者，或在犯事地方或在別處，俱聽中國按律治罪。遇有大小案件，領事官與地方官各辦各國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

一、現在買賣比前較大，且又新立交界，所以早年在尼布楚、恰克圖等處所立和約及歷年補續諸條，情形多有不同。兩國交界官員往來行文查辦，所起爭端，時勢亦不相合。所以從前一切和約有應更改之處，應另立新條如左。向來僅止庫倫辦事大臣與恰克圖固畢爾那托爾及西悉畢爾總督與伊犁將軍往來行文辦理邊界之事，自今此外擬增阿穆爾省及東海濱省固畢爾那托爾。遇有邊界事件，與黑龍江及吉林將軍往來行文。恰克圖之事，由恰克圖邊界廓米薩爾與恰克圖部員往來行文，俱按此約第八條規模。該將軍、總督等往來行文，俱按天津第二條和約彼此平等。且所行之文，若非所應辦者，一概不管。遇有邊界緊要之事，由東悉畢爾總督行文軍機處或理藩院辦理。

一、查辦邊界大小事件，俱照此約第八條由邊界官員會同查辦。其審訊兩國所屬之人，俱照《天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法律治罪。遇有牲畜或自逸越邊界、或被誘取，該處官員一經接得照會，即行派人尋找，並將蹤迹示知卡倫官兵。其係逸越尋獲者，或係被搶，查出牲畜，俱依照會之數將所失之物尋獲，立即送還。如無原物，即照例計贓定罪，不管賠償。如有越邊逃人，一經接得照會，即設法查找，找獲時送交近處邊界官員，並將逃人所有物件一並送回。其緣何逃走之處，由該國官員自行審辦。解送時，沿途給與飲食，如無衣給衣，不可任令兵丁將其凌虐。如尚未接得照會，查獲越邊之人亦即照此辦理。

一、兩國邊界大臣彼此行文交官員轉送，必有回投。東悉畢爾總督、恰克圖固畢爾那托爾行文，送

交恰克圖廓米薩爾轉送部員；庫倫辦事大臣行文，即交部員轉送恰克圖廓米薩爾；阿穆爾省固畢爾那托爾行文，送交愛輝城副都統轉送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行文，亦送交該副都統轉送東海濱省。固畢爾那托爾與吉林將軍彼此行文，俱托烏蘇里琿春地方卡倫官員轉送；西悉畢爾總督與伊犁將軍行文，送交伊犁俄羅斯領事官轉送。遇有重大緊要事件，必須有人傳述東、西悉畢爾總督，固畢爾那托爾等庫倫辦事大臣、黑龍江、吉林、伊犁等處將軍行文，交俄羅斯國可靠之員亦可。

一、按照《天津和約》第十一條，由恰克圖至北京因公事送書信及物件，往返限期開列於後：書信每月一次，物件箱子自恰克圖至北京每兩個月一次，自北京往恰克圖三個月一次。送書信限期二十日，送箱子限期四十日。每次箱子數目至多不得過二十隻，每隻分兩至重不得過中國一百二十斤之數。所送之信，必須當日傳送，不得耽延，如遇事故，嚴行查辦。由恰克圖往北京，或由北京往恰克圖送書信物件之人，必須由庫倫行走到領事官公所。如有送交該領事官等書信物件，即便留下。如該領事官等有書信物件，亦即帶送。送箱隻時開寫清單，自恰克圖及庫倫，知照庫倫辦事大臣；自北京送時，報知理藩院。單上注明何時起程、箱隻數目、分兩多少及每箱分兩於封皮上，按俄羅斯字繙出蒙古字或漢字，寫明分兩數碼。若商人爲買賣之事送書信物箱，願自行雇人，另立行規，准其預先報明該處長官，允行後照辦，以免官出花費。

一、大俄羅斯國總理各外國事務大臣與大清國軍機處互相行文，或東悉畢爾總督與軍機處及理藩院行文，此次公文照例按站解送，並不拘前定項時日。亦可設有重要事件，恐有耽誤，即交俄國可靠之員速送。大俄羅斯國欽差大臣居住北京時，遇有緊要書信，亦由俄國自行派員解送。該差派送文之人

行至何處，不可使其耽延等候。所派送文之員，必係俄羅斯國人。派員之事，在恰克圖由廓米薩爾前一日報明部員，在北京由俄羅斯館前一日報明兵部。

一、日後如所定陸路通商之事，內設有彼此不便之處，由東悉畢爾總督會同中國邊界大臣酌商，仍遵此次議定章程辦理，不得節外生枝。至天津所定和約第十二條，亦應照舊，勿再更張。

一、會同商定後，大清國欽派大臣將此約條規原文譯出漢字，畫押用印，交付大俄羅斯國欽差大臣一份。大俄羅斯國欽差內大臣亦將此條規原文譯出漢字，畫押用印，交付大清國欽派大臣一份。此次條款從兩國欽差大臣互換之日起，與《天津和約》一體永遵勿替。兩國大皇帝互換和約後，各將此和約原文曉諭各處應辦事件地方。

大清國欽派全權內大臣和碩恭親王

大俄羅斯國欽差全〔原稿作『大』〕權內大臣伊

咸豐十年十月初二日

一千八百六十年諾雅卜爾月初二日

三略彙編卷五

會匪記略

上邑瀕海之區，南通閩、粵，北達遼左，商賈雲集，帆檣如織，素號五方雜處。自道光壬寅復通西南洋，諸商於小東門外營造房屋，開設洋行，番舶往來，百貨充塞，咸謂海東利藪，於是四方謀利者集焉。居民多客籍，而風俗爲之漸移。善運籌者，豪奴黠隸皆多致富，人心尚利而好賈，衣食之欲，恣所華美。海濱一隅，其浮靡繁富，幾埒都會，識者隱憂，固有不可言者。繼而洋商日盛，租地日廣，所雇通事、工人，大都閩、廣流民，依勢橫行，當事無敢嚴詰。

匪類日聚日多，致有私立小刀會名目。入其會者，給白布一方，上印八角圖樣，中書篆字，四旁雜以俚語，圖外遍書七言句一百五字，上注福建、廣東、雲南、湖廣、浙江爲五房。據云此圖係粵逆洪秀全所造，傳自金陵，結會拜盟者咸稱兄弟，出入各佩短刀。始皆閩、廣匪徒，繼則南京、浙寧、江北各爲一幫。土匪又有朱月峰、沈紹等，嘯聚凶黨，煽〔原稿作『煸』〕惑鄉愚，復稱塘橋幫、廟幫、百龍黨諸名號。初不過聚黨成群，索詐鋪戶，見民不敢訟，官不爲捕，遂明目張膽，無所忌憚，甚至白日持刀，搶劫行旅，

浦灘上落貨物，任意擄取。商船船主及耆舵等人上岸，亦被擄去，逼令持銀以贖。

有閩人李仙雲者，亦匪黨也，年近六旬，身短微鬚，充興化會館主，出入乘輿，擁衆自衛，當事者畏甚。各牙行商號每有貨物到埠，必先納銀與李處，上岸時始免擄搶。咸豐癸丑春，粵逆陷金陵，揚州、鎮江等處相繼失守，蘇、常告警，匪徒蠢蠢思動。知縣姚暉第年少懦弱，聞南京陷，駕一葉舟，飄然而去，不知所向。

先是，有候補縣袁祖德爲姚令幫辦，上憲即令袁公攝縣事。時向軍門榮援兵至常州，督令水師由小河口迎頭截擊，大獲勝仗，蘇、松諸郡得以稍定，民心漸安，遷避者陸續搬回。時處處無防兵，長吏議辦民團，招鄉勇，作守禦計。遂諭飭各鄉堡設局團練，令民捐民辦，各守村鎮。不知民團祇可張虛聲，杜奸細，追敗賊，緩急固不足恃。且所諭團董，皆平日武斷之徒，爲鄉里所切齒，安望其有濟。所募之勇，又半爲地方之無賴，半屬失業流民，由官日給工食，並不操演技勇，又不分守巡查，日集茶坊酒肆，聚賭吸煙。故時有效《陋室銘》句云：『號衣二片白，煙鋪一燈青，可以沽美酒，談拳經。無胡笳之亂耳，無戰鬥之勞形。』蓋言其安逸也。

大東門外紫霞殿所集之勇，與城內道署後地藏庵勇互相鬥毆，紫霞殿勇目潘小錦、張漢賓等帶領多人，各執器械，從城牆直至庵前。蓋庵在城邊，與城垣僅隔一二丈。一躍而下，數十人同時登屋，亂拋屋瓦，蜂擁齊入。庵內之勇猝不爲備，驟聞喊聲大舉，駭極亂竄，越牆而走，跳入道署。地近上房，署中婦女疑爲盜，狂奔呼救。巡道吳健彰立命捆縛送縣，並飭縣務獲城外之勇，嚴刑究辦。

旋獲潘小錦一犯，年約二十餘歲，身甚短小，供稱原籍南京，父某向爲長隨，伊名錦三，因幼時短

小，人咸呼爲小錦子，與庵勇口角，遂致鬥毆。袁公緣所招之勇每多滋事，欲以嚴刑警衆，遂笞三千，又以藤條鞭背數百。繼獲張漢賓至。張係本地人，面闊身偉，年亦二十餘。袁公怒甚，立命笞二千。未及半，天已昏黑，因欲往道轅稟復，不及再問，即令囚入立籠，置大堂檐際。籠略高於肩，首出籠外，四圍繞以木柵，項際加枷，足尖着底僅數分。且時當五月中旬，天氣炎熱，曝之日中一二日，必致斃命。其黨往求團董某，某夜進縣署，謂募勇滋事，當枷號於犯事地方，使各勇皆有所警，袁公以爲然。越日，遂扛至紫霞殿前，其黨乃以木板入籠，使之可坐。某董復進言，謂二人罪不致死，今杖傷將殆，衆勇生言欲散，可緩之，使衆心感服。袁公乃釋出籠，鎖署前石上。

先是，有鄉民犯案，屢提不到，縣役某誘獲之。六月初一日，鄉人聚衆入城，至某役家。役固黠，預集團勇，露刃以待，並架炮作轟擊狀。鄉人不敢入，遂至縣署，毀班房。袁公出堂理諭，腰受棒傷。參將聞報，飛騎彈壓，衆始散去，潘、張二人亦乘間脱遁。

六門本有巡兵分守，七月間，忽有百龍黨匪徒同時盡將巡兵器械擄去，兵皆無敢與爭。武弁擬出資賠補，旋匪衆仍將器械交還，曰：『勿慮，借一用耳。』蓋逆謀將發，欲嘗試弁兵之強弱也。是時亂機已動，逆迹顯露，當事尚以速變爲慮而羈縻之。蘇松太道吴健彰籍隸廣東，饒於財，以納粟得官，粤人恃鄉誼，多不法，終姑息不坐，且廣招潮勇以自衛，悍者日給洋數十員，不知皆賊黨也。

八月初三日，青浦土匪周列春陷嘉定。初四日，道路紛紛，有遷徙出城者，有聚而私語者，至夜不絶。肆中紅布買之一空，聞逆黨以紅巾爲號，即欲起事。

初五日黎明，有閩、廣匪徒百人，首裹紅布，各持器械，從小東門、北門而進，直入縣治，殺知縣袁祖

德，縱獄囚，劫倉庫，旋入道署擄其輜重，挾巡道吳健彰至西城廣東會館（即今參鎮署），欲吳共事，不從，閉於室。復毀參鎮署及海防署。海防同知署松江府事藍蔚雯、提右營參將周震豫易服雜百姓中，潛出西門而逸。兵弁一時潰散，所募之勇多倒戈從賊。逆黨四散街頭，六門洞開，不禁出入。

越日，始知賊首爲劉麗川。劉亦粵人，年約三十餘歲，面蒼骨立，嗜鴉片，曾爲絲茶棧夥，後失業，多聚無賴，窩藏逆黨悍賊。又有閩人陳阿林、林阿福、陳阿六、李仙雲等，粵人則李少卿（即李紹熙）、李爽軒，平素皆賣煙聚賭，刁悍不法，廣結羽黨，無籍流民多附之。然群猾入城時，初無主使，志在擄搶。既戕官劫庫，知罪無可逃，遂推劉逆爲首，思擁衆據城。時閉東、西、北三門，餘皆分賊看守，而道路三五成群，作巡哨之狀。

同日，寶山土匪彭王廟黨（即廟幫）合嘉定賊陷寶山。寶山本有駐防參將，適舊任已去，新任未至，以守備代理，時適云巡海去。賊入，知縣以下皆遁。

初六日，邑人徐渭仁殮袁公屍。袁字又村，浙之錢塘人，隨園太史孫也。署豢五犬，哀鳴棺隅，環守勿去，旬日不食死，人咸議之，瘞箭道中。提右營守備李大鈞，亦於是日自縊死。

賊以綢縐扎額，垂於背，以長爲勝，甚有至踵者。色貴黃，紅白次之。袍服咸取梨園中物，有冠烏紗、服絳袍而穿草履者，有裸體而著皂靴者。潘小錦戴虎頭帽，束虎皮裙，持筆撚抓，號『飛虎將軍』。其僞示、僞印信、僞職尤詭陋。初謂戕令者係潘逆，實皆閩、廣匪徒也。潘脫遁匿於鄉，越三日始乘騎入西門。

初八日，百龍黨朱月峰、沈紹等引廣匪數十人攻南匯。百龍黨人南邑殆半，犯城時尚無器械，皆削

竹爲矛。南匯營本有都司、守備，變時亦皆巡海去，營兵多應調，存者率老弱。當上海陷時，有邑豪數輩望風吐款，陰致書與賊，倡假道之說，謂無滋擾，城中人皆信之，故卒無備。是晚，賊衆抵城，質明城陷。民間糧食財物堆積如山，悉爲賊有。守備署尚貯硝磺數千觔，槍炮器械失無算。知縣章惠聞賊入城，具衣冠坐堂皇俟，賊至，不敢犯，邏守之，公遂不食。越二日，群賊強之食，並進酒，欲污以僞職，公不語，乾杯酒，托更衣，急起入室自縊死，賊目盧某如禮殮焉。章公字可元，浙之紹興人，操守廉潔，長於治獄，囊固空，死後檢其笥，惟典票數十張。公初聞上海警，復典衣得百金，付營官作犒軍資，匿不給。

賊復陷川沙，同知及參、守等員皆遁。巡道吳健彰初爲賊所擄，其家丁某懷刃守護者旬日，繼賄夷得拔，失去道印及關防印，某復入竊得之。某固與賊有鄉誼，出入無所禁。越日又入，爲賊所覺，執之，殺於演武場，此賊殺人始也。

十五日，青浦陷。

十八日，嘉定賊犯太倉，州牧蔡映斗所募之勇聞賊至，咸去號衣匿房中。賊長驅入城，至州署，署中設一炮，守炮者欲燃炮而走。賊皆烏合，從未經戰陣，一聞炮聲，皆驚惶鼠竄。民房中勇見賊潰散，疑爲署中之勇擊敗，遂吶喊相助。賊爭逃出城，自相踐踏，死者甚衆。時嘉定令丁國恩赴省請兵適至，乘勢追殺，賊衆逃回，丁國恩等遂圍攻嘉定。

二十日，嘉定克復。寶山賊見嘉定勢危，即搬運財物下船，晚宿舟中。守備景又春曾任寶山，乃於鄉間集其舊卒，乘夜截之，寶山亦復。青浦城陷時，文武官皆遠逸，惟田三司巡檢署在朱家角鎮，賊尚

未至，巡司即赴省請兵，撫軍撥川兵五百名，即令協同剿辦。兵至西門，賊閉城拒，遂積薪於門而焚之。門燬，官軍蜂擁入，賊開北門而遁，首逆周列春云爲亂軍所殺。

二十一日，官兵入青浦，縱火大燒民房。

時藍守回郡，統兵將至上海，先有密揭入城，賊見之狂窘。繼聞青、嘉克復，皆膽落欲遁。僞都督李某，閩人也，其先世在滬貿易起家，某素不法，據云係首先倡亂者。初意惟圖搶掠，既戕官劫獄，知罪不可掩，身雖爲盜而心甚怯。及聞大兵將至，乃於二十四日晚席卷而去。

二十五日，賊閉城固守，並以土塡塞大小南門。二十七日，署松江府事藍蔚雯、浙江候補同知仲孫懋等統兵船由浦江抵申，乘銳攻擊，炮發百餘門，鉛丸如雨，飛入城中，群賊驚惶失措，拋戈遍地，潛匿民房者甚衆。城上雖設炮位，皆戰慄不敢燃，賊言能開一炮者，給洋四元。是時，土匪多散逸，賊勢不支，皆相對而泣。或有勸賊開門納降者，惟潘、朱二賊持之，閩、廣匪徒遂死拒。時已薄暮，我軍收隊，賊即拆女牆，排炮位，作固守計，復出重資募炮手。後應募教賊施炮者，皆舊時之兵弁也。

南邑諸生顧祖金、義勇王茂賢、胡慶全等聞大兵圍上海，遂集民團攻南匯，克之，斬首百五十餘級。初，顧與胡本仇家，迫於勢，顧出重金弭之，遂與共事。

先是，有浙之餘姚人在海灘種芋，久益衆，每占民地，王茂賢等乘衆未散，遂驅之。餘姚人竄上海投賊，劉逆納之，賊勢復振。

九月初三日，官軍攻小南門，不克。

十九日，前蘇太道吳健彰雇廣艇，泊浦江，縱火燒小東門外羊毛衖福建街賊巢，延燒民房千餘間。

時藍守統提標兵扎營於南門外龍華鎮，仲孫懋帶勇駐北門外新閘，出示曉諭，不論軍民人等，能擒一賊來獻者，賞洋二十員。有土棍木關刀，有女號小關刀，素與無賴往來，故入小刀會者咸識之。時有匪徒潛出窺探，關刀利其賞，恆陰示游兵擒送，匪啣之。初八日，爲賊所執，殺於西城九畝地。邇時賊未善操刀，連砍數刀，其喉不斷，匍匐草際，慘呼至明晚始死。

火輪船抵浦，夜必放水，其聲如雷鳴。賊於睡夢中驚起，遍問何聲，或曰是謂地龍叫，主不祥，宜禮送之。潘小錦率其黨，備牲禮，週城送之，竟夜喧呶不絕。

十月初五日，江蘇巡撫許乃釗、江蘇候補道署按察使吉爾杭阿等統大兵至滬，營北門外，浙江防剿局勇遷營南門外陸家浜一帶。賊見官軍日集，防守益嚴，緊閉六門，出入盤詰。有邑人江慶禔懷書出城，爲賊所獲，將搜其身，江情急，吞書入腹，賊疑其洩城中事，遂剖腹出書。

時賊搜刮民資，擄糧食，城中富室慮身家，咸傾囊以濟，甚有日納銀千兩者。已逃出者，捕其守戶之人，加以酷刑，必使運銀進城輸捐乃釋。粵人李爽軒總其事，僞稱總府。

二十日，李賊乘醉出城，爲防剿局勇殺於演武場，碎其尸。

十一月十八日，嘉應州賊目李紹熙出降，給六品銜，令軍前效力。

先是，縣役李某爲潘小錦所獲，欲殺之。李與紹熙善，乞其救援。紹熙曰：『汝欲生，須拜盟入會，始可免。』李從之，旋即逃出，投防剿局充勇目，遂約紹熙出降。李紹熙言於中丞曰：『城中皆思反正，可撫之。』中丞因令投效。已革知府謝繼超偕武弁三人，以賊目謝安邦爲引進，入城說降。劉賊不能決，林賊持之，越宿，賊殺四人於邑廟西園。

二十三日，我軍分頭進擊，陸兵攻南路，水勇攻東路，自午至未，攻甚力，賊多逃竄，小東門幾破。適劉、林兩賊在夷場，聞警歸，見群賊紛紛竄逸，不能禁止。劉逆涕泣跪地，曰：『城破，我死何惜，恐衆兄弟亦不能保。』言已，即欲跳入火中，賊目挽救，其下始定。

時有逃出之賊，駕小舟欲投浦東，見艇船數十號泊岸，每船僅有一、二人，蓋我水軍之登陸者。賊知無兵，以火擲之，一船藏火藥十餘桶，即時火發。官軍回兵急救，賊乘勢沖出，互有殺傷。

賊首陳阿六，亦嘉應州人，見李紹熙投誠授職，遂函通紹熙，願爲內應。十二月初三日，李紹熙覆書入城，爲劉賊所得，盡殺嘉應州黨二百餘人。陳孑身越城而逃，至法華鎮，爲巡兵所獲，送松江，訊係倡亂逆酋，投誠無據，遂伏法。

十三日三鼓，官軍以車輪炮及噴筒火箭乘夜攻城，勢甚猛，城內篷帳盡燃。匪徒無措，惟拆城磚亂擲，冒煙突火，抵死抗拒。天微明，我兵收隊。是役也，以降賊爲前鋒，故得其死力。

四年正月，我軍於西城開掘地道，至城根下，藏火藥，以火繩通之。初九日酉刻，轟發，城崩四五丈，兵勇從城陷處入，至九畝地，因後應兵不至，遂退。大營所募勇有善能踴跳者，恆於黑夜登城殺賊，取首而去。或於昏夜，在城邊故作幺喝，賺賊窺探，伏火槍於蘆葦間擊之。賊嘗於雪夜遙見城外蔓草中有二毛物，一黑一白，在雪地東西跳躍，群賊互相稱異，咸來探看，愈聚愈多。不意蘆岸上槍炮聚發，斃賊甚衆，不知毛物係我軍反穿皮襖往來跳舞以誘賊也。

三月二十九日，賊擄財物，自相攻殺於邑廟會，斗勢洶洶，儼如對陣。咸謂賊內變，城可破矣。而邑人某爲之跪勸，乃解。劉逆賄通洋商花旗國人，引賊突衝大營，我兵多散逸。

四月初，賊令搜民間十四、五歲童子，將練兵，文弱讀書者不用。時城中同仁堂司事未去者，乃延寒士給館穀，多設義塾，廣招諸童入學，保全甚衆。又有寡苦年老婦女無從覓食者，給錢令作紙鏹，堂中出資收買，並收人家祖先遺像及店鋪招牌、破書、字紙，使貧民不至凍餒以死，賴此得生者不知凡幾。

二十九日卯刻，小南門地轟聚發，斃賊多名。初，我軍之挖地道，賊賂鄉民暗中報信。後官兵雲集，奸民不能近城，賊遂沿城滿布鐵釘，堆亂石，以防我軍深夜竊掘也。時川、南、青、嘉等處次第克復，惟上海相持一載有餘而不能下，蓋上邑之兵雖多皆屬客兵，不能用命。且勇多兵少，有臨陣而與賊通鄉語者，有以槍炮而仰放者，此兵多而反爲所累也。況有閩、廣悍賊之不畏死，泰西各國之利其財，而暗通接濟，忽順忽逆，阻撓其間。自邑城失陷，城外皆罷市，而夷場貿易一如平時。西人使兩人守洋涇橋，賊欲過橋，不准持械，兵勇至夷場亦然，故兵與賊遇於夷場，彼此不敢相犯。

夏六月，巡撫許乃釗罷，以按察使吉爾杭阿統師剿賊，旋授江蘇巡撫。賊皆烏合，見官軍勢日盛，漸多逃散，劉賊不能禁，乃托言跳馬求神。神傳一符，令各匪佩之，炮火不能傷。

六月十八日夜四鼓，群賊蜂擁出城，欲衝我北營，兵勇併力禦之，賊大潰。賊酋林阿福最梟勇，臨敵必前驅，左腿受槍傷，敗逃入城。後隊爲官軍追殺，至北門，已閉，至西門，亦閉，復至南門，號泣呼救。欲扒城而進，沿濠釘石密布，不能近，盡殲之。自後賊堅守不出，我軍於南城作地轟三處。六月二十九日黎明發一轟，斃賊數十人，城崩四五丈。賊衆登城守禦，轟繼發，勢愈猛，震坍民房無數。城上賊如飛鳥，磚石似雨下，城陷十餘丈。煙焰尚熾，副將清長冒火登城，爲賊炮破腦，歿於陣。是役雖未奏全功，而閩、廣賊死者甚衆，群匪喪膽矣。

七月，賊勢日蹙，逃者紛紛，賊於城中各巷設立木柵，拆毀民房，掘地爲濠，復作土城。潘小錦黨多土匪，逃者益衆，乃令群賊剪去綹髮，又令百姓蓄髮，否則殺。劉逆自知必死，薙髮入耶穌教，冀西人之援也。

九月，西人見賊財盡勢衰，城將破，乃於洋涇浜一帶立柵禁往來，城內糧食菜蔬皆絕，然猶有鄉民自閘北冒險至城根叫賣者。城上難民蟻聚，以筐吊物上城，物價之貴，何至十倍，難民益苦。

十月，西人柵禁日嚴，匪徒守城日緊，賊糧告匱，每人食米日不過十兩，民間搜掠一空。貧苦之家以糠粞煮粥，雜以野草食之。

十一月，城中油燭俱絕。

初，賊守城，夜燃燈萬盞，望如列星，後僅寥寥數點若燐火，二十以後絕無光焰矣。城中民久無油，以寺廟廢蠟熬之，每兩亦需二、三十文。至二十四、五等日，廢燭亦盡，忽有寧波人擔油出賣，每兩索價三十六文，人爭買之。其色甚清，點燈極明，惟時發爆，煮食野草則味美而肥。據云狗油，後知其係人脂熬就也。

撫軍因洋涇浜以北荒僻，且地近夷場，未便駐兵，每有奸民暗濟賊糧，遂諭令翰林院庶吉士張廷學、捐納花翎候選道楊坊會同嘉定縣知縣吳煦等設法斷其接濟。楊坊本洋行夥，因以致富，素與西人聲氣相通。乃商之法蘭西提督辣呃爾、英吉利領事阿利國，允讓馬路，聽憑官兵築堵扎營。遂於陳家木橋直至西門，晝夜趕作牆垣以困之。

十月十八日，西人同浙江帶勇同知銜胡湄由北門登城釘炮門，驅走守城賊。官軍繼上，大開北門，

兵勇縱火燒穿心街積善寺賊巢。兵至北香花橋，逆酋陳阿林聞警，帶領廣匪至北門，捨命抵拒，胡湄中槍陣亡，我軍旋即退出。時陳家木橋牆垣工竣，西兵助守。

十二月初八日，我軍移營進逼，圍城甚密，內外水息不通。城中糧食久乏，初米價每斤四、五百文，至此而顆粒無有矣。賊殺牛馬以食，民食樹皮草根俱盡，掘浜內蝤蛑，及以箱籠釘、鞋底舊皮煮食，懸梁投井而死者甚衆。撫軍有出城免死之令，被困難民捨命跳城，或從炮洞中鑽出，日以千計，賊不能禁，擁擠踐踏跌撲死傷者不計其數。

二十日卯刻，賊於小東門以南縋城而下者數百人，在郎家橋一帶放火焚燒民房，欲乘勢衝南營而遁。另賊百餘從大東門出，抄我南營兵勇之後。經湖北糧道金安清、金華府知府石景芬等合力剿殺，斃紅衣賊目四名，餘賊遁回。

二十三日午刻，該逆從西南縋下數百人，直望斜橋而來，意欲衝三官堂營盤。翰林院檢討張脩府、吳淞營守備景又春等奮力迎擊，參將魯占鰲率兵勇抄截其後，賊望西敗逃。

二十四日，賊扮難民爲前隊，由大、小東門分路而出，約有千餘人，直撲荷花池、小九華、王家碼頭、裏倉橋等處炮臺。前嘉定知縣丁國恩會同總兵虎嵩林等並力擊殺。賊又竄龍王廟、郎家橋，縱火燒房屋。金安清督率勇頭黃載清、游擊余允祥等分兵環擊，斃賊多名。該逆復於城上縋下數百人，直竄浦灘，守備馬清發沿岸追殺。浙江釣船數十號，停泊浦江，連環開放大炮，斃賊前隊，餘匪四散奔竄，隨處放火，轉撲浙營。我兵冒煙突火，分頭剿殺，賊衆旋拒旋退。

又越一晝夜，至二十六日寅刻，始退入城。蓋是時官軍攻圍日迫，賊糧既絕，外無援兵，勢不能支。

賊目潘小錦欲作背城之戰，縋城而下，使群賊無反顧，敗則閉關不納，故相持至四晝夜。然賊無鬥志，遇兵勇即潰散，甚有棄械而引頸受刃者。

二十八日，天微明，有賊三、四百人由正西、西北二路縋城而下，循城往北，竄至陳家木橋，直撲新築圍牆。江寧知府劉存厚、主事鄭濟美、督標右營參將富安等槍炮齊發，斃賊前驅。賊復折而西，撲守備向奎營盤。我軍開放大炮，參將魯占鰲、游擊吳世斌等馳往接應，都司汪墉亦出隊助擊，並力衝殺，擒獲僞將軍林阿朋，餘匪奔回西門。

三十日亥刻，小南門地轟舉發，崩城二丈餘。蘇州營守備翁廷魁、勇目黃載清、夏寶慶等佈梯上城，燒城上帳篷，砍開木柵，斬賊數名，生擒著名賊目僞二大王陳阿太。賊衆蜂擁上城，以噴筒火箭拼命抵拒，翁廷魁胸受槍傷，我軍陣亡者十餘人，受傷者三十餘人。是晚三鼓，悍賊陳阿林、潘小錦等潛出小東門，由夷場遁去。

五年正月初一日子刻，逆首劉麗川帶賊黨百餘人，乘官軍無備，出西門而遁。至申刻，城中有人投大營報信，始知悍賊盡皆逃逸。傍晚，官軍排齊隊伍，繞城探望，城上並不施放槍炮。撫軍令開炮擊城，城中亦不見動靜，然猶不敢遽入。酉刻，連接數信，知城中已空，遂於亥刻令金安清、石景芬、丁國恩督飭勇目黃載清、華天祿、李恆嵩等從西門之北佈梯而入，守備景又春等帶勇由城缺處扒進，縱火大燒賊巢，東南一帶民房焚毀殆盡，火一日夜不熄。搜獲賊目謝安邦、僞副元帥陳芝、賊酋李仙雲、僞籌防局主夏祖望、僞將軍吳進、僞女將周立春之女周秀成、僞軍師吳燮堂、僞先鋒譚伏生、林阿鳴、包得勝、僞師帥余得順、僞太醫院蕭奎等，以上數賊雖僞稱將帥，皆非刁悍巨猾者，無處逃遁，故被搜獲。官

軍入城，僅殺三四人，遂釋放被賊囚禁之千總顧清泰、額外李雲龍。

首逆劉麗川夜半逃至小閘橋地方，冒稱松江兵呼渡。守渡者以黑夜莫辨，不渡，賊即施放火槍，鄉民鳴鑼聚衆，賊懼而遁。至虹橋，天已微明，適遇總兵虎嵩林所部川、貴及廣西兵勇迎頭擊殺。知縣孫豐亦至，並力攻剿，賊不敢拒敵。廣西城守營兵丁賀大勝、廣西後營兵丁韋友瑤遂將劉逆斬首。官軍盡戮餘匪，並搜獲『招討大元帥』及『受命貴天』僞印二顆。劉逆首級，撫軍令久在城中之監生徐渭仁、投營賊目李紹熙認明屬實，令具切結，傳示各營。復城後，兵勇分頭搜捕餘孽。

僞常勝將軍徐耀。耀本嘉定土匪，經縣拿獲，爲周列春劫回，隨同周列春陷嘉、寶、川、南等處。迨嘉定克復，逃入上海，破城時，耀同餘黨扮作鄉民，出小東門而遁，爲吳煦、蔣銓等所獲。僞客帥朱玉山係廣東東莞縣滋事首逆，潛逃來滬，同其黨出大東門，以木扎筏順流東渡，爲勇目余火擒斬。監生郭文志及附近民團拿獲賊目蔡三冬、周隴林、馬阿泳等數名。龍華、七寶、泗涇等處紳士團勇斬獲匪徒一百三十餘名。南匯克復時投入城中之餘姚人一百五十餘名，逃至夷場，爲西人所獲，送至大營，經蘇州府遺缺知府袁芳瑛等逐一訊明，凌遲梟示。又有著名賊目朱月峰、李財隆等，前經勢窮投出，分撥各營看管，亦同時斬首。

劉逆之變，事起倉猝，百姓陷於城中者甚衆。諸生曹樹庭、倪福禳病卧牖下，聞變驚死。賊踞城一十八月，城中男子死者共六十一人，婦女一十八名。

初三日，撫軍入城，至郁泰峰家，責其在城濟匪，聲色俱厲，勒令捐銀二十萬兩，飭交道縣修學宮、各衙署及一切善後事宜。惟著名巨逆陳阿林、潘小錦子二犯在逃未獲。訊現獲之犯，據稱陳逆賂洋

商，航海而遁。旋接探報言，陳逆當日逃至洋涇浜華記洋行內藏匿，迨與華記行主士戛搭坐商船行抵香港，士戛復爲另雇火輪船往新嘉坡而去。查陳逆籍隸福建，向充洋行喂馬之役，故與西人熟識。當經署蘇松太道藍蔚文照會英國領事阿利國查拿，西人許而不報，該逆竟得漏網云。

當粵逆之陷金陵也，江南全省震動，百姓惶惶，朝不保夕。迨向軍門榮調集各路官軍，駐常州援剿，日需餉金鉅萬，蘇撫憲飭府扎縣籌備大營軍餉，袁邑尊設局於邑之蕊珠書院，延請邑紳共事。余以病辭，不允，勉從，在局與曹樹珊廣文同司冊籍。袁公並諭各鋪段董遍書富戶，雖小本經營而稍有蓄積者無不與焉。時青浦土匪周列春抗漕聚衆，鄉愚多附之，官不敢捕，甚或晝劫，而鄰邑響應者亦不數也。我邑本多閩、廣流民，因招勇防堵，四方蟻聚者益衆。聞金陵陷，匪徒蠢蠢思動。時捐數雖未大集，已有七八萬之多，各捐戶俱以現銀繳局。余以時勢洶洶，因請於袁公，俾捐生出票，俟大營委員提餉時集銀面繳，庶無他慮。

八月初三，周列春據嘉定。是日，袁公尤在局論嘉定失守事。余曰：『嘉定本無防兵，何云失守？賊竊據之耳。頃探得賊閉各門，在城上探望，城外無一賊，鄉人耕種如故，知賊無多，欲望鄰邑起事以應之也。亟宜稟請撫憲發兵剿之。蘇郡非遙，朝行夕至，得精騎數百付善將者，一鼓可定。若早定嘉邑，餘黨不敢妄動，此地或可免禍。然兵貴神速，事在今明，遲則無濟矣。』袁公回署，即擬稟飛遞。

初四日，余到局，同事僅寥寥數人，飯後即散。見道路紛紛，有遷徙出城者，有聚而私語者，固知禍將至矣。旁晚，有友人數輩來，皆憂形於色，言肆中紅布買之一空，聞匪徒以紅巾爲號，即欲作亂。或

謂賊無大志，擄掠即去，宜固守田廬。或恐賊踞城閉關，不能得脫，擬連夜出城。時已二鼓，尚嘵嘵不去。余曰：『賊勢潛滋暗長，已非一日，雖無巢穴，而市廛鄉曲，皆其布散，義勇民團，都結心腹，官懦賊強，良善不能自全，早知不亂不已。勢至此，已無萬全之策。爲一身計，須靜以待之，觀其如何再定行止，切不可驚惶失措，未亂先亂，以取禍耳。』衆曰：『倘變起倉猝，急不能脫，奈何？』余曰：『賊之所防者官，作亂必先犯衙署，所利者財，劫掠必先入富室，未必即施於我輩也。』

友人散去，余欲解衣就寢，忽聞扣門聲甚急，啓之，某戚也。見其汗流披面，氣喘言塞，云：『頃聞逆黨定於今晚四鼓起事，先守六門，不許一人出入。擬即挈眷出城，急來報知，以決去留。』余曰：『人心惶惑，故多風鶴之驚，且傳聞之言，不足盡信。若果四鼓起事，此時三更將盡，即使出城，適遇盜鋒，保無搶奪之慮乎？我意且待明日，觀其動靜。』並囑其勿得亂言，以惑衆心。戚去，遂就枕，正入睡鄉，驟聞呼喚，急起問之，悉黎明賊已入城，戕官劫獄。

余急至捐局，將所存捐票冊籍盡焚之，慮爲賊所得也。復至縣衙，見觀者紛紛於道，往來不絕。至大堂東邊廳事，見袁公受槍殞命，僵卧地下，遍體血污，不忍卒視。坑上復有一屍，短衣草履，不知爲誰。因詢諸左近居民，始悉天微明，閩、廣匪徒百餘人突入，袁公諭以禍福，衆稍卻。內一賊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乃揮刃直前，公格以手，落一指，賊竟進，鋒刃橫加，遂遇害。

時賊入各署擄掠，六門洞開，不禁出入。余謂家人曰：『賊尚無主，聚散未定，我當暫留以觀其變，婦女宜速出城。』遂喚肩輿，悉令眷族出，避於離城三十里之華涇鎮友人劉海樓茂才家，隨身不令攜帶一物，恐遇賊於途而賈禍也。余僅留一僕在城。是晚，閉門獨坐，開窗四望，見星月交映，四野寂然，並

無火光，亦無更鼓聲，宵分後始寢。

初六日，晨起出門切聽，始知賊酋名劉麗川，粵人也，群猾推之爲首，匪黨分守各門，東、西、北三門已閉。余知賊無去志，遂決意出城，便道至友人郁泰峰家，詢其行止。彼以兄柩在堂，且事多未了，勢難棄之而去。余曰：『人之所戀者，身家也。若去，家雖破而身可留；不去，則貨財盡而身亦繼之。以此而論，去留不難決也。若云兄柩不忍棄，此小義也。不顧大節而守小義，智者勿爲。且君饒於財，賊將以君爲奇貨，宜計之。』彼猶遲疑不決，似有不欲去之意。余遂出，途遇張錫麒茂才，言方從南門來，門雖未閉，而有賊露刃以守。余曰：『此時尚可出城，君何不去？』張曰：『城中富室皆未遷避，我輩暫留，諒亦無害。並聞人言，門上書「紅英金蘭」四字貼之，賊即不擾。出入以紅布一條繫鈕扣上，賊見之亦不詰問。』余曰：『此賊惑人之言也。若固書貼於門，賊顧而問之，眞耶，則必與之拜盟；若假，必以汝爲冒充賊夥，難免無勒詐被逼之禍。且賊已踞城，此地即爲賊巢，我輩可與賊同處乎？賊縱（原稿作「總」）不擾，倘破城之日，將何以自明？況君有七旬老母，倘驚憂而至疾病，其咎誰歸？君系寒士，素無積蓄，坐困危城，必至乏食，出城或可以謀館穀。宜速去，毋爲他人所惑。』張曰：『家無餘資，出無依棲，欲去不能，奈何？』余曰：『我之家眷現避華涇鎭，兄可奉母至彼，余亦即刻出城矣。』張匆匆去。

余歸，囑一僕暫守所居，曰：『錢米衣物皆在，任汝食用，倘賊來擄取，不可與爭。如賊欲閉城，即便來鄉。』余遂至大南門，遙見城門已閉，聞途人言小南門尚開。復至小南門，見有賊二、三十人看守，並不盤詰。余即出城，覓轎下鄉，未刻，抵華涇寓所。

至五年正月初二日巳刻，聞城已破。至鎭外土山遙望，見黑煙數縷。遂至龍華探問，悉官軍於初

一日五鼓入城，賊已逃盡，縱火燒賊巢，煙焰尤未熄。時薛府尊煥扎營百步橋南，見拿獲逃賊四十餘人，首級十餘顆，解赴大營。余初四日進城，望西南一帶城垣半已轟倒，人多從城缺處入。

先是，賊死傷皆置棺成殮，停大倉及九畝地等處。官軍入城，開棺出屍，沿路拋棄，屍臭逼人，穢不可近。東城屋宇盡成瓦礫，觸目悲涼，不勝浩嘆。余祖居房屋，在漕倉西首，亦被焚燬，書籍數千卷皆付之一炬。嗚呼！匪徒據城一十八月，絕糧而遁，民間斷炊已久，食野草俱盡，若再踞數日，則城中百姓無噍類（原稿作『賴』）矣。因緝《志略》，即以所親見者附於後。

三略彙編卷六

粵逆記略一

廣西在京都西南七千餘里，土脊民貧，苗獞雜處，又與湖南大小排猺地毗連，林深箐密，最易藏奸，久爲逋逃淵藪。舊有天地〔原稿作『添弟』〕會名目，教首洪德元將洪字分開，以三八二十一爲口號，入其教者每歲納銀五兩，斂財聚衆，私立名號，蔓延各郡，轉相煽惑，愚民奉之若神。近年督撫大員多以縱庇叛逆、粉飾太平爲事，地方官恐以查拿獲咎，競相隱諱。

洪秀全者，廣東花縣人，年四十餘歲，長鬚蜂目，面闊身肥，略能識字，不知其姓，或云姓鄭。道光二十五年，到廣西投入會教。適洪德元病死，遂冒稱洪姓，代爲教首，以拆字占卦算命之術，往來於潯州、平樂間，遍惑鄉愚，而桂平、武宣人惑尤甚。復附會天主教，自稱耶穌之弟，是天父火華弟弟子，下界治世。編造讚美經咒，捏稱下元轉運，紅羊劫數將臨，兵死應劫者魂得昇天，受享快樂，與潯州桂平人馮雲山（即馮煥）、韋鎮（即韋昌輝）結爲死黨。

馮雲山年約三十餘歲，粗通文墨，假造妖書有『散劫眞言』、『歸元寶誥』等名目。又倡爲天律十六

條及太平制詔軍書，各處傳習，晨夕跪誦。令富者助銀入教，許其來生獲利百倍。鄉愚被惑，施財物者雲集。積資漸厚，駸有不軌之志。

韋鎮年亦三十餘，面黑微鬚，稍有家財，賦性險惡，幼習拳棒〔原稿作『捧』〕，臂力過人。三人暗相勾結，數年之間受其惑而入其教者二千餘人，分立會首、隊首名號，私造僞印、僞劄，約期舉事，逆謀顯露。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生員胡某等十餘人聯名赴縣出首。桂平縣賈令密派幹役杜雲等率領兵勇乘夜圍拿，洪秀全、馮雲山、韋昌輝均就縛，搜獲經咒妖書、炮位軍器各物，解送潯州府審辦。時粵西巡撫鄭祖琛年老耽逸，厭聞案牘，接賈令密報大怒，謂幕友曰：『此不過愚民習教耳，何得據稱叛逆？』意欲參劾，因系顯宦族人，故得免。潯州知府顧元愷窺伺意旨，將三人發縣看管，並不審訊，即令取保釋放。

洪秀全因黨羽已衆，雖經釋放，恐復爲他邑查拿，率其醜類仍回廣東，在佛山鎮立寨，搶劫附近村邑，積貲既多，聚黨益衆。

有楊秀清者，本名嗣龍，年三十餘歲，湖南衡州府人。其父楊大鵬因傳教聚衆伏法。秀清自幼發配廣東，遂爲嘉應州人。身短鬚黃，目常有疾，不識字而多權詐，拜洪秀全爲師。因依洪逆，遂居廣西潯州，與武宣人蕭朝貴爲鄰，嘗並耕而食。蕭年最少，身長多蠻力，洪秀全愛其勇，因楊秀清而密結焉。蕭賊又糾結同邑羅大綱、石達開、宋日昌(後改姓秦)、胡以晄、陳承鎔、黃玉崑等入夥。繼而蟻附者廣東嘉〔原稿作『加』〕應州人魏得貞、劉勝芳、陳世寶，潮州人尹興邦、嚴懷庸，湖南衡州人何星金、胡依、吉文元、何震川，福建晉江縣人黃生才、黃宗清、黃文安、黃貽楨、黃懿奎等均入其教。又有林鳳翔、汪

得勝、孫寅三、俞升發、傅毓賢、黃開元、黃超芳、李俊章、曾立滄數人後附之，列爲隊長。

楊秀清詭計極多，其父本以傳習邪教獲罪，家藏逆書，附會經咒，播散妖言，倡稱太平眞主出世，因勸洪秀全起事。

佛鎭山頂有白龍大王廟，素著靈異，香火頗盛。洪秀全於三十年元旦同楊秀清等到廟，拈籤得上吉，有『片帆直下走千里，立馬江南望江北』之句，遂決意舉事。散財糾衆，裹脅就近鄉民，聚有四五千人。因見廣東兵力強盛，火器精銳，不敢驟動。密與大股土匪梁亞四、凌十八等相約，助以資財，令在廣東滋事，牽制官兵，遙爲聲援。自領群賊復回廣西，部署頭目，各給僞號，以蕭朝貴爲先鋒，馮雲山爲軍師，分派賊衆，按隊起行，沿途搶劫。又有土匪范雲齊(或作運齊)、楊元清(又號元貞)糾集二千餘人附入，願爲前驅。遂於八月十三日二鼓後襲破平樂府，冒雨扒城而入，閉門拒守，分路招集附近游匪，有羅星標、何慶祥、王名成、呂功盛、孟德恩、李壽暉(或作黎振暉)等皆附之。

遂派韋昌輝、宋日昌(原稿作『剛』)留三千人據守平樂府，楊秀清率賊萬餘攻撲鬱林州，連營七座，每營一千五百人。官民閉城守禦，相持十餘日。有北流縣武舉金廷彪招集義勇千餘人援之，賊即解圍去。

九月十四日攻永安州，十七日晨攻陷永安。賊由西、南兩門入，恣行殺戮，勢甚猖獗，遠近震動。鄭祖琛撫軍素以諱盜爲事，此時連陷數城，傷亡官弁千餘人，猶不欲入奏。幕友蔣某促之曰：『今賊勢大熾，戕官奪邑，據守城池，奏明罪不過議處。若擁於上聞，爲鄰省參奏，罪將不可問矣。』遂奏聞。

上命在籍雲貴總督林則徐爲欽差大臣剿辦。林公臥疾已久，聞命即行，子編修汝舟隨行侍疾。星

夜兼程，途次病劇，卒於廣寧縣行轅。臨歿時大呼『心斗南』者三，莫解所謂。林公以翰苑起家，洊掌封圻，推誠待物，威望素著，所至能得民心。賊聞其來有欲散逸者，猝然溘逝，未竟其功，惜哉！

又前任提督張必祿奉旨馳赴廣西軍營，未幾亦病故。張爲蜀中名將，三省教匪肆逆，竄逼巴州，張手舞大刀，單騎入陣，所向披靡，爲昭勇楊侯所識拔，由偏裨擢大帥，戰功最著。論者謂林公善謀，張公善戰，使竟其用，烏合群醜正如撥蓼埽簿也。

二公既歿，上又命前任兩江總督李星沅赴粵接辦，湖北提督向榮同時奉命馳赴廣西軍營協剿。向提軍老成宿將，屢立戰功，素得兵心，所向克捷，斃賊甚衆。李制軍非將帥才，兵不用命，每戰失利，賊氣愈熾，畏罪吞金而死。上特簡大學士賽尚阿爲欽差大臣，率同都統巴清德、烏蘭泰帶領火器、健銳各營，並調吉林索金勁旅馳往堵剿，軍容甚盛。賽中堂操守廉潔，遇事謹愼，然久任京秩，未識外省情形，而軍旅之事又非其所長。烏都統雖果敢善戰，爲賊衆畏憚，惟事多獨斷，剛直少慮，派爲北路翼長，與向軍門意見不合。

賊踞永安州，分股七千餘人退回金田地方，將擄掠之金帛子女軍火糧餉陸續運入，據爲巢穴。其地周圍四十餘里，萬山環抱，崎嶇路曲，僅一仄徑可通出入。南路翼長向榮定計奪隘進攻，賽中堂撥兵勇萬餘與巴都統同往。賊於隘口陡絕處摳斷山路，遍埋竹簽，又在山麓厚築土牆，排列炮臺，竭力抵拒，官軍稍近，即從牆內施放槍炮，我兵屢有傷亡，難以得手。向軍門與巴都統會商，向曰：『君督大隊緊守隘口，以防賊衆逸出。我自帶湖北兵六百名，從山後越嶺而入，放火爲號，趁賊人驚亂，兩頭截殺，可以一鼓殲除。』巴清德本無膽識，素不爲兵勇所重，向榮知其怯敵，故囑其切勿亂動，若見號火，始可

進兵。

約會既定，向榮統兵乘月黑扒山攀躋而進，沿山放火，喊聲震地。賊在睡夢中倉惶失措，爭先逃竄。巴清德望見火起，恐賊衆被趕逸出，不能抵禦，心膽俱碎。又聞山谷應聲如潮湧，乘馬先退，萬餘兵勇同時潰散，營帳炮位糧食輜重盡皆拋棄。賊衆正在奔逃，忽見大營官兵紛紛四散，反從後喊殺追趕。向榮從金田追出，賊已遠去。是役也，以勝爲敗，失去軍資器械無算，巴清德愧恨而死。

時賊首均在永安，金田竄出之賊分列四營於東、西、南、北四門外屯扎，蕭朝貴、石達開、馮雲山、羅大綱各守一營，與城中相爲犄角。賽中堂大營離永安州城一百二十五里，禁旅勁卒環列，軍威頗壯。向榮距賊五里扎營，連獲勝仗，攻破西、北二門賊營。羅大綱、石達開受傷，避入城內，賊勢稍衰。賽中堂飛章報捷，保舉大營官弁七十餘人，兵卒賞戴藍翎者二百四十餘人。湖北標兵不肯出隊，曰：『何不叫戴翎毛者去？』向榮大怒，手刃兩人。軍門將令素嚴，不至有變，然軍心已怠。相持二十餘日，楊秀清因糧米匱乏，先於城中埋伏地雷炮火，黑夜全股從東門退出。官軍爭先入城，地雷轟發，聲聞數十里，傷亡參、游以下官弁三十餘人、兵丁二十餘人。

向榮悉力窮追逸出之賊，一夜奔馳二百餘里，天雨路滑，鍋帳未至，在山頂草棚暫歇，適烏蘭泰帶領輕騎飛馳而至。向榮曰：『此地山僻路險，賊無故退去，恐有埋伏。請少息，俟探明路徑，分頭跟追。』烏不肯下馬，揮軍直進。賊衆屯大洞山，其山極險峻。賊在山僻曲路四散埋伏，烏追兵深入，賊率衆回戰，伏兵盡出。徑窄地滑，人馬擁擠，不能排隊，槍炮亦不得施放。群賊赤腳短刀，前後圍裹，肉搏〔原稿作『薄』〕鏖戰，總兵長壽、長清、董光甲、邵鶴齡暨親隨兵弁數百人皆歿於陣。四鎮均百戰之將，

忠勇素著，同時殞命，闔營喪氣。烏蘭泰拚命殺出，僅存十餘騎。

賊乘勢徑〔原稿作『經』〕撲省城，巡撫鄒鳴鶴、藩司吳鼎昌、副將馬龍聞警，閉城登陴守禦，飛咨提督向榮進城協守。向聞報大驚，曰：『省城重地，一有疏虞，全省瓦解矣。』僅帶親隨六騎，間道疾馳，已刻入城，午刻賊已佈滿城下，若稍緩一刻，則不能進城矣。

賊假用令箭，詭稱援兵，欲誘開城。城中識其詐，用大炮轟擊，賊始退去。烏蘭泰率兵踵至，僅領馬隊三百餘名，身先衝入賊陣，力戰逾時，殺斃悍賊甚衆。賊圍數重，火槍如雨，箭若飛蝗，騎兵漸少而賊愈衆。烏都統馬亦中槍，潰圍而出，右肋及腰眼均受炮子傷，熱毒內迫，回營二日而歿。烏爲滿州世將，勇敢性成，臨陣身先士卒，故每戰多捷，粵人至今惜之。

烏都統援兵既陷，賊衆竭力攻城，百道俱進，城中僅有鄉勇及各衙門差役，統計不滿二千人。巡撫鄒鳴鶴、藩司吳鼎昌終日登城撫慰守城民勇。賊攻文昌門幾破，分佈雲梯數十架，蟻附而登。城上以滾油澆下，著體即爛，賊死甚衆。又砍伐大竹，製造呂公車，高與城齊，數十人立其上，向城點放槍炮。城上用長竿縛火炬燒之，賊多墜死。又在象鼻岩轟放大炮，鉛丸飛入城內，將撫署大堂前檐打塌。相持三十一日，城內本無積糧，賊首大營在文昌門外當途屯扎。城中每夜縋人出城，在數十里外購買糧食，從北門運入。賊見守備嚴密，乘夜解圍去，仍回永安州度歲。

當賊圍緊急時，巡撫鄒鳴鶴日夜巡城，勉勞士卒廢寢忘食者匝月，省會重地得保無虞。賽尙阿誤聽蜚語，連章劾罷，輿論惜之。其時賊衆已有四、五萬，附近州縣悉遭抄掠。粵西素少貯蓄，洪逆會集群匪商議，仍欲竄入廣東。楊秀清原籍湖南，熟悉楚省情形，力勸赴楚。適有郴州土匪李年通率領三

百餘人投廣西入夥，願爲向導，大股賊衆遂於咸豐二年三月全數竄出粵境。

賊於金田倡亂，初不過千餘人，易於撲滅。大吏優柔寡斷，坐失事機，縱虎出押，荼毒生靈數十萬計。嗚呼！是誰之過歟？

又聞賽中堂出師時，朝士有進計者曰：『粵西地土磽脊，糧米多取給於湖南。今賊已蔓延，宜將重兵駐扎衡州府，控制險要，分令將士扼守交界地方，毋使竄逸，賊勢不能驅數萬烏合之衆枵腹而爭也，其脅從被擄者必鳥獸散。乘其離散之時，一擊可定。倘突入楚境，長江七千里，竄游上下，飄忽往來，東南數省無安枕之日矣。』賽公惑於旁議，遂致良謀不用，此其數耶？

咸豐二年二月，賊在永安州城內殺牛馬，稱祭天父。洪秀全製造綉龍黃旗一杆，僞稱太平天德王。封派各賊僞號，以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胡以晄爲豫王、秦日昌爲燕王、石達開爲翼（原稿作『冀』）王、羅大綱爲懿王，製造僞印，分設丞相、軍師、指揮、旅帥、司馬及監軍、揮禦等諸名號，將搶掠婦女悉行放出，糧食衣服不便攜帶者放火焚燒。

二月二十二日，頭捆紅布騎馬賊五六十人出城探路，城中吹號，鼓角喧擾，竟夜不息。次日辰刻，有青旗一隊從東門出。二十四日，又出紅旗一隊。二十五日，出白旗、黃旗二隊。午後，續出黑旗一隊。每隊二千五百人，詭稱一萬人，均有僞將軍一人，戴黃風帽，騎馬率領賊衆，馬後各有尖角綉旗一杆，後有押隊騎馬賊目十餘人。又有另股賊目五六人各領一小隊，約四五百人，先行探路，沿途搶劫食糧。二十七日黎明，洪秀全帶領大股賊匪二萬餘人、馬隊五六百人，放炮鳴鑼，洪逆乘大轎出城，各門放火燒燬房屋，煙焰蔽天，全夥整隊而去。平樂之賊亦盡退出，併入大股。

三月初五日，攻破全州，僞南王馮雲山爲官軍所殺。賊在全州焚掠二日，向湖南而進。向榮帶兵勇四千餘人由桂林馳至，從後尾追。初十日，賊入湖南境，分作二股：楊秀清、韋昌輝率悍賊萬餘徑〔原稿作『經』〕撲衡州；洪秀全、蕭朝貴〔原稿作『桂』〕率領大股攻圍永州。其意以爲衡州一破，可以直達長沙；永州一破，可通楚粤往來之徑。一系進取之境，一系退回之路，賊中謀略，未始無人。

先是，楚省聞警，附近諸邑均有準備。楊秀清攻圍衡州，離城十里扎一大營，中立紅旗一杆，夜則懸燈，四圍扎營九座。每日派三營賊兵輪流攻打，城上槍炮齊發，矢石雨下，韋昌輝受傷而退。又乘夜縋人放火焚燬北面賊營三座，燒斃僞將軍劉勝芳。城垣堅固，守禦嚴密，相持逾月。洪秀全等攻永州，城中亦悉力拒守。適陰雨連旬，賊營火藥潮濕，槍炮不能施放。城外濠闊四丈有奇，雉堞亦完固堅實。圍至五十餘日，兩城俱巍然，賊不能寸進。

洪逆欲退回廣西，楊秀清以湖南魚米之鄉，連年豐稔，可以到處搶掠，持議未決。隨營賊衆因不許攜帶眷口，均欲回粤。遂傳令插旗向南，拔隊退去。

道州有某紳丁艱在籍，襄辦防堵，與州牧爭論齟齬，皆勿以守備爲事。有土豪何某私通賊營，告楊秀清城中官紳不和，守禦怠忽，民心已變，可以襲取。楊逆遂派僞相國蔡定祥、僞總制黄懿奎、僞宗職楊慶寶帶賊衆五千人，於五月初九日二更後兼程前進。道州離永州一百五十里，初十日辰刻徑〔原稿作『經』〕撲城下，從北門直入，即時失陷，州牧不知下落。賊兵分據四門。十二日，楊秀清率群賊亦至，分賊一半在城外扎營。因蔡定祥首入楚境，定功僞封秋官丞相，踞某紳宅。群賊往賀，設宴演劇，洪逆南面中座，蕭朝貴、楊秀清、胡以晄、韋昌輝左右環坐，其餘賊目兩旁列坐。擄取婦女，逼令侑觴。有一

孀婦罵賊不屈，賊令剝去衣襟，亂棍打死。賊搜取銅鐵製造大小炮位三百餘尊，衣服揀取紅、黃、藍三色，改爲齊膝短衣，餘俱拋棄。招集摳煤夫匠二千餘名，每名月給銀二十兩，使掘地道，以備攻城。

賊因初入楚省，未識路徑，防有官軍堵截，在道州閉門踞守八十餘日，分出賊兵一隊，攻陷寧遠縣。復派賊裝作難民、乞丐、遊方僧道，各處踩偵路徑，探聽虛實。有土匪陳四、陳大等糾夥投入。七月初五日，破永明縣。初八、初九，連陷藍山、江夏二縣。此數城之破，守土者聞風而遁，百姓預已遠徙，賊僅得空城而已。二十三日，道州城外賊營插旗向東北方，賊目誦咒號吹。二十四日，拔營出城，群賊分隊而去，數十里內糧食金銀搜刮殆盡，婦女幼童悉行棄去。蔡定祥下體患毒潰爛而死。

二十五日攻圍桂陽州，前隊先到，城上燃放大炮，擊斃黃風帽賊目一名。賊令煤匠開挖地道，用地雷轟城，迸裂四丈餘。賊衆從東門入，知州李某罵賊被害。賊留僞監軍陳四寶踞守。

二十八日破永興縣，二十九日破醴陵縣，各處望風奔潰。連破茶陵、嘉〔原稿作『加』〕魚二縣，皆穿城而過，並未停留，僅分後隊千餘人搜取糧食。

八月初八日圍長沙，在城南扎一大營。十二日，群賊俱到，環城扎營十一座，炮聲聞數十里。

時楚撫常大淳聞連陷數縣，即調兵勇赴長沙，協同固守。城內兵勇萬餘，晝夜分門防禦。賊用地雷轟開西南城牆二丈許，僞西王蕭朝貴冒火扒城，中槍倒地，兵勇上前亂刀斫爲肉泥。官軍以空棺實土，立時填補。城中四圍添挖濠溝，以防地道。又拿獲奸細四名，搜出僞示二張，立即梟首。有勇目魏某帶壯勇十二人，夜半從女牆躍出，直撲賊營，殺賊五十餘人，義勇僅傷三人。城中米糧充足，火藥亦多，上下協力，嚴密固守。適賊營失火，疑官軍劫寨，黑夜亂竄，自相踐踏，死者數百人。解圍而去，攻

破寧鄉縣，殺掠甚慘。楊秀清分派賊黨於就近各路誘脅土匪，聞風麕至。以廣西相從之賊爲舊兄弟，湖南投入者爲新兄弟，聚至十餘萬人。

十月初二日圍岳州府。岳州臨大江，三面陡絕，險峻可守。湖北提督博勒恭武帶兵調防，知府廉昌日夜登埤守御。有捐職員外郎某富甲一郡，亦募勇協防。及聞賊將至，慮身家，先遣人饋送銀物，故勇得與賊通。賊抵城下，城上炮聲未絕，鄉勇已開城應賊。賊衆一擁而入，即時失陷。岳州本富庶之地，商賈輻輳，帆檣雲集。賊搶劫船隻，以便竄入長江。旬日間奪船五千餘只，將小船改造大船，派賊唐正財、陳承鎔爲僞水師總制。

初，賊陷城臨去時，其婦女輜重不便攜帶者悉棄之，經過村鎮亦只搜取糧食銀洋。自奪船入江後，少婦幼童盡驅入舟中，寸絲斗米靡有孑遺矣。洪逆坐船船首雕一龍，飾以金彩，柁間裝一龍尾，僞稱王船，遍插黃旗，兩旁排列炮位十餘尊，鉦鼓各一，朱漆盤龍棍大小各二。餘船均有號旗，五色錯雜，船頭俱用尖角小旗一杆，以白綫縫字，暗藏計色。夜則懸燈高竿。洪逆船上點燈三十六盞，餘船多少不一，前後照耀數十里，遠望火光不斷。

十七日，順風揚帆，陸續開行。二十一日，在姚家河遇風，沉沒前隊船四十餘只，溺斃千餘人。二十三日在鯉魚濜守風，二十四到漢陽府。向城開放大炮一聲。二十五日黎明登岸撲城。二十六日辰刻，用地雷轟破南門。賊衆冒煙而入，知府董振鐸率家丁巷戰被害，漢陽知縣劉宏庚自縊。賊衆萬餘人入城，大隊仍居船內。

二十八日，陸路賊隊亦到，有四五萬人，又陷漢口鎮。漢口乃五省通衢，爲天下四大鎮之一，商賈

雲集，財貨充塞，梨園廿部，妓館百家。賊焚掠二晝夜，所得貲財以千萬計，搬運入船，遂渡江直攻武昌。沿江扎陸營十四座，船萬隻，分三處停泊，結水寨三座，每寨相離五六里。

向榮自廣西跟追入楚，亦以保護省城爲重。長沙解圍後，聞有進犯武昌之信，督令兵勇六千餘人星夜馳至，先占蛇山扎營，連戰多捷。十二月初三日黎明出隊，自辰至申，鏖戰竟日，連破賊營九座。兵勇乘勝進逼，賊被趕投江者甚衆。忽大雨如注，平地水深尺許，泥淖沒踝，衣甲濕透，遂即收隊。是晚，水寨賊衆乘官軍無備，黑夜登岸扒城而入。

先是，城中備禦頗嚴，安置大炮四十餘尊，巡撫常大淳傳令文武員弁、紳士、商民輪流登城，晝夜不息。是夜因官軍大勝，賊已披靡散逸，又值大雨，守備稍疏。不意水營賊衆移舟就岸，有悍賊數人身穿紅襖，頭捆黃布，背插短刀，攀援而上，先將炮門填塞，從城上躍下，斬開鎖匙，齊聲大呼，衆賊一擁而進，城中大亂，常撫軍自盡於署，學政馮培元投江而死，梁方伯而下文武死難者數十人，同知周祖衡被殺於城門之側，尤爲慘烈。向帥因大江阻隔，無舟可渡，不能救援。

賊初攻桂林者三十一日，圍長沙者五十三日，均未得破。此時攻陷省城，聲勢益張。賊首衣帽均用黃色，風兜俱綉龍鳳，靴用紅色。群賊短衣及膝，前後縫方布一塊，有寫『上天神兵』者，有寫『太平勝軍』者，有止寫左右前後等字者。城中富室俱摳掘地窖埋藏金銀，並將婦女藏入地室。數日後，有土人媚賊者赴賊營首告，遂逐家搜取，將桐油熬熱，灌入地隙，被灼身死者無數。衆賊爭取婦女幼童，白日宣婬，毫不知恥。原任山西知縣龔文傑一家婦女六人被擄不辱，齊聲哭罵，內有一婦抓傷賊面，賊大怒，割其兩乳以喂犬，六人盡爲剖腹抽腸，慘毒不可言狀，至死罵不絕口。

賊又分出一股萬餘人順流而下，十七日在鴨蛋洲失火，焚燒三十餘船。十九日陷黃州府。城中守備本虛，一攻即破，擄取子女財物，裝載數百艘運入武昌。洪秀全在武昌度歲，將漢口搜獲優伶二百餘人連日演戲爲樂。守城賊千餘輪流瞭望，早晚施放槍炮，零隊賊匪往來不絕，官軍隔江遙望而已。

上以賽尚阿不能禦賊，使竄出廣西，流毒楚地，罷職治罪，命兩廣總督徐廣縉督師進剿。賊謀由襄樊一路竄入河南，聞有重兵扼守，遂有直犯江南之意。

三略彙編卷七

粵逆記略二

三年正月初一日，洪逆在武昌城中拜天誦咒，放炮祭旗，預將金銀珠寶裝數百箱及婦女幼童五六千人裝載入船，令到江寧後分賞。初二日，拆毀衙署廟宇，搬運木料，堆積城門，預備放火。初三日，楊秀清先出城登舟，各賊陸續而出，洪秀全於初四日黎明坐黃轎出城。各門同時舉火，難民逃出者皆焦頭爛額，城內城外哭聲聞數十里。

賊首船上俱用幼童供應，面塗脂粉，綉衣紅鞋，每日鼓吹三次，舳艫銜接百餘里，聯絡不絕。並派僞元帥黃文安、陳承鎔、胡震川、李壽輝、傅毓賢等由陸路沿江而下，在田家鎮住二日，向九江府進發，楚省不留一賊。官軍入城，救熄餘火，其所失府縣亦一律收復。

初三日，賊船數百號蔽江而下。

先是，兩江總督陸建瀛於咸豐二年十月奉命堵剿粵匪，頒給欽差大臣關防，督領水陸兵勇二萬餘人、兵船一千五百餘只，隨行官弁二百餘員，馳赴九江府防堵。陸建瀛久任封疆，夙稱幹練，出軍之際，

號令嚴肅，旗幟鮮明，軍容甚盛，沿江而下有險可阨之處，均連營屯扎。江寧至九江一千餘里，其間大勝關、和州、東梁山、蕪湖關、板子磯、鷄心嘴、仙官廟、磨盤洲、胭脂港等處屯營九座，聲勢聯絡。又於江面用木排數萬繞以鐵絚，安放炮位，截流大江，以重兵把守。陸路則新開鎮、黄馬洲、二郎洲、扁擔港等處屯營各一座，水陸要隘均扎重兵，前後相應，布置極爲周密。

當賊匪犯境，陸建瀛先令壽春鎮總兵恩長督率江蘇水師標兵二千名禦之。初四日於黄石港接仗，恩長揮兵前進，炮沉賊船十餘只。突有青旗賊船百餘駛來接應，恩正指揮兵勇奮力攻擊，忽大風旋轉，戰船蕩播，一炮炸飛，鉛丸陷入恩長左胯，站立不定，墮江而死，船亦擊沉，同舟員弁盡皆覆沒，僅得四船逃回。陸建瀛倉猝聞報，棄營而遁。各路駐兵聞主帥已逸，一時潰散。陸乘坐小舟狼狽鼠竄，小孤山地踞險要，尚有營盤可以扼守，陸棄不顧。過安慶，巡撫蔣文慶邀之同守皖城，陸不聽，星夜逃回江寧，僅有隨行十七人、船二隻而已。進城後，深居内堂，連日不出，僚屬白事，概不接見，將軍、司道等屢次到署，皆託病不出，藩司祁宿藻憤急嘔血而死。

初九日，賊船大隊俱到九江，縱火焚燒木排，炮位軍資盡爲所擄。是日未刻，賊衆登岸，九江城門洞開，官兵俱先遠竄，銀錢糧食亦已搬運殆盡，僅有空城，賊遂棄之不守。

十四日，長驅直下。十七日黎明，破安慶。時道途阻絕，文報不通，安慶未得九江之信，賊至甚速，未及准備，遂陷。巡撫蔣文慶服毒未死，肩輿擡出轅門，突遇一賊背插尖角白旗，操刀直前，用刀尖挑開轎簾，大呼是蔣麻子，連戳數刀而死。懷寧縣典史某穿公服立監門口，見賊大罵被害。不意微員中竟有此人，惜佚其名。城中尚存庫銀數十萬兩、糧米四十餘萬石，賊皆陸續搬運入舟。又搜括巨商富

戶，五日夜始畢。派僞丞相胡以晄、僞左一檢點黃玉崑等踞守。

僞東王楊秀清於二十一日出城，馬後有方黃旗一杆，僞女元帥蕭三娘率領女兵百名隨身擁護。賊衆水陸並進，是日過池州府，從邊界而過，未曾入城。

二十二日破太平府，穿城而去，不甚擄殺，知府以下文武俱逃散。

二十五日破蕪湖縣。

二十七日，僞都督黃生才前隊先到江寧城外，吹角鳴號，周圍看視，未近城濠即行退去。二十八日，僞翼王石達開、僞北王韋昌輝帶青黑旗賊隊俱到，分隊攻城。城上槍炮齊發，賊即收隊。是日，城內搜獲奸細七名，廣西人一、湖南人四、福建湖北人各一。二十九日，賊衆大隊蜂擁而來，陸路分扎二十四營，水路自戴勝關至七里洲，大小賊船一萬餘只。南門外米行集義勇協力拒戰，殺賊甚多。繼而賊四面環攻，衆寡不敵，紛紛逃散。

二月初一日，賊於城外東面搭高臺一座，插四色方旗。賊目皆跪拜念咒，楊秀清閉目中坐，頃起立向群賊曰：『天父已預告破城日期。』遂揮衆攻城，百道俱進。官軍運土填塞各門，日夜登城，輪流守禦。初十日，賊於儀鳳門外靜海寺中掘地道一百餘丈，下置火藥，地轟驟發，城崩數丈。韋昌輝驅衆扒城，地轟又發，賊死傷甚衆。群賊亡命踹尸而登，復爲官軍槍炮擊傷無算。賊擁至，急調南城兵至北城禦賊。賊分股，又從水西門扒城而進，大呼殺人。時北城賊亦入，兵賊交殺，屍橫遍地。羅大綱、孫寅之、黃玉崑等擁衆繼至，見人便殺，兵勇四散逃匿，城遂陷。

兩江總督陸建瀛易服步行至十廟地方遇賊被殺，頤門偏左一傷，顱骨中裂，左肩一傷，刀痕透骨。

前任廣西巡撫鄒鳴鶴、提督福珠、隆阿均被害。上元縣知縣劉同纓公服坐大堂罵賊，賊擁上前，劉以案硯擲之，被賊連戳（原稿作『截』）數矛，未死，投入署後漁池。賊欲毀裂其屍，忽冒血直立，賊衆駭退，遂聽其僕收葬。紳士死難者：工部主事吳賡、候選郎中章濬文、山西同知陳廷柏等數十人。

賊首洪秀全於十一日黎明進城，各門均有賊目看守，禁人出入，街巷各插白旗一杆，上書『三日後開門，照常行走貿易』。又遍張僞示，詭稱歸順者並不殺害，進貢者概免搜查，閤城紳民閉門待命。看守北門之僞元帥鐘方禮性頗慈善，准令居民出城逃避。時男女擁擠，爭先逃出，老弱幼孩踐踏致斃者不知其數。

賊於十二日進撲滿城，將軍祥厚、副都統霍隆武閉城拒守，男婦悉上城堵禦，志在必死。晡時城陷，將軍、都統以下各官，協領、佐領、章京、筆帖式等二十餘員同時殉難，男女四萬餘人殺戮無遺，祇留未成丁幼童三千餘口，悉行閹割，立時身死者十之八九，僅留四百餘人。婦女年輕者押入貢院，每一號派一廣西蠻婆看管，日給米每人四兩。賊衆入城，先搜衙署，逢人即殺。繼見門首有帖官銜封條者均曰『妖』（賊呼官爲妖），逐戶挨搜，貲財子女掠抄罄盡。附城墓穴悉遭發掘。先殺一馬一驢祭明太祖陵後，即砍伐樹木，焚毀宮殿。

賊首洪秀全龍旗黃蓋、鳴鑼擊鼓，數百人迎之入總督衙門，僞稱天王府。門前立黃旗二杆，書『太平天德』四字，照牆繪畫龍虎，添造高臺一座，兩旁挂銅鑼三十六面。又造牌樓三座、僞朝房二十四間。楊秀清住將軍衙門，韋昌輝住東正街李宅，秦日昌住中正街董宅，羅大綱住協鎮衙門，石達開住東水關金宅。其餘各賊或住衙署，或居民房。居民競送米穀豬羊鷄鴨菜果等物，冀免殺掠。

賊在秦淮兩岸搜獲妓女五六十人，又在利涉橋獲梨園箱物及優伶數十人，均送楊逆點視分派。有妓王某女，一賊納之，女歌曲誘觴，賊喜甚，暢飲盡醉。女即抽刀殺賊，而後自縊。噫！妓猶不屑爲賊偶，我恐愧於妓者衆矣。

賊分民戶店鋪爲上中下三等，勒令進獻。又設捐局，監生每名捐銀四十四兩，給僞監照，粘貼門首，即免擾害。挑選壯丁，各給藍布號衣，中用紅、黃、白各色方布一塊，書『太平』二大字，下寫前、後、左、右等軍，每二十五人派一僞司馬管帶。司馬亦從居民中挑取老弱者，以五十人爲一牌，編列號館，不准歸家。又設女館，亦以二十五人爲一牌，派女僞司馬看管，防守極嚴，即夫婦亦不許交一語。共分五軍，各設女僞軍帥一人、女僞百長十數。一時城北幽僻之地尙有百姓潛居者，賊以搜物至其處覺焉，乃盡驅男婦赴漢西門外殺之，棄諸河。

賊每逢七日，逼令拜天念咒，謂之悔罪。如遇茶飯，亦先下跪，口稱小子跪在地下，敬謝天父日生日衆。每讚揚日期必齊集誦咒，街前先設畫龍黃旗，上書明日禮拜，各宜虔敬。臺上羅列糕果，中設淨水一盂、香爐一具，僞造經咒一卷用黃緞包裹，鳴鑼放炮，焚化新衣二十一件，謂繳還天父。每作一事，必稱天父教訓；每殺一人，亦稱天父指點。賊首登高臺念咒，稱爲講道理。仰首向天，閉目側耳，形狀可笑。每次登臺，必先說弟兄娣妹皈依天父，福氣好大等語。

各僞王俱有婦女傳話出入，均十餘歲女童數十人。僞侯、僞丞相以下概不准私藏婦女。各處搜取幼童，粗笨者派令打扇執傘，面目清俊者令敷粉塗脂、綉衣紅鞋，隨身伏侍。最恨僧道，見之必殺。寺觀廟宇一見即毀，磚石木料搬運上城。將城加高五尺許，又將明陵拆毀圍牆，砍伐數十抱樹木，沿城立

柵，極其堅固。自十一日起，城中自縊、自焚及閤門自盡者比戶皆是，無人收殮，屍臭難聞。

二十一日，提督向榮統兵追至，在紫金山扎營五座。賊衆大驚，將城外游匪調入城內，各門填塞木石，止留兩門以通出入。城外尚有賊營七座，官軍奮勇剿殺，斃賊千餘，餘俱竄散，被趕投江而死者甚衆，賊屍蔽江而下。

先是，向榮在湖北剿賊，聞大隊賊衆撲犯九江，即飛咨徐廣縉，約其星馳，會同夾擊。又函致陸建瀛，囑其切勿先行開仗，須俟三路兵至，並力夾攻，庶無他慮。因徐廣縉不能克期而至，陸建瀛又猶猝接戰，以久未習之水師三千擋悍賊數萬之衆，遂至全軍潰沒，一蹶難振。

二十二日，僞丞相胡以晄、僞指揮黃宗清率賊萬餘攻陷揚州府。

初，揚人江壽民向各鹽商富戶派捐銀十餘萬兩，買辦牛羊鷄鴨緞綢食糧等物赴江寧饋賊。楊秀清給以黃緞綉龍令旗一杆、黃紙僞示數十張，詭稱入城查點，秋毫無犯。數日後，有騎馬賊三百餘人進城，住火神廟內，並不滋擾，給錢買辦食物，遇貧苦者周給之。數日，又有馬步賊五六百人進城，亦甚安靜。忽於二十一日夜，賊衆大隊突至，城內之賊放火接應，闔城鼎沸，居民奔逃無路，哭聲動地。賊遍城殺掠，屍積道路，幾不能行。

嗟呼！揚州之富庶，甲於東南，盡飽賊囊，城內城外擄掠一空。知府張廷瑞素稱幹練，因奉委出城防守江口，趕救不及。江壽民爲衆攢歐致死，房屋焚燬，墳墓發掘。僞懿王羅大綱率賊渡江，攻陷鎮江府。知府豫立欲閉城拒守，兵民逃散，無一應者，駐防滿兵亦紛紛竄匿，知事不可爲，遂躍入大江，流至下河灘，爲漁船撈救得生。賊將兩城財物運回江寧。

洪逆會集匪衆，議欲上竄淮安、高、寶一帶，占據清江浦，阻我南北驛路。聞有京兵扼守，不敢驟進。遂順流而下，欲直犯蘇、常。前隊已到月湖聞。向榮督令水師由小河繞出，迎頭截擊。賊自九江獲勝後，奔馳數千里，連陷堅城，勢如破竹，扭於屢勝，不意官軍奮勇截殺。適東風大作，我兵火攻正順，槍炮齊發，自辰至午，擊沉賊船一百餘只，溺斃賊衆千餘人。有一賊穿綉龍黃衣，隨流而下，被軍士撈獲斬首。此次大挫凶鋒，賊退回鎮江，蘇、常數郡得以稍安。

楊秀清又派賊六千餘人破瓜州，阻遏官軍進剿之路。復令僞丞相吉文元、黃超芳、林鳳祥、僞總制李開芳、呂承宗、黃貽楨等率賊二萬餘人，於四月朔攻破六合縣，由浦口鎮陷臨淮關。十七日，逕撲鳳陽府。二十日，鳳陽陷，守備王學海罵賊被殺。賊衆分路搜括銀錢糧米，沿途邨鎮悉遭焚掠。二十一日，破無爲州。二十四日，破巢縣。二十五日，破潁〔原稿作『穎』〕上縣。

五月初一日，破亳州。知州孫椿拒戰陣亡，吏目劉然全家遇害。初六日，破蒙城縣。賊闖入河南境，攻陷永城縣。巡撫陸應穀帶兵四千名、馬隊四百名馳赴歸德府防守，途中探報賊蹤已近，倉惶失措，棄其坐轎，兩人扶掖而奔，狼狽入許州。歸德府知府陳介眉有練勇五百名，頗稱精壯。陸以令箭調赴許州擁衛，歸德空虛。初七日午刻，賊大隊蜂擁而至，城遂陷，參將范正倫、同知章光熊、商邱縣知縣錢文偉、候補縣孫爲霖、教授殷叙五、訓導汪鏞、紳士陳勳等均遇害。其地距省城一百四十里，爲省垣藩蔽，既爲賊踞，全省震動。初十日，破睢州，又破寧陵縣。十一日，破杞縣。十二日，破陳留縣。

十三日黎明，撲省城。在南門外築土堆〔原稿作『乍』〕，高二丈許，上列各色旗幟。僞丞相四人登臺念咒，忽黑旗無風自倒，衆俱失色。

賊匪到處均用湖南開山煤匠摳掘地道，恃爲長技，無堅不破。開封府城自道光二十一年中牟決口之後，沙壅數丈，舊城基址陷入地中。水退後，即從舊址添建新城，四圍黄沙圍繞，賊衆不能摳掘。又二三十里之内並無民房屋舍，城上施放槍炮，賊無從躲避。有一悍賊頭捆紅布，手執短棍，飛身撲城。城中有相國寺前賣藥之王麻子，從城上跳出，拔刀與鬥，相持良久，勝負未決。有榮陞班伶人胡某持矛躍下，直刺其胸，刃出於背，賊倒地而斃。又有綉龍黄緞捆頭騎馬二賊繼至，二人奮勇直前，砍死其一，一賊逃去。

有道州人徐某從逆，僞稱軍師，素習辰州邪法。在城下用方桌四十餘隻，披髮仗劍，登臺作法。遥見黑霧平空而起，離地三尺許，從下望上，纖悉可觀；城上望下，模糊不見一物。賊衆攻城，屢用此術。是日正在登臺念咒，忽西北天際紅雲飛至，雷火下擊，徐某即時震死，身如焦炭，左右執幡二人同時擊斃。大雨如注，竟日不止，平地水深二尺許。賊衆不能扎營，火藥衣囊盡皆潮濕，遂於十四日解圍，向朱仙鎮而去。鎮甚繁富，劫掠一空。

十七日，破中牟縣。十八日，破鄭州。十九日，破滎陽縣。二十日，破鞏縣。搶船四隻，黑夜偷渡黄河，四更時將近岸，孟縣防河練勇放炮拒擊，打沉一船。縣屬化功村團勇素稱驍健，聞警趨救，始行退去。二十五日，破汜水縣。仍在夜間從古柏嘴偷渡，先令數百人伏柳林内，大隊陸續而渡，三日方畢。旋破溫縣，知縣張瀛不知下落。僞丞相林鳳翔用紅旗，吉文元用藍旗，李開方用白旗。

另有領黑旗賊，不知何名，年約三十許，深目濃眉，貌甚凶惡。因祭天父時黑旗倒地，楊秀清僞令不許渡河，遂與三賊意見不合，獨領一隊沿河而去，連破密縣、新鄭、長葛、臨潁〔原稿作『穎』〕、襄城、確

山、尉氏、洧川、遂平、西平、鄢陵、通許諸縣，向安徽而去。此股黑旗賊尤爲凶悍，淫殺甚於各賊，到處民無噍類。

其渡河之賊將騾馬輜重棄去，搶船二十餘隻，蜂擁而進。六月初二日，到武陟縣屬之司馬集。初三日，圍懷慶府。紅旗賊先到，離城五里扎營四座。

初四日，群賊齊至，約有七八萬人。有土棍徐某住府城之西關外，本充府役，因罪發遣，遇赦得釋。暗通賊營，極言城中富庶，勸賊渡河。知府余炳燾、河內縣知縣裘寶鏞憑城拒守，賊衆百道俱進，炮聲聞數十里，城幾陷者數次。有一獄犯自言能破地雷，於黎明時沿城看視草色即知地道所在，並能伏地聽聲，在城牆下摳出賊所種地雷十五處，皆用棉被包裹火藥五六十斤，灌以桐油，用竹竿暗通藥綫，在數十丈外燃火發藥，城垣立時摧破，攻陷江寧，即用此法。若無獄犯能破其術，城中赤地矣。犯系歐死人命，擬抵繫獄。解圍後，即與釋罪。裘令欲爲保舉武職，犯堅辭，遂賞一婢、銀四百兩、衣四箱，以酬其功。賊又於沿城大樹上縛一六尺許銅炮，向城點放。時驟雨如注，裘令正冒雨看視城垣，炮子飛至，擊塌城牆。裘令撲地，有一悍賊持刀直上，相離丈許。裘令跳起，拾取一磚擲之，正中賊額，賊墜（原稿作『隨』）城死，裘令亦嘔血幾斃。

相持逾月，各路統兵大員督領馬步兵勇二萬餘人陸續馳至。勝閣學保帶馬隊二千、川勇千餘直逼賊壘，連獲勝仗，陣斬賊目數人。二十九日，移營泰山廟。三十日，賊在城西焚燒民房數千家，火光燭天。是夜，搬運木料在東關外造木城七座。七月初一日，勝保出隊，殺賊數百人，焚其木城三座，僞丞相林鳳翔受炮傷。又擄民間皮箱數千，中裝泥土，築圍牆極堅，槍炮不入。搜買食糧，每米一斗給銀二

兩，果蔬鷄鴨等物咸厚償其值，誘結人心，籍以探聽官軍信息。官軍即用土人假以賣物爲名，混入賊營，探聽賊情。城中火藥、鉛丸預爲置備，相持日久，尙不至短絀。惟食糧告竭，油燭亦盡，雖官長衙署，日不過食粥二次，夜間用棉絮拈條蘸油燃點。遂乘夜縋下七人赴勝營告急。

十五日，勝保令六品軍功鄉勇鄧、劉二人假裝賣物，到城下約會。二更後，城上懸一紅燈爲號，在西門外運糧二百袋，縋城而上。未及半，爲賊所覺，群賊蜂擁而至，勝軍迎擊，督糧六品軍功劉、鄧二人戰歿，陣斬賊目一名，頭戴黃緞八卦帽，裝假黃髮，手執朱漆杆槍，云系僞元帥曹樹梅也。

二十日，勝軍拔營進逼，距賊寨僅一二里，賊衆添掘濠溝二道。二十三日，破賊木城一座。崇義、藍鳳兩路官軍亦到。僞丞相吉文元被吉林馬隊射死，群賊奪氣。林鳳翔炮傷未愈，李開芳一人不能支持。二十八日黎明，遂解圍而去。臨行，放火燒營，擄掠各物不便攜帶者悉付一炬，婦女逃出者三百餘人。在東門挂一僞牌，寫『小妖免送』四字，數萬賊衆整隊徐行。

賊退，諸大帥飛馳而至，直到城下，揚旗放炮，陸續進城。勝帥統兵尾追，斬獲落後賊數十名，並獲紅衣騎馬女賊一名。濟源縣土匪周四投賊，僞充旅帥，曾獲被逃。破濟源時，周爲引路，手執黃旗，首先入城。賊去，仍潛伏家內，爲兵勇所獲。杖四百，將四肢釘城門上，萬目共睹，同聲稱快。

豫省南北兩岸失守州縣共二十一處。有某令由捐納出身，素稱能幹，善爲趨避。聞賊將至，先送眷屬進省，庫銀、獄犯、案卷俱搬運城外，寄存紳士家，令廚役預備數千人酒飯。賊將近城，令百姓皆遠避，自亦改裝潛遁。賊至，見城門洞開，遂直入衙署，不見一人，惟廚房酒飯齊備，遂大嚼之，穿城而去。某令聞賊已去，即入城，閉門作拒守狀。又招集百姓，各執器械，出城四野搜尋零落賊匪，得尾隊病賊，

割取五十餘級。又辦騾馬二十餘頭，大張聲勢，馳稟報捷，遂膺優擢，驟至憲冕。有鄰邑訐其失守者，某令稟稱倉庫、監獄並無虧損，衙署亦皆完善，案卷毫無遺失，查無失事情形，上臺因置不問。又有某令由舉人大挑知縣，蒞任甫半月。城破，公服坐大堂罵賊，賊挺矛直刺胸腋，受傷而暈。逾時復醒，家丁救匿得不死，遂列入失守案內，竟獲重譴。

賊初渡河約有八萬餘衆，沿途裹脅，及本處捻匪、土棍投入者亦不下數萬人，分作三隊，於八月初一日入山西境。二十四日，由黎城縣折回河南，復破涉縣、武安縣。九月初一日，全股竄入直隸，僧王格林沁大破賊於成安，斬首七百餘，及擒獲賊大阿美等十二人，逆衆遂退。

賊自安徽竄河南，破歸德，圍開封，州縣望風奔潰，大河南北幾無完地。倘賊倍道疾趨，兼程北竄，各路官軍徵調不及，畿南一帶必致驚惶無措。幸有余、裘二君力守孤城，俾十餘萬衆羈留城下者五十六日，畿輔重地得以有備，各路勁兵陸續調至，克奏膚功，始知懷慶一城所關甚大，不僅數百萬生靈也。

三略彙編卷八

粵逆記略三

咸豐三年秋，楊秀清派僞夏官丞相黃生才、曾立滄、冬官丞相許宗陽、副丞相陳世保率衆萬餘到瓜州助守，在虹橋屯扎，與官兵相持。九月初四日夜二鼓時，乘風縱火，焚毀官軍營盤五十七座，兵勇傷亡潰散者二萬餘人，文武官員遇害者七十餘人，失去軍資無數。

是秋，僞懿王羅大綱等由江西復入湖北，破興國州，竄田家鎮。督糧道徐豐玉、漢黃德道張汝瀛督領水師堵截，排列炮船十五隻，賊以空船往來游行，官軍開炮盡力轟擊，賊卻退。薄〔原稿作『簿』〕暮風轉，賊揚帆直前，乘勢縱火。適陸路賊亦至，水陸夾攻，官軍潰散，道員徐豐玉、張汝瀛，及荆門州知州李源、都司許連城等同時陣亡。賊上駛復破黃州府，從西門入，知府金雲門被獲，罵賊不屈死。

九月初一日，復破漢陽府，知府俞舜欽抱印投井死，焚掠四日。仍赴漢口鎮，盤踞十餘日。按察使銜江忠源督兵追至，連獲勝仗，斃賊甚衆，賊退走，向安徽一路而去。

九月十七日，羅逆統賊船二百餘隻由水路至安慶。二十日，過集賢關，官兵拒戰失利，游擊伍登

庸、都司唐曾隆等陣亡，兵勇潰散。十月初十日，賊折回十里鋪，挨戶搜刮米糧，民間顆粒無存。十三日，破桐城縣。十九日，破黃池縣。二十日，破宣城縣。二十九日，破舒城縣。在籍侍郎呂賢基、主事朱麟均殉難。賊令僞將軍石達英、黃文安統衆萬人踞守。

十一月初七日，破廬江縣，在籍員外郎馬元瑞被害。初十日，直撲廬州府。新授巡撫江忠源尚未蒞任，聞警馳至。甫抵郡城，即督同藩司劉裕珍、前任藩司李本仁分門守禦，布置嚴密，兵勇齊心。賊於黑夜大霧中挖掘地道，將及城闉，城中預開一溝，水深數尺，賊不能入。又用巨炮轟城，磚石飛墜如雨，兵勇隨缺隨補，城內官民共懷必死之志，拼命相禦，賊鋒屢挫。

至十二月十七日黎明，知府胡元偉所領鄉勇五百名鼓噪開城迎賊。江忠源尚在水西門城上督兵堵禦，聞賊已進城，率兵巷戰，手刃十餘賊，右股被割，力竭自刎，城遂破。江中丞自縣令屢立戰功，不二載擢任封疆，卒以身殉。同時殉難者爲藩司劉裕珍、前任藩司李本仁、富將戴文瀾、游擊李先慶、都司馬良勳、知縣張文斌等十餘人。

廬郡爲南北要衝，城垣堅固，賊衆萬餘駐城踞守。楊秀清又派僞丞相曾天養、蒙得天、僞宗職楊元傑、僞侯吳汝孝等赴皖接應。

四年正月初八日，破英山縣，過潁〔原稿作『穎』〕上縣。初十日，過桐城縣。兩城本先失守，未經收復，賊穿城逕過，有土匪范四率八百餘人投入爲賊向導。十七日，由山路襲破六安州，貨物積山，搶掠一空。二十一日，破蒙城縣。二十三日，破正陽關，向河南夏邑縣而進。

同時，又有僞翼王石達開、僞總制黃懿奎、僞監軍孫寅之等再破黃州，連陷麻城等縣。

兩湖總督吳文鎔督領兵勇二萬餘人在黃州北路離城九十餘里屯扎，立營十五座，糧食火藥頗足。吳文鎔性暴善怒，馭下少恩，兵勇心多離散。時值元宵，各營躍演龍燈，金鼓競作，歡呼雜還。吳方醉卧，賊於四更後兩路直撲大營，火球火箭拋擲如雨。中軍副將德亮倉猝拒戰，馬蹶被戕，各營兵勇霎時潰散。吳文鎔爲守備楊某背負而逃，遇賊被殺。臬司唐樹義聞信赴援，衆寡不敵，坐船被賊飛炮擊碎，唐樹義墜江溺死。

賊遂分路四出，連陷安陸府、應山縣、孝感縣、安陸縣、京山縣、雲夢縣、棗陽縣、當陽縣、荆門州、隨州。所到之處官民逃避，惟安陸縣知縣萬成罵賊而死。

二月初四日，賊曾天養等自破正陽關，由山僻小路至黃河口，搶船渡黃河，陷豐縣，入山東境。又另股賊衆七八千人，僞帥帥孟德恩、指揮韋得珍、揮禦陳贊元等分兩路圍六合縣。知縣溫紹原督率鄉勇截擊，殲斃騎馬賊目二人，斬獲頗衆。二十三日，破祁門縣。知縣唐治、巡檢鍾輔唐被害。又破太平府，前任學政、侍郎孫恩銘自盡。群賊踞府城爲窠穴，沿途扎營三十餘座，與江寧賊連絡往來不絕。

翼賊石達開又統衆直犯荆州。離城三十里之龍碑橋地方有駐防將軍派出滿兵扎營，又有參將一員帶兵協守。賊衆前隊四五百人撲至離橋二里許，參將王某過橋當先迎擊，用擡槍打死步行執旗賊一名，滿兵隔河排隊遙作聲援，賊退去。王參將揮軍追殺，殲賊大半，逃回者不及百人。離城十五里沙市地方有金旗幹廟供奉關聖，是日廟中大刀滴血點，群稱神威顯靈，保護地方。荆州乃關聖舊治，宜其感應如響。

賊由小路繞道攻城，破監利縣。四月二十日，破宜昌府。賊中百物充足，惟鉛丸短絀，至用銀彈裝

入槍炮。適雲貴運京銅由川江順流入楚，運船五百號停泊宜昌城外，押運委員四散逃逸，賊遂大肆搶掠。又派賊目王思開、帥占魁、戴聲遠、韓蔭勳等赴巴東探聽入川路徑。盤獲正法，搜得四川學政衙門獲牌一張。賊衆踞城四日，竄入施南、鄖陽等處，復折回黃州，上逼武昌。巡撫青麐泩任未久，賊氣四起，兵餉俱竭。城中兵勇六千餘人，日僅得一粥。青麐將衣飾等物盡行變價充餉，四川副將雙保、游擊顏朝斌先後帶兵赴援，撥解餉銀二十萬兩，委員星夜解送。青麐接到川省公文，晨夕盼望。因路過荆州，悉被截留。外圍益急，援兵糧餉盼之不至。

六月初二日，賊蜂擁薄城，兵勇枵腹堵禦，力不能支，城遂陷。青麐僅帶親兵二十餘人欲赴湖南，集兵措餉，意圖克復，奉旨即行正法。青公操守廉潔，持重寡言，有大員風度。是役也，蒞任未久，無兵無餉，事事部署未定，賊已抵城下，措手不及，遭此奇禍，人皆惜之。藩司岳興阿、署臬司李鄉谷均殉難。

賊占踞省城，分股陷黃陂縣、沔陽州、通城縣，用巨艘搬運擄獲子女玉帛，載回武昌，欲爲久據計。又有僞懿王羅大綱、僞將軍黃生財、僞指揮黃宗清等三月間竄回湖南，復破岳州，連陷常德府、湘陰縣、寧鄉縣、華容縣、澧州等處，將鐵索編聯船隻橫截江面。貴東道胡林翼率黔勇迎擊於喬口驛，大破之。巡撫駱秉章、提督塔齊布、侍郎曾國藩各帶兵勇分路進剿。

四月初二日，焚賊南岸水面木柵二座，奪獲炮位器械無數。初三日，乘勝收復湘潭縣，遂移師岳州。賊於城外沿江築壘數十處，兵船不能近岸。

七月初三日，候補知府褚汝航帶領罟船衝擊，斃賊千餘人，擊沉賊船二十餘只。乘勢登岸，克復岳

州，將城中餘賊盡數剿滅。十八日，復同總兵陳輝龍、游擊沙鎮邦由水路進攻，賊退遁，遂指軍追殺。至城陵磯，賊船四面圍裹，官軍失利，褚汝航等力戰陣亡。

閏七月十一日，塔齊布大破賊衆，陣斬黃帽騎馬賊目十餘人，奪獲綉〔原稿作『誘』〕龍黃旗一杆，攻破陸路賊營五座。曾國藩水師亦獲勝仗，擊沉賊船五十餘只。賊衆揚帆下竄，官軍先後收復孝感、黃陂、應城、麻城、漢川、崇陽、沔陽、威寧、廣濟、蘄水、羅田等州縣。

八月二十二日，曾國藩督諸軍收復漢陽府，城中僅有老弱餘賊二三百人，悉行斬首。各屬失陷城池一律克復，楚省全局漸就肅清。

時賊勢雖熾，究系烏合，勝則易聚，敗則易散，故一經勁敵，皆紛紛逃竄矣。此次爲兵興以來第一戰功也。從前之統兵大帥漫無成見，聞賊將至，皆驚惶失措，惟以不失爲幸，故兵無鬥志，遇賊即潰。賊攻陷一城，必連失數十處，自楚師出而賊始知畏憚矣。

時提督向榮、副都御史袁甲三統兵剿辦江皖賊匪。閏七月十三日，副將張國樑、參將傅振邦率領兵勇兩路進攻，連戰獲勝。張國樑無刀突陣，直衝賊壘，陣斬著名悍賊十餘人，所向披靡，賊衆望風膽落，遂克復太平府。

餘賊由水路向蕪湖下竄，破高淳縣，直犯東壩，游擊賡福陣亡，蘇、常戒嚴。向榮飛咨副將福興馳往堵截，於二十五日巳刻，福興統兵飛騎而至。未刻，賊船大隊俱到。官軍乘其初到，奮勇攻擊，炮沉雙桅大賊船二隻、小船三四十隻，賊敗竄而去。東壩直通常州內河，爲要隘捷徑，非此一戰，蘇杭不保矣。

向榮在孝陵衛扎營十五座，與江寧大夥賊相持。皖省之賊踞守桐城，爲袁甲三擊散，餘黨竄入潛山。提督和春、巡撫福濟在廬州城外安營。時江寧城內之賊約五六萬人，廣西老賊不及十分之一，入皖省者前後約三萬餘人。官軍統計十餘萬人，分要駐守，相機進取。

四年十二月，欽差大臣、前禮部侍郎曾國藩攻賊於九江。

先是，上念九江陸路兵單，南北不能兼顧，命湖北按察使胡林翼赴曾國藩軍營助剿。林翼由瑞昌至南昌，鋪扼九江之背，與塔齊布併力夾攻，毀其土城，殺賊數百。移營湖口，攻南岸之梅家洲，陣斬悍賊數十名。水師亦由外江進口攻內河，擊沉賊船二十餘隻，僞將軍梁巇安、總制熊常易、司馬許學受等悉就擒。

五年正月，內河水師失利，賊悉衆撲營，官軍併力堅拒，而北岸賊已分股竄武漢。總督楊霈喪師於廣濟，退守漢口。賊竄襄陽，霈復遁德安。胡林翼聞警率師回援，擊賊於白沙洲，瞥見武昌火起，亟赴救，城已陷。林翼四更結筏，潛師渡江，規復省城。次日，賊四面環攻，官軍勢不能支，突圍而出，駐營金口。

四月，胡林翼親督兵勇，分三路攻南岸賊營，千總何紹彩等攻白沙洲及江堤八步街等處。賊衆悉銳拒敵，官軍小卻。記名知府彭玉麟率水勇助戰，紹彩等奮力轟擊，兩路橫衝，賊潰，計殺黃衣賊目五，斬首二百三十餘顆，生擒僞總制伍大貴等二十六名，奪獲器械甚多。賊又謀襲金口營，以斷官軍餉道。林翼飛馳金口，分三路埋伏，三路接戰，親率大隊旋繞之，殲賊七百餘，生擒僞平湖丞相陳大爲等。

五月，賊大股分六路來撲。林翼派令千總周得魁等分路禦之，連斃執大黃旗悍賊數名。旋伏兵兩

路抄襲，賊退紙坊屯扎，官軍進搗其壘，忽南風大起，炮火齊發，賊狂奔入城。是役也，殄賊千餘，生擒及淹斃者無算，解散脅從數千人。官軍直逼小東門，於紙坊金口犄角立營。

七月，官軍由金口渡江，以火龍船燬賊浮橋，水陸合攻，民勇接應，遂克漢鎮。胡林翼親冒矢石，殺至龜山，直攻高廟賊窠，生擒僞軍師吳會元等。又攻大別山，敗之。進逼漢陽，分兵攻克蔡店，收復漢川，搜捕餘匪殆盡。

賊勢窮困，遂勾結崇、通股匪、武昌賊衆，捨命直撲金口陸營，署臬司李孟群力戰四日，衆寡不敵，陸營失守。胡林翼由漢陽移扎爹山，賊大股分路來撲。時我軍新敗，兵心未固，且糧餉已斷，兵勇遂潰散。因移屯大軍山，收集潰勇，駐扎新堤、嘉魚。時賊勢復熾，南北兩岸勢難兼顧，林翼請調浙江寧紹台道羅澤南赴鄂會剿。

九月，整軍復進，羅澤南攻通城，克之。賊竄崇陽，知府李續賓率勇堵絕通山之路。賊分路來撲，我軍佯敗，旋自山脊衝下，四路截殺，賊掘濠爲堅守計，官軍分數十隊設伏。二更時，令敢戰士數百帶雲梯直撲賊壘，亂拋火球火箭，伏勇齊出，炮聲震山谷。賊開北門而遁，焚燬及踏斃者無算，餘匪竄蒲圻。

逆首石達開、韋俊等自蒲圻來援。胡林翼、羅澤南合剿，焚賊營九座，截殺二千餘人。賊復糾合興國、大冶匪黨麕聚咸寧，胡林翼飭羅澤南督兵進攻。次日黎明，乘大霧壓城，縱火燒橋亭，兵勇逼城下。官軍奮勇登城，殺賊數百，餘俱逃散，立將咸寧克復，乘勢進攻武昌。

時武昌城內出賊數千，於五里街修木壘，林翼、澤南等分隊攻破之。水師亦由大溪口拔營而進，水

陸夾攻，殪賊多名。羅澤南自洪山攻賽湖堤，賊陷泥淖中被殲殆盡。復分兵漢陽，大破之於龜山。尾湖堤等處炮船直逼五顯廟，燬賊艦五，鮎（原稿作『鮎』）魚套賊船亦被擊沉，於是武漢城外賊蹤幾盡。

十二月，千總余龍雲等敗賊於江夏之梁子湖，又敗於金牛鎮。

六年二月，鹽運使銜安慶府知府李續賓、候選知縣劉騰鴻等移營窖灣。次日，李續賓、劉騰鴻、趙克彰、李續燾等各帶兵勇由廣興洲進攻壇角。該處屋宇鱗次，牆垣至堅。自洲至城十里，舊爲市廛，最易藏奸。李續賓固料其必有伏賊，戒飭衆軍嚴陣徐行。賊果以數千人伏於草埠堤上、民房暗處施放槍炮，李續賓當即分兵爲三路，趙克彰循堤外江岸空闊處以入，劉勝鴻循堤內湖埂而入，而自引軍由堤中路以入。隨處縱火，先將茅屋焚燒，漸漸逼近，煙焰彌漫。該逆見火光大起，所燒之屋堆積賊糧雜物頗多，伏賊既不能相救，又不能久匿而不起。城中之賊見勢危急，復出五六千人冒煙衝突，欲爲援應。官軍三路夾攻，槍炮輪流轟擊，刀矛繼之，從橫衝殺，斃賊無算。

先是，賊預分千人踞小龜山，故作繞湖後來襲之狀，而實欲阻截洪山東路之師，使不得與窖灣一軍會合。布政使銜寧紹台道羅澤南、同知蔣益澧等統軍由東門直攻小龜山之賊，而知府銜唐訓方率兵循城下至山尾以橫截之，賊大敗，計斃六七百人。官軍乘勝圍攻武昌。

三月初二日，賊洞開各門，蜂擁而出。我軍爭先用命，勇敢百倍，斬殺衝鋒賊目十餘人。賊大潰，官軍四面兜殺，屍橫遍地。同時，何紹彩以數百人戰於紫金山之顛，賊四面圍繞，何紹彩殊死戰，不少卻，槍炮已熱，則以刀矛接戰。歷一時許賊退，而賓陽門忽啓，出賊約萬餘人，橫亘其中，群賊乘機遂直撲洪山大營。羅澤南即率兵自洪山馳下，何紹彩、唐訓方等由後奮擊，殺賊數百人。賊衆大潰，爭門而

入，羅澤南策馬當先，乘勝窮追。賊已大半入城，羅欲尾之而入，賊急下閘板，餘賊之閉於城外者盡爲兵勇所殲。城上槍炮密如雨點，羅澤南立馬城外正指揮軍士搶城，左額爲槍子所中，血流被面，衣帶均濕，猶駐馬一時許強立不移，賊亦不敢再出。其何紹彩、唐訓方之軍自下面兜剿而上，殺賊衆四百餘人。官軍既獲大勝，而東南面賽湖堤之賊已近營壘，恐葉永泰一營不支，復乘勢往助，又殺賊三百餘級。是日，雖羅澤南以薄城帶傷，而何紹彩、唐訓方等全軍獲勝，賊於此膽落矣。

李續賓與劉勝鴻分駐窖灣者僅三千人，當賊出時料知必聚東路，遂以六成隊駐營待賊之至，以四成隊分飭劉騰鴻赴援洪山，故何紹彩、唐訓方得以專意直前。其賊之出漢陽門者多伏於壇角廢垣之內，而水賊之在下游者亦循江而上犯。李續賓按兵審勢，俟賊逼近仍分其千餘人爲三路，賊見其少，直前攻撲。官軍突起擊之，槍炮齊施，左擊陸賊，右擊水賊之登岸者。迨三路並進，追奔十里，直抵城濠，以少擊衆，勇力百倍，實冠全軍，而賊之下犯北路以攻窖灣營壘者遂大敗。通計各路殺賊約二千餘人，黃衣賊目十餘名，獲其旗幟器械百餘件，生擒長髮老賊五十餘人，訊明正法。

羅澤南受傷回營，胡林翼親往洪山看視，澤南猶能駐坐營外指畫戰狀，謂林翼曰：『我恐賊匪堅閉不出，以師老餉匱爲憂，故欲乘機斬關直入破武漢，以速援江西。不期爲守城之賊所傷甚重，其傷深二寸，鉛丸入腦不能出。』至初八日巳刻，因傷身故。

澤南以諸生講學，宗法程朱，所著《小學韻語》、《西銘講義》、《周易附說》、《方輿要覽》諸書體用兼備。咸豐二年，賊犯長沙，倡生徒辦理湘鄉團練，忠義至性，感動鄰里，遂率其鄉人轉戰湖南、江西、湖北，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

澤南每言首逆踞金陵，則武漢爲必爭之地，南北樞紐，以武漢爲最要。且武漢自古用武地，賊必死守，不力戰恐荆、襄、岳、鼎均無淨土矣。初七日，林翼至其營，見其神散氣喘，汗出如洗，林翼爲之痛哭。澤南猶握其手曰：『危急時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學。今武漢未克，江西復危，力薄兵單，不能兩顧，死何足惜，事未了耳，其與李續賓好爲撐持。』言畢而目瞑。蓋其心術、學術不愧名儒，故臨危不亂，言不及私。而臨陣勇敢，馭兵嚴明，猶其餘事也。

四月，賊於漢陽江面排列戰船。胡林翼令總兵楊載福等率船直抵漢陽各門，砍其木簰鐵練，縱火燒之，燬賊船二百餘隻，延燒江岸賊壘。賊另股由樊口竄出，亦經兵勇擊退。自蘄州達九江，軍聲大振，其羊樓街、黃土堡、雙鳳山、白楊橋等處之賊經同知銜曾國華等擊斃無算。

七月，胡林翼偕李續宜分督兵勇擊魯家巷賊，敗之。楊載福、瞿定國、鮑超、李成謀等攻賊橋，焚其划船百餘，生擒僞將軍羅文元、司馬李光發等。賊蜂擁出戰，彭玉麟、李續宜皆嚴陣以待，立斬衝鋒悍賊數名。知州蔣益澧、游擊鮑超分路抄截，護軍參領舒保亦率馬隊於沙子嶺、小龜山酣戰，轟斃賊匪數百。是日，破魯巷賊壘四，毀東湖賊船七十餘隻，燒賊窠八十餘處，賊膽已喪。

八月，節次平賊壘十九座。旬日之內二十八戰，殲斃三千餘衆，解散脅從萬餘。

九月，楊載福追賊至蘄州。賊出拒，官軍登岸誘敵，突起夾擊，賊大潰，追抵田家鎮，焚賊船百八十餘隻，毀其輜重。

十月，添築武昌城外營壘，四面環攻，並令水師攻鮎魚套，分兵攻漢陽南岸嘴。參將王明山奮勇力戰，焚賊船五十餘只，奪其舢板、長龍船無數，賊船幾盡。

十一月，胡林翼飭水師十三營分上下游夾擊，將纜江鐵鎖砍毀。賊開各門分七股來撲，軍官奮力抵拒，鏖戰三時，士氣益奮。賊潰狂奔，官軍乘勝入城，縱橫蕩剿斃賊萬計，生擒僞檢點古文新等十四人、先鋒悍賊數百名，救出難民五千餘人，立將省城克復。

方官軍入武昌時，漢陽亦同時收復。水陸各軍分路進剿，游擊何紹彩由窯灣出東興州，游擊張寅恭由鷄窩出胡家墩，李續賓由魯家巷出葛店，各有斬獲。其樊口賊爭先渡江，浮橋已斷，淹斃無算。會水師亦至，奮力合剿，遂復武昌縣城。於是黄州、興國、大冶、蘄水、蘄州、黄梅等處相繼收復，生擒賊目辛成金等。

六年夏，提督向榮、張國樑破句容，攻圍南京，自孝陵衛扎營至七甕橋。前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統兵攻鎮江，安營九華山。僞丞相陳玉成駕輕舟突圍入鎮江，與賊吳汝孝計議，令其以傾城之兵衝出，彼由外夾攻，遂破官軍，毀我大營十餘座。

賊攻高資，吉爾杭阿由九華山赴援，爲賊逼入高資山中不能出，衆軍潰散，吉撫軍見勢不支，遂以火槍自擊死。張國樑由六合星馳往救，已不及，遂屯兵丹陽。時賊勢披猖，蜂擁而下，官軍無鬥志，紛紛潰散。向榮所扎孝陵之兵亦潰，向、張二師乘夜退守丹陽，爲賊所困，向榮憂忿而卒。張國樑奮勇出擊，破賊營七座，殲敵五六百名，陣斬僞檢點周得賢。周系賊中亡命，最爲強悍，群賊爲之奮氣，我軍得以稍振。

兩軍相持，堅守勿戰。賊自踞金陵，威權盡出東賊。洪逆名爲賊首，不敢發一語。迨楊逆欲占其僞號，北、翼、燕三賊忿甚，攻東賊，殺之，燕賊亦爲東黨所殺。北、翼初議獨殺楊秀清一人，而北賊盡將

其親戚及所屬僞官全數誅戮，是以翼賊與北賊不合。北賊欲謀殺翼，翼賊遂逃安慶，北賊將其家族盡殺。之後北賊權勢日甚，衆心不服，群起殺之，函首送翼賊，翼賊遂回金陵。

七年正月，楚師攻賊於小池口，陣斬僞將軍劉松綢、僞元勳檢點蕭逆等百餘名。三月，候補道唐訓方等剿襄樊賊，擒逆首高先二等。湖北巡撫胡林翼親統兵勇踏平小池口賊壘數十座。四月，克復英山。六月，殲賊於黃岡之傅家嶺。八月，皖賊分竄蘄、黃並小池口，與九江犄角，仍圖窺伺武漢。胡林翼率所部搜剿，將黃梅後山賊壘踏平，進逼小池口。賊潰，窮追百八十里，全楚肅清。十月，克復湖口。

八年四月，曾國藩會合水陸各軍攻圍九江，轟塌城百餘丈，斃賊萬餘，復其城，生擒僞貞天侯〔原稿作『候』〕林啓雄、僞元戎李興隆等，寸磔梟示。

時張國樑兵屯丹陽，軍勢復振，進攻句容，克之，順下攻鎮江，和春等帥師復圍南京。僞前軍主將陳玉成、僞後軍主將李秀成合賊衆數萬，由界牌而下滁州，遇大學士勝保，戰於烏衣，官軍失利，死亡甚衆。張國樑聞報，統兵赴援，安營未定，賊乘勝衝擊，張軍亦潰。賊順勢下浦口，官軍死者萬餘人，於是賊得通金陵隔江之信。陳玉成遂攻六合，李秀成上天長，破揚〔原稿作『楊』〕州，官軍皆不戰而遁，賊勢大熾，蘇、常諸郡〔原稿作『群』〕勢不能保。

是時安慶知府李續賓統師連破黃梅、宿松、太湖、潛山、石牌、桐城、舒城等處，上游之賊紛紛告急。陳玉成、李秀成等遂棄揚〔原稿作『楊』〕州，合衆往救。陳逆由巢縣至白石山、金牛，而進抄三河之後，分兵屯金牛。李續賓言賊初至，利速戰。遂於四更引精銳直攻陳玉成營，攻破賊營九座，賊敗走，李續賓追過金牛，殺賊無算。天將曉，忽降大霧，咫尺莫辨，但聞人聲，不知敵兵何在。不意陳逆之軍反在

我軍之後，李疑中伏，分兵迎敵。逆賊李秀成統衆隨後而至。是曉，在白石山十餘里聞金牛洞炮聲不絕，知是開仗，引兵向三河邊近而來。

我軍半夜未息，經賊前後夾攻，軍心自亂，遂潰。李續賓奮力衝殺，引敗兵退入營中。賊將李營四面圍困，內無積糧，外無援兵。賊先絕官軍水道，兵勇皆相向而泣，李續賓亦泣曰：『志欲滅此朝食，不意遭此困敗，此天奪我也。』遂望闕哭拜，自刎而死，一軍皆歿，三河遂陷。

李續賓系羅澤南弟子，廉正勤明，多立戰功，爲冠世名將，一旦殉節，三軍爲之奮氣。三河失陷，賊勢復強。李秀成由潛山進太湖，陳玉成從石牌至宿松，意欲節節連進。二郎河將軍多隆阿、提督鮑超聞三河兵覆，統師而至，正遇陳、李賊衆，大破之，殺賊五六千人。陳玉成逃回安慶，李秀成遁太湖。

三略彙編卷九

粵逆記略四

九年正月，賊薛三元以江浦城納降。五月，石達開圍湖南寶慶府，胡林翼飛飭李續宜星夜赴援，擊敗之，解其圍。八月，皖逆盤踞石牌鎮，造堅城，與太湖賊相連。林翼督兵進剿，燬其木城，越濠縱火，生擒僞霍天燕、石廷玉等。時江南官軍雲集，和春、張國樑再圍南京，浦口城外賊營悉爲官軍攻破，旋克九洑州，進逼江寧。而胡林翼同時攻克潛山、太湖，賊據〔原稿作『距』〕桐城，林翼督軍分路進剿，賊出城來撲，盡滅之，並乘勝破其水壘，毀其木城。

十年正月，僞忠王李秀成由寧國破廣德州，從四安會其弟李世賢之衆，令世賢攻湖州，自領賊衆六七千人直犯杭州。上命欽差大臣、江寧將軍和春兼理浙江軍務，甘肅肅州鎮總兵張玉良總統援浙諸軍，專辦浙江軍務。賊衆抵城下，攻圍三日夜，於二月二十七日從清波門扒城而進，杭州遂陷。巡撫羅遵殿、寧紹台道仲孫林、署嘉興協副將魁麟、署杭州府知府馬昂霄、署仁和縣知縣李福謙、協領札勒堅圖賽沙圖、佐領薩音納靈志、防禦貴祥、驍騎校成剛、榮亮志、善哈哈、善青海、勇目雲山等皆死於難，將

軍瑞昌退守滿城。賊遍處擄掠財物，滿城未破，留七日，乃於城上遍插旗幟，悉數退去。時張玉良援兵已至，屯軍武林門外。賊退一日夜，官軍尤不敢入城。

李逆系廣西梧州府藤縣人，洪秀全倡亂，由梧州上永安時所擄，自賊卒而僞封王號，多奸詐，素稱賊中巨猾。至是以數千人襲破杭州，實欲分江南之兵勢，以解金陵之圍也。

賊退杭州，由餘杭、臨安至廣德，遂大會群賊，於建平分兵四出以救金陵。楊輔清攻高淳東壩，李世賢攻溧陽，李秀成由赤沙山直抵雄黃鎮，扎營十餘座。楊輔清破溧水、秣陵關，李世賢陷句容，陳玉成下江浦，賊衆號稱四五十萬，環攻和春、張國樑大營，兵勇死者千餘人，餘皆潰散。賊遂長驅下窵，張國樑禦賊於丹陽南門外，兵敗投水死。和春初退澼墅關，聞張國樑戰歿，遂自縊死，官軍死亡殆盡。

賊衆直撲常州，時常郡〔原稿作『群』〕危急，盡調蘇城之兵以赴援，而張玉良救杭之軍亦回，屯兵城外，扎營四十餘座。賊衆如蜂屯蟻聚，蔽野而來，直攻各營。官軍見賊勢大，不戰而潰，城內之兵大半皆大營敗殘之餘，聞風而逸，常州遂陷。張玉良退守無錫，總督何桂清攜眷乘舟而遁。賊頭隊至無錫，張玉良力戰卻之。旋賊大隊至，官軍水陸皆潰，無錫亦陷。賊乘勢直下蘇州，屯閶門，分衆環攻。

先是，常州、丹陽之失，敗兵紛紛至蘇，巡撫徐有壬不納，蟻聚閶關，四處摽掠，焚燒市廛民舍數萬區，火光燭天，城中如晝，號哭之聲震野。初，常州告急，守蘇之兵悉調以防，城內僅有鄉勇數百名而已。四月十一日，張玉良敗退至蘇，潰卒隨以入者數千，城中遂大亂。十三日黎明，有廣東人李文炳、何信義、周五等開城降賊，城陷，巡撫徐有壬、署按察使蘇州府知府朱鈞死之。張玉良帶所部出盤門投杭州，杭人不納，遂屯兵武林門外。

賊入蘇州，分兵四出，二十八日陷昆山，五月初二日陷太倉，初六日陷嘉定。署兩江總督薛煥禦賊失利，退守上海。十二日，青浦陷，知縣廖石薌賊未至即棄城走。十三日，賊由廣甫林至松江，文武亦皆聞風而遁，松江遂陷。

二十七日，賊大股欲攻上海，經七寶鎮，鄉民聚衆禦賊，有蔣鶴者願爲前驅，遇黃褂賊目首先開路，勢甚猛，衆皆避其鋒。蔣單騎直前，刺賊洞腹，群匪驚潰，乘勢追殺十餘里。翌日，上海縣知縣劉郇膏犒賞至鎮，論功請獎，蔣獨曰：『我等小民，受國厚恩，衛鄉殺賊，固所自願，豈爲邀功地哉！』遂不受賞。

賊破松江，惟諸生張省三罵賊不屈，爲賊截耳斷舌，死最慘。嗟乎！賊自昆山而下所破郡縣，無一兵禦賊，無一官殉難。我國家三百餘年養士之澤，安可無此二人哉？

是晚，泗涇、七寶、虹橋一帶鄉村市鎮鳴鑼聚衆，聲聞百里。適西兵駕輪船巡浦至松，發炮遙擊，賊大驚，遂棄松江而遁。

六月二十六日，青浦賊復入松江。七月初一日，將城上女牆拆毀，率衆傾城而北，由泗涇、七寶轉掠陳涇廟，民團潰散，督辦團練諸生陳兆奎被殺。

初四日，賊衆蜂擁直撲上海，縱火焚燒大小東門外民房。江蘇巡撫薛煥督同文武登埤守禦。知縣劉郇膏日夜嚴查奸細，有廣西人余義政聚黨通賊，約爲內應。經劉郇膏拿獲，梟首示衆，城中肅然。西人亦調兵分守，發落地開花炮擊中乘輿賊目，群匪向南奔竄，副將和順、知縣劉郇膏等乘勢出西門追殺。

初五日，賊衆又分攻西南三面城垣，城上連開巨炮，斃賊紅旗前導、後隊黑白旗，賊稍卻。西兵駕輪船在浦江，以檣頭飛炮擊之，賊不能支，望南退去，於近城數里外遍處焚掠，又於叢葦破屋之上束草爲人，密布燈旗，乘夜遁去。過松江不守。

江蘇巡撫薛煥命署提標中軍參將李恆嵩統兵駐松，時有花旗國人華爾商販在滬，精槍炮之法，至松協守，遂教習洋槍小隊，號常勝軍，每八十人爲一牌，多至四五十牌，臨陣輪流開放，轉戰克捷，賊甚憚之。松郡危而復安者再，遂與上海、寶山相爲犄角。

先是，蘇城失陷，張玉良兵退杭州，賊尾追之，遂陷嘉興。玉良在杭養兵整隊，進攻嘉興。嘉興守賊陳坤書、陳文炳告急於李秀成，適薛撫軍乞西兵出隊攻青浦，李逆連接二處告急，故得退兵之速也。

時上命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大學士官文統辦兩湖軍務，接濟各營糧餉；湖北巡撫胡林翼統兵剿辦楚北賊匪；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侍郎曾國藩東征江、皖。胡撫軍建議先清上游，斷賊糧道，然後拼力東趨，以搗賊巢，江浙可一鼓而下。曾帥倡辦團練，制立舟師。曾、胡二帥曉暢戎機，上下咸和，將士用命，一時名將俱出麾下。賊遇楚軍聞風膽落，而提督鮑超名猶著，賊每相戒，不敢與戰。鮑軍所用旗中繪一太極圖，賊呼爲賣膏藥招牌。此旗到處，無不披靡。賊中有口號曰：『膏藥招牌到，有腳也難逃。』

是時胡林翼已肅清湖北全境，而曾帥剿江、皖之賊連獲勝仗，先後克復城池十餘處。洪逆急調李秀成赴援。李賊由太平、蕪湖、繁昌而進，上石埭，到黟縣，正遇鮑軍，遂改道由箬嶺到徽州，逡巡不敢進，令人四處招集嘯聚無賴，遂於興國、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等處招得流亡二三十萬。

十一年正月，由樟樹、新淦渡河至瑞州，適遇鮑超從池州分兵至，巡撫胡林翼兵亦至。賊所招之衆俱未經戰陣，驟逢勁敵，不戰自亂，潰散過半。李世賢之衆由徽州至景德，欲與秀成合。太常寺卿左宗棠大破之於樂平，殺賊二千餘人，李世賢敗走河口。黃文金、胡鼎文等自東流、建德、饒州而下，大學士曾國藩擊破之。劉官芳、古隆賢、賴文宏由洋棧嶺而來，遇都統塔齊布、將軍都興阿兵於祁門，殲戮殆盡。

四月，浙江布政使曾國荃困英逆陳玉成於安慶。陳逆乞援於李秀成。李逆遂收湖北敗殘之衆，全數夜遁，走臨江、樟樹而下，欲往江西會隊。聞曾帥兵至，李賊登山遙望，見太極旗，曰：『鮑軍至矣。』遂卷旗息鼓而逃，至河邊無舟可渡，鮑軍尾追將及，皆浮水而過，官軍已至，殺死過半。緣連日大風拔木，鮑軍不能渡，賊遂由撫州、浒灣而下河口，遇賊童容海自廣西而回，李得其衆二十餘萬，乃順下浙江，會李世賢於常山，遂攻破嚴州、金華、湯溪等處。李秀成自領新招群賊及童容海等下浙江，派李世賢打溫、台、處州、紹興、寧波等處，紹興守將某獻城降賊，定海西商助賊船隻以陷寧波。時浙省無勁兵，聞賊至，官軍皆遁，就地土匪咸開門應賊，不數日而溫州、處州、台州、石浦、鎮海、蕭山等相繼失陷。張玉良兵屯浦口與賊戰，賊分兵抄其後，張軍遂敗。

八月，浦口失守。賊分股由桐廬、富陽、新城直趨臨、餘。九月十八日，陷餘杭，直犯杭州，攻我武林門外賣魚橋營壘。抵暮，官軍潰退，賊遂踞官軍營。

十月初二日，賊撲饅頭山營，官軍不戰而潰，副將楊金榜死之。初五日，張玉良退保杭州，於沿江扎營五座，炮船排列江面。賊於候（原稿作『侯』）潮、望江門外連營五座，杭城被圍，餉道阻絕。賊於鳳

山、清波門外掘地道，巡撫王有齡集民夫開挖濠溝，築土牆，建木柵。賊自海潮寺起至鳳凰山，一路均築木城以困之。

十一月，城中糧盡，饑民滿城市，哀號之聲不絕，死者相繼於道。有賊於望江門來投，布政使林福祥納之，賞黃金二百兩，各給藍頂花翎，相約四更出隊，彼於海潮寺營中放火爲內應。官軍如期出，中賊伏，兵勇傷亡殆盡，武林、錢塘、清波門外各勇營盤一時潰散，被逼投賊者甚衆。賊乘勢攻城，城幾破，副將曾得勝率所部力戰卻之。是時城中兵勇皆乏食，至民家搜取食物，土匪乘勢搶奪，城中大亂。

二十六日，賊乘機從各門扒城而入，杭州遂陷。十二月初一日，滿城亦破，無論大小男女盡殺之，將軍瑞昌殉難，巡撫王有齡自經死，學使張錫庚、鎮將文瑞均死之，鹽運使莊煥文率泉州精勇突圍出武林門殺賊，衆寡不敵，投水自盡。海寧州、海鹽縣俱開城降賊，提督饒廷選、布政使林福祥、麟址以下文武官員五百餘人皆陷於賊，惟已革汀州鎮總兵米興朝、藩司林福祥，李逆待之甚厚，後備舟贐贈送至上海。

杭賊分股陷平湖、乍浦，竄松江，疊陷金山、奉賢、川沙、南匯等州縣。時江浙遍地皆賊，惟湖州紳士趙景賢集義勇固守，屢挫賊鋒。而松太屬之上、寶二邑有西人助守，兵民協力，尚未失陷，餘無完土矣。

時曾帥攻圍安省甚急，斷賊糧道，陳玉成欲救不能，遂令劉琯林、李四福等保守集賢關。自由集賢關走桐城，欲往南京糾衆以援皖城。路經均鋪、黃泥港等處，是地系將軍多隆阿把守，知賊赴桐城必偷過其地，遂伏兵以待。賊未過半，伏兵盡起，殺賊二千餘人。賊無處奔竄，棄械投降者無算。曾帥又令

鮑超攻集賢關，陣斬悍賊劉瑢林、李四福，踏平賊寨，餘賊殲戮無遺。

八月，官文、曾國藩克復安慶省城，並分兵收復桐城、宿松等縣，擒斬賊目葉芸來、吳定彩等，安慶之賊全數剿除，無一漏網。

僞英王陳玉成由石牌而遁，黃宿之賊盡往野鷄河而逃。陳逆欲上德安、襄陽一帶招集流賊，忽聞多將軍領兵將至，群賊皆不肯前，遂折回六安而竄廬州。迨多隆阿統兵困廬城，陳逆棄城走，至壽春被獲，凌遲處死。

同治元年，湖北官軍擒獲僞翼王石達開。石逆每統衆數十萬，欲入四川，經湖北巡撫胡林翼嚴守要隘，擊賊屢敗，至是被擒，供稱：

達開原籍廣東和平縣人，祖輩搬移廣西貴縣居住。年三十三歲。父名昌奎，母周氏均已身故，並無兄弟。妻王氏。自幼讀書不成，耕田為業。道光二十九年，因本縣土人趕逐〔原稿作『遂』〕南人，無家可歸，與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蕭朝貴、馮雲山同我六人邀同謀反，推洪秀全為首。攻破永安州，竄桂林省。三月到全州，四月到道州，八月到長沙，西王蕭朝貴被官兵用炮轟死。自長沙至岳州，破武昌，下九江，派曾春發帶人打前站破永慶，曾春發現已死了。咸豐三年到南京。初舉事時，達開就是稱王。

楊秀清平日性拗，韋昌輝屢受其辱。七年，達開自江南帶人到湖北，聽聞洪秀全們在金陵彼此疑忌，韋昌輝請洪秀全殺楊秀清，洪秀全本欲殺楊，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楊秀清為萬歲。韋昌輝忿氣，把楊秀清殺了，洪秀全又欲殺韋昌輝，達開聞信回南京與他們排解，因見事機不好就到安

徽，妻子都在南京城内，皆被韋昌輝所殺。達開回到南京，洪秀全把韋昌輝殺了，又疑心達開，有一并謀害之意，達開乃逃出南京，從安徽、浙江、江西到福建。

八年，由南安到湖南祁陽、桂陽等處，又到寶慶，圍二月餘，前鋒賴剥皮失守營盤三座，乃退。九年，復回廣西，走桂林、慶遠府、賓州，因江南人多，人心思歸，不能管束，大隊散回江南。達開在廣西南寧府，所帶没有多人，想要隱居山林之間，緣到處懸賞嚴拿，隱藏不住，又帶二十多萬人於十一年由廣西至湖南，會同蘆溪、龍山至湖北來鳳、利川，聞李短辦在四川作亂，想到川省。

同治元年，進川到涪州，帶有二十餘萬人，沿途裹者頗多。頭隊唐、楊兩姓帶二萬餘人攻破長寧，又由貴州遵義到雲南昭通府，復窺横江。達開看過各省地圖，叫頭隊到屏山過河，李復猷扎傅官村。達開令賴剥皮分股由遵義赴寧遠，因路不好走，約到米糧俱等齊，賴剥皮所帶中旗及前旗歸為一起。原因賴剥皮膽大，叫他在前，後來走遠不通信息，不知去向。聽聞後隊李復猷在雲南地方，亦因音信斷絶，不知確實。達開因李復猷能調度以下頭目，是以領帶後隊。達開到紫打地方，被兵勇、夷人擊敗，投河死者甚多。達開原想投河，轉念投誠出來，救全殘衆。現在只剩二千多人，内有達開族侄二人，大侄小名阿養，年十余歲，次名小養。漢中賊匪並不通信。達開出來多年，江南、浙江此時頭目姓名亦不知道，亦無信息往來。石定忠年五歲，是達開親生之子。

石逆授縛後，兩湖、江、皖之賊次第肅清。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統師直搗江寧賊巢，令總督水師、兵部右侍良彭玉麟留辦江、皖軍務，浙江巡撫曾國荃、陝甘總督楊岳斌水陸進剿金陵賊寇。又令按察使銜、福建延建邵道李鴻章分兵由上海進攻蘇州，四面兜剿，斷其接濟。

先是，蘇杭之賊大隊攻陷青、嘉、川、南等處，直犯上海，勢甚危急。署布政使、蘇松太道吳煦商於英吉利、法蘭西國，議調西兵助守。當賊犯城時，曾帥援兵未至，西兵未集，上海本無多兵勇，俱應調鄰邑，敗散無存。惟招百姓上城相守，若賊力攻，勢不能保。適昆山守賊即會匪李紹熙前投吉撫軍，給都司銜，派守東壩。賊陷東壩，李降賊，至是又欲反正，暗遞降稟入城，每臨陣虛作聲勢，空放槍炮，滬城得保，亦數也。後爲李秀成所覺，殺之，而我兵已雲集矣。

三月，李鴻章統兵至滬。四月，副將銜華爾、參將李垣嵩帶常勝軍會同西兵，攻克嘉定、青浦、太倉，進逼昆山。李秀成糾集蘇杭之衆數十萬人來援，西兵見賊勢大，遂退，官軍亦退，青、嘉、太復失。李逆乘勢攻破湖州，趙景賢被擄，賊欲結其心，禮待之，後亦被殺。時曾國荃領水陸大軍從上游而下，攻破蕪湖，連克巢縣、無爲、東西梁山、太平關等處，直逼金陵。賊飛調蘇、常之衆以援之。

四月，巡撫李鴻章同西兵攻拔南橋賊卡，克復柘林。法蘭西提督卜羅德中槍殞命。旋復周浦鎮，毀金韋橋、魯家衛等賊壘，殺賊五百餘人。

五月，按察使銜劉郇膏統兵攻剿南匯，賊目劉玉林、吳繼賢率衆出降，川沙賊遁昆山。提督程學啓督同中軍參將李垣淞、教習洋槍隊副將華爾併力攻青浦。青浦爲賊蘇杭往來要道，守城多悍賊。官軍四面攻圍，架車輪大炮轟倒城牆五六丈，程學啓執旗首先登城，藤牌軍一湧而上，賊抵死抗拒，華爾指揮常勝軍以連環槍擊之，賊遂開北門、小西門向北而逃，官軍追殺，斬獲頗多。

九月，克復嘉定，擒斬賊目周德，餘匪遁入太倉。

二年春，官軍連復福山、太倉、昆山等州縣，逆匪數萬俱奔蘇州，松、太肅清。

十月，巡撫李鴻章由上海親統水陸各軍，會同英、法二國悉力攻剿蘇州，破婁、齊、盤、葑四門外賊壘，逼近城濠，令南贛鎮總兵程學啓督隊攻婁、齊二門，處州鎮總兵李朝斌攻打葑、盤二門，淮揚鎮總兵黄翼升督水師牽制閶門窵路，英國兵官會領常勝軍權帶江蘇總兵弋登往來接應。逐日遍抵城根，挖壘填濠，備築炮臺，安設大炮，布置攻具，爲即日攻打之勢。二十日起晝夜不撤，愈攻愈緊，炮聲不絕。蘇城賊目見常州、無錫、浙江援兵屢爲官軍所敗，又聞曾帥攻奪孝陵衛，該逆糧斷路絕，坐困危城。李秀成部下僞王郜雲官、伍貴文、汪安均、周文佳等群謀獻城。

二十一日晚，使賊目二名，一至弋登營，一至管帶魁字營副將鄭國魁營，求遞稟乞降，願爲內應。郜雲官等遂約程學啓單騎相見於城北洋燈河，郜逆情詞懇順，求勿開炮轟打。程學啓詢其請降事城中意見若何，據稱：『本月十九日，僞忠王李秀成與僞慕王譚紹光及諸僞王同議，忠逆言：「現今官軍勢大，更有西兵爲助，戰守均難。據我意，棄蘇、常、南京，往廣西之西南山結塞駐扎，此山最險峻，可以固守。然後結連回〔原稿作『徊』〕匪、捻衆，待時而動，此爲上計。否則，恐難久持。」慕逆不允，忠逆見人心漸欲離散，知事不濟，即於二十日夜帶所部萬餘人托言往南京議事，出胥門，由光福、靈岩一帶小路搭橋而去。刻下衆心已變，皆有欲散之心。我等俱被擄入夥，今雖爲王，實非本意。久欲歸順，因無引進。今乘賊心之變，是以來降，所領之衆其數過於慕逆。我等獻城，彼衆亦無能爲耳。』

李撫軍與程學啓商曰：『蘇州城高濠闊，急切難下，得此機會，天使我等成功。蘇城爲忠逆巢穴，該逆往來援救，行蹤無定，其城守事宜專交慕逆主持。譚逆系粵西老賊，堅忍凶狡，百倍於衆賊。從前杭州、湖州各城均經該逆攻陷，必先除此巨獪，蘇城不難復矣。』當即諭令郜雲官等能生擒忠逆或斬慕

頭來獻者，始准收撫，並奏請賜職。

城內賊衆惟慕逆一股守志甚堅，餘皆解體。二十三日，戈登接賊信，云：『慕逆深疑我等有投順之意，不得不速爲下手，準定明日生擒慕賊來營獻功。』戈登持書見撫軍，言慕逆若擒，不可殺害，留爲自用。同時，有法蘭西國人二名自蘇城出，云：『今日各僞王在慕逆府商議去守蘇城之事，衆賊見勢危，皆有去志，惟慕逆執意死守，當被郜雲官將慕逆拿住，將其首按在桌上，用小刀殺九刀，氣尚未絕，僞天將汪有爲等將慕逆拖出斬首。是日城中大亂，剃髮者大半，內有兩廣老長毛不剃髮者，俱被郜雲官、汪安均等手下之人誅殺。城中賊衆及被擄難民尚有數十萬人，一時不及時剃髮者，或割或剪，或以碗罩頭上用火燒之。』

二十四日申刻，郜雲官遣賊目稟請調兵入城協剿。是夜開齊門迎降，程學啓即飭部將鄭國魁、鄭國榜帶兩營隊伍入城彈壓。二十五日清晨，郜雲官賫慕逆首級來獻。撫軍令營中降卒驗視無訛，城內脇衆概行剃髮，程學啓親督各隊入婁門安撫降衆，並收剿慕逆餘黨。李朝斌、張遇春帶隊由盤門而入，黃翼昇、何安泰等進閶門，收捕餘匪，殺斃兩廣老長毛賊十餘人，解散數千人。

郜雲官等投誠，賊黨有四僞王、四天將之衆，仍擁兵不散，欲請添立廿營分守各門。李撫軍同程學啓密商，乘其窮蹙，設法驅除，免其後患。遂命程學啓選親信隊伍守婁、齊、葑、盤各門。二十六日，程學啓親統部將正隊分門並進，遂諭降衆有意圖占踞結黨橫行者殺無赦，願解散者給路票回籍。城中尚有老長毛藏匿衢巷館舍，見官軍入城收捕，即開槍抵拒，經官兵排齊槍炮往來衝擊，斃賊數十人，衆始肉袒稽首，乞就遣散。有捆載輜重挈妻奴驚遁出城者不計其數，於是城中稍就清撫。

巡撫李鴻章即至離城五里舟次，受降僞納王郜雲官等九人帶賊目四十餘名。撫軍令九人進見，餘衆拘留於外。撫軍察其情形，尚多強悍，詢其城內餘衆尚有多少，言有三萬餘人，並求守閶、胥、盤三門，意欲擁衆自衛。撫軍略諭數語，即令至程學啓營中，款留賜宴，並皆賞給頂帽，密令將士閉營拿獲。諸賊欣然方入程營，諸將即抽刀截殺，遂梟首出營示衆。餘黨見首逆已誅，皆跪求免死，願爲良民。程學啓遂督八營兵弁入城駐守，一面遣散餘黨，安置被擄難民。

破城時，撫軍慮常勝軍入城搶掠，與兵勇相爭，遂著戈登帶回昆山駐扎。戈登有不欲之意，云：『我領常勝軍一年之久，禁令甚嚴，未曾搶民間一物，亦未蒙賞賜。今蘇城克復，請給軍餉二月，作爲賞功。』撫軍許給一月。

先是，賊約降時投書於戈登營，戈登許其概不誅戮。撫軍殺諸僞王，又拂其意，因訴之英國總兵官波某，親往蘇州面諭戈登，云：『以後不准聽撫台軍令，倘有軍務大事及攻戰機宜，俱可自行專主。』洋槍小隊雖係中國募勇學習，而必以西人領隊，每與兵勇不合，事固不可不防。然前年保守上海及攻克諸城，西人著有微勞，此次克復蘇州，戈登帶常勝軍擊破城外諸賊壘，亦屬出力，且火攻利器尤賴贊助，恐兩國失和，事多掣肘。撫軍儒將多謀，當必有以處之耳。

李秀〔原稿作『成』〕成初出蘇城，屯兵馬塘橋，聞蘇州破，遁入常州。迨官軍攻克無錫，李逆逃回南京，留兵於丹陽。蘇州破後，賊勢已衰，漸多離散。且自關以外民田久已荒蕪，百姓非逃即死，所存者惟老病待斃之人，形同鬼魅，日出覓食，百里內樹皮草根俱盡，繼食人肉，凡人斃，頃刻割肉已盡。迨不及死，即病不能行者，亦割而分食之。時民間雖乏食，而賊尚有積穀，賊目日尚得一飧飯，以下賊衆日

惟食粥耳。至是賊糧亦盡，官軍進攻無錫，賊不戰而遁。

惟宜興、溧陽爲常州門戶，以僞侍王李世賢鎮守，屢攻不下。提督劉銘傳等帶隊並力攻宜興，令別將牽制溧陽，使其不能救援。宜興無大賊目，見勢不支，即開城納降。宜興既降，溧陽勢孤，有賊將某進言於侍逆，曰：『官軍即日臨城，城中無糧，外無救援，萬難守禦。非降即去，宜蚤決之。』侍逆謂其有二心，殺之以示衆賊。賊皆不自安，紛紛私議，侍逆大怒，傳令：『有私語者，斬！』

有何仁傑者，南京人，向充督房書吏，賊信任之，用爲心腹，僞稱總辦，凡賊營糧餉帳目及調兵賞罰之事，皆何主持。乃言於侍逆曰：『今宜興已失，官軍必併力圍城。溧陽小邑，攻之易破，即能守，奈城中無十日之糧，不過坐以待斃耳。』侍逆曰：『今日之事，總統以爲何如耳？』何曰：『弟意必須帶兵出城，於要道駐扎，勿使官軍近城，一可以先占地理，挖濠設伏，能以少勝多；二可以固城中衆兄弟之心，不至內有變亂。然未易得其人也，若所任非人，是縱降耳。』侍逆曰：『無此一人，奈何？』仁傑曰：『王兄勿以小弟爲不才，願當此任。』侍逆曰：『城中調度，非兄不可。弟當自往。』何曰：『自去最妙，但不可多帶人，多則恐生變。可選心腹兄弟數百名前往，弟當堅守此城。』

越日，侍逆帶老長毛賊五百名出城屯扎，何仁傑謂諸賊曰：『現今官軍勢大，且有西兵爲助，今蘇州已破，金陵被圍，諒溧陽小縣豈能拒守？若待兵臨城下，欲退不得，我恐滿城兄弟無一得生耳。今大江南北投順者多腰金衣紫，而不失爲正，我軍受勞苦忍饑餓，日夜驚心，終不免爲賊。今眼見死在旦夕，不降何待？』賊衆曰：『總統所見極是，我等皆願投降。』何曰：『衆兄弟意見既合，即將各城門緊閉，不准一人出入。然降時必需進獻，可將侍逆僞府財物抄搜，以備進獻之禮。』衆賊遂將侍逆所藏抄

掠一空，綢緞疋有三間屋之多，金銀珠玉不計其數。仁傑等即差賊目從小路往宜興納降，並請官軍即刻進兵，城中准備出城接應。

侍逆離城不遠，聞城中吹號聲，統兵回探。城上守賊見侍逆歸，即吶喊施放槍炮，侍逆心知有變，遂揮衆攻城，城上槍炮如雨，不能進。侍逆乃謂衆曰：『爾等獻降，迫於勢也。我一家老小皆在城中，可還我，我當自去，爾等自降無強也。』何曰：『王之家族現在，若要送還，請暫退四十里外，明日當送出城來。』侍逆即退去。越日清晨，聞宜興一路炮聲不絕，侍逆不敢久留，望城大哭而去。官軍即日進城。溧陽既破，句容等處之賊皆逃，我軍直抵常州。

常郡守賊僞護王陳坤書、僞佐王黃和錦等擁衆死守，江蘇巡撫李鴻章親督各軍圍城，架大炮日夜攻擊，轟陷城牆數丈。撫軍見城上無一旗一卒，意必糧盡勢危而遁，即令常勝軍當先從城陷處殺入，大兵繼進，見衢巷並無一人，疑之不敢驟進。不意悍賊深伏民房兩傍，突出截住，槍炮齊發，官軍不能抵敵。後軍雖退，而前軍已陷，計傷常勝軍三百餘名、英國兵頭數十名、各營親兵四百餘名，受傷者不計其數。權受江蘇總兵官戈登因傷其兵目，怒甚，用落地開花炮攻之，城中屋瓦亂飛，炮子如雨，城牆四面皆破。

三年四月，乘天雨搭浮橋，備雲梯。初六日，撫軍令各營正隊同時並進，入城時舉火爲號（原稿作『唬』）。西將戈登帶常勝軍拖大炮二尊，首先登城。提督劉銘傳等從南門城垣坍處而入，記名提督郭松林等四面齊登。初尤不敢遽入，見號火四起，知我軍俱已登城，遂併力殺入，擊斃守城賊衆。各軍吶喊，奮勇爭先。該逆率悍賊數千拚命抗拒，劉銘傳、王永勝、郭松林、劉士奇等揮軍直前，將陳逆大股逼

入街心，盡力剿殺，沿衢塞巷賊屍枕籍。追逼至護逆所踞僞府。賊尤堅持以槍炮死拒，我軍圍之數重，殺死無算，衝入賊隊，生擒逆首陳坤書、黃和錦等，餘衆奔潰，棄械投降者六七萬人。其時僞費天將一股由小南門蜂擁來撲，遇缺提奏總兵周盛昌等合力夾擊，費逆亡命亂逃，縋落城下者數百人，經周盛昌等截殺淨盡。其潛伏城內悍賊悉數殲戮，並將費逆擒獲。自未至酉，炮聲始絕，逆黨全股擒斬無餘，常州即平，丹陽等處左近餘匪悉皆逃散。

同時，浙江巡撫左宗棠、布政使蔣益澧攻破金華、龍游等處。西兵協攻寧波府城，克之，帶領洋槍隊總戎華爾歿於陣。華爾自松江教習洋槍小隊，統兵協剿，屢著戰功，臨陣必身先士卒，馭下嚴肅，能使兵不擾民，守松郡時深得其力，至今士民惜之。華爾歿後，白齊文統其衆。白亦花旗人，性貪而刻，群下不服，經該國領事撤回，遂降於賊。

寧波敗賊竄入餘杭，官軍乘勢進拔紹興，嚴州、台州等郡亦相繼收復。大兵至富陽，西人以大炮轟倒富陽東門，兵勇爭先入城，殺賊無算，乘勝克復蕭山。左撫軍親統水陸諸軍直抵杭州，分屯餘杭九龍山，直接鳳山門，連營八十餘里。賊兵自西湖至餘杭，扎營十餘座。時江蘇巡撫李鴻章分兵攻克吳江、乍浦、平湖、嘉興、嘉善等處，杭城孤立。賊內無積糧，外無援救。迨餘杭亦破，賊汪海洋夜遁。杭州守賊僞聽王陳炳文知不能守，雜於賊卒中而逃，官軍四面兜剿，殲戮殆盡，遂克杭城。時浙省惟湖州未下，餘皆一列肅清。

三略彙編卷十

粵逆記略五

同治三年春，浙江巡撫曾國荃統水陸各軍攻剿金陵賊巢，先於二年秋攻克雨花臺及沿江賊卡。提督鮑超破賊洪春元於和州，遂復江浦。敗賊紛紛渡河，時直大水，賊無棲止，且無處覓食，溺餓而斃者甚衆。適總督楊岳斌、侍郎彭玉麟水軍至，殺賊殆盡，乘勢攻打下關，克之，遂復九洑洲。是役也，殺賊萬餘級，死於水者二萬餘人，逃逸僅十之一二，數萬之衆，竟無一賊回南京。

時兩湖、江皖先後底定，江浙以次克復，金陵之賊外援已絕，糧食亦斷，官軍攻圍日緊，先後挖地道三十餘處，爲賊門穿二十餘穴，僅轟發五處，賊衆分頭塡補，抵死抗拒。南京乃前朝見都之地，城高濠闊，且悍賊尚多，急切難下。江蘇巡撫李鴻章派提督黃翼昇等統領淮揚水師六營至金陵助剿，迨經提督朱南桂、李祥和、羅逢元、朱維堂等幷力，攻克賊僞天堡城。城中防守益密，有僞地堡城扼住隘路，我軍百計環攻，無隙可乘。

五月三十日，曾國荃督飭各營將弁奮勇齊進，破賊太平門外之地堡城。時曾帥遍貼解散歌，並設

局招撫，有出城免死之令。賊衆紛紛逃散，投出者日以萬計。首逆洪秀全見勢不能支，先於五月二十七日仰藥死，群賊奉秀全子洪福瑱爲主。

六月初一日，官軍各營逼近城根，輪流猛攻，賊尤死守不退。總兵陳萬勝、王紹義、郭鵬程等親冒矢石，率衆扒城，中炮陣亡，兵勇死傷甚多。福建提督蕭孚泗、候補道黃潤昌、提督李祥和、羅逢元等占取龍膊子山陰，於山麓修築炮臺，架大炮日夜轟擊，並用濕蘆土囊填龍膊子，高與城齊，居高臨下，勢在掌握。曾國荃令河南歸德鎮總兵李臣典、總兵吳宗國、何玉貴等從山麓距城十餘丈開挖地道，限刻日峻工。而提督蕭孚泗、張詩日、蕭慶衍、羅逢元、臬司劉連捷、記名道彭毓橘等連日攻打，不收隊者十餘日，炮斃賊酋多名。

十四日清晨，朱南桂、朱維堂轟神策門地道，盡去其月城，而城大，屹立不能破。十五日，李臣典等地道告成。本日四鼓後，正議裝藥引，通藥綫，發火轟城。忠逆李秀成帶領死黨數百人突出，皆穿官軍號衣，各持火筒火蛋，延燒炮壘及附近積蘆蒿草。官軍久勞之後，深夜無備，幾爲所乘。適有黎明轟城之令，故軍士尚未解甲，當經李臣典、張詩日、伍維壽、黃廷爵堵殺左路，斃賊甚多。彭毓橘、熊上珍、陶立忠等阻截右路，擒斬亦多。賊即退入城中。

十六日午刻，李臣典等地道發火，轟開城牆二十餘丈，塵土蔽天，磚石滿谷。諸將各帶隊從倒口搶入，城上賊衆死護崩處，捨命抗拒，火藥傾盆亂拋，官軍被燒死傷甚多，大隊稍卻。維時我兵分四路進攻，朱洪章、李祥和、李臣典、黃潤昌等進擊中路，劉連捷、張詩日、譚國泰、崔文田等攻右路，神策門中左則彭毓橘、羅朝雲、趙清和、黃南等進攻，而通濟、朝陽、洪武等門以蕭孚泗、熊登武、蕭慶衍、蕭開印、

李泰山等分頭衝擊。時彭毓橘、朱洪章、蕭孚泗等見兵勇受傷卻退，遂親冒矢石，大呼衝殺，各弁蟻附齊進，勢如潮涌。朱洪章等率隊登龍廣山，以大炮轟擊，賊卻退。李祥和、王仕益從太平門月城攻入，合力進擊，攻僞天王府之北。劉連捷等右路由臺城趨神策門一帶，適朱南桂等率隊從神策門梯攻而入，相與會合，鏖戰至獅子山，奪取儀鳳門。彭毓橘等中左一路由內城舊址直攻通濟門而入，左路蕭孚泗等同時攻破朝陽、洪武二門，群賊紛紛逃竄。大軍四路入城，分頭剿殺。

方我軍之抵龍廣山也，西南守陴之賊猶屹立未動，迨朝陽門破賊始亂。是時官兵雲集，齊呼殺賊，聲聞數里。賊大潰，皆抱頭鼠竄。僞忠王李秀成率死黨狂奔，將向旱西門奪路衝出，爲大軍擊退，仍轉回清涼山。江南提督黃翼昇率領水師各營攻奪中關攔江機石壘，乘勝攻濱江之城，遂與陳湜、易良虎等收殺旱西、水西兩門守賊。

時日色將暝，陳湜、易良虎等遙見忠酋賊隊隱於西南房屋如鱗之內，益戒所部嚴防賊衝。彭毓橘等既克外城，遂分守聚寶、通濟二門。李臣典、李祥和把守太平門，以防賊竄。黃潤昌、王遠和、朱洪章等見星收隊，結爲圓陣，站立龍廣山，稍資休息。

至三鼓將盡，群賊將僞天王府及各僞王府縱火焚燒，煙焰蔽天，滿城照耀如晝。官軍見南門火光中突出悍賊千餘人，各執軍器洋槍，向民房街巷（原稿作『港』）而去，知必洪逆竄逃，遂率隊截擊，斃賊數百人，奪獲僞玉璽二方、金印一方，寬廣約七寸，即洪逆僭用之印也。其時內城火已燎原，不可嚮邇，街巷要路均已燒斷，官軍以暮夜路徑生疏，不能巷戰，遂歸隊站守，以待天明。

至四更後，有賊一股假裝官軍，身穿號衣號補，各執刀矛，約有千餘人，從太平門地道缺口拚命衝

出。經各營將弁截住，開放噴筒攮槍，斃賊二百餘名，尚有六、七百人飛騎透圍而出，向孝陵衛、寶林鎮一路而去，伍維壽、楊鈿南、陶立忠等率馬隊跟追，曾國荃聞賊騎竄逸，即加派張定魁、李泰山、黃萬鵬、黃廷爵等馬隊七百騎追之，並飛咨溧水、東壩、句容各守將會合，嚴防擒剿。時天已大明，諸將分守各門要道，令兵勇搜殺餘賊，救息城內之火。其僞王宮殿侍女自縊於苑內者不下數百人，死於城河者男婦不下二千餘人。官軍攻破僞天王內城，殺賊無算，逆屍山積，濠水皆赤。

伍維壽、黃萬鵬等追賊至純化鎮，生擒僞烈王李萬材。復追至湖熟鎮，見逃賊在前，令馬隊疾馳圍殺，斬獲殆盡。至溧陽，據百姓言前路並無賊蹤，官軍遂即回營。撫軍親訊李萬材，據供〔原稿脫此字〕攻城破後，僞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障王等盡被殺死。又據先擒城內各賊供稱，首逆洪秀全實系本年五月間聞官軍攻克常州，下竄無路，上游接濟亦斷，糧食將盡，南京料不能保，服毒身死，葬於僞宮院內，立僞主洪福瑱，重襲僞號，城破時積薪宮殿，舉火自焚等語。

僞忠王李秀成城破匿山內民房，十九日夜，經提督蕭孚泗搜獲，並擒僞天王次兄洪仁達。其餘兩廣、兩湖、江北之多年悍賊，經各營將弁搜殺無遺，秦淮屍首如麻。凡僞王、僞主將、天將及大小賊目共有三千餘名，或死亂軍，或傷溝渠，其自縊自焚者不可勝數。三日之間，斃賊三萬之衆，晝夜火光不息。至十九日，尚有賊踞高屋之顛，以洋槍狙擊官軍者。至二十二、二十三日，餘孽漸盡，救出難民婦女萬餘人。

金陵攻圍二載有奇，我軍前後死於疾病者萬餘人，死於戰陣者八九千人。洪逆自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據金陵亦十二年矣，流毒海內，神人共憤。我國家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屢次削平大寇，焜

耀史編。然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僅四省，淪陷不過十餘城。康熙三藩之亂，蹂躪尚止十二省，淪陷亦第三百餘城。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黨如李開方之守馮官屯，林啓容守九江，葉卡來守安慶，可謂至死不變。此次金陵圍攻二載，城破而十萬餘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然卒能次第蕩平，剗除元惡，此賴我朝聖聖相承，恩澤遠布。而曾相之知人善任，賞罰無私，調度有方，將士用命，故能成此大功。

曾閣部於六月二十三日由安慶乘坐輪船，二十五日馳抵金陵，周歷各營，接見諸將，親訊僞忠王李秀成等供詞，並查覓僞天王洪秀全逆屍下落。至二十七日，始從僞宮內掘出洪逆屍身。二十八日，扛至營處。閣部督同在營諸將士及委員曾任刑部秋審處之勒方騎、龐際雲、孫尚誠等公同相驗。該逆遵尚邪教，不用棺木，遍身皆以黃緞綉龍包裹，雖褲腳亦系龍緞，頭禿無髮，鬚尚全存，已間白矣。左股右膀肉猶未脫，驗後戮屍，舉烈火而焚之。

訊有僞宮婢，系道州黃姓女子，即手埋逆屍者也。據供，洪秀全生前經年不見僞屬臣僚，本年四月二十七日，因官軍攻急，服毒身死，秘不發喪，而城內群賊、城外官兵喧傳已久，十餘日始行宣布。僞幼主洪福瑱繞室積薪，爲城破自焚之計。衆供皆合，連日在僞宮殿灰燼之中反復搜尋洪福瑱屍身，茫無實據，其金、玉二印皆在巷戰時所奪，洪福瑱似已逃出僞宮者。

忠逆李秀成就擒，閣部親訊一次，旋派候補道龐際雲（原稿作『雲際』）、知府李鴻裔、同知周悅修鞫訊累日，令寫親供。李逆在囚籠中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約寫七千字，叙髮逆之始末，及自述其戰爭奪邑之事甚爲詳悉。詢以江西李世賢、湖北馬融和、湖州黃文金等各賊情，據供：湖州、廣

德之賊可以不攻自遁。馬融和一股本由陝西調援金陵，因長江阻隔，久無信息。李世賢系秀成從父兄弟，曾與之約八月以前，則擄江西之糧以救侍黨之饑；八月以後，全數竄回，圖解此圍，順擄寧國之糧以救金陵之饑。又勸官軍不宜專殺兩廣人，恐粵賊愈孤，逆黨愈固耳。其親筆供詞多至數萬言。

兩江總督曾國藩改其別字，刪其閒言重復及諛頌楚軍之處，並其宛轉求生乞貸一命，請招降江西、湖北各賊以贖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敗亡有十誤，亦均刪之。其余雖文理不通，事實不符，概不刪改，以存其眞。然有悖謬處，如稱我將曰『清將』，稱賊兵曰『天兵』，今去其謬字，刪其繁言而附錄焉。據供：

天王洪秀全，廣東花縣人。兄弟三人，長洪仁發、次洪仁達、三即秀全。長、次兄皆前母所生，在家種田。洪秀全幼曾讀書，與馮雲山為同窗好友。

丁酉歲，洪秀全病死七日復甦。自後俱講天話，勸人敬拜上帝，不得拜別神。後到廣西潯州、桂林、武宣等處行教，聚衆日多，遂與桂平人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秦日昌及武宣人秀全妹婿蕭朝貴、馮雲山等結黨謀逆。

道光二十七、八年，廣西盜賊四起，居民多有團練，拜上帝之人與團練爭殺，因而起事。三十年六月，金田、花州、六川、博白等處同日起事。

時天王匿花州山人村胡以晄家，楊秀清等使人接洪秀全到金田會集，遂推洪秀全為首，稱天王，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秦日昌為天官丞相。時有大頭羊、大黑魚、羅大綱三人在大黃江口為賊，亦至金田入夥。後大頭羊與羅大綱不合，

遂去。繼因官軍四圍，偷由山僻小路而出隘關，到思旺。逢向提臺扎營十餘座，經蕭朝貴、馮雲山打破，然後出關，由八筒水到大旺圩，向永安州而進。

秀成系廣西藤縣人，父名世高，母陸氏，同胞兄弟二人，弟名明成，俱種山幫工就食。天王上永安，陸路兵由我家村中經過，屯兵五日，將里內糧食衣物擄掠一空，傳令凡拜過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吃飯。臨行將房屋燒燬，我家無食，故從行。打破永安，即在和池屯扎。

數日後，賽中堂及烏、向大軍四方圍困，遂由姑蘇小路衝過招平，此處有壽春兵把守，經羅大綱打破，得火藥十餘擔，方有軍資，在永安時並無觔兩之火藥也。繼被烏帥大軍追趕，殺死男女二千餘人。次日復戰得勝，殺官軍四五千人，烏帥受傷，在六塘圩身故。翌日起行，不由招平、平樂，從小路過牛角猺山，出馬嶺，上六塘、高田，圍桂林一月餘，攻打不下。退兵由象鼻山渡河，過興安，到全州，攻破全州，馮雲山在全州陣亡。即下道州，打永明，破江華縣，招得湖南道州之衆二萬餘人。入郴州，亦招二三萬人，茶陵州又得數千。

蕭朝貴帶李開芳、林鳳祥等打長沙，蕭朝貴在長沙南門外中炮身死後，天王同楊秀清移營來長沙，攻打未得成功。天王在長沙南門製造玉璽，稱呼萬歲。遂舍長沙，由益陽靠洞庭湖邊到常德，搶民舟數千順流過林子口，出洞庭，至岳州，水陸下湖北，破岳州，得吳三桂之器械。再破漢陽，困武昌，開地道破城。到陽邏，破黃州，取蘄水、蘄州、九江，破安省，未守。趕下江南，圍南京七日，開地道破儀鳳門而進。江面舟楫萬餘滿載食糧。

是時天王與東王議分兵守江南，欲取河南為業。有一老年湖南水手云河南水小無糧，敵困不

能救。今得江南，有長江之險，南京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用，舍之而往河南，不可也。楊秀清從其言，故而不往。天王入南京，改名天京。

咸豐六年，向帥兵圍金陵，扎營孝陵衛、洪武墳、七甕橋等處。吉帥困鎮江，屯兵九華山、丹徒、金山一帶。鎮江系吳汝孝把守，勢危告急。我與陳玉成、陳仕章，及春官丞相涂鎮興下救鎮江。計議派陳玉成坐小舟入鎮江，約吳汝孝由內打出，我帶兵由外打入，遂破官軍營十六座。明日再戰，盡破其虹橋、卜著灣、三岔河營盤一百二十餘座。乘夜渡瓜州，順勢破揚州，仍渡江而回，遂打高資。吉帥由九華山來救，兵敗逃入高資山中，以洋槍自擊身死，官軍無主不戰自走。張國樑由六合趕至，救之不及，屯兵丹徒。吳汝孝帶兵來助戰，大破張軍，官兵盡退，我兵直抵南京。東王下令要我將孝陵衛向帥大營攻破，方准入城。次日，與陳玉成、涂鎮興等由燕子磯姚方門進攻猺化門官營，翼王帶兵亦來相助，遂破孝陵衛滿漢營盤二十餘座，向、張二帥自退，我兵追趕，襲取句容，兵至丹陽。

向帥因被困丹陽，又失去孝陵衛大營，官軍散逸過半，遂自縊而死。張國樑奮勇出戰，攻破我丹陽南門外營盤七個，殺死六七百人。十三檢點周得賢中炮死。隨即移營離句容二十五里之丁角村屯扎。

是時楊秀清在京權重勢大，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北、翼二王不服，密議殺東王兄弟三人，餘不得多殺。後北王將其全家誅戮，並殺其親戚文武屬員。翼王在湖北聞殺害多人，趕回京都，北王又欲謀害翼王，翼王遂走安省。北王即將翼王全家殺死。後北王好殺，群下不服，為衆所

殺，函首送翼王。翼王遂回金陵，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迨天王專任安、福二王，安王即王長兄洪仁發，福王即次兄洪仁達，以制翼王，翼王遂出京去。秀成時為右四軍帥，守太平門新營，後胡以晄打破廬州，調我守廬郡〔原文作『群』〕。是時京中大亂，自相攻殺。幸向帥兵敗之後，彼此按兵不動。倘向帥未敗，仍扎孝陵衛，乘其內亂而攻之，京城蚤破矣。

那時翼王遠去，東、北王、秦日昌俱死，朝中無人，經朝臣查選，以十八指揮陳玉成、二十指揮李秀成、贊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賢這班人出來助國。其時我招得人馬，聲稱百萬，天王因加封我為地官副丞相，把守桐城。時廬城為和帥打破，合城兵將盡亡。和帥統兵直下鎮江，與張國樑併力攻城，分秦定三一軍圍困桐城。是時有張樂行、龔〔原稿作『襲』〕得樹在三河尖造反，我營中李昭壽與二人有交，寫書招之來投。

前翼王出京後，將打寧國之兵交成天豫、陳玉成管帶。陳玉成在家與我鄰居至好，遂求救於玉成，以解桐城之困。玉成由樅陽渡江，攻破無為州，會迓天侯陳仕章之軍，力破湯頭鎮，抄落河，破東關，得巢縣，渡廬江。我引軍上滘河，攻大關，包桐城之後，以斷官軍糧道，與陳玉成兩路夾攻，官軍大敗。分三路追趕，破舒城，得六安，上三河尖。張樂行先令龔得樹、蘇老天半路相迎，當即破霍邱縣。陳玉成引兵破正陽關，攻壽州未下，扯兵直上黃、松兩處，遇曾帥將李續賓破我軍於松子牌。迨後三河有廬郡官軍圍困，守將洪成春到京告急，命我領本部人馬去救三河，至無為州，三河兵敗，已失廬江，隨即退回。

八年，張國樑引軍攻破句容，再圍鎮江。和帥復困南京，幸城中糧米豐足，兵雖少而守志堅。

張國樑之兵是廣兵，好勇而心不齊，故久困無礙。斯時朝政歸我提理，奏明出京調兵救援，遂出南門，一日夜趕到蕪湖，會弟李世賢。時陳玉成欲上德安招集人馬以救京城，不意在羅田、麻城兵敗而回，在太湖（原稿作『潮』）、潛山屯扎。我部下精兵尚有五千餘衆，一由蕪湖渡江，一由東梁山度過西梁，皆到含山齊集，遂順流而下和州。先攻破何林鋪官軍營，再破和州二十餘營，德帥救之不及。然後引兵取全椒、滁州、來安，以分官兵之勢，後勝官保軍。到我兵失利，退守來安，回滁州後，將滁州交與李昭壽鎮守，自回全椒。迨李昭壽獻城以降官軍，我在全椒通文各鎮守將約齊，到安省樅陽會議以解京圍。各處如期而至，陳玉成亦由麻城而來。時派吳汝孝、龔得樹由潛山、舒城破廬郡，出店鋪，攻梁園、定遠，陳玉成由界牌而下滁州。時德帥在浦口，發人馬從小店來烏衣，張國樑亦由江南帶兵而來，遂會戰於烏衣。官軍敗退，我兵順勢追下浦口，陳玉成攻其前，我攻其後，德軍大亂，死於浦口者萬餘人。此時，得通南京隔江之信，後陳玉成攻六合，我上天長，到揚州。此等處俱無官兵，隨到隨克。惟揚州有兵不戰自逃，知府被拿不降，發盤川銀三百五十兩送由仙女廟而去。因兵少不守揚州。

陳玉成攻破六合之後，忽得安省告急，言黃梅、宿松、太湖、潛山、石牌、桐城、舒城一帶被李續賓攻破。陳玉成遂扯兵上救，我由巢縣而進。李續賓見陳玉成兵初到，扎金牛，次早即統兵攻營。李續賓令黎明開仗，李家部將欲五鼓開戰，李續賓言陳玉成兵壯，恐戰未成，豈不誤事。故五更未開仗。若依部將五更開戰，陳玉成敗矣。黎明時，陳玉成寨被李續賓攻破，官軍乘勝追殺，已過金牛。天色當明，濛霧甚大，只聞人聲，不知陳玉成兵反在官軍之後。時我領兵隨後而至，是早在白

石山十餘里聞金牛炮聲不絶，知是開仗，親引本部人馬向三河而進，正遇兩家鏖戰，經我一軍衝入，前後夾攻，李軍大敗。我兵四面圍其大營，李續賓自縊，遂收其全軍。那知湖南之人不肯相從，至半路不及防備，殺死我兵數十人，陳玉成傳令盡殺。自此之後，各自逃散。戰平三河，我與陳玉成分路而行，陳玉成靠舒城出大關，我由廬江到界河，攻打桐城。官軍因三河之敗，失去李續賓之好將，各有懼心，故而又敗。我軍越西門扒城而入，即收復桐城。

自三河、桐城之戰，安省之圍自解。陳玉成乘勢由石牌而至宿松，被湖北將官馬步打散，其部將李四福領一軍出青草塢進黄泥港，被官軍衝失一隊。是時我由潛山而進太湖，收得兩城。陳玉成自宿松之敗，仍回太湖會議，分路進兵上二郎河，遇鮑軍同、多將軍之兵一由二郎河而來，一由宿松而來，馬步並進。陳玉成之兵先敗，其營概為鮑軍所得，我兵被逼上山，死者數千人。我營未失，被困至夜。多、鮑收軍，我棄營衝陣而走，退回太湖，陳玉成回安省，我至巢縣黄山屯扎。

九年正月，薛之元將浦城獻降。我在黄山得悉江浦之變，趕下浦口，追調前軍主將。陳玉成由廬郡梁園而至。時張、和二帥令部將朱姓，是廣西人，攻打六合，於東門一帶扎營四十餘座。我聲言攻揚州，朱軍調救揚州，被我以兵隔斷。張、和二帥分兵來救，在陵子口交鋒，張軍敗陣。是夜，朱軍盡退，六合之圍遂解。後同陳玉成引兵回浦口，攻破浦口官軍五六十營。自破浦口、六合之後，上路又來告急，陳玉成扯兵上救，我保浦口。其時李昭壽有信來，被天王知道，恐我有變，封我為忠王。

時和、張二帥圍困京城，我輕騎回京奏主，親往各處調兵以解京圍。即自浦口動身，到蕪湖三四日之間。浦口城外靠大江營盤盡被張帥之軍攻破，九洑洲亦失。那時京城圍困甚急，朝中無

人，天王不問軍情，一味靠天，第一重用幼西王蕭有和，第二重用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第三重用幹王洪仁玕〔原文作『玕』〕，第四重其駙馬鍾姓、黃姓，第五英王陳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

十年正月，我帶兵從蕪湖到南陵，由寧國高橋過水東，二日夜趕到廣德州，即攻破廣德，留陳坤書、陳炳文把守。我親帶部將譚紹光、陳順德、吳定彩等由廣德到四安。四安有張國樑兵把守，攻破其營，遂收四安，下紅心，會弟李世賢之隊，令其攻湖州。我自引兵由廟西到武康，日夜下杭州，只有六七千之衆，將杭州困其五門三日三夜，攻破杭州，由清波門而進。一千二百五十名先鋒打破杭州，非人力，實天成也。我非一心去打杭郡，因張、和二帥困我京城，此是出奇制勝，欲扯動張、和江南之兵，我好復兵而解京城之圍。打入城內連戰數日，滿營未破，張、和二帥果派張玉良帶兵來救杭州，扎武林門。我知江南兵勢已分，次日午時將杭郡新製旗幟遍插城頭，以作疑兵，遂退出杭州。一日夜官軍猶未敢入城，我故得退無礙。自退出杭城，由餘杭行天目山，出孝豐至廣德，時我兵在前，張玉良之兵在後。張兵圖杭民財物，不肯追我。查廣德到京三百餘里，杭州至金陵八九百里，是以張玉良不及回救。時楊輔清、劉官芳、賴文宏、古隆賢、李世賢俱在建平，會議之後即分兵，楊輔清攻高淳，李世賢攻溧陽，我由赤沙山直到雄黃鎮。是處張、和二帥分將屯營十餘座，斯時侍王亦到，大齊會戰，遂盡破官軍之營。陳坤書、劉官芳由高橋門而來，李世賢從北門紅山而至，楊輔清由秣陵到南門雨花臺，陳玉成由板橋而入，我進扎荊山尾，和、張之兵前後不能救應，遂破其營，直下鎮江，官軍死者三五千人，散者多也。

既解京圍，天王嚴詔命我去取常、蘇，限我一月回奏，遂統兵由丹陽進發。張國樑兵屯丹邑，

次日在丹陽大南門迎戰張軍，死者萬人，張帥死在丹陽南門河下，差人尋其屍首，用棺木收埋丹陽寶塔根下。丹陽既得，順下常州。時張帥之兵俱已敗散，常州惟有蘇州發來之衆，並張玉良由杭郡回來之軍，扎四十餘座營盤。是日兵到，次日進攻，張玉良又敗，盡破其營。官軍屢敗，未戰先逃，連攻數日，常郡自降。張玉良退屯無錫，何制臺偷搬家眷下舟而遁。我在常州息兵二日，即到無錫。時張玉良已安好營寨，四門穩扎，又有宜興守將姓劉，是廣西東鄉人，從宜興來助戰。兩陣交鋒，連戰一日夜，我兵不能勝。張軍敗而復振，亦算一員好將。後我兵由惠泉山而下，力攻西門，官軍水旱俱潰，遂破無錫。

初，張、和二帥大營敗軍之後，張屯丹陽以保蘇、常，和春一人走蘇州，在浒墅關。後聞張國樑戰死丹邑，遂自縊而亡。我克無錫之次日，行營而下蘇郡。初到閶門。蘇州百姓多有來迎者，見街上店鋪民房門首俱貼同心殺盡張、和二帥官兵。蓋丹陽、常州之敗兵散下，盡擄民間財物，故百姓恨而有此也。

遂將蘇城各門緊閉，守蘇之兵皆常、無敗殘之餘，心寒怯敵，不敢出戰，有廣東人李文炳、何信義、周五等獻城來降。張玉良見兵勢如此，帶本部人馬由盤門而出，上杭州。到杭不開城門，甚有怒意，屯兵武林門外，愈擾於民。我引軍入蘇城，收其部衆五六萬人。自我收得蘇城，未殺一人，城中文武候補大員無數，滿將多員，俱未傷害，各欲回家，我給其資，派舟送往。那時張玉良兵退杭郡，我順追而得嘉興。後張玉良在杭養兵整隊，進兵來攻嘉興。嘉興是求天義、陳坤書、朗天義、陳炳文把守，張玉良兵圍西、南二門，嘉郡告急。到蘇省時，青浦被洋鬼領薛撫臺之銀，亦攻打

甚急。遂於六月中旬帶人馬先救青浦，與洋鬼打仗，鬼軍大敗，殺死六七百人，得其洋槍大炮船隻甚多，青浦之困遂解。順流而得松江，引兵去攻上海。斯時有上海夷人來引，外有漢兵內通，故往也。軍到離上海九里，有官軍扎營四個。是日進兵，官軍皆棄營而走。正當攻城，忽然風雷震動，大雨如注，兵馬不能前進。後洋鬼漢兵恭迎，未見我到。薛撫臺是夜悉知有通情，復即加銀和於洋鬼，請得一二千鬼子守此城。漢軍通我未成，這班人馬概被撫臺殺之。

我在徐家匯紅毛禮拜堂暫屯數日，移軍松江，到嘉善、平湖。此兩城雖有兵把守，一戰而破。至嘉興，次日開兵，分一軍上石門，斷官軍浙江之來路。蘇杭水地，一軍屯此，萬不能過。張軍見我斷其後，兵弁皆獻營來降。張玉良不敢再戰，亦自逃回杭州。嘉興之圍已解，我亦班師回省。

八月中旬，天王下詔命我赴上游領軍掃北，那時有江西德安縣以隨州、義寧、武寧、大冶、興國、蘄水、蘄州、武昌、江夏、金牛、寶安、蒲圻、嘉〔原稿作『加』〕魚、通山、通城等處起義，四十餘名具稟，差使到蘇，公呈降表。我將蘇省事務交陳坤書接管，遂到京面奏，俟招此數十萬之衆，然後遵詔掃北。主本不從，我强行而止，遂出師而上江西、湖北。即由太平、蕪湖、繁昌而進，上石埭到黟縣，遇鮑軍會戰，殺我軍數百名。當即改道，不由黟縣，從箬領到徽州，過屯溪上婺源，到常山。

十一年正月，由玉山、廣信、河口到建昌屯扎，攻打二十餘日未下，外有官軍來救，是冲天炮李金暘帶兵。其兵少，我兵多，故二家和戰後，將建昌之軍撤退，由撫州灣上宜黃，到樟樹、新淦一帶屯扎數日，過河到吉安，上瑞州，遂將湖北興國、大冶、武昌等處具稟來降之人招齊，大約有三十萬之數。後鮑軍由池州扯兵到瑞州，湖北胡巡撫兵亦來，離金牛、寶安二三十里屯扎。我所招之兵

俱未經戰，是以未敢與鮑軍開仗。時李世賢亦由徽州而至景德、樂平，與左宗棠對敵，失軍萬餘。黄文金、胡鼎文、李遠繼在東流、建德、饒州一帶為曾中堂部將擊退，劉官芳、古隆賢、賴又宏這枝人馬在後，由洋棧嶺而來，亦被中堂兵打破。李世賢樂平一敗，退河口而下常山。那時曾九帥又困安省，陳玉成解救不能，是以將湖北等縣全軍收回，俱到瑞州齊集。先有冲天炮李金暘統兵屯陰崗嶺，與我部將譚紹光、蔡元隆、郜永寬等迎戰，李金暘兵敗被擒，全軍失散。我因其有名之將，故未殺害，彼不願降而願回，發給盤川銀六十兩，不受而去江西，後聞被殺，可惜。

自湖北回來到瑞州，向臨江，過樟樹，李世賢退下常山，亦由那邊河而下，忽遇中堂派鮑超亦到，在豐城對面扎營二十餘座，中隔一山。李世賢登山一望，見鮑軍多，遂即退軍。全軍退盡，鮑軍從後追來，我兵到一小河無橋可過，追兵已近，遂游水而渡。將已過齊，鮑軍已至，傷我數百名，仍回樟樹。幸連日大風，舟不能動，鮑軍不得過來。風息，我已去三四日矣。過了撫州澉灣下河口，適童容海由廣西而回，得其衆二十餘萬，順下浙江。當即分隊，李世賢攻打金華、湯溪等處。攻破之後又議分兵。我領新降將士及童容海下浙江，派李世賢打温、台、處州、寧波，我分兵去破紹興各縣，軍到處俱自降獻城。浦江縣有張玉良，提戰數日，張軍即敗。斯時九月初旬，軍由富陽而破餘杭，到鹽嶺鋪，至始塘屯扎。李世賢由金華取温州，到處州，克台州，又派戴王黄呈恩、首王范汝曾攻寧波，離城十里屯扎。有寧郡鬼子頭目，到營求寬五日，候其將城内洋行什物運出方進。戴王不准，至三日，令其將物運盡。所食之糧皆洋鬼及百姓供應。第四日移軍入寧波，洋鬼帶戴王去取石浦、鎮海，皆洋鬼助我船隻，取得兩處分兵鎮守。來王陸順德攻紹興，紹興守將獻城來

降。紹興城高濠闊，四面皆水，此城不降，不易破也。收復紹興之後，蕭山亦是獻降。是時，武康、德清、孝豐、廣德、四安、安吉、高淳、東壩、溧陽、常州、蘇州、嘉興、石門皆我軍把守。湖州雖有趙景賢據守，無兵來救，諒不能久。我軍一到海寧州，海寧守將張威邦即獻城而降，海鹽縣官亦降。杭城孤立無援，被我軍緊困，外獨有張玉良一軍，由候潮門水道而來。那時我軍扎鳳山門，見張兵到，出軍攔扎，絶斷杭城。城內無糧，軍民自亂。巡撫王有齡甚為堅守，後兵將餓倒，不能為戰。王有齡與其師爺計，及托信與忠王，叫忠王免害杭城軍民。師爺回言：『大人此信可寫，如何稱呼？稱呼得不好，反害軍民。稱得好，皇上罪爾投他。』王有齡無言，捶心而嘆，坐在大堂，等忠王入城，視忠王何等之人而死。師爺言：『此人入城，萬不與爾死也。』後我軍四面越城，一躍而進。我親自上城，搶得一騎，直入王有齡衙內，尋到後園，見其吊死，令人擡到大堂入殮後，點其親兵五百名，給舟十五條、銀三千兩、路憑一紙，送其棺木回鄉。

有米興朝、林福祥兩人，外有麟趾一人，是杭州布政使之職，到省尚未接任，原任是林福祥，皆禮待之。落在書房，與文官閒敘。夜靜我與〔原文作『與我』〕米、林二人說及世情，後將林福祥家小兒子一並尋回，交還林福祥。米興朝之馬匹亦尋出付交，後米興朝將馬送與我部將汪安鈞。麟趾是滿人，次夜逃死，並不追趕。過十餘日，林、米二人欲去，我備舟各一條，送到上海，各贈銀兩三百兩。二人不敢要，各領銀一百兩。臨行各具一信與我辭行，准今世不能為友補報，來世不忘。並准爾忠王本是出色，未遇明君，好惜好惜。此是十一年十一、二月之候。

是時收得杭省，而安省被曾九帥所困，內外不通。英王陳玉成欲救不得，遂選吳定彩帶兵千

餘人入省助葉藝來、張朝爵守之，又令劉璯林、李四福保集賢關。陳玉成同黄金愛到桐城，誰知被官軍知悉，多將軍伏兵以待，英王全軍方過，黄金愛押尾，官軍伏發，殺死千餘人，黄金愛逼入田筒水中，至晚由水中衝出，乃到桐城。後陳玉成自回京求救，而集賢關已被鮑超攻破，劉璯林、李四福皆被殺死，全軍俱没。曾九帥攻破安慶，葉藝來逼死於内，張朝爵坐舟逃生，吴定彩全部死於大江之中。此城盡殁，未漏一人。

陳玉成見省城失守，扯兵由石牌而上，意欲上德安、襄陽招兵，不意將兵不肯前去，遂連夜由六安而下廬州。後多帥發兵破廬城，陳玉成逃至壽春，被苗沛霖反心捉獲，解送官軍殺死。時王次兄弄權，我屢奏不聽，童容海被其讒惑，背我而逃。

我在蘇省住有四月之久，後有巡撫李鴻章到上海招集洋鬼，破我嘉定、青浦，逼我太倉、昆山，告急前來，遂調精鋭萬餘人親領前去。到太倉，開仗破鬼陣，克復嘉定、青浦，遂圍松江。是時曾帥之軍已由上而下，破我蕪湖、巢縣、無為，及東、西梁山、太平關、和州，勢如破竹，直至金陵。天王一日三詔到松江追我，不得已收兵回蘇。抽調各處之兵擇日起行，由溧陽到東壩，向秣陵關到雨花臺，一由板橋、善橋而來，圍攻九帥營寨。九帥節節嚴營，濠深壘堅，連攻十餘日，未能成效。我主當殿嚴責，飭我進兵北行。遂由巢縣到石澗埠，遇中堂派軍扎營十餘座，嚴守勿戰，後扯兵由廬江而上舒城，到六安州，想去會陳德才之軍。此地無糧，兵不得食，餓死者多，遂轉到天長等處。正逢九帥破我雨花臺，巢縣是洪春元鎮守，被中堂派鮑超一軍攻破，敗到和州，京内驚惶，天王差官詔我回京。那時和州又敗，江浦失守，我出京未調一兵而回，適大江水漲，九洑洲又被水没，我

軍無悽身之所。時楊帥、彭帥領水軍前來攻打，下關又被水帥攻去。九帥既克我雨花臺，營壘扎堅，不能再復，前後失去戰士十數萬人。曾帥兵困甚嚴，我勸主讓城而走，天王大怒，言：『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之有。』

時浙省金華、龍游等處俱被左撫臺全軍制戰，寧波府前是鬼子誘引而得，後官府用銀惹動鬼心，攻我寧城。洋人炮火利害，攻倒城墻，我兵不能立脚，退守餘杭，嵊縣亦退。鬼兵攻破寧波，又破紹興。自此之後，金華、龍游、嚴郡、温、台等處我兵陸續退出，屯扎富陽。左撫台兵逼富陽，鬼兵又由水路而來相助，富陽、蕭山先後俱失。左撫台兵至餘杭，分水旱而下杭州，連營八十餘里。浙江是聽王陳炳文為帥，餘杭是汪海洋為帥，兩軍相持數月。然後蘇兵帶鬼子攻打乍浦、平湖、嘉興三處，俱被攻破。而蘇之太倉、昆山、吴江等處亦李撫臺打開，印子山營又被九帥攻奪。主不准我出京，蘇杭各處告急，日日飛文前來，不得已又奏必要出京。主及朝臣要我助餉十萬方准我行。我見下路勢急，亦願遵從，總想出京再行別計。自去未久，高橋門又被九帥打破，楊輔清逃回東壩，李世賢亦退轉溧陽。時我在蘇屯兵馬塘橋，意欲回京請主他行。蘇州守將慕王譚紹光，尚有納王郜永寬、康王汪安鈞、寧王周文嘉、天將張大洲、江花班、汪有為、范起發等，此皆我手下之將，自小從戎。不意郜永寬等心變，將譚紹光殺死，投李撫臺以獻蘇城，未及三日，俱被李撫臺殺害。我聞省城之變，即上常州，到丹陽屯扎，後無錫又失，我弟李世賢在溧陽勸我不必回京，別作他謀。我見勢不好，遂輕騎連夜到京，此是十三年（同治二年）十一月矣。後常州亦破，殺死合城兵將。

常州破後，丹陽亦退，杭州、嘉興等處前後亦失。浙江、丹陽、金壇、宜興、溧陽各軍無處可逃，是以逃往江西。計開上江西各將：李世賢、劉朝鈞、汪海洋、陳炳文、陸順德、朱興隆、李開順、譚應芝、陳承奇、李容發。

時京城被困，合城無食，男女死者甚衆。天王降詔，令合城俱食甘露，可以養生。天王在宫，將百草製作一團，名為甘露，飭衆遵行，各而備食。先是，天王改政，凡出示及印文内俱要用天父、天兄、天王字樣，營稱天營，兵稱天兵，民稱天民，國稱天國。不遵者，五馬分屍，獨我與李世賢不服。此是天王之計，皆算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稱我隊我兵，恐人占其國也。我與陳玉成二人本為主所愛，陳玉成在家時名丕成，天王改做玉成。我在家名以文，自封忠王之時改我為秀成。陳玉成死後，故命我統其衆，一切戰争之事悉歸我提理。

時京城勢危，官軍日逼一日，城内慌亂，守營守城無人可靠。天王嚴詔，凡是城外文書有人拾到不報天王處，私開者抄斬全家。後鬆王陳德風、慰王朱兆英通於東門外蕭軍門，其事泄漏，被王長兄鎖拿。鬆王與我交好，當代用銀一千八百餘，始保陳德風之命。我有妻舅宋永祺來九帥營下，同師爺談及勸我來降。據云渠之兄弟在中堂轄下戴水晶頂子，我不知其姓名，云可保於我。宋永祺云未見過此人，此人聞在泰州。宋永祺由九帥之營回轉京内，來往十日有餘，與南京人郭老四同事。然未見九帥之文，不過與師爺談及。宋永祺好酒，次日同朋友飲酒太多，即至陳德風處言與我曾談此事，陳德風不信，行文來問。此日正在我府會議糧務，補王莫仕葵、章王林紹章、順王李春發、王長兄長子洪和元、次子利元、幹王長子洪葵元同在。陳德風遞到此文，本城之文人

人可拆。莫仕葵拆開一看，見此情由，各人並踴來視內言，問忠王真有此言否？莫仕葵遂將宋永祺、郭老四拿獲，我用銀於莫仕葵得不治罪。自後時時有人防我，恐我有變也。

十四年（三年）四月盡五月初之候，我在東門城上，九帥之兵攻打日夜不息，近城處處開掘地道，天王焦急，於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死，天王長子洪福瑱登基。官軍以地轟放倒神策門二次，合城文武無計。至六月十五早，見勢甚急，即抽點先鋒，連夜出城攻九帥營。攻打未成，知城不能保。我兵日夜未得歇息，天明各歸館子暫息。曾帥在紫金山高處吊望，見城內之人紛紛歸隊，午刻用火轟倒京城，由紫金山龍頸而破，全軍入城。那時官軍已四面扒城而進，中關以外見京城已失，降亦有之，逃亦有之，死亦有之。我由太平門敗轉直到朝門，幼主已先在朝門，天王二個小子亦到。我獨帶幼主一人，幼主無好馬，將戰馬與之，我另坐一騎，遂到家，與母弟姪流涕辭別，帶主上清凉山躲避。斯時尚有數千餘人欲衝北門，九帥屯重兵，不能出。又衝水西、小南二門亦然。至三更時，從倒缺口君臣數百人舍命衝出關來，出城之後，官軍營營炮發，處處喊聲，九帥之兵馬步追趕，遂與幼主分散。我走到天明，人人俱散，馬不能行，因逃上荒山頂破廟中暫避。我身上帶有寶物，用綢紗捆（原文作『困』）扎在身，到廟解下，吊在樹上，欲寬身乘凉。不意山脚之民上山搜尋，我二三人見人衆到來，驚亂而逃，忘却寶物。百姓追近，知我是忠王，邀我下山。我見百姓有救我之心，欲將此珍珠寶物以酬其情。不料百姓追我之時，隨後又有人至廟中將我寶物取去。衆人云若要送爾出去，必要薙頭。後依其言剃去些鬚。那幫百姓將我密藏於家，迨得我寶物者與藏我者爭利，故藏我不住，遂被曾帥追兵拿獲，解送前來。

今禁囚籠，蒙九帥恩給飯食。中堂駕由皖省而來，當承訊問，我心悔不及，是以將國中一切供呈。我為洪姓之將，外之兵將俱是我轄，我願將部下兩岸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對大清皇上，以贖舊日之罪。若再有反復變心，仍祈正國法。如我不能收降部衆，亦正國法。若中堂不信我言，仍鎖禁，容我寫信付去，我可在皖省居中好辦兩岸之事，請示中堂意下如何？等語。

寫供後，各營將士請將李秀成檻送京師。曾閣部與曾中丞孰商，慮上游各路，恐餘匪藏匿，且防逆犯在途絕食而死，翻逃顯戮，而貽巨患。即於七月初六日將李秀成凌遲處死，傳首髮逆所到各省，以快人心。其僞福王洪仁達一犯，系洪秀全之胞兄，與其長兄洪仁發等各逆先於初四日亦皆凌遲處死。李秀成供詞文理不甚通適，而情事似屬眞確，抄送軍機處以備查考。

用兵以來，各省將帥克復城池不下數百處，未有如此次之勞苦者。蓋時當盛暑，晝夜攻圍，未嘗少休。晝則曝於烈日之中，夜則露宿沙土之上，不收隊者半月。又嘗開挖地道，出入地洞，人皆面目黧黑，諸將士傷病山積，死亡相屬。即論功，居首之提督李臣典因冒暑受傷，力疾督戰，克城後一病不起，軍民無不痛惜。江寧既定，先後經總督楊岳斌、侍郎彭玉麟、巡撫曾國荃、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飛章奏捷。

奉上諭：『前據楊岳斌等馳奏官軍克復江寧外城，當將奏事處及兵部報捷處接遞喜報各員，諭令軍機處查明存記。茲復據官文、曾國藩奏報攻克江寧省城，洪逆授首。所有奏事處領班奏事官、內務府員外、理藩院員外、內閣侍讀、兵部報捷處總辦、郎中、幫辦、郎中委署主事、筆帖式，着一體加恩議，加賞給。其自軍營至京沿途各馹站文武員弁及馹站兵夫一併酌量獎賞。欽此。』

三略彙編卷十一

粵逆記略六

上諭：『現在江寧克復，全省底定，朕於七月初一日先行親詣奉先殿、大高殿、壽皇殿行禮，景山關帝廟拈香，用伸敬悃。欽此。』

上諭：『自粵逆洪秀全糾衆煽亂，闌入兩湖、三江，盤踞江寧，遣黨四擾，蠭陷郡邑，荼毒生靈，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朝廷命將出師，特伸天討。迭經克復城池，殄除巨寇，而該逆蔓延既廣，凶焰遂張。自咸豐十一年八月間克復安慶省城，乘勢直逼江寧，賊勢漸形窮蹙。上年以來，蠭將江蘇、浙江各郡縣次第克復，江浦之賊遂成孤立，而逆酋洪秀全等猶敢擁衆負隅抵死抗拒。今幸將士用命，克復堅城，元凶授首。從此掃除餘孽，指日蕩平，與薄海蒼生，共享昇平之福。此皆賴昊蒼眷佑，列聖垂慈，得以建此偉績。宜修告成之典，用昭寅感之忱。所有天壇、地壇、社稷壇、三陵、東陵、西陵、太廟中殿均着遣官告祭，朕於告祭前一日親詣太廟中殿、後殿拈香行禮。並飭所司於祝文內敬舉受鑒宣捷之忱，用申虔告所有應行禮儀及此外一切典禮。着該衙門敬謹詳察例案具奏。欽此。』

上諭：『文宗顯皇帝御極之初，即值粵匪倡亂，流毒各省。叠次命將出師，用伸天討，屢殄悍寇，克復多城，而匪勢蔓延未即撲滅。我皇考宵旰尤勞，無時不以滅賊安民爲念，殷殷望捷。迨咸豐十一年龍馭上賓，頒示遺詔，猶以東南諸省軍務未平，百姓蕩析離居，時廑聖慮。朕誕膺大統，乾惕彌深，日盼殲厥渠魁，廓（原文作『廊』）清疆宇。仰承皇考未竟之志，我兩宮皇太后親裁庶政，教育朕躬，翹望捷書，夜以繼日。茲於本月二十九日由宮文、曾國藩等紅旗報捷，克復江寧，剿除首逆，是皆仰賴我皇考貽謀久遠，故能勉集大勛，用光前烈。感幸之餘，彌深悲慟。即擬親謁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因秋禾正當暢茂，蹕路所經，車馬殷闐，不免蹂踐田禾；一切修墊道路，恐致重煩民力。即日恭奉懿旨，著派醇郡王英環恭詣隆福寺行宮几筵前恭代行禮，敬奉宣捷之忱，用伸虔告。所有一切加恩事件及應辦事宜，均須次第施行。着議政王、軍機大臣查明嘉慶、道光年間剿滅三省教匪及平定回疆加恩諭旨成案，敬謹繕寫呈覽。

『前此賊氛擾及數省，官兵所至，仰賴山川效靈，神祇助順，用得師行貞吉，耆定功成。允宜修奉明禋，敬答鴻祐。所有各省應祭岳瀆諸神，着禮部查議具奏。

『此次蕩平巨寇，殄除元惡，該領兵大臣等櫛風沐雨，艱苦殊常，允宜特沛殊恩，用酧勞績。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自咸豐四年在湖南首倡團練，肅清江西全境，進拔安慶，恢復下游州郡。茲幸大功告蔵，逆首誅鋤，實由該大臣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曾國藩着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賜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

『浙江巡撫曾國荃以諸生從戎，隨同曾國藩剿賊數省，功績頗著。咸豐十一年，由湘募勇克復安慶

省城。同治二年，連克州縣，進逼金陵，駐扎雨花臺，攻拔僞城。賊衆圍營，苦守數月，奮力擊退。本年二月，克復鐘山石壘，遂合江寧之圍。督率諸將士鏖戰，開挖地道，躬冒矢石，半月之久未經撤隊，克復堅城，殄除首惡，實屬堅忍耐勞，公忠體國。着賞加太子少保銜，賜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

『記名提督李臣典於槍炮叢中搶挖地道，誓死滅賊。從倒口首先衝入，衆軍隨之，因而得手，實屬謀勇過人。着加恩賜，封一等子爵，並賞穿黃褂，賞戴雙眼花翎。

『蕭孚泗督辦炮臺，首先奪門而入，並搜獲李秀成、洪仁達巨逆，實屬勛勞卓著。着加恩賞，封一等男爵，並賞雙眼花翎。

『記名總兵朱維章、武明良、熊登武、伍維壽，均着軍機處記名，無論提督、總兵缺出，盡先題奏，並賞穿黃馬褂，賞給騎都尉世職。

『記名按察使劉連捷，着軍機處記名，遇有布政使缺出，請旨簡放，並賞加頭品頂帶，賞給騎都尉世職。

『提督張詩日，着以提督遇缺題奏，並加恩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

『記名道員彭毓橘，着交軍機處記名，遇有布政使缺出，請旨簡放，並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

『副將吳定國，總兵何玉貴、楊喜貴，均着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盡先題奏，並賞給正一品封典，楊喜貴並賞給衝勇巴圖魯名號。

『提督朱南貴、蕭慶衍、李祥和、蕭開印、羅逢元，均着賞穿黃馬褂，並賞給雲騎尉世職。

『總兵羅雨春、朱維堂、副將沈鴻賓，均着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旨簡放，並賞給一品封

典。羅雨春並賞給捷勇巴圖魯名號。

『道員黃潤昌，着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按察使缺出，請旨簡放，並賞加布政使銜，賞給勛勇巴圖魯名號。

『陳湜、易良虎，均着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按察使缺出，請旨簡放，並賞加布政使銜。

『彭椿年着交軍機處記名，遇有道員缺出，請旨簡放，並賞加布政使銜。

『總兵譚國泰、周光正，均着交軍機處記名，無論提督、總兵缺出，盡先題奏，並賞給正一品封典。

『知府武明善、易良豹均着以道員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缺出，請旨簡放。武明善並賞加按察使銜，賞給精勇巴圖魯名號。易良豹並賞給武勇巴圖魯名號。

『參將陶立忠、黃廷爵，均着免補副將，以總兵記名簡放。陶立忠並賞給果勇巴圖魯名號，黃廷爵賞給振勇巴圖魯名號。

『記名提督張光明、曾良佐，均着賞穿黃馬褂。

『總兵王仕益、張定魁、成東昂、胡松江、崔文田、蕭致祥等，均着交軍機處記名，無論提督總兵缺出，盡先題奏。張定魁、成東昂並賞給正一品封典。

『副將王遠和，總兵晏恭山、朱吉玉、趙太和、劉長槐、趙清河、黃東南、劉湘南、凌有和、葉必信、王清泉，均着以提督記名簡放。

『總兵武義山、趙三元、武交清、王上國、鄧吉山、楊西平、羅朝雲、朱文光、葛奇益、陳致祥，副將吳次漢、陳壽武，均着以提督記名簡放，並賞加正一品封典。

『總兵彭言志、鄧泰福、劉盛德、副將李定元，均着以提督記名簡放。彭言志並賞給彪勇巴圖魯名號，鄧泰福賞給誠勇巴圖魯名號，劉盛德賞給義勇巴圖魯名號，李定元賞給鋒勇巴圖魯名號。

『候補教習易孔昭，着免補本班，以知縣不論雙單月，遇缺即選，並賞加同知銜，賞戴花翎。

『候補直隸州知州龐清垣，着免補本班，以知府仍留安徽補用，並賞加道銜。

『副將熊上珍、梁美材、戴名山、馮盛德、朱唐洲、羅宣祿、彭光友、王佩瓊、李泰山、張正榮、羅興祥、劉定發，參將楊鉀南、黃萬鵬，均着以總兵記名簡放。熊上珍並給予二品封典，賞給懋勇巴圖魯名號。梁美材賞給利勇巴圖魯名號，戴名山賞給謀勇巴圖魯名號，馮盛德賞給展勇巴圖魯名號，朱唐洲並賞給志勇巴圖魯名號，羅宣祿賞給克勇巴圖魯名號，彭光友賞給勤勇巴圖魯名號，王佩瓊賞給技勇巴圖魯名號，李泰山賞給新勇巴圖魯名號，張正榮賞給戢勇巴圖魯名號，羅興祥賞給迅勇巴圖魯名號，劉定發賞給資勇巴圖魯名號，楊鉀南賞給偉勇巴圖魯名號，黃萬鵬賞給力勇巴圖魯名號。

『副將周恆禮、李金洲，均着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並賞加提督銜。周恆禮並賞加信勇巴圖魯名號，李金洲賞給雄勇巴圖魯名號。

『副將蕭清世、吳隆海、張葉江、熊紹濂，均着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並賞加提督銜，賞給一品封典。

『總兵蔣照臨，着賞給一品封典，並賞加提督銜。蕭上林，着賞給正二品封典，並賞給制勇巴圖魯名號。蕭恆書，着賞加提督銜，並賞給勁勇巴圖魯名號。副將陳汝俊，着加總兵銜，並賞給匡勇巴圖魯名號。

『梁里仁，着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

『參將何鳴高，着免補本班，以副將仍留四川補用，並賞給效勇巴圖魯名號。

『袁大丹、李臣榮、萬如雲，均着免補參將，以副將盡先補用。李臣榮賞給協勇巴圖魯名號。

『總兵胡克安，着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旨簡放。

『副將朱雲章、黎冠湘、王春華、彭維祥、陳萬合、聶福厚、劉泰財，均着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並賞加提督銜。

『總兵朱連甲，着賞加提督銜，並賞毅勇巴圖魯名號。

『副將譚位高、參將朱漣泗，均着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譚位高並賞給碩勇巴圖魯名號，朱漣泗賞給威勇巴圖魯名號。

『參將謝三洪，着免補參將，以副將仍留湖南，盡先補用，並賞加總兵銜。

『游擊邱得福、舒開朝，均着免補游擊，以參將盡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

『蕭洪勝，着免補游擊，以參將盡先補用，並賞換花翎。

『劉金蘭，着免補參將，以副將盡先補用。守備彭玉堂，着免補游擊，以參將盡先補用。以上二員並着賞換花翎。

『江南提督黃翼升，着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

『副將許雲發、陶樹恩、吳家榜、易洪達，均着以總兵記名簡放。許雲發並賞加提督銜。

『記名提督周國興，着遇有提督、總兵缺出，先行請旨簡放。

『總兵傅敏才、羅宏裕、張元龍，均着以提督記名簡放。

『副將殷定文、賴迎發，均着以總兵記名簡放。殷定文賞給勤勇巴圖魯名號，賴迎發賞給晉勇巴圖魯名號。

『總兵楊宏勝，著賞加提督銜。游擊盧福良，着以參將盡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副將康壽怡，着賞給銳勇巴圖魯名號。蕭國仕，着賞給烈勇巴圖魯名號。易嵩祝、楊友勝，均着參將盡先補用。易嵩祝並賞給精勇巴圖魯名號，楊友勝賞給固勇巴圖魯名號。

『發去獎式銀牌四百面，賞給有功將士。交曾國藩分給。

『其陣亡之花翎副將陳萬勝、記名總兵郭鵬程、王紹義，功績卓著，力戰捐軀，深堪憫惻。均着照提督例議恤，並加恩各賞給三等輕車都尉世職。花翎副將銜參將熊祖泗、劉永成、花翎副將熊祖錫，均着照總兵例議恤。藍翎參將張志斌、游擊周易才、周怡勝，均着照副將例議恤。花翎都司向進山、陳友蘭、羅宇名，藍翎都司張茂棠、賀長勝、申有高，均着照游擊例議恤。藍翎守備謝永泰，着照都司例議恤，以慰忠魂。欽此。』

上諭：『軍興以來，各路統帥疆臣，公忠體國，共濟時艱，督飭官軍掃穴擒渠，將各路逆氛次第掃蕩，江寧賊勢日孤，率就殄滅。良由各路統帥疆臣不分畛域，同心剿賊，調度有方。允宜特加異數，以昭恩渥。

『欽差大臣、科爾沁〔原文作「心」〕博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前在直隸、山東殲除髮逆林鳳祥、李開芳等，復帶兵剿除捻匪，肅清直隸、山東、河南全境，並督師皖北，將張落刑、苗沛霖等股匪剿滅。近復

移扎豫皖之交扼，剿東竄援賊。良由該親王忠勇性成，不避艱險，軍麾所蒞，威望允孚。僧格林沁已疊次加恩晉封親王，世襲罔替，着再施恩加賞一貝勒，令其子布彥訥謨祜受封。

『欽差大臣、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徵兵籌餉，推賢讓能，克復楚北郡縣，肅清全境。並籌辦東征軍務，接濟餉需，不分畛域，實屬蓋勤卓著。着加恩錫封一等伯爵，世襲罔替。並加恩將其本支，毋庸仍隸內務府旗籍，着撥入正白旗滿洲，賞戴雙眼花翎。

『江蘇巡撫李鴻章統領中外水陸各軍，由上海一隅轉戰而前，連克蘇、常郡縣，並派兵出境攻拔嘉興等處，現復協剿湖郡，扼守高、溧一帶，使江寧逆匪進無援兵，退無竄路，實屬謀勇兼優。加恩錫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

『陝甘總督楊岳斌統帶曾國藩所立水師，自九江克復東流、建德，協克安慶府城，並攻拔池洲、無爲、銅陵等處，扼守江路，斷賊接濟，實屬勛績懋著。着加恩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賞加太子少保銜。

『兵部右侍郎彭玉麟前在江楚等省屢著戰功，及與楊岳斌同領水師，叠克魯港、南凌、蕪湖、金柱關、銅城閘、東西梁山等要隘，招撫高淳、溧水，克復東翼，肅清江面，實屬勇敢有爲。着加恩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賞加太子少保銜。

『四川總督駱秉章前在湖南巡撫任內薦賢使能，創辦團練，克復城池。其於楚師餉項盡心籌劃，不遺餘力。及擢任四川總督，復督飭官兵殲滅石達開等逆首，洵屬老成持重，懋著公忠。着加恩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賞戴雙眼花翎。

『署浙江提督鮑超前在江楚屢克名城，肅清江西轄境。及隨征東下，叠克寧國府、石埭、太平、涇縣及河西等隘，並復江浦、浦口、九狀洲，本年克復東壩、句容、金壇等處，使江寧、蘇、常之賊不能聯爲一氣，厥功甚偉。着加恩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

『西安將軍都興阿前在揚州督兵，屢戡悍賊，掃除天長、六合各路竄匪。督率水師，嚴拒江面。現雖督師甘肅，而從前所立之功自不可泯。江寧將軍富明阿前在蒙城力除苗匪，現在接辦江北防務，力遏竄賊，並派兵渡江，協克丹陽。均着加恩賞給騎都尉世職。

『廣西提督馮子材督辦鎮江軍務數年以來，固守名城，剿除竄賊。本年復同江北官軍克復丹陽。並着加恩賞給騎都尉世職。

『署京口副都統魁玉幫辦鎮江軍務，協同守禦，甚爲得力。着加恩賞給雲騎尉世職。

『漕運總督吳棠剿辦淸淮一帶竄匪，並掃除徐、宿捻逆，地方賴以安穩。着賞給頭品頂帶，仍交部從優議叙。

『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左宗棠前在湖南軍營運謀決勝，迨抵浙江，即統領各軍力將該處郡縣及杭州省城次第克復。現惟湖州府城未復，指日全浙廓淸，再當渥加懋賞。

『挑州將軍國瑞在僧格林沁軍營幫辦軍務，打仗得力，殺賊甚多。江西巡撫沈葆楨籌解曾國藩餉需，源源接濟，均無貼誤。現在剿辦撫、建等處賊匪，調度得宜，勞勛卓著。均着俟江、皖、浙等省軍務平定，再行加恩。至楊岳斌、鮑超，此次雖已加恩，仍俟江皖肅淸，同膺上賞。

『用兵十有餘年，從前在事諸臣，爲國宣勤，矢志滅賊，或積勞身故，未竟全功；或臨難捐軀，無虧

大節。類多卓著勞績、爲國有功、死事之臣，現在江寧克復，首逆殲除，該故員等賫志以終，未克躬逢其盛。追懷忠藎，良用惻然，宜加身後之榮，以表生前之績。着議政王、軍機大臣將從前已故有功諸臣開單呈覽，候旨施恩。欽此。』

奉上諭：『軍興以來所有忠良死事諸臣，業經贈官蔭恤、賜謚建祠，飭終之典，備極優隆。朕建元初年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將戰功卓著、忠績懋昭、足以表人倫者，賜祭一壇，並加恩一律予謚，以示軫念。本年江寧克復，已將在事有功之臣，渥沛恩綸，酬庸錫爵。因思從前有功死事諸臣，或臨陣捐軀，賫志以歿；或鞠躬盡粹，未竟全功。雖經分別加恩優予恤典，亦足稍慰忠魂。而其間封疆將帥功績尤爲昭著者，追念前勞，尤堪憫惻。茲據議政王、軍機大臣遵旨查明，開單進呈，詳加披閱：

『如胡林翼等，規畫遠大，勛績卓然，允宜再沛恩施，用光泉壤。前任湖北巡撫胡林翼，着加恩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

『前任湖北提督向榮，加恩入祀昭忠祠。

『前任浙江布政使李續賓，着加恩賞給二等輕車都尉世職。

『前任安徽巡撫李續宜，着加恩賞給伊子以直隸州照例補用。

『前任江南提督張國樑，着加恩賞給三等輕車都尉世職。

『前任湖南提督塔齊布，着加恩入祀昭忠祠，並賞給三等輕車都尉世職。

『前任安徽巡撫江忠源，着加恩賞給三等輕車都尉世職。

『前任湖南候補道江忠濟、前任浙江寧紹台道羅澤南、前任西安將軍多隆阿、前任候選同知曾國

華，均着加恩賞一雲騎尉世職。

『前任即用知府曾貞幹，着加恩賞給伊子直隸州知州照例補用。

『前提奏提督、江西南贛（原稿作「贛」）鎮總兵程學啓，着加恩賞給三等輕車都尉世職，用示篤念忠藎有加無已至意。

『記名提督、歸德鎮總兵李臣典，性情樸實，忠勇絕倫，治軍愛民，井然有條，料敵制勝，毫髮不爽，實爲難得之將。與浙江巡撫曾國荃同居前敵，已閱九年，每當危險之際，慷慨赴敵。或以身翌蔽主將，宛轉救護，義形於色，年纔二十七歲，竟有名將之風。同治三年，力攻金陵。六月十五日，在地洞口受傷。十六日，克復江寧。十七日，因傷增病，醫治無效。二十日，舁回雨花臺營次，醫者謂傷及腰穴，氣脈阻滯，不久恐變喘症。加以冒暑過勞，難期痊可。二十三日，浙撫曾國荃親往省視，李臣典不肯服藥，自云：「此次萬無生理，徒以聖恩未報。」言之淚下，並無一語及其家私。即於七月初二日巳刻出缺。其胞弟李臣榮、李臣章經理喪務，扶櫬歸籍，擇立繼嗣。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侯曾國藩將該故員歷年在江西、安徽及進兵金陵所立戰功，臚列實迹，開具清單，錄呈御覽，恭摺奏請天恩。宣付國史館立傳，敕部優恤。特旨予謚，並於江西吉安府、安慶、金陵建立專祠，以彰忠藎。欽此。』

三年秋七月，提督鮑超統兵剿許灣賊，分路進攻，先將雙鳳嶺等處賊壘踏平。許灣突出悍賊二萬餘人來撲，鮑超分軍夾擊，將賊衝爲數段，匪黨死傷竄逸，乘勢將許灣賊巢全數削平。官軍奮力追殺，斃賊萬餘人，生擒逆首僞平王翟天鳳等十一名，救出難民二千餘人。同時，按察使劉典進剿崇仁縣，派

劉勝祥等分攻城外賊壘，自率親兵會同江朝忠、席寶田等併力攻城，槍炮不絕，賊衆震恐，宵遁，遂克崇仁。而提督周寬世、總兵王開琳等克復東鄉縣。

鮑超一軍分三路進攻金溪，破賊楓山鋪營十五座，乘勝追抵北門。城上炮石如雨，鮑超不避矢石，直抵城邊，斬關而入。賊從南門竄出，官軍追殺十餘里，斃賊千餘，生擒僞成天豫、莫自成等二十餘名。再攻宜黄縣，克之。

八月，江蘇巡撫李鴻章派令福建陸路提督郭松林等分路進攻湖州。守賊僞堵王黄文金等固守城池，希圖號召敗散之賊抗拒官軍，於尹隆橋南岸堅築壘卡，掘濠釘樁，防守甚嚴。郭松林調齊開花炮隊，奮力轟擊。黄文金挑悍賊數千，繞呂山後路八字橋，欲阻我軍糧道。經郭松林派李長樂等三營馳赴李家巷，搶築營壘，以佔要隘。賊衆蜂擁來撲，官軍迎戰兩時，斃賊甚多，賊遂退。

次日，賊大隊自尹隆橋接連八字橋，延長二十餘里，傾巢來爭。郭松林令易用剛等分路迎敵。山上群賊衝下，郭松林率李長樂等卷旗突入，縱横蕩決，並飭正平西炮船由河南助擊，斃賊無數。賊陣遂亂，愴惶紛竄。陣斬僞烈王黄十四及餘逆數百名。

是夜，山營逆衆棄壘先遁，潘鼎新會合浙軍帶隊追剿。至八里店，水陸各軍併力夾擊，賊衆大敗，三里橋逆壘亦望風奔潰。提督李朝斌、翰林院侍講劉秉璋、道員張樹聲等各進大錢口，攻毀賊營，直逼湖州城下，沿途殺賊無算。敗賊擁擠入城，閉門不及。官軍乘勢衝東門而入，斬馘甚多，立將湖州克復。

前官軍攻破江寧時，洪秀全之子僞幼王洪福瑱潛踪逃竄，經各路跟踪兜拿，幼逆由安徽廣德往浙

江湖州，復竄安徽寧國、昌化、績溪，自浙江遂安一帶遁入江西廣豐、廬溪。經官兵沿途躡剿，追及於廣昌、石城地方，將各逆首斬馘殆盡。餘賊四路逃散，惟洪福瑱未獲。時記名按察使席寶田一軍移扎石城，派游擊周家良帶隊搜拿，於同治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在石城荒谷中將幼逆洪福瑱擒獲。

奉上諭：『該逆雖系洪秀全之子，而麼魔小醜，漏網餘生，亦不值檻送京師。着江西巡撫沈葆貞即將洪福瑱在江西省城凌遲處死，以快人心。

『沈葆貞自簡任江西巡撫，籌防設剿，深合機宜。浙、皖賊匪屢次竄入江西，均經沈葆貞調派兵勇，次第掃蕩，轉危爲安，並生擒首逆，殲除各巨酋，實屬勛勞懋著。加恩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賞給頭品頂帶。

『署浙江提督鮑超前在楚、皖三省剿賊，卓著戰功。此次督軍入江，所向大捷，叠摧巨股，連克堅城，斬馘解散不下十餘萬，賊衆聞風膽落，遂能盡掃逆氛，虜功立奏。鮑超前因江寧克復，寧都解圍，先後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賞戴雙眼花翎，加恩着錫封一等子爵，以示優異。

『記名按察使席寶田帶兵追賊，叠獲勝仗，並將首逆捕滅，奮勇可嘉。加恩賞給雲騎尉世職，並賞穿黃馬褂。游擊周家良搜獲洪福瑱等逆酋甚爲得力，加恩賞給雲騎尉世職，免補參將，以副將盡先補用，並賞給猛勇巴圖魯名號。』

其餘文武各員俱升賞有差。

三略彙編卷十二

粵逆記略七

洪逆本江河拆字賣〔原文作『買』〕卜之流，假天惑衆，因聚黨日多，遂有不軌之志。然其僞王、僞將，大率椎埋無賴、鬥很亡命之徒。其所造妖書狂妄不經，鄙俚可笑。而其所爲之事，足令人裂眦怒髮。曾見《金陵癸甲摭談》及樗園退叟《盾鼻隨聞錄》，叙賊中鉅細事甚詳。余輯《粵逆記略》，因摘其瑣事，另爲一卷以存之。

粵西桂平賈令在洪秀全家搜出邪教逆書三本、入教人名冊十九本、命書一張。洪逆生於嘉慶辛未年八月十六日未時，乃屬羊，正應紅羊之劫。洪逆在廣東時曾娶一妻。到廣西又娶段姓之女，生一子，方三歲，發痘瘡死。今者，楊秀清子也。

刻一妖書，紙色潔白，刷印頗精，用龍文黃緞作套。內稱叔嫂通奸，生下天父，名火華。其妻名水靈，生有三子，長乃耶穌，次即洪逆。轉世下界，勸度生靈。以孔子爲不通秀才，得罪天父，每考四等，止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二語合天父之意。文昌帝君曾經犯罪斥革，現爲天父拘禁等語。怪誕荒謬，

一至於此。聞一粵東生員被擄，令作此書，故意造此悖妄絕倫之言，使見者無不唾罵，斥爲狂吠。杜其煽惑愚民，用意甚深。賊衆不悟，奉爲寶訓，四處傳播。

洪逆入金陵，居制軍府，毀民居，拓地益巢，周圍幾及十里。逼取民間女子五、六十人，僞府以內皆女子，惟用男子守門。僞稱天王府，門首懸挂黃緞烏絨對聯，云：『余一人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衆諸侯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洪逆入僞府後，永不再出。楊賊自稱天父第四子，天生爲軍師，故僞號『左輔正軍師』，僞稱『東王九千歲』。嘗與西賊妻宣嬌通。一日私睡未醒，賊夥至，不及避，乃作天父下凡狀，謂賊夥曰：『宣嬌我第六女，與秀清爲同胞兄妹，當易姓楊。蕭朝貴當爲貴妹夫。我命宣嬌與秀清同卧，爲天下兄弟姐妹贖病也。兄妹同卧，何害爾等，勿疑。』遂號禾乃師贖病主。初入金陵，居皇城將軍署，後徙於漢西門虎賁倉前街長蘆鹽〔原稿作『鹺』〕使何宅。毀民房益其址，周六七里。後山掘地，前街築牆，其僞府內外及飲食與洪逆等。性淫過之，逼取民女年未十七者三十六人，僞稱王娘。性好殺人，必先假天父指出某人某事當殺。每殺人，雖請命於逆，然洪逆曰殺，楊賊必不殺；洪賊曰勿殺，楊必殺之，謂出天父意也。嘗假天父語，杖洪秀全四十以示其威。其出也，賊衆數千擁護，大鑼數十對，龍虎鳳旗數十對，絨彩鳥獸又數十對，繼以洋縐五色龍長約數十丈，高丈餘，行不見人，鼓樂從其後，謂之東龍。輿夫五十六人，輿內左右各立一童子拂蠅捧茶，爲之僕射。輿後僞相及衆賊官數百人，又繼以龍行，乃畢。賊坐僞殿，僞相、僞尚書、僞承宣、僞指揮以次侍見。論事畢，僞國醫補天侯進診脈次，以僞醫相二人復焉。視已，各擬方，乃退。蓋東賊體素弱，淫無度而善病也。

蕭逆僞號『右弼副軍師』，僞稱『西王八千歲』。其妻宣嬌通於東賊，甘受東賊愚，假天父語，爲宣嬌系天父第六女，已爲天父婿，爲東賊之貴妹夫，轉夸耀於人而不知恥。後至長沙，飛登城陴，中槍死。賊等傳〔原稿作『轉』〕爲天父惜其勞，接上天堂享福，共相慶賀，加僞號爲『雨〔原文作『兩』〕師』。賊在永安時分男女之禁，除諸僞王外，凡男女合，雖夫婦必斬。西賊父在長沙途中與西賊母合，爲衆賊覺，語西賊，西賊告東賊，遂同議斬其父母以儆衆。西賊謂衆人曰：『父母苟合，不足爲父母也。理宜殺之。』

馮逆稍知育詞筆意，造作僞書俱出其手。賊衆皆鄉愚工匠娼優偷竊之徒，見其所造十天條、僞太平軍目、太平禮制、天父詔書等件，咸謂如此奇才，若非天生，何能至此？馮逆稱天父第三子，僞號『前導又正軍師』，僞稱『南王七千歲』。後永安突圍出，至桂林，爲官軍斫死，加僞號『雲師』。

韋逆家業農，素溫飽，捐納從九品銜，門懸登仕郎匾額以誇耀鄉里。村中無賴及保甲官役叠次訛詐，因而從逆。稱天父第五子，僞號『後護又副軍師』，僞稱『北王六千歲』。入金陵，踞中正街李宅。宅本大，內有園亭，故毀民居尚少。事東賊益佞，論事不三四語，必跪謝曰：『非四兄教導，小弟肚腸嫩，幾不知此。』肚腸嫩，潯州鄉語，猶言學淺也。其兄與東賊妾兄爭宅，東賊發韋賊議罪，韋請將其兄五馬分屍，謂『非此不足以儆衆』。其出也，賊從減半於東賊，無龍。取民女十四人，亦號王娘。加僞號爲『雷師』。

石逆家稍裕，賊等爲亂，苦無資，聞達開名，相與密訪，言伊爲天父第七子，當爲王。達開惑焉，願以家資從事，遂僞爲左軍主將，僞稱『翼王五千歲』。膽最怯，性亦稍和平。入金陵，居大中橋劉宅，後

移於上江考棚前安徽道王宅及邢園。取民女七人，然皆東賊分與之。加僞號爲『電師』。

燕賊秦日昌初業豆腐，首從東賊倡亂，僞稱『天官正丞相』。陷金陵，居正中街董宅。賊每七日逼人拜天，謂之拜上。先一日街頭插一黃旗，上寫明日禮拜，各宜虔敬。用黃紙書入教人姓名，代作悔罪之詞，云：『小子跪在地下，敬謝天父。』每一人拜上，必焚新製衣服七件，謂之繳還上帝。

賊禁人吸食鴉片及水旱各煙。僞王及大頭目均私食之。洪逆嗜食黃葉片煙，其物本產廣東加應州，刻不離口。賊中避天父之名，以火爲亮，以華爲化，以靈爲盈。又將干支任意改易，莫解所謂。僞造天律十六條，內稱夫婦祇准月晦日同宿，餘日犯者爲違教。每人祇生一子，多生者亦爲違教。以足踏火，以水洗足。及死，用棺槨。祭祀祖先、敬禮神佛者均爲違教。

東賊僞承宣陳宗楊輪班值僞府，居頭門偏屋，其妻亦爲東賊〔原稿脫『賊』字〕女。僞承宣傳事出，遂入屋護私焉，爲東賊妹覺，通其妹。繼將通其王娘，妒奸事破，東賊大怒。時宗楊已僞爲丞相，將赴安徽，船泊上河。東賊僞作天父下凡指出，拿回並斬之。

賊僞丞相分設天、地、春、夏、秋、冬之名，均有正副，以軍師爲丞相加銜，共有二十四。又有上殿丞相四名，以楊逆親信者爲之。僞檢點、指揮各三十六。僞總制五十。僞侍衛：洪逆僞府百二十，楊逆九十六，其餘僞王均有數十名。僞宗職、僞將軍、僞揮禦等均無定數。僞侯以下有勛爵七等。

又有僞女丞相、女將軍、女傳宣、女贊教、女掌簿、女指揮、女百戶、女司馬等。

又有總糧將軍、坐關將軍。僞侯以下捐米五百石者，即加勛爵一等。又有金、木、水、火、土五將

軍：摳地道、築土牆，系土將軍爲之；渡河掘溝，以水將軍爲之；開放槍炮，焚燬房屋，以火將軍爲之；制造兵器，開鑄僞錢，以金將軍爲之；列木柵，建木城，修搭營房，以木將軍爲之。

隊伍以二十五作一百，其稱萬人者，實二千五百人也。

洪逆崇奉邪教，雕一木像，高二尺許，人身虎頭，云系天父差來傳話。賊衆叩拜甚恭。逢禮拜之期，裹以黃綢，置之臺上。凡遇晴雨，三日前遍挂僞牌多應，詭稱天父下界告知，實則有僞軍師向在江河算命賣卜爲生，有一樟柳人，故惟陰晴則驗，餘事皆不應耳。

賊派出奸細，每百人爲大隊，五人爲小隊，身上各貼小布一塊，如指大，分腿臂左右爲暗記。或裝僧道，或扮乞丐，或肩挑貿易，每到一處，即在城牆畫一白圈以爲號，互相知照。

楊逆生日，逼人進貢院考試，文題：『眞道豈與世道相同？』詩題：『四海之内皆東王。』僞狀元朱世傑、榜眼王廷福、僞探花方興，用黃紙寫榜在楊逆門前張掛，僞鼎甲俱赴僞府謝恩，簪花游街。翌日，僞狀元即逃去，僞榜眼後亦自縊。

賊又於女館搜查，凡識字女子概令考試，以傅善祥爲狀元，鐘姓女榜眼，林姓女爲探花。令入僞府，授女掌簿僞職。善祥系金陵女子，年二十餘，東賊文書皆歸批判。善祥自恃其才能合賊意，遂逞其驕傲，有不合其意者輒批罵之。屢言『老長毛，狗屁不通』，遂忤東賊。乃借善祥吸食黃煙，枷號女館。嗣善祥病，自爲文呈東賊，言『素蒙厚恩，無以報答。故盡心代閱文書，不意倦魔迷蒙，吸食黃煙。又荷重恩，不加死罪，原祈釋放，以期後報。詎知病患不起，恐難再覩慈顔，謹將某日所賜金戒子兩個奉繳，以表小妹之意無他，幸爲垂鑒』。東賊乃釋其枷，使僞國醫視其疾。疾愈，善祥得隨意往各女館，無所

禁，遂不知所終。

自善祥去後，僞簿書無當賊意者。有人以九妹聞，乃逼九妹入僞府。九妹朱姓，湖北人，年二十歲，有姿色，能詩文，自爲賊擄，依於廣西某女僞百長館中。某與九妹意甚投，極憐愛之。凡賊選識字女，屢隱而不列九妹名。至是，東賊聞之大怒，作天父下凡狀，指出九妹，謂某百長當五馬分屍，其衆女館百長均杖二百，爲瞞隱者戒。立傳衆至，群跪於東賊僞府前，問九妹：『識字否？』曰：『否。』『某百長藏爾否？』亦曰否。乃杖九妹三百。問某百長，對與九妹同。立殺僞百長，先挖其目，次割其乳，然後剖其心，梟其首。九妹遂入僞府。月餘，覓得砒霜，勾結僞王娘，將藥死東賊。謀泄，東賊怒，又言天父下凡指出，遂殺同館者九人。

賊王帽由綉花女館做進。有趙碧娘者，丰姿秀美，年約十五六歲。初遇賊即赴水死，爲賊撈救得醒。送入綉館，三日不食，不與同伴接一言。後同館女子勸其暫忍，後必有骨肉完聚之日，何自苦如此。璧（上文作『碧』）娘遂自願作王帽，因制天賊、東賊帽各一頂，倍極工巧，私以穢布作櫬，冀魘之。爲同館獻媚者覺，聞於東賊。東賊大怒，令點天燈示衆。點天燈，以帛裹體，漬油綁杆上，以火燃之。其時璧娘受杖昏絕，拖放樹下，甦乃自縊，倖免點天燈之慘。並殺同館七人，謂其知情不舉也。

賊初入江寧，有在制錢中揀取太平錢一枚獻與洪逆，立賞僞職。遂令民間有獻太平錢者，各給僞單貼門首，衆賊即不擾害。閤城搜括，共得數百枚。衆賊目各取紅綫挂一枚在胸前，以相誇耀。江寧城中火星廟內有鐵爐一座，上有『烽煙太平』四字，賊以爲祥，令數百人舁之遍行城中，然後取入僞府。

賊驅南京百姓及各處被擄之民往鎮江、揚州打仗，難民或自盡、或竊逃，城內鼎沸，賊懼。僞丞相

鐘芳禮性稍慈，乃有機匠之招，言爲匠做工則不打仗。於是投機匠籍以伏處者約二萬人。賊周才太僞巡查，性不好殺，見老病無依者輒憐之，請於老長毛，設立牌尾館，殘廢使守館，老病使掃街拾字紙，亦不打仗。於是佯病入牌尾館者七八千人。賊兒菜園，爭貼封條招人種菜，亦不打仗。故匿菜園中亦數千人。

賊識字者少，傳僞令：凡讀書識字者悉爲僞詔書，否則斬。各處搜求，匿者同罪。得數百人，使爲詩文僞示，合賊意者分入各賊館，亦不打仗。

賊所擄湖北、安徽米船泊儀鳳門外，鹽船泊漢西門外，令女僞官執旗悉驅女子出城，使之背物入船。令童子執鞭驅打，謂之把卡，至昏始息。有路遠而不能回者，或自縊於空房，或赴水以自殉，或雨路泥滑跌傷至死者不可勝數。餘俱霜宿。又着女僞官分領婦女萬人擡磚挖溝。

東賊好淫，兼以己子死，悲甚，兩目喪明，作天父下凡狀，謂『各姊妹不知敬天父，將降病於衆。今秀清患目疾，代總姊妹贖病也』。並傳僞令：有能醫目復明者，賞以丞〔原稿作『承』〕相職。

賊用金銀鑄造僞印，俱不能成。又開爐鑄造天德僞錢，隨鑄隨毀。楊逆怒殺爐匠十餘人。機匠□既多，倏傳僞令，每館要數人擡木，既出城，悉脅使上船至江西。先是，機匠不打仗，有中人資用銀買入。至是悉驅遠出，並搜其館中銀錢衣物，自此機匠漸少矣。

有兩湖及各船水手被脅不願從者，密約以紅袖裹口爲號，率同殺賊。議未定，聚飲於鐵匠館、金龍館，立書歃血，醉甚，謀泄。東賊假天父下凡，執其書，按名盡殺之。

賊每於停柩中得金銀，遂至見棺即開，繼而挖掘新塚。上元縣署後龍王廟東偏楹階下有浮土塚，

縣尊劉公殉難後淺葬於此，其僕孫某守之。賊疑有物，欲發之。鍤初下，皆頭眩倒地，乃相戒爲妖，弗敢犯。噫！公之忠烈（原稿作『列』），雖死猶生，足奪群賊之魄。

賊禁用歷日，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而不知用閏。又改月爲期，日爲旦，不得用日月二字。後仍用日月字，謂天父改還也。

賊之僞示、僞諭，前出馮雲山、韋昌輝手，後出曾釗楊、何震川、黃貽楨手。又僞造詔書，令人抄寫，自戊申年起，叙至入金陵。辭用七言，句以說話。起繼以『不表，且說』，以『下回分解』作卷終。而其嫁邪怪異，亦自供不諱。又刻《創世傳》，竊番本也。

賊用匪刑慘酷，有跑馬、點燈、剝皮、喫酒等名色。跑馬者，以五馬分屍，即古車裂之法。點燈者，用棉絮包裹，灌以熱油，懸挂高竿頂上，燃火焚燒。剝皮者，將人皮周身剝去，五官四體宛然畢具。喫酒者，燒滾熱油灌入腸肚。又有熨斗烙背、火練盤腰，及用燒紅鐵釘插入糞門，毒刑種種，殆不忍覩。

賊有門牌之設，以館出名統其下，月送冊於僞詔書以核其數。調往他處及逃走者均注明。其時金陵城內外各男館：廣西約一千五百人，廣東約二千五百人，湖南約萬人，湖北約三萬人，安徽約三千人，各省約二千人，金陵約五萬人，鎮江、揚州約五千人。女館：兩廣約二千人，湖南約四百人，湖北約二萬五千人，安慶約三千人，鎮江、揚州約萬人，金陵約十萬人。此咸豐三年夏季之人數也。

凡男子十六歲起至五十歲止，謂之牌面，餘爲牌尾。打仗時令牌面衝陣，謂之打先鋒。有能殺官員，取頂帽呈驗，即給僞職。有不能殺人，則剝號衣褂呈驗，賞銀兩。牌尾則令打更、巡街、煮飯、搬物。時牌面半使竄往上游，因而逃逸者甚衆。人不敷用，取牌尾之老健者充之。又不敷，雖老而病者亦湊

數焉。

賊婦稱呼僞王娘，侯相至旅師婦稱貞人，其下皆稱夫人。另設女僞官：在僞府者僞丞相、僞檢點；在外統帶女館者，僞軍師、百長。俱用黃巾扎頭，上寫僞銜。僞軍師以上皆大腳蠻婆。

僞王俱戴八寶帽，用黃緞八片縫成，綴以龍鳳，飾以珠寶。馬褂袍靴俱綉龍鳳。僞侯相帽用鳳，僞檢點帽用麟，馬褂袍黃色，靴紅色。僞將軍、總制帽用獅，僞監軍帽用虎，均穿紅袍黃褂，靴黑色。僞帥帥、旅帥帽用彪，均藍袍紅馬褂。僞司馬帽用鶴。有僞職扎黃巾，餘用紅巾。

賊大門首及內牆壁間俱彩畫龍虎鳥獸，甬道起高臺一座，兩旁挂大鑼數十面，前牌樓三，東西有僞朝房。東賊僞府稍減，北、翼但畫門用鑼，餘俱無。僞衙門如侯畫鳳，相畫象，其餘俱貼紅條而已。

賊多跣足，雖袍帽乘馬亦然。

賊王生日，必選民女百餘送僞丞相，蒙得天處，選十五人以進，洪賊六人，北賊二人，翼賊一人，謂天父憐各人勞心過甚，賜來美女也。賊王生日，僞女官送禮最盛，用糯米做成各色糕點列方桌上，以四人擡前，大鑼二面，黃傘一柄，俱用婦女。後有女官跣足騎馬送入僞府。賊官送禮亦用桌擡。至期均集僞府陪誦讚美，謂之謝天父。

東賊造大床，四面玻璃，中貯水養金魚，窮極奇巧。枕長四尺五寸。

賊糧漸少，凡牌尾、婦女皆發稻。其時男館在前之人竄上游者半，逃亡者半。嗣後新擄者亦半。男館共有五萬餘衆，女共十三萬人。此三年冬抄人數。

咸豐四年元旦，金陵城中女館着裙慶賀，僞女官覺，鎖去，或杖或枷，目爲妖。賊爲十二月二十四

日也。正月初七，賊爲元旦。是日大雪。黎明誦讚美，聲震數里。賊飛刺相賀，見面不揖不跪，但曰高陞。

金陵廩生張炳元倡爲內應，與大營約初十，乘賊慶賀年節不爲備，進攻東門，僞守城官陳桂堂許斬關相應。不意賊於初八日調桂堂至七里洲水營。如期，官軍至城外，見城頭無響應，乃還。炳元即間道赴大營，與將軍議，約其同志充買物者出城至買賣街，官兵扮賣物者五百人，如期同至城門，大隊隨後一擁而入。是日微雨，官軍聲號吹角，排隊出營。未及買賣街，賊覺，城上發炮。炳元等至城門，門已閉，官軍遂退。門啓，炳元等入。賊由是疑有外通者，於東門內接門砌，仄巷兩頭設木柵，以鐵索繞匝。

越日，大帥令六品軍功田玉梅入城與張炳元等議，約期登城頭，俟官軍至城下，斬守門賊開門接應。議未定，炳元意欲再得一路爲助。至南門，遇陳桂堂之書辦張沛澤，扭至僞侯黃玉崑衙，出首言前與張炳元同謀非眞心，誘炳元使得欽差印乃有據，自後未見炳元，今路遇之，得以扭至。玉崑刑訊，無供。又易他賊訊，備極毒慘。炳元言：『沛澤吸鴉片，我曾勸之，反觸其怒。今挾讐誣我』。賊搜沛澤館得煙具，遂殺沛澤。復調炳元至北賊僞府，加刑以訊。炳元自知必死，認通大營，曰：『系江南人，非有老兄弟爲首教我，我亦不敢。』遂羅識老長毛數十人，賊盡殺之，而炳元□死，不及同志一人。

其同志者急，與大營計，約田玉梅等九人入城，與同志五十人訂期，至東門城頭斬關接應。至期，官兵聲號起，城上田玉梅等急斬城門守更、守炮賊十餘人，將開柵，鐵索及鎖重匝，未及開。賊聞城外喧呼，率大隊賊至。玉梅等不得動手，乃散伏於各館。賊見五十人內有若機匠及牌尾、菜園人，乃搜機

匠、牌尾、菜園，果得欽差藍印三四張，遂鎖禁千餘人於貢院。賊初欲盡殺之，嗣傳僞令，如有廣西館長取保者釋之。計殺二百餘人，炳元亦被殺。自是機匠僅剩二千人，牌尾館廢，菜園惟數百人而已。

初，賊招泥水木作，玉梅等扮泥水木匠入城。事泄，閉城三日，玉梅等尚匿泥水匠僞將軍孫知禮衙內。不意知禮打扇幼童自投東賊出首，言孫知禮引進田玉梅等九人狀。東賊密令訪拿，幸是日開城，玉梅等先逸，但鎖孫知禮及統下總制等數人殺之。

賊每案牽及無數人，尚多禁而未定，內有因瘡□□□髮者，酷刑追問，不得已認通大營。賊遂傳齊城□□□髮，凡剪髮，盡鎖入貢院。並傳僞令，各館倘有剪髮之人，不速送至貢院，查出同罪。是以各館紛紛送人，共計男子二千餘人。又令女館搜查。詎知金陵風俗，婦女剪前後髮。賊不問，亦搜得二千餘人。並幼童數百人，俱禁貢院。東賊僞令，悉命殺之。有常大妹者，東賊妾母也，至僞府擊鼓鳴冤，言其子因瘡剪髮被禁，求釋。東賊大怒，言：『因瘡剪髮，事出有由，何得鎖禁。我之舅尚然，不知冤屈多少兄弟姊妹。』乃出僞令，果系因瘡、因蝨剪髮，只要館長取保，盡皆釋放，否則斬。於是保者十有八九，但殺男女數百人。

越日，有出城逃逸者，爲賊所獲，即前保出剪髮之人。賊怒以火烙火錐逼問通妖否？遂認通大營。賊僞諭：凡剪髮之兄弟姊妹經保出者，俱着保人仍送貢院，匿者同罪。於是禁男子於十八房等處，禁婦女於兩旁大號。每日，僞指揮、僞侍衛、僞將軍等輪班刑訊，或將手足反接，背置銅爐，用火熬□□□鐵練燒紅，□□□以火箸刺入股內，或錐進穀道，是死者甚衆，呼□□聲慘不忍聞，必使承認通妖，牽扯多人而後已。每日僞巡查給粥一次，潑於石板上，令人就地手抓舌添〔原稿作『甜』〕。男子刑死者二百

餘人，定死罪者五六百人。女子刑死者百餘人，自盡者百餘人，餓死者百餘人，定死罪者二百餘人。

東賊因糧不足，見女館人多，且怒其屢欲害己，乃令僞女官傳僞諭，城中姊妹於翌日五鼓，各背被一床出聚寶門扎館。旋於城門點名，凡有夫與子在城內者令返館，餘俱逼令出城，閤城訛然，棄孩於河、投水自縊者四五百人。街市男女往來雜沓，哭泣之聲動地，泥水停工，奔赴女館，不能禁止，勢將內變。北、翼賊懼，請於東賊，急至各處傳僞諭，言東王愛惜姊妹，斷不使出城就死，不過每館派出一二大腳姊妹出南門幫挖濠溝，女館訛傳。遂鎖女僞官數人於僞府，城內始定。

五月，夷人坐火輪船自上海至，東賊不准入城，乃自進城，賊不能禁。作書問東賊，言爾我同教，何以爾分男女館？爾言天父下凡，請問天父肉身木身？可能□□如此之類，凡□□□。東賊使翼賊與黃玉崑閉戶三日作書答之，不知所答何言。

賊僞典金官率衆出城，自言奉令打先鋒。僞守城官疑，搜其身，俱懷金數百，乃鎖白東賊，閉城搜各僞衙，凡有金者鎖入貢院。因而搜出有大腳蠻婆扮男子者數十人，旋搜女館，又得男扮女子者數十人，更搜得有孕者數十人。於是殺打金匠並各衙藏金者計二百餘人，其男女易裝及有孕者亦盡殺之。

時賊糧漸少，僅許食粥。賊乃立喫飯館，僞令凡兄弟願打仗者許自報名歸喫飯館，報名約三四千人。不數日，驅之出城，與官軍打仗，敗回，賊閉關不納，爲我軍殺死者十之八九。

賊於各處掘石加高城垛，掘出古碑甚多，有梁司馬散騎常侍蕭誕碑、夏侯隨之碑、荆王府長史司馬景德合葬碑、檢校侍郎左庶子魯公諒碑不下數十種。

衆賊目爲楊逆立功德碑，附會小說《楊家將》，稱楊逆爲楊業之孫。

賊最重烹庖，互相爭勝。遇有廚役，多方購求，有每□□銀百兩者。

楊逆僞府每日送進龍鳳大燭四十支，每支重十四五觔。

江寧校〔原稿作『較』〕場內藏有舊炮三間，大者尺餘，小僅數寸，數幾盈千。楊逆改鑄一萬餘觔大炮三尊，舁至城上，向紫金山官軍大營開放，炮俱不震。楊逆親自祭拜，復令燃火，炮忽炸裂，傷斃賊百人，遂棄不用。

楊逆於衆賊內挑取相貌魁梧者百餘人，令其詭捏姓名籍貫，赴京捐納官職，並指省分發到省候補，預伏內應。皆捐道府州縣通同參游都守等官。賊意以爲若捐佐雜微員，不能得權勢而爲禍也。惟指省浙江最多，蓋賊屬意於蘇、杭故也。

楊逆初入金陵，居駐防將軍署，怪異疊見：有赤黑兩蛇相鬥，黑蛇死階下，長丈許，粗如竹桶。明日，楊逆即病。群謂署中不可居，遂起造僞府，窮極奢麗，庭柱俱用硃漆盤龍，鴟吻用鎏金，門窗用綉緞糊表，牆壁泥金彩畫，以大理石鋪地。於揚州各鹽商花園內搬運假山及瓷銅玉石陳設玩好之物。又以眞珠結成一帳，雜五色寶石，奇光燦爛，炫耀奪目。僞府既成，於除夕張□□□□伶女樂數百人紛雜，邀各僞王歡飲，忽空中□□□雷，墮一紅球，迸出火光萬點，四處飛射，立時煙焰〔原稿作『燬』〕騰空，連甍接棟，頃刻灰盡。賊疑居民放火內變，又疑官兵埋伏約會攻城，各僞王俱登城瞭望，不暇救火。燒至天明，尚未盡熄。僞王娘三十餘人，僅逃七人。傳話幼童及女宣、女贊教等，燒死不計其數。

洪逆躭於酒色，吸食鴉片，終日卧床，遂造一木像，長短如人，中用機關，手足自能運動。賊衆會議時，即舁木人居中南向，用手自持扇以掩其面，恐爲人窺破也。楊、蕭二賊左右旁坐，代爲傳話。

楊逆各處搜取幼童十二三歲以上者六七千人，悉行閹割，並腎囊剜去，至死者十之八九。僅留七百餘人，挑取姿色秀美者裹足穿耳，改作女裝，謂之近侍。楊逆自取四十餘人，各僞王俱十人，僞侯、僞丞相各數人。

賊焚燬小孤娘娘廟，有巨樑倒下，壓斃僞總制二人。登舟後狂風大作，浪涌如山，沉沒大小賊船數百隻，溺死賊衆數千人。

賊妖書有老咒新咒，凡入教者先令誦□□□讚美天父、讚美上帝等句。賊□□先鋒之人□□□□一杯，云能助力。其人往往持刀奪迅，捨命向前，群疑其眞有邪咒。後知用酷烈藥鼓激其氣，藥性一過，即頹然自喪。賊敗，則跪地念咒，我軍疑有邪術不敢追。後知其所念惟有天父看顧小子而已。

開封解圍後，賊在古柏嘴渡口擄得大號黃河船兩隻，裝載火藥數萬觔，有黃帽紅靴賊目十餘人押護。其船戶系兄弟二人，私相商議，若渡過火藥，賊勢愈熾，不知要傷卻多少兵民。相約將船駛入大溜，掣去舵櫓，聽其沉沒。兩舟俱沒，賊目無一得生者，船戶兄弟亦皆溺死。草野愚民深知大義，舍身報國，所全者大，厥功甚偉，惜其姓氏不彰，旌典不及耳。

滬城海防記略

道光十八年戊戌，禁煙議起，朝命侯官林公則徐由楚移督兩粵，專辦其事。十九年正月抵省，則飭洋商將煙土呈繳，否則查封。共收煙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合二百三十七萬六千餘斤，盡焚之於虎門。並飭各洋商具結，有夾帶煙土，船貨入官，人即正法。英領事義律允以船貨充公，請免『人即正法』字，而林公不允，盡逐洋船之在口內者。七月，義律始以兵輪攻我炮臺。二十年正月，遂擾虎門，我軍拒卻之。六月，乃犯浙江。八月，陷定海。廿一年二月，破虎門。廿二年，陷廈門，再陷定海，旋連破鎮海、寧波，督師裕謙死焉。四月，乍浦失守。乍浦爲江、浙交界要口。既失，則江省各口無不戒嚴。而上海之吳淞口實爲全省海道要衝。先是，江南提軍陳公化成於二十年夏抵任，即聞初陷定海之信，遂移駐淞口，至是凡三載。四月中旬，有洋艦二抵吳淞外之匯頭洋。公以炮力所不及，戒勿擊。二十一日（整理者按：原稿下缺。）

附録

毛祥麟小傳

毛祥麟，字端文，號對山，監生。浙江候補鹽大使。祖肇烈，父鴻榮，均見前志。祥麟好讀書，不爲科舉業。工詩畫。少善病，又侍親疾，故尤精於醫。撫教孤侄，周恤親族，如其父。同治甲子，倡振常鎮災民，收棄孩三百餘口，掩埋暴骨無算。預修邑志，生平著述甚富。與子錫垣（見前志肇烈傳）所著並見《藝文》。孫恆治，諸生，早卒。

（民國七年《上海縣續志》卷十八《人物》）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E4NTE2NzI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851672.zip",
  "filesize": 56233657,
  "md5": "bd8b7223e2d394d2fc83cd91265ddbbd",
  "header_md5": "4e27f3c134c5fd784846364df49ea14a",
  "sha1": "e880d6d7baffb8878e7a230dc44ac6e20f777040",
  "sha256": "cbb36a435a346fffa96a6af8ad48f3ef805ecb9f9e587bbebcc3d9a38290053e",
  "crc32": 2072793436,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58721052,
  "pdg_dir_name": "\u251c\u2248\u255f\u03c3\u2554\u2567\u2551\u00fa\u2567\u00ed\u255d\u221a\u256c\u2500\u2567\u256b\u256c\u03c3\u2553\u2553_11851672",
  "pdg_main_pages_found": 993,
  "pdg_main_pages_max": 993,
  "total_pages": 1007,
  "total_pixels": 415354470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